

倪梁康 著

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

(修订版)

★

★

★

倪梁康 著

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

★

(修订版)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

Copyright © 2007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 (修订版) / 倪梁康著. —2 版.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 8
ISBN 978-7-108-02738-2

I. 胡… II. 倪… III. 胡塞尔, E. (1859~1938) —
现象学—研究 IV. B516.52 B0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66141 号

责任编辑 李学军
装帧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1999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8 月北京第 2 版
2007 年 8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9
字 数 492 千字
印 数 5,001 — 9,000 册
定 价 49.00 元

这里所关涉的不可能是某些可以从定义上一劳永逸地确定下来的术语,而只是—些用来进行描述和对比的手段,它们的意义必须根据具体的分析状况而从每一个个别情况中得到原初的、新的吸取。

——胡塞尔

初版前言

《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的最后一稿总算完成了！屈指算来，前后撰写的时间紧紧凑凑共有24个月，前后准备的时间断断续续可达15年。纵然如此，在完成之后仍觉得脚下发虚。每读一遍必会发现可有改动之处，每改一次必会有牵一发而动全身之感受；常常想乐此不疲地永远改下去。然而天下文章总有截稿之日，况且如今的课题研究也不可能无止境地延续。奈何！苟且的办法只好是在截稿之后不再去读它；然后隐秘地希望有一天还能将它增改再版。

写这部《通释》的念头的确早已有之，虽然不见得在15年前就如此明确。这个念头在相当程度上是由胡塞尔的哲学风格所规定的，研究其他哲学家的同行们恐怕难得会有同感。

胡塞尔始终是一个描述性的哲学家，这已经是一个公认的事实。即使在他思想发展的后期，当胡塞尔偏重于发生现象学的研究并因此而或多或少地进行解释性的操作时，他的总体研究风格也仍然只能用描述来概括。而描述——尤其是现象学的描述——具有两方面的依赖性：一方面是它对直观的依赖性：它仅仅描述在直观中呈现出来的东西，而不试图对非直观的背景因素做因果的解释或思辨的揣测；另一方面，描述必须依赖于语词概念：在直观中所看到的图像越是丰富，对它们的描述所需要的词汇也就越是繁多。胡塞尔因此在他一生的哲学研究中使用了大量的现有哲学术语，并且自己同时还生造了众多的专用词汇供作描述用。很可

能在哲学史上没有另一个哲学家会像胡塞尔那样需要诉诸于如此之多的概念表述。今天与胡塞尔做同思的研究者，能够放弃这些概念术语而另辟蹊径的人在当今世界也是绝无仅有。

除此之外，在胡塞尔现象学术语方面还有两个特征引人注目：其一，胡塞尔是一个极为严肃的、视哲学事业为生命的哲学家。他在其一生的思想发展中不断地修改和纠正他自己的思想，而作为这些思想长河之水滴的概念范畴自然也就处在不断的变化流动之中。“意向活动”、“意向相关项”、“意义”、“对象”、“明见性”、“绝对性”、“相应性”等等概念便是例证。其二，撇开他自己生造的哲学术语不论，胡塞尔还常常有意无意地在他的描述中有区别地使用一些日常生活中的同义词，这些区别虽然细微，但清晰可见，而且往往具有本质差异；像“原本”(original)、“本原”(originär)、“原—”(Ur-)、“原初”(ursprünglich)、“原始”(primitiv)、“原生”(urwüchsig)、“原真”(primordial)、“第一性”(primär)……以及如此等等概念，它们所表明的是胡塞尔术语使用中诸多事例中的一个通常情况而已。

所有这一切最终都会导致一个问题的产生，而这个问题是每一个研究胡塞尔现象学的中国学者或迟或早总会遭遇到的：我们没有可能找到如此之多的中文概念来与胡塞尔的术语相对应。要想在对胡塞尔思想的阐释和翻译中进行概念的匹配，我们唯有进行生造。

所谓概念的生造在汉语中(当然也在所有其他的隔离性语言中)无非意味着对至少在两个以上的已有单字的新组合。以胡塞尔的“original”和“originär”这两个词的翻译为例：在英文中只要用对应的“original”和“originary”便可从容地解决，而中文翻译则有无处着力之感：我们虽然可以用已有的表述“原本”来对应“original”，却可能会对“originär”束手无策。然而这两个概念在胡塞尔那里又不在日常用语中那样具有相同含义，因而又必须区别翻译。——我在此译作“本原”。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例如对“意向活动”(Noesis)、“意向相关项”(Noema)、“体现”(Präsentation)、

“再现”(Re-präsentation)、“共现”(Appräsentation)等等概念的翻译上。

从经验上看,在翻译中生造新的哲学概念总会与一个问题发生联系,这就是翻译的统一性问题;具体地说,是不同译者在同一个概念上翻译的统一性问题。在胡塞尔文字的中译上,这个问题尤为明显:大陆、台湾香港地区的现象学研究界已经初步形成各自的语言习惯和规则,对现象学概念的中文译名各有偏好。而且即使在同一地区的现象学研究者那里,译名的不统一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同行间的学术讨论往往要借助于外文原文;阅读中文的研究著述往往比阅读外文原著更为困难,如此等等,已非天方夜谭。

撰写《通释》的一个主要意图或奢望便在于用一种积极的态度来面对并克服这里所陈列的问题。近年来大陆和台港地区现象学研究日趋增强,有关的著述与翻译不断问世,《通释》试图在某种程度上对胡塞尔现象学的概念术语作出初步的确定,以便能为尽早形成在这些术语之中文翻译上的统一创造条件。《通释》显然无法也无意对胡塞尔术语的中译进行某种最终的规定。但它的确带有一定的“证义”意图^①:只有通过相互间的讨论,而非各行其事,才有可能达到在概念理解和翻译上的互识与共识,从而使得学术的交流 and 推广成为可能。愿《通释》能为胡塞尔概念中译的讨论提供一个开端性的基础!

另一方面,《通释》不仅想面对阅读、研究和翻译胡塞尔原文的专业研究者,而且也想服务于更为宽泛的读者群,即服务于那些无法接触胡塞尔原文、只能阅读和诉诸其中译文的读者。《通释》的一个重要意图就在于,为这些读者进入胡塞尔的巨大思维视域提

^① 唐代翻译佛经,为了翻译的谨严,译场设有专职的“证义”,以审查译文的可信与通达。笔者在这里所说的“证义”,当然不是指用自己的规矩来审核、规定他人的译文;而毋宁说是一种“理论的证义”,即:探究、理解和解释本来的意义,共同审核、选择并确定尽可能妥帖的中译。

供一条可能的通道；一个哲学读者，即使他在胡塞尔现象学方面无所准备，也应当可以借助于《通释》而获得对胡塞尔思想的初步理解，甚至可以具体地通过在《通释》中对胡塞尔现象学一二手资料的介绍而获得对胡塞尔文字风格以及对由一些中心概念所标识的现象学基本问题的初步认识。

《通释》包含约 610 个条目。每一个条目在结构上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1. 原文概念与中文译名

《通释》中的每一个条目都以德文原文和中文译文的对置开始。在《通释》中所建议的中文译名奠基于两方面的根据之上：一方面，这些译名是依据笔者对胡塞尔哲学概念之内容含义的理论认识而提出的。这些理论认识源自笔者对胡塞尔现象学多年的研究并且在撰写过程中通过与德国乌珀塔尔大学海尔德教授 (Prof. Dr. Klaus Held) 与瑞士伯尔尼大学耿宁教授 (Prof. Dr. Iso Kern) 的合作而得到相当程度的充实与纠正。因此笔者有理由深信，这些译名在原则性内涵上不会偏离胡塞尔的原概念。另一方面，这些译名的提出也依据于笔者多年来在胡塞尔文字中译方面所积累的实践经验，它们为这些概念在中文翻译中的可操作性提供了一定的保证。

2. 各个概念所具有的重要性程度之标识

随各个概念在胡塞尔现象学中所具有的重要性程度不同，它们被赋予零至三个小星不等。这些标记主要用来帮助读者对各个概念的重要性作出估测。

3. 在其他语言中对相关概念的翻译

在中文译名后还在方括号中紧随列出在其他语言中的相关译

名,主要是英译名、法译名和日译名^①。列出这些译名的目的是为了提供更多的理解可能,同时它们也被看作是对中译名的一定支持。对一些本身具有希腊语源、并且也为胡塞尔在希腊原文中使用的概念,如“hylé”、“epoché”、“dies-da”等等,则在方括号中同时列出希腊文“υλη”、“εποχη”、“τοδε τι”。

4. 主题文字

《通释》的主题文字由对约 600 个胡塞尔现象学概念的阐释构成。对这 600 个概念的选择主要是根据海尔德教授的一个建议,依照以下的标准进行:

A. 纳入到《通释》中的术语首先应当具有胡塞尔概念的特征,或者说,它们必须能够表现出胡塞尔的思想痕迹,例如“映射”(Abschattung)、“搁置”(epoché)、“埃多斯”(Eidos)、“加括号”(Ein-klammerung)、“流入”(Einströmen)、“总命题”(Generalthesis)、“意向活动”(Noesis)、“意向相关项”(Noema)、“现象学还原”(phänomenologische Reduktion)、“本质直观”(Wesensschau)等等;即使这些概念原初并不一定起源于胡塞尔本人,它们也通过胡塞尔而在其核心内容方面获得新的含义。

B. 其次,在《通释》中还包含着这样一些哲学概念,它们虽然不是胡塞尔首创,但却附带了特定的胡塞尔色彩,例如:“统摄”(Apperception)、“立义”(Auffassung)、“同感”(Einfühlung)、“明见性”(Evidenz)、“内在”(Immanenz)、“超越”(Transzendenz)、“意向性”(Intentionalität)、“交互主体性”(Intersubjektivität)等等。

C. 在《通释》中还可以包含这样一些概念,它们或者是一些为

^① 分别参照: Dorion Cairn, *Guide for Translating Husserl*, The Hague 1973, Paul Ricoeur, "Glossaire", in: *Idées directrices pour une phénoménologie*, Paris 1950 (pp. 519—530) 以及木田元等(主编),《现象学事典》,东京,1994年(由东京大学哲学系榊原哲也教授提供,在此致谢)。

胡塞尔在其意向分析中常常使用的术语,或者是标识着某些一再出现的课题的表述。这些概念虽不一定属于胡塞尔现象学的基本概念,但也绝不是“一日蜉蝣”。这类概念例如包括:“显象”(Apparenz)、“排斥”(Ausschaltung)、“当下拥有”(Gegenwärtigung)、“变异”(Modifikation)、“当下化”(Vergegenwärtigung)、“感知”(Wahrnehmung)等等。

除此之外,在对胡塞尔哲学概念的选择上还有另一个标准尤为重要,即这里的选择必须顾及到那些对于胡塞尔文字的中文阅读和翻译来说具有特殊含义的概念。例如:“对他人的感知”(Wahrnehmung des Anderen)、“陌生感知”(Fremderfahrung)、“本原”(originär)、“原本”(original)、“绝然的”(apodiktisch)、“断然的”(assertorisch)、“本体论”(Ontologie)、“形而上学”(Metaphysik)、“自我”(Ich)、“本我”(Ego)、“感性内涵”(Sinnesgehalt)、“意义内涵”(Sinngelt)、“符号性的”(signitiv)、“符号性的”(signifikativ)等等。

《通释》的一个重要基础和核心部分是由71个条目所构成的。这71个条目原初是为12卷本的《哲学的历史辞典》所撰写的。其撰写者分别为 Prof. Dr. Klaus Held(乌珀塔尔)、Prof. Dr. Paul Janssen(科隆)、Prof. Dr. Ulrich Claesges(科隆)和 Prof. Dr. Ernst Wolfgang Orth(特里尔)^①。这71个条目由笔者翻译成或根据意义改写成中文,纳入到《通释》之中。如果加上由 Prof. Dr. Ludwig Landgrebe(科隆)为《哲学的历史辞典》所撰写的“现象学”条目,那么源自这部辞典的条目总共应当是72个。除此之外,在《通释》中还翻译和收录了与胡塞尔交互主体性理论有关的五个条目,它们是 Prof. Dr. Iso Kern(伯尔尼)为即将出版的《现象学百科全书》所

^① *Historisches Wörterbuch der Philosophie* Bd. 1—12, hrsg. von Joachim Ritter, Darmstadt seit 1971. 至笔者撰写此“前言”时止共出版9卷,尚未出版的条目文字由各个撰写者本人分别提供。在此顺致谢意!

撰写的^①。——在《通释》中翻译的胡塞尔现象学条目占全部条目的十分之一。

对其余的十分之九条目之选择参考了 Dorion Cairn 的《胡塞尔翻译指南》。但由于《指南》只是对 3000 个左右“胡塞尔概念”——确切地看只是一般哲学概念——的简单的、不加解释的语词翻译,而《通释》则试图集中于胡塞尔现象学中具有基础性、特征性的概念之上,因此《通释》首先必须对这 3000 个概念进行筛选。这个筛选的结果是将百分之八十的概念排除在考虑之外。此外,另一些十分重要、但却未被列入到《指南》中去的胡塞尔概念则必须被补充进来,例如“匿名的”(anonym)、“统握”(Apprehension)、“同感”(Einfühlung)、“交互主体性”(Intersubjektivität)、“样式”(Modalität)、“原真的”(primordial)、“前摄”(Protention)、“滞留”(Retention)等等。

这里所进行的概念选择需要建立在对胡塞尔现象学的全面了解之基础上。乌珀塔尔大学 Prof. Dr. Klaus Held 与科隆大学胡塞尔文库 PD. Dr. Dieter Lohmar 为笔者提供了学术内行的建议,从而可以有效地避免在选择中的片面决定。

5. 注释

《通释》中的“注释”一方面被用来指明主题文字中的引文来源,另一方面则可以引导读者直接进入在胡塞尔著述中以及在有关文献中所展现的问题领域。

6. 补充

在《通释》中出现的“补充”文字只是对 77 个翻译或改写的条目的可能补充。由于这些条目并非专门为中国读者而写,因此在某些情况下需要在中文阅读和翻译上进行一定的附加说明。

^① *Encyclopedia of Phenomenology*, ed. by Lester Embree, Dordrecht 1997.

7. 文献

《通释》中的一部分条目带有文献参考的指示。原则上所有文献都以原文字标题列出。

8. 相关概念及其翻译

作为描述性的哲学家，胡塞尔在其意向分析中创造并使用了众多的复合词。这些复合词的意义大都与各个核心概念或基本词根密切相关。《通释》尽可能在这一栏中列出关键性的相关复合词。它们都在胡塞尔的意向分析中得到过运用。

9. 索引

《通释》带有一个文献索引，其中尽可能详细地列出了现有的胡塞尔原著和相关研究文献。

这里列出的格局当然只是理论上的概括而已，在其实施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定的偏差。最为棘手的问题例如包括各个概念相互间的交切，典型的例子有：“奠基”(*Fundierung*)，“被动性”(*Passivität*)，“类型”(*Typus*)等等，在对这些概念的解释中同时必须涉及到一系列的其他重要概念；此外，对基本同义概念也是困难中的困难，例如同一个“感知”概念必须在多个条目(“体现”、“知觉”、“当下拥有”等等)中以不同的方式出现。同样的情况也表现在“共现”(“一同意识到”、“一同当下拥有”、“一同被给予”等等)、“立义”(“统摄”、“激活”、“赋予灵魂”等等)。这里为解决这些问题所做的尝试是否成功，还有待读者自己评定。

《通释》在经费上先后受到国家教委和德国洪堡基金会两方面的支持。在此衷心地致谢！

作为洪堡基金会的研究课题，《通释》从 Prof. Dr. Klaus Held

和 Prof. Dr. Iso Kern 两位指导学者那里获得了学术上的充分支持与指导。借此深表谢意！

最后还要特别感谢比利时卢汶胡塞尔文库主任 Prof. Dr. Rudolf Bernet 准许我在此书中引用尚未发表的胡塞尔手稿！

倪梁康

1996 年 6 月 23 日

Wuppertal

修订版前言

1999年发表《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初版以来,已有七年过去。在此期间,本书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一定程度的认可。看起来它不仅成为胡塞尔研究的一部参考书,而且也受到了现象学界外学者的关注。

还在初版前言中,作者便曾“希望有一天还能将它增改再版”。如今这个希望成为现实,作者深感欣慰,同时在此向读者,也向出版者深表谢意!

目前的这个版本是第一版的增补版。七年间在阅读胡塞尔的过程中对第一版的内容做了零零星星、陆陆续续的修改和补充:增补了一些新的条目,修定了一些原有条目。从篇幅上看,增加的内容超过了五分之一。

此外,我的博士研究生张伟编撰了本书的“中德英文概念索引”,弥补了第一版的一个不足。任军博士等提出了具体的修改建议。在此特致谢意!

倪梁康

2006年10月6日

于广州中山大学园西区

目 录

初版前言	1
修订版前言	10
A	1
B	75
C	99
D	100
E	109
F	161
G	177
H	209
I	223
J	262
K	262
L	272
M	286
N	305
O	320

P	330
Q	388
R	392
S	421
T	457
U	470
V	483
W	500
Z	527
参考引用著作原文、译文.....	537
中德英文概念索引.....	567

A

Abbildung * 映像: [(英) depiction (法) dépeindre (日) 模写]

通常意义上的“Abbildung”一般被译作“反映”，而所谓“反映论”则意味着这样一种认识论，它坚持有一个独立于意识的客观现实存在并认为人类意识有能力反映这个现实。但在胡塞尔现象学中，这个概念具有特殊的含义：它不再是一个认识论的标题，而是一个意向分析的术语。具体地说，它被用来描述当下化(想象)行为的特征，从而与作为当下拥有(感知)的“自身展示”(Selbstdarstellung)相对应[1]，据此而可以被译作“映像”。胡塞尔在《逻辑研究》(1900—1901年)以及《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1913年)时期主张，所有想象行为都是对只能在感知中自身展示的原本之“映像”或“反映”(Spiegeln)[2]，因而在某种程度上都只是对原本的“摹写”或关于原本的“图像”，而非原本本身。这个意义上的“映像论”(Abbildungstheorie)也被胡塞尔称作“图像论”(Bildtheorie)。但胡塞尔在后期(自1920年以后)放弃了这种说法，不再将“映像”概念运用于整个当下化的行为，而是仅仅运用在“图像意识”上[3]。

此外还须注意的是，胡塞尔认为，不仅这些提供“摹写”的想象行为，而且那些提供原本的感知行为，它们都不能被看作对外在现实的“反映”或“映像”：“认识当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摹画(Abmalen)或映像”[4]。

【注释】[1] E. Husserl: *LU II/2*, A551/B₂79. - [2]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124. - [3] 例如可以参阅: *Analysen Hua XI* (Den Haag 1966) 305. - [4] *Aufs. u. Vort. I*, Hua XXV (Dordrecht u. a. 1987) 176. 对此也可以进一步参阅: *LU II/1*, A98ff. /B₁421ff.

【文献】E. Marbach: “Einleitung des Herausgebers”, 载于: E. Husserl: *Ph. B. Er.*

Hua XXIII (Den Haag 1980) XXV-LXXXII.

【相关词】Abbild 映像, abbilden 映像, abbildlich 映像的, Abbildungsbewußtsein 映像意识, Abbildungsfunktion 映像功能, Abbildungstheorie 映像论。

Abhebung * 凸现: [(英) standing out]

“凸现”作为胡塞尔现象学的术语意味着:在自我转向某个对象之前,这个对象(更确切地说,这个尚未对象化的某物)以一定的方式突出于它所处的内容背景,从而有可能导致对自我目光的吸引。“凸现”构成“触发”(Affektion)的首要前提:如果某物不具有“凸现自身”的能力,那么它对自我的“刺激作用”也就无法形成[1]。“凸现”概念主要属于发生现象学分析的范畴,被用来描述意识发生的过程。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Analysen Hua XI* (Den Haag 1966) 149.

【相关词】abgehoben 被凸现的, Abgehobenes 被凸现之物, Abgehobenheit 被凸现性, Abgehobensein 被凸现状态, abheben sich 自身凸现, abhebend 凸现着的, Abhebung 凸现。

Abschattung ** 映射、射映: [(英) adumbration, shadowing (法) esquisse (日) 射映]

在胡塞尔的现象学中,“映射”是一门首先在世间观点中得以坚持下来的感知理论的中心概念。它意味着物理事物(现实一般)在单面的显现变化中的被给予方式[1]。在这里,映射作为体验区别于被映射之物本身,即区别于作为感知对象的同一事物[2]。显现变化涉及到感知对象与观察者所能获得的变动不居的取向。这种取向的变化既可能由事物的运动而唤起,也可能通过感知的主动性(动感)而产生。映射的概念首先被用来区分现实的被给予方式与体验(意识)的被给予方式。体验作为内在感知的对象不会映射出来[3]。在现象学的观点中,显现变化获得了一种意向相关项的多样性的特征,这种意向相关项方面的多样性在其综合中构造出被

意指的感知对象本身[4]。

【注释】[1] E. Husserl: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 1950) 14, 93. - [2] 同上书, 94f. - [3] 同上。 - [4] U. Claesges: *Edmund Husserls Theorie der Raumkonstitution* (Den Haag 1964) 64ff.

【文献】H. U. Asemissen: *Strukturanalytische Probleme der Wahrnehmung in der Phänomenologie Husserls* (1957). - U. Claesges; 参见: 注释[4]. (U. Claesges)

【相关词】Abgeschattetes 被映射者, abschatten sich 映射, Abschatten 映射, Abschattungsfülle 映射充盈, Abschattungsmannigfaltigkeit 映射杂多性, Abschattungssreihe 映射序列, Abschattungssystem 映射系统, Abschattungsweise 映射方式。

补充：“映射”概念在胡塞尔现象学的感知理论中具有中心意义。“对感知现象学问题的任何阐释都必须以这个概念为出发点”[1]。胡塞尔的现象学意向分析表明,传统意义上的“心理现象”与“物理现象”的区别在于:前者是通过“反思”的方式,后者则是通过“映射”的方式而被给予我们的[2]。一个被感官所感知到的对象在“映射”中被给予我们,这也就是说,只有当这个对象在角度中显现给我们时,它才能为我们所意识到:例如我永远无法一下子看到我的书桌的整体,它始终只是在这个瞬间对我展现出它的正面,而在下一个瞬间,当我绕着它走时,它才又对我展现出它的背面。尽管在每一个这样的角度中显现给我的都始终是“这一张”桌子,但它的显现却只能借助于它的角度性映射:“每一个规定性都具有其映射系统”[3]。在“映射”分析的基础上,胡塞尔得出一个有利于笛卡尔主义的著名结论:“外感知是一种不断的伪称,即伪称自己做了些按其本质来说无法做到的事情。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在外感知的本质中包含着一个矛盾。……任何一个空间对象都必定是在一个角度上、在一个角度性的映射中显现出来,这种角度和角度性映射始终只是单方面地使这个对象得以显现。无论我们如何完整地感知一个事物,它永远也不会感知中全面地展现出它所拥有的,以及感性事物性地构成它自身的那些特征。这里不可避免

地要谈到对象所具有的、被现实地感知到的这些和那些面。每一个角度、每一个持续进行着的、个别的映射的连续性都只提供了各个面。我们坚信,这不仅只是一个单纯的事实:一个竭尽无遗地包含了被感知之物所具有的所有感官事物性内涵的外感知是不可想象的,一个可以在最严格意义上的封闭感知中全面地、从它感性直观特征的所有方面被给予的感知对象也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在外感知和物体‘对象’的相互关系中,包含着本真被感知之物与本真未被感知之物的区别”[4]。这种对本真的体现与非本真的共现的划分在胡塞尔后期的“视域”和“构造”分析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如果我们继续以书桌为例,那么被看到的正面是本真的被体现者,未被看到的、但却一同被给予的背面则是非本真的被共现者;当我看到这张桌子的正面时,它的背面也会非课题性地一同被给予我。在各个瞬间中进行的映射不断地向我指明着进一步的可能映射,胡塞尔将这种对其他可能映射的“一同意识到”看作是一种原模式或范式,它所表明的就是关于指明联系(Verweisungszusammenhang)的意识,这就是说,关于一个被理解为视域的世界的意识[5]。

此外还要注意两点:1)胡塞尔在其意识分析中还区分对象的“感知映射”与“想象映射”[6]。它们分别是指空间对象在感知中和想象中的显现方式;2)胡塞尔的“映射”学说不仅仅局限在视觉感知上:在听觉感知中同样也可以发现“映射”现象[7]。同时,在时间意识分析中,胡塞尔也在术语上将时间性的“滞留”(Retention)或“前摄”(Protention)称作“映射”[8]。

【注释】 [1] A. Gurwitsch: “Beitrag zur phänomenologischen Theorie der Wahrnehmung”, 载于: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sche Forschung* 13 (1959) 419. - [2] E. Husserl: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42. - [3] 同上书, 85. - [4] *Analysen Hua XI* (Den Haag 1966) 3f. - [5] 参阅: K. Held: “Abschied vom Cartesianismus. Die Phänomenologie Edmund Husserls”, 载于: *Neue Zürcher Zeitung* 30/31, März 1996, Nr. 76; 对此还可以进一步参阅“视域”和“构造”条目。 - [6] 例如参阅: Husserl:

LU II/2, §14, a. - [7] A. Gurwitsch: "Beitrag zur phänomenologischen Theorie der Wahrnehmung", 载于: 同上书, 419. - [8] Husserl: *Zeitb. Hua X* (Den Haag 1966) 29 u. 47.

【文献】A. Gurwitsch; 参见: 注释[1]. - K. Held; 参见: 注释[3]. - M. Sommer: "Abschattung", 载于: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sche Forschung* 50 (1996) 271—285.

Absolutes * 绝对者 (绝对之物):

通常意义上的“绝对者”, 例如上帝, 在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中是一个应当通过先验还原而被排斥的课题[1]。胡塞尔所运用的“绝对者”概念是指“绝对意识”或“意识绝对者”[2]。在这个意义上, “绝对存在”是“内在于意识之物”, 并且最终是“先验的绝对者”、“先验本我”: “通过现象学的还原, 先验意识的领域对我们产生出来, 它在某种意义上是‘绝对’存在的领域。这是所有存在的原范畴(或者用我们的话来说: 是原区域), 所有其他的存在区域都植根于这个原范畴, 在本质上都与它相关, 因而在本质上都依赖于它”[3]。在胡塞尔思想发展的后期, “绝对者”概念重又成为一个问题焦点。他一再意识到在“绝对者”概念中所包含的矛盾: 一方面, “绝对者”意味着人类历史的“绝对事实”、“绝对的、人类的’单子大全”[4]。它是一个“不能被标识为‘必然’的绝对者”[5], 因为人类理性只是先验主体性之纯粹理性的一个现实化而已, 因而带有“偶然性”的特征。但“绝对者”在胡塞尔那里同时也意味着“绝然的本质”、“绝对的先验者”[6], 它必定具有“本质必然性”的特征。这也就是说: “所有属于一个个体之本质的东西同样也可以属于另一个个体”[7]。因此, 作为“事实”(Faktum)、作为“个别者”的“绝对者”与作为“本质”(Eidos)、作为“共同者”的“绝对者”在这里形成对立。胡塞尔将这种矛盾意义上的“绝对者”称之为“绝对的时间化”(Zeitigung)[8]。

【注释】[1] E. Husserl: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 1976) §58. - [2] 同上。 - [3] 同上书, §75. - [4] *Inters. III*, Hua XV (Den Haag 1973) 386, 670; 也可

以参阅“事实”(Faktum)条目。- [5] 同上书, 386。- [6] 参阅: *Ideen I...* 同上书, §81; 胡塞尔在这里区分与描述现象学有关的“先验绝对者”(先验的绝对意识)以及与发生现象学有关的“最终的、真正的绝对者”(先验的原自我及其构造功能)。前者涉及到先验的有效性(Geltung), 后者则与先验的发生(Genesis)有关。这两者都具有“本质特性”和“必然的形式”。- [7] 同上书, §2。- [8] *Inters. III...* 同上书, 670; 但在总体趋向上, 胡塞尔过分强调绝对的本质性而不强调绝对的事实性, 这也被一些后来的批评家看作是他的思想的一个重要缺陷, 例如可以参阅: R. Sokolowski: *The Formation of Husserl's Concept of Konstitution* (The Hague 1964) 218.

【文献】R. Boehm: “Zum Begriff des ‘Absoluten’ bei Husserl”, 载于: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sche Forschung* 13 (1959) 214—242。- T. de Boer: “Die Begriffe ‘absolut’ und ‘relativ’ bei Husserl”, 载于: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sche Forschung* 27 (1973) 514—533。

【相关词】absolut 绝对的, Absolutes 绝对之物, Absolutheit 绝对性, Absolutismus 绝对主义。

Abstraktion * 抽象: [(英) abstraction (法) abstraction (日) 抽象]

相对于经验主义的“抽象理论”而言, 胡塞尔的现象学体现了一种“现代抽象理论”[1]。他在“本质直观”的标题下对现象学意义上的“抽象”概念做了新的规定: “抽象”不再是通常意义上“对一个感性客体的某个不独立因素的突出”, 而是标志着“这个客体的观念、它的普遍之物成为现时的被给予性”的过程[2]。“抽象”在这里是一种“在直观的基础上直接把握种类统一的意识”[3]。因此, 胡塞尔的“抽象”概念可以被等同于“观念化的抽象”(ideierende Abstraktion), 即: 排斥非本质之物(变项), 关注于本质之物(常项)[4]。此外, 在涉及传统意义上的“抽象”时, 胡塞尔也在通常的意义上使用此概念。

【注释】[1] E. Husserl: *LU II/1, 2. Unters.* - [2] *LU II/2, A634/B₂162.* - [3] *LU II/1, A156/B₁156, Idee d. Phän. Hua II (Den Haag² 1958) 8.* - [4] 对此还可以进一步参阅“观念直观”和“本质直观”条目。

【相关词】Abstrahieren 抽象, abstrakt 抽象的, Abstraktionsakt 抽象行为,

Abstraktionsbewußtsein 抽象意识, Abstraktionslehre 抽象学说, Abstraktionsprozeß 抽象过程, Abstraktionsrichtung 抽象方向, Abstraktionstheorie, 抽象理论, Abstraktionsverfahren 抽象操作过程, Abstraktionsvorgang 抽象进程, Abstraktum 抽象、抽象物。

Absurdität 背理性、背谬性: [(英) absurdity (法) absurdité (日) 不条理性]

在胡塞尔的现象学中,“背理性”是一个与“明见性”相对立的概念。他在《逻辑研究》中曾提到,“就具体的争执情况而言,与明见性相应的是背理性,它是一种对意向和拟充实之间的完全争执的体验”[1]。“明见性”在这里是指一个意向在直观中得到完全充实,而“背理性”则是指一个意向在直观中完全得不到充实。正如理性与非理性相互对应一样,“明见性”也与“背理性”相互对应[2]。

此外,胡塞尔在《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中还谈到“背理性现象学”的观念:它以背理性现象作为研究课题,构成“明见性现象学的对应面”[3]。“明见性现象学”作为关于明见性的一般本质学说连同其对最普遍本质区别的分析仅只构成“理性现象学”的一小部分,尽管是基础性的部分[4];包含在理性现象学中的还有“背理性现象学”。

【注释】[1] E. Husserl: *LU* II/2, A598/B₂126. - [2] 对此也可以参阅“明见性”与“理性”条目。- [3]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145. - [4] 参阅:同上。
【相关词】absurd 背理的、背谬的。

Abwandlung 变化: [(英) variation (法) mutation (日) 变动态, 变迁]

“变化”概念虽然不是胡塞尔现象学的专门术语,但却为胡塞尔经常用来描述意识的流动性、发生性、奠基性和其他等等变动性特征。相对于“变异”(Modifizierung)、“变式”(Modalisierung)等等这些专门被用来规定具体意识变动的概念而言,“变化”概念可以说是对意识之变动性的最为一般和宽泛的概括[1]。

【注释】[1] 对此可以进一步参阅“变异”、“变式”条目。

【相关词】abwendelbar 可变化的, abwandeln sich 变化, Abwandeln 变化, kategoriale Abwandlung 范畴变化, logische Abwandlung 逻辑变化, modale Abwandlung 样态变化, retentionale Abwandlung 滞留性变化, Abwandlungsbegriff 变化概念, Abwandlungsgestalt 变化形态, Abwandlungsmodus 变化样式。

Abzielen 瞄向: [(英) aiming]

在胡塞尔的静态现象学分析中,意识的“意向”(亦即广义上的意识行为)主要是由两个成分所组成:“瞄向”(Abzielen)和“射中”(Erzielen)[1]。所谓“瞄向”是指“意向”对某物的指向状态,而“射中”则意味着这个意向在直观得到“充实”(Erfüllen)。在发生现象学中,“单纯的瞄向”概念也被胡塞尔用来规定在特定感知形成之前“自我趋向”的特征[2]。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LU II/1*, A358/B₁379, Ms. M III 3 IV 1 II, 4. - [2] 参阅: *EU* (Hamburg 1972) 87 以及“自我趋向”条目。

Achten * 关注: [(英) to heed (法) observer (日) 注意する]

“关注”在胡塞尔那里基本上是“注意力”概念的同义词,它同时也被胡塞尔等同于“把握”概念[1]。

胡塞尔认为,在每一个我思(Cogito)中都包含着一个内在于纯粹自我的目光朝向。这种“自我的目光指向”可以是感知的、回忆的、评价的、意愿的等等。这种属于“我思”本质的“精神目光”不能混同于对事物的广义上的感知。前者只是对意向客体的意识到,后者则是对这个客体的“关注”。例如,在爱中对所爱之物的朝向,在评价中对价值的朝向并不必定带有对这些客体的“关注”,它们毋宁说是在一种特殊的“对象化的转向”中才成为被关注的对象。评价地朝向一个实事(Sache)和将这个实事的价值作为对象,这是不同的两件事。因此“关注”所涉及的不是“一般我思”的样式、一般的对意向客体的朝向,而是一种特殊的“行为样式”,它是指对这

个意向客体本身的对象性把握或对象性注意[2]。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37: “在最宽泛的意义上, ‘把握’是与‘关注某物’, ‘注意某物’相一致的, 无论这是一种特殊的注意, 还是一种顺带的关注”; 对此还可以进一步参阅“注意力”、“把握”条目。- [2] 参阅: 同上。

【文献】U. Melle: “Objektivierende und nicht-objektivierende Akte”, 载于: S. Jjsseling (Hrsg.): *Husserl-Ausgabe und Husserl-Forschung* (Dordrecht u. a. 1990) 35—50.

【相关词】Achten auf 关注, achtend 关注着的, achtsam 关注的, Achtsamkeit auf 关注性, Achtung 关注, beachten 关注, Beachten 关注, Beachtung 关注。

Adäquation 相即性、相应性:** [(英) adequation (法) adéquation (日) 十全性]

“相即性”概念涉及到传统认识论中“事物与思想之相即性”(adaequatio rei et intellectus)的问题。它在托马斯·阿奎纳对真理的著名定义中得到体现:“真理就是事物与思想的相即”。“事物与思想”的相即性如何可能,这也是胡塞尔的认识现象学所要解决的一个中心问题。“事物与思想之相即”也可以说就是完满的真理,它在胡塞尔那里具有双重的含义:一方面,一个完满的相即就意味着,“思想所意指的东西完全就是充实的直观所表象出来的东西,即那些被表象为从属于这个思想的东西”[1],也就是说,思想与事物在直观中完全相合。另一方面,完满的相即性同时还意味着一种在完整的直观本身之中的完满性:“直观并不是再以一个还需要充实的意向的方式来充实在它之中的意向本身,而是建立起这个意向的**最终充实**”[2]。因此,胡塞尔区分两种意义上的完满相即性:其一是“与直观的相即的完满性(在自然的和宽泛的意义上的相即)”;其二是“这种完满性所预设的**最终充实**的完满性(与‘实事本身’的相即)”[3]。

据此,在胡塞尔的现象学术语中,“相即性”或“相即”概念也具有双重意义:首先,狭义上,亦即真正意义上的“相即”基本上是与

“绝对被给予性”概念同义的[4]:它意味着“充实的统一”[5]或“相合的统一”,或者说,一个意向在直观中得到完全的、最终的充实;被意指之物完全就是被给予之物。这个意义上的“相即”在胡塞尔那里通常也与“明见”的概念一同使用:当一个明见性是“相即的明见性”时,这就意味着,它原则上不能再被加强或削弱,它是绝对被给予的。而“非相即的”情况则相反,一个所谓“非相即的明见性”就意味着:它具有分量上的档次,它可以被抬高或贬低[6]。因此,在某种意义上,“相即性”与“明见性”是同义的,它们最终都植根于直观之中,或植根于感性直观之中,或植根于超感性直观(本质直观)之中。其次,广义上“相即”则可以是泛指思想与事物在一定程度上的一致,或者说,一个意向在一定程度上上的充实。

此外,胡塞尔在后期,主要是在《笛卡尔的沉思》中赋予“相应性”以一种新的含义。他在这里区分在自身经验中“绝然性”与“相应性”的不同:自我的存在是“绝然的”,但自我的被给予方式是“相应的”[7]。这里的“绝然”是指自我的恒定性、本质性、不变性,“相应”则意味着自我的流动性、变动性、事实性[8]。这个意义上的“相应性”实际上已经可以等同于“经验的不相应性”:从自我整体来看,自我只能在其活的当下中相应地(原本地、体现地)被给予,而永远无法相应地意识到它的已时间化了的过去和将时间化的未来。因此,《笛卡尔的沉思》中的“绝然自我”可以定义为作为整体的“体现-共现着的自我”,而“相应自我”只能定义为作为部分的“体现着的自我”。

最后还要说明:胡塞尔至少在《逻辑研究》期间在术语上区分“相即的”和“一致的”(korrespondierend):他将“一致性”理解为意向相关项方面的相符合状态,将“相即性”理解为意向活动的相符合状态[9]。

【注释】[1] E. Husserl: *LU II/2*, A590/B₂118. - [2] 同上。 - [3] 同上。 - [4] *Ding*

u. *Raum* Hua XVI (Den Haag 1973) 338. - [5] *LU* II/2, A507/B₂35. - [6] 参阅: *Ideen* I, 321. - [7] *CM* Hua I (Den Haag²1963) 62. - [8] 参阅: K. Held: *Lebendige Gegenwart. Die Frage nach der Seinsweise des transzendentalen Ich bei Edmund Husserl, entwickelt am Leitfaden der Zeitproblematik* (Den Haag 1966) 71f. - [9] 参阅: *LU* II/2, A507/B₂35, A591f. /B₂118f., A/B₂122.

【文献】E. Tugendhat: *Der Wahrheitsbegriff bei Husserl und Heidegger* (Berlin 1967). - K. Held: 参见: 注释[8].

【相关词】*adäquat* 相即的, *Adäquatheit* 相即性、全符性, *Adäquation* 相即, *Inadäquatheit* 非相即性.

Adiaphora 道德中值:

“道德中值”是一个源自古希腊斯多噶学派的哲学概念,它被用来标识所有在伦理学上既非善也非恶的价值。胡塞尔在其伦理学研究中运用这一概念来描述在伦理学与逻辑学之间的一个根本区别:伦理学与逻辑学虽然处在结构的平行性和相似性之中[1],但在伦理学或价值论的领域中不存在与排中律直接相似的定律,因为这里除了道德正值和道德负值以外还有“道德中值”[2]。据此,在逻辑学中有效的是排中律(排三律),而在伦理学中有效的是排四律,它体现出在理论真理与价值论真理之间的本质差异[3]。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Ethik* Hua XXVIII (Dordrecht u. a. 1988) 29; 对此还可以进一步参阅“伦理学”条目。 - [2] 参阅: *Ethik...* 同上书, A, §11. - [3] 参阅: 同上。

【文献】U. Melle: “Einleitung des Herausgebers”, 载于: *Ethik* Hua XXVIII (Dordrecht u. a. 1988) XIII—XLIX.

Affektion * 触发: [(英) affecting (日) 触发]

“触发”属于胡塞尔发生现象学分析的一个概念,它被胡塞尔用来描述“我思(Cogito)前的趋向”[1],即“对自我的刺激作用”。它意味着自我在指向对象之前发生的并导致自我发出这种指向的“刺

激”(Reiz):“触发性刺激”[2]。“触发者”之所以能将自我的目光吸引过去,是因为它具有从其他事物中、从意向背景中“凸现”(sich abheben)出自自身的能力,因而“触发”以“凸现”为必要前提[3]。“触发”本身具有程度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取决于“触发”是处在活的当下之中,还是处在滞留的过程中[4]。

“触发”概念属于纯粹被动性的领域[5]。当自我开始转向“触发者”时,它也就从被动性转向接受性,亦即转向最低阶段的主动性[6]。

【注释】[1] 参阅: F. Husserl: *EU* (Hamburg ⁴1972) 81. - [2] 同上书, 83. - [3] *Analysen Hua XI* (Den Haag 1966) 149; 对此还可以参阅“凸现”条目。 - [4] 同上书, §35. - [5] *EU...* 同上书, 81. - [6] 同上书, 83; 对此也可以参阅“被动性”、“接受性”、“主动性”条目。

【相关词】Affektion 触发, affektiv 触发性的, Affektivität 触发性, affiziert 被触发, affiziertsein 被触发状态。

Ahnen 预感:

“预感”行为在胡塞尔早期的静态现象学研究中虽然出现[1],但却只是在日常的意义上,它没有作为一类特殊的行为而成为意识分析的对象。只是在其后期,当胡塞尔在其发生现象学中对本欲意向性(Triebintentionalität)进行考察时,他才开始涉及“预感”行为。胡塞尔区分两种意义上的“空泛意识”(Leerbewußtsein)一种是指“对空泛表象的充实”,另一种是指“对空泛本能预感的揭示”[2]。与“空泛表象”(单纯“想法”)相反,在“预感”中不存在已知性和回忆的可能性;前者可以被标识为一种习得的、形成的本欲意向性,而后者则意味着一种从未被揭示过的、天生的本欲意向性。在这个意义上的“预感”已经有别于通常的“预感”概念,它尽管也处在时间化的过程之中,也具有时间性的前摄(Protention),但它原则上在原初的统觉形成之前便起作用了;它属于原综合或原被动性的领域。

【注释】[1] E. Husserl: *LU II/1*, A224/B₁228. - [2] *Inters. II*, Hua XIV (Den Haag 1973) 333f., 184.

【文献】I. Yamaguchi: *Passive Synthesis und Intersubjektivität bei Husserl* (Dordrecht u. a. 1982).

Ähnlichkeit 相似性: [(英) similarity (日) 类似性]

“相似性”现象在胡塞尔现象学中受到多方面的考察。首先,在被动意指者(思想)与被给予者(事物)之间有可能存在着某种“相似性”,但它必须以本质的统一性为前设[1]。这种“相似性”当然有别于这两者之间的“相应性”(Adäquation)。其次,在两个事物之间也可能存在着“相似性”,这也是休谟意义上的相似性,它是“相似性联想”得以成立的前提。类型化或类型学便建立在“相似性联想”的基础上[2]。此外,胡塞尔还进一步确定“相似性”在程度上的差异:最高阶段的“相似性”是“最完善的相近性”(Verwandtschaft)、“无间距的相同性”(Gleichheit)[3]。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81. - [2] 参阅: *EU* (Hamburg⁴1972) 31ff. - [3] 参阅:同上书, 77。

【相关词】ähnlich 相似的, Ähnliches 相似者, Ähnlichkeitsassoziation 相似性联想, Ähnlichkeitsüberschiebung 相似性递推。

Ähnlichkeitsassoziation * 相似性联想:

“相似性联想”是联想的一种类型。胡塞尔将它看作是“普遍的意识样式”[1]。他认为,在联想的结合中包含着“两种不同的基本本质”,它们各自的结果分别是“同质性”(Homogenität)和异质性(Heterogenität)。这是“相似性联想”与“对应性联想”各自得以可能的条件。联想结合的另一个基本类型是“相邻性联想”。但胡塞尔的分析表明,“所有直接的联想都是根据相似性而产生的联想”[2]。

【注释】[1] E. Husserl: *Ms. C 13 I*, 1 - 5. - [2] *EU* (Hamburg⁴1972) 79.

【文献】E. Holoenstein: *Phänomenologie der Assoziation. Zur Struktur und Funktion eines Grundprinzips der passiven Genesis bei E. Husserl* (Den Haag 1972).

【相关词】Ähnlichkeitsüberschiebung 相似性递推, Bekanntheit 已知性.

Akt (意识)行为:** [(英) act (法) acte (日) 作用]

在胡塞尔的现象学意向分析中,“行为”概念是最常出现的基本概念之一。它在胡塞尔这里不再是指通常意义上的行动、活动,“人们在这里不应联想到原初的词义 *actus*(行动),关于活动的想法必须始终被排斥”[1];“行为”在胡塞尔现象学中所标识的始终是“意识行为”,或者说,“意识体验”:“对‘体验’应当从前面所确定的现象学的意义上加以理解。规定性的定语‘意向的’则表明受规定的体验组所具有的本质特征,表明‘意向’的特性,这个定语以表象的方式,或以某种与表象相类似的方式,涉及到一个对象之物迎合外来的和固有的语言习惯,我们可以用‘行为’这个较简练的表述[来代替‘意向的体验’]”[2]。据此可以说:“行为”这个术语在胡塞尔的现象学分析中就是指在精确规定了的意义上的“意向体验”[3]。

胡塞尔的意向分析表明,一个行为的性质是由“行为特征”(行为质性)和“行为内容”(行为质料)来决定的。行为质性“随情况的不同而将行为标识为单纯表象的或判断的、感受的、欲求的等等行为”,行为质料则“将行为标识为对这个被表象之物的表象,对这个被判断之物的判断等等”[4]。

此外还要注意的是:胡塞尔现象学的行为概念在某个角度上是与“心理现象”同义的[5];确切地说,现象学的行为概念在心理学中被理解为“心理现象”。

【注释】[1] E. Husserl: *LU II/1*, A358/B,379. - [2] 同上书, A357/B,378. - [3] 参阅:同上书, A385/B,409; 对此还可以进一步参阅“意向体验”条目。 - [4] 同上书, A386/B,411. - [5] 同上书, A357/B,378; 参阅:同上书, A359/B,379.

【文献】A. De Waelhens: “L'idée phénoménologique d'intentionnalité”, 载于: H. L. Van Breda/J. Taminioux (Hrsg.): *Husserl et la Pensée Moderne/Husserl und das Denken der Neuzeit* (Den Haag 1959) 115—129.

【相关词】Aktanalyse 行为分析, Aktart 行为种类, Aktbegriff 行为概念, Aktbewußtsein 行为意识, Aktcharakter 行为特征, Akteinheit 行为统一, Akterlebnis 行为体验, Aktform 行为形式, Aktgattung 行为属, Aktgebilde 行为构成物, Aktgeltung 行为有效性, Aktimpression 行为印象, Aktinhalt 行为内容, Aktintention 行为意向, Aktkomplex 行为复合, Aktkomplexion 行为复合, Aktkorrelat 行为相关项, Aktleben 行为生活, Aktleistung 行为成就, Aktmaterie 行为质料, Aktmodus 行为样式, Aktmoment 行为因素, Aktnoema 行为的意向相关项, Aktobjekt 行为客体, Aktperson 行为个人, Aktpol 行为极, Aktqualität 行为质性, Aktregung 行为引动, Aktschicht 行为层次, Aktsinn 行为意义, Aktsphäre 行为领域, Aktsubjekt 行为主体, Aktsynthesis 行为综合, Aktus 行为, Aktverknüpfung 行为联结, Aktvollzug 行为进行, Aktzusammenhang 行为联系。

— (qualitativ) einförmiger und (qualitativ) mehrförmiger Akt (质性方面) 单形的行为和 (质性方面) 多形的行为:

胡塞尔所说的“单形行为”是指那些仅仅具有单一质性的行为,从这些行为中无法再分离出自身独立的行为。例如,对一张桌子的感知是一个单形的行为;而对这张桌子的喜爱则不是单形的,它至少包含两个行为:对桌子的感知或回忆 + 对桌子的喜爱。在这个意义上,胡塞尔认为,“所有单形行为行为都是客体化的行为,并且我们甚至可以反过来说,所有客体化行为都是单形的”[1]。而“多形行为”则与此相反,它在胡塞尔那里意味着一种“含有不同质性属的各个质性的行为;更确切地说,从这个行为中随时都可以(即单方面地)分离出一个完整的客体化行为,这个客体化行为也将总体行为的总体质料作为它自己的总体质料来拥有”[2]。

【注释】[1] E. Husserl: *LU II/1*, A460/B₁496. — [2] 同上书, A460/B₁496.

- intendierender und erfüllender Akt * 意指行为与充实行为:

“意指行为”与“充实行为”是对“意向”(Intention)与“充实”(Erfüllung)的全称。它们之间的相合性关系是胡塞尔《逻辑研究》第六研究的主要课题。所谓“意指行为”和“充实行为”并不是指两个相互独立的行为,而是同一个行为的两个相互包容的方面[1]。

【注释】[1]较为详细的说明可以参阅“意向”、“充实”条目。

- intuitiver und signitiver Akt * 直观行为与符号行为:

胡塞尔将所有客体化的行为,即所有那些能够使对象得以产生的行为之总属划分为两种类型:“直观行为”与“符号行为”。这种划分是由客体化行为的“立义形式”所决定的:“直观行为”的立义形式是直观性的,而这种直观性的立义形式本身又可以分为“感知的”和“想象的”立义形式。“符号行为”是指借助符号而进行的立义,胡塞尔也将它称作“表述的意指”[1]。除了“符号行为”与“直观行为”的对应之外,胡塞尔还谈到“混合性立义”或“混合行为”,但严格地说,所有“符号行为”都是混合行为,不可能存在着所谓“纯粹符号行为”[2],因为所有符号都必须借助于直观才能被传诉、被接受,例如通过被说出的音符 A,或者通过被写出的字母 α 以及其他等等。胡塞尔认为,“直观行为”与“符号行为”的不同特征在于[3]:在直观行为中,行为质料与被展示的内容(感觉材料或想象材料)具有内在的必然联系,也就是说,例如当我们将一堆感觉材料立义为“一棵树”时,我们一定具有一个必然的理由。与此相反,符号行为的质料只需要一个支撑的内容,但在它的种类特性和它本己的种类组成之间不存在某种必然性的联系,例如我们看到的字母 A 可以是指某个被感知的事物,同样也可以是指一个被想象的事态,这里的联系毋宁说是随意的。

【注释】[1] E. Husserl: *LU II/2*, A525/B₂53. - [2] 参阅:同上书, A562/B₂90.
- [3] 参阅:同上书, A564/B₂92.

- **modifizierter und unmodifizierter Akt** * 变异了的行为与未变异的行为:

“未变异的行为”意味着具有基本行为样式的、原本的行为,而“变异的行为”则是指在某些原本行为发生变化后产生出的“衍生行为”。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大致区分两种最基本的“变异了的”行为:1)“质性变异了的(qualitativ modifiziert)行为”是对存在不做设定的行为,亦即对存在不执态的行为。相对于带有存在设定的行为而言,不设定的行为是被奠基的,它必须建立在原本的设定性行为的基础上[1]。因此,不设定的行为是由设定性行为所产生的变异而来,是一种“变异了的行为”。这种变异代表着一种最典型的变异,因此胡塞尔也将“质性变异了的行为”直接简称为“变异的行为”。2)相对于想象行为而言,感知行为是根本的、奠基性的行为;从感知到想象的变异被胡塞尔称作“想象变异的行为”(imaginativ modifiziert)[2]。

除了奠基关系之外,在“未变异的行为”与“变异了的行为”之间还存在着一个本质联系:每一个“变异了的行为”都有一个“基本样式的行为”与之相对应,例如,每一个带有存在设定的行为都有一个不带存在设定的行为与之相对应[3]。

【注释】[1] E. Husserl: *LU II/1*, A448/B₁480. - [2] 同上书, A454ff. /B₁489ff.
- [3] 同上书, A452/B₁485.

- **nominaler und propositionaler Akt** ** 称谓行为与论题行为:

在胡塞尔的意识分析中,“称谓行为”与“论题行为”这两个行为种类在另一个角度上[1]共同构成“客体化的行为”这个意向体验的总属。它们在胡塞尔那里基本上是与“表象”和“判断”这对概念同义的。

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所理解的“称谓行为”就是指“表象”或“命名”，即以实事(Sache)为客体的行为[2]，而陈述行为所标识的则是“判断”、“论题”，亦即以事态(Sachverhalt)为客体的行为[3]。

“称谓”与名称或称呼有关，“论题”则与陈述或表述有关。因此，胡塞尔也将那些具有这两种性质的意识行为标志为“命名”(Nennen)和“陈述”(Aussagen)。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一方面，每一个可能的陈述都与一个名称相对应，或者说，每一个可能的表语都与一个定语相对应。这个关系反过来也同样成立，即：每一个可能的名称都与一个陈述相对应[4]。每一个名称都可以转变为一个陈述，并且每一个陈述都可以转变为一个名称，同时却不必改变它的质性(Qualität)，至少不必改变它的属质性(Qualitätsgattung)[5]。例如，“蓝天”这个称谓可以转变为“天是蓝色的”这样一个陈述；反之亦然。因此，就质性而言，在“称谓行为”与“论题行为”之间存在着一种“类的共同性”。但另一方面，称谓行为和论题行为在胡塞尔那里又具有“本质区别”[6]。他认为：“在不改变其本质天性并因此而不改变其意义本身的情况下，一个陈述永远不能作为名称起作用，一个名称也永远不能作为陈述起作用”[7]。这也就是说，名称永远只能起名称的作用，陈述也永远只能起陈述的作用。

【注释】[1] 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也将“客体化行为”划分为“感知行为”、“想象行为”和“符号行为”，这个划分与这里对客体化行为的“表象”(称谓)与“判断”(论题)之划分相互交叠。 - [2] 参阅：E. Husserl: *LU II/1*, A445/B₁477。 - [3] 同上。 - [4] 同上书，A439/B₁470。 - [5] 同上书，A445/B₁477。 - [6] 同上。 - [7] 同上。

- objektivierender und nicht-objektivierender Akt ** 客体化行为与非客体化行为：〔(日)客观化作用、非客观化作用〕

胡塞尔的现象学意向分析表明，所有的意识行为种类都可以划分为“客体化行为”与“非客体化行为”。“客体化行为”在胡塞尔的意向分析中是指包括表象、判断在内的逻辑-认识的智性行为，它们是使客体或对象得以被构造出来的行为；而“非客体化行为”则

意味着情感、评价、意愿等等价值论、实践论的行为活动,它们不具有构造客体对象的能力。胡塞尔强调,在这两种行为之间存在着奠基关系:“非客体化行为”奠基于“客体化行为”之中:“任何一个意向体验要么本身就是一个客体化的行为,要么就以一个客体化的体验为其‘基础’”[1]。这个对客体化行为之奠基性的确定论证了意识的最普遍本质,亦即意识的意向性,它意味着:意识必定是关于某物的意识。

在对“客体化行为”与“非客体化行为”的区分问题上,胡塞尔批判地接受了布伦塔诺对“表象”的理解:表象是所有意识行为的基础。胡塞尔本人对这两种行为的讨论首先是在《逻辑研究》的第五研究中进行的。具体地说,“客体化行为”意味着“一个全面的意向体验属”。在胡塞尔看来,“这个意向体验属将所有被考察的这些行为按照其‘质性’本质都包容在一起,并且规定了‘表象’这个术语在这个意向体验的总体种属中所能意谓的‘最为宽泛的’概念。我们自己则想把这个质性统一的、在其自然的广度中被理解的属标识为‘客体化行为’的属”[2]。胡塞尔在这里所说的“表象”是指在布伦塔诺意义上的“表象”。在对布伦塔诺的观点进行改造之后,胡塞尔本人的表象概念更接近于他的“直观”概念,而“客体化行为”在胡塞尔看来不是单独由“表象”所组成,而是由“表象”与“判断”共同组成的,它们也叫做“称谓行为”与“论题行为”:表象(称谓行为)构造出作为实事(Sache)的客体,而判断(陈述行为)则构造出作为事态(Sachverhalt)的客体。正是这两种行为,并且也唯有这两种行为才使意识具有意向性的特征,即指向对象并构造对象的功能,从而使意识有可能成为“关于某物的意识”。

但在“客体化行为”之内对“表象”与“判断”的划分只是一个方面,即在行为质料方面的划分而得出的区别。另一方面,胡塞尔还在“客体化行为”之内,“通过质性区分而得出对设定性行为与不设定行为……的划分”[3]。前者是指对客体的存在或不存在执态的行为,后者则是对此不执态的、中立的行为。“非客体化的行为”

在对象或客体的构造上无所贡献。但由于任何意识行为都必须朝向对象,都必须是关于某物的意识,因此,“非客体化行为”原则上必须依赖于那些通过“客体化行为”而被构造出来的对象才能成立。在这个意义上,“非客体化行为”必须以“客体化行为”为基础。

此后在 1908/1909 年的伦理学讲座中,胡塞尔又再次将“客体化行为”与“非客体化行为”(评价行为)之间的关系作为“伦理学的基本问题”[4]来讨论。他通过分析而确定在“客体化行为”与“非客体化行为”之间存在着“一条深深的鸿沟”、“一个根本本质的区别”[5]。这个鸿沟或区别甚至威胁着现象学的“行为”概念和“意向性”概念的统一性。因为“客体化行为”的意向性并不从属于一个个别的行为;一个个别的“客体化行为”自身并不能意向地指向客体,它必须与其他“客体化行为”一起才能对一个客体进行认同(Identifizierung),从而使一个同一的客体得以构成。而“非客体化行为”则相反,由于它通过在一个“客体化行为”之中的奠基而意识到客体的存在,因此它本身已经带有对此客体的指向。“客体化行为”中的“意向性”与“非客体化行为”中的“意向性”因而具有不同的含义[6]。胡塞尔在这里已经意识到,仅仅谈论奠基并不能完全标识出“客体化行为”与“非客体化行为”之间的复杂关系[7]。

胡塞尔试图在智性主义的理性理论与情感主义的理性理论之间找到一条可行的中间道路。对于这个尝试来说,胡塞尔在“客体化行为”与“非客体化行为”之间所存在的区别与关系上的规定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注释】 [1] E. Husserl: *LU II/1*, A459/B₁494. - [2] 同上书, A449/B₁481. - [3] 同上。
- [4] 参阅: *Ethik Hua XXVIII* (Dordrecht u. a. 1988) B, §12. - [5] 同上书, 337。
- [6] 参阅: 同上书, 338. - [7] 同上书, 337。

【文献】 U. Melle: “Objektivierende und nichtobjektivierende Akte”, 载于: S. Jüßeling (Hrsg.): *Husserl-Ausgabe und Husserl-Forschung* (Dordrecht u. a. 1990) 35—50.

【相关词】 Objekt 客体, objektiv 客体的、客观的, Objektivation 客体化, Objektivierung 客体化。

- setzender und nichtsetzender Akt * 设定性行为与不设定的行为:

“设定性行为”在胡塞尔那里是指带有存在信仰的行为,或者说,对存在问题执态的行为;与它相对应的是“不设定的行为”;这种行为对行为对象的存在与否不感兴趣或不做表态[1]。这两种行为分别代表了意识行为的两种不同质性。较之于不设定的行为质性而言,设定性的行为质性是奠基性的[2]。因此,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也将“不设定的行为”称之为“质性变异”(qualitative Modifikation)[3]。胡塞尔认为,“任何现时的认同与区分都是一个设定性的行为,无论这种认同或区分本身是否奠基于设定之中”[4]。

【注释】[1] 详细说明可以参阅“设定”与“不设定”条目。- [2] 参阅: E. Husserl: *EU* (Hamburg 1972) §21, 也可以参阅 E. Tugendhat: *Wahrheitsbegriff bei Husserl und Heidegger* (Berlin 1967) 41。- [3] 参阅: *LU* II/1, A454ff. / B₁489ff. - [4] *LU* II/2, A593/B₂121。

【文献】L. Ni: *Seinsglaube in der Phänomenologie Edmund Husserls* (Dordrecht u. a. 1999)。

- sozialer Akte * 社会行为:

“社会行为”在胡塞尔那里并不与“同感行为”(同感、领会、陌生理解)同义。根据他的看法,社会行为是指那些朝向他人的行为。它们是交往的行为,但并不必然是在语言-概念层次上进行的交往行为。姿态,例如用手指点,就是一种社会行为。社会行为的基础在于对同伴的被意识状态的意向唤起,使他意识到,我有意图向他传达(与他交往)某些事情。这种传达(交往)也可能仅仅是一种信息的传达(如果我的意图仅仅在于使其他人注意某事),但它也可能表达出我希望或我想要其他人做得更多,例如如果我向其他人发出请求或命令的话。在这个意义上,胡塞尔谈及社会意识或个人的自身意识:我意识到我本己的意向行为是可以被理解的并且

也正在被他人所理解[1]。

【注释】[1] 关于胡塞尔的社会行为与交往行为的理论进一步还可以参阅 E. Husserl: *Inters.* II, Hua XIV, Nr. 9, 10.

【文献】A. Schutz: "The problem of transcendental intersubjectivity in Husserl", 载于: *Collected Papers III* (Den Haag 1966) 51—91. — M. Theunissen: *Der Andere. Studien zur Sozialontologie der Gegenwart* (Berlin 1965). — G. Römpf: *Husserls Phänomenologie der Intersubjektivität* (Dordrecht u. a. 1991). — J. G. Hart: *The Person and the common life* (Dordrecht u. a. 1992). (I. Kern)

Aktcharakter 行为特征:** [(英) act-characteristic (日) 作用性格]

在胡塞尔意识的本质因素及其结构的描述分析中,“行为特征”这一术语本身具有描述性质,它在胡塞尔那里主要被用来标识特定意义上的意识行为之特点,亦即一种类型的意识行为所特别具有的、使它区别于其他类型意识行为的特征。例如,感知作为一类意识行为具有不同于其他非感知的意识行为的特性。但如“行为特征”的名称所示,它的包容范围可以是相当宽泛的。

在《逻辑研究》中,尤其是在第五研究中,胡塞尔在对“意向体验及其内容”的描述分析中认为:“以往人们曾对感知表象和想象表象的关系发生争执,对这个争执也有过许多探讨,但这些探讨缺乏应有的现象学的准备性基础,从而也缺乏明晰的概念和提问,所以它们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果。同样的状况也表现在关于简单感知与映像意识、符号意识的关系问题上。我相信可以无疑地证明,这些行为的行为特征是不同的,例如,随图像性的出现,一个全新的意向方式便成为体验”[1]。

与“行为特征”相对应的概念是“行为内容”。这一对概念与胡塞尔所使用的另一对概念“质性”和“质料”的含义是基本相合的:“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并且起初是完全自明的区别,即在行为特征(这个特征根据不同的情况而把行为标识为单纯表象的行为,或者

标识为判断的行为、感受的、欲求的行为等等)和行为‘内容’(这个内容将行为标识为对这个被表象物的表象、对这个被判断物的判断等等)之间的区别。例如有这样两个论断:‘ $2 \times 2 = 4$ ’和‘易卜生是戏剧艺术中现代现实主义的主要创始人’,这两个论断是同一类的,都符合论断的标准。我们将它们之间的共同点称为‘判断质性’。但一个论断是具有这些‘内容’的判断,另一个论断则是具有那些‘内容’的判断;为了和另一种内容概念区别开来,我们将这里的‘内容’称之为‘判断质料’。我们对所有行为都进行这种‘质性’和‘质料’的区分”[2]。

根据胡塞尔的分析,一个意识行为的“意向本质”是由“质性”和“质料”构成[3],所以,与此等义的表述便是:“行为特征”与“行为内容”的统一构成了一个意识行为的意向本质。

由于意识行为的最基本特征在于意向性,即意识指向对象的活动、功能,因此,“行为特征”在一个意识行为中显然与“意向活动”的基本特征有关。胡塞尔因而也将“行为特征”等同于“意识方式”[4],或者等同于“立义”、“赋予意义”、“统摄”、“激活”、“认同”、“统觉”等等[5]。在这个意义上,“行为特征可以说是那种将感觉材料激活并根据其本质造出对象的东西,以至于我们能感知这个或那个对象之物,例如,能看到这棵树,能听到那声铃响,能嗅到这种花香,如此等等”[6]。胡塞尔在术语使用上甚至还将“行为特征”等义于“意向”概念:“‘行为特征’这个[与意向概念相]平行的表述也可以帮助我们避免误解”[7]。

【注释】[1] E. Husserl: *LU II/1*, A363/B₁385, 注释1。 - [2] 参阅:同上书, A386/B₁411, 对此也可以参阅“质性”和“质料”条目。 - [3] 同上书, A391f. /B₁417, 也可以参阅“意向本质”条目。 - [4] 同上书, A180/B₁182, A364/B₁386。 - [5] 参阅:同上书, A361/B₁383ff. - [6] 同上书, A363/B₁385。 - [7] 同上书, A385/B₁379。

Aktivität ** 主动性: [(英) active (日) 能动性]

“主动性”概念从词源学上看本身已具有两层含义:一方面,根据它

的词根,“主动性”所指的首先是意识行为的活动性或能动性(Akt, aktiv),这个含义在胡塞尔的术语使用中也可以找到,亦即“我做”(Ich-tue),无论这种“做”是被动发生的,还是主动发生的。另一方面,真正意义上的“主动性”则是与“(第二性)被动性”相对应的概念[1]。在胡塞尔的发生现象学分析中,这一对概念被用来标识意识综合、构造或发生的能力,因而他也经常使用与此相应的概念,诸如“主动综合”、“主动构造”或“主动发生”等等。

胡塞尔本人并没有对“主动性”的特征和范围作出“精确的”描述和规定,他的分析总的看来是“类型化的”,并且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他将这两种含义混合使用。但从原则上说,在这两个“主动性”概念之间的区别已经相对明显:广义上的“主动性”已经将“被动性”包含在自身之中,因而胡塞尔常常谈及“主动性中的被动性”[2]。这个意义上的“主动性”并不包含“原被动性”(Urpassivität)意义上的“被动性”,因为“原被动性”是在确切意义上的“我不做”(ohne Tun des Ich),或者“我思之前”(vor dem Cogito),甚至“无自我”(Ichlos)的情况下发生的时间化(Zeitigung),它属于主体性所具有的“天生能力”或“成就”(Leistung)[3]。而在《经验与判断》中,胡塞尔对“主动性”的描述则主要与狭义的“主动性”有关:他首先将“触发”和“自我朝向”看作是“接受性”(Rezeptivität)而纳入自我“主动性”的最低阶段[4],在这个阶段上,自我从被动的“被触发”过渡到主动的“朝向”,或者说,“触发者”转变为对象客体。随后,胡塞尔又将“素朴把握和观察”视为“较低的客体化主动性的最低阶段”[5]。接下来则是“展显”或“展显的观察”阶段和“相关性”或“关系把握”阶段。在前一个阶段上,有关对象的“内规定性”或“内视域”得到展开;而在后一个阶段上,这个对象的“外视域”或“相关客体”也被纳入到考察的范围之中。“主动性”的这些发生阶段从另一个角度上看也包含在广义上的“被动性”的发生之中,这是因为,自我总是带有朝向某个事物的“趋向”,它贯穿在

被动发生的过程始终。对这个“趋向”(期待意向)的满足也可以说就是最宽泛意义上的自我被动性[6]。

而从总体上看,胡塞尔认为,“无论如何,主动性的任何构建作为最低阶段都必然以一个在先给予的被动性为前设”[7],即“原被动性”。换言之,“主动性”的构成物,亦即“在最宽泛意义上的实践理性的所有成就,例如相加、计数、相除、陈述、推理行为的构造性产物”,它们全都奠基基于“被动发生的构成物”、“被动的在先给予性”之中,“主动性”须以“原被动性”为前设[8]。

对此尤其还需要注意的是,胡塞尔本人曾强调:“对主动性和被动性的区分不是僵硬的,这里所关涉的不可能是某些可以从定义上一劳永逸地确定下来的术语,而只是一些用来进行描述和对比的手段,它们的意义必须根据具体的分析状况而从每一个个别情况中得到原初的、新的吸取”[9]。

【注释】[1] 参阅“被动性”条目,尤其是其中对“原被动性”和“第二性被动性”的划分。 - [2] 参阅: E. Husserl: *EU* (Hamburg⁴1972) 119. - [3] Ms. C 17 IV, 1f.: “被动在这里是指不带有我的做,即使自我是清醒的,也就是说,即使它是在做着的自我。流动并不是从自我的做中发出的流动,自我并没有意向要实现这个做,自我并没有从这个做中实现自身。”——对此还可以进一步参阅: E III 9, 4a, *EU*... 同上书, 81f. - [4] *EU*... 同上书, §17. - [5] 同上。 - [6] 同上书, §17, 93。 - [7] *CM Hua I* (Den Haag²1963) 112; 对此也可以参阅: *EU*... 同上书, 74f. - [8] *CM*... 同上书, 111. - [9] *EU*... 同上书, 119.

【文献】H. Fein: *Genesis und Geltung in E. Husserls Phänomenologie* (Frankfurt a. M. 1970).

【关键词】aktiv 主动的 (aktive Genesis 主动发生, aktive Konstitution 主动构造, aktive Konstitution 主动成就, aktive Synthesis 主动综合)。

Aktmaterie 行为质料: [(英) act-material (日) 作用质料]

“行为质料”在胡塞尔那里是“质料”(Materie)概念的简称[1]。它与“质性”(“行为质性”)一同构成意识行为的“意向本质”[2]。

此外,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对“行为质料”概念还持有另一种规定:“行为在排除行为质性后所剩余的一切都被算作是行为质料;即,不但立义意义,而且全部‘代现’都是行为质料”[3]。也就是说,一个意识行为的“行为质料”(立义)可以既包括立义意义,即立义活动赋予感觉材料的意义,也包括立义活动本身,即赋予意义的活动本身,还包括被赋予意义的感觉材料。

【注释】[1] 较为详细的说明可以参阅“质料”条目。- [2] 参阅: E. Husserl; *LU II/1*, A444/B, 476。- [3] *LU II/1*, Hua XIX/1, 476, “Zusätze und Verbesserungen” zu A.

Aktpsychologie 行为心理学: [(日)作用心理学]

“行为心理学”的概念根据其意义内涵可以追溯到布伦塔诺对心理现象与物理现象的划分上。按照这个划分,心理现象就是行为,它们自身含有与作为其对象的某物的关系,也就是说,具有意向特征[1]。所有那些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心理学理论,即随布伦塔诺一起主张心理之物的本质是由行为(功能)和内容(对象、现象)的因素所构成的心理学理论,从一定的角度来看都可以被描述为行为心理学[2]。在《逻辑研究》第二卷中,胡塞尔也将他自己的学说理解为“意向行为的描述心理学”[3]。

【注释】[1] F. Brentano, *Psychologie vom empirischen Standpunkt* 1 (1874), hrsg. v. O. Krauss (1955) 109ff., 124ff., 142。- [2] 参阅: A. Höffler; *Psychologie* (Wien/Prag 1879); C. Stumpf; *Erscheinungen und psychische Funktionen*. Abh. könl. - preuss. Akad. Wiss. philo. - hist. Kl. IV (1906); *Empfindung und Vorstellung*. Einzel-A. aus den Abh. könl. - preuss. Akad. Wiss. philo. - hist. Kl. I (1918); A. Meinong; *Über emotionale Präsentation*. Sber. kaiserl. Akad. Wiss. philo. - hist. Kl. 183/2. Abh. (Wien 1917); *Über Annahmen* (³1928) 338ff.; S. Witasek; *Grundlinien der Psychologie* (1908); M. Palagyi; *Naturphilosophische Vorlesungen über die Grundprobleme des Bewußtseins und des Lebens* (1907); J. K. Kreibitz; *Die intellektuellen Funktionen. Untersuchungen über Grundfragen der Logik, Psychologie und Erkenntnistheorie* (1909)。- [3] E. Husserl, *LU II/1*, (⁵1968)

343ff. ;对此概念的使用还可参阅 N. Bishop: "Erkenntnistheoretische Grundlagenprobleme der Wahrnehmungspsychol.", in: W. Metzger (Hrsg.); *Handbuch Psychologie* (1966) 1. (P. Janssen)

Aktregung/Aktvollzug * 行为引动/行为进行: [(英) act-impulse/performing of an act]

“行为引动”与“行为进行”是指一个意识行为的“被引动”与行为的“被进行”。胡塞尔在《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中从时间发生的角度[1]探讨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他的分析表明,信仰、好感设定或恶感设定、欲望,包括决定等等行为,往往是在我们进行它们之前就已经活跃起来,就像我们在知道某事之前就相信某事一样。在这个意义上,“行为引动”在发生上要比“行为进行”更原初[2]。在以后的《经验与判断》中,胡塞尔也在感知领域区分通常意义上的“感知”和比它更为原初的“感知趋向”[3],后者是由“兴趣”、“感受”所触发的[4]。

对“行为引动”与“行为进行”的划分与分析实际上提供了一个不同于“客体化行为”与“非客体化行为”分析的观察角度。

【注释】[1] 胡塞尔在此期间虽然尚未提出“发生现象学”的观念,但他的分析已经常常带有发生分析的因素,这里的研究便是一个例子。- [2] 参阅: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115。- [3] 对此也可以参阅“感知趋向”条目。- [4] 参阅: *EU* (Hamburg⁴1972) §17。

【文献】D. Welton: "Husserl's genetic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载于: *Research in phenomenology* 12 (1982) 59—83。

Aktqualität * 行为质性: [(英) act-quality (日) 作用性质]

“行为质性”是胡塞尔对“质性”概念的全称。它是意识行为的“意向本质”中与“质料”(“行为质料”)相并列的另一个要素[1]。

【注释】[1] 较为详细的说明可以参阅“质性”条目。

Aktualität 现时性：**〔(英) actuality, presentis, actuality (法) actualité (日) 显在性〕

“现时性”概念曾经是托马斯·阿奎纳存在学说的核心概念。它最初起源于亚里士多德哲学对“显在”(energeia)与“潜能”(dynamis)的划分。在托马斯哲学中，“现时性”原则上是一个与“现实性”(Wirklichkeit)同义，并优先于“潜能性”的概念，它也被理解为“存在一般”。

在胡塞尔的意向分析中，“现时性”概念占有中心位置。它仍然处在与“潜能性”的对立之中。胡塞尔认为：“意向分析就是对现时性和潜能性的揭示，对象正是在这些现时性和潜能性中作为意义统一而构造起自身”[1]。但必须注意，“现时性”概念在胡塞尔这里包容了更多的内涵，它被赋予多重的特殊意义。

首先，“现时性”概念是一个与感知行为具有本质联系的表述。由于“感知”具有“原本意识”和“存在意识”的双重特征[2]，因而“现时性”概念在这个含义上也相应地具有双重性：一方面，“现时性”意味着意识方式的“原本性”[3]，意味着事物的直接的、自身的被给予方式。在这个意义上，“现时性”与“印象”(Impression)是同义的。它是“当下的”，而非“被当下化的”。以感知和回忆为例，“尽管对于感知和回忆来说，‘现象’在本质上是同一个，但一个是印象性的现象，另一个是变异了的现象。更清楚地说：一个是现时性(这里是指印象)，另一个是非现时性”[4]。另一方面，“现时性”又是与一个“设定”同义的概念：“**任何一个现时的认同，或者说，任何一个现时的区分都是一种设定的行为**”[5]。“现时性”在这里意味着对意识对象之存在的执态，即相信有关对象的存在与否[6]。在这个意义上，与“现时性”概念相对应的是“非现时性”或“不设定”。[7]如果我们在这里继续以感知和回忆为例，那么它们两者从这个意义来看又都属于“现时性意识”的范畴。在以上两种意义上都“不现时的”意识只能是“单纯想象”，它既意味着对

“原本性”的变异，也意味着对“设定性”的变异，因此胡塞尔说，“现时性不是某种能与单纯想象联结在一起的东西，单纯想象是完全完全的变异”[8]。

其次，“现时性”概念还处在与“潜能性”概念的对应之中。“现时性”在这里意味着意识方式的明确性、彰显性，而不是可能性、潜隐性[9]。例如，在对一所房屋的感知中现时被给予的是这所房屋的正面，而它的方面则只是被共现出来，但这个共现的部分始终是潜能的，它随时可以被现时化。在这个意义上，“现时性”是“潜能性”或“非现时性”的对应概念[10]，并且在相同的意义上也是“习惯性”(Habitualität)的对应概念[11]。

【注释】[1] E. Husserl: *CM Hua I* (Den Haag²1963) 19. - [2] 较为详细的说明可以参阅“感知”条目。 - [3] *Ph. B. Er. Hua XXIII* (Den Haag 1980) 364. - [4] 同上书, 287. - [5] *LU II/2*, A593/B₂121. - [6] *Ph. B. Er. ...* 同上书, 322. - [7] 胡塞尔在《内时间意识现象学讲座》中便明确地说：“这里的‘现时性’(Aktualität)和‘非现时性’(Inaktualität)，与《观念》意义上的‘设定性’(Positionalität)和‘中立性’(Neutralität)是同一个意思。”——胡塞尔: *Zeith. Hua X* (Den Haag 1966) 102, Anm. 1. - [8] *Ph. B. Er. ...* 同上书, 253. - [9] 参阅: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35. - [10] 参阅“潜能性”和“非现时性”条目。 - [11] 参阅: *F. u. tr. Logik Hua XVII* (Den Haag 1974) 39.

【相关词】Aktualisierung 现时化, Aktualitätsmodifikation 现时性变异, Aktualitätsmodus 现时性样式, aktuell 现时的。

Aktverbindung 行为联结:

“行为联结”区别于例如机械性联想的联结，它意味着将一个人格的个别生活行为综合成为一个统一的、有意义的联系。个别的行为本身只有作为意义联系的人为孤立了的因素才能被理解[1]。

【注释】[1] 参阅: W. Stern: *Person und Sache. System der philosophischen Weltan-*

schauung 2; Die menschliche Persönlichkeit (1918); E. Spranger; Lebensformen. Geisteswissenschaftliche Psychologie und Ethik der Persönlichkeit (1925). (P. Janssen)

补充：“行为联结”是20世纪初心理学中极为流行的概念。胡塞尔在其著述中几乎没有使用“Aktverbindung”一词，而是使用了“Aktverknüpfung”的概念[1]。但这两个术语的含义是基本相同的。

【注释】[1] 参阅：E. Husserl: *LU II/2*, A632/B₂160.

All 大全： [(英) All, universe]

胡塞尔通常用“大全”概念来表述自然观点中的实在整体，如“实在大全”、“存在者大全”、“存在大全”等等[1]。它类似于在康德哲学的“量”的范畴中的“大全性”(Allheit)概念，亦即意味着一个被看作是“一”的“多”[2]。

【注释】[1] 参阅：E. Husserl: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120, *Erste Philos.* II, Hua VIII (Den Haag 1959) 69, *Krisis Hua VI* (Den Haag²1962) 20 等等。 - [2] *Krisis...* 同上书，45.

【相关词】Allbewußtsein 大全意识，Alleinheit 大全统一，Allgültigkeit 大全有效性，Allheit 大全性，allheitlich 大全的，Allheitsform 大全形式，Allmenschheit 大全人类，Allnatur 大全自然，Allsubjektivität 大全主体性，Allzeitlichkeit 全时性，Ich-all 自我大全，Seinsall 存在大全，Weltall 世界大全(宇宙)。

Allbewußtsein 大全意识：

“大全意识”在胡塞尔的现象学中是他所设想的“上帝”的代名词[1]。它可以说是“一个包容所有自我的自我”，这个自我“将所有一切都包容在一个生活之中”[2]。

【注释】[1] 参阅：E. Husserl: *Inters. I*, Hua XIII (Den Haag 1973) 9, 19, Ms. A V

Allgemeines ** 普遍、一般：〔(英) something universal, the universal (法) généralité (日) 普遍性〕

“普遍”或“一般”在胡塞尔的术语中是与“逻各斯”、“概念之物”相平行的概念[1]。它的对应概念是“个体”(Individuelles)。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首次提出：“普遍对象”是在“普遍直观”中被构造起来的[2]。换言之，“本质”是在“本质直观”中被构造、被把握的。但胡塞尔将这种“本质普遍性”明确区别于“经验的普遍性”：唯有前者才是通过明察而获得的纯粹普遍性，即不局限在经验的范围内；而后者则只是通过归纳方法而获得的自然规律的普遍性[3]。

【注释】[1] 参阅：E. Husserl;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257. - [2] 参阅：*LU II/2*, §52. - [3] *Ideen I...* 同上书, §6.

【相关词】allgemein 普遍(一般)的, Allgemeinbegriff 普遍(一般)概念, Allgemeingültigkeit 普遍(一般)有效性, Allgemeinheit 普遍(一般)性, Allgemeinerheitsbewußtsein 普遍(一般)性意识, Allgemeinerheitsbeziehung 普遍(一般)联系, Allgemeinerheitsstufe 普遍(一般)阶段, Allgemeinvorstellung 普遍(一般)表象.

Allgemeinschaft * 大全共同体：〔(英) universal community〕

胡塞尔用“大全共同体”概念来标识自然观点中人类主体的总和，亦即在最宽泛意义上的“我们”[1]或“人类”。

【注释】[1] 参阅：E. Husserl; *Krisis Hua VI* (Den Haag²1962) 188.

Allzeitlichkeit ** 全时性：〔(英) all-temporality〕

在胡塞尔现象学的后期，“全时性”这个时间形式标识出早期被他称作观念对象的对象存在方式[1]。这个概念表明：胡塞尔已经将这些观念对象的被误认的超时间性——《逻辑研究》因此而被指责为柏拉图主义——理解为一种特殊的时间性[2]。胡塞尔之所以

得出这一明察,乃是因为他坚信,“存在之物以任何方式和在任何阶段上进行的所有构造都是一种时间化,这种时间化在构造系统中赋予存在者的任何特殊意义以其时间形式……”[3],因为意向生活的所有构造性综合都建基于内时间意识的被动原综合之上,或者说,建基于活的当下之上[4]。“全时性”意味着,这种时间形式的对象在某种程度上既“处处”存在,又“无处”[5]存在;这就是说,它们随时可以作为在杂多的时间性个体行为中同一持续的东西而被造出和被再造出(“处处”;这些对象的观念性);同时它们本身却无须通过一种在实在的客观时间连同其联系视域中的境况或绵延而被个体化(“无处”;这些对象的非实在性)。

【注释】[1] E. Husserl: *EU* (Hamburg³1964) 309—314. - [2] *CM Hua* 1 (Den Haag³1963) 155. - [3] *Krisis*, *Hua VI* (Den Haag²1962) 172. - [4] *CM...* 同上书, 79; *EU...* 同上书, 303ff. - [5] 同上书, 313. (K. Held)

als-ob * 似、如似:

“似”在胡塞尔的术语中通常作为前缀而被用来标识主题的“准”性质,亦即非原本性,但同时与原本的相似性和相应性。例如,每一个原本体验都有其“似-变异”,每一个课题都有其“似课题”[1]等等。“似”的前缀原则上与“拟”(quasi-)的前缀等义。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Ph. B. Er.* *Hua XXIII* (Den Haag 1980) 591.

【相关词】Als-ob-Modifikation 似-变异, Als-ob-Thema 似-课题。

Alteration 变异:

“Alteration”源于拉丁文“alter”(其他),其基本含义为“其他化”。胡塞尔将“变异”概念作为专用名词引入,即“作为对‘他我’(alter ego)之当下化的术语”来使用[1]。因此,“变异”是指在“陌生经验”领域中从“对他人的感知”或向“对他人的想象”的“样式变化”。它不同于“变异”(Modifikation),后者意味着在“对空间事物

经验”的领域中从“事物感知”向“事物想象”的“样式变化”[2]。

【注释】[1] E. Husserl: Ms. C 16 VII, 14f. - [2] 对此还可以进一步参阅“变异”条目。

alter ego (Alter ego) ** 他我: [(英) other ego (日) 他我]

“他我”是胡塞尔交互主体性现象学中的中心概念之一。它意味着对于本我而言的他人,对于本己的个体单子而言的其他陌生单子[1],因而是一个与“自我”(Ich)或“本我”(Ego)相对应,与“陌生自我”(Fremd-Ich)相平行的概念。对“他我”的经验或“同感”也被胡塞尔称作“对他人的感知”或“陌生经验”。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Krisis Hua VI* (Den Haag²1962) 262.

【文献】D. Sinn: *Die transzendente Intersubjektivität mit ihren Seinshorizonten bei E. Husserl* (Heidelberg 1958).

Analogie * 类比: [(英) analogue]

“类比”概念与胡塞尔的联想现象学分析有关,它意味着相似性联想的进行。在经验的最初阶段上,在相似物之间进行的类比是形式的存在构造之前提[1],或者说,是经验“类型”(Typus)形成的前提[2]。在经验的较高阶段,如在陌生经验领域中,对自我身体与我我身体的“类比”导致对陌生感知的形成和他人的构造[3]。

此外,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也将“想象”行为的特征描述为“类比的”[4],他认为所有想象对象都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原本的“摹写”或关于原本的“图像”,而非原本本身,在想象对象与感知对象之间因而存在着一种“摹本”与“原本”的类比关系:“类比的映像”[5]。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101, *Ideen II, Hua IV* (Den Haag 1953) 121. - [2] *EU* (Hamburg⁴1972) §8. - [3] 参阅: *Inters. I*,

Hua XIII (Den Haag 1973) 21ff., 481, 510 等等; *CM Hua I* (Den Haag²1963) §44.
- [4] 参阅: *LU II/2*, A551/B₂79. - [5] 同上。

【文献】A. Diemer: *E. Husserl. Versuch einer systematischen Darstellung seiner Phänomenologie* (Meisenheim a. G. ²1965) 167—171. - K. Hedwig: “Husserl und die Analogie”, 载于: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sche Forschung* 36 (1982) 77—86. - J. - F. Courtine: “Intersubjektivität und Analogie”, 载于: *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en* 24/25 (1991) 232—264.

【相关词】analog 类似的, analogisieren 类比, Analogon 类似者。

Analyse (Analysis) ** 分析: [(英) analyse (法) analyse, analytique (日) 分析]

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哲学的“分析”方法已经获得了各种不同的形式。但它原则上始终意味着一种将整体分解为部分内容,或将被给予之物还原为各个组成部分的操作方法。胡塞尔在前现象学时期主要是针对数的概念进行逻辑学的和心理学的分析[1]。以《逻辑研究》为始,他通过描述分析的方法来把握纯粹意识行为的本质要素和这些要素之间的本质联系,因而也将这种分析称作“意向分析”[2]。这种意向分析具有两个最重要的特征:一方面,它是在反思中进行的分析,它意味着一种“朝向主体结构的逻辑工作”[3];另一方面,它是一种纯粹直观的分析或本质分析[4]。胡塞尔的现象学分析在《逻辑研究》时期偏重于意识活动的“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自《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发表之后,现象学分析则更多地是指“构造分析”[5],其中包括中期的作为意向活动分析的“实项分析”和作为意向相关项分析的“非实项分析”(狭义上的“意向分析”)[6]以及后期的“发生分析”,包括在《欧洲科学的危机与先验现象学》中对主体意识的目的论发展的“历史分析”[7]。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Philos. Arithm.* Hua XII (Den Haag 1970) 32. - [2] *CM Hua I* (Den Haag²1963) 50, 52 等等. - [3] *F. u. tr. Logik* Hua XVII (Den Haag 1974) 190. - [4] 参阅: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78. - [5] *F. u. tr. Logik...* 同上

书, 189, 252. - [6] *Ideen I...* 同上书, §88. - [7] 参阅: *Krisis Hua VI* (Den Haag²1962) 58, 101.

【文献】D. Hemmendinger: *Husserls phenomenological program. A study of evidence and analysis* (London 1979).

【相关词】analysieren 分析, Analytik 分析学, analytisch 分析的, analytisch-formal 分析-形式的, analytisch-logisch 分析-逻辑的, Analytisches 分析之物。

anaxiotisch 非评价的:

“非评价”是胡塞尔用来标识对意识行为之“质性变异”的诸多术语之一。“非评价”是指对意识对象之存在与否的“不设定”、“不执态”[1];亦即一种中立的态度。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Ph. B. Er. Hua XXIII* (Den Haag 1980) 356, 359.

Anderer (der Andere) ** 他人: [(英) someone others (日) 他者]

“他人”在胡塞尔的交互主体性现象学分析中被赋予特殊含义,它意味着“在其他自我形式上的非我”,因而有别于作为“非我”(Nicht-Ich)的陌生者[1]。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CM Hua I* (Den Haag²1963) 136.

【文献】H. Zeltner: “Das Ich und die Anderen. Husserls Beitrag zur Grundlegung der Sozialphilosophie”, 载于: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sche Forschung* 13 (1959) 288—315. - M. Theunissen; *Der Andere. Studien zur Sozialontologie der Gegenwart* (Berlin 1965). - Th. Seebohm: “The Other in the Field of Consciousness”, 载于: L. Embree (ed.): *Essays in Memory of Aron Gurwitsch* (Washington 1984) 283—303. - G. Römpf: “Der Andere als Zukunft und Gegenwart; Zur Interpretation der Erfahrung fremder Personalität in temporalen Begriffen bei Levinas und Husserl”, 载于: *Husserl Studies* 6 (1989) 129—154.

Anderssein 其他存在: [(日) 他存在]

在胡塞尔的现象学术语中,“其他存在”是一个与“意识”

(Bewußtsein,也可称之为“被意识的存在”)相对应的概念[1],它意味着所有相对于自我的“本己意识”而言的“陌生之物”,意味着“相对于所有意识及其本己本质性”而言的物质世界[2]。

【注释】[1] E. Husserl: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39. - [2] 同上。

【文献】B. Rang: *Husserls Phänomenologie der materiellen Natur* (Frankfurt a. M. 1990).

Angst 恐惧: [(日) 不安]

“恐惧”不是胡塞尔先验现象学所要探讨的主要范畴。它属于人类学的研究课题。只是在其研究手稿中,胡塞尔才零星地涉及到人类的“恐惧”问题,它与“正常的生存与‘生存’的丧失、生活目标的丧失”有关[1]。

【注释】[1] E. Husserl: Ms. E III 61.

Anmutung * 猜测: [(英) deeming possible (法) supputation, supputer (日) 推察]

“猜测”在胡塞尔的感知分析中与感知的信仰样式(Glaubensmodalität)和感知对象的存在样式(Seinsmodalität)有关,它莫基于信仰和存在的“基本样式”(Grundmodus)或“原样式”[1]之中。所谓原样式,是指原初的、通常的感知具有对对象的绝然信仰,在这种样式中被感知的对象一般处在无争议的被设定状态之中。但感知,尤其是外感知,常常伴随着空泛意识,换言之,对一个对象的意指往往不能在感知中得到充分的充实。于是无争议之物会指明可能的争议,甚至可能的决裂。从意向活动角度来看,对感知对象的存在信仰随之会发生变式(modalisieren),从确然的信仰样式转变为信仰猜测(Glaubensanmutung)[2]。而从意向相关项方面来看,被感知的对象获得“存在猜测”(Seinsanmutung)的样式,亦即猜测的可能性(anmutlich)的样式[3]。[4]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103, *Analysen Hua XI* (Den Haag 1966) 39ff.; *EU* (Hamburg⁴1972) 101. - [2] *EU*... 同上书, 103. - [3] 同上书, 108. - [4] 对此还可以进一步参阅“变式”、“信仰样式”与“确然性样式”条目。

【文献】F. Belussi: *Die modaltheoretischen Grundlagen der Husserlschen Phänomenologie* (Freiburg/München 1990).

Anormalität * 不正常性:

“不正常性”是与“正常性”(Normalität)相对应的概念[1],它们同属于胡塞尔后期在第二哲学,即“先验事实科学”领域中所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胡塞尔将人类的“正常性”理解为“正常生活的统一性”和“一致性”[2],而“不正常性”是“正常性”的“变异”(Modifikation)[3],它意味着扩展了的“统一性”或“一致性”,是对“正常性的偏离”,并且会回溯到原本的“正常性”之上[4]。与“正常性”一样,“不正常性”也至少具有两种样式(阶段、类型):相对于单个主体(Einzelsubjekt)的正常状态而言的“不正常性”(例如睡眠、疾病)与相对于其他主体(Mitsubjekte)的正常性而言的“不正常性”(例如臆病、未成年)[5]。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不正常性”还可以分为“部分的不正常性”(例如色盲)和“总体的不正常性”(例如狂人)[6]。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Inters. III*, Hua XV (Den Haag 1973) Texte Nr. 11, 尤其是 155—160 以及 Ms. A VII 21 12; 参阅“正常性”条目。- [2] *Inters. III*... 同上书, 154. - [3] 同上书, 154, 157. - [4] 同上书, 157. - [5] 同上书, 154. - [6] 同上书, 159.

【文献】G. Brand: “Die Normalität des und der Anderen und die Anormalität einer Erfahrungsgemeinschaft bei E. Husserl”, 载于: W. M. Sprondel/R. Grathoff: *Schütz und die Idee des Alltags in den Sozialwissenschaften* (Stuttgart 1979) 108—124.

anonym (Anonymität) ** 隐匿的(隐匿性): [(日)匿名态]

在胡塞尔的现象学中,先验主体性所具有的构造世界之功能是“隐

匿的”,因为它在前哲学的经验中虽然未被认知,但却在其中起着作用,这种作用就在于:被经验的世界正是由先验主体性构造起来的[1]。尽管这种隐匿性首先会通过那种在先验还原和悬搁中进行的自身沉思而被扬弃[2],但它却以新的和彻底的方式作为一个在“活的当下的理论”中的问题而提出来[3]:最终起作用的活的当下自我(原-自我)就是现象学反思者自身,他之所以迈出反思的步骤,其目的就在于建立自我-存在的绝然明见性,以此来确保先验现象学的最终基地[4]。反思的自我试图在应有的明见性的意义上,在一种体现性的自身经验中直观到本己的体现性,亦即在其现时的功能中将它自身对象化;但是它在这个尝试的过程中经验到,成为反思对象的自我始终已经是一个过去的自我,并且永远不会是本真体现性的(“原体现性的”)自我,因为在反思着的自我与被反思的自我之间的断裂表明了一个第一性的时间间距[5]。反思着的自我虽然可以在一个追加的第二阶段反思行为中确定第一阶段上反思着的自我和被反思的自我的同一性,但它在这时重又无法在其现时的反思中以其自身为对象,为此而再次需要一个追加的反思,如此等等。反思在这个意义上始终是“后觉知”(Nach-Gewahren)[6],并且必定具有一个可无限重复的形式[7]。由此而产生出一个最终起作用的自我的不可扬弃的隐匿性之假象。但在胡塞尔关于活的当下之理论的遗稿中有许多重要的地方表明,胡塞尔认为可以消除这种假象[8]:在自我的无穷时间性自身反思重复中,它的隐匿性恰恰由此而可以被扬弃,因为这种重复作为自我的自身认同与时间性延展的同一表明,活的当下的本质是一种恒定的同一性与流动的自身客体化的统一[9]。

【注释】[1] E. Husserl: *CM Hua I* (Den Haag²1963) 179; *Krisis. Hua VI* (Den Haag²1963) 114ff.; *Erste Philos. II, Hua VIII* (Den Haag 1959) 408ff. - [2] *CM...* 同上书, 84f. - [3] G. Brand: *Welt, Ich und Zeit. Nach unveröffentlichten Manuskripten Edmund Husserls* (Den Haag 1955) 24, 62, 64; K. Held: *Lebendige Gegenwart. Die Frage*

nach der Seinsweise des transzendentalen Ich bei Edmund Husserl, entwickelt am Leitfaden der Zeitproblematik (Den Haag 1966) 118ff. - [4] 参阅: Husserl: *CM...* 同上书, 62. *Erste Philos.* II... 同上书, 80. - [5] 同上书, 86f., 175f. - [6] 同上书, 89. - [7] 参阅: 同上书, 439ff. u. *CM...* 同上书, 81. - [8] 参阅: 同上. - [9] 参阅: Th. Seeböhm: *Die Bedingung der Möglichkeit der Transzendentalphilosophie* (1962) 105ff., 127ff., 138, 161ff. (K. Held)

Anschauung *** 直观: [(英) intuition (法) intuition (日) 直观] “直观”概念在胡塞尔现象学中具有中心意义。从研究方法的角度来看,“直观”作为是现象学研究所应依据的最终基础;从研究对象的角度来看,“直观”作为意识行为本身也是现象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胡塞尔现象学的方法要求将所有抽象的哲学概念都回溯到它们在直观之中的原初源泉上去。他坚信,“直观”对于人的认识来说是最后的根据,或者说,“最终的教益”[1]。当胡塞尔在传统的笛卡尔真理意义上提出真理就是明见性时,他所指的就是“直观的明见”或“明见的直观”,即一种能够直接原本把握到事实本身的明见性;也就是说,这种明见性的最主要特征应当是直观,即一种“直接地把握到”;而在“直接地把握到”这个表述中显然包含着“无预设性”、“无成见性”、“面对事实本身”(亦即无间隔性)等等意义。因此,胡塞尔所提出的著名现象学口号,亦即现象学所应遵循的“一切原则之原则”或“第一方法原则”就在于:“每一个原本给予的直观都是一个合法的认识源泉,将所有那些在直观中原本地(可以说是在其切身的真实性中)展示给我们的东西就当作它们自身所给予的那样来加以接受,但也仅只是在其自身给予的范围内加以接受”[2]。在这个意义上,现象学首先是一门直观的、并在直观的基础上进行描述分析的现象学。

“直观的现象学”本身在胡塞尔那里还包含有两种意义上的“直观”:感性直观与本质直观。一个本质直观必须以感性直观为出发点,因此本质直观奠基于感性直观之中[3];但本质直观可以

超越出感性领域而提供本质性的认识。从总体上说,本质直观的可能性是作为本质科学的现象学得以成立的前提。

当然,胡塞尔并没有明确地规定和划定“直观”在现象学中的作用与范围。他在后期对发生现象学、本能现象学等等的规定与设想表明,现象学也可以是非直观的、解释性的[4]。

无论是感性直观,还是本质直观,无论是个体,还是普遍直观,它们的共同之处都在于,或者说,它们能够被称作直观的理由都在于,它们是一种能够把握原本的意识行为:“直观”首先意味着一种对事物的直接把握方式。胡塞尔将“直观”的具体特征归纳为:“直观”是一种“需要得到充实的意向”[5]并且原则上也具有“达到真正的充实成就的能力”[6]。

胡塞尔的意向分析进一步表明,宽泛意义上的“直观”是一种由“感知”与“想象”共同构成的意识行为,因而在自身中包含着“想象行为”与“感知行为”的区分[7]。与“直观行为”相对应的是“符号行为”;后者奠基于前者之中。它们两者一同构成“表象”或“客体化行为”的总属[8]。但胡塞尔有时也在狭窄的意义上使用“直观”概念,这时它便仅仅意味着“相应的感知”[9]。

在术语的运用上,“直观”一方面作为与“表象”(Vorstellung)相平行的概念通常与“概念”、“思维”相对立[10],另一方面则与“Intuition”(直觉)的概念完全同义。

【注释】[1] E. Husserl; *LU* II/2, A140/B₁141. - [2]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 1976) §24. - [3] 对此可以参阅“本质直观”、“本质还原”等条目。 - [4] I. Kern: *Husserl und Kant. Eine Untersuchung über Husserls Verhältnis zu Kant und zum Neukantianismus* (Den Haag 1964) 370. - [5] *LU* II/2, A511/B₂39. - [6] 同上书, A520/B₂48. - [7] 同上书, A635/B₂163. - [8] 参阅: *LU* II/2, A566/ B₂94. - [9] 参阅:同上书, A711/B₂239. - [10] *LU* II/1, A465/B₁500.

【文献】St. Strasser:“Intuition und Dialektik in der Philosophie Edmund Husserls”, 载于:H. L. Van Breda/J. Taminioux (Hrsg.) : *Edmund Husserl 1859—1959* (Den Haag 1959) 148—153. - H. - J. Pieper: *Anschauung als operativer Begriff; eine Untersu-*

chung zur Grundlage der transzendentalen Phänomenologie E. Husserls (Hamburg 1993).

【相关词】Angeschautes 被直观之物, anschaubar 可直观的, anschauen 直观, Anschaulichkeit 直观性, Anschauungserlebnis 直观体验, Anschauungsfeld 直观领域, Anschauungsgrundlage 直观基础, Anschauungskontinuum 直观连续, anschauungsleer 无直观的、空直观的, Anschauungsmannigfaltigkeit 直观杂多性, Anschauungsrichtung 直观方向, Anschauungssinn 直观意义, Anschauungssphäre 直观领域, Anschauungstyp 直观类型, Anschauungsunterlage 直观底基, Anschauungsweise 直观方式, Einzelschauung 个别直观, Intuition 直觉(直观), Partialanschauung 部分直观, Rauman-schauung 空间直观, Sonderanschauung 特殊直观, Totalanschauung 总体直观, Weltanschauung 世界(直)观, Zeitan-schauung 时间直观.

- **individuelle und allgemeine Anschauung** ** 个体直观与普遍直观: [(英) intuition of individuals and universal intuition]

“个体直观”是通常意义上的直观。而“普遍直观”则是与“本质直观”相平行的概念。它也是现象学运动得以形成的方法基础。胡塞尔认为,“普遍直观”也是一种直观,“并且更进一步说,它是对普遍之物的感知”[1]。

“个体直观”与“普遍直观”的关系是胡塞尔探讨的重要课题之一。在《逻辑研究》时期,胡塞尔已经对近代哲学的传统做了突破。这里所说的近代哲学传统是指在认识论中的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直观只能将个体之物作为自己的对象,而观念之物或普遍之物则要通过抽象才能被我们所获得。胡塞尔与之相反地提出“观念直观的抽象”这一概念并对直观行为进行重新解释。胡塞尔将“直观”划分成两种基本类型:个体直观和普遍直观。在个体直观中,个体对象被构造出来,它们为我们发现普遍对象提供了基础。但这并不是说:普遍的对象以某种方式“隐藏在”个体对象之中。胡塞尔以红纸为例:纸张的大小、颜色等等是个体的,从它们之中无法获得普遍之物,因为普遍之物并不“藏在”它们之中。但是,我们能够以对个体对象的直观为出发点,转变自己的目光,使它朝向观念对象。“我们对红的因素进行观察,但同时进行着一种特殊的意识行为,这种意识行为的意向是指向观念、指向‘普遍之

物’的”[2]。这就是说,这个目光是指向感性感知或感性直观的被给予之物的,但它并不指向纸的红色,也不指向这种红的程度,而是指向红本身。在进行这种目光转向的时候,红本身原本地、直接地被给予我们。“于是我们便直接把握了红本身的特殊统一;这种把握是建立在一个对某个红的事物的个别直观的基础上的”[3]。一方面,我们不是在被给予之物,即感性材料中“发现”这个普遍之物,因而不同于实在论;另一方面,我们也不是在这种特殊的意识活动中“创造”这个普遍之物,而是“发现”它,发现这个被人普遍容易理解为虚无的非时空的观念,因而又不同于唯名论。所以,胡塞尔所说的抽象,“不是指在对一个感性客体的某个非独立因素进行突出提取这种意义上的抽象,而是一种观念直观的抽象,在这种抽象中,不是一个非独立的因素,而是它的‘观念’,它的普遍之物被意识到,它成为现时的被给予”[4]。

在关于“现象学的观念”的五次讲座中,胡塞尔同样也描述了本质直观或普遍直观的进程:“我具有关于红的一个或几个个别直观,我抓住纯粹的内在,我关注现象学的还原。我截断红在被超越地统摄时所意味着的一切,如意味着我桌上的一张吸墨纸的红等等,现在我纯粹直观地完成普遍的红或特殊的红的思想的意义,即从这个红或那个红中直观出的同一的普遍之物;现在个别性本身不在被意指,被意指的不再是这个红或那个红,而是普遍的红”[5]。这里的描述表明:胡塞尔仍然坚持他在《逻辑研究》中所提出的主张,即认为原则上可以通过唯一的一次直观而把握住本质或普遍之物。

在《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中,胡塞尔也没有改变他的这一主张。他认为本质直观的特征在于:“它以个体直观的一个主要部分,即以一个个体的显现,一个个体的可见存在为其基础”[6]。除此之外,胡塞尔,在个体直观和普遍直观之间便只存在着相似性,甚至存在着“彻底的相同性”,因为“本质直观也是直观,正如观念对象也是对象一样”[7]。通过目光的转向,人们可

以从一种直观过渡到另一种直观[8]。因此,胡塞尔直到《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为止仍然坚持这样一个见解,本质直观必须以一个或几个经验、一个或几个个体直观为基础。例如他在《逻辑研究》中常常谈到“普遍性意识在个体直观上的建立[9],在《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的分析中也经常涉及“作为本质把握之基础的个别直观”[10]。

在此之后,尤其是在1927年夏所做的“现象学的心理学”的讲座中,胡塞尔又对本质直观或普遍直观做出了详细论述。他在这个讲座中把本质直观称之为“把握先天的天然方法”[11]。由此,普遍直观的理论经历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变更”在这里(Variation)被看作是“通过想象来摆脱事实之物的关键步骤”[12]。胡塞尔在这里所运用的“变更”、“变项”(Variant)、“常项”(Invariantes)等等概念本身就表明,他已经放弃了原先的观点,即认为可以通过目光的转向而从一个个体的直观过渡到一个普遍直观上去;取代这个观点的是胡塞尔的一个新主张:为了进行普遍直观,仅仅依据一个个体直观是不够的,因为既然要进行变更,我们就必须要有几个个体直观,否则“变更”就无从谈起。这种新的本质直观理论又被称之为“本质直观的变更法”[13]。

【注释】[1] E. Husserl: *LU II/2*, A634/B₂162. - [2] *LU II/1*, A221/B₁223. - [3] 同上。 - [4] *LU II/2*, A634/B₂162. - [5] *Idee d. Phän.* Hua II (Den Haag²1958) 56f. - [6]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3:“本质直观与个体直观”。 - [7] 同上。 - [8] 同上:“经验的和个体的直观可以转变为本质直观(观念直观)。” - [9] 参阅: *LU II/2*, §82. - [10] *Ideen I...* 同上书, §66. - [11] *Phän. Psych.* Hua IX (Den Haag 1962) §9. - [12] 同上书, 72. - [13] 对此还可以进一步参阅“变更”条目。

- äußere und innere Anschauung ** 外直观与内直观

“内直观”与“外直观”这对概念不是胡塞尔现象学的专门术语。它们更多地是在传统的意义上被使用,尤其是在“内”(内在于意识)、

“外”(外在于意识)的传统意义上被使用[1]。

“内直观”是作为“内在直观”的本质直观的基础,但并不等于这种本质直观。胡塞尔强调,“本质直观以内直观为其实例性的出发点,一方面,这种内直观并不必须是现时的内感知和其他的内经验(回忆),毋宁说,它同样也可以利用任何一个在最自由的臆构中形成的内想象,只要这个内想象具有足够的直观清晰性:而且这种内想象在使用上更具长处。另一方面,我们已经多次强调,……现象学的本质直观就是作为在内直观基础上的观念直观,它使观念化的目光唯独朝向被直观的体验的本己实项的或意向的组成,并且使这些分散在单个体验中的种类体验本质以及它们所包含的(即‘先天的’、‘观念的’)本质状态被相应地直观到”[2]。

而“外直观”则是通常意义上的事物直观或感性直观。它包括一般所说的“外感知”和“外想象”。

【注释】[1] 对此可以进一步参阅“内感知与外感知”条目。- [2] E. Husserl: *LU* II/1, B₁440.

- *kategoriale Anschauung* ** 范畴直观:

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对直观概念做了新的扩展[1]。根据这种扩展,可以在一个充实的直观中成为自身被给予性的不仅有“感性对象”,而且还有对感性材料进行构形的“范畴形式”[2]。尽管范畴直观与感性直观共同具有“充实功能的同类性”[3],但它与后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所“感知”的不是感性对象,而是那些根据范畴含义因素而在综合性的行为进行中构造出自身的“事态”[4]。这种表象的范畴形式例如有:存在、一、这、和、或、如果、如此、所有、没有、某物、无物、量的形式和数的规定[5]。范畴形式在其中得到充实直观的那些行为奠基于一朴素感性直观之中。它们是多层次的,并且提供相对于奠基性感性直观而言的“新型客体性”。

【注释】[1] E. Husserl: *LU II/2* (⁴1968) 142ff.; 参阅: W. Szilasi; *Einführung in die Phänomenologie Ed. Husserls* (1959) 27f. - [2] Husserl: 同上书, 142f., 185ff. - [3] 同上书, 142. - [4] 同上书, 165ff. - [5] 同上书, 139. (P. Janssen)

补充: 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将“范畴直观”看作是“知性的明察,在最高意义上的思维”[1]。这种类型的直观普遍地被看作是现象学哲学的方法基础。例如海德格尔在早期的马堡讲座中便相信,可以揭示出显现对象的先天以及这些对象的存在并且通过一种现象学的看来把握它们;范畴对象在这里被理解为实在对象的存在(本体)先天[2]。

胡塞尔本人在《逻辑研究》所说的“范畴直观”实际上包含两种类型:狭义上的范畴直观是对范畴形式[3]的直观,它可以是与经验相混合的直观,也可以是纯粹范畴的(分析的)直观;而广义上的范畴直观则是指“抽象”直观[4]、“普遍直观”[5],它不仅包括对**形式范畴**,也包括对**质料范畴**的直观。在《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中,胡塞尔也将广义上的“范畴直观”称作“本质直观”[6]。在胡塞尔以后的现象学研究中,“范畴直观”不再是专门的论题;取而代之的是更为宽泛的“本质直观”概念。胡塞尔本人强调,对他“本质直观”学说的理解只有通过向《逻辑研究》(第六研究,第二篇,第六章:“感性直观与范畴直观”)的回溯才能成立[7]。因此,对“本质直观”(广义的范畴直观)之理解的关键在于它与“形式范畴直观”(狭义的范畴直观)的亲缘性;这两种“范畴直观”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所共有的综合特征[8]。

【注释】[1] E. Husserl: *LU II/2*, A655/B₂183. - [2] M. Heidegger: *Prolegomena zur Geschichte des Zeitbegriffs*, GA 20 (Frankfurt a. M. ²1988) §§6-7. - [3] 对此也可以参阅“范畴形式”条目。 - [4] Husserl: *LU II/2*, A642/B₂170. - [5] 同上书, A 633f. /B₂161f. - [6]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 ³1976) §3. - [7] *LU II/2*, B₂IV. - [8] 参阅: E. Tugendhat: *Der Wahrheitsbegriff bei Husserl und Heidegger* (Berlin 1967) 108f.

Anthropologie 人类学：〔(英) anthropology (日) 人间学〕

在胡塞尔的哲学体系中，“人类学”属于第二哲学的问题范围。相对于作为第一哲学的先验现象学之探讨课题而言，“人类学”研究对象仅仅涉及到“特殊的世界问题”〔1〕，因而它是与人类现实有关的世间科学，它是一门与心理学一样的，并且将心理学也包含在自身之中的“实证的世界科学”〔2〕，包括“心理人类学和物理人类学”或“心理物理人类学”〔3〕。它们在某种程度甚至上是一门与“先验现象学”相对立的学科〔4〕。但这并不意味着胡塞尔反对进行人类学的研究，相反，他本人在后期对生活世界和人类历史的关注恰恰与人类学的研究方向有关。这些研究也被他标识为“哲学人类学”或“现象学的人类学”。但胡塞尔一再强调这种人类学研究必须先验的哲学为前提。任何颠倒第一哲学与第二哲学之奠基关系的尝试都会导致向“人类主义”，亦即“种类相对主义”的回落〔5〕。此外，胡塞尔认为，作为一门具体学科的“人类学”本身同样可以分为本质的和经验的人类学，而“本质人类学是一门精神科学的前提”〔6〕。

【注释】〔1〕 E. Husserl: Ms. A V 7, 52. - 〔2〕 *F. u. tr. Logik* Hua XVII (Den Haag 1974) 259f. - 〔3〕 *Erste Philos.* I, Hua VII (Den Haag 1956) 55, 63. - 〔4〕 亦即在“人类主义”与“先验主义”相对立的意义上。对此可以参阅: *Aufs. u. Vort.* II, Hua XXVII (Dordrecht u. a. 1989) 164f. - 〔5〕 参阅: *Ideen* III, Hua V (Den Haag 1952) 138, 140. - 〔6〕 Ms. A V 7, 6.

【文献】E. Husserl: “Phänomenologie und Anthropologie” (Vortrag in den Kantgesellschaften von Frankfurt, Berlin u. Halle), 载于: *Aufs. u. Vort.* II, Hua XXVII (Dordrecht u. a. 1989) 164—181. - L. Landgrebe: “Philosophische Anthropologie-eine empirische Wissenschaft?”, 载于: *Faktizität und Individuation. Studien zu den Grundfragen der Phänomenologie* (Hamburg 1982) 1—20. - J. Allen: “Husserls 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 载于: *Philosophy today* 21 (1977) 347—355.

【相关词】Ariorische Anthropologie 先天人类学, Phänomenologische Anthropologie 现象

学的人类学, Psychische Anthropologie 心理学的人类学, Psychophysische Anthropologie 心理物理的人类学。

Anthropologismus * 人类主义、人类学主义: [(英) anthropologism (日) 人类主义]

“人类主义”是胡塞尔所要批判的相对主义类型之一,即:“种类的相对主义”。“人类主义”的最终论断在胡塞尔看来就在于主张,“所有真理的唯一源泉是在一般人类的构造之中”,而“如果没有这种构造,真理便也不存在”[1]。胡塞尔在《逻辑研究》第一卷中使用一节的篇幅来分析和批判这种相对主义[2]。这在当时是针对流行的心理主义偏见而言。此后,在为英文版《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所写的“后记”中,胡塞尔也将狄尔泰的生命哲学、舍勒的人类学以及海德格尔的生存哲学标志为“人类主义”[3]。他认为现象学运动的其他成员“没有理解‘现象学还原’的原则上的新义,因而也没有理解从世间的主体性(人)向‘先验主体性’的上升;所以人们还是停滞在一种人类学中,无论它是经验的还是先天的人类学。按照我的学说,这种人类学根本没有达到特别的哲学基础,并且对于哲学来说,这是一种向‘先验人类主义’或‘心理主义’的堕落”[4]。

【注释】[1] E. Husserl; *LU I*, A119/B119. - [2] 参阅:同上书, §36. - [3] *Ideen III*, Hua V (Den Haag 1952) 138. - [4] 同上书, 140.

【文献】H. - G. Gadamer: “Die phänomenologische Bewegung”, 载于: *Philosophische Rundschau* 11 (1963) 1—45. - O. Becker: “Von der Hinfälligkeit des Schönen und der Abenteuerlichkeit des Künstlers. Eine ontologische Untersuchung im ästhetischen Phänomenbereich”, 载于: *Festschrift. Edmund Husserl zum 70. Geburtstag gewidmet. Ergänzungsband zum Jahrbuch für Philosophie und 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 (Halle a. d. S. 1929) 27—52.

Anzeichen 指号: [(英) indicative sign (日) 指示]

胡塞尔用“指号”概念来标识通常的、非本真意义上的“符号”

(Zeichen),它包括“标号”(Kennzeichen)、“记号”(Merkzeichen)等等。“指号”或通常意义上的“符号”一般具有两种功能,一是指示的功能,二是意指的功能。只有当“指号”具有含义,行使意指的功能时,它才进行表述;换言之,只有当“指号”具有含义时,它才可以被称作“表述”[1]。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LU II/1*, A23f. /B₁23f.; 对此也可以参阅“表述”、“符号”等条目。

【相关词】Bezeichnen 标识, Kennzeichen 标号, Merkzeichen 记号, Schriftzeichen 文字符号, Zeichen 符号。

Anzeige 指示: [(英) indication (日) 指标]

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区分通常意义上的“符号”,亦即“指号”(Anzeichen)所具有的双重功能:“指示”的功能和“意指”的功能[1]。“指示”在这里与“动机引发”有关;更具体地说,对一个事物之存在的信念引发起对另一个事物之存在的信念[2]。

【注释】[1] E. Husserl: *LU II/1*, A23f. /B₁23f. - [2] 同上书, A25/B₁25.

apodiktisch ** 绝然的(本质可靠的): [(英) apodictic (法) apodictique, apodicité]

在胡塞尔的现象学术语中,“绝然的”一词特别被用来标识与本质有关的意识行为或意识对象。从意向活动方面看,本质直观意味着一种“对本质或本质状态的绝然的看或明察”[1];从意向对象方面来看,通过观念直观或明察而获得的本质的可靠性是绝然的,通过本质直观而获取的对本质的认识具有“绝然的明见性”[2]。胡塞尔本人对“绝然”的定义是:“一个绝然的意识是指对一个必然性的意识,进一步说,一个判断意识,在这个意识中有一个事态作为一个本质普遍性的特殊化而被意识到,而这个判断本身,这个定理则是它所涉及的普遍之物的绝然性(也可以说是绝然-“必然的”)

结果”[3]。在这个意义上,建立在直接明察基础上的“每一个间接论证的步骤”也被胡塞尔纳入“绝然性”的范畴[4]。

相反,经验认识与“绝然性”无关,“任何时间性的存在都无法在绝然性中被认识”[5]。对一个个体对象的感性直观只可能是一种“断然的(assertorisch)看”;通过经验归纳等等方法而获得的对事实的认识仅仅是事实的可靠性,因而只具有“断然的明见性”[6]。就此而论,“绝然性”与“断然性”是彼此相互对应的概念。

在通常意义上的“绝然明察”之中,胡塞尔还划分程度不同的各种“绝然性”:较为宽泛意义上的“绝然性”是指“本原的明见性”,亦即“绝然的直观性”[7]。较为狭窄意义上的“绝然性”则是指“相应的明见性”。它作为无疑的、清晰的本质认识具有最高的权威,排斥任何“其他存在”的可能性,不为任何怀疑提供场地[8]。

此外,在后期的《笛卡尔沉思》中,胡塞尔赋予“绝然”概念以一种修正了的含义。他用它来标识自我的绝对明见无疑性。而非“绝然”的是世界此在的明见性[9]。“绝然”与“不绝然”的对立所强调的不再单纯是本质与事实的对立,而更多地是内在的“自身经验”与外在的“事物经验”的对立。

【注释】[1] E. Husserl: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137. - [2] 同上。 - [3] 同上书, 19. - [4] 同上书, 21. - [5] *Erste Philos.* II, Hua VIII (Den Haag 1959) 398. - [6] *Ideen I..* 同上书, 317f. - [7] 同上书, 14f. - [8] 同上书, 317. - [9] 参阅: *CM Hua I* (Den Haag²1963) 56f.

【文献】Th. Seebohm: *Die Bedingungen der Möglichkeit der Transzendentalphilosophie. Edmund Husserls transzendental-phänomenologischer Ansatz, dargestellt im Anschluß an seiner Kant-Kritik* (Bonn 1962). - K. Held: *Lebendige Gegenwart. Die Frage nach der Seinsweise des transzendentalen Ich bei E. Husserl, entwickelt am Leitfaden der Zeitproblematik* (Den Haag 1966). - L. Eley: *Die Krise des Apriori in der transzendentalen Phänomenologie Edmund Husserls* (Den Haag 1962). - Th. Seebohm: “Apodiktizität. Recht und Grenze”, 载于: *Husserl-Symposium Mainz 1988.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und der Literatur (Stuttgart 1989) 65—99.

【相关词】apodiktische Evidenz 绝然明见性, Apodiktizität 绝然性.

Apophantik * 命题学 (判断学): [(英) apophantics (法) apophantique (日) 命题论、命题论 (希) ἀποφανσιζ]

“命题学”在胡塞尔那里是指这样一门形式逻辑学科,它从亚里士多德出发将自身理解为述谓判断的理论[1]。胡塞尔区分出“命题学”的两个层次:1. 作为形式语法的形式判断理论。它研究作为判断的判断之纯粹可能性[2]。2. 一致性逻辑学或无矛盾的逻辑学。它所研究的是这样一些先天条件,即:在这些条件下,任何阶段上的判断与复合判断都满足纯粹分析的明晰性(无矛盾性)要求[3]。如果将课题兴趣从句法的操作转向句法的对象形式,那么人们就可以从命题学过渡到形式本体论[4]。在形式本体论中,所有句法的对象形式(范畴对象性)都可以表现为是最高形式—本体论范畴“某物一般”的变种[5]。

【注释】[1] Husserl: *F. u. tr. Logik* (1929) 63. — [2] 同上书, 44. — [3] 同上书, 56. — [4] 同上书, 102. — [5] 同上书, 101. (U. Claesges)

【文献】G. Heffernan: *Isagoge in die phänomenologische Apophantik. Eine Einführung in die phänomenologische Urteilslogik durch die Auslegung des Textes der “Formalen und transzendentalen Logik” von Edmund Husserl* (Dordrecht u. a. 1989).

【相关词】Apophansis 命题, apophantisch 命题的, apophantisch-logisch 命题逻辑的.

Apparenz 显象: [(英) apparency]

“显象”源自法语的“*apprénce*”,亦即“显现”或“现象”。在胡塞尔的当下化现象学中,“显象”这个技术性的术语特别被用来标识在当下化行为中的这样一种显现者,这种显现者的质性样式(存在设定特征)或是还不能得到充分确定,或是被确定为与它所在的整个当下化行为相悖,例如,在回忆中出现虚构的对象,在想象中掺杂有回忆的成分等等。如果在对一个过程的回忆中包

含有想象的成分,胡塞尔便把这个想象成分称作“想象-显象”;反之,如果在想象中包含有回忆的因素,这个因素便可叫做“回忆-显象”[1]。“显象”在术语不同于“显现”或“现象”,因为它不被用来指称独立的行为,而只是复合行为中作为其一个部分的被给予之物的标题。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Ph. B. Er. Hua XXIII* (Den Haag 1980) Text. Nr. 5, 229ff. 以及 *Zeith. Hua X* (Den Haag 1966) 89.

Apperzeption ** 统觉: [(英) apperception (法) aperception (日) 统觉]

“统觉”作为哲学概念最初由莱布尼茨引入,它是一个与“知觉”(Perzeption)相对应的概念,意味着对“知觉”的伴随性认识,即单子在进进行知觉的同时也意识到知觉自身。以后康德也用“统觉”来标识人类认识能力的特殊性,但康德进一步区分“经验统觉”与“先验统觉”,后者构成知性使用的最高原则,它意味着在“我思”过程中所贯穿的一种包容并伴随所有表象的意识。在这两种传统意义上的“统觉”概念都与主体意识的统一性有关。

胡塞尔在其意向分析中经常使用“统觉”概念。他在《逻辑研究》中曾试图在术语上与传统的“统觉”概念划清界限,因为他认为,“统觉这个表述尽管历史地存在着,但由于它在术语上错误地与知觉(Perzeption)相对应,因而是不合适的;相反,‘统握’(Apprehension)则是可以使用的”[1]。但他并未将这个在术语使用方面的想法坚持予以实施。除此之外,胡塞尔在其操作中还明显偏重使用与“统觉”基本同义的“立义”(Auffassung)概念[2]。

胡塞尔的意识描述分析表明,“统觉”是在原本构造领域中展示出的意识之本质结构:

1) 在事物感知中,“统觉”被用来标识意识对其实项的感觉材料的把握、整理,并从中制作出感知对象。它与“赋予活力”

(Beleben)、“赋予灵魂”(Beseelen)、“解释”(Deuten)、“赋义”(Sinngaben)等概念是相平行的[3],它是意识自身所具有的一种客体化或对象化功能。在这个意义上,“统觉对我们来说就是在体验本身之中,在它的描述内容之中相对于感觉的粗糙此在而多出的那个部分;它是这样一个行为特征,这个行为特征可以说是赋予感觉以灵魂,并且是根据其本质来赋予灵魂,从而使我们可以感知到这个或那个对象之物,例如看到这棵树,听到这个铃响,闻到这个花香等等”[4]。在事物感知中的“统觉”之特征因而在于,它能够将单方面被给予的、通过“映射”而显现的对象理解为一个对象整体。这种“统觉”也被胡塞尔称作“超越的统觉”[5]。

2)在陌生感知中,“统觉”意味着通过“结对联想”而对他人、他我(alter ego)的意识到。“统觉”在这里是指“将意识与身体结合成为一个中性的、经验-直观的统一的行为”[6]。它仍然是一种“共现性的(appräsentativ)感知”[7],但在这里与事物感知不同之处在于,被体现的部分是陌生的躯体,被共现的部分是在此躯体中的他人的心灵。这种“统觉”在胡塞尔术语中也叫做“类比的统觉”[8]。

【注释】[1] E. Husserl: *LU II/2*, A563/B₂91; 对此也可以参阅: E. Holenstein: *Phänomenologie der Assoziation. Zur Struktur und Funktion eines Grundprinzips der passiven Genesis bei E. Husserl* (Den Haag 1972) Anm. 48. 此外,对统觉的一个较为集中的定义出现在胡塞尔1921年的一份研究手稿中:“统觉是这样一些意向体验,它们将某个在它们之中并非自身被给予的(并非完善地被给予的)东西意识为是在自身中被感知的,而且只要它们具有这种特性,它们便叫做统觉,即使它们也把在它们之中真正自身被给予的东西意识为自身被给予的。统觉超越出它们的内蕴,……因此,在这个一般定义上的统觉是一个包容了所有自身给予的意识、所有直观意识的概念。原本的统觉是感知,而统觉的每一个想象性变化都会在这种变化形态中自身带有统觉。” *Analysen Hua XI* (Den Haag 1966) 337—338. - [2] 参阅: *LU II/1*, A363/B₁385; 对此还可以参阅“立义”条目。- [3] 可以参阅这些条目。- [4] *LU II/1*, A363/B₁385.

- [5] *Analysen Hua XI* (Den Haag 1966) 17. - [6]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103. - [7] *Inters. I*, Hua XIII (Den Haag 1973) 378. - [8] 参阅: *CM Hua I* (Den Haag²1963) §50.

【相关词】apperzeptieren 统摄, Apperzeptionslehre 统觉论, apperzeptiv 统摄的.

Appräsentation *** 共现: [(日)付带现前化、间接现前化]

“共现”在胡塞尔现象学中意味着特定的、对于意向生活来说根本性的当下化方式,它们始终与一个体现相联结地出现。在第一性的和较为一般的意义上,“共现”是与每一个感性感知,更宽泛地说,与每一个明见性一般联系在一起的。在这种情况下,“共现”所标识的是一种关于意向对象因素的一同意识(Mitbewußtsein),这些对象因素尽管包含在一个被意指的相关感知对象的内视域之中,但它们并没有现时地(原印象地)被感知到[1]。在第二性的和较为狭窄的意义上,“共现”还表现为一种对于陌生经验的意向构建来说本质性的组成[2]。陌生经验的第一构造阶段是对一个在我的原真性(primordial)周围世界中作为另一个自我之身体而出现的躯体的统觉。狭义上的“共现”便属于这种统觉,它标识着一种通过对其他躯体的原真性体现而引发的对另一个自我之内在性的间接意识。在广义上的“共现”中包含着原本性(original)验证的权能性,即包含着这样一种意识:我能够证明那些至此为止仅仅是间接的被给予之物[3],而这种验证对于陌生经验的共现来说则原则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只有陌生意识生活的被共现的内在内涵的不可及性才保证了本我与他我的可区分性。

【注释】[1] E. Husserl: *CM Hua I* (Den Haag²1963) 139, 150ff. - [2] 对此可以参阅:同上书, 138—149. - [3] 参阅: *Ideen II*, Hua 4 (Den Haag 1952) 162ff.

(K. Held)

补充: 在关于交互主体性的研究手稿中,胡塞尔将上述第一种意

义上的,即广义上的“共现”定义为“一种对原初无法当下拥有之物的当下化”[1];而第二种意义上的,即狭义上的“共现”则被他明确地运用于“陌生主体连同其具体的主体领域”[2]。

需要强调的是:“共现”并不是一个独立的行为,它是独立行为的有关成分并且只能与“体现”一同出现。“共现”与体现作为部分意向一同“融合为”一个具体的综合行为[3],这个行为作为整体可以在回忆中,或以变化了的方式在图像表象中被再现出来。

【注释】[1] E. Husserl: *Inters. II*, Hua XIV (Den Haag 1973) 513. - [2] *Inters. I*, Hua XIII (Den Haag 1973) 375. - [3] *LU II/1*, §47, 149; 对此也可以参阅: E. Holenstein: *Phänomenologie der Assoziation. Zur Struktur und Funktion eines Grundprinzips der passiven Genesis bei E. Husserl* (Den Haag 1972) 156, Anm. 91.

Apprehension * 统握: [(英) apprehension]

“统握”的原意是指对某物的摄取和占有。它在中世纪,尤其是在托马斯·阿奎纳哲学中获得认识论的含义。阿奎纳区分两种“统握”:神的统握和人的统握。后者意味着人在理性活动中获取知识的过程。在胡塞尔的术语中,“统握”原则上是与“统觉”(Apperzeption)概念同义的,胡塞尔在实际的操作中偏重于使用“统觉”的概念,但在理论上则偏好“统握”这个概念,其理由在于:“统觉(Apperzeption)这个表述尽管历史地存在着,但由于它在术语上错误地与知觉(Perzeption)相对应,因而不合适的;相反,统握则是一个可以使用的表述”[1]。

【注释】[1] E. Husserl: *LU II/2*, A563/B₂91; 对此也可以参阅: E. Holenstein: *Phänomenologie der Assoziation. Zur Struktur und Funktion eines Grundprinzips der passiven Genesis bei E. Husserl* (Den Haag 1972) 145, Anm. 48.

a priori (Apriori) 先天:** [(英) a priori, Apriori (日) アプソ
オソ]

“先天”概念在胡塞尔现象学中具有中心意义,它“不是对某些浮夸的思想的遮掩,而是意味着如数学分析或几何学所具有的那种‘纯粹性’”[1]。所谓“纯粹性”在这里是指独立于实在现实的“纯粹本质”(Wesen, Eidos)。

因此,“先天”概念在胡塞尔那里是与“本质”基本同义的,传统的“先天”表述只是因为具有多义性才被胡塞尔以“本质”所取代。据此,“凡在我的著述中谈到‘先天’的地方,我所指的都仅仅是本质(Eidos)”[2]。

“先天”的真正意义在胡塞尔看来就在于,它是一种可以通过本质直观的明见性而被把握到的“本质真理”[3],即本质以及在各个本质之间的本质性联系。先天认识可以具有两种形式:一是指对普遍本质的判断,二是指对作为普遍本质之个别事例的可能个体的判断[4]。从这两个方面来看,“先天”观念在胡塞尔那里都意味着“可能性”,而非“现实性”。

【注释】[1] E. Husserl: *EU* (Hamburg 41972) 80. - [2] *Logik Hua XVII* (Den Haag 1974) 219, Anm.; 除此之外,“本质”这个概念在胡塞尔的术语中基本上与“观念”(Idee)同义。也可以参阅“观念”条目。- [3] 参阅: Ms. F I 28, 298/99. - [4] 参阅: I. Kern: *Husserl und Kant. Eine Untersuchung über Husserls Verhältnis zu Kant und zum Neukantianismus* (Den Haag 1964) 55f.

【文献】H. - U. Hoche: *Nichtempirische Erkenntnis. Analytische und synthetische Urteile apriori bei Kant und Husserl* (Meisenheim a. Glan 1964). - L. Eley: *Die Krise des Apriori in der transzendentalen Phänomenologie Edmund Husserls* (Den Haag 1962). - I. Kern: 参见: 注释[4]. - J. N. Mohanty: “‘Life-World’ and ‘A Priori’ in Husserl’s later Thought”, 载于: *Analecta Husserliana III* (1974) 46—65.

【相关词】apriorisch 先天的, Apriorismus 先天论, Apriorität 先天性。

Arbeitsphilosophie * 工作哲学: [(英) philosophy of work (日) 作业哲学]

胡塞尔将自己的现象学定义为一门“方法的工作哲学”[1],即一种“冷静的、在最彻底的科学精神中进行的工作”[2]。这个定义与胡塞尔对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之理解密切相关,并且从总体上再现了现象学的研究风格。这个风格一方面意味着,现象学要求面对实事本身,放弃哲学史上各种命题和理论的“大纸票”,用细致的概念分析和实事描述的“小零钱”来取而代之以[3];另一方面,现象学的工作风格还在于,现象学研究是科学合作精神的体现。“现象学要求现象学家们自己放弃建立一个哲学体系的理想,作为一个谦逊的研究者与其他人一起共同地为——门永恒的哲学而生活”[4]。

【注释】[1] E. Husserl: *Krisis* Hua VI (Den Haag²1962) 104. - [2] *Ideen* III, Hua V (Den Haag 1952) 138. - [3] 参阅: *Idee d. Phän.* Hua II (Den Haag²1958) 62 以及 *Brief* Bd. V, 56. - [4] *Phän. Psych.* Hua IX (Den Haag 1962) 301.

【文献】E. Husserl: “Vorwort zum *Jahrbuch für Philosophie und 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 载于: *Aufs. u. Vort.* I, Hua XXV (Dordrecht u. a. 1986) 63f. - H. Spiegelberg: *The phenomenological Movement. 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I. 2 (Den Haag 1969, 3¹1982). - H. - G. Gadamer: “Die phänomenologische Bewegung”, 载于: *Philosophische Rundschau* 11 (1963) 1—45. - E. Avé-Lallemant: “Die Phänomenologische Bewegung-Ursprung, Anfänge und Ausblick”, 载于: H. R. Sepp (Hrsg.): *Husserl und die Phänomenologische Bewegung-Zeugnisse in Text und Bild* (Freiburg 1988) 61—75. - 倪梁康: “代序:何谓现象学精神”, 载于:《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第一辑:“现象学的基本问题”, 上海, 1995年, 页1—6.

Archäologie 考古学: [(英) archaeology]

胡塞尔在两种意义上将现象学标识为“考古学”:一方面,现象学需要发掘和揭示先验发生的最终要素和最终起源,需要从我们面前的经验世界回溯到它的最初意义构造上去。这是与发生奠基(意

向活动奠基)有关的问题[1];另一方面,现象学还要寻找和探讨所有先验有效性的最终起源,回问所有存在和真理的最初起源,亦即解决有效性奠基(意向相关项奠基)的问题[2]。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Ms. C 16 VI, 1. - [2] 参阅: *Erste Philos.* II, Hua VIII (Den Haag 1959) 29f.

【文献】A. Diemer: *Edmund Husserl. Versuch einer systematischen Darstellung seiner Phänomenologie* (1965) 11. - G. Funke: *Phänomenologie-Metaphysik oder Methode?* (Bonn 1972). - L. Landgrebe: “Die Phänomenologie als transzendente Theorie der Geschichte”, 载于: *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en* 3 (1976) 17—48. - A. A. Bello: “Phenomenological Archaeology as a Tool for Analyzing the Human World”, 载于: H. Kojima (Hrsg.): *Phänomenologie der Praxis im Dialog zwischen Japan und dem Westen* (Würzburg 1989) 105—117. - N. Lee: *Edmund Husserls Phänomenologie der Instinkte* (Dordrecht u. a. 1993) 77f.

【相关词】phänomenologische Archäologie 现象学的考古学, transzendente Archäologie 先验的考古学。

Archon 执政官:

“执政官”一词起源于古希腊,它被雅典人用来称呼每隔九年新选举出的最高官员。胡塞尔在其社会本体论思想中受柏拉图的影响,用“执政官”这一概念来标识现象学家在大全主体性自身发展的最高阶段上所应具有的“执政”功能。这个自身发展是沿着从个别单子到大全单子的目的论发展顺序进行的:“个别的理性承载者和‘领袖’——‘执政的单子’和单子体系——科学家、哲学家——现象学的共同体”[1]。现象学共同体的执政构成了这个发展的终极。胡塞尔认为,在现象学的本质中最终也包含着领导的任务,这个任务在于,使意识主体“转变为这样一种人类,它有意接受作为现象学的哲学之引导”[2]。

【注释】[1] E. Husserl: *Inters.* III, Hua XV (Den Haag 1973) 669. - [2] *Krisis Hua VI* (Den Haag 1962) 503.

【文献】K. Schuhmann: *Husserls Staatsphilosophie* (Freiburg/München 1988).

【相关词】Beamte 官员, Führer 领袖, Funktionär 执政者, Staatsbeamte 国家官员.

Art 种: [(英) sort (法) espèce]

胡塞尔在谈及本质的总体领域时从范畴上区分本质的属 (Gattung)、种 (Art)、差 (Differenz): “每一个本质, 无论是实事性的, 还是空泛的 (亦即纯粹逻辑的) 本质, 都可以被纳入到本质的层次序列中, 纳入到总体性和特种性的层次序列中” [1]。 “种” 本质是处在 “最低的种差” 本质和 “最高的属” 本质之间的层次。 这个意义上的 “种” 与 “属” 起源于亚里士多德的 “种”、“属” 概念 [2]。

【注释】 [1] 参阅: E. Husserl: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12. - [2] 参阅: *LU II/2*, A698/B₂226.

assertorisch ** 断然的 (事实可靠的):

在胡塞尔的现象学术语中, “断然的” 不同于 “绝然的” (apodiktisch)。 前者特别被用来标识与事实或个体有关的意识行为或意识对象。 从意向活动方面看, 个体的或感性的直观仅仅意味着一种 “对一个个体的 ‘断然的’ 看, 它在其理性特征上根本有别于 ‘绝然的’ 看, 即对一个本质或本质状态的明察” [1]; 从意向对象方面来看, 通过个体直观或明察而获得的事实的可靠性只是断然的可靠性, 通过个体直观而获取的对个体的认识只具有 “断然的明见性” [2]。

与此相反, 本质的直观则是一种 “绝然的看”; 通过本质直观方法而获得的对本质的认识意味着本质的可靠性, 它具有 “绝然的明见性” [3]。 在这个意义上, “断然性” 与 “绝然性” 在胡塞尔现象学中是一对彼此相互对应的概念。

【注释】 [1] E. Husserl: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137. - [2] 同上。 - [3] 同上。

Assoziation ** 联想：〔(英) association (日) 连合、连合作用〕

“联想”问题在胡塞尔的早期著作中并没有得到过深入的探讨。直到在后期的发生现象学研究中，胡塞尔才越来越关注“联想”问题。在《笛卡尔的沉思》中[1]，胡塞尔第一次公开地强调：“联想”既是先验现象学的基本概念，也与此相平行地是一门纯粹意向心理学的基本概念。旧的联想概念自休谟以来便与纯粹心灵生活的联系有关，但它是对相应的意向联想概念的“自然主义歪曲”[2]。而在现象学这里，联想概念经历了全新的改造，它不再是指心灵材料组合的经验规律，而是意味着“纯粹本我构造的意向性本质规律”[3]。

“联想”概念在胡塞尔那里具有狭义和广义之区分：狭义的“联想”是指“关于再造及其构成物的学说”[4]，亦即“再造性的联想”。广义上的“联想”则还包括所谓“原联想”(Urassoziation)，即在“活的当下”中进行的联想，它使所有类型的原初综合得以可能[5]。因而，广义上的“联想”已经超越出了“当下化”领域而延伸到意识发生的原初起源上，即被动的原综合(Ursynthese)能力上。

胡塞尔的现象学联想分析表明，“联想”不是一个在物理时间中通过习惯来进行的生物过程，而是一种起源于活的意向性的意识成就。这种成就并不是“知性”的成就，而是“想象力”的成就。作为这样一种成就，“联想”意味着一种“先验的基本原则”、“被动发生的普全原则”[6]。联想规律不是因果规律，而是动机规律。在这里，决定性的因素是相似性、对应性和相邻性，但它们不是客观存在的关系，而是现象的被给予性：相似的东西引起对相似之物的联想，对应的东西构成意向的联系，相邻的东西在视域上相互指明[7]。

因此，“联想”的基本功能，亦即联想的先验功能在于构造，确切地说，在于对统一和联系的创造。每一个意识被给予性都是在一个指明关系中显现出来的，首先是在时间性的指明关系中，而后是在联想性的指明关系中。每一个意识活动都在意向向上指明着与

自己有别的不同之物以及与自己相合的相同之物。随着意识活动的发生,一个指明关系也就展示出自身。世界之构造的先验基地也就随之而得到揭示[8]。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CM Hua I* (Den Haag²1963) 114. - [2] 同上。
- [3] 同上。 - [4] *Analysen Hua XI* (Den Haag 1966) 149. - [5] 同上书, 180。
- [6] *CM...* 同上书, 113. - [7] 参阅: *EU* (Hamburg⁴1972) 78f. - [8] E. Hostenstein; *Phänomenologie der Assoziation. Zur Struktur und Funktion eines Grundprinzips der passiven Genesis bei E. Husserl* (Den Haag 1972) 348f.

【文献】E. Hostenstein: 参见: 注释[8]。

【相关词】Assoziationspsychologie 联想心理学, Assoziationsverflechtung 联想交织, assoziativ 联想的, assoziativ-apperzeptiv 联想-统摄的。

Aufdrängen 逼迫: [(英) to thrust]

“逼迫”是在胡塞尔的被动综合分析中经常出现的概念。它典型地表达出意识活动的被动性特征。在意识的被动综合的过程中,一个从其背景中“凸现”出来的东西会对自我产生“触发性的力量”,它对自我发出或大或小的“刺激”。在这个意义上,自我受到“逼迫”,从而“不由自主地”“朝向”“逼迫者”[1]。胡塞尔的分析表明,在对自我的“逼迫”与对自我的“刺激”之间存在着“从现象学上可指明的”区别。同样,在“逼迫”本身之中也存在着程度上的不同,“逼迫者”可能远离自我,也可能切近自我[2]。

【注释】[1] E. Husserl; *EU* (Hamburg⁴1972) 80; 对此还可以参阅相关的“凸现”、“触发”、“刺激”、“朝向”、“被动性”等条目。 - [2] *EU...* 同上书, 80f.

【相关词】Aufdrängendes 逼迫者, aufdringlich 逼迫的, Aufdringlichkeit 逼迫性。

Auffassung ** 立义: [(英) apprehension, construing (法) appréhension (日) 统握]

胡塞尔在早期的意向分析中通常使用的一个模式是“立义内容-立义”。所谓“立义内容”(Auffassungsinhalt),是指我们原初具有的

感觉材料,它是我们意识体验的实项内容;而“立义”则是指我们意识活动的功能,胡塞尔将它称之为意识体验的意向内容。意识活动之所以能够构造出意识对象,是因为意识活动具有赋予一堆杂多的感觉材料(立义内容)以一个意义,从而把它们统摄成为一个意识对象的功能。因此,意识,首先是感知性的意识的最基本意向结构就在于:将某物立义为某物(Auffassen von etwas als etwas)。前一个某物是指尚未被立义的感觉材料,如各种对颜色、长度、硬度等等的感觉;后一个某物是指被立义后的对象,如这个东西、这张桌子等等。“立义”可以说是统觉(Apperzeption)这个拉丁文外来词的德语同义词:“我们在这个意义上把‘立义’称之为超越的统觉,它标志着意识的功效,这个功效赋予感性素材的纯内在内涵,即所谓感觉素材或原素素材(hyletische Daten)的纯内在内涵以展示客观的‘超越之物’的功能”[1]。

在“立义”这个词中隐含着两层含义,它的前缀“auf-”是“向上”的意思,而词干“fassen”则具有“把握”、“理解”的意思;它们的复合所给人的感觉是:杂乱的感觉材料通过意义的给予而被统一,从而一个统一的对象得以成立并对我显现出来。胡塞尔在这个意义上也把这种立义的过程称之为“赋予灵魂”(beseelen)或“激活”(beleben)的过程[2]。

“立义”是通过意义的给予而使一个以前不曾有的东西立起来、显现给我,因而这是原初、原本的活动。据此,我们可以说,“立义”这个概念所要表明的是通过反思所把握到的一种意识功能的绝对的“原初性”和“无预设性”。

胡塞尔的意向性分析表明,意识原初是如何在自身中构造出意识对象,然后又把这个对象看作是外在于意识的、自在的客体。在客观对象被构造之后,随着感知、想象、回忆等体验活动的不断进行,自我的视域得到扩大,以致有一个总的客观世界以及有一些以这个客观世界为研究课题的客观科学最终得以产生,或者说,最终在意识中被构造出来。

因此,“立义”概念在胡塞尔现象学中是一个意向分析的中心概念,它基本上是一个与“赋义”、“意指”、“给予意义”等等表述相平行的术语[3]。“它是行为特征”,是“意识方式”、“情绪方式”[4]。它意味着意识行为将一堆杂乱的感觉材料聚合为一个统一的对象的能力,因而从属于意向活动(Noesis)的范畴。这也就是说,一个立义与另一个立义之间的区别首先是实项的(reell)、描述性的(deskriptiv)区别[5]。

此外,胡塞尔还将“立义”定义为“通过立义形式而形成的质料与被代现内容的统一”[6],这个定义涉及到对“立义”本身所含有因素之分析;进一步说,“在每一个立义那里,我们都应当从现象学上区分:立义质料或立义意义、立义形式和被立义的内容”[7]。

最后,“立义”本身在胡塞尔那里还被分为“第一立义”(对象化的立义、客体化的立义)和“第二立义”(理解的立义)[8]。“立义”首先并且一般是指“对象化的立义”,“理解的立义”奠基于“对象性的立义”之中。

【注释】 [1] E. Husserl: *Analysen Hua XI* (Den Haag 1966) 17. - [2]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 1976) §41, §85, §97 等等。 - [3] 胡塞尔在《逻辑研究》的第一版中所使用的还是“赋义”(Deutung)概念,在第二版中才改作“立义”(参阅: *LU II/1*, A371/B₁393, A362/B₁383 等等)。 - [4] *LU II/1*, A361/ B₁381. - [5] 参阅: *LU II/1*, A363/B₁384. - [6] *LU II/2*, A4/B₂4. - [7] 同上书, A566/B₂94; 对此可以参阅“(立义)质料”(“意义”)、“立义形式”、“材料”(“被立义的内容”)等条目。 - [8] 对此可以参阅“对象化立义”和“理解的立义”条目。

【文献】 A. Gurwitsch: *Bewußtseinsfeld* (Berlin 1975). - U. Melle: *Das Wahrnehmungsproblem und seine Verwandlung in phänomenologischer Einstellung. Untersuchungen zu den phänomenologischen Wahrnehmungstheorien von Husserl, Gurwitsch und Merleau-Ponty* (Den Haag 1983). - L. Ni: *Seinsglaube in der Phänomenologie Edmund Husserls* (Dordrecht u. a. 1999).

【相关词】 auffassen 立义, auffassend 立义的, Auffassungsänderung 立义变化, Auffassungsart 立义种类, Auffassungscharakter 立义特征, Auffassungsdatum 立义素材, Auffassungseinheit 立义统一, Auffassungsform 立义形式, Auffassungsgehalt 立义内涵,

Auffassungsgrundlage 立义基础, Auffassungs-Imagination 立义想象, Auffassungs-Impression 立义印象, Auffassungsinhalt 立义内容, Auffassungszintention 立义意向, Auffassungskategorie 立义范畴, Auffassungskontinuität 立义连续性, Auffassungsmaterie 立义质料, Auffassungsmodus 立义样式, Auffassungsqualität 立义质性, Auffassungssinn 立义意义, Auffassungsstoff 立义材料, Auffassungsweise 立义方式.

- **gegenständliche und verstehende Auffassung** * 对象性立义与理解的立义:

“对象性立义”是“第一性立义”。通常也被称作“客体化立义”(objektivierende Auffassung),或被简称作“立义”。“对象性立义”意味着对感觉材料的加工和统摄,并在此基础上使对象在直观中得以产生。胡塞尔认为,“感知表象之所以得以形成,是因为被体验到的感觉复合是由某个行为特征、某个立义、意指所激活的;正因为感觉复合被激活,被感知的对象才显现出来,而这个感觉复合本身却显现得极少,就像这个被感知的对象本身构造于其中的行为也显现得极少一样。现象学的分析还表明,感觉内容可以说是为这个通过感觉而被表象的对象的内容提交了一个类似的建筑材料:因而我们一方面谈到被感觉的颜色、广延、强度等等,另一方面谈到被感知(或者说,被表象的)颜色、广延、强度等等。这两方面相应的东西并不是一个同一之物,而只是一个在种类上很接近的东西,人们可以通过下面这个例子来轻易地证明这一点:我们所看到的(感知到的、表象到的等等)这个球的均匀的色彩并没有被我们感觉到”[1]。

“理解的立义”是与“对象性立义”或“客体化立义”相对应的概念,它也被胡塞尔称作“第二立义”。胡塞尔认为,“在这种理解的立义中进行着对一个符号的意指,因为每一个立义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一个理解或意指,这种理解的立义与那些(以各种形式进行的)客体化的立义是很接近的,在这些客体化立义中,对一个对象(例如‘一个外部’事物)的直观表象(感知、虚构、反映)借助于一个被体验到的感觉复合而产生给我们”[2]。

在这两种立义的现象学结构之间的区别可以归纳为，“对象性的立义”是在直观行为中进行的立义，而“理解立义”则属于符号行为的范畴；“对象性立义”与一个感性客体在直观中的被构造有关，而“理解立义”则意味着一个抽象的符号在符号意识中的被理解、被把握。

【注释】[1] E. Husserl: *LU II/1*, A75f. /B₂75f. - [2] 同上书, A74f. /B₁74f.

Auffassungsform * 立义形式: [(英) form of apprehension]

在胡塞尔现象学的意向分析中，“立义形式”是指“代现的形式”[1]，它是意识行为中除立义质料和立义质性以外的另一个本质因素。它在行为中决定着，“对象是单纯符号性地，还是直观地，还是以混合的方式被表象出来”[2]；也就是说，胡塞尔认为，“立义形式”一共有三类：符号性的、直观性的和混合性的。由于直观性的“立义形式”本身又可分成为两种：感知性的和想象性的，因此，所有客体化的行为更确切地说可以划分成四种类型，即：符号意识、想象、感知和混合表象。

【注释】[1] E. Husserl: *LU II/2*, A563/B₂91. - [2] 同上书, A566/B₂94.

Auffassungsinhalt * 立义内容: [(英) apprehensional content]

“立义内容”在胡塞尔那里意味着“立义内容 - 立义”模式中的另一个环节。狭义上的(即直观行为中的)“立义内容”无非是指“感性材料”或“充盈”。广义上的“立义内容”则包括被判断、被理解的内容等等。“立义内容”通常也被胡塞尔称作“被立义的内容”或“须立义的内容”或“立义内涵”[1]等待。它与“立义材料”(Auffassungstoff)基本上是同义词。“立义内容”是行为中一个本质因素，它决定着，“对象是单纯符号性地，或直观地，或以混合的方式被表象”[2]，也就是说，一个对象是“借助于这个展示内容还是那

个展示内容被表象”[3]。

【注释】[1] 参阅：E. Husserl: *LU II/1*, A352/B₁330 u. *LU II/2*, A566/B₂94. - [2] *LU II/2*, A652/B₂180. - [3] 同上。

Auffassungsinhalt-Auffassung (Schema) * 立义内容 - 立义(模式):

一般认为,胡塞尔在直观领域对“立义内容”(感觉材料 + 想象材料)和“立义”(统摄)的划分在一定程度上带有笛卡尔二元论和感觉主义的痕迹。

尽管胡塞尔有时也对这一观点进行自我批判,例如在1905年的《内时间意识现象学讲座》中,胡塞尔已经指出:“并非每一个[意识]构造都具有‘立义内容 - 立义’的模式”[1]。在1909年,胡塞尔甚至明确指出这个模式不适用于“当下化行为”[2]。但可以证明,胡塞尔在此时和此后并没有对这个模式本身作出否定,而只是对它的有效性范围作了限定[3]。换言之,胡塞尔始终保留着这个模式:例如,在《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1913年)中,胡塞尔仍然谈及作为“意识的意向活动之组成部分”的“立义”方面以及作为“意识的材料组成部分”的“素材”或“材料”的另一方面[4]。在二十年代,胡塞尔在涉及直观领域时也还在使用和探讨“统摄”、“意义”、“内容”、“材料素材”等等[5]。在一份约写于1918年的研究手稿中,胡塞尔写道:“最狭窄意义上的立义是一种原初给予的意识,一种感知性的意识……显然,一个自身(就其本己意向本质而言)……变异了的意识不再是一个立义意识”[6]。最后,在1929年的《形式的与先验的逻辑学》中,胡塞尔一方面严厉批评“素材 - 感觉主义”,另一方面则在“材料素材与意向功能”的标题下指出:“并不是要完全否定对感性材料与作为另一种材料的意向体验的区分”,而是在已经被构造的内在时间意识领域中,“材料素材与意向体验之间的区别才必然作为极端的差异而显现出来”[7]。因此,从整体上看,很难说胡塞尔放弃了“立义内容 -

立义”的模式[8]。

【注释】[1] 参阅：E. Husserl; *Zeitb. Hua X* (Den Haag 1966) 7. - [2] 同上书, 318f. - [3] 但 R. Boehm 认为, 胡塞尔以后放弃了这个模式。参阅：R. Boehm: *Vom Gesichtspunkt der Phänomenologie*. *E. Husserl-Studien* (Den Haag 1968) 106ff. - [4] 参阅：*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85f. - [5] 参阅：*Ph. B. Er. Hua XXIII* (Den Haag 1980) 511f., 547ff., u. 561. - [6] Ms. L I 19, 9b. - [7] *F. u. tr. Logik Hua XVII* (Den Haag 1974) 282. - [8] A. Aguirre 也认为, 胡塞尔不可能解除这个模式, 因为这将同时意味着他对先验观念的放弃。参阅：A. Aguirre: *Genetische Phänomenologie und Reduktion. Zur Letzbegründung der Wiss. aus der radikalen Skepsis im Denken E. Husserls* (Den Haag 1970) XXII, Anm. 30.

【文献】R. Boehm: 参见: 注释[3] 以及他的“Einleitung des Herausgebers”, in: Husserl; *Zeitb. Hua X* (Den Haag 1966) XIII-XLIII. - E. Marbach: “Einleitung des Herausgebers”, in: Husserl; *Ph. B. Er. Hua XXIII* (Den Haag 1980) XXV-LXXXII. - A. Aguirre: 参见: 注释[7].

Auffassungsmaterie * 立义质料: [(英) material of apprehension, matter of apprehension]

“立义质料”与“立义意义”(Auffassungssinn)基本同义,它在胡塞尔那里也被简称为“质料”或“意义”[1]。“立义质料”是行为中一个本质因素,它决定着,“对象是在这个‘意义’中,还是在那个‘意义’中被表象”[2];换言之,它决定着,对象是被赋予这个意义,还是被赋予那个意义。

【注释】[1] 较为详细的说明可以参阅“质料”、“意义”条目。- [2] E. Husserl; *LU II/1*, A566/B₂94.

Auffassungsqualität * 立义质性: [(英) quality of apprehension]

“立义质性”属于在意识行为中包含着的另一个本质因素,它意味着“信仰、单纯搁置、愿望、怀疑等等方式”[1],也就是说,在立义过程中自我对对象之存在问题的一种态度,胡塞尔也将它简称为“质

性”[2]。

【注释】[1] E. Husserl: *LU II/2*, A566/B₂94. - [2] 较为详细的说明可以参阅“质性”、“设定”等条目。

Auffassungssinn * 立义意义: [(英) apprehensional sense]

“立义意义”概念在胡塞尔的术语中与“立义质料”基本同义,正如“意义”与“质料”概念在他那里基本同义一样。他在《逻辑研究》中明确地强调,“由于质料可以说是给出了意义,代现的内容根据此意义而被立义,因此我们也可以说‘立义意义’;如果我们要想坚持回忆老的术语,并且暗示与形式的对立,我们也可以说‘立义质料’”[1]。

【注释】[1] E. Husserl: *LU II/2*, A563/B₂91.

Aufmerksamkeit * 注意力: [(英) attention (法) attention (日) 注意深いこと]

“注意力”是指意识对对象(包括个体、观念、过程)的集中的朝向。它是胡塞尔意向分析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胡塞尔曾设想过建立一门“注意力的现象学”[1]并在诸多著作和手稿中对“注意力”进行过多方面的定义:

1)“注意力”首先是指意识行为所具有的一种功能:“无论人们怎样来描述注意力的特征,它都是一种功能,这种功能以特殊的描述性方式偏好意识的对象并且(撇开某些程度上的差异不论)在各种情况中也只是通过那些它所偏好的对象而使自身有所区别”[2]。在这个意义上,“注意力”是一种“属于行为的突出性功能”[3]或一种“行为特征的突出性要素”[4]。

2)“注意力”是指“特殊意义上的意指”[5]。“它不单是指在自我在场意义上的思维,而且还意味着一种“紧张”,即:自我在思维中指向时所伴随的那种紧张。它是行为的一个样式,这个样式

或是偏好某些因素,或是给予整个行为连同其因素以一个不同的样式,而这个行为便规定了能够作为‘充实’而出现的东西”[6]。

3)“一般说来,注意力是自我的一种对意向对象的趋向,它属于自我的一种特殊行为的本质结构”[7]。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Persönliche Aufzeichnungen”, hrsg. von W. Biemel, 载于: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XVI, No. 3 (1956) 298. - [2] *LU* II/1, A152/B₁154. - [3] 同上书, A385/B₁409. - [4] *LU* II/1, A386/B₁411. - [5] *Ph. B. Er. Hua* XXIII (Den Haag 1980) 320. - [6] *Ms. M III 3 III 1 II*, 44. - [7] *EU* (Hamburg⁴1972) 84ff.

【相关词】achten auf 关注, beachten 关注, bemerken 注意, gewahren 觉知, merken 注意, Aufgmerktes 被注意者、被注意之物, aufmerken 注意, Achtsamkeit 注意力, Un-aufmerksamkeit 不注意。

Ausdehnung 广延: [(法) extention (日) 延长]

胡塞尔将“广延”看作是“事物性”(Dinglichkeit)的“本质核心”[1]; 这里的事物性也就是指空间事物。因此,胡塞尔也同一个意义上将“广延”标识为“躯体性”(Körperlichkeit)的“本质核心”[2]。

【注释】[1] E. Husserl: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40, §150. - [2] 同上书, 16。

Ausdruck * 表述、表达: [(英) expression (法) expression (日) 表现、表情]

“表述”以及它与“含义”的关系是胡塞尔在《逻辑研究》的第一研究中所探讨的中心问题。对“表述”的探讨不仅涉及到“含义”,而且还关系到与“符号”、“被表述的对象”以及其他等等。

形式逻辑中的“表述”通常是指一门语言的基本符号序列,诸如被说出的语音符号,被写下的语词符号等等。但胡塞尔首先确定,在“表述”与通常意义上的“符号”之间有如下差异:“每个符号都是某种东西的符号,然而并不是每个符号都具有一个‘含义’、一

个借助于符号而‘表述’出来的‘意义’”[1]。就这方面来看,“表述”是一个比“符号”更狭窄的概念,它仅仅意味着一些特定的“符号”,即“有含义的符号”[2];而一些“符号”则完全有可能不具有任何含义。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表述”概念的范围又可以比“符号”更宽泛;因为胡塞尔的分析表明,并不是所有“表述”都与“符号”有关。只有在告知的话语中,在“传诉”中,“表述”才与“符号”交织在一起,而在孤独的心灵生活中,“表述”则可以在独立于“符号”的情况下发挥含义的作用[3]。“表述”与通常意义上的“符号”的关系因而在胡塞尔看来并不是一种本质性的关系,它们只是相互交切的两个范围[4]。

与此相反,“表述”与“含义”的关系则具有本质性的意义。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认为,“在表述这个概念中含有这样的意思,即:它具有一个含义。如前所述,正是这一点才将它与其他的符号区分开来。因此,确切地说,一个无含义的表述根本就不是表述”[5]。在《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中,胡塞尔进一步强调,“逻辑含义是一个表述。语音之所以被称作表述,乃是因为语音表达出属于它的含义。表达原初是在含义之中。‘表述’是一种奇特的形式,它可以适用于所有‘意义’(意向相关项的‘核’)并且将意义提升到‘逻各斯’的王国之中,即提升到概念之物的王国之中,因而也提升到‘普遍之物’的王国之中”[6]。据此也可以说,含义是“表述”得以成立的前提。

胡塞尔从对“表述”与“符号”以及“含义”之关系的考察中得出结论:在“表述”的关系上应当注意两个方面:“1)表述的物理方面(感性符号、被发出的一组声音、纸张上的文字符号以及其他等等);2)某些与表述相联结的心理体验,它们使表述成为关于某物的表述。这些心理体验大都被人们称之为表述的意义或表述的含义”[7]。这两个方面也被胡塞尔标识为“表述显现”与“含义意向”(连同“含义充实”)[8],前者与真正意义上的“符号”有关,后者则与“含义”有关。“符号”与“含义”的关系因而也可以说是“标

识”(“符号”Zeichen)与“被标识者”(“符号所标志之物”Bezeichnetes)的关系,而“表述”则意味着一个“在符号和符号所标志之物之间的体验统一中的描述性因素”[9]。所谓“体验统一”,在这里无非是指“符号意识”行为的统一[10]。以一个文字符号 A 为例。我们看到这个符号 A,也就是说,我们具有对这个符号的外感知,它与其他的外感知并无两样。如果 A 作为“表述”、作为真正意义上的“符号”在起作用,那么对它的外感知的性质便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这个改变在于,符号 A 对我们来说还是直观当下的,它还在显现给我们;但我们并不朝向它,并不朝向这个或是用墨水写出,或是用油墨印刷出来的文字符号本身。这个符号 A 本身虽然没有变化,但却已经不再是我们的意识活动的对象;我们的意向仅仅朝向在意义给予行为中被意指的实事,亦即通过这个符号 A 而被标志出来的东西。“纯粹现象学地说,这无非意味着:如果物理语词现象构造于其中的直观表象的对象愿意作为一个表述而有效,那么这个直观表象便经历了一次本质的、现象的变异。构成这个直观表象中对象现象的东西不发生变化,而体验的意向性质却改变了。意指的行为不需要借助于任何一个充实性的或说明性的直观的出现就可以构造起自身,这个意指的行为是在语词表象的直观内涵中找到其依据的,但它与朝向语词本身的直观意向有着本质的差异”[11]。

在这个意义上,“表述”是一个处在“符号”与“含义”之间的因素,这是从意向相关项的角度来看;同时,“表述”也是一个使外感知行为向符号行为过渡得以可能的因素,这是从意向活动的角度来看。

【注释】[1] E. Husserl: *LU II/1*, A23/B₁23. - [2] 同上书, 1. Unters. §5. - [3] 同上书, A24/B₁24; 1. Unter. §7, 8. - [4] 参阅“符号”条目。胡塞尔将通常意义上的“符号”也称作“指号”(参阅“指号”条目)。而真正意义上的“符号”,如胡塞尔在下面所说的那样,则应当是指“表述”所具有的“物理方面”。- [5] *LU II/1*, A54/B₁54. - [6]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257. - [7] *LU II/1*, A46/B₁46. - [8] 同上书, A39/B₁39. - [9] 同上书, A40/B₁40. - [10] 对此也可以参

阅“符号行为”条目。- [11] LU II/1, A40f. /B₁40f.

【文献】H. Hülsmann: *Zur Theorie der Sprache bei Edmund Husserl* (München 1964). - D. Welton: "Intentionality and language in Husserl's phenomenology", 载于: *Review of metaphysics* 27 (1973/74) 260—279. - J. Klein: "Denken" und "Sprechen" nach Aspekten der theoretischen Semiotik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Phänomenologie E. Husserls (Diss. Stuttgart 1983). - K. - O. Apel: "Ist Intentionalität fundamentaler als sprachliche Bedeutung? Transzendentalpragmatische Argumente gegen die Rückkehr zum semantischen Intentionalismus der Bewußtseinsphilosophie", 载于: *Intentionalität und Verstehen* (Frankfurt a. M. 1990) 13—54.

【相关词】ausdrücken 表述、表达, Ausdrucksbewegung 表述活动, Ausdrucksein 表述状态, Ausdruckserscheinung 表述现象, Ausdrucksfunktion 表述功能.

Aussage 陈述: [(英) statement (法) énoncé (日) 言表]

“陈述”是与“名称”(Name)相对应的概念。在胡塞尔的含义学说中,它们分别构成“称谓行为”(命名)和“论题行为”(陈述)的对象[1]。“名称”与被表述的某个实事有关,“陈述”则涉及到被表述的事态,即实事的状态或实事间的联系[2]。而在胡塞尔的意向行为分析中,这两个概念又分别与“表象内容”和“判断内容”的概念相平行。胡塞尔认为,每一个可能“陈述”都与一个“名称”相对应,并且每一个陈述都可以转变为一个名称,同时却不必改变它的质性[3]。但“陈述”在本质上区别于“名称”,它们永远不能替代各自的作用[4]。

【注释】[1] 较为详细的说明可以参阅“称谓行为”和“论题行为”条目。- [2] 参阅: E. Husserl: LU II/1, A445/B₁477. - [3] 参阅:同上。- [4] 参阅:同上。

【相关词】Aussagebedeutung 陈述含义, Aussageform 陈述形式, Aussagegebilde 陈述构成物, aussagen 陈述, Aussagen 陈述, Aussagesatz 陈述句, Aussageurteil 陈述判断.

ausschalten * 排斥: [(英) to suspend, to disconnect, to exclude (法) mettre hors circuit (日) 排去、遮断]

“排斥”是胡塞尔还原学说中的一个操作性概念,它与其他一些诸如“排除”、“终止判断”、“悬搁”、“置于局外”、“判为无效”、“还

原”、“加括号”等等概念相平行并一同构成现象学的还原方法的一个重要因素：它们都表明现象学研究者的目光在还原过程中对某个方向的不关注、不朝向。这个方向在本质还原中是指事实，在先验还原中则是指自然观点，它们都是现象学的还原所要排斥的东西[1]。

【注释】[1] 参阅：E. Husserl: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I. Abschnitt, 1. Kapitel: “Die Thesis der natürlichen Einstellung und ihre Ausschaltung”。

ausschliessen * 排除：〔(英) to shut out〕

“排除”与“排斥”在胡塞尔那里是同义概念。它们作为现象学还原理论的操作性术语与“终止判断”、“悬搁”、“置于局外”、“判为无效”、“还原”、“加括号”等概念相平行[1]。

【注释】[1] 较为详细的说明可以参阅“还原”条目。

Außenhorizont (Außen-Horizont) * 外视域：〔(英) outside horizon (日) 外的地平〕

“外视域”在胡塞尔那里也被写作“äußerer Horizont”，它是与“内视域”相对应的概念，被用来标识“视域的结构”或“视域的类型”[1]。

【注释】[1] 参阅：E. Husserl: *Analysen Hua XI* (Den Haag 1966) §1, 6f., *EU* (Hamburg⁴1972) §8, 26ff.; 详细说明可以参阅“视域”条目下的“内视域与外视域”条目。

【文献】G. Brand: “Horizont, Welt, Geschichte”，载于：*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en* 5 (1977) 14—89。—T. E. Klein: *The World as horizon. Husserls constitutional theory of the objektive world* (London 1977)。

Außer-Aktion-setzen * 置于局外：

在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中，“置于局外”与“排除”、“加括号”、“悬搁”、“终止判断”、“判为无效”等等概念含义相平行，它们表

明“一种完全特殊的东西。我们并不放弃我们所持有的命题,我们并不改变我们的信念,只要我们尚未引入新的判断动机,它们就仍然是它们自身所是,而我们现在恰恰没有引入新的判断动机。但我们的这些信念的确经历着一个变异——在它们仍然是其自身所是的同时,我们仿佛是将它们‘置于局外’,我们将它们‘排除出去’,我们给它们‘加上括号’。它们继续在此,就像被加括号之物在括号之中,被排除之物在排除的联系之外。我们也可以说,这个命题就是体验,但我们‘不运用’它,这当然不能被理解为是一种缺失;这些表述就像所有其他平行的表述一样,它们所涉及的毋宁是对一种确定的特殊意识方式的暗示性表述,这种意识方式附加到原初素朴的课题上,并且以一种同样特殊的方式对这个命题进行重新评价”[1]。

此外,在术语的运用上,胡塞尔认为,“确切地看,‘加括号’的形象化表述从一开始就更适合与对象领域,正如关于‘置于局外’的说法更适合于行为领域或意识领域一样”[2]。

【注释】[1] E. Husserl: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54. - [2] 同上书, 56。

【相关词】Ausschaltung 排除, ausschliessen 排斥, Außer-Aktion-setzen 置于局外, Einklammerung 加括号, Epoché 悬搁, Urteilsenthaltung 中止判断。

Außergeltungsetzung * 判为无效: [(英) depriving of acceptance] “判为无效”是胡塞尔还原学说中的另一个操作性术语。它与“置于局外”、“中止判断”、“悬搁”、“置于局外”、“判为无效”、“还原”、“加括号”等等是相平行的概念。它们都被胡塞尔用来描述现象学还原的特征[1]。

【注释】[1] 较为详细的说明可以参阅“还原”条目。

【相关词】Ausschaltung 排除, ausschliessen 排斥, Außer-Aktion-setzen 置于局外, Einklammerung 加括号, Epoché 悬搁, Urteilsenthaltung 中止判断。

Axiologie * 价值论：〔（法）axiologie（日）价值论〕

从术语上看，胡塞尔在其伦理学的研究中完全等义地使用源于希腊文的“价值论”概念和德文的“价值学”（Wertlehre）概念。他在伦理学讲座中所探讨的基本问题是关于评价、意愿、行为中的理性的问题。因此，“价值论”的问题包含在最宽泛意义上的伦理学领域中。形式的价值论与形式的实践论一同构成一门科学伦理学的第一阶段和基础〔1〕。胡塞尔的伦理学观点建立在他的一个坚定信念的基础上，即：在逻辑学、伦理学之间存在着结构上的相似性和平行性。这种相似性不仅是指，形式与质料的区分既适用于理论理性，而且也适用于伦理学领域（质料伦理学和形式伦理学）；而且这种平行性还表现在：“形式价值论”是形式逻辑学的相似物或平行学科〔2〕。

【注释】〔1〕对此还可以参阅“伦理学”条目。—〔2〕参阅：E. Husserl: *Ethik* Hua XXVIII (Dordrecht u. a. 1988) A. §5, §7 等等。

【文献】A. Roth: *Edmund Husserls Ethische Untersuchungen. Dargestellt anhand seiner Vorlesungsmanuskripte* (Den Haag 1960). — U. Melle: “Objektivierende und nicht-objektivierende Akte”, 载于: S. Ijsseling (Hrsg.): *Husserl-Ausgabe und Husserl-Forschung* (Dordrecht u. a. 1990) 35 — 50. — G. Funke: “Kritik der Vernunft und ethisches Phänomen”, 载于: *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en* 9 (1980) 33 — 89.

Axiöse * 价值：

源于希腊文的“价值”（Axiöse）与德文的“价值”（Wert）概念在胡塞尔现象学术语中是同义概念。它们本身在胡塞尔那里都带有多种含义。广义上的“价值”也包括“存在信仰”。“我们必须把信仰标志为价值，这是一种原初价值，所有其他的价值作为阻碍、作为价值变化、作为变化都与这个原初的价值有关”〔1〕。而狭义上的价值则是指一种建基于存在信仰之上的实事特征或事态特征，即有关的存在对象的有用与否。

【注释】[1] E. Husserl: *Ph. B. Er.* Hua XXIII (Den Haag 1980) 403.

axiotisch * 评价的:

“评价的”概念与“价值”(Axiose)概念相关。它一般是指“执态的”[1],既是指对某个事物或事态的存在与否执态,也是指对某个事物或事态的有效、有用与否执态。它的对应概念是“非评价的”(anaxiotisch, Anaxiose)。

【注释】[1] E. Husserl: *Ph. B. Er.* Hua XXIII (Den Haag 1980) 356.

B

Beachten 关注: [(英) to heed]

“关注”是“注意力”(Aufmerksamkeit)的同义词[1]。它也被胡塞尔等同于“把握”:在最为宽泛的意义上,“把握与对某物的关注、注意是一致的,无论这是一种特殊的注意,还是仅只为一种顺带的关注”[2]。

【注释】[1] 对此还可以参阅“注意力”条目。- [2] 参阅: E. Husserl: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37.

bedeuten (Bedeutend) * 意指: [(英) to signify, signifying (法) significatier]

“意指”(动名词、动词)概念在胡塞尔意向分析中是指意识的意向行为或意向活动(Noesis),它“是一个被染上了这样或那样色彩的行为特征,它将一个直观表象的行为预设为必然的基础”[1]。“意指”概念与胡塞尔所使用的其他概念,如“meinen, vermeinen, intendieren”等等,是基本同义的。“意指”意味着对某些凸现出来的感性材料的朝向、统摄并赋予意义。严格地说,它仅仅意

味着对某物的指向,而不包括这个指向的充实。胡塞尔在这个意义上谈及“含义意向”与“含义充实”,前者是与“意指”同义的,它与后者一同构成一个完整的认识行为。而意指本身还不是确切意义上的认识。它可以是在直观中被充实的,也可以只是空泛的[2]。

【注释】[1] E. Husserl: *LU II/1*, A76/B,76. - [2] 参阅: *LU II/2*, 1. Kapitel.

bedeutsam 有含义的: [(英) significant (日) 有意义]

“bedeutsam”这个形容词在日常德语中意味着“重要的”、“有意义的”。但作为胡塞尔的特定术语,它已经偏离开它的日常意义。胡塞尔用它来规定带有含义的东西,即:“Bedeutung tragend”[1]。因此,相应的中译应当为“有含义的”。

【注释】[1] E. Husserl: 参阅: E. Husserl: *LU II/1*, A32/B,52.

Bedeutung ** 含义: [(英) signification (法) signification (日) 意味、意义]

“含义”概念在胡塞尔现象学中“意义”概念基本同义。当然,胡塞尔在对这两个概念的使用上仍各有偏重:“含义”概念更适用于语言逻辑分析,而“意义”概念则更适用于意识行为分析[1]。

此外,“含义”一词的动名词结构已经决定了它必然要比“意义”概念更为复杂多义。胡塞尔在其现象学分析中也有意或无意地利用了这个动名词结构:含义在他那里首先并且主要是指意向的统一;其次,含义也可以意味着意指的行为(Bedeutend),这种行为本身又可分为符号意指的行为与充实的行为[2];胡塞尔同时也强调,这两种意指行为的“现象学统一”是在第一个意义上的含义之中[3]。

如果撇开它的第二个或次要的意义不论,那么“含义”的主

要特征就在于,它是意指行为所意指的“种类之物”,或者说,“种类的概念和命题”[4]。含义因此是与表述有关的东西:“观念含义”或“逻辑含义”就是表述[5],它作为“意向的同一之物对于表述本身来说是本质性的”[6]。更确切地说,含义“无非就是我们用表述所意指的东西,或者说,就是我们对表述的理解”[7]。

一方面,含义区别于对象。含义是对象,但并非所有对象都是含义。确切地说,含义是一种“不同于被意指的绝然对象的对象”(Gegenständlichkeit schlechthin)[8],或者说,是“如此被规定的对象”(Gegenstand im Wie seiner Bestimmtheit)[9]。

另一方面,含义也区别于意向相关项(Noema)。这种区别在于,意向相关项是一个更为宽泛的概念,它标识着各种被意指之物,也包括非表述性的被意指之物以及非语言性的被意指之物。而含义则在特殊的意义上首先包含着语言性的意指和述谓判断的意指,因而含义概念在逻辑学方面更为重要[10]。简而言之,胡塞尔区分两种意向相关项,即:逻辑的意向相关项和广义上的意向相关项[11];前者就是指含义,而后者则意味着绝然的意向相关项意义(noematischer Sinn schlechthin)。

最后还要注意,胡塞尔有时也将含义概念看作是“与‘客体化行为一般的意向本质’相等值的”[12]。

【注释】[1] 与此相互对应的介绍可以参阅“意义”条目。此外还可以参阅: E. Husserl: *LU II/2*, A53/B₂52; *Ideen I* (1913) 256; *Bedeutungl.* Hua XXVI (Dordrecht u. a. 1988) 178; E. Tugendhat: *Der Wahrheitsbegriff bei Husserl und Heidegger* (1970) 36, Anm. 44; E. W. Orth: *Bedeutung, Sinn, Gegenstand. Studien zur Sprachphilosophie E. Husserls und R. Hönlingswalds* (Bonn 1967) 207. - [2] 参阅: *LU II/1*, 51. - [3] 同上书, §10, 39. - [4] *LU II/1*, 103; *Bedeutungl.* Hua XXVI (Dordrecht u. a. 1988) 31. - [5] 参阅: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 1976) 258. - [6] *LU II/1*, 52. - [7] *LU II/1* A143/B₁44. - [8] *Bedeutungl.*... 同上书, 35. - [9] *Ideen I*, §131; 此外还可参阅“对象”条目。 - [10] “含义”和“意向相关物”的区别类似于“含义”和“意义”的区别,这是因为在“意义”概念与“意向

相关项”概念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参阅“意义”和“意向相关项”条目。- [11] *Ideen* I, §124. - [12] *LU II/1*, A286/B₁294.

【文献】K. H. Volmann-Schluck: “Husserls Lehre von der Idealität der Bedeutung als metaphysisches Problem”, 载于: H. L. Van Breda/J. Taminaux (Hrsg.): *Husserl et la Pensée Moderne/Husserl und das Denken der Neuzeit* (Den Haag 1959) 230—241. - E. W. Orth: 参见: 注释[1]. - R. Bernet: “Bedeutung und intentionales Bewußtsein, Husserls Begriff des Bedeutungsphänomens”, 载于: *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en* 8 (1979) 31—64.

Bedeutungserfüllung 含义充实:** [(英) signification-fulfilling
(日) 意味充实]

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指明, 每一个表述本质上都意指一个含义。因此, 每一个表述都与一个对象之物发生关系[1]。在“直观”中, 表述所意指的与对象之物的关系得以现时化和现实化[2]。直观对于表述本身来说是非本质的, 但直观却“与表述处于一种在逻辑上基本性的关系之中”, 即直观使表述的意向得到充实[3]。胡塞尔将那些在此情况下与含义赋予的行为融为一体的行为称作“含义充实的行为”[4]。如果含义意向得到充实, 那么被意指的对象便“作为被给予的对象”而构造出自身[5]。

【注释】[1] Husserl: *LU II/1* (⁵1968) 37. - [2] 同上。- [3] 同上书, 38。
- [4] 同上。- [5] 同上书, 50f. (P. Janssen)

Bedeutungsintention 含义意向:** [(英) signification-intention
(日) 意味志向]

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区分“指示性的”符号和“有含义的”符号[1]。有含义符号的特征在于, 它们“意指”一个含义[2]。它们是“表述”。在每一个表述那里都可以区分它的物理-感性显现以及在这种单纯声音接合中进行的含义赋予(含义意指)。只有含义意向才会使感性的语音成为在意义上被激活的语音[3]。两个“行为系列”从而构成一个现象学的统一体[4]。

【注释】[1] E. Husserl: *LU II/1* (⁵1968) 23f., 30f. - [2] 同上书, 52ff. - [3] 同上书, 37f. - [4] 同上书, 39f. (P. Janssen)

补充: 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也将“含义意向”与“含义充实”这一对概念看作是“概念或思想与一致性直观”的对应[1]。

【注释】[1] E. Husserl: *LU II/1*, A38/B₁38 u. *LU II/2*, A475/B₂3.

- **verträgliche und unverträgliche Bedeutungsintention** 相容的含义意向与不相容的含义意向:

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将“相容的含义意向”理解为“可能的、实在的意向”[1],而“不相容的含义意向”则意味着“不可能的、想象的意向”[2]。

【注释】[1] E. Husserl: *LU II/1*, A102/B₁102. - [2] 同上。

Bedeutungslehre ** 含义学说:

“含义学说”在胡塞尔现象学中是一门具有特殊意义的学科,他在后期也将这门学科称之为“含义现象学”[1]。在1986年发表的胡塞尔全集第二十六卷《关于含义学说的讲座。1908年夏季学期》中,胡塞尔在某种意义上将现象学的含义学说平行于现象学的认识论[2]。他的分析表明,对“意向相关项”的对象关系既可以做认识论-逻辑学方面的考察,也可以对它做含义学说方面的考察。而且,这两种考察之间的差异并不意味着一种不可克服的对立。相反,在这两种考察之间还存在着一种奠基关系:现象学认识论方面的考察是一种更高的阶段的现象学考察,它以现象学含义学说方面的考察为前提,并且通过研究“被言说之物”与现实事态的相符性来补充这门含义学说。

对“含义学说”与真理逻辑或认识理论之区分的持久意义在于,它表明人们完全有可能在不考虑真理问题的情况下来分

析有意义的陈说。在胡塞尔的这种现象学观点中,陈说的意义独立于这样一个问题,即:是否有一个语言外的现实与这个意义相符合。人们所陈说的对象属于被言说之物的领域,而且它的统一性和同一性便取决于所有那些正在被言说和已经被言说的东西的语境。因此,与这些对象的关系不仅是通过它们所包含的“述谓规定”而形成的,而且也是通过陈述者的共同体以及通过他们语言的文化传统而形成的。所以,胡塞尔所设想的“含义学说”可以被看作是对日常语言之解释学理解的一个有益起点[3]。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Persönliche Aufzeichnungen”, hrsg. von W. Biemel, 载于: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XVI, No. 3 (1956) 298. - [2] 参阅: *Bedeutungl.* Hua XXVI (Dordrecht u. a. 1986). - [3] 参阅: R. Bernet: “Husserls Begriff des Noema”, 载于: S. Jjsseling (Hrsg.): *Husserl-Ausgabe und Husserl-Forschung* (Dordrecht u. a. 1990) 79.

【文献】E. Husserl: *Bedeutungl.* Hua XXVI (Dordrecht u. a. 1986). - R. Bernet: 参见: 注释[3].

bedeutungslos 无含义的: [(英) without (a) signification]

与“有含义的”(bedeutsam)概念相同,“bedeutungslos”这个形容词在胡塞尔的术语中也常常偏离开它的日常意义,即:“不重要的”、“无意义的”。它被胡塞尔用来规定不带含义的东西,即:“keine Bedeutung tragend”[1]。因此,相应的中译为“无含义的”。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LU* II/1, A32/B₁52.

【相关词】bedeutungsleer 空含义的, Bedeutungslosigkeit 无含义性.

Bedeutungsmäßiges 合含义之物: [(英) significational]

“合含义之物”在胡塞尔现象学中是指这样一种东西,“它在行为中构成观念含义的实项的和现象学的相关物,它与行为的意向本质

相叠合”[1];“观念地说,它就是含义”[2]。

【注释】[1] E. Husserl: *LU II/1*, A395/B₁421. - [2] 同上书, A410/B₁436.

【相关词】*bedeutungsmäßig* 合含义的, *Bedeutungsmäßigkeit* 合含义性。

bedeutungsverleihend (bedeutungsgebend) * 含义给予的 (含义赋予的):

“含义给予的”一词在胡塞尔术语中是一个说明性的概念,更进一步说,它是对“意指的”(bedeutend, meinend, intendierend)或“立义”的(auffassend)、“统摄的”等等概念的概括说明。“含义给予的”行为也就意味着“意指的”行为或“立义”[1],它所表明的无非是:意识朝向一堆感觉材料并赋予它们以一个统一的意义,从而使一个对象能够对意识成立。

【注释】[1] 对此还可以进一步参阅“立义”、“统摄”等条目。

Begriff ** 概念: [(英) concept (法) concept (日) 概念]

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区分“概念”的三个含义:“1)普遍的语词构成;2)本真普遍表象的种类;3)普遍对象”[1]。

在最后一个意义上的“概念”也被胡塞尔等同于“实质”[2]或“种类”[3],它包括“纯粹感性概念”(如颜色、房屋、判断、意愿等等)、“纯粹范畴概念”(如一、多、关系、概念)以及“范畴混合概念”(如色彩性、德行、平行公理等等)[4]。但胡塞尔同时区分在种类意义上的“概念”和在种类意义上的“含义”[5]:“每个种类都以一个含义为前提,它在这个含义中被表象出来,而这个含义本身又是一个种类。但一个种类在其中被思考的那个含义,以及这个含义的对象,即这个种类本身,这两者不是同一个东西。”后者是指“概念”,即我们所思考的种类;而前者只是“含义”,它是我们对此种类之意指本身的普遍性[6]。换言之,“概念”是在意向相关项方面的种类,含义是在意向活动方面的种类。

【注释】[1] E. Husserl: *LU* II/2, A675/B₂203. - [2] 同上书, A573/B₂101. - [3] 同上书, A656/B₂184. - [4] 同上书, A656/B₂184. - [5] 参阅: *LU* II/1, 1. Unters. §33. - [6] 参阅: *LU* II/1, A102f./B₁102f.

Begründen (Begründung) ** 论证: [(英) to ground (法) fondation (日) 基础づけ]

“论证”在自古希腊以来的西方哲学中特别意味着“给出根据”(Grund angeben)——德文的“论证”(begründen)一词恰恰带有“根据”(Grund)的词根——亦即苏格拉底所倡导的“论理”或“给出逻各斯”:首先要为一种生活主张提供根据,然后才能过一种可以在理性上得到合理说明的生活;它体现着在“逻各斯”意义上的西方理性主义传统。胡塞尔的基本哲学追求也建立在这个传统的哲学信念之上[1]。他反对当时的各种形式的非理性主义,相信理性的生活(一种得到理性论证的生活)是发端于古希腊的欧洲哲学与文化的最高理想,甚至是全人类的最高理想。他因此而将先验现象学的任务规定为“对哲学的真正彻底论证”[2]。具体地说,这个任务意味着“认识者对其自身及其认识生活的自身反思”[3]。

【注释】[1] 对此也可以参阅“哲学”条目。- [2] E. Husserl: *Krisis* Hua VI (Den Haag²1962) 101. - [3] 同上书, 102.

【文献】K. Mertens: *Zwischen Letzbegründung und Skepsis. Kritische Untersuchungen zum Selbstverständnis der transzendentalen Phänomenologie Edmund Husserls* (Freiburg/München 1996).

bekannt (Bekanntheit) * 已知的(已知性): [(英) acquainted]

在胡塞尔的术语使用中,与“已知性”相平行的概念是“熟悉性”(Vertrautheit)以及“确定性”(Bestimmtheit)[1];与它相对应的概念则是“未知性”(Unbekanntheit)[2]或“新奇性”(Neuheit)[3]——在较为宽泛的意义上还包括“陌生性”(Fremdheit)。

胡塞尔将“已知性”与“未知性”的“始终混合”看作是“任何一个〔事物〕感知”的特征〔4〕并且进一步看作“世界意识的基本结构”〔5〕。换言之，“已知性”概念与自然观点中的世界以及世界信仰有关。它首先意味着：世界作为已知的、存在着的世界构成了我们所有认识行为的最普全的被动在先被给予性；在这种世界信仰的基础上，任何一个对个别事物的把握以及任何一个认识活动的进行都依赖于某些在被动确然性领域中在先被给予的东西〔6〕；在这个意义上，任何未知的事物都在一定程度上是已知的、任何不确定的事物都在一定程度上是确定的；并且，“未知性”同时也是“已知性”的一个样式〔7〕。

另一方面，“已知性”还可以意味着“相似性”（Ähnlichkeit），意味着“相似性联想”的可能进行〔8〕。

【注释】〔1〕参阅：E. Husserl: *EU* (Hamburg⁴1972) §8. - 〔2〕同上并参阅：Ms. C 13 I, 1. - 〔3〕参阅：*EU...* 同上书，34ff. - 〔4〕*Analysen Hua XI* (Den Haag 1966) 11. - 〔5〕*EU...* 同上书，26. - 〔6〕同上书，34. - 〔7〕同上。 - 〔8〕参阅：Ms. C 13 I, 1.

Belauf 历程：〔（英）flow〕

在如今的日常德语中，“历程”已经是一个不再被使用的词语。它当时在胡塞尔术语中也并不具有特殊的含义。所谓“一个历程的心理体验”〔1〕无非也就是指一组相互联结的心理行为。

【注释】〔1〕参阅：E. Husserl: *LU II/1*, A32/B₁32.

Beleben (Belebung) * 激活：

“激活概念”与胡塞尔早期的“立义内容—立义”之范式有关。“立义内容”所指的是素材(Hyle)；而“立义”指的是对材料的“构形”、“激活”〔1〕或“赋予灵魂”(beseelen)，从而使一个对象得以构造出

来并对意识成立。胡塞尔在《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中也用意向活动(Noesis)这个术语来标识这个过程,它也意味着意义给予的过程。

“激活”观念也适用于胡塞尔后期在交互主体性领域对“陌生感知”的分析。“激活”在这里仍然意味着:一堆死的感觉材料通过统摄而被构造成一个意向对象,这个意向对象由此而作为我的对立面站立起来。但与“事物感知”不同的是,在“陌生感知”中被激活的对象是“他人”而非“他物”。实际上,“激活”概念的形象说明更适合于对作为“他人”,而不是作为“他物”的意向对象的立义:一个躯体(Körper)通过立义而被赋予灵魂,被激活,从而成为一个对立于我的、具有同样灵魂本质或自我本质的他人之“身体”(Leib des Anderen)。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LU II/1*, A465/B₁501.

belief (存在) 信仰:**

胡塞尔在其意识分析中经常使用英文的“存在信仰”概念。这一方面是因为胡塞尔意向分析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休谟以及穆勒(J. S. Mill)等近现代英国思想家的影响,因而在术语上也或多或少地流露出这方面的痕迹;另一方面,德文中的“信仰”(Glauben)概念较为笼统,不能表明“存在信仰”(belief)与“宗教信仰”(faith)的差异,而英文的“belief”则可以避免这个缺陷。胡塞尔用它来标识“存在信仰的朝向”[1],换言之,“对存在的执态”[2]。它的对立面是“无态”(Stellungnahmelosigkeit),即对存在与不存在问题的不决定、不执态[3]。

【注释】[1] E. Husserl; *Ph. B. Er. Hua XXIII* (Den Haag 1980) 462. - [2] 参阅: *LU II/2*, 5. Unters. §23. - [3] 较为详细的说明可以参阅“信仰”条目。

【文献】L. Ni; *Seinsglaube in der Phänomenologie Edmund Husserls* (Dordrecht u. a. 1999).

Beschreiben (Beschreibung) ** 描述: [(英) description (法) description (日) 记述]

“描述”意味着一种用思想语言手段来系统有序地展示事实状态的方法。它是胡塞尔本人早期对其现象学分析方法的特征标识[1]。这个标识一方面与当时流行的“描述心理学”的称号有关:马赫(E. Mach)、狄尔泰(W. Dilthey)等人都属于“描述心理学的奠基人”。另一方面,在“描述”的标识上对胡塞尔的直接影响显然来自胡塞尔的老师布伦塔诺(F. Brentano)。后者将其“经验立场上的心理学”同时也称作“描述的心理学的心理学”[2]。因此,在《逻辑研究》第一版中,“纯粹描述的”常常就被胡塞尔等同于“经验的”[3],而且,如胡塞尔自己所承认的那样,“在内在经验中进行的心理学描述显得与外在进行的对外部自然的描述相等同”[4]。可以说,早期的“描述”概念在胡塞尔那里意味着一种“经验的分析的描述”,这也是一般意义上的“描述”概念。在这个意义上,“纯粹描述性的陈述”相对于先天的精确陈述只是一种“不准确的接近”[5]。所以胡塞尔说:“纯粹的描述只是理论的前阶段,但还不是理论本身。”[6]

但胡塞尔很快便与经验方法划清了界限。他仍然接受和使用“描述”概念,因为他看到这个概念或方法中的积极因素:“描述”的方法对他来说首先意味着,仅仅运用那些产生于被直观之物本身之中的概念来表述被直观之物[7]。因此,虽然“描述”是在概念中进行,但却始终不离开直观的基础,直观性是“描述”方法的第一特征;其次,“描述”的方法还意味着对被直观之物做尽可能深入的分析,对它的各个因素做直观性的展显[8]。在这个意义上,“描述”自身还包含着“分析”的成分。

除了以上的因素之外,胡塞尔还对“描述”的内涵做了扩充:“描述”不仅仅是经验科学的操作方式,而且也是本质科学的方法程序。但心理学的描述与现象学的描述的区别在于,“现象学的描述排除任何对内在被给予性的超越解释,也排除那种作为实体自

我的‘心理行为和状态’的超越解释”[9]。在纯粹现象学中，“描述”是一种“本质直观的描述分析”、一种“本质描述”(Wesensbeschreibung)[10]，是对意识的本质要素以及它们之间本质关系的把握，它是现象学本质科学，亦即“第一哲学”的最重要方法依据。

与“描述”方法相对立的是“解释”(Erklären)方法。狄尔泰曾主张，自然科学以对自然被给予性的因果“解释”为本己方法特征，精神科学以对精神生活的历史被给予性之“描述”为本己方法特征。与之相反，胡塞尔则是用“描述性的”和“解释性的”来标识他前期的静态现象学研究和后期的发生现象学的研究。在胡塞尔看来，它们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描述”必须限制在直观领域之内。因此，“描述性领域”也就意味着一个“可以通过经验直观而得以实现的领域”[11]。而“解释”则可以超越出直观、描述的范围之外而带有构造性的成分[12]。但是，胡塞尔强调，“这种超越是在描述性认识的基础上发生的，并且是作为科学的方法在一个明晰的、最终在描述的被给予性中证实着自身的操作中进行的”[13]。

【注释】[1] 对此还可以参阅“描述的”(deskriptiv)条目。 - [2] E. Husserl; *LU II/1*, A205/B,207. - [3] F. Brentano; *Psychologie vom empirischen Standpunkt* (Hamburg³1955). - [4] Husserl; *LU I*, BXIII. - [5] *LU II/2*, A205/B,207. - [6] *LU II/2*, A18. 胡塞尔在《逻辑研究》的第二版中删去了这段话。 - [7] *Phän. Psych.* Hua IX (Den Haag 1962) 29. - [8] 同上。 - [9] *LU I*, BXIII. - [10]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79. - [11] *Krisis Hua VI* (Den Haag²1962) 226f. - [12] 同上。对此还可以参阅胡塞尔在《逻辑研究》第一版(1900/01年)中对这个问题的最初关注(*LU II/2*, A708)。也可以参阅“解释”条目。 - [13] *Krisis...* 同上书, 226.

【文献】F. Brentano; *Deskriptive Psychologie* (Hamburg 1982). - E. Mach; *Populärwissenschaftliche Vorlesung* (Leipzig 1896, ⁴1910). - W. Dilthey; “Ideen über eine beschreibende und zergliedernde Psychologie”, 载于: *Gesammelte Schriften* Bd. 5 (Stuttgart 1957) 139—

240. - E. W. Orth: "Beschreibung in der Phänomenologie Edmund Husserls", 载于: *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en* 24/25 (1991) 8—45. - K. K. Cho: "Anonymes Subjekt und phänomenologische Beschreibung", 载于: *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en* 12 (1982) 21—56.

【相关词】beschreibend 描述性的, deskriptiv 描述性的, Deskription 描述.

Beseelen (beseelen) * 赋予灵魂: [(法) animer (日) 生化する]
“赋予灵魂”的概念与“激活”(Beleben)的概念在胡塞尔的现象学术语中是同义词,而且两者都具有形象说明的功能[1]。它们都意味着意识统摄的过程:一堆“死的”感觉材料通过统摄而被构造成一个意向对象,这个意向对象由此而作为我的对立面站立起来(Gegenstand)[2]。“赋予灵魂”的概念原则上更适用于“陌生感知”的领域,即更适合于对作为“他人”,而不是作为“他物”的意向对象的立义:一个躯体(Körper)通过立义而被赋予灵魂,成为一个相对于我的、具有同样灵魂本质的他人之“身体”(Leib)。

除此之外,胡塞尔还在宽泛的、非技术的意义上将“动物自然”称作“被赋予灵魂的、在真正意义上活的自然”[3]。

【注释】[1] 较为详细的说明可以参阅“激活”条目。- [2] 参阅: E. Husserl: *LU* II/1, A465/B₁501, A12/B₁12,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192, 227 以及 *Analysen* *Hua* XI (Den Haag 1966) 17. - [3] 参阅: *Ideen* II, *Hua* IV (Den Haag 1952) 27.

Besinnung * 思义: [(英) sense-investigation]

由于“思义”概念带有“意义”(Sinn)的词根,因而胡塞尔在后期对人类历史发展的思考中经常用它来特别标识一种对“意义”的沉思。这种思义可以是指对自然科学,尤其是近代科学的“起源意义”[1]的揭示,也可以是指对“整个人类此在的意义与无意义”的“回返思义”(Rückbesinnung)或“自身思义”(Selbstbesinnung)[2]。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Krisis Hua VI* (Den Haag²1962) 50, 59. - [2] 参阅: 同上书, 4。

Bewußtsein ** 意识: [(英) consciousness (法) conscience (日) 意识]

“意识”概念是一个起源于德语哲学的哲学范畴。它作为哲学术语最初出现在沃尔夫(Ch. Wolff)哲学中并被定义为关于对象的表象。在莱布尼茨哲学中,“意识”作为体验的总和被划分为“知觉”和“统觉”。而在康德哲学中,“意识”概念又获得了在“经验意识”和“先验意识”方面的区分。

胡塞尔的现象学将“意识”视为最中心的课题和最中心的概念,胡塞尔的现象学因此也自称和被称为“意识现象学”[1]。贯穿于胡塞尔哲学始终的一个主要特征就在于:意识生活应当作为哲学的必然出发点,它是所有现实的意义构造之基础。

“意识”的最根本本质在胡塞尔看来是意向性,它表明,“意识的方式”就是与对象之物的意向关系[2]。在这个意义上,“意识”始终是关于某物的意识,或者说,所有现实的时空存在都与一个对它们进行经验、感知、回忆等等的意识有关。世界被看作是意识成就的相关项之总体,所有客观的意义构造和存在有效性都以作为先验主体性的意识为原本的源泉。对世界的理解因而必须以对这个主体性的反思、回溯,对意识构造成就的分析、把握为前提,而先验现象学作为认识批判便以此为其使命。在这个意义上,先验现象学所探讨的不仅是“意识一般”,而且还有作为它的意向相关项的“世界”。

在胡塞尔的术语中,“意识”概念首先具有两个最基本的含义:“作为自我之现象学组成的意识”与“作为内感知的意识”[3]。

与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意识”概念同义的表述是“意向体验”或“体验”,更确切地说,这个“意识”概念意味着,“意识本身是体验的组合”[4],而且是意向体验的组合。胡塞尔的这个“意识”

概念本身包含着三个层次:1)意向活动(*noesis*)是最狭义上的“意识”。它意味着意识行为的统摄能力或统摄过程。2)感觉材料(*hylé*)也属于意识的范畴,它构成意识的实项组成部分,也是意识的最内在部分。它与意向活动一同构成较为宽泛意义上的“意识”概念。3)意向相关物(*noema*)的加入最终构成最宽泛意义上的“意识”概念[5]。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任何存在或者是进行着体验的意识(意向活动)本身,或者是被体验的意识内容(意向活动的结果)。在这个“意识”的总标题下还可以划分出众多的意识种类,如“时间意识”、“本原给予的意识”、“符号意识”、“图像意识”、“中立性意识”、“先验意识”、“纯粹意识”以及如此等等。

与第二个“意识”概念同义的是“内意识”或“自身意识”,它意味着一种伴随着第一种意识而进行的意识活动,是意识在活动的同时对自身活动的感知到[6]。它与第一种意识的区别首先在于,它是“内向的”,而“非意向的”。换言之,“内意识”不具有构造对象的功能,但它却构成意识体验之统一的前提。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33. - [2] *LU II/1* A365/B₁386. - [3] 参阅:同上书, 5. Unters. 1, Kapitel, *LU II/1*. 在这个基础上,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所着重讨论的是以下三个不同的“意识”概念:“1)意识作为经验自我所具有的整体实项的现象学组成,作为在体验流的统一之中的心理体验。2)意识作为对本己心理体验的内在觉知。3)意识作为任何一种‘心理行为’或‘意向体验’的总称。”(*LU II/1*, A324/B₁346)但胡塞尔还有对“意识”概念的不同定义。例如在1906/1907年的“逻辑学与认识论”讲座中,胡塞尔归纳出三个逐步扩展的“意识”概念:“意识作为体验”;“意识作为意向意识”;“意识作为执态、作为行为和作为意向意识”(*Logik u. Erkenntn.* Hua XXIV (Dordrecht u. a. 1984) §42)。在这个划分中,“作为体验的意识”基本上是可以等同于“作为内感知的意识”。- [4] *LU II/1*, A365/B₁386. - [5] 对此还可以参阅: R. Ingarden: “Über den transzendentalen Idealismus bei E. Husserl”, 载于: H. L. Van Breda/J. Taminioux (Hrsg.): *Husserl et la Pensée Moderne/Husserl und das Denken der Neuzeit* (Den Haag 1959) 203. - [6] 较为详细的说明还可以参阅“内感知”条目。

【文献】A. Gurwitsch: “Der Begriff des Bewußtsein bei Kant und Husserl”, 载于: *Kant-*

Studien 55 (1964) 410—427. — R. Ingarden: 参见: 注释[4]. — A. Gurwitsch: “Husserls theory of intentionality of conscious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载于: *Gurwitsch, Phenomenology and the theory of science* (Evanston 1974) 210—240.

【相关词】bewußtseinsabsolut 意识绝对的, Bewußtseinsakt 意识行为, Bewußtseinsaktualität 意识现时性, Bewußtseinsanalyse 意识分析, Bewußtseinsart 意识种类, Bewußtseinsbereich 意识领域, Bewußtseinscharakter 意识特征, Bewußtseinsdeskription 意识描述, Bewußtseinsdifferenz 意识差异, Bewußtseinseinheit 意识统一, BewußtseinsEinstellung 意识观点, BewußtseinsErfahrung 意识体验, Bewußtseinsfeld 意识领域, Bewußtseinsfluß 意识流, Bewußtseinsforschung 意识研究, Bewußtseinsgebilde 意识构成物, Bewußtseinsgegebenheit 意识被给予性, Bewußtseinsgegenständlichkeit 意识对象性, Bewußtseinsgegenwart 意识当下, Bewußtseinsgehalt 意识内涵, Bewußtseinsgenesis 意识发生, Bewußtseinsgesetzmäßigkeit 意识规律性, Bewußtseinsgestaltung 意识构形, BewußtseinsHintergrund 意识背景, BewußtseinsHof 意识晕, BewußtseinsHorizont 意识视域, Bewußtseins-Ich 意识自我, Bewußtseinsinhalt 意识内容, Bewußtseinsintention 意识意向, Bewußtseinsintentionalität 意识意向性, Bewußtseinskomplexion 意识复合, Bewußtseinskontinuum 意识连续, Bewußtseinskorrelat 意识相关物, Bewußtseinskritik 意识批判, Bewußtseinslauf 意识流程, Bewußtseinsleben 意识生活, Bewußtseinslehre 意识学说, Bewußtseinsleistung 意识成就, Bewußtseinsmannigfaltigkeit 意识杂多性, bewußtseinsmäßig 合意识的, Bewußtseinsmodi 意识样式, Bewußtseinsobjekt 意识客体, Bewußtseinsphänomen 意识现象, Bewußtseinsphänomenologie 意识现象学, Bewußtseinspräsenz 意识在场, Bewußtseinspsychologie 意识心理学, Bewußtseinsreflexion 意识反思, BewußtseinsSchicht 意识层次, BewußtseinsSphäre 意识领域, Bewußtseinsstrom 意识流, Bewußtseinsstruktur 意识结构, BewußtseinsSubjekt 意识主体, BewußtseinsSubjektivität 意识主体性, BewußtseinsSynthese/BewußtseinsSynthesis 意识综合, Bewußtseinstätigkeit 意识活动, Bewußtseinstypus 意识类型, Bewußtseinsunterschied 意识区别, Bewußtseinsverlauf 意识过程, Bewußtseinsvorkommnis 意识生成, BewußtseinsWandlung 意识变化, Bewußtseinsweise 意识方式, BewußtseinsWelt 意识世界, Bewußtseinszusammenhang 意识联系, Bewußtseinszustand 意识状态, Bewußtseinszuständlichkeit 意识状态性。

— inneres Bewußtsein * 内意识:

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所说的“内意识”主要是指“伴随着现时的、在场的体验并且将这些体验作为它的对象而与体验发生联系的‘内感知’”[1]。这个意义上的“内意识”类似于莱布尼茨意义

上的“统觉”：它伴随着意识的进行，是对意识自身活动的自身意识到；意识本身成为“内意识”的对象。但在此后对内时间意识的现象学研究中，胡塞尔很快改变了原初的看法并赋予“内意识”概念以新的含义。“内意识”本身在他看来不再是对象性的意识，它并不以它所伴随的意识为对象，因而有别于对象意识，有别于“意识反思”或反思性的意识：“每一个行为都是关于某物的意识，但每一个行为也被意识到。每一个体验都是内在地‘被感知到’（被内意识到）……内感知并不是一个在同样的意义上的体验。它本身并不重又被内感知到”[2]。这个意义上的“内意识”也被胡塞尔称作“原意识”（*Urbewußtsein*）或“自身意识”（*Selbstbewußtsein*）[3]。

【注释】[1] 参阅：E. Husserl；*LU* II/2，A699/B₂227。 - [2] *Zeüb.* Hua X（Den Haag 1966）126f。 - [3] 同上书，119 以及 *Ph. B. Er.* Hua XXIII（Den Haag 1980）352。对此也可以参阅“原意识”和“自身意识”条目。

【文献】I. Kern：“*Selbstbewußtsein und Ich bei Husserl*”，载于：G. Funke（Hrsg.）：*Husserl-Symposium Mainz 27. 6/4. 7. 1988*（Stuttgart 1989）51—63。

- *positionales Bewußtsein* * 立场性意识：

“立场性意识”在胡塞尔那里意味着所有带有现实设定的（命题性的、在最宽泛意义上执态的）意识[1]。“命题”这个概念在这里涵盖了所有行为领域（感知、“述谓判断”、评价、意愿等等）[2]。

所有立场性体验的奠基性原形式是由原世间的 - 原样式化了的信念命题或信仰命题所构成的，它们是带有存在设定的行为，在意向相关项方面包含着单纯的现实存在或确定存在的存在特征（被动的原信念、外感知的素朴信仰确定性）[3]。更高领域中的所有立场性体验本质上都可以通过一种随时可能的操作而转变为在信仰（*doxisch*）意义上的立场性体验，因为所有非信仰的设定始终也在设定着存在、也在原本地构造着对象，亦即进行着客体化的活动——即使它们不是现时地进行[4]。例如，在每一个评价中始终也进行着一种信仰性的（*doxisch*）价值 - 存在设定[5]。与那些在

素朴的信仰命题中构造起来的单纯“实事世界”不同,在这种价值存在设定中所构造起来的是一个新的区域的存在者[6]。所有非信仰性的命题都可以通过信仰性的转变而被纳入到“对象”的领域、“存在着的某物一般”的领域之中,并且因此而作为某物一般的特殊化而服从于形式存在论(Onto-Logik)的统治[7]。因此,逻辑之物的普全性就建立在信仰之物对整个立场性领域而言所具有的普全特征基础上[8]。这种设定既与意向相关项的特征相关,也与意向活动的特征相关[9]。所有立场性设定的意识都属于立场性意识的范围[10]。信仰确然性的原信仰(Urdoxa)可以变式(modalisieren)(变式为推测-存在、怀疑-存在、不-存在等等)[11]。但所有信仰样式和存在样式按其本己意义都可以回溯到未变式的原形式之上,并且根据这种回溯而部分地具有设定特征[12]。这也对那些能够出现在非信仰行为领域中的变式有效[13]。

【注释】[1] E. Husserl: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 1950) 256, 277. - [2] 同上书, 287f. - [3] 同上书, 257ff. - [4] 同上书, 282f., 289ff., 360; 也可以参阅: *Logik* (1929) 120f. - [5] *Ideen I...* 同上书, 285f. - [6] 同上书, 290. - [7] 同上书, 363. - [8] 同上书, 290. - [9] 同上书, 256f. - [10] 同上书, 275f. - [11] 同上书, 259. - [12] 同上书, 288. - [13] 同上书, 289. (P. Janssen)

Beziehung 关系: [(英) relation (法) relation (日) 关系]

- gegenständliche Beziehung * 对象性关系:

“对象性关系”是指意识在其活动过程中与对象所建立的各种关系,它基本上就是指意识的意向性种类。胡塞尔区分对象关系方式的双重意义:意识一方面在质性上与对象发生关系,另一方面是在质料上[1]。根据这个意义,“对象关系”也就是“意识的意向本质”的代名词[2]。胡塞尔认为,“所有在对象关系中的差异都是与此相关的意向体验的描述性差异”[3]。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LU II/2*, A416/B₂391. - [2] 参阅“意向本质”条目。 - [3] *LU II/1*, A388/B₁413.

Beziehungserfassung * 关系把握:

在胡塞尔的术语中,“关系把握”可以说是一个与“展显”(Explikation)概念相对应的范畴,它构成“主动性”发生或构造的较高阶段[1]。“关系”在这里是指一个客体与相关客体的关系。而“关系把握”则意味着对客体以及它与相关客体之关系的把握,亦即对这个客体的“外视域”(Außenhorizont)的拓展:在这个阶段上被把握的不仅是客体本身,而且还有与此客体相关的东西,它的周围世界或环境,最终还有作为普全视域的世界整体[2]。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EU* (Hamburg⁴1972) 114. - [2] 对此可以进一步参阅“外视域”、“周围世界”等条目。

【文献】I. Yamaguchi; *Passive Synthesis und Intersubjektivität bei Husserl* (Dordrecht u. a. 1982).

Bildbewußtsein ** 图像意识: [(英) image-consciousness (日) 写像意识]

在对“图像意识”的长期分析研究过程中,胡塞尔对“图像意识”的描述和规定经历了不同的变化。但从总体上看,“图像意识”的概念在胡塞尔那里基本上没有偏离它的日常含义,它意味着与图像(Bild)有关的意识,例如以照片、图画等等为对象的意识行为。从“图像意识”的立义形式之特征来看,它属于“当下化现象学”的研究范围[1]。尽管胡塞尔有时也在最宽泛的意义上使用“图像意识”概念,将“图像意识”等同于“想象”或“当下化”行为,将“图像内容”等同于“想象内容”等等,想象在这里被理解为“内图像”[2],但他的总体做法仍然是将“图像意识”隶属于广义上的“想象”(当下化)。这也是胡塞尔在早期的《逻辑研究》中的基本观点。此后,胡塞尔在对“当下化”行为的研究中一方面认为,“当

下化”行为的本质在于,它是“感知立义的变异”[3],而“图像意识”仍然作为一种特殊的“当下化”,即通过图像中介而进行的“当下化”从属于“当下化”行为的总属。就此而论,在“图像意识”与“符号意识”之间存在着一个本质区别:前者仍处在直观的领域之中,而后者已经属于非直观行为、符号行为的范畴。但另一方面,胡塞尔在1904/1905年的研究手稿中以及在《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中又对“符号行为”以及“直观行为”提出另一种新的规定方法,即把所有表象(客体化行为)划分为“本真的表象”与“非本真的表象”:前者包括“体现”(感知)和“再现”(想象);后者则包括“图像表象”和“符号立义”[4]。根据这个划分,“图像意识”与“符号意识”(符号行为)的本质相似性恰恰在于它们的“非本真性”(Uneigentlichkeit)或“象征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胡塞尔将“图像意识”也称作“图像象征的表象”,将“符号行为”称作“符号象征的表象”[5]。

“图像意识”也被胡塞尔称之为“图像表象”(Bildvorstellung)。较之于“感知表象”,它已经不是素朴的意识行为,因为在它的本质结构中包含着多个对象和多种立义。这些对象和立义相互交织,它们随注意力的变化而得以相互替代地出现[6]。在胡塞尔对“图像意识”的分析中可以区分出它自身包含的三种客体:1.“图像事物”,例如出现在相纸或印刷纸上的带有各种质地和色彩的图形。胡塞尔也将它称作“物理图像”(das physische Bild)或“物理事物”[7]。2.“图像客体”,即通过“物理客体”而被体现或被映像的那个对象。它也被胡塞尔标识为“显像客体”、“显像”等等或简称为“图像”[8],与“图像事物”意义上的“物理图像”相比,它是一种“精神图像”(das geistige Bild)[9]。3.“图像主体”,它仅仅在图像客体中被意指,但本身不在图像之中。在这个意义上,胡塞尔也将“图像主体”定义为“实事”或“实在”[10]。这三个客体构成“图像意识”的“图像本质”[11]。“物理图像唤起精神图像,而精神图像又表象另一个图像:图像主体”[12]。简言之,“图像意识”的本质就在于,在“图像

事物”中，“图像主体”借助于“图像客体”而被意识到。与三个客体相对应的是包含在“图像意识”中的三种立义：1. 对“图像事物”的感知立义，如：“这是一张油画”。这种立义基本上是一种正常的感知立义[13]。2. 对“图像客体”的立义。这种立义的特点在于，一方面，它是感知性立义，但却不像其他感知立义那样带有存在意识，另一方面，“图像客体”在这个感知性立义中不是被立义为感知对象，而是被立义为一个“精神图像”。因此，胡塞尔认为，这种立义不是正常的立义，而是一种“感知性的当下化”（*perzeptive Vergegenwärtigung*）[14]。3. 对“图像主体”的立义。这种立义是想象性的立义，但却不是正常的想象性立义，因为在这个立义中“图像主体”并不显现出来。在这个意义上，对“图像主体”的立义是一个非显现的立义[15]。这三种立义分别代表着“图像意识”中的“图像事物意识”、“图像客体意识”和“图像主体意识”，并且构成“图像意识”的总体组成。

【注释】[1] 所以，E. Marbach 主编的《胡塞尔全集》第23卷《想象、图像意识、回忆》（*Ph. B. Er. Hua XXIII*, Den Haag 1980）的副标题也叫做“直观当下化的现象学”。 - [2] 参阅：E. Husserl: *LU II/2*, §23 以及 *Ph. B. Er...* 同上书, 17. - [3] 参阅：*Zeitb. Hua X* (Den Haag 1966) 276f. - [4] *Ph. B. Er...* 同上书, 139f. - [5]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78f. u. 210. - [6] *Ph. B. Er...* 同上书, 27. - [7] 同上书, 44, 53, 120f. - [8] 同上书, 120f. - [9] 同上书, 21.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梅洛-庞蒂也在同样的意义上将绘画中的形象称之为“精神图像”（“*l'image mentale*”，参阅：*L'Œil et l'Esprit*, 23f.）。 - [10] Husserl: *Ph. B. Er...* 同上书, 138. - [11] 同上书, 489. - [12] 同上书, 29. - [13] *Ideen I...* 同上书, 226. - [14] *Ph. B. Er...* 同上书, 490, 476. - [15] 同上书, 489, 25。

【文献】E. Marbach: “Einleitung des Herausgebers”，载于：Husserl: *Ph. B. Er. Hua XXIII* (Den Haag 1980) XXV—LXXXII. - L. Wiesing: “Phänomenologie des Bildes nach Husserl und Sartre”，载于：*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en* 30 (1996) pp. 255—281. - H. R. Sepp: “Bildbewußtsein und Seinsglaube”，载于：*Recherches Husserliennes*, 6 (1996) 117—137.

【相关词】Bild 图像, Bildauffassung 图像立义, Bildbetrachtung 图像观察, Bilding 图

像事物, Bildertheorie 图像论, Bildfiktum 图像臆想, Bildgegenstand 图像对象, Bildinhalt 图像内容, bildlich 图像的, Bildlichkeit 图像性, Bildlichkeitsauffassung 图像性立义, Bildlichkeitsbewußtsein 图像性意识, Bildobjekt 图像客体, Bildsujet 图像主体, Bildvorstellung 图像表象。

Bildding * 图像事物: [(日) 写像事物]

胡塞尔在他对“图像意识”的意向分析中区分出三种客体:“图像事物”、“图像客体”和“图像主体”[1]。它们构成“图像意识”的本质。缺少这三个客体中的任何一个,“图像意识”便不能成立[2]。“图像事物”在逻辑上和时间上都是“图像意识”中的第一个客体。胡塞尔也将它称作“物理图像”或“物理事物”[3]。它无非意味着例如被印刷出来的纸张、照片或油画的质地、色彩、图形等等物理性质。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Ph. B. Er. Hua XXIII* (Den Haag 1980) 489. 对此较为详细的说明还可以进一步参阅“图像意识”条目。- [2] 同上书, 20。- [3] 同上书, 44, 53。

Bildobjekt * 图像客体: [(英) picture-object (日) 写像客体、象客体]

在胡塞尔所确定的“图像意识”的三个本质客体中[1],“图像客体”在逻辑上和时间发生上是第二个客体。胡塞尔也将它标识为“显像客体”或简称为“图像”[2]。“图像客体”具有代表性或显像性的功能。在图画或照片上的微小的、但“立体的”[3]人物或事物是对“图像主体”的代表或映像。展示性的“图像客体”因而有别于被展示的“图像主体”。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Ph. B. Er. Hua XXIII* (Den Haag 1980) 21, 32 等等。- [2] 较为详细的说明可以参阅“图像意识”条目。- [3] 胡塞尔常常用“立体的”一词来形容“图像意识”中的“图像客体”(例如可以参阅: *Ph. B. Er. ...* 同上书, 39, 44, 51, 143, 488 以及其他等等)。它表明“图像客体”要比单纯的一维图像所意指的更多。

Bildsujet * 图像主体: [(日) 象主体]

“Sujet”一词源于法语,而法语的“sujet”一词又来源于拉丁语中的“subiectum”,亦即“主体”、“基质”或“主题”。这一概念通常被用来泛指艺术作品中的“主题”或“题材”,而“Bildsujet”则相应地意味着视觉艺术作品中的“主题”或“题材”。胡塞尔在他对图像意识的分析中经常使用“Bildsujet”这一术语,但同时赋予它附加的含义,因而译作“图像主体”。“图像主体”在胡塞尔那里是“图像意识”的三个本质客体中的第三个客体[1],它意味着“被再现的或被映像的客体”[2],例如通过一幅人物画而表现出来的某一个人物本身。因而胡塞尔也将“图像主体”称作“实事”或“实在”[3]。“图像主体”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本身并不在“图像意识”中显现出来,它只是被“图像”所代表、所映像。但如果没有“图像主体”,“图像意识”也就不能成立。

【注释】 [1] 较为详细的说明可以参阅“图像意识”条目。- [2] E. Husserl; *Ph. B. Er. Hua XXIII* (Den Haag 1980) 19; 也可以参阅: *LU II/1*, A396/B1422。- [3] *Ph. B. Er...* 同上书, 120, 138。

【相关词】 Sujet(像)主体, Sujetbewußtsein(像)主体意识, Sujetvorstellung(像)主体表象。

Bildvorstellung 图像表象: [(英) image-objectication (日) 写像表象]

“图像表象”在胡塞尔的术语使用中与“图像意识”(Bildbewußtsein)基本同义[1]。“图像表象”属于当下化的一种,即通过图像中介而进行的当下化[2]。

【注释】 [1] 较为详细的说明可以参阅“图像意识”条目。- [2] 参阅: E. Marbach; “Einleitung des Herausgebers”, 载于: Husserl; *Ph. B. Er. Hua XXIII* (Den Haag 1980) XXX。

Blick ** 目光: [(英) regard (法) regard]

胡塞尔所说的“目光”是指意识的目光(也被胡塞尔称作“精神的目光”)[1],亦即意向的指向。严格地说,“目光”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在视域之中”或“在目光之中”,而是意味着“注意力”的现时指向,即“目光”所指的对象已经形成、已经处在目光的“把握”之中[2]。在这个意义上,胡塞尔将“纯粹自我的目光朝向”视为意识的“意向活动因素”[3]。

【注释】[1] E. Husserl;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 1976) §92 等等。 - [2] 同上。 - [3] 同上书, §88。

【相关词】Blickeinstellung 目光指定, Blickfeld 目光域, Blickpunkt 目光点, Blickrichtung 目光朝向, Blickstrahl 目光束, Blickwendung 目光转向。

bloß 单纯的: [(英) mere (法) simple]

除了“单纯的”一词所具有的日常含义以外,胡塞尔还常常赋予它以特殊的含义,即用它来标识意识行为的非设定性质,即意识行为对意识对象之存在与否的不设定状态。例如,“单纯想象”是指不设定的当下化行为,它有别于“回忆”、“期待”等设定性的当下化行为[1];“单纯理解”、“单纯表象”、“单纯思维”等等也是如此。胡塞尔此外也时而将“单纯”等同于通常意义上的“纯”(pure)[2]。

【注释】[1] E. Husserl; *LU II/2*, *LU II/1*, A386/B₁411, 5. Unter. §23. - [2] 参阅: *Ph. B. Er.* Hua XXIII (Den Haag 1980) 224, *LU II/2*, A1/B₂1.

Boden 基地: [(英) basis (日) 地盘]

“基地”概念在胡塞尔这里通常是指自然观点中对世界存在的普全信仰,即“自然世界的基地”、“世界有效性的基地”[1]。“基地”一词在这里表明,“世界”对于自然观点中的人来说具有“绝对基质”的特征[2]。它虽然是自然观点中所有前设的最终,但对于自然

观点中的人来说却始终是非课题性的、隐匿的。因此,这个意义上的“基地”也被胡塞尔标识为“自然的”或“素朴-客观的基地”[3]。除此之外,胡塞尔还谈到另一种意义上的“基地”,即“现象学的基地”或“先验的基地”[4]:它与现象学通过反思而在内向观点或哲学观点中获得的立足基点有关。这个意义上的“基地”也被胡塞尔称作“先验主体性的基地”[5]。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Krisis* Hua VI (Den Haag²1962) 151, 173. - [2] *EU* (Hamburg⁴1972) 157f. - [3] *Krisis*... 同上书, 81, 176, 204, 208. - [4]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162, 297 以及 *F. u. tr. Logik* Hua XVII (Den Haag 1974) 263f. - [5] *Ideen III*, Hua V (Den Haag 1952) 150.

C

Cogito 思、我思:** [(法) Cogito (日) コギト]

“我思”概念源自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我思”在这里不仅是指狭义上的“思维”或“思考”,而且意味着最宽泛意义上的意识活动。胡塞尔也在这个意义上使用“我思”概念,即把“我思”等同于“意识行为”,它将所有体验都包含在自身之中[1]。但另一方面,胡塞尔还在较为狭窄和专门的意义上将“我思”理解为“现时性”[2]或“现时的意向”：“它的内涵:a. 指向; b. 射中)”[3]。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28, 34. - [2] *Ideen I*... 同上书, §35. - [3] *Ms. M III 3 IV 1 II*, 4; 对此也可以参阅“意向”条目。

【文献】F. - W. v. Herrmann; *Husserl und die Meditationen des Descartes* (Frankfurt a. M. 1971). - T. W. Attig; *Cartesianism, certainty an the 'Cogito' in Husserl's 'Cartesian meditations'* (London 1981).

D

Dahingestellthaben * 搁置:

“搁置”是指在意识行为中对对象存在的信仰的中止判断,它的对立面是对存在的“信仰”或“设定”[1]。在胡塞尔那里,与“搁置”相平行的表述还有“单纯的理解”[2]或“中立性变异”[3]。

【注释】[1] E. Husserl: *LU II/1*, A426/B₁456. - [2] 同上. - [3]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109.

【文献】E. Fink: “Reflexion zu Husserls phänomenologischer Reduktion”, 载于: *Tijdschrift voor Filosofie* 33 (1971) 540—558.

【相关词】dahingestellt 被搁置, dahingestellt-sein-lassen 使其被搁置, Dahinstehendhaben 搁置, dahinstehend 搁置的, dahinstellend 搁置的.

Dahinleben * 素朴生活: [(英) living along]

“素朴生活”是指日常的平凡的生活,也可以被译作“单纯的度日”。胡塞尔将自然的、直向的“素朴生活”看作是反思的“哲学生活”的前阶段[1]。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Krisis Hua VI* (Den Haag²1962) 147, 153.

Darstellung * 展示: [(英) presentation (法) figuration]

除了一般的含义之外,胡塞尔也在特别的意义上使用“展示”概念。在对意识的“立义”过程的阐述中,胡塞尔将“感觉材料”的被给予也称作“展示”[1];“感觉材料”作为“展示性内容”[2]具有“展示的功能”[3]。而作为立义、展示之结果的意向相关项则被胡塞尔称之为“被展示之物”(Dargestelltes)[4]。“感性的”感觉材料之特征在于“自身展示”(Selbstdarstellung),它在胡塞尔那里也相当于

“自身被给予”[5]。在这个意义上，“展示”与“直观的代现”(Repräsentation)基本上是同义词[6]。

【注释】[1] E. Husserl: *LU II/2*, A551/B₂79. - [2] 同上. - [3]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229. - [4] *LU II/2*, A550/B₂78. - [5] 同上书, A551/B₂79. - [6] 同上.

【相关词】Dargestelltes 被展示之物, Darstellungsfunktion 展示功能, Darstellungsinhalt 展示内容, Darstellungsmodus 展示样式, Darstellungsweise 展示方式.

Dasein 此在: [(英) factually existing (法) existence (日) 现存在]

与海德格尔不同,胡塞尔所使用的“此在”概念不单纯是指人类的生活现实[1],而是更为宽泛地意味着所有具体个别的事实。与“此在”概念相对应的是“如在”(Sosein)[2],后者所标识的是纯粹的本质或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此在”和“如在”在胡塞尔那里是一对与“生存”(Existenz)和“实存”(Essenz)相平行的概念。

【注释】[1] 当然也包括人类的(总体人类的)此在[参阅: E. Husserl: *Krisis Hua VI* (Den Haag²1962) 3f. 11 等等]。 - [2] 参阅: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586.

【相关词】Daseinsfeststellung 此在确定, Daseinssetzung 此在设定, Daseinssphäre 此在领域, Daseinsthesis 此在命题.

Datum ** 素材: [(英) datum (法) data]

“素材”是胡塞尔对“感觉材料”(Empfindungsdaten)的简称,它与“感觉”或“原素”(Hyle)是基本同义的[1]。“素材”在胡塞尔早期所运用的意向分析模式“立义-立义内容”中是构成“立义内容”的基本因素。胡塞尔认为,“素材”是意识中的“绝对内在”、“绝对意义上的自身被给予性”[2]。但“素材”本身还不能构成完整意义上的意识对象,它必须在一定的立义形式(质性)中被赋予一定的意义(质料)才能被对象化或客体化为一个具体的对象。在这个意义上,胡塞

尔将素材称作“意向性的载者,但不是关于某物的意识”[3]。

【注释】[1] 较为详细的说明可以参阅“感觉”条目。- [2] E. Husserl: *Idee d. Phän.* Hua II (Den Haag²1958) 59, 35. - [3] 参阅: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75.

【文献】A. Lingis: “Hyletic Data”, 载于: *Analecta Husserliana II* (1972) 96—101. - M. Sommer: *Evidenz im Augenblick. Eine Phänomenologie der reinen Empfindung* (Frankfurt a. M. ²1996).

Deckung * 相合: [(英) coincidence (法) coincidence (日) 合致]

胡塞尔在许多场合运用“相合”概念,它无非意味着两个事实或事态之间的可能一致性或相应性。“凡在谈及‘相合’的地方都会从自身中显示出相关的可能性:相斥、相容、相切的可能性”[1]。例如,在含义意向与含义充实之间的“相合”[2],在原初的感知与以后的回忆之间的“相合”[3],在自我与他我之间的“相合”[4],以及其他等等。

【注释】[1] E. Husserl: *LU II/2*, A516/B₂44. - [2] 参阅: *LU II/1*, A45/B₁45, A51/B₁51. - [3] *Ms. C 17 I*, 35f. - [4] *Ms. C 17 I*, 34f.

【相关词】Deckungsbeziehung 相合关系, Deckungseinheit 相合统一, Deckungsprozeß 相合过程, Deckungssynthesis 相合综合。

Denken * (denken) 思、思维: [(英) thinking, to think (法) penser (日) 思考]

“思、思维”与笛卡尔意义上的“思、我思”(Cogito)概念基本同义[1]。胡塞尔将最宽泛意义上的“思维”定义为“构造着意义的思维”[2]。这个意义上的“思维”与胡塞尔的“意向体验”概念是同义的[3]。而狭义上的“思维”则是与康德意义上的、通过逻辑概念而进行的“理解”相同,它与“直观”相对应[4]。

【注释】[1] 对此可以参阅“思、我思”条目。- [2] E. Husserl: *F. u. tr. Logik* Hua

XVII (Den Haag 1974) 26. - [3] 也可以参阅“意向”、“意向体验”概念。- [4] 参阅: LU II/2, A478/B₂6, A673ff./B₂201ff.

【相关词】 Denkakt 思维行为, Denkbesimmung 思维规定, Denkeinheit 思维统一, Denkeinstellung 思维观点, Denkerlebnis 思维体验, Denkfunktion 思维功能, Denkgegenständlichkeit 思维对象性, Denkgesetz 思维规律, Denkhaltung 思维态度, Denkhandlung 思维行动, Denkleben 思维生活, Denknötwendigkeit 思维必然性, Denkpraxis 思维实践, Denkverfahren 思维进程.

Denkeinstellung * 思维观点: [(英) attitude to thinking (日) 思考态度]

“思维观点”在胡塞尔那里是“思维态度”(Denkhaltung)的同义词。胡塞尔大都将它简称为“观点”(Einstellung)。他区分“自然的”和“哲学的”(也叫做“现象学的”或“先验的”)“思维观点”:前者是直向的,后者是反思的[1]。

【注释】 [1] 对此较为详细的说明可以参阅在“观点”(Einstellung)条目下“自然的、自然主义的、人格主义的和现象学的观点”子目。

deskriptiv ** 描述的: [(英) descriptive, descriptional (日) 记述的]

胡塞尔在大多数情况下将“deskriptiv”与“beschreibend”这两个表述同义使用,它们都意味着“描述的”[1]。在《逻辑研究》中,“描述的”也相当于“实项的”(reell)[2],它与意识行为中的感性部分之特征以及对它们的立义有关;在《逻辑研究》的第一版中,这个意义上的“描述的”也被常常称作“现象学的”[3]。但在第二版中,胡塞尔注意到第一版“未能充分顾及到‘意识活动’与‘意向相关项’之间的区别和相应关系”,“只是片面地强调了意识活动的含义概念,而实际上在某些重要的地方应当对意识对象的含义概念做优先的考察[4]”。据此,胡塞尔不再将“描述的”(以及“现象学的”)概念局限在“实项的”概念上,而是扩展到整个意识行为:它既可以是指对“意向活动”(实项内容以及对它的统摄)的“描述”,也可以

意味着对其结果的“意向相关物”的“描述”[5]。

【注释】[1] 较为详细的说明可以参阅“描述”(Beschreiben)条目。- [2] E. Husserl: *LU II/1*, A373/B₁397。- [3] 同上书, A375/B₁398f。- [4] *LU I*, BXIII。- [5] *LU II/1*, B₁398 u.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Dritter Abschnitt, 3. u. 4. Kapitel.

【文献】E. W. Orth: “Beschreibung in der Phänomenologie Edmund Husserl”, 载于: *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en* 24/25 (1991) 8—45.

Deutlichkeit ** 清楚性: [(英) distinct, distinctness (法) distinction (日) 判然性、判明性]

除了日常的意义之外,胡塞尔常常也在笛卡尔的意义上使用“清楚性”和“明白性”(Klarheit)概念:它们意味着衡量真理的标准。这个意义上的“明白性”对于胡塞尔来说无非是指“明见性”(Evidenz)[1]或“直观性”(Anschaulichkeit)[2]。在《形式的与先验的逻辑学》中,胡塞尔在术语上区分“清楚性”和“明白性”,它们分别代表两种明见性:第一种明见性是指,判断本身作为判断而自身被给予——判断内容本身的明见性;另一种明见性则意味着,判断者想“贯穿在”他的判断之始终的东西自身被给予——判断行为本身的明见性[3]。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Idee d. Phän.* Hua II (Den Haag²1958) 8。- [2] *Ph. B. Er.* Hua XXIII (Den Haag 1980) 324。- [3] 参阅: *Logik* Hua XVII (Den Haag 1974) 65f.

Deuten (deuten) 释义: [(英) to interpret, to construe]

“释义”概念在《逻辑研究》第一版中常常出现,但在第二版中又被胡塞尔删除或修改为“立义”[1]。与“立义”一样,“释义”也是对意识活动的说明:杂乱的感材料被统摄,被赋予一个相应的意义,从而使一个对象得以产生,成为意向相关项[2]。

【注释】[1] E. Husserl; *LU II/1*, A362/B,383, A371/B,393 等等。 - [2] 较为详细的说明还可以进一步参阅“立义”条目。

【文献】U. Panzer: “Einleitung der Herausgeberin”, 载于: Husserl; *LU II/1*, Hua XIX/1 (The Hague u. a. 1984) LVIII f.

Dies(-)da 此物、这个: [(英) this (-) there (法) ceci-là, eccéité (希) τοδε τι]

胡塞尔从亚里士多德那里接受了“此物”或“这个”的概念。它在胡塞尔的术语中意味着“纯粹的、在句法上无形式的个体个别性”[1]。作为意向相关项,“此物”是最终不可分的实事性基质范畴[2]。对“此物”的感知或直观因而也意味着最素朴的感知[3]。这个意义上的“此物”与“个体”(Individuum)是同义的。但由于“个体”概念不能表明最终的不可分性,因而被胡塞尔看作不合适的[4]。

【注释】[1] E. Husserl;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34f. - [2] 同上。 - [3] 参阅: *Idee d. Phän.* Hua II (Den Haag²1958) 50. - [4] *Ideen I...* 同上书, 34.

【相关词】Diesheit 此性.

Differenz 差异、差: [(英) differentia (法) différence (日) 差异、差异物]

在现象学从探讨的总体本质领域中,胡塞尔区分各种本质的“属”、“种”、“差”等等[1]。现象学的“最高概念”或最高“属”被规定为“思维”或“意识”,它所体现的是最普遍的本质;而现象学的最终的“差”则被规定为“例如各个感知现象”,它们是本质的单数[2]。“差”在这里是指最低的种差。它本身不能再被分割,所有在它们之上的本质普遍性都被包含在最低的种差单数之中[3]。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12. - [2] 参阅: 同上书, 并且参阅: Ms. B II 19, 89. - [3] *Ideen I...* 同上书, §12.

Ding ** 事物: [(英) thing (法) chose (日) 事物、物]

“事物”概念在胡塞尔的著述和讲座中通常被用来指称空间对象,它既属于外感知对象的范畴,也属于感性感知对象的范畴。

现象学对“事物”的研究有别于自然观点中、自然科学中的事物研究。现象学要求把握在事物中包含的本质必然性,这一方面涉及到对“事物的意向相关项”(Dingnoema)的分析,另一方面涉及到对给予事物的意识,亦即对构造事物的意向活动的分析[1]。胡塞尔认为,对“事物”的研究可以在三个方面进行:1)“事物”处在必然的时间形式之中(即作为“res temporalis”),它具有必然的持续性;2)“事物”处在空间之中(即作为“res extensa”),它可以在空间方面发生运动、变化;3)“事物”是实体的统一(即作为“res materialis”),是因果性的统一[2]。

胡塞尔对“事物”的现象学分析表明,尽管在一个对事物的视觉感知中只有某些“方面”或“角度”被看到,而这个事物的其他方面则完全不在视线之内,但我们仍然会将这些“方面”看作是这个事物所具有的部分,而不是将它们单纯地理解为“面”[3]。现象学的“事物感知”分析或“事物构造”分析的任务就在于,在现象学还原的范围内揭示和描述在“事物”的总体性与它的被给予方式的部分性之间的差异,这个差异在实际的事物感知过程中就意味着从视觉的事物幻象到物理事物、事物自身(物自体)的过渡。胡塞尔在其意向分析中还区分“在本原经验意识范围内事物之完整构造”的两个阶段[4]:第一阶段是素朴知觉的事物构造,它的相关项是相对于一个经验主体而言的“可见事物”;第二阶段是对交互主体同一事物的构造,这个同一事物已经具有“客观性”,即对不同主体的有效性。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348. - [2] 同上书, 347f. - [3] *Ding u. Raum* Hua XVI (Den Haag, 1973) §40. - [4] 参阅: *Ideen I*... 同上

书, §151.

【文献】Th. W. Adorno: *Die Transzendenz des Dinglichen und Noematischen in Husserls Phänomenologie* (Frankfurt a. M. 1973).

【相关词】Dinganschauung 事物直观, Ding an sich 事物自身(物自体), Dingapperzeption 事物统觉, Dingauffassung 事物立义, Dingbestimmung 事物规定, Dingbewußtsein 事物意识, Dingeinheit 事物统一, Dingerfahrung 事物经验, Dingerscheinung 事物显现, Dingfeld 事物领域, Ding-Gegebenheit 事物-被给予性, Dingkonstitution 事物构造, dinglich 事物的, Dinglichkeit 事物性, Dingnoema 事物的意向相关项, Dingphantom 事物幻象, dinglich-real 事物的-实在的, Dingrealität 事物的实在, Dingschema 事物范式, Dingsetzung 事物设定, Dingsinn 事物意义, Dingwahrnehmung 事物感知, Dingwelt 事物世界, Erfahrungsding 经验事物, Raumding 空间事物, Sehding 可见事物, Tastding 可触事物, Naturding 自然事物。

Disposition 心境、境遇:

“心境”或“境遇”概念如今大都被用来标识某个个体或一个事物在特定状况下的所具有的反应能力或特性。简言之,它是一个人的心态或一个事物的状态。与“心理”概念一样,它不属于先验现象学的术语,但可以用在现象学的心理学中,即作为“权能”(Vermöglichkeit)[1]。

【注释】[1] E. Husserl: *F. u. tr. Logik Hua XVII* (Den Haag 1974) 260.

Doxa 意见、信念:** [(英) doxa (法) doxa (日) 臆见 (希) δοξα]

“意见”的希腊文原义有两个:一是相对于实在而言的假象,二是相对于知识而言的意见。柏拉图将“知识”与“无知”之间的层次称作“意见”,它们各自朝向不同的客体[1]。在胡塞尔的术语使用上,“意见”概念主要受柏拉图影响,但它还带有其他的特殊含义:胡塞尔早期赋予“意见”的首要的含义是“信念”,亦即在日常生活中对事物以及世界之存在的素朴信仰[2]。在这个意义上,“意见”与“信仰”(Glaube)是同义的,故中译作“信念”;它同时也与现象学反

思的“中立性”(Neutralität)相对立。其次,胡塞尔在后期思想中还将“意见”理解为“前述谓判断经验所具有的最深的和最终起源的层次”[3],它标志着“生活世界”的基本特征。这两个意义上的“信仰”并不相互冲突:生活世界的经验也被胡塞尔称作“信仰经验”(doxische Erfahrungen),它们是最为原本的经验,因为它们同时也意味着“给出存在者本身的经验”[4]。最后,与此相关,胡塞尔也始终还在传统的意义上使用“Doxa”,即在柏拉图的意义上将它看作是“认识”的对立面[5]。在这个意义上,“Doxa”的中译为“意见”[6]。

【注释】[1] 参阅: Platon: *Staat*, 479 d 4. - [2] E. Husserl: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103, §104, §109, §127, *EU* (Hamburg⁴1972) 86. - [3] 同上书, 44. - [4] 同上书, 86. - [5] 参阅: *Krisis Hua VI* (Den Haag²1962) 10, *EU...* 同上书, 22, 44 以及 Ms. A VII 31, I. - [6] 对此还可以进一步参阅“知识”(Episteme)条目。

【文献】W. Biemel: “Zur Bedeutung von Doxa und Episteme im Umkreis der Krisis-Thematik”, 载于: E. Ströker (Hrsg.): *Lebenswelt und Wissenschaft in der Philosophie Edmund Husserls* (Frankfurt a. M. 1979) 10—22.

【相关词】doxisch 信仰的、意见的, doxothetisch 信仰命题的, Urdoxa 原信仰的。

Du 你:

胡塞尔时而用名词的“你”(即大写的“Du”)来指称“其他自我”或“他人”[1]。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Krisis Hua VI* (Den Haag²1962) 188.

dynamisch 动态的:

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从两个角度来探讨意识的意向结构[1],亦即“含义”与“直观”的相合关系问题:在第五研究中,胡塞尔主要是从“静态”(statisch)的方面探讨“充盈”与“质料”的相合关系,它也

可以被看作是在“被给予者”与“被意指者”之间的相合关系。在第六研究中,胡塞尔又在总体上转向对“意指”与“充实”之间的“动态”相合关系研究,这个关系也就意味着“意义给予”与“直观充实”之间的关系。胡塞尔认为,“我们可以轻易地证明在静态的和动态的充实或认识之间的无可置疑的现象学区别。在动态关系中,各个关系环节与那个将它们联系在一起的认知行为是在时间上相互分离的。在作为这个时间过程之持恒结果的静态关系中,它们处在时间的和实事的相合性中”[2]。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LU II/2*, A504/B₂32. - [2] 同上书, A506/B₂34.

E

Ego ** 本我: [(英) ego (日) 自我]

“本我”作为哲学概念是对与自我有关的认识主体或行动主体的一般指称。在胡塞尔的现象学中,“本我”概念在一般情况下是与“自我”(Ich)概念同义的。但胡塞尔也在特殊的意义上分离“本我”与“自我”:“我们将作为同一极和作为诸习性之基质的自我区别于在完整的具体化中被理解的本我”[1]。“自我”在这里被理解为意识体验的“自我极”(Ichpol),亦即构成“各种恒久特性”、“各种习性的同一基质”[2];而“在完整的具体化中被理解的本我”则意味着莱布尼茨意义上的“单子”主体,即“自我”连同其全部的具体意向体验[3]。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CM Hua I* (Den Haag²1963) §33. - [2] 参阅: 同上书, §§31f. - [3] §33.

【文献】E. Marbach: *Das Problem des Ich in der Phänomenologie Edmund Husserls* (Den Haag 1974).

- **transzendentes Ego * 先验本我:**

“先验本我”在胡塞尔那里基本与“先验自我”(Ich)同义[1]。它意味着一个作为所有单个意识行为之基础的自我。这个自我在意向体验中指向世界和世界中的对象,但它本身却不能在对象的意义被理解,它始终处在隐匿的、非课题的状态。胡塞尔也将“先验本我”称作“纯粹的”、“非世间的”自我[2]。

【注释】[1] 较为详细的说明可以参阅“先验自我”条目。- [2] 参阅: E. Husserl: *CM Hua I* (Den Haag²1963) 86, *Krisis Hua VI* (Den Haag²1962) 84.

Egologie ** 本我论: [(英) egology (日) 自我论]

在胡塞尔现象学中,“本我论”是对我的作为世界构造之主体性(本我)的个体意识所进行的科学的自身阐释,它作为静态现象学的第一学科要先行于关于交互主体构造的理论[1]。“本我论”的课题是在其本真的或原真的领域之中的先验自我连同这个领域。这个领域是通过从我的经验世界中的所有对象以及对对象规定性的抽象出来而获得的。我的经验世界又指向其他自我的构造成就。在较为宽泛的意义上,现象学就是一门“本我论”[2],因为所有意向分析都只能以我的本我的意向相关项-意向活动的组成为对象,而且那些对自我来说陌生的超越的间接经验也是以我的原真世界的这些组成为其动机引发的基础。

【注释】[1] E. Husserl: *CM Hua I* (Den Haag²1963) 124—126; 参阅: *Erste Philos. II*, *Hua VIII* (Den Haag 1959) 176. - [2] *F. u. tr. Logik Hua XVII* (Den Haag 1974) 241ff.; *CM...* 同上书, 102, 118, 135, 175. (K. Held)

补充: “本我论”,更确切地说,胡塞尔的“先验本我论”在术语上不同于“唯我论”(Solipsismus),尽管胡塞尔本人在论述中也时常使用“先验唯我论”的概念来表述自己的学说[1]。从原则上说,“本

我论”是一种以先验自我(ego)为研究对象以及研究出发点的学科或科学(logie),而“唯我论”则更多带有论战性的含义,它在术语上表明本身是一种关于唯有(solus)各个经验着的自我自己(ipse)才存在的既定主张(ismus);而经验自我在胡塞尔的现象学本我论中却恰恰是被先验还原所排斥的对象。

【注释】[1] E. Husserl: *CM Hua I* (Den Haag²1963) 32, 91 以及其他各处。

【文献】J. M. Broekman: *Phänomenologie und Egologie. Faktisches und transzendentales Ego bei Edmund Husserl* (Den Haag 1963). - P. Hutcheson: "Solipsistic and Intersubjective Phenomenology", 载于: *Human Studies* 4 (1981) 165—178.

【相关词】phänomenologische Egologie 现象学的本我论, psychologische Egologie 心理学的本我论, reine Egologie 纯粹本我论, transzendentale Egologie 先验本我论, transzendental-deskriptive Egologie 先验-描述本我论。

Eidetik ** 本质学: [(英) eidetics (法) éidétique (日) 形相学]
“本质论”也可译作“埃多斯论”,它在胡塞尔的现象学术语中被用来指称一门关于“埃多斯”(Eidos, Eide)的学说,即关于“本质”的学说[1]。“本质论”因而与胡塞尔同样也使用的“本质科学”(Wesenswissenschaft)或“本体论”(Ontologie)是同义的概念[2]。

【注释】[1] 参阅: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67, 131, 149 等等。- [2] 对此还可以参阅“本质科学”和“本体论”(形式本体论和质料本体论)的条目。

Eidos ** 埃多斯: [(英) eidos (法) eidos (日) 形相]

“埃多斯”概念在胡塞尔那里是“本质”概念的同义语。它意味着那些可以通过观念直观而被把握到的普遍本质。它是“我们在哲学上所承认的多义的‘先天’表述所具有的诸多概念中的一个单一概念的定义。凡在我的著述中谈到‘先天’的地方,我所指的都仅仅是本质(Eidos)”[1]。

胡塞尔将“埃多斯”理解为通过观念直观而被把握到的普遍本

质[2]。

【注释】[1] E. Husserl; *Logik* Hua XVII (Den Haag 1974) 219, Anm. - [2] 参阅“本质”、“观念”、“先天”等条目。

eigen ** 本己的: [(英) own (法) propre (日) 本来的、固有的] 在胡塞尔后期的交互主体性现象学中,“本己的”与“陌生的”一同构成“陌生感知”分析的中心概念。“本己的”被用来指称所有那些包含在本我论范围之中的、从属于作为单子的先验自我的东西[1]。这些本己事物的总和被胡塞尔称作“本己领域”,它是“原真领域”的同义词[2]。所有超出这个领域之外的他人和人物,都被胡塞尔称作“陌生的”或“非本己的”。

【注释】[1] 较为详细的说明还可以参阅“本我论”、“先验自我”条目。- [2] 对此还可以参阅“原真领域”条目。

【相关词】Eigenart (本己)特性, eigenartig 特别的, Eigenberechtigung 本己合法性, Eigenbestimmtheit 本己规定性, Eigenes 本己之物, Eigengehalt 本己内涵, Eigengeltung 本己有效性, Eigenheit 本己性, eigenheitlich 本己特性的, Eigenheitliches 本己特性之物, Eigenheitlichkeit 本己特性, Eigenheitsreduktion 本己性还原, Eigenheitssphäre 本己性领域, Eigenrecht 本己权利, Eigenschaft 特性, eigenschaftlich 特性方面的, Eigenschaftlichkeit 特性, Eigensein 本己存在, Eigensphäre 本己领域。

Eigenheitsreduktion * 本己还原: [(英) reduction to what is included in my ownness]

“本己还原”是胡塞尔后期在交互主体性现象学中提出的一种还原方式[1]、“一种特殊的课题悬搁”,即:“不去考虑所有那些与陌生主体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意向性的构造成就,而是将范围限制在这样一些现时的和可能的意向性的总体联系上,在这些意向性中,自我是在它的本己性之中构造出自身,构造出与它不可分割的、即属于它的本己性的综合统一”[2]。这个概念与“原真还原”(primordiale Reduktion)是同义的表述[3]。

【注释】[1] E. Husserl: *CM Hua I* (Den Haag ²1963) 135. - [2] 同上书, 124。
- [3] 较为详细的说明也可以参阅“原真还原”条目。

Einfühlung ** 同感: [(英) empathy (法) intropathie (日) 感情移入、自己移入]

“同感”是指对他人的经验。“同感”的第一性动机基础是在原真领域内(在第一种意义上的原真领域内[1])在我的本己躯体与一个外部被感知到的躯体之间的感知相似性。这种相似性不是一种在两个外部空间形式之间的相似性,而毋宁说是一个在两种运动之间直接可感觉到的对应性:一方面是动感地被感知的本己躯体之意向运动,另一方面是在外界被感知到的外部躯体的运动和位置。这种相似性会引发起一种统摄性的转渡,在这种转渡中,外部躯体在一种与本己躯体的类比中被统握为一个感觉着的和感知着的躯体。这种统摄性的转渡不是一种推理性的思维行为或逻辑推断,而是一种只需看一眼便可以发生的活动,无须追忆和对照,我们将那些在我们以往经验中已经为相似的客体所获得的意义转渡到这些我们普通感知的客体之上。但在这种本原的统摄性转渡和从我本己躯体向相似的外部躯体的统摄性意义转渡之间存在着两个重要的差异。首先,在后一种转渡中,原本的客体——例如我的躯体,意义便是从这里转渡而来——始终是感知性地现前的。所以,本己躯体与相似的外部躯体以感知的方式显现为一个对子,并且,意义转渡是以一种“结对联想”的特殊形式进行的。其次,在这种意义转渡中,另一个感觉着的和感知着的躯体并不是简单地被统握为我的现时躯体本身的复制品,而是被统摄为一个不同的“视点”,亦即这样一个视点:假如我现在不处在我现时所在的这里,而是处在那里,即处在这个外部躯体的环境中的话,我便会具有这个视点。换言之,这种联想性的意义转渡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地通过对一个我现时不具有的“视点”的当下化而进行的。进一步的

问题还在于,被转渡的意义,亦即外部躯体的心理方面的共现,它如何可能在经验中得到证实,并且它为什么不会因为这样一个事实而被看作无效,这个事实在于:我永远不会直接地感知到这个意义。这种证实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实际上这个直接被感知的外部躯体及其被共现的心理方面是处在由相互引发的动机所构成的一个时间连续联系之中:这个现在被感知到的外部躯体通过它的可感知的形式和举止而引发了(指明了、表达了)一个心理的方面,而这个不可感知的心理方面又引发了(要求作为对它的表达)我对这个外部躯体的可感知举止之连续进行的期待。如果这些进一步的举止确实被我感知到,那么它便证实了我的以往被引发的对心理方面的共现,并且它可能会再次引发(指明)这个被共现的心理方面的某些其他内容,这些内容本身又转而引发出(要求)我对这些可被感知的举止之某些进一步方式的期待,如此等等。因此,它们是对同感之证实的其他方式。在这方面的进一步问题涉及到对交互主体客体性(在我的和其他的意识中的所有意向客体)的认识,并且最终还涉及到一个共有的世界[2][3]。

【注释】[1] 参阅“原真领域”(Primordialsphäre)条目。- [2] *Inters. I*, Hua XIII (Den Haag 1973) Nr. 14; *CM Hua I* (Den Haag² 1963) §55。- [3] 关于“同感”的概念还可以参阅“交互主体性”条目。

【文献】A. Schutz: “The Problem of Transcendental Intersubjectivity in Husserl”, 载于: *Collected Papers III* (Den Haag 1966) 51—91。- M. Theunissen: *Der Andere. Studien zur Sozialontologie der Gegenwart* (Berlin 1965)。- G. Römpf: *Husserls Phänomenol. der Intersubjektivität* (Dordrecht u. a. 1991)。- J. G. Hart: *The Person and the Common Life* (Dordrecht u. a. 1992)。(I. Kern)

补充: “同感”概念原初是生物学的术语。胡塞尔主要用它来标识对他人的感知,亦即陌生感知或陌生经验。本己自我之所以能够将一个外部躯体“统摄为”[1]另一个与本我相似的他我的身体,乃是因为自我具有“同感”的能力[2]。因而胡塞尔也将“同感”定

义为“建基于心灵本身之中的涉及 (Angehen) 原样式”，“一种我的现在与他人的现在相合 (Deckung) 的方式”[3]。除此之外，胡塞尔也在更为宽泛的意义上使用“同感”概念。他认为，“同感是人的基本可能性”，“通过同感可以将周围世界连接起来，直至无限”[4]。在这个意义上，胡塞尔谈及“对一个判断的同感”[5]乃至“对陌生文化的同感”[6]。据此，胡塞尔的“同感”概念不仅是指一种“由他人引起的被触发”[7]，而且同时也意味着“一个一致的经验世界的构造因素”[8]。

【注释】[1] E. Husserl: *Inters.* I, Hua XIII (Den Haag 1973) 378. - [2] 同上书, 84. - [3] Ms. C 17 I, 34f. - [4] Ms. C 11 III, 15ff. - [5] *Ph. B. Er.* Hua XXIII (Den Haag 1980) 431. - [6] *CM Hua I* (Den Haag² 1963) 162. - [7] Ms. C 16 VI, 13. - [8] Ms. C 16 V, 27ff.

【文献】E. Stein: *Zum Problem der Einfühlung* (Halle 1917, München 1980). - F. A. Elliston: “Husserl’s Phenomenology of Empathy”, 载于: F. Elliston and P. McCormick (ed.): *Husserl: Expisitons and Appraisals* (Notre Dame/London 1977) 213—231.

【相关词】Einfühlungserfahrung 同感经验, Einfühlungsgemeinschaft 同感共同体, Einfühlungshorizont 同感视域。

- **eigentliche und uneigentliche Einfühlung** * 本真的与非本真的同感: [(英) authentic and inauthentic empathy]

胡塞尔区分这两种同感的目的是为了区分对人的自然主义研究和人格主义研究。在我们对他人的非本真理解中,只有那些与可被外感知到的躯体有关的东西才是在直观中当下的,而这个躯体的意识(心理)则是通过联系的归纳或同感性的指明而以同感的方式(非直观性的方式)被共现的。换言之,在这种同感的理解中,我只是从外部出发来直观地看待他人,而不是从他人的本己视点出发(“从内部出发”)将他的境况直观地当下化。这种非本真的他人经验表明了一种特殊的对待他人的态度,并且是那种从自然科学立场出发对人以及对其他有意识的存在之思考的基础。从这种

立场出发,心理的东西就会被错误地解释为仅仅是一个生理学的附加物(自然主义的谬误)。而我们对他人的本真经验中则被胡塞尔称作“绝对同感的认知”,在这种同感中,我就像是生活在他人的内心之中一样,因为我将我自己移置到了他人境域的动机引发之中(直观的共现)。这种本真的理解表明了对待他人的人格主义态度,并且是人文科学(精神科学)的基础[1]。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Inters.* I, Hua XIII (Den Haag 1973) Nr. 16; *Inters.* II, Hua XIV, Beil. LVIII; *Inters.* III, Hua XIV (Den Haag 1973), die zweite “Abhandlung”; 关于“本真与非本真同感”的概念还可以进一步参阅“交互主体性”条目。

【文献】A. Schutz: “The problem of transcendental intersubjectivity in Husserl”, 载于: *Collected Papers III* (Den Haag 1966) 51—91. — M. Theunissen; *Der Andere. Studien zur Sozialontologie der Gegenwart.* (Berlin 1965). — G. Römpf: *Husserls Phänomenol. der Intersubjektivität* (Dordrecht u. a. 1991). — J. G. Hart: *The Person and the common life* (Dordrecht u. a. 1992). (I. Kern)

Einklammerung (einklammern) * 加括号: [(英) *parenthesizing* (法) *mise entre, mettre entre parenthèses* (日) 括弧入礼]

在胡塞尔现象学中,“加括号”是被用来表述“现象学还原”的众多术语之一。但这些术语在使用上仍有一定区别。胡塞尔认为,“确切地看,‘加括号’的形象化表述从一开始就更适合于对象领域,正如关于‘置于局外’的说法更适合于行为领域或意识领域一样”[1]。

【注释】[1] E. Husserl;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 1976) 57.

【相关词】Ausschaltung 排除, ausschliessen 排斥, Außer-Aktion-setzen 置于局外, Einklammerung 加括号, Epoché 悬搁, Urteilsenthaltung 中止判断。

Einordnung in... 编排到……之中:

“编排”是一个胡塞尔在时间意识分析中常常使用的术语。它意味着在回忆与期待这些再造行为中含有的对被再造者的时间存在联系的设定。具体地说,“这种叫做回忆和期待的再造之本质就在

于,它将被再造的显现编排到内时间的存在联系之中,编排到我的体验的流逝着的系列的存在联系之中。”[1]就是说,意识在构造一个对象的同时,也将被构造者纳入到一个统一的时间序列之中,就像意识在构造外部空间对象时也将它编排到统一的空间序列之中一样。所谓时间意识,是与这种编排的能力密切相关的。

【注释】[1] E. Husserl: *Zeitb. Hua X* (Den Haag 1966) [416].

Einsicht (einsehen) ** 明察: [(英) insight (法) vue intellectuelle, évidence intellectuelle (日) 洞察]

确切意义上的“明察”在胡塞尔现象学中意味着“绝然的明见性”[1],它不是一种关于实在事实的经验认识,而是一种对纯粹先天的本质认识和把握:“对一个个体之物的‘断然的’看,例如对一个事物或一个个体事态‘觉知’,在其理性特征上根本性地区别于一种‘绝然的’看,区别于对一个本质或一个本质状况的‘明察’”[2]。胡塞尔在这个意义上将“明察”与“明见性”等同使用:“明见性与‘明察’在通常的、确切的意义上被理解为同义的:作为绝然的明察(Einsehen)”[3]。

【注释】[1] E. Husserl: *LU I*, A91/B91, 也可以参阅: *LU II/1*, A307/B₁317.

- [2]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317f. - [3] 同上。

【相关词】einsichtig 明晰的, einsehen 明察到, Einsehen 明察到, Einsichtigkeit 明晰性, Einsichtstypus 明察类型。

Einstellung ** 观点、态度: [(英) attitude (法) attitude (日) 态度]

- natürliche, naturalistische, personalistische und phänomenologische

Einstellung ** 自然的、自然主义的、人格主义的和现象学的观点:

胡塞尔将现象学的观点区别于自然的、自然主义的和人格主义的观点,现象学的观点始终系统地涉及到后面这几种观点。

自然的观点在胡塞尔那里意味着人所具有的这样一种观点,

即在他从理论和实践上对在先被给予他的世界进行任何哲学反思之前所具有的观点。自然的观点通过现象学的悬搁而被弃置；由此而可以看到这种观点的本质；这种观点的标志在于，它是一种普全的、在现象学悬搁之前原则上隐匿的设定（自然观点的总命题），这种设定论证着一个时空现实的始终现存性以及人在这个现实中的处身[1]。在这个总命题的范围之中。意识直向地进行所有的行为，通过这种行为，对于意识来说，世界始终是作为所有种类自在存在的实在之普全体而在此存在着的[2]。自然观点总命题的最终源泉和合理性是在感性经验之中，这种感性经验被规定为是“一个感性客体的切身的自身当下”[3]。自然观点不会通过对个别对象或对象领域的怀疑和弃置而被摧毁[4]；只有现象学的悬搁才能从整体上扬弃自然观点，然后将其转入到现象学的观点之中。

自然主义的（自然科学的）观点对于胡塞尔来说是近代客观科学的基础，在此基础上，近代客观科学一方面从单纯广延的抽象角度出发，将世界视为“实在的宇宙”[5]，另一方面又假设，这个躯体存在者的宇宙具有一个客观的“自在存在”，这个“自在存在”只是主观—相对地展现在生活世界的被给予性之中；但借助于客观化的、数学化的思维方法，它可以——在一个无止境的研究过程中——作为世界的“真实存在”而被把握到[6]。作为灵魂的精神和活的事物在这种观点中被自然化，成为“在此在的躯体上的附件，它们与这个躯体一起共存，在归纳上与这个躯体相一致——它们成为心理物理的”[7]。

这种观点具有一种抽象的、方法—人为的特征，并且在自然的一前科学的世界观中未曾得到建设性的在先勾画[8]。但它在历史进程中从这种世界观中产生出来，并且为那些生活在自然生活世界中的研究者们所推行。但是，作为以此方式生活的各代研究者的行为方式，自然科学的观点——以及它们的产物：客观科学——也包含在自然经验世界之中，即作为“文化组成”、作为一个

从这个世界中发出并在这个世界中演绎的历史事件[9]。

相对于现象学的观点,胡塞尔将自然的观点描述为世间的观点,但相对于自然主义的观点,胡塞尔又强调自然观点的特性是“人格主义的”。“当我们共同生活时,我们随时都处在这个观点之中”。这种人格主义观点完全是一种无须通过特殊的辅助手段便可获得和觉知的自然观点[10]。

在这里,自我是所有经验的出发点,它在其所有体验中都意向地与它的世界发生关系[11];这个自我始终已经处在一个主体的共同体之中,而这个共同体只是在其他共同体之内以及在世代连锁的历史开放视域中才是主体共同体[12]。在这种观点中,世界是“周围世界”,是“为我们的世界”[13]。在这个世界中不仅包含着“感觉质料”和自然事物,而且也包含着所有实践类型和文化类型的存在者[14]。从经验—归纳的角度来看,在人格主义观点中可经验到的东西构成了精神科学家的对象领域。精神科学家与前理论—实践地生活于世界之中的人不同,他将所有在人格主义观点中经验到的东西作为一种理论兴趣的对象。也就是说,精神科学根据这个将它构造起来的人格主义观点而始终将最宽泛意义上的历史之物一同作为自己的课题[15]。

现象学观点作为相关概念在胡塞尔那里则意味着哲学家的观点,它通过在习性上贯彻始终的现象学悬搁而得以标识[16]。现象学观点是一种反思的观点,在这里,主体成为它自己意识体验的“旁观者”。在自然观点内进行的反思中,反思的主体还一同进行着始终隐匿的自然观点总命题[17],相反,在现象学观点中的反思主体则中止任何在意识被给予性的此在或非存在方面的执态。现象学的观点因此而是一个“普全的、与普全的悬搁相联结的反思”[18]。反思的主体由此而成为它的意识体验的“无兴趣的旁观者”[19]并且获得它的意识生活及其相关者:世界,它们就是现象[20],即普全描述的对象。

现象学观点这个概念也为 M. 舍勒以及哥廷根和慕尼黑的“现

象学学派”所运用。但他们一致将这种观点标识为本质直观和本质认识的观点[21]。

【注释】[1] E. Husserl: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 1950) 63. - [2] 同上书, 119. - [3] 同上书, 88. - [4] 同上书, 63. - [5] *Krisis Hua VI* (Den Haag ²1962) 230. - [6] 同上书, 358f. - [7] 同上书, 302. - [8] 同上书, 294. - [9] 同上书, 132f. - [10] *Ideen II*, Hua IV (Den Haag 1952) 183. - [11] 同上书, 215. - [12] 同上书, 190ff. - [13] *Ideen II...* 同上书, 300. - [14] 同上书, 186f. - [15] *Krisis...* 同上书, 300; 也可以参阅: L. Landgrebe: “Welt als phänomenol. Problem”, 载于: *Der Weg der Phänomenologie* (Gütersloh ²1967) 56. - [16] Husserl: *Erste Philos.* II, Hua VIII (Den Haag 1959) 143. - [17] 同上书, 91. - [18] 同上书, 155. - [19] 同上书, 92. - [20] *Krisis...* 同上书, 259; 参阅: *Phän. Psych.* Hua IX (Den Haag 1962) 341. - [21] M. Scheler: *Schriften aus dem Nachlaß 1; Zur Ethik und Erkenntnislehre* (²1957) 380ff. (U. Claesges/P. Janssen)

【相关词】Einstellungsänderung 观点变化, Denkeinstellung 思维观点, Denkhaltung 思维态度。

einstrahlig/mehrstrahlig 单束的/多束的: [(日) 单一光线的、多光线的]

“单束”和“多束”与胡塞尔说的意识之意向“目光”相应合。意识活动与目光的指向相似,它可以专注地、“单束地”指向一个对象,也可以分散地、“多束地”指向多个对象。“单束的”和“多束的”被用来描述意向活动的“简单”与“复合”[1]。这种意向指向的“单束性”和“多束性”也涉及到意识行为中的其他因素,例如,在“多束的”行为意向中,行为质性,即对相关对象的存在信仰也可以是多束的[2]。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LU II/1*, A442/B₁473. - [2] 参阅: Ms. MIII 3 III 1 II, 104.

einströmen ** 流入:

胡塞尔是在对先验自我和心理—世间自我之间关系的分析中获得

“流入”概念的[1]。先验还原证明,我作为“世界中的人”、作为“灵魂”是构造着的先验功能的产物、是先验本我的“自身客体化”。如果我从先验观点回到自然观点中——在这种自然观点中,我作为世界中的人是心理学的对象——,我会在心理学的分析中再次发现作为客观-世间被给予性的先验成就之产物——然而这些产物已不再带有它们先验起源的视域了[2]。但是,我在这种情况下永远不可能再重新获回那种在进行先验还原之前起主导作用的老“素朴性”。尽管我的先验明察在我回到自然生活之后不再是现时的,但它们绝没有丧失。毋宁说,这些明察流入到我的自身构造之中并且始终使我意识到这个构造本身[3]。

【注释】[1] E. Husserl: *Krisis* Hua VI (Den Haag²1962) 207ff.; 参阅: *CM* Hua I (Den Haag²1963) 70f. - [2] *Krisis*... 同上书, 209ff. - [3] 同上书, 214。

(P. Janssen)

【文献】E. Husserl: *Krisis* (E) Hua XXIX (Dordrecht 1993) Text Nr. 7: “Einströmen (Sommer 1935)”, 77—83.

einzel * 个别的、单个的: [(英) single (法) individuell]

在胡塞尔的术语使用中,“个别的”与“普遍的”或“普全的”相对应[1]。在一定的情况下,“个别的”也可以与“经验的”、“具体的”同义。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144 以及 *Krisis* Hua VI (Den Haag²1962) 249f.

【相关词】*Einzelanschauung* 个别直观, *Einzelfall* 个别情况, *Einzelheit* 个别性, *Einzel-Ich* 个别自我, *Einzelleben* 个别生活, *Einzelidee* 个别观念, *einzelpersonal* 个人的, *Einzelpraxis* 个别实践, *Einzelreduktion* 个别还原, *Einzelreflexion* 个别反思, *Einzelseele* 个别心灵; *einzelsubjektiv* 个别主体的, *Einzelsubjektivität* 个别主体性, *Einzelvorstellung* 个别表象, *Einzelwissenschaft* 个别科学。

Empfindnis * 感觉态: [(英) feeling, sentiment (日) 感觉态]

在胡塞尔现象学中,“感觉态”的概念起源于触摸的感觉这个概念

的双重含义。触摸感知(触摸动感)除了包含通过被触摸的事物而被给予的通常意义上的感觉之外,还必然带有使触摸的身体成为被给予性的感觉[1]。胡塞尔将身体在触摸过程中的这种自身感觉称作“感觉态”。这个概念在身体构造理论中起着中心作用。

【注释】[1] E. Husserl: *Ideen II*, Hua IV (Den Haag 1952) 146; 也可以参阅: *Ideen III*, Hua V (Den Haag 1952) 118.

【文献】L. Landgrebe: “Prinzipien einer Lehre vom Empfinden”, in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sche Forschungen* 8 (1954) 193—209. — U. Claesges: *Edmund Husserls Theorie der Raumkonstitution* (Den Haag 1964). (U. Claesges)

Empfindung ** 感觉: [(英) sensation (法) sensation (日) 感觉]

胡塞尔所运用的“感觉”术语并没有偏离开传统哲学意义上的“感觉”概念。他将通常的、狭窄意义上的“感觉”定义为“外感知的展示性内容”[1]。这个意义上的“感觉”与“感性材料”(或简称为“材料”)、“感觉内容”是同义的[2]。也就是说,感觉与被感觉到的东西是对一件事的两个不同说法:它意味着意识的原始状态,在这里还不存在主客体的分裂[3]。虽然胡塞尔有时也将“感觉”描述为“印象”[4],或“最原始的感知”[5],或“未被意识到的体验”[6],或对“感觉内容”的一种“内意识”[7]等等。但是,严格地说,“感觉”本身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意识行为,它只是某些意识行为所具有的一定内容[8]。因此,作为内容的“感觉”与作为意识行为的“感知”(Wahrnehmung)之间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只能被体验到,后者只能被反思到[9]。此外,虽然对象是在“感觉”的基础上通过“统摄”(或者说,“立义”)而被构造出来,但“感觉”本身还不是对象,它仅只为对象提供材料[10];这是“感觉”与对象的本质区别所在。正是在上述这两层意义上,胡塞尔强调:“感觉”不是“现象”(Erscheinung),既不是行为意义上的“显现”(Erscheinen),也不是对象意义上的“现象”(Erscheinendes)[11]。

胡塞尔在对“感觉”分析中还进一步指出:“感觉”是“对一个

感性内容的纯粹内在意识”；“在感觉中并不含有任何空间的当下，但却本质地含有时间的当下（虽然不是点状的时间当下），因为感觉无非就是原初的内在时间意识”[12]。

此外，在宽泛的意义上，胡塞尔也将“感觉材料”（狭义上的感觉）和“想象材料”，即“想象行为中的感性材料”，都称作“感觉”；前者是“印象性的感觉”，后者是“再造性的感觉”[13]。

【注释】[1] E. Husserl: *LU II/2*, A551/B₂79. - [2] 参阅: *Ph. B. Er. Hua XXIII* (Den Haag 1980) 309: “我在《逻辑研究》中能够将感觉与感觉内容等同起来。” - [3] 参阅: H. U. Asemissen: *Strukturanalytische Probleme der Wahrnehmung in der Phänomenologie Husserls* (Köln 1957) 29ff. - [4] 参阅: *Ph. B. Er. Hua XXIII* (Den Haag 1980) 81. - [5] 参阅: *Ms. D 5*, 16. - [6] *LU II/1*, A370/B₁392. - [7] *Zeith. Hua X* (Den Haag, 1966) 127. - [8] *Ph. B. Er. ...* 同上书, 83. - [9] 参阅: *Ideen 1*, Hua III (Den Haag³ 1976) §45. - [10] 参阅: *LU II/2*, A707f. - [11] 同上. - [12] *Ph. B. Er. ...* 同上书, 251. - [13] *LU II/1*, A364/B₁385, A468/B₁504 等等; 对这两者的进一步区分还可以参阅“想象材料”条目。

【文献】M. Sommer: *Evidenz im Augenblick. Eine Phänomenologie der reinen Empfindung* (Frankfurt a. M. ²1996).

【相关词】Empfinden 感觉, empfinden 感觉, Empfindungsabschattung 感觉映射, Empfindungsdatum 感觉材料, Empfindungserlebnis 感觉体验, Empfindungsfarbe 感觉颜色, Empfindungsfeld 感觉领域, Empfindungsgegebenheit 感觉被给予性, Empfindungsgehalt 感觉内涵, Empfindungsinhalt 感觉内容, Empfindungskomplex 感觉复合体, Empfindungskomplexion 感觉复合, Empfindungslehre 感觉学说, Empfindungssmaterie 感觉质料, Empfindungsmoment 感觉因素, Empfindungsqualität 感觉质性, Empfindungsreflexion 感觉反思, empfunden 感觉到。

— impressionale und reproduktive Empfindung * 印象性感觉与再造性感觉:

在胡塞尔的术语中，“印象性的感觉”是真正意义上的，亦即狭义上的“感觉”；而“再造性的感觉”则无非是指“想象材料”（*Phantasma*）[1]。前者属于感知行为的展示性内容，后者则属于想象行为的展示性内容[2]。

【注释】[1] E. Husserl: *LU II/1*, A468/B₁504; 也可以参阅“感觉”与“想象材料”条目。- [2] 参阅: *LU II/1*, A364.

Empirismus 经验主义: [(英) empiricism]

作为“观念主义”或“本质主义”的倡导者,胡塞尔始终坚持反对“经验主义”的立场,既反对在“极端经验主义”意义上,也反对在“温和经验主义”意义上的“经验主义”。他在《逻辑研究》中对“心理主义”的批判已经包含着对“经验主义”的反驳,他认为,在心理主义与经验主义之间存在着亲缘关系,经验主义的基本错误与怀疑主义的错误是一样的荒谬:“它取消对直接认识进行合理证实的可能性,从而它也取消了它自己是一门受到科学论证的理論的可能性”[1]。胡塞尔在其毕生的纯粹现象学的探讨中力求证实:为证实间接认识所须依赖的最终原则是一种直接的明察,即绝对真理的被给予。胡塞尔认为,如果这种本质明察(或本原直观)也可以称作“经验”的话,那么“经验主义”就只能通过这种本质直观意义上的、普全的和最彻底的“经验主义”来克服[2]。这个意义上的“经验主义”也被称作“先验的经验主义”。

【注释】[1] E. Husserl: *LU I*, A84/B84。- [2] 参阅: *Phän. Psych. Hua IX* (Den Haag 1962) 300.

Endstiftung 终极创造:

胡塞尔所说的“终极创造”与欧洲精神乃至真正人类精神之目的论发展的“原创造”(Urstiftung)相对应[1]:“在每一个原创造中都会乎本质地包含着一个作为历史过程之任务的终极创造”[2]。胡塞尔认为,如果哲学通过对人类精神的目的论起源的反思而达到对这个目的论发展的任务的明察,并且能够发展出一种绝然的、在每一个步骤上都具有绝对明见性的方法,那么这个“终极创造”便被达到。但这个“终极创造”点并不意味着终点,而是指一个绝然的

开端,在这里,不仅以往所有哲学和哲学家的统一意向都得到展示和昭示,而且哲学作为无限任务的进一步发展也会成为内在的明见性[3]。

【注释】[1] 参阅“原创造”条目。 - [2] E. Husserl: *Krisis Hua VI* (Den Haag²1962) 73. - [3] 同上书, 73f.

Entelechie 隐德来希:

“隐德来希”的希腊文原意是:“拥有自身的完善”。在亚里士多德那里,“隐德来希”一方面是指一种目的原则,即在存在者中隐含的可能性或权能性之最终实现;另一方面,它也意味着这种可能性之实现的活动和力量本身,即质料中的形式。胡塞尔也在这两个趋向上使用“隐德来希”概念:一方面,“隐德来希”被理解为一种通过哲学或科学所体现的、“普全的、对于人类本身来说‘天生具有的’理性的历史启示活动”[1];另一方面,胡塞尔也将理性认识运动所要达到的终极完善称之为“隐德来希”[2]。因此,“隐德来希”在胡塞尔那里既是指理性自身实现的目的论过程,也是指这个目的论发展的终极目标。

【注释】[1] E. Husserl: *Krisis Hua VI* (Den Haag²1962) 13f., 271. - [2] 参阅: *EU* (Hamburg⁴1972) 24.

Ent-Fremdung 去陌生化:

“Entfremdung”在黑格尔哲学中是指“绝对理念”在自身展开过程中自身在自然与历史中的“外化”或“对象化”[1]。此后它在马克思那里成为中心概念,意味着人类行为活动(劳动)的“异化”:劳动的结果不是为劳动者所支配,而是反过来奴役劳动者[2]。但胡塞尔在其著述中所使用的“Ent-Fremdung”则仅仅与交互主体性研究中的“陌生感知”有关:“去陌生化”意味着通过结对的

类比而将自己置入到作为陌生者的“他人”之中，同感“他人”，从而在某种意义上将“陌生”转变为“本己”：“去陌生化”[3]。由于这种“去陌生化”并非在严格的意义上的“感知”（当下拥有），而是“想象”（当下化），因而胡塞尔也将它定义为一种“较高阶段的脱-当下化”[4]。

【注释】[1] 参阅：G. W. F. Hegel: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Hamburg 1952) 22. u. *Logik I* (Hamburg 1975) 370. - [2] 参阅：K. Marx: *Marx-Engels Werke*, Bd. 3, 33. - [3] E. Husserl: *Krisis Hua VI* (Den Haag²1962) 189. - [4] 同上；也可以参阅“脱-当下化”条目。

Ent-Gegenwärtigung 脱-当下化：〔(日)脱-现在化〕

德文中的前缀“ent-”带有两个基本含义：一是脱离，二是去除。在“Ent-Gegenwärtigung”一词上，“Ent-”的含义是“脱离”：“脱-当下化”意味着，自我脱离开我的“现前”或“当下”，进入到“仅只被当下化的原现前”之中[1]。因此，“脱-当下化”可以被看作是“当下化”的同义词。它们都意味着“非当下”，即意识不处在现前(当下)的状态，而沉沦于想象(广义上的)的世界。“脱-当下化”从意向活动的角度表述自我主体对“当下”的脱离，“当下化”则从意向相关项的角度表明“非当下”客体的被展现。在这个意义上，“脱-当下化”既可以是指“回忆”，也可以是指对他人的“同感”[2]。

【注释】[1] 参阅：E. Husserl: *Krisis Hua VI* (Den Haag²1962) 189. - [2] 参阅：同上。

Enttäuschung * 失实(失望)：〔(英) undeceiving (日) 幻灭〕

“失实”(Enttäuschung)在日常用语中是指“失望”，即一个期待、一个愿望的未被满足。在胡塞尔的意向分析术语中，“失实”概念也具有这一含义，在这个意义上，它是指与作为“当下化”行为之一，即作为“前当下化”(Vorvergegenwärtigung) [1]行为的“期待”

(Erwartung)行为有关的“失实”：一个对将来之物的想象没有成为对相应的当下之物的感知，例如，我期待明天下雨，但实际上并没有下雨。

但在胡塞尔的意向分析中，最重要意义上的“失实”被用来专门指称与“期待意向”(Erwartungsintention)有关的“失实”。这种意义上的“失实”不同于前一种对整个“期待”行为的“失望”，它是感知行为之中的部分意向的“不充实”，它构成“期待意向”之“充实”(Erfüllung)的对立面，它所表明的是一个指向对象的意向在直观的过程中未得到充实，未被证明为是正确的，而是恰恰相反，意向与直观不能一致，从而与直观发生争执[2]。例如，在初步的直观中，一个物体被意指为是树，但进一步的直观未能证实，而是证伪了这个意向：这个物体是一个人。据此，胡塞尔认为，“失实”“代表着一种现象学上特殊的方式：在一个含义整体中矛盾地联结在一起的含义如何在直观澄清和明晰化的过程中把握到它的明见的‘不相容性’，而被意指的统一则在直观的不统一性中达到‘失实’”[3]。

这后一种意义上的“失实”也是导致感知中的“否定”(Negation)之形成的前提条件。但必须注意到，在胡塞尔那里，“失实不仅仅意味着充实的缺乏，而是表明一个新的描述性事实，一个像充实一样特殊的综合形式”[4]，确切地说，“充实”是一种认同的综合，“失实”则是一种区别的综合。每一个“失实”不仅只是对一个意向的否定，而且还必然同时伴随着一个新的“充实”；例如，对树的意指的“失实”同时也伴随着对人的意指的“充实”[5]。

【注释】 [1] 参阅：E. Husserl: *Ph. B. Er. Hua XXIII* (Den Haag 1980) 290. - [2] *LU II/2*, §11: "Enttäuschung und Widerstreit. Synthese der Unterscheidung." - [3] *LU II/1*, A305/B₁315, Anm. - [4] *LU II/2*, A513/B₂41. - [5] 对此还可以参阅“期待”与“期待意向”条目。

【文献】 R. Bernet/I. Kern/E. Marbach: *Edmund Husserl; Darstellung seines Denkens* (Hamburg 1989).

【相关词】enttäuschen sich 失实, enttäuschend 失实着的, enttäuscht 失实了的。

Episteme ** 知识: [(希) επιστημη]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其著述中都对“知识”有过专门的论述[1]。胡塞尔对“知识”概念的运用主要受柏拉图影响,即将它看作是“意见”和“无知”的对立面[2]。“知识”在胡塞尔那里基本上与“理性”、“哲学”同义[3]。在后期的《欧洲科学的危机与先验现象学》与《经验与判断》中,胡塞尔从生活世界的背景出发对“知识”与“意见”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行探讨。他认为,“哲学在其古代起源中就想成为‘知识’(科学),成为关于普全存在的普全认识,它不想成为模糊的和相对的日常认识——意见(Doxa),而想成为合理的认识,亦即知识(Episteme)”[4]。作为普全性与合理性的理想,胡塞尔也将他的先验现象学的追求目标规定为真正的“知识”[5]。先验现象学处在哲学的观点,亦即“知识”(科学)的观点之中,因而有别于处在自然观点中的“意见”。但是,自然观点、日常意见同时又具有“科学基础的尊严”,具有普遍“基地”的功能[6],它们形成于生活世界的经验之中并且构成哲学、知识之形成的必然前提[7]。先验现象学的“知识”观点产生于生活世界的“意见”观点之中,并且它的基本课题和“知识”特征就在于,在现象学的“普全悬搁”中对生活世界的“意见”进行彻底的反思[8]。

【注释】[1] Platon: *Staat*, 477b 5ff., Aristoteles: *Metaphysik*, 1025 b 22ff. - [2] 参阅: E. Husserl: *Krisis* Hua VI (Den Haag² 1962) 10, *EU...* 同上书, 22, 44 以及 Ms. A VII 31, 1. - [3] *Krisis...* 同上书, 70. - [4] 同上书, 66. - [5] 同上书, 70f. - [6] 同上书, 158. - [7] 同上. - [8] 参阅: 同上书, §44.

【文献】W. Biemel: “Zur Bedeutung von Doxa und Episteme im Umkreis der Krisis-Thematik”, 载于: E. Ströker (Hrsg.): *Lebenswelt und Wissenschaft in der Philosophie Edmund Husserls* (Frankfurt a. M. 1979) 10—22.

Epoché * 悬搁:** [(日) エホケ— (希) εποχη]

在胡塞尔的现象学中,“现象学的悬搁”或“先验的悬搁”是一种从

自然观点向现象学观点的过渡。在这个意义上,悬搁首先与“现象学还原”同义[1]。它意味着使那个规定着自然观点本身的普全存在在信仰(自然观点的总命题)失去效用。与此同时,所有那些在课题对象方面的理论成见也受到排除[2]。“现象学的悬搁”不同于“怀疑的悬搁”,后者将所有被给予之物都贴上可疑的标签,而前者只是对被给予之物的存在与非存在不做任何执态[3]。

“悬搁”从那些在心理学中便可指明的意识的意向基本结构开始。根据由意向性概念所标识的意识(作为最广义的思的意指)与对象(作为被思者的被意指之物)之相互关系,“悬搁”以双重形态出现。在意识本身方面,“悬搁”是对与对象有关的存在设定的“排除”[4],而在对象方面,“悬搁”是对对象本身之存在特征的“加括号”[5]。这样,它便阻止了所有对象意识的超越有效性,通过这种方式,它同时又使自身封闭的(内在的)纯粹意识区域成为课题[6]。在它之中,世界和自然意识的整个组成都作为现象而保留下来[7],在此同时,所有自然意识的存在设定也一同包含在现象之中。这个意义上的现象不仅是指最广义的意指(*Noesis*),而且还有作为其意向相关项(*Noema*)的被意指之物[8]。对于那个已经在悬搁中成为它自己纯粹意识的“无兴趣旁观者”[9]的自我来说,在单一的和本质的描述中,这个现象领域是可及的。但胡塞尔以后又认识到,由于这种方式的现象学悬搁仍然在让自我所具有的那种包含在自然观点总命题中的世界化(世间)自身统觉发挥作用[10],并因此而使世界的基地效用仍然有效[11],所以它还不是通向先验主体性的通道。尽管悬搁作为通向纯粹意识的通道使一门纯粹现象学的心理学得以可能,并且因此也被称作“现象学-心理学的还原”[12];但它还必须有别于严格意义上的“先验还原”[13]。

【注释】 [1] 参阅: E. Husserl; *Ideen* III, Hua V (Den Haag 1952) 141, 145. - [2]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 1950) 63ff. 参阅: *Ideen* III... 同上书, 145. - [3] *Krisis* Hua VI

(Den Haag ²1962) 243. - [4] *Ideen I...* 同上书, 66. - [5] *Erste Philos. II*, Hua VIII (Den Haag 1959) 65, 111. - [6] *Ideen I...* 同上书, 174. - [7] 同上书, 174; 参阅: *Phän. Psych.* Hua IX (Den Haag 1962) 341. - [8] *Zeüb.* Hua X (Den Haag 1966) 336. - [9] *CM Hua I* (Den Haag ²1963) 15. - [10] 同上书, 130. - [11] *Krisis...* 同上书, 265. - [12] 同上书, 239; 参阅: *Erste Philos. II...* 同上书, 276. - [13] *Krisis...* 同上书, 154.

【文献】E. Ströker: *Das Problem der epoché in der Philos. Edmund Husserls* (Dordrecht 1970). (U. Claesges)

补充: “悬搁”(εποχή)的希腊文的原义是“中止判断”,因而在根本上是一种“中立性”(Neutralität)[1]或“无执态”(Stellungnahmefreiheit)。但胡塞尔用这个术语来专门指称现象学的中止判断,即对存在设定的有意识的、方法性的排斥,它构成“现象学的还原”的第一步[2]。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Ph. B. Er.* Hua XXIII (Den Haag 1980) 573. - [2] L. Landgrebe: “Phänomenologische Bewußtseinsanalyse und Metaphysik”, 载于: *Der Weg der Phänomenologie* (Gütersloh ²1967) 43, 83; 对此还可以进一步参阅“现象学还原”条目。

【文献】E. Fink: “Reflexion zu Husserls phänomenologischer Reduktion”, 载于: *Tijdschrift voor Filosofie* 33 (1971) 540—558. - L. Landgrebe: 参见: 注释[2]. - K. Held: “Husserls Rückgang auf das phainómenon und die geschichtliche Stellung der Phänomenologie”, 载于: *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en* 10 (1980) 89—145.

【相关词】Ausschaltung 排除, ausschliessen 排斥, Außer-Aktion-setzen 置于局外, Einklammerung 加括号, Epoché 悬搁, Urteilsenthaltung 中止判断。

Erfahrung 经验:** [(英) experiencing (法) expérience (日) 经验]

“经验”概念在胡塞尔现象学中虽然已经偏离开它的日常含义,但并不远离它的传统哲学意义。它始终是指对具体实事,即对个体对象的自然的、感性的经验:“个体对象的明见性构成了最宽泛意义上的经验概念。因此,第一性意义上和最确切意义上的经验被

定义为与个体之物的关系”[1]。更具体地说,通常的经验概念在胡塞尔那里是指“感知”、“回忆”、“期待”等等这样一些感性的、具有存在设定的直观[2]。如果经验是“本原的”(originär),那么它便等同于“感知”或“直观”[3]。

但“经验”在胡塞尔现象学的分析中并不是一个像“感知”、“直观”那样得到精确描述和明确定义的表述,而是一个类似于“表象”的相对模糊术语[4]。

胡塞尔早期在《逻辑研究》中很少将“经验”作为其现象学的特定术语来使用。但他对现象学描述方法的强调已经隐含着对经验基础的设定。在其思想发展的中期,胡塞尔或是将“经验”概念等同于“感知”概念,在这个意义上,经验也是“原本意识”[5]或“本原给予的行为”[6];或是将“经验”的外延扩展到“设定性直观”的领域,在这个意义上,胡塞尔将“经验”概念定义为“一种直观的和进行现实评价的意识”,这种意识将有关的自然客体看作是原本性、切身此在的客体[7]。

此后,在胡塞尔对其后期发生现象学以及生活世界现象学的阐述中,他赋予“经验”概念以越来越多的基础性意义[8]。这一方面与胡塞尔后期对“生活世界”的强调密切相关。“经验”在这时是指“个体对象的明见性”,“因此,第一性的和最确切意义上的‘经验’被定义为一种与个体之物的直接联系”[9]。每一个“经验”都以世界的存在为普全的信念基地,在这个意义上,“经验”是一种“意见”(Doxa),它不同于作为“认识”(Episteme)的“判断”,但另一方面,“经验”本身又作为前述谓陈述的经验而构成述谓陈述的判断的基础,换言之,“判断”发生地奠基于“经验”之中,对任何一个“判断”的分析最终都必须回溯到“经验”的明见性之上。从这方面来看,具有视域结构的经验世界在一定的意义上就是指“生活世界”[10]。

但对“经验”概念的强调并不意味着滞留在“经验”之中,这是“自然认识”的特点[11];“哲学的认识”要求超越出“经验”、“意

见”，达到“本质的认识”。“经验”作为“断然的明见性”在胡塞尔的现象学中只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出发点，但并不是其目的所在。现象学的目的在于通过本质直观而达到“绝然的明见性”；本质认识。这个原则即适用于“内经验”，也适用于“外经验”。

除此之外，对不同于“自然经验”的“先验经验”的强调也展示出胡塞尔后期在构建“第二哲学”（现象学哲学、先验的事实科学）方面的努力趋向[12]。

【注释】[1] E. Husserl: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1; 也可以参阅: *EU* (Hamburg⁴1972) 21 以及 *F. u. tr. Logik* Hua XVII (Den Haag 1974) 213. - [2] 同上书, 84. - [3] 参阅: *EU...* 同上书, 54. - [4] 胡塞尔本人也意识到这个问题, 参阅: *Aufs. u. Vort.* I, Hua XXV (Dordrecht u. a. 1986) Beil. III: “Zum Begriff der Erfahrung” (1917), 209f. - [5] *Ideen II*, Hua IV (Den Haag 1952) 139. - [6] 参阅: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1. - [7] 参阅: *Aufs. u. Vort.* I, Hua XXV (Dordrecht u. a. 1986) 70. - [8] 从 L. Landgrebe 编辑的胡塞尔后期著作《经验与判断》(*Erfahrung und Urteil*, 1936) 的标题上已经可以看出这一点. - [9] *EU...* 同上书, 21. - [10] Landgrebe 在《经验与判断》的引论(该书的第1—14节主要由 L. Landgrebe 执笔撰写)中将经验世界完全等同于生活世界, 这与胡塞尔本人在《欧洲科学的危机与先验现象学》中对生活世界的阐述不完全相同: 胡塞尔并不认为生活世界是前述谓经验的, 因为在生活世界中也进行着判断, 亦即进行着自然、素朴的判断. - [11] Husserl: *Ideen I...* 同上书, §1. - [12] 对此也可以参阅“先验经验”条目。

【文献】E. Husserl: *Krisis* (E) Hua XXIX (Dordrecht u. a. 1993) Beil. III: “Zum Begriff Erfahrung”. - U. Claesges: *Edmund Husserls Theorie der Raumkonstitution* (Den Haag 1964). - L. Landgrebe: “Der phänomenologische Begriff der Erfahrung”, 载于: *Faktizität und Individuation. Studien zu den Grundfragen der Phänomenologie* (Hamburg 1982) 58—70. - G. Prauss: “Zum Verhältnis innerer und äußerer Erfahrung bei Husserl”, 载于: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sche Forschung* 31 (1977) 79—84.

【相关词】Empirie 经验, Erfahrbarkeit 可经验性, erfahren 经验到, Erfahren 经验, Erfahrender 经验者, Erfahrungsaktualität 经验现实性, Erfahrungsarbeit 经验工作, Erfahrungsart 经验类型, Erfahrungsbegriff 经验概念, Erfahrungsbegründung 经验论证, Erfahrungsbewährung 经验证实, Erfahrungsbewußtsein 经验意识, Erfahrungsboden 经

验基地, Erfahrungseinheit 经验统一, Erfahrungseinstellung 经验观点, Erfahrungseinstimmigkeit 经验一致性, Erfahrungserkenntnis 经验认识, Erfahrungserlebnis 经验体验, Erfahrungserwerb 经验获取, Erfahrungsevidenz 经验明见性, Erfahrungsfeld 经验领域, Erfahrungsgegenstand 经验对象, Erfahrungsgegenständlichkeit 经验对象性, Erfahrungsgegebenheit 经验被给予性, Erfahrungsgeltung 经验有效性, Erfahrungsgesetzlichkeit 经验规律性, Erfahrungsgestalt 经验构形, Erfahrungsglaube 经验信仰, Erfahrungshintergrund 经验背景, Erfahrungshorizont 经验视域, Erfahrungsinhalt 经验内容, Erfahrungskraft 经验力量, Erfahrungskritik 经验批判, erfahrungsmäßig 经验逻辑的, erfahrungsmäßig 合经验的, Erfahrungsmannigfaltigkeit 经验杂多性, Erfahrungsmodalität 经验样式, Erfahrungsmotivation 经验动机引发, Erfahrungssphänomen 经验现象, Erfahrungsschluß 经验结论, Erfahrungssphäre 经验领域, Erfahrungstatsache 经验事实, Erfahrungsurteil 经验判断, Erfahrungsvoraussicht 经验预见, Erfahrungsweise 经验方式, Erfahrungswelt 经验世界, Erfahrungswissenschaft 经验科学, Erfahrungszusammenhang 经验联系。

- **absolute Erfahrung** * 绝对经验:

“绝对经验”是指自我通过现象学反思而获得的对其本己自身的“自身经验”(Selbsterfahrung)。在这种绝对经验中包含着其他自我以及它们所共有的世界。“绝对经验”在这个意义上意味着“我的经验”,它是“我们的经验”(“交互主体经验”)的前提。我之所以能够通过与我比较而获得他人,乃是因为我已经在我的“自身经验”中“承载着”他人[1]。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Krisis* Hua VI (Den Haag²1962) 146f., 188f.

- **intersubjektive Erfahrung** * 交互主体的经验:

“交互主体的经验”在胡塞尔现象学中不是指主体之间的相互经验,而是指通过“同感”而得以形成的对某个事物的经验,这个事物对于各个经验主体来说都是同一的。交互主体的经验因此意味着一个比单个主体经验更高的构造性统一[1]。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151.

- **transzendente Erfahrung** * 先验经验:

在胡塞尔现象学中,“先验经验”是指通过先验悬搁和先验还原而得以可能的先验主体性的自身认识、它的“科学的自身沉思”[1]。先验经验的一个前阶段是在对纯粹意识的描述中被给予的[2],它也被解释为现象学-心理学的自身经验[3]。它所研究的是在现象学悬搁和现象学还原中成为课题的纯粹意识“领域”[4]。这个领域作为个体存在的一个区域“原初可以通过一种它所从属的经验方式而被达到”[5]。以这样一种经验方式,世界和对世界的自然经验对于置身于悬搁之中的“无兴趣的旁观者”[6]的反思来说是作为“现象”而被给予的[7]。

在严格意义上的先验经验是通过先验还原才成为可能的[8]。它为现象学-心理学的自身经验去除了承载着它的世界基地[9],并且因此而将它转变成为先验的自身经验[10]。在这种先验的自身经验中,所有现时的和潜能的意向性进行方式以及先验主体性的整个世界构造和自身构造都应当成为自身被给予性(明见性)[11]:它们是“可能经验的对象”。这种以意向分析为其方法的先验经验之可能性连同本质还原一起,为作为先验经验科学的先验现象学之可能性提供了基础[12]。这样一门首先在某种素朴性中进行的经验科学最终需要一种“对先验经验的绝然批判”[13]。

【注释】[1] E. Husserl: *F. u. tr. Logik* (1929) 242; 参阅: *Ideen III*, Hua V (Den Haag 1952) 153. - [2]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 1950) 141. - [3] *Krisis* Hua VI (Den Haag²1962) 267; 参阅: *Phän. Psych.* Hua IX (Den Haag 1962) 294. - [4] *Ideen I*... 同上书, 119. 参阅: *Ideen III*... 同上书, 141, 152. - [5] *Ideen I*... 同上书, 70. - [6] *Erste Philos.* II, Hua VIII (Den Haag 1959) 91. - [7] *Krisis*... 同上书, 156. - [8] *Erste Philos.* II... 同上书, 163. - [9] *Krisis*... 同上书, 261. - [10] *CM* Hua I (Den Haag²1963) 68. - [11] 同上书, 92; 参阅: *F. u. tr. Logik* (1929) 141. - [12] *CM*... 同上书, 11. - [13] *Erste Philos.* II... 同上书,

补充: “先验经验”与经验科学意义上的“经验”在胡塞尔现象学中的主要区别就在于:经验科学意义上的“经验”始终带有“对实在在此在的一同设定”[1]。而“先验经验”摆脱了这个习性。在这个意义上,“先验经验无非就是指先验还原了的客观世界,或者,与此相等值地说,就是先验还原了的纯粹心理学经验”[2]。

【注释】[1] E. Husserl: *LU II/1*, A375/B₁399. - [2] *Phän. Psych. Hua IX* (Den Haag 1962)275.

Erfassen 把握:** [(英) to grasp (法) saisie (日) 把握、把捉] “把握”是一个在胡塞尔哲学论述中经常被使用的概念。它基本上可以等同于“直接的具有”。“感知性的把握”就意味着直接地“在掌握之中”[1],它在某种程度上与“直观”、“当下拥有”(Gegenwärtighaben)是同义的。而对本质的“把握”也就是对本质的直观到[2]。此外,在最为宽泛的意义上,“把握与对某物的关注、注意是一致的,无论这是一种特殊的注意,还是仅只为一种顺带的关注”[3]。

【注释】[1] E. Husserl: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122. - [2] 同上书, §67. - [3] 同上书, §37.

【相关词】erfassen 把握, Erfaftees 被把握之物, Erfassung 把握, Selbsterfassen 自身把握, Wesenserfassen 本质把握。

Erfüllung 充实:** [(英) fulfilling (法) remplissement (日) 充实、充实化]

“充实”在日常用语中大都与一个愿望或期待的实现有关。但在胡塞尔的意向分析中,“充实”概念已经获得特殊的含义。在这个特殊的含义中本质上还包含着一个在广义的“充实”与狭义的“充实”

之间的区别:一方面,狭义上的“充实”与“失实”(Enttäuschung)相对立[1]。一个意向得到充实,这就是说,它在充实的过程中与直观达到了“一致”或“相合”(Deckung)。被展示的内容(质料)与展示性的内容(充盈)相符合。最理想的充实,或者说,一个得到最完满充实的意向应当是这样的:“不仅所有被展示的东西都已被意指,而且所有被意指的东西都得到了展示。”[2]与“充实”情况相反的是“充盈”与“质料”不相一致的状况,或者说,“失实”的情况。一个意向的“失实”是以反驳或争执的方式进行的:“直观与含义意指‘不一致’,前者与后者‘发生争执’”[3]。如果“充实”意味着认同,那样“失实”便意味着分歧。展示性的内容(充盈)与被展示的内容(质料)发生分歧。另一方面,广义上的“充实”则与“意向”(Intention)相对立[4]。它既包括狭义上的“充实”,也包括“失实”。“意向”在这里意味着意义给予(赋义),“充实”则是指在越来越丰富的“充盈”(感觉材料)中通过直观而对此意向的证实(Bestätigung)。因此广义上的“充实”与一种证实有关:一个意向是通过直观得到证实的,它可以被证实为现实、合理的,也可以被证实为不现实、不合理的。前一种情况所涉及的是狭义上的“证实”,后一种情况所涉及的则是“失实”。

胡塞尔认为,广义上的意向充实过程(广义上的)也就意味着狭义上的认识发生过程[5]:“对象的认识和含义意向的充实,这两种说法所表述的是同一个事态,区别仅仅在于立足点的不同而已。前者立足于被意指的对象,而后者则只是要把握行为的双方面关系”[6]。这就是说,意向本身还不构成认识,例如:“在对单纯象征性语词的理解中,一个意指得到进行(这个语词意指某物),但这里并没有什么东西得到认识”[7]。只有当一个意向通过直观而得到充实时,或者说,只有当一个意向在足够的充盈中被直观所证实时,真正的认识才成为可能。胡塞尔还将这个意义上的“充实”或“认识”进一步划分为“静态充实”和“动态充实”[8]。

【注释】[1] E. Husserl: *LU II/2*, A509/B₂37. - [2] 同上书, A553/B₂81. - [3] 同上书, A515/B₂42. - [4] 同上书, A509/B₂37. - [5] 同上书, A537/B₂65. - [6] 同上书, A505/B₂33. - [7] 同上. - [8] 参阅: 同上书, A506/B₂34.

【相关词】Erfüllen 充实, Erfülltheit 被充实性, Erfüllungsbewußtsein 充实意识, Erfüllungseinheit 充实统一, Erfüllungserlebnis 充实体验, Erfüllungsfunktion 充实功能, Erfüllungskette 充实链, Erfüllungskorrelat 充实相关项, Erfüllungsleistung 充实成就, Erfüllungsmöglichkeit 充实可能性, Erfüllungsreihe 充实序列, Erfüllungsrelation 充实相关性, Erfüllungssteigerung 充实增长, Erfüllungssynthese 充实综合, Erfüllungsverhältnis 经验关系, Erfüllungsweise 经验方式, Erfüllungszusammrhang 经验联系.

- modifizierte Erfüllung 变异了的充实:

“变异了的充实”在胡塞尔的意向分析中被专门用来标识“在想象中所进行的充实”[1]。在对一个事物或事态的想象中也包含着充实和未充实的区别,前者是在想象中空泛的意指,后者则意味着被想象之物在直观中得到或肯定或否定的证实。

【注释】[1] E. Husserl: *Ph. B. Er. Hua XXIII* (Den Haag 1980) 214.

Erinnerung ** 回忆: [(英) memory (法) souvenir (日) 想起]

在胡塞尔的意向分析中,“回忆”作为一种意识行为首先被理解为一种类型的当下化行为,即“再当下化”(Wiedervergegenwärtigung)[1];其次,这种当下化行为带有对其对象的存在设定:在“回忆”中出现的回忆对象都会被回忆的自我设定为存在的,因而“回忆”是一种设定性的当下化行为,或者说,“设定性的想象”[2];最后,在严格的意义上,胡塞尔将“回忆”进一步定义为这样一种意识行为:它虽然带有“存在信仰”(belief)的特征,但这种存在信仰一方面有别于感知信仰,另一方面又不同于其他的当下化信仰。第一个区别涉及到在“原设定”(Ursetzung)与“信仰变异”(Glaubensmodifikation)之间的差异,而第二个区别则只意味着与当下化行为有关的“信仰变异”自身内部的区别,例如在“回忆”与“期待”之间的区别。这两

种使“回忆”有别于其他意识行为、从而成为一个独立的意识类型的区别必须在与时间的联系中受到探讨。在这个意义上，“回忆”“不仅仅是关于过去的对象的意识，而且是关于这样一种过去对象的意识，以至于我可以这样说，关于曾经被感知过的、并且是被我感知过的、在我的过去的此地此时曾经被给予过的对象的意识”[3]。据此，胡塞尔认为，对“回忆”分析研究一方面必须与对“存在意识”（Seinsbewußtsein），包括感知中的“原信仰”的探讨结合在一起，因为整个“回忆”在一定的意义上都是“感知”的变异[4]，另一方面，他强调对“回忆”的研究也应当与对“时间意识”的分析密切相关，“回忆”的对象也被胡塞尔称作“时间客体”[5]。

【注释】[1] E. Husserl: *Ph. B. Er. Hua XXIII* (Den Haag 1980) 290. - [2] 同上书, 221. - [3] 同上书, 286. 除此之外, 胡塞尔在宽泛的、不甚严格的术语使用中也非常常常把所有设定性的当下化, 即使是与过去无关的当下化, 都统统标志为“回忆”〔参阅: Husserl: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 1976) 268 等等, 对此也可以参阅: E. Tugendhat: *Der Wahrheitsbegriff bei Husserl und Heidegger* (Berlin 1967) 67, Anm. 77〕. - [4] Husserl: *Ph. B. Er. ...* 同上书, 235. - [5] *Zeitb. Hua X* (Den Haag 1966) 35.

【文献】J. B. Brough: “Husserl on Memory”, 载于: *The Monist* 59 (1975) 40—62. - E. Marbach: “Einleitung des Herausgebers”, 载于: Husserl: *Ph. B. Er. Hua XXIII* (Den Haag 1980) XXV-LXXXII. - S. - H. Hong: *Phänomenologie der Erinnerung* (Würzburg 1993).

【相关词】Erinnerungsbewußtsein 回忆意识, Erinnerungsbild 回忆图像, Erinnerungseinfall 回忆念头, Erinnerungsfeld 回忆领域, erinnerungsmäßig 合回忆的, Erinnerungssinn 回忆意义, Erinnerungsreihe 回忆序列, Erinnerungsvergegenwärtigung 回忆当下化, Erinnerungsvorstellung 回忆表象, Erinnerungswelt 回忆世界.

- primäre und sekundäre Erinnerung * 第一性回忆与第二性回忆:

“第一性回忆”是胡塞尔时间意识现象学中的专门术语, 它指的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回忆”, 而是意味着“滞留”(Retention)[1]。“第二性回忆”是真正意义上的“回忆”; 胡塞尔也将它称作“重新回

忆”或“再造”[2]。

【注释】[1] 参阅：E. Husserl: *Zeitb. Hua X* (Den Haag 1966) 34f. ; 较为详细的说明可以参阅“滞留”条目。- [2] 同上书,也可以进一步参阅“回忆”与“再造”条目。

Erkenntnis 认识：**〔(英) cognition (法) connaissance (日) 认识〕

胡塞尔一生的现象学研究,尤其是在其生前发表的著述中所阐述的研究,都与对“认识”的探讨有关。在现象学的突破时期,整个《逻辑研究》的第二卷都被标识为“对现象学和认识论的研究”,尤其是在第六研究中,胡塞尔将全部精力放在对“认识的现象学澄清之要素”的把握上。认识行为作为一种奠基性的意识行为构成现象学研究的中心课题。它首先涉及到对意识的奠基性行为,即客体化行为的把握。从静态现象学的角度看,“关于认识的说法涉及到思维行为与充实的直观之间的关系”[1]。而从动态现象学的意义上说,一个意向在直观中得到充实,这也就意味着一个对象得到认识[2]。在这个意义上,胡塞尔将最狭义上的“认识”定义为“认同的行为”或“充实”[3]。关于“认识”问题研究的这个出发点此后也被胡塞尔带入到构造现象学和发生现象学的构想之中:所有认识构造和认识发生都以最原初的认识,即客体化认识,更确切地说,以直观认识为基础,从这里出发,最深层的认识问题,包括对所谓超越意识之物的认识之本质和可能性问题都可以有步骤地得到解决[4]。通过在先验纯化意识中向直观源泉、向“在所有认识中的最终者”[5]的回溯,现象学还可以进一步澄清作为认识相关项的现实、判断、真理等等范畴,因为这些意向相关项本身的结构规定着相应的认识类型[6]。

除了对各种认识类型的探讨之外,现象学本身的研究也是认识类型的一种。胡塞尔将“现象学的认识”标识为“绝然的看”(Sehen),它是一种对本质和本质状态的明察和把握,一种反思性的

“本质认识”[7]。

【注释】[1] E. Husserl: *LU II/2*, A676/B₂204. - [2] 参阅:同上书, A505/B₂33. - [3] 同上书, A507/B₂35 u. A537/B₂65. - [4]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228. - [5] 同上书, 176. - [6] 同上书, 341. - [7] 参阅:同上书, 318.

【相关词】Erkenntnisakt 认识行为, Erkenntnisart 认识种类, Erkenntnisbegründung 认识论证, Erkenntnisbeziehung 认识关系, Erkenntnisboden 认识基地, Erkenntniseinheit 认识统一性, Erkenntniseinteilung 认识划分, Erkenntniserlebnis 认识体验, Erkenntniserwerb 认识获取, Erkenntnisform 认识形式, Erkenntnisforschung 认识研究, Erkenntnisfunktion 认识功能, Erkenntnisgebiet 认识领域, Erkenntnisgegenstand 认识对象, Erkenntnisgemeinschaft 认识共同体, Erkenntnisgewissen 认识良知, Erkenntnisglaube 认识信仰, Erkenntnisintention 认识意向, Erkenntnisinteresse 认识兴趣, Erkenntnisklärung 认识澄清, Erkenntnis Korrelation 认识相关性, Erkenntniskritik 认识批判, Erkenntnisleben 认识生活, Erkenntnislehre 认识论, Erkenntnisleistung 认识成就, erkenntnismäßig 合认识的, Erkenntnismaterie 认识质料, Erkenntnismodus 认识样式, Erkenntnisobjekt 认识客体, erkenntnispraktisch 认识-实践的, Erkenntnispräention 认识要求, Erkenntnispsychologie 认识心理学, Erkenntnisreflexion 认识反思, Erkenntnisstrebung 认识追求, Erkenntnissubjektivität 认识主体性, Erkenntnissubstrat 认识基质, Erkenntnisstufe 认识阶段, Erkenntnistheorie 认识论, Erkenntnistypus 认识类型, Erkenntnisurteil 认识判断, Erkenntnisverantwortung 认识责任, Erkenntnisvoraussetzung 认识前提, Erkenntnisweise 认识方式, Erkenntnisziel 认识目的, Erkenntniszusammenhang 认识联系, Erkennung 认识。

Erkenntnistheorie ** 认识论:

胡塞尔的现象学设想始终与认识论问题密切相关。他的哲学初始出发点是依据心理学来解释逻辑学的可能性,即相信“演绎科学的逻辑学和一般逻辑学一样,对它们的哲学阐明必须寄希望于心理学”[1]。因此,“很自然地要提出关于这门学科的理论基础的问题,尤其是它与心理学的关系问题。从根本上看,这个问题与认识论的主要问题,即与认识的客观性有关的问题即使不完全相合,也可说是在主要部分上相合”[2]。

以后胡塞尔放弃了心理主义的立场并将其第一部现象学著

述《逻辑研究》称作“对纯粹逻辑学与认识论的新论证”[3]；这部书的第二卷便是以“现象学研究与认识论”为标题。在现象学的观点中，胡塞尔在现象学与认识论的关系问题上始终坚持，现象学的研究是第一性的，它是对形式本体与质料本体的分析描述，因而属于第一哲学，亦即本体论的范畴。在它之中当然也包括作为形式本体论的纯粹逻辑学。而认识论则是对这些具有客观性的本体如何被主体认识和把握的说明。在这个意义上，胡塞尔认为，“没有一门认识论不带有现象学。但现象学却可以不依赖认识论而具有自己的意义”[4]。

【注释】[1] E. Husserl: *LU I, AVL/BVI*. - [2] *LU I, A8/B8*. - [3] *LU I, AVII/BVII*. - [4] *Logik u. Erkenntn.* Hua XXIV (Dordrecht u. a. 1984) 217.

Erklären * 解释： [(英) explanation]

“解释”在胡塞尔现象学中是一个与“描述”(Beschreiben)相对立的概念[1]。“描述”主要是针对可直观之物而言；“解释”则在根本上超越出可直观之物的领域[2]。胡塞尔本人一方面将他早期的“静态现象学”称作“描述性科学”；而后期的“发生现象学”则被他标识为“解释性科学”，它是对意识的发生解释，带有非直观的构造性因素[3]。另一方面，胡塞尔也将现象学的本质科学(“第一哲学”)看作是描述性科学，现象学的事实科学(“第二哲学”)则被理解为解释性科学[4]。

胡塞尔后期曾对“解释”与“描述”之间的关系做过如下概括：“作为较高层次的功能成就(Leistung)，解释无非意味着一种超越出描述性领域，即超越出一个可以通过经验直观而得以实现的领域以外的方法。这种超越是在描述性认识的基础上发生的，并且是作为科学的方法在一个明晰的、最终在描述的被给予性中证实着自身的操作中进行的。”[5]

【注释】[1] 对此较为详细的说明可以参阅“描述”条目。- [2] 参阅: E. Husserl: *Krisis* Hua VI (Den Haag²1962) 226f. - [3] *Analysen* Hua XI (Den Haag 1966) 340. - [4] *Erste Philos.* I, Hua VII (Den Haag 1956) 13f. - [5] *Krisis...* 同上书, 226.
【相关词】erklärend 解释性的, Erklären 解释, Erklärungsprinzip 解释原则, Erklärungswissenschaft 解释科学。

Erleben/Erscheinen *** 体验/显现: [(英) to live/to appear (法) vivre/apparaître (日) 体验/现出]

在最宽泛的意义上,“体验”与“现象”是同义的。现象学作为关于“现象”的学说同时也就是关于“意识体验”的学说。但胡塞尔在具体的意向分析中有时也强调作为动词的“体验”与作为动词的“现象”(显现)之间的区别[1]:感觉材料以及对它们进行立义、统摄、赋义的行为被我们体验到,但这些感觉材料和立义行为并不对象性地显现出来,并没有被看到或被感知。相反,显现出来的、被看到或被听到的是对象,而对象并不能被体验到。在这里所陈述的意义上可以说,对象的被给予方式是“显现”,行为的被给予方式是“体验”。当然,在现象学的反思中,行为本身作为对象呈现在反思性的内在感知中,“体验”与“显现”的区别因而也就不复存在[2]。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LU* II/1, A363/B₁388. - [2] 参阅:同上。

Erlebnis ** 体验: [(英) mental process (法) le vécu (日) 体验]

通常意义上的“体验”概念或是与日常的经历有关,或是与心理行为的领域有关[1]。在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中,“体验”概念基本上是“意向体验”或“意识体验”的简称[2];它区别于前两种意义上的“体验”。所谓在先验现象学意义上的“体验”概念也就是指在排斥所有与经验一实在在此在(与人或自然动物)的关系的情况下所把握的“体验”概念。可以说,经验-心理学意义上的“体验”概念在经历了先验现象学还原之后便成为纯粹现象学意义上的“体验”概念[3]。与“体验”基本同义的概念在胡塞尔那里还有:“意识内

容”、“我思”、“意识活动”、“意识行为”等等。

随胡塞尔思想的发展变化，“体验”概念在他那里被赋予不同的内涵：在《逻辑研究》时期，胡塞尔对体验的确切定义是：“在这个意义上，感知、想象意识和图像意识、概念思维的行为、猜测与怀疑、快乐与痛苦、希望与忧虑、愿望与要求，如此等等，只要它们在我们的意识中发生，便都是‘体验’或‘意识内容’”[4]。因而胡塞尔一再强调：体验一般构成现象学研究对象的“最高的属”，现象学的研究课题就是“在特别广泛的意义上的意识，或者更清楚地讲，意识体验一般”，“现象学就是纯粹体验的描述性本质论”[5]。而在1913年完成向先验现象学的突破并提出构造现象学的思想以后，胡塞尔已开始关注原先被忽略了的作为体验之结果的体验对象极，即意向相关项，所以他在《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中也说：“我们几乎可以这样说：在体验中被给予的是意向连同意向的客体，意向向客体本身不可分割地属于意向性，因而也就实项地寓居于意向本身之中。”[6]

此外，胡塞尔还通过其意向分析而把握出“体验”的最一般存在特征：“事物”或“物理现象”的存在方式在于，它只能通过“映射”的方式而被感知到；与此相反，“体验”或“心理现象”的存在方式则在于，“它原则上可以通过反思的方式而被感知到”[7]。

【注释】[1] E. Husserl: *LU II/1*, A345/B₁365. - [2] 对此可以进一步参阅“意识”和“意向体验”条目。- [3] *LU II/1*, A326/B₁348. - [4] *LU II/1*, A326/B₁347. - [5]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12, 34, 75. - [6] *Ideen I*... 同上书, §90. - [7] 同上书, §45.

【文献】R. Ingarden: “Über den transzendentalen Idealismus bei E. Husserl”, 载于: H. L. Van Breda/J. Taminioux (Hrsg.): *Husserl et la Pensée Moderne/Husserl und das Denken der Neuzeit* (Den Haag 1959) 190—204.

【相关词】Erleben 体验, Erlebnisaktualität 体验现时性, Erlebnisart 体验种类, Erlebnisbestand 体验组成, Erlebnischarakter 体验特征, Erlebnisdatum 体验材料, Erlebnisdauer 体验持续, Erlebniseinheit 体验统一, Erlebnisfaktum 统一事实, Erlebnisfluß 体

验流, Erlebnisgegenwart 统一当下, Erlebnishintergrund 体验背景, Erlebnishorizont 体验视域, Erlebnis-Jetzt 体验-现在, Erlebniskomplexion 体验复合, Erlebniskonkretion 体验具体化, Erlebniskorrelat 体验相关项, erlebnismäßig 合体验的, Erlebnismodifikation 体验变异, Erlebnismodus 体验样式, Erlebnismoment 体验因素, Erlebnisosphäre 体验领域, Erlebnisstrecke 体验段, Erlebnisstrom 体验流, Erlebnisvergangenheit 体验过去, Erlebnisvorgang 体验过程, Erlebniswahrnehmung 体验感知, Erlebnisweise 体验方式, Erlebniswesen 体验本质, Erlebniszeitlichkeit 体验时间性, Erlebniszuständigkeit 体验状态性, erlebt 被体验到的。

- intentionales Erlebnis *** 意向体验: [(日) 志向的体验]

在胡塞尔现象学中,所有体验作为体验流的成员的本质标志都在它们与对象之物的意向关系。它们是关于某物的意识,也就是说,它们作为“思维”自身也包含着“被思之物”[1]。每一个体验都具有其本己的体验时间性。如其本身所是,它始终处在一条由前摄和滞留所组成的河流之中,这些前摄和滞留通过一种自身流动的原本性时区而得以中介。在这个原本性时区中,相对于其“先前”和“随后”而言,体验的活的现在被意识到[2]。

每一个意向体验的特征都可以通过这样两个因素而得到描述:1. 现时性朝向样式中的意识作为关于一个对象的明确意识[3],2. 非现时性和潜能性样式中的意识。在后一种意识中,精神的目光尚未现时地和明确地指向一个对象之物。但意向体验本质上可以这样做,因为它也始终隐含地是关于那些以一种在视域中一同被给予的方式而从属于它的东西的意识。所有意向性都是视域意向性[4]。在《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中,胡塞尔引入严格意义上的行为(我思)这个术语来标识在第一个因素中所体现的关于某物的意识,而意向体验的概念则始终被运用于由第一因素和第二因素共同构成的整体上[5]。胡塞尔在笛卡尔的意义上如此宽泛地理解意向体验这个标题,以至于它也一同包含着任何一个“我感知,我回忆,我想象,我判断、感受、欲望、意愿”[6]。每个体验本质上都含有作为体验之观念可能变化的再造

性变异(回忆、想象变化等等)[7]。胡塞尔有时也将意向体验在材料方面与立义方面的实项(reell)组成称作“体验”[8]。

【注释】[1] E. Husserl: *LU II/1* (⁵1968) 343ff.; *CM Hua I* (Den Haag ²1963) 71f.; 也可以参阅: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 1950) 76f. - [2] *Ideen I...* 同上书, 182; *CM...* 同上书, 79ff. - [3] *Ideen I...* 同上书, 178. - [4] 同上书, 76ff.; *CM...* 同上书, 83ff. - [5] *Ideen I...* 同上书, 79f.; 在第五逻辑研究中, 胡塞尔还将“意向体验”的概念等同于在那里从术语上已被确定为“行为”的概念; 参阅: *LU II/1...* 同上书, 363ff. - [6] *Ideen I...* 同上书, 75. - [7] 同上书, 183. - [8] 同上书, 80f.

(P. Janssen)

Erlebnisstrom ** 体验流: [(英) stream of mental process (日) 体验流]

在胡塞尔的现象学中,“体验流”是指我的先验自我所具有的所有意向体验的整体联系,这个联系是通过在内时间意识中,或者说,在活的当下中构造起来的内在时间意识形式而产生的[1]。通过随时可能的反思可以证明,我的每一个体验都通过它本质所属的时间视域而被纳入到我的体验流的连续性之中,并且可以在它现时的当下中相应明见地被把握到[2]。整个体验流的统一性本身不是相应地被给予,而是确实地“以一种在康德意义上的理念的方式”[3]被给予。

【注释】[1] E. Husserl: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 1950) 198ff., 291ff. - [2] 同上书, 106ff., 181ff., 396ff. - [3] 同上书, 202.

(K. Held)

Erneuerung * 改造(更新): [(日) 改造]

“改造”是胡塞尔于1923/1924年为日本《改造》杂志所撰写的一篇著名文章之标题。胡塞尔将“改造”看作是一个个体伦理学的问题。具体地说,个体的生活形式可以分为两种[1]:一种是“自身管理”的生活形式[2],它属于前伦理学的生活形式;另一种更高的生活形式是“自身立法”的生活形式,是“真正人性的生活形式”[3]

和伦理学的生活形式。“改造”是指从前一种生活形式到后一种更高生活形式的改造,也可以说,是一种生活习性到更高的生活习性的改造[4]。“改造”这个概念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胡塞尔的伦理观、历史观、文化观和宗教观。

【注释】[1] 对此可以参阅“生活形式”条目以及 E. Husserl: *Aufs. u. Vort.* II, Hua XXVII (Dordrecht u. a. 1989) 20ff. - [2] *Aufs. u. Vort.* II... 同上书, 26f. - [3] 同上书, 33. - [4] 也可以参阅“习性”条目。

【文献】E. Husserl: “Fünf Aufsätze über Erneuerung”, 载于: *Aufs. u. Vort.* II, Hua XXVII (Dordrecht u. a. 1989) 3—94. - H. R. Sepp: “Husserl über Erneuerung. Ethik im Schnittfeld von Wissenschaft und Sozialität”, 载于: H. - M. Gerlach/H. R. Sepp (Hrsg.): *Husserl in Halle. Spurensuche im Anfang der Phänomenologie* (Frankfurt a. M. u. a. 1994) 109—130. - E. W. Orth: “Interkulturalität und Inter-Intentionalität. Zu Husserls Ethos der Erneuerung in seinen japanischen Kaizo-Artikeln”, 载于: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sche Forschung* 47 (1993) 334—351.

Erschauen (Erschauung) 观视: [(英) to see]

“观视”在胡塞尔那里意味着“把握”(Erfassen)[1],更确切地说,它是指“直接相应的把握”[2],因而与“直观”基本同义[3]。但与“直观”相比,“观视”的含义较为含糊[4],也更为宽泛,它甚至可以超出直观的范围[5]。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LU II/2*, A635/B₂163. - [2] E. Husserl: *LU II/1*, B₁386. - [3] 较为详细的说明还可以参阅“直观”(Anschauung)和“本质观视”(Wesenserschauung)条目。 - [4] 参阅: *LU II/2*, A635/B₂163. - [5] 例如可以参阅胡塞尔对“本质观视”(Wesenserschauung)的说明: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15, Anm., 也可以参阅“本质观视”条目。

Erscheinung ** 显现、显现者: [(英) apparance (法) apparence (日) 现出]

“显现”这个德文在作为名词使用时,它与来自希腊文的“现象”是

完全同义的,它意味着“显现出来的东西”,即“被直观的对象”。但当它作为动名词出现时,它又带有另一个含义,即“显现的活动”,亦即“具体的直观行为”。此外,人们通常还把具体显现活动中的实项组成部分——感觉也称作“显现”。

胡塞尔本人看到了传统“显现”概念所具有的这个三重含义[1]。他在其现象学的意向分析中放弃了第三层含义,但仍然保留了前两层含义:“显现”在他这里现在既可以是指显现物的显现,也可以是指显现着的显现物,也可以是同时意味着这两者。在最后这点上,“显现”这个概念与源于希腊文的“现象”概念完全同义。自《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1913年)之后,双重意义的显现概念基本上为技术性较强的“意向活动”与“意向相关项”这对概念所取代。

此外,在内时间意识的分析中,胡塞尔也在概念使用上区分“现象”(Phänomen)与“显现”(Erscheinung):“对于那些构造内在时间客体的现象,我们现在宁可避免使用‘显现’的说法;因为这些现象本身就是内在的客体并且是在完全另一种意义上的‘显现’。”[2]

【注释】[1] E. Husserl: *LU II/2*, A705ff./B₂233ff. - [2] *Zeith. Hua X* (Den Haag 1966) 27.

【文献】K. Held: “Husserls Rückgang auf das phänomenon und die geschichtliche Stellung der Phänomenologie”, 载于: *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en* 10 (1980) 89—145.

【相关词】Erscheinen 显现, Erscheinendes 显现者, Erscheinungsabhängigkeit 显现依赖性, Erscheinungserlebnis 显现体验, Erscheinungsmannigfaltigkeit 显现杂多性, Erscheinungsmodus 显现样式, Erscheinungsreihe 显现序列, Erscheinungssystem 显现体系, Erscheinungsweise 显现方式, Erscheinungswelt 显现世界, Erscheinungszusammenhang 显现联系.

- eigentliche und uneigentliche Erscheinung 本真显现与非本真显现:

在对空间事物的感知中,例如在对一个对象的看中,对象的某一

“面”突出地显示出来,直观地被给予我们。胡塞尔将这个突出的被给予性,即这个被看到的“面”,标识为“本真的显现”,并且将它区别于“非本真的显现”,后者也被称作“空泛的共现”或“统觉的多余”,例如这个对象的未被直接感知到的“背面”[1]。在本真的显现中,一个事物的角度直观地自身被给予,或者说,生动地、原本地被给予。在非本真的显现中,这个事物的其他可能角度并未本真地显现出来,而只是随本真的显现而一同被意指。“本真显现”和“非本真显现”都是一个整体感知行为的各个部分。但对于感知来说,它的特征则是由本真的显现来体现的。

我们可以在大多数情况下将本真的显现与非本真显现这对概念看作是与“体现”和“共现”相同义的表述。

除了与非本真显现的区别之外,本真的显现作为确切意义上的原本、直观显现还有别于另外两种在直观基础上的被给予方式:第一种行为是图像意识,在这种行为中,对象不是自身被给予,而是借助于一个直观图像的中介才间接地被给予;第二种行为是符号意识,在这种行为中,对象根本不是直观地被给予,而是仅仅借助于一个代表着它的、直观地显现的符号而间接地被给予。这两种对象的显现因而都不是本真的显现。

【注释】[1] E. Husserl: *Ding u. Raum Hua* XVI (Den Haag 1973) §16.

Erwartung ** 期待: [(英) expectation (日) 预期]

在胡塞尔的意向分析中,“期待”是与“回忆”相对应的行为:前者是指对未来之物的当下化[1],后者是指对过去之物的当下化。因此,“期待”从属于“当下化行为”或广义上的“想象”行为,并与“想象”行为一同从属于“直观性”的客体化行为。确切地说,“期待”行为是一种“前当下化”(Vorvergegenwärtigung)[2]并因此在本质上有别于另一种当下化行为,即作为“再当下化”(Wiedervergegenwärtigung)的“回忆”。但与“回忆”一样,“期待”作为一种前意指也是带有存在设

定的行为,因为“我不会期待我所自由臆想出来的东西出现;但我会期待将‘从自身’而来的东西”[3]。在这个意义上,“期待”有别于不具有存在设定的“自由想象”或“单纯想象”,它是对将要被感知之物的期待,它是一种“前回忆性的注意力”[4]。从总体上看,胡塞尔对“期待”行为的研究并不像他对“单纯想象”行为和“回忆”行为的研究那样系统深入。他几乎没有在当下化行为的范围内给“期待”行为以特别的关注[5]。因而,除了在“被动综合判断”的一章[6]以外,他在这方面的研究手稿其余都只是零星地夹杂在以“想象、图像意识、回忆”为题的“当下化现象学”研究中得到发表[7]。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Ms. M III 3 III 1 II, 62. - [2] *Ph. B. Er.* Hua XXIII (Den Haag 1980) 290. - [3] Ms. M III 3 III 1 II, 62. - [4] Ms. M III 3 III 1 II, 48. - [5] 参阅: E. Marbach: “Einleitung des Herausgebers”, 载于: Husserl: *Ph. B. Er.*... 同上书, XXX. - [6] *Analysen* Hua XI (Den Haag 1966) 3. Abschnitt, 4. Kapitel. - [7] 参阅: *Ph. B. Er.*... 同上书, Nr. 5, Beil. XXV, Nr. 12 等等。

【相关词】Erwarten 期待, Erwartungsbewußtsein 期待意识, Erwartungshorizont 期待视域, Vorerinnerung 前回忆, Vorerwartung 前期待, Vormeinung 前意指。

— protentionale Erwartung 前摄的期待:

在胡塞尔的现象学术语中相当于“期待意向”(Erwartungsintention)或“前期待”(Vorerwartung)。它们都意味着在感知行为中“趋向性的持续追求”,例如在对一所房屋的感知中所包含的对没有显露出来的房屋背面的“期待”。它不同于作为当下化行为而与感知相对立的“期待”(Erwartung)行为本身[1]。

【注释】[1] E. Husserl: *EU* (Hamburg ⁴1972) §21.

【文献】W. Bröcker: “Husserls Lehre von der Zeit”, 载于: *Phil. nat.* 4 (1957) 374—379. - Gui Hyun Shin: *Die Struktur des inneren Zeitbewußtseins. Eine Studie über den Begriff der Protention in den veröffentlichten Schriften Husserls* (Bern/Frankfurt 1978).

Erwartungsintention * 期待意向：

“期待意向”是胡塞尔在发生现象学分析中经常使用的概念，它也被称作“前摄性期待”(protentionalen Erwartung)或“前期待”[1]。但实际上“期待意向”既不同于“前摄”，也不同于“期待”。因为，一方面，就它与“前摄”的区别而言，“前摄”是某种结构性的、意向活动方面的东西，而“期待意向”则与内容性的、意向对象方面的东西有关。“前摄”不会经历失实(Enttäuschung)，而“期待意向”则完全有可能。另一方面，就它与“期待”的区别而言，“期待”是一个完整的意向行为，甚至可以是一个包含“期待意向”的行为，而“期待意向”则不独立，它从属于相关的感知，构成感知的一部分。“期待意向”可以说是对感知中的“兴趣”、“趋向”的具体体现[2]，它是一种“一再切近对象，一再完善地占据对象自身的追求”[3]。

[注释] [1] 参阅：E. Husserl: *EU* (Hamburg⁴1972) 93, 95. - [2] 对此还可以参阅“兴趣”、“趋向”条目。- [3] *EU*... 同上书, 92.

Erzeugung 制作： [(英) to produce (法) production (日) 产出]

胡塞尔用“制作”概念来泛指意识活动对意向相关项的原初构造或“原造”(Produktion)[1]。它既可以意味着在直观行为中对意向相关项的“本原制作”[2]，因而有别于在当下化行为意义上的“再造”(Reproduktion)；也可以是指在判断行为中对思维对象的“自身制作”[3]，因而不同于对这些思维对象的“第二性变异”。

[注释] [1] E. Husserl: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281, 289 等等。- [2] 同上书, 284. - [3] 参阅：F. u. tr. *Logik* Hua XVII (Den Haag 1974) 314.

[相关词] erzeugend 制作着的, Erzeugnis 制作品, Selbsterzeugung 自身制作。

Erzielen 射中： [(英) attainment]

作为胡塞尔的现象学术语，“Erzielen”已不再意味着“获取”、“得

到”，而是专门被用来指称“意向”的一个部分，即“充实”(Erfüllen)的部分。胡塞尔在其静态现象学分析中将意识的“意向”，即广义上的意识行为，划分为两个主要成分：“瞄向”(Abzielen)和“射中”[1]。所谓“瞄向”是指“意向”对某物的指向状态，而“射中”则意味着这个“意向”在直观中得到“充实”(Erfüllen)。

【注释】[1] 参阅：E. Husserl: *LU II/1*, A358/B₁379 u. Ms. M III 3 IV 1 II, 4.

Essenz * 实质：〔(法) essence (日) 本质、本质存在〕

胡塞尔在两种意义上使用“实质”概念：一方面，“实质”被等同于同一的“质料”或“意义”[1]。他认为，“如果两个直观行为具有同一个质料，我们便说，它们具有同一个实质”，“所有客观完整的对同一个质料的直观都具有同一个实质”[2]。一个合适的实质也就意味着，被赋义的内容与赋予的意义完全相合，意味着“对相应的复合内容的完整直观化”[3]。另一方面，胡塞尔同时强调，“实质”也具有其“本原概念”：“实质的本原概念可以通过下列命题而得到表述：每一个有效的种类都是一个实质。”[4]在这个意义上，“实质”构成“实存”(Existenz)的对应项，并且是“本质”或“观念本质”的同义词[5]。例如胡塞尔认为，“现象学作为纯粹实质的科学不对实在的实存作出任何确定”[6]。

【注释】[1] E. Husserl: *LU II/2*, A575/B₂103. - [2] 同上书, A573/B₂101. - [3] 同上书, A578/B₂106. - [4] 同上书, A579/B₂107. - [5] 同上书, A671/B₂198. - [6]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172.

Ethik ** 伦理学：〔(英) ethic (法) ethique (日) 伦理学〕

胡塞尔的现象学哲学构想虽然以对理论理性的批判为首要的目的，但并不局限在这个目的之上。胡塞尔早在哈勒时期(1887 - 1901年)便开始进行实践理性方面的研究并定期地开设伦理学和价值论讲座。尤其是在1908至1914年期间，胡塞尔特别偏重于情

感和意愿(非客体化行为)的现象学研究,企图以此来为价值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批判奠定基础[1]。从总体上看,胡塞尔的伦理学观点在开始时受布伦塔诺、休谟和康德影响较多,后期则与费希特的思想有诸多联系。他的伦理学构想建立在他的一个坚定的信念之上,即:在逻辑学与伦理学之间存在着本质上的平行性或相似性[2]。对形式与质料的划分不仅可以适用于理论理性,而且可以适用于理性一般。在这个意义上,胡塞尔谈及形式的伦理学和质料的伦理学[3]。此外,这种平行性和相似性还表现在,在形式逻辑学与形式价值论(作为评价行为的原则性学说)和形式实践论(作为意愿行为的原则性学说)之间也存在着“彻底的和贯穿的相似性”,只有将分析-形式的价值论和实践论区别于质料的价值论和实践论,人们才能讨论评价的和意愿的理性[4]。这种形式的价值论和实践论构成一门科学伦理学的第一阶段和基础[5]。从这个基本立场出发,胡塞尔以形式逻辑为主线提出形式价值论和实践论的构想[6]。他同时也讨论逻辑理性与评价、实践理性如何在逻辑理性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达成一致;在理论真理与价值论真理之间的本质区别等等问题[7]。

【注释】[1] 参阅: U. Melle: “Einleitung des Herausgebers”, 载于: Husserl: *Ethik* Hua XXVIII (Dordrecht u. a. 1988) XIII - XLIX. - [2] 参阅: E. Husserl: *Ethik* Hua XXVIII (Dordrecht u. a. 1988) 3. - [3] 同上书, A, §5, 27. - [4] 同上书, 44f. - [5] 同上书, A, §9. - [6] 同上书, A, II. u. IV. Abschnitt. - [7] 同上书, A, §§10f.

【文献】A. Roth: *Edmund Husserls Ethische Untersuchungen. Dargestellt anhand seiner Vorlesungsmanskrpte* (Den Haag 1960). - U. Melle: “Objektivierende und nicht-Objektivierende Akte”, 载于: S. Ijsseling (Hrsg.): *Husserl-Ausgabe und Husserl-Forschung* (Dordrecht u. a. 1990) 35—50. - G. Funke: “Kritik der Vernunft und ethisches Phänomen”, 载于: *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en* 9 (1980) 33—89. - St. Strasser: *Welt in Widerspruch. Gedanken zu einer Phänomenologie als ethische Fundamentalphilosophie* (Dordrecht u. a. 1992). - Ch. Spahn: *Phänomenologische Handlungstheorie. Ed-*

Europäisierung 欧洲化:

胡塞尔在《欧洲科学的危机与先验现象学》中谈到“欧洲化”问题[1]。这个问题涉及到他对先验主体之目的论发展的历史哲学构想。胡塞尔在这个构想中将欧洲哲学的古希腊起源看作是理性目的之诞生,将欧洲哲学的发展看作是“天生的理性”对普全人类之启示的历史运动,将欧洲近代哲学的历史看作是为人类的这个理性意义所做的斗争[2]。而现象学将自身理解为“整个近代〔欧洲〕哲学的隐秘向往”[3]。如果在欧洲哲学精神的引导下,人类的历史有可能符合目的论发展的轨迹,那么就可以证明,欧洲人属自身载有一个绝对的理念,因而不同于“中国”或“印度”这样的单纯人类学类型;其他陌生人属或非欧洲人属的“欧洲化”就将会是有意义的[4]。胡塞尔的历史哲学构想在涉及到具体程序时常常带有非现象学的、意识形态的特征,“欧洲化”的想法是其中的一个例子。他本人也看到这一点并将他自己这方面的构想称作“小说”(臆想)。这种构想的产生一方面与胡塞尔的哲学信念有关:他坚信理性的生活(一种得到理性论证的生活)是以希腊为开端的欧洲哲学与文化的最高理想,甚至是全人类的最高理想;另一方面,这种构想也与胡塞尔的有限世界哲学史视域有关。

【注释】[1] E. Husserl: *Krisis Hua VI* (Den Haag²1962) 14. - [2] 同上。 - [3]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133. - [4] *Krisis...* 同上书, 14.

【文献】K. Held: “Husserls These von der Europäisierung der Menschheit”, 载于: C. Janme/O. Pöggeler (Hrsg.): *Phänomenologie in Widerstreit* (Frankfurt a. M. 1989) 13—39.

Evidenz * 明见性、明证性:** [(英) evidence (法) évidence (日) 明证、明证性]

“明见性”概念以双重的方式成为胡塞尔现象学的主导动机。在多种变化不定的表述方式中(例如:自身给予、自身具有),它的基本

含义是指当下拥有、体现性[1],也就是说,一个意向地被意指之物对于一个直接把握性的(“直观性的”、在最宽泛意义上“感知性的”、“原初经验性的”、“原本给予性的”)意识而言的当下(自身被给予性)[2]。作为这样一种“当下”,

1. 根据“面对实事本身!”的口号,“明见性”就是现象学研究在方法上所要求的那种认识方式,它意味着,对于现象学研究来说,在原则上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科学论证可以作为向现象的回溯(“指明”、“描述”)。所有理性问题都是“明见性”问题[3];

2. “明见性”是那个在现象学研究中成为课题的意向性所具有的“普遍凸现的形态”[4],只要意向性是以双重的方式被理解为意识对自身给予的指明性:一方面(a),意向性是以一种与其丰富的意向相关项内涵相符的多重方式,作为“证实”或“充实”的趋向(将远离实事的意识引渡到切近实事的意识中)而在先地指明了“明见性”[5],并且在这个意义上是目的论的[6],另一方面(b),意向性又回返地指明了“明见性”,因为它在其所有变化形式中都预设了与这些形式相符的当下拥有的种类[7]。意向分析通过这样一种指明而证明了目的论的在先指明性(a),即:自身给予所具有的各种持续或消失的方式(“删除”、“失实”、“否定”)只是“明见性”的各种复杂样式而已[8],正如空泛意指永远不可能完全无对象一样,因为所有被期待之物都顺从于一个以某种方式在先已知的经验风格[9]。静态的和发生的构造分析的课题就在于探讨,所有经验以何种方式回溯到当下拥有之上,亦即回溯到作为第一奠基性的、但本身不再被奠基的经验种类之上(b),并且,哪些意向状态才会具有这种当下拥有[10]。

在其多重的自身给予方式方面,“明见性”对胡塞尔来说已成为一个开放性问题的标题,因此,在现象学构建的过程中,这个概念普遍地经历了多重的、并不始终一致的划分。对“述谓判断明见性”与“前述谓判断明见性”的区分(A)以及对“相应明见性”和“绝然明见性”的区分(B)可以被标识为根本性的区分,这两个区

分直到胡塞尔的后期才从术语上得以最终澄清。(A)意味着对明见性层次的区分,而(B)则意味着对明见性形式的区分。对述谓判断明见性与前述谓判断明见性的区分(A)是现象学判断理论的本质组成[11],并且意味着,始终是一个主动的普遍化成就或观念化成就之结果的判断明晰性(述谓判断明见性)必然是发生地奠基于对个体对象的被动经验(前述谓的或生活世界的明见性)之中[12]。这种区分同时也将“明见性”的意向状态——它是现象学研究的方法导向(I)——回返地建基到作为明见性的意向性——它是现象学研究的对象(II)——之中[13]。对相应明见性和绝然明见性的区分只是在由胡塞尔本人发表的纲领性著作中的相关之处[14]才得到完全明晰的表露;而在其他各处和在其他文字中,胡塞尔在这个术语上则动摇不定。在“明见性”的两种形式上,意向地被意指之物都是无疑地作为它自身而被给予。相应性意味着,这个被意指之物“完全”作为它自身是现前的,亦即在它的何物(Was)的全部范围中是体现性的[15]。绝然性是指,这种无疑性具有必然性的特征,也就是说,它带有这样一种意识:这个被意指之物的存在有效性在进一步时间性经验进程中不可能被扬弃[16]。据此,相应的明见性并不必须是绝然的(例如:外感知的原体现性),反之亦然。胡塞尔一方面将绝然的明见性归诸于对本质事态的明察[17],另一方面将它又归诸于通过先验还原而得以可能的对我的绝对“我在”的经验[18]。在其哲学发展的过程中,胡塞尔在从未完全放弃本质论的同时,将其兴趣越来越多地从第一种绝然明见性转向“我在”的绝然明见性。本质直观的绝然明见性同时也是相应明见性[19],而“我在”的绝然明见性的相应内涵则是有限的,并且必须在一种对现象学的(活的当下之理论的)批判性终极反思中[20]才能得到规定[21]。

【注释】[1] M. Heidegger: *Sein und Zeit* (1960) 363. - [2] E. Husserl: *F. u. tr. Logik* (1929) 140ff.; *CM Hua I* (Den Haag²1963) 55ff. - [3]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 1950) 333—357. - [4] *F. u. tr. Logik...* 同上书, 141; *CM...* 同上书, 92f. - [5] 同上书, 以及参阅: *Analysen Hua XI* (Den Haag 1966) 65ff. - [6] *F. u. tr. Logik...* 同上书, 143. - [7] 同上书, 276ff.; *Ideen I...* 同上书, 88. - [8] *Analysen...* 同上书, 25ff. - [9] *EU* (Hamburg³1964) 26ff. - [10] *F. u. tr. Logik...* 同上书, 276ff. - [11] 同上书, 179ff.; 参阅: *EU...* 同上书, 11ff. - [12] *F. u. tr. Logik* (1929) 182, 186. - [13] 同上书, 245ff. - [14] *Ideen I...* 同上书, 336—341; *CM...* 同上书, 55—57. - [15] 同上. - [16] 同上; 此外例如可以参阅: *Erste Philos. II, Hua VIII* (Den Haag 1959) 380, 398. - [17] 例如参阅: *Ideen I...* 同上书, 19, 337, 413. - [18] 例如参阅: *Erste Philos. II...* 同上书, 88ff., 410ff. - [19] *Ideen I...* 同上书, 19f.; *Erste Philos. II...* 同上书, 35. - [20] 同上书, 80, 也被称作“绝然还原”。 - [21] 同上; 此外还可以参阅: *CM...* 同上书, 56, 62, 133; *F. u. tr. Logik* (1929) 255; *Zeitb. Hua X* (Den Haag 1966) 339ff.; *Analysen...* 同上书, 368ff.

补充: “明见性”是胡塞尔现象学的中心概念。这个中心位置是由两个方面规定的。一方面, 现象学首先要求回答, 作为对真理之把握的“明见性认识”究竟是如何得以可能的[1]; 另一方面, 现象学的整个自身理解问题也可以在现象学“明见性”的标题下被提出来: 现象学是否成为或能否成为一门如胡塞尔一再要求的在“明见性原则”(“一切原则之原则”)下进行操作的“明见性的现象学”[2]。

“明见性”一词来源于拉丁文“*evidentia*”, 它在修辞术语学上与“直观性”同义, 在后期拉丁文中又等同于“清晰性”和“可见性”。自笛卡尔以后, “明见性”概念被理解为“明白清楚的感知”(clara et distincta perceptio), 成为“真理”的相关项。在现象学著作的日文译本中, “*Evidenz*”基本上被译作“明见(性)”[3]。此后这个译名被沿用到中译文中, 成为或多或少公认的定译。但必须指出: a. “明见性”概念不再是心理主义感觉论所说的感觉上的清楚、明白, 而是指明晰、直接的感知本身[4], 指对真实事态的“明察”(Einsicht); b. “明见性”或“明证性”这个概念并不包含证明、论证的意思, 因为“直观是不能论证的”[5]。

从总体上看,胡塞尔对“明见性”概念的使用不很严格:

在确切的、本真的意义上,“明见性”是指确定无疑地拥有真理,它意味着真理的相关项:“‘明见性’就是对真理的体验,而这个命题还可以不无添加地被解释成这样的命题:明见性(如果我们足够广泛地把握感知这个概念)就是感知,严格的明见性就是对真理的相应感知”[6]。“明见性”在这里“实际上就是直观的、直接和相应地自身把握的意识,它无非意味着相应的自身被给予性”[7],或者说,“绝对被给予性”[8]、“鲜明的确定性”[9]、“最完善的一致性综合”[10],以及如此等等。

在较为宽泛的意义上,“明见性”指一个意向得到充实的状况,或者说,意向与充实的统一。因此,胡塞尔认为,“只要一个设定的意向(尤其是一个断言)通过一个与之相符的、完全合适的感知而得到证实,哪怕这种感知只是一种对相互有关的个别感知的适当综合,我们也可以在较含糊的意义上谈及明见性。在这里,我们便有理由谈论明见性的程度和层次”[11]。例如,胡塞尔在关于交互主体性的研究中确定,对于本我来说,他人的心灵生活永远不可能“自身在此”地被给予[12],但他仍然将对他人的感知或同感纳入到“明见性的基本种类”之中[13]。在这个意义上,与“明见性”相对立的是“背理性”(Absurdität)概念,“背理性”是指一个意向得不到充实的状况:“与明见性相应的是背理性,它是一种对意向和拟-充实之间的所发生的完全争执的状况的体验”[14]。

除此之外,胡塞尔在《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中还进一步区分出在“明见性”概念中所包含的“意向相关项方面的明见性”与“意向活动方面的明见性”的双重含义[15]。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LU II/1, A3ff./B₁1ff.* - [2]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 1976) 333.* - [3] 例如可以参阅: 立松宏孝(译),《论理学研究》第二卷,みすず书房,1976年,页13、15、22等等。渡边二郎(译),《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的哲学のための诸构想》第一卷,みすず书房,1979年,页284、289等等。 - [4] 参阅:

Idee d. Phän. Hua II (Den Haag²1958) 51f. - [5] 同上书, 37. - [6] *LU II/2*, A594/B₂122. - [7] *Idee d. Phän.* Hua II (Den Haag²1958) 51. - [8] 同上书, 14. - [9] *LU I*, A110f./B110f. - [10] *LU II/2*, A594/B₂122. - [11] *LU I*, A111/B111. - [12]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1. - [13] 同上书, §140. - [14] *LU II/2*, A598/B₂1126. - [15] *Ideen I...* 同上书, 316f.

【文献】G. Funke: “Bewußtseinswissenschaft. Evidenz und Reflexion als Implikate der Verifikation”, 载于: *Kant-Studien* 61 (1970) 433—466. - G. Patzig: “Kritische Bemerkungen zu Husserls Thesen über das Verhältnis von Wahrheit und Evidenz”, 载于: *Neue Hefte für Philosophie* 1 (1971) 12—32. - F. - W. v. Herrmann: *Husserl und die Meditationen des Descartes* (Frankfurt a. M. 1971). - K. Rosen: *Evidenz in Husserls deskritischer Transzendentalphilosophie* (Meisenheim a. G. 1977).

【相关词】evident 明见的, Evidenzart 明见性种类, Evidenzaufweisung 明见性指明, Evidenzbegriff 明见性概念, Evidenzbewußtsein 明见性意识, Evidenzcharakter 明见性特征, Evidenzerlebnis 明见性体验, Evidenzfunktion 明见性功能, Evidenzgefühl 明见性感受, Evidenzleistung 明见性成就, Evidenzquelle 明见性源泉, Evidenzsphäre 明见性领域, Evidenzstufe 明见性阶段, Evidenztheorie 明见性理论, Evidenzverhältnis 明见性关系.

- adäquate und inadäquate Evidenz * 相应明见性与非相应明见性:

胡塞尔在《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中区分在扩展了的意义上的各种“明见性”[1]。“相应明见性”与“非相应明见性”是其中的一对。所谓“相应明见性”是指,这种明见性“原则上不能再被‘加强’或‘削弱’,它不具有分量上的档次”;而“非相应明见性”则意味着,这种明见性“可以被抬高或贬低”[2]。由于“相应”和“非相应”这对概念可以运用在经验事实的领域,也可以运用在观念本质的领域,因此。“相应明见性”不一定就是真正意义上的“绝然明见性”,即真正意义上的本质明察[3]。在这个意义上,胡塞尔认为,所有那些即使是在“相应明见性”中得到保证的东西也可以受到普全的怀疑[4]。

【注释】[1] E. Husserl: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321. - [2] 同上。
- [3] 参阅“绝然明见性与断然明见性”条目。- [4] *Ideen I...* 同上书, 62.

- **assertorische und apodiktische Evidenz** ** 断然明见性与绝然明见性:

在扩展了的意义上,对经验事物的把握也可以被看作是具有明见性的,即具有“断然明见性”。这种明见性意味着“对一个个体之物的‘断然的’看,例如对一个事物或一个个体事态的‘觉知’”[1]。它“在其理性特征上根本性地区别于一种‘绝然的’看,区别于对一个本质或一个本质状况的明察”[2],即区别于“绝然明见性”。“绝然明见性”是最确切意义上的“明见性”或“明察”。在这个意义上,胡塞尔要求哲学在其“基地、目的与方法”方面具有“绝然明见性”[3]。

【注释】[1] E. Husserl: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317f. - [2] 同上。
- [3] *Krisis Hua VI* (Den Haag²1962) 195.

【文献】Th. Seeböhm: “Apodiktizität. Recht und Grenze”, 载于: *Husserl-Symposium Mainz 1988.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und der Literatur* (Stuttgart 1989) 65—99.

exakt (Exaktheit) * 精确的 (精确性): [(英) exactitude (法) exactscience (日) 精密性]

在《逻辑研究》中,胡塞尔并没有明确区分数学与哲学在方法上的不同特征。但自《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起,那些以数学为代表的先天、本质的自然科学被胡塞尔称作“精确的理想科学”(Idealwissenschaft),它们的方法标志是“精确性”和“理想化”。“精确性”在这里意味着“经验的测量,这种测量在不断提高准确率的情况下进行的,并且是在一个事先已通过理想化和构造而得以客体化的理想性世界的指导下进行的,或者说,一个可以归属于各个量度标准的特殊理想构成物的世界”[1]。

与此完全不同的是先验现象学,它同样是本质科学,但其特征

在于“严格性”和“描述性”[2]。胡塞尔甚至认为这两种本质科学是不可类比的[3]。

【注释】[1] E. Husserl; *Krisis Hua VI* (Den Haag²1962) 32f. - [2] 参阅: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73ff. - [3] 参阅: 同上。也可以参阅“严格”。——在这点上,海德格尔也持相同的态度。参阅: M. Heidegger; *Beiträge zur Philosophie. (Vom Ereignis)*, GW 65 (Frankfurt a. M. ²1988) 150:“相反,‘精神科学’为了严格,必须是不精确的。这不是它的缺陷,而是它的特长。”

Existenz 实存: [(英) existence (法) existence (日) 实存、事实存在]

虽然胡塞尔有时在宽泛的意义上使用“实存”概念(即把它等同于“存在”概念)并且谈及“数学的实存”“本质的实存”等等[1],但这个概念原则上被胡塞尔用来指称“具有时空形式”的实在存在[2]。与“实存”相对应的是“实质”或“本质”。胡塞尔强调,现象学作为本质科学或实质科学与几何学一样,它们不对实在的实存作出任何确定,而只进行本质直观和本质研究[3]。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Krisis Hua VI* (Den Haag²1962) 65 以及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311. - [2] 参阅: *Krisis Hua VI* (Den Haag²1962) 56. - [3] 参阅: *Ideen I*.. 同上书, 172.

【相关词】existential 实存的, Existentialgesetz 实存性规律, Existenzialsatz 实存性定理, Existenzurteil 实存判断。

Explication * 展显: [(英) explication (法) explicitation (日) 说明开陈]

在胡塞尔的现象学术语中,“Explication”一词已经偏离开它的日常含义“阐述”,成为一个发生现象学描述的专用术语,中译作“展显”。从意向活动的角度来看,“展显”意味着一种对对象的考察方式,即“一种展开的(entfalten)考察,一种分层次统一的考察”[1];从意向相关项的角度来看,“展显”是指一个对象在它本身的各种

规定性中的展开[2]。与“关系把握”(Beziehungserfassung)不同,“展显”是指在对象本身的“内规定性”方面的“展显”,或者说,是对象的“内视域”的拓展[3]。

胡塞尔的分析表明,对一个对象的感知兴趣具有这样一种特征,它不是停留在对对象的素朴感知上,而是趋向于进入到对象的内视域之中。以对象S为例,在对它的感知中会形成各种特殊的触发(Sonderaffektion)和特殊的朝向(Sonderzuwendung) α 、 β ……等等,在追随这些特殊兴趣的同时,已知的对象S始终处在视域之内,成为整个感知过程的“基质”(Substrat)[4]。对 α 、 β ……等等的把握最终表现为对S的意义的丰富,或者说,对S的进一步规定。在这个意义上,对 α 、 β ……等等的把握同时也就是S的“展显”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以原本方式被给予的对象S通过一种双重的“意义构成”(S的意义构成与 α 或 β ……的意义构成)而得到精确的直观[5]。这种对“展显”现象的分析为胡塞尔提供了对前述谓判断向述谓判断之过渡的描述可能性。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EU* (Hamburg⁴1972) 126。 - [2] 同上书, 127。
- [3] 参阅: 同上书, 114。 - [4] 参阅: 126; 它也被胡塞尔称作“基质对象”(参阅: 同上书, 127)。 - [5] 同上。

【相关词】 Explikat 展显者, explikativ 展显性的, explizieren 展显, Explizierung 展显。

F

Faktum * 事实: [(英) fact (法) fait (日) 事实]

“Faktum”在胡塞尔术语中通常与“Tatsache”是同义词,它们都意味着相对于“本质”而言的“事实”[1]。只是在后期的《欧洲科学的危机与先验现象学》中以及其他一些研究手稿中,胡塞尔才较多地使用“绝对事实”(absolutes Faktum)概念[2],用它来表述他在后期

所思考的一个问题：“没有作为事实(faktisch)自我的先验自我，先验自我的本质(Eidos)是无法想象的。”[3]先验自我的“本质”是指作为纯粹可能性的先验主体性本身，而先验自我的“事实”则意味着这个纯粹可能性在人类历史中的一种现实化：人类意识与人类历史的现实。在这个意义上，胡塞尔也将人类历史定义为“绝对存在的巨大事实”[4]。胡塞尔的这个“事实”概念在很大程度上与海德格尔的“事实”(“此在的事实”)[5]概念相互呼应。胡塞尔本人也看到在“绝对事实”概念中所包含的矛盾：人类的历史的事实性是“绝对的”，却不是“必然的”；因此，它只能是一种“绝对的时间化”[6]。

【注释】[1] 参阅“事实”(Tatsache)条目。 - [2] 参阅：*Inters.* III, Hua XV (Den Haag 1973) 386, 670, 等等。；但即使在这里，胡塞尔也经常将“Faktum”与“Tatsache”不加区分地使用；参阅：同上书，403。 - [3] 同上书，385。 - [4] *Erste Philos.* II, Hua VIII (Den Haag 1959) 497ff. - [5] 参阅：M. Heidegger: *Sein und Zeit* (Tübingen 1979) 56. - [6] 参阅：*Inters.* III... 同上书，386, 670；也可以参阅“绝对者”条目。

【文献】L. Landgrebe: *Faktizität und Individuation. Studien zu den Grundfragen der Phänomenologie* (Hamburg 1982). - F. Kuster: *Wege der Verantwortung. Husserls Phänomenologie als Gang durch die Faktizität* (Dordrecht u. a. 1996).

【相关词】faktisch 事实的, Faktizität 事实性。

Feld 领域：〔(英) field〕

- intersubjektives transzendentales Feld 交互主体的先验领域：

通过向交互主体性的还原(“双重还原”)，关于其他主体的意识被归入到先验现象学的课题领域中。它们通过我本己的同感和社会行为而意向地蕴含在这个领域之中。但是，这些其他的主体超越出了我的本己意识领域，因为它们在我的同感行为和社会行为中是作为被意识到的存在而被当下化的，也就是说，它们是作为自为的存在而被当下化的，并且这种“自为的存在”不是被我自己原本

地(原真地)经验到的。在这时,这些其他主体都作为共同-主体或共同-构造主体而被当下化,它们在其意向行为中与我一起构造其一个共有的世界,并且,它们通过它们的同感行为和社会行为也意向地蕴含着我本身[1]。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Inters.* II, Hua XIV (Den Haag 1973), Nr. 1; *Inters.* III, Hua XV (Den Haag 1973), Nr. 13, 33; 关于“交互主体的先验领域”概念以及与此有关的文献还可以参阅“交互主体性”条目。
(I. Kern)

Form ** 形式: [(英) form (法) forme (日) 形式]

“形式”概念在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传统哲学中基本上是一个本体论的范畴。这个含义在胡塞尔哲学术语中也得到保留;现象学的研究领域被区分为“质料的”和“形式的”区域或范畴[1],现象学的本体论或本质论也被区分为“形式的”和“质料的”本体论[2],因而在这里可以合理地谈论“形式本质”和“质料本质”。但必须注意,在构造现象学的大前提下,胡塞尔对“形式”与“质料”的区分也贯穿在他的意向分析之中。在这个意义上,“形式”不仅像在传统哲学中那样意味着意向相关项的“形式”,而且同时是甚至首先是指构造这些意向相关项的意识活动之“形式”[3]。就意向活动而言,一方面,“材料”通过意向活动而被立义、被构形(Formung)[4]或被赋予一定的意义,“形式”在这里处在与“材料”的对立之中:“一个感性的材料只能在一定的形式中被把握,并且只能根据一定的形式而得到联结,这些形式的可能变化服从于纯粹的规律,在这些规律中,材料是可以自由变化的因素”[5];另一方面,对材料的“构形”活动本身还具有“立义形式”(Auffassungsform)和“立义质料”(Auffassungsmaterie)的区别[6]。“形式”本身在胡塞尔那里所具有的多重含义使它处在多重的对立之中。胡塞尔因此强调:“我们在这里要明确指明,通常所说的与范畴形式相对立的质料根本不是与行为质性相对立的质料;例如我们在含义中将质料区分于设定的质性或单纯搁置的质性,这里的质料告诉我们,在含义中对

象性被意指为何物,被意指为如何被规定和被把握的东西。为了便于区分,我们在范畴对立中不说质料,而说材料;另一方面,在谈及至此为止的意义上的质料时,我们则着重强调意向质料或立义意义”[7]。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 1976) §10. - [2] 同上书, 359. - [3] *LU II/2*, A263/B₂181. - [4] *Ideen I...* 同上书, 199. - [5] *LU II/2*, A668/B₂196, 也可以参阅: *Ideen I...* 同上书, 193. - [6] 参阅: *F. u. tr. Logik Hua XVII* (Den Haag 1974) 301f. - [7] *LU II/2*, A609/B₂137.

【相关词】formal 形式的, formal-allgemein 形式普遍的, formal-apriorisch 形式先天的, formal-inkonsequent 形式上前后不一的, formal-logisch 形式逻辑的, formal-Mathematisch 形式数学的, formal-ontologisch 形式本体论的, Formales 形式、形式之物, Formbedeutung 形式含义, Formbegriff 形式概念, Formbildung 构形, Formenabwandlung 变形, Formenlehre 形式论, Formerkenntnis 形式认识, Formgesetz 形式规律, Formgleichheit 形式相同性, Formidee 形式观念, Formspezies 形式种类, Formstruktur 形式结构, Formtypik 形式类型论, Formtypus 形式类型, Formunterschied 形式区别, Formenverknüpfung 形式联结, Formenverwandlung 变形, Formung 造形、构形、成形, Formwort 形式词。

- kategoriale Form * 范畴形式:

“范畴形式”也可以被简称为“范畴”或“形式”。胡塞尔认为,“范畴形式”具有双重含义:它一方面是指那些被奠基的行为特征,亦即范畴直观行为的特征,另一方面则意味着通过这些行为特征而被构造出来的已变异的对象性[1]。这个划分并没有改变“范畴形式”的传统含义,而只是将它的运用范围做了描述性的划分。胡塞尔现象学的特别之处并不在于对“范畴形式”的新理解,而是在于对“范畴形式”的新型把握方式:“范畴直观”[2]。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LU II/2*, A657/B₂185. - [2] 对此可以参阅“范畴直观”条目。

- **signifikative Form** 符号形式:

胡塞尔将“符号形式”看作是“范畴形式”的一种,更确切地说,是“非本真意义上的范畴形式”[1]。因为对“符号形式”的把握是通过“符号行为”,而对“范畴形式”的把握则是通过“范畴直观”[2]。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LU II/2*, A657/B₂185. - [2] 较为详细的说明可以参阅“符号行为”与“范畴直观”条目。

Formalisierung ** 形式化: [(日) 形式化]

在胡塞尔现象学中,“形式化”这个术语标志着从含有实事的本质到纯粹逻辑-形式本质的普遍化过渡[1]。这种普遍化过渡与总体化(*Generalisierung*)的区别在于,它的进行不是通过对本质还原的反复运用,而是通过抽象。这些形式本质不是最高的属,而是最高的形式-逻辑范畴“某物一般”的特殊化[2]。

【注释】[1] E. Husserl: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 1950) 32. - [2] *F. u. tr. Logik* (1929) 76. (U. Claesges)

Formung * 构形、立形:

“构形”属于“功能现象学”的中心课题。它基本上被用来指称“意向活动”(noesis)或“意义给予”的特征,即对可能的“材料”进行意向统摄的过程[1]。“构形”概念在早期胡塞尔那里主要被用来强调“材料”与“形式”的对立,亦即“立义内容”与“立义”的对立[2]。与“构形”概念基本同义的还有“立义”(Auffassung)、“赋义”(Sinngabung)等等。胡塞尔在后期试图限制或部分地放弃“立义内容-立义”的模式。他认为,“构形当然不是一种对在先被给予的材料所进行以及可以对它进行的活动——这将会预设一个背谬,就好像人们可以事先具有自为的材料,就好像这些材料不是抽象的意指因素,而是具体的对象一样”[3]。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193, 199. - [2] 对此可以进一步参阅“立义”与“立义内容”条目。- [3] *F. u. tr. Logik* Hua XVII (Den Haag 1974) 302; 也可以参阅“立义内容-立义(模式)”条目。

Frage * 问题: [(英) question (日) 疑问]

除了通常的含义之外,“问题”一词在胡塞尔现象学中还具有专门的术语含义:它被用来专门指称“信仰样式”(Glaubensmodus, Glaubensmodi)[1]的一种类型,即:对相同的感知材料的感知立义有两种不同的可能性相互发生冲突[2]。胡塞尔通常将“问题”与“怀疑”放在同一个样式中探讨[3]。

【注释】[1] 参阅“信仰样式”与“确然性样式”条目。- [2] 参阅: E. Husserl: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104, *Analysen* Hua XI (Den Haag 1966) 33ff. 以及 *EU* (Hamburg⁴1972) 99f. - [3] 同上。对此还可以进一步参阅“变式”条目。

【相关词】Fragliches 有问题之物, Fraglichkeit 问题性, Fraglich-Sein 问题-存在, Fraglichkeitsbewußtsein 问题性意识, Fraglichkeitstheese 问题命题。

Fremdes ** 陌生者、陌生之物: [(英) others]

“陌生者”是胡塞尔交互主体性现象学中的专门术语,它与“他人”(der Andere)以及“他我”(alter ego)一样,是一个与“自我”(Ich)、“本我”(ego)、“本己自我”(das eigene Ich)或“本真之物”(das Primordiale)相对应的概念。但从总体上看,“陌生者”的概念在胡塞尔的术语使用中要比“他人”概念更为宽泛:在“陌生者”概念中不仅包含着“他人”的陌生性,即“陌生身体”和“陌生意识”的陌生性[1],而且也包含着“陌生世界”、“陌生文化”等等陌生性[2]。在这个意义上,胡塞尔也将“陌生者”标识为“非我”(Nicht-Ich),而“他人”只是“非我”所具有的诸多形式中的一个形式,即:“他我”(anderes Ich)[3]。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Inters. I*, Hua XIII (Den Haag 1973) 84. - [2] 参阅: *CM* Hua I (Den Haag²1963) 162. - [3] 同上书, 136; 许多英译本将“fremd”与

“ander”同译作“other”，从以上理由来看，这是一种不甚严格的做法。

【文献】M. Theunissen: *Der Andere. Studien zur Sozialontologie der Gegenwart* (Berlin 1965).

【相关词】Fremdapperzeption 统觉, Fremdbewußtsein 陌生意识, Fremdes 陌生之物, Fremderfahrung 陌生经验, Fremdgeistiges 陌生精神, Fremdheit 陌生性, Fremdkultur 陌生文化, Fremdleib 陌生身体, Fremdseelisches 陌生心灵之物, Fremdsjekt 陌生主体, Fremdwahrnehmung 陌生感知, Fremdwelt 陌生世界。

Fremderfahrung 陌生经验:** [(英) experience of some one else, experience of something other (日) 他我经验、他者经验]

“陌生经验”(陌生感知[1])在胡塞尔现象学中是对其他自我的经验的标题,它被用来替代胡塞尔最初使用过的[2]并在同时代的现象学和哲学中仍然常见的“同感”概念[3]。“陌生经验”这个新名称并没有将同感的旧概念完全排挤掉,它应当表明,在现象学联系中对他人的经验的问题不是一个心理学的特殊问题,而是一个先验构造的基本问题[4]。在胡塞尔看来,这个对我来说陌生的、客观的世界的客体性就意味着交互主体性,即对每一个人而言的此在[5],因此,对这个世界的构造预设了对一个其他自我的构造,以及接下来对许多其他自我的构造,这些其他自我本身是第一性的自我陌生者[6]。这个构造便叫做“陌生经验”。对“陌生经验”的意向分析阐释以一种抽象性排斥为开端,这种抽象性排除是指将所有预设了陌生自我之构造成就的对象和对象关系都从我的经验领域中排除出去[7]。在此之后存留下来的是一个对我来说本真的或原真的经验层次,它包含着一个内在超越的世界[8]。当一个在此世界中出现的躯体根据某种动机引发(“共现”)而被统摄为一个陌生身体时[9],这个世界便被跨越了。以此方式便导致两个自我以及接下来多个自我的共同体化;一同得以共同体化的还有这些自我所具有的原真世界,它们由此而显现为对所有人而言的同一个世界[10]。在这个客观世界之中,构造着它的交互主体性的每一个自我现在都在心理-物理的人的标题下作为客体而出现[11]。

【注释】[1] E. Husserl: *Krisis Hua VI* (Den Haag²1962) 181. - [2] 例如参阅: *Ideen II, Hua IV* (Den Haag 1952) 162—172. - [3] 参阅: M. Theunissen: *Der Andere. Studien zur Sozialontologie der Gegenwart* (1965) 69f. - [4] Husserl: *CM Hua I* (Den Haag²1963) 173. - [5] 同上书, 123f.; *F. u. tr. Logik* (1929) 209. - [6] 同上书, 213; *CM.* 124, 173, 175. - [7] 同上书, 124—136. - [8] 同上书, 134f. - [9] 同上书, 138—149. - [10] 同上书, 149ff. - [11] 同上书, 157ff.

【文献】M. Theunissen: 参见: 注释[3].

(K. Held)

Fremdich (fremdes Ich) ** 陌生自我:

“陌生自我”在胡塞尔现象学中是指相对于我的本己自我而言他人的自我。他人是间接地通过类比推理或同感而被给予的。对作为陌生自我的他人之阐释原初以本己自我为出发点, 类比推理或同感的操作必须将本己自我的自我性转渡到陌生自我之上, 因为除了本己自我之外, 只有躯体事物才被看作是直接被给予的。因而陌生自我首先是在那些作为躯体事物的陌生身体中表达出来, 并根据本己身体与本己自我的联系标准而得到解释的各种体验的主体极。胡塞尔认为, 同感作为一种对陌生自我的特殊推论方式建基于对陌生身体的类比统觉之上。胡塞尔对陌生自我的思考是一种先验的思考, 即把陌生自我看作是由本己自我构造出来的客观世界构造物[1]。以后舍勒(M. Scheler)在陌生自我问题上的思考则是以“你”的被给予性为对象, 因而不同于胡塞尔的先验本我论[2]。

【注释】[1] E. Husserl: *CM Hua I* (Den Haag²1963) V. Meditation. - [2] M. Scheler: *Wesen und Form der Sympathie* (1968) Abschn. C; “Vom fremden Ich”.

【文献】E. Stein: *Zum Problem der Einfühlung* (Halle 1917, München 1980). - M. Theunissen: *Der Andere. Studien zur Sozialontologie der Gegenwart* (Berlin 1965).

Fremdwahrnehmung ** 陌生感知:

“陌生感知”是“陌生经验”的同义词[1]。它们都意味着“本我”对“他我”、一个单子对另一个单子的同感(Einfühlung)。在“陌生感

知”中与在“事物感知”中一样，他人的躯体不仅被体现（*präsentiert*）出来（例如这个躯体的正面），而且同时也被共现（*appäsentiert*）出来（例如这个躯体的背面）。但在“陌生感知”之中，还有一种不同于这两种展现方式的“共现”，正是这种“共现”才使我有可能将这个躯体（*Körper*）感知为一个他人的身体（*Leib*）[2]。换言之，在“陌生感知”中以感知方式被感知到的只是“他人”躯体的物理方面，“他人”的心理方面始终只能被共现出来。这个共现本质上不同于“事物感知”中的共现，因为在“事物感知”中，被共现的东西，例如一张桌子的背面，原则上随时有可能被体现出来，而在“陌生感知”中，对他人心灵方面的共现原则上“永远不能现实地成为体现”[3]。因此，在“陌生感知”中的共现无非只是一种“对原初不能当下拥有之物的当下化”[4]。胡塞尔有时甚至将整个“陌生感知”都标志为一种“较高阶段的脱—当下化”，即“脱离开我的原现前而进入到一个单纯被当下化的原现前之中”[5]，或者说，进入到他人的原现前之中。从这个角度来看，“陌生经验”的概念比“陌生感知”更为确切表达出对“他人”之统摄的特征。

【注释】[1] 较为详细的说明可以参阅“陌生经验”条目。— [2] 参阅“躯体”、“身体”条目。— [3] E. Husserl: *CM Hua I* (Den Haag²1963) 142. — [4] *Inters. II*, *Hua XIV* (Den Haag 1973) 513. — [5] *Krisis Hua VI* (Den Haag²1962) 189.

【文献】A. Lingis: “The Perception of Others”, 载于: *Philosophical Forum* 5 (1974) 460—474.

Fremdwelt ** 陌生世界: [(日) 异乡世界]

在胡塞尔那里，“陌生世界”是指未认知之物和未确定之物的领域，这个领域对于在人格主义观点中的人来说是与熟悉的一已知的周围世界相毗邻的[1]。“陌生世界”的结构和经验可能性已经在家乡世界的类型论中得到在先的标识，以至于根据陌生世界与家乡世界的连续—视域联结性，前者可以从后者出发而得到理解[2]。在抽象的“自然”观点中，陌生世界只是遥远的世界而已[3]。

【注释】[1] 参阅：L. Landgrebe：“Welt als phänomenologisches Problem”，载于：Der Weg der Phänomenologie (Gütersloh²1967) 50f. - [2] E. Husserl: Phän. Psych. Hua IX (Den Haag 1962) 89f. - [3] Landgrebe, “Welt als phänomenologisches Problem”，同上书，50f. (P. Janssen)

补充：“陌生世界”在胡塞尔后期对“生活世界”分析中是一个与“家乡世界”相对立的概念。可以说，所有处在家乡世界之外的未知视域都属于陌生世界的范围。在陌生世界中，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像在家乡世界中那样得到在先的标识。陌生世界的基本结构是不确定性和未知性：不熟悉的环境、风景，不熟悉的人连同其未知的风俗习惯和观点，不熟悉的国家连同其未知的法律和秩序。我们的期待不断失望，这是因为，当我们进入陌生世界时，我们必定从一开始就带着整个家乡世界的已知性，而这些已知性在陌生世界中受到限定。但是，我们所经历的并不是绝对的失望。在我们所带有的家乡世界的已知性中仍有一些继续有效，它们是指最终确然性的持续有效，即世界存在的持续性。世界作为已知的、存在着的世界构成了我们所有认识行为的最普全的被动在先被给予性；在这种世界信仰的基础上，任何一个对个别事物的把握以及任何一个认识活动的进行都依赖于某些在被动确然性领域中在先被给予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任何未知的事物都在一定程度上是已知的、任何不确定的事物都在一定程度上是确定的；“陌生世界”不可能是一个完全空泛的某物、一个无任何意义的材料、一个绝对未知的东西。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未知性”同时也是“已知性”的一个样式[1]，而“陌生世界”同时也是“家乡世界”的一个样式[2]。

【注释】[1] 参阅：E. Husserl: EU (Hamburg⁴1972) §8. - [2] 参阅：K. Held：“Heimwelt, Fremdwelt, die eine Welt”，载于：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en 24/25 (1991) 305—337.

【文献】L. Landgrebe：“Welt als phänomenologisches Problem”，载于：Der Weg der Phänomenol.

(Gütersloh²1967) 8—45. — K. Schuhmann: *Die Fundamentalbetrachtung der Phänomenologie. Zum Weltproblem in der Philosophie E. Husserls* (Den Haag 1971). — K. Held: 参见; 注释[2].

【相关词】fremdweltlich 陌生世界的, Fremdweltliches 陌生世界的事物。

Fülle ** 充盈: [(英) fullness (法) le plein (日) 充实]

“充盈”在胡塞尔的意向分析中是一个与“质性”、“质料”相平行的重要概念。它意味着意识行为,更确切地说,直观的意识行为所具有的感性材料。“充盈”作为感性材料(Sinnesdaten)还可以进一步划分为感觉材料(Empfindung)和想象材料(Phantasma)。前者是感知行为的内容,后者是想象行为的内容,这两种行为在一起构成更高层次的直观行为属。在胡塞尔的术语中,与“充盈”相对立的是“空泛”(Leere);一个不具有充盈的意识行为也就等于“空泛的意向”。

相对于“质性”和“质料”而言,“充盈”是“直观行为所具有的一个新的、以补充的方式特别从属于质料的因素”[1]。胡塞尔的意向分析表明,由质性与质料所组成的意识行为之“意向本质”并不意味着一个具体、完整的行为,至少它不能构成一个具体、完整的客体化的行为。只有当质性、质料与“充盈”结合在一起时,一个客体化行为才能成立,因此,“每一个具体、完整的客体化行为都由三个组成部分:质性、质料和代现性内容”[2]。“代现性内容”(repräsentierender Inhalt)在这里就是指“充盈”[3]。

“充盈”作为“代现性的内容”在意识行为中是与作为“被代现的内容”的“质料”相对立的。前者是在直观中的被给予之物,它们是诸如“红”、“长、宽、高”以及“冷”、“硬”一类的感觉材料;后者是在意向中的被意指之物,如:“桌子”或“椅子”等等。一旦“充盈”被赋予“质料”(被给予意义、被立义、被统摄),意识对象便产生出来。因此,客体化行为或对象化行为的形成必须以感性材料的被给予为必要的前提。“充盈”越是丰富,它与被赋予它的“质料”便越可能相符。在这个意义上,“充盈”决定了一个意识行为是否具

有直观性。胡塞尔的分析还进一步表明,一个行为的“充盈”程度取决于以下三个方面:“充盈”的范围、活力与实在内涵。“充盈”的完满也就意味着相关行为的相应性(Adäquatheit)[4]。

胡塞尔对“充盈”(立义内容)和“质料赋予”(立义)的划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笛卡尔的二元论和感觉主义影响。尽管胡塞尔有时也对这一观点进行自我批判,但可以证明,他仍然将这个观点一直保留到他的后期,至少是在感知行为的范围内[5]。

【注释】[1] E. Husserl: *LU II/2, A/541B₂69*. - [2] 同上书, A562/B₂90. - [3] 此外,与“充盈”同义的概念还有“直观内涵”(intuitiver Gehalt)、“立义内容”(Auffassungsinhalt)、“被代现者”(Repräsentant)、“感性材料”(Hyle, Sinnesdaten),以及其他等等。- [4] 同上书, A562/B₂85. - [5] 较为详细的说明可以参阅“立义内容-立义(模式)”条目。

【文献】M. Merleau-Ponty: *Phénoménologie de la perception* (Paris 1945). - U. Melle: *Das Wahrnehmungsproblem und seine Verwandlung in phänomenologischer Einstellung. Untersuchungen zu den phänomenologischen Wahrnehmungstheorien von Husserl, Gurwitsch und Merleau-Ponty* (Den Haag 1983). - L. Ni: *Seinsglaube in der Phänomenologie Edmund Husserls* (Dordrecht u. a. 1999).

【相关词】Ausfüllung 充满, Erfüllung 充实, Füllung 充盈化。

Fundamentalbetrachtung ** 基本考察: [(英) fundamental considerations]

与胡塞尔现象学相关的“基本考察”在现象学研究中始终是一个带有双重含义的重要概念。它在双重意义上意味着现象学研究的课题和任务。

首先,“基本考察”可以是指“现象学的基本考察”(phänomenologische Fundamentalbetrachtung)。它是胡塞尔1913年的代表作《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第二篇的标题。该篇共包含四章:“自然观点的命题以及对它的排斥”、“意识与自然现实”、“纯粹意识区域”、“现象学的还原”。胡塞尔先验现象学的核心部分、他的关键性哲学立场在这一篇中得到了明确的表述[1]。

其次，“基本考察”也可以是指“对现象学的基本考察”(Fundamentalbetrachtung der Phänomenologie)。它意味着胡塞尔现象学的一个终身任务,即对它自己本身的基本哲学反思:“它(现象学)的本己本质就在于,完善地澄清它的本己本质,从而也完善地澄清它的方法原则”[2]。

第一种基本考察是在现象学的工作中进行的,它要求“最完善的无前提性”;而第二种基本考察是在现象学的自身反思中进行的,它要求对其自身有“绝对反思的明察”[3]。这两种基本考察并不相互脱离,而是密切相关,并且它们各自的结论会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一个“佯谬”:现象学作为“纯粹现象学”本身不是哲学,它是一门不带有任何前设,因此也“不带有真正的哲学要求”,“先于所有哲学兴趣和所有哲学本身的”[4]科学;但另一方面,正是借助于这种操作上的无前提性和自明性,现象学作为“纯粹现象学”又带着它的“一切原则之原则”而构成一种“特殊的哲学思维态度和特殊的哲学方法”[5],从而要求成为哲学的基础科学或哲学的根。在具体的分析中,这种“佯谬”不仅表现在对胡塞尔现象学至关重要的“还原”学说中,而且也表现在他的同样至关重要的“构造”理论中。

但是,如果单方面地强调和坚持现象学“基本考察”的某一面,这将是一个原则性的错误。胡塞尔本人曾强调,如果现象学的历史命运就是“不断进入到新的佯谬之中”,那么“人们以后将会理解,这是一个必然的佯谬”;现象学的本质就在于,它是“一个有意义地可溶解的、甚至是必然的佯谬”[6]。

因此,胡塞尔现象学意义上的“基本考察”的任务应当在于:既思考现象学所具有的统一的“基本意义”,也思考它的基本状况[7]。只有当解释者们清楚而全面地将现象学看作是这样一种双重意义上的活动,才有可能将这两者有机地结合为一体,并使它们产生出活的效应[8]。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2. Abschnitt, §27—§62. — [2] 同上书, 121. — [3] 同上. — [4] *Erste Philos.* II, Hua VIII (Den Haag 1959) 172. — [5] *Idee d. Phän.* Hua II (Den Haag²1958) 23. — [6] *Krisis* Hua VI (Den Haag²1962) 185, 183. — [7] K. Schuhmann: *Die Fundamentalbetrachtung der Phänomenologie. Zum Weltproblem in der Philosophie Edmund Husserls* (Den Haag 1971) XXI. — [8] 参阅: K. Held: “Nachwort”, 载于: L. Robberechts, *Edmund Husserl. Eine Einführung in seine Phänomenologie*. Aus dem Französischen von Klaus u. Margret Held. Mit einem Nachwort von Klaus Held (Hamburg 1967) 158.

【文献】E. Husserl: *Aufs. u. Vort.* I, Hua XXV (Dordrecht u. a. 1987) Beil. I. — K. Schuhmann: 参见: 注释[7]. — K. Held: 参见: 注释[8].

Fundierung/Fundierungsverhältnis ** 奠基/奠基关系: [(英) founding, relationships of founding, foundation (日) 基づけ]

在《逻辑研究》中,胡塞尔从形式上对奠基概念做了如下的定义:如果一个 α 根据本质规律在其存在上需要一个 μ ,以至于 α 只有在一种全面的统一性中与 μ 一起才能存在,那么 α 便是通过 μ 而被奠基[1]。奠基可以是相互性的,也可以是单方面的。在单方面的奠基情况中,被奠基者若没有奠基者便不能存在,但反之则可以[2]。——在胡塞尔后期思想中,单方面奠基的概念得到了更为广泛的运用[3]。其一,这个概念涉及到构造阶段的秩序[4],其二,它涉及到各种不同意向行为与它们的意向相关项之间的相互关系[5]。所有高层次的和复杂的行为与对象性都奠基于原初的和简单的基本行为与对象之中,例如范畴直观奠基于素朴感性直观之中[6],逻辑—述谓判断奠基于前述谓的经验明见性之中,所有评价和意愿行为最终都奠基于对素朴感性实体的经验(原信仰)之中[7]。

【注释】[1] E. Husserl: *LU II/1* (⁵1968) 261ff. — [2] 同上书, 264f. — [3] 参阅: A. Diemer: *Edmund Husserl. Versuch einer systematischen Darstellung seiner Phänomenologie* (Meisenheim a. G. ²1965) 90ff. — [4] Husserl: *LU II/2* (⁴1968) 147ff. 152ff. — [5] A. Diemer, 同上书, 90ff. — [6] 144ff., 152ff. — [7] *EU* (Hamburg³1964) 21f., 53f.

(P. Janssen)

补充：“奠基”或“奠基关系”的概念在胡塞尔的意识分析中无疑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现象学的意向分析的诸多结果最终都可回归为在意向体验的“奠基关系”方面所获得的本质认识。“奠基关系”就意味着意向体验的本质结构。胡塞尔强调：“所有真实的统一体都是奠基关系。”[1]

但是，胡塞尔同时也强调，“一个行为的被奠基并不是指这个行为——无论在哪种意义上——建立在另一些行为之上，而是意味着，就其本质，即就其种类而言，被奠基的行为只有建立在奠基性种类的行为上，它们才是可能的”[2]。就此而言，奠基并不意味着论证。它仅仅意味着，被奠基的构成物如果不回溯到奠基性的构成物上去就无法自身被给予[3]。在奠基关系中，奠基性的环节也被称之为“起源”。

胡塞尔的意向分析至少揭示了以下几种奠基关系：1)非客体化行为在客体化行为中的奠基(例如喜悦奠基于表象之中)[4]；2)一种客体化行为在另一种客体化行为中的奠基(例如述谓陈述的行为奠基于称谓行为之中)[5]；3)符号行为在直观行为中的奠基[6]；4)想象在感知中的奠基[7]；5)非信仰行为在信仰行为中的奠基[8]；6)范畴直观行为在感性直观行为中的奠基[9]；7)被奠基的行为的质料在奠基性行为的质料中的奠基[10]；8)行为质性在行为质料中的奠基[11]；9)行为特征在外感性内容中的奠基[12]；10)述谓判断的明见性在前述谓判断明见性中的奠基[13]；11)意识的主动综合及其构成物在被动综合及其构成物中的奠基[14]，以及其他等等。所有这些奠基关系又可以从“静态现象学”方面和“发生现象学”方面得到划分，并且最终归结为“有效性的奠基”和“发生性的奠基”这样两个基本范畴，前者是超时间的，后者则与时间有关[15]。

【注释】[1] E. Husserl: *LU II/1*, A272/B₂279. - [2] *LU II/2*, A650/B₂178. - [3] E. Tugendhat: *Wahrheitsbegriff bei Husserl und Heidegger* (Berlin 1970) 182. - [4] 参阅: *LU II/*

1, A459/B₁494. - [5] 同上书, A463/B₁498. - [6] *LU* II/2, A568/B₂96. - [7] 同上书, A549/B₂77. - [8] 参阅: *EU* (Hamburg ⁴1972) §21, 也可以参阅 E. Tugendhat: *Wahrheitsbegriff bei Husserl und Heidegger...* 同上书, 41. - [9] Husserl: *LU* II/2, A649/B₂177. - [10] 同上书, A647/B₂175. - [11] *LU* II/1, A391/B₁416. - [12] *LU* II/2, A706f./B₂234f. - [13] *EU...* 同上书, 37. - [14] *CM* Hua I (Den Haag ²1963) 112. - [15] 参阅: L. Landgrebe: “Die Phänomenologie als transzendente Theorie der Geschichte”, 载于: *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en* 3 (1976) 32.

【文献】W. Szilasi: *Einführung in die Phänomenologie Edmund Husserls* (Tübingen 1959) - E. Tugendhat: 参阅; 注释[8].

【相关词】fundieren 奠基, fundierend 奠基性的, fundiert 被奠基的, Fundiertsein 被奠基状态, Fundierungseinheit 奠基统一, Fundierungsganzes 奠基整体, Fundierungsordnung 奠基次序.

Funktion (fungieren) ** 功能 (起作用): [(英) function (日) 机能]

胡塞尔将先验主体性在进行其意向体验的过程中的活力称作“起作用”,它表明这种意向体验的进行具有先验构造的“作用(功能)”[1].

【注释】[1] E. Husserl: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 1950) 212ff.; 参阅: E. Fink: *Studien zur Phänomenologie* (Den Haag 1966). (K. Held)

【相关词】Funktion 功能, 作用, Funktionseinheit 功能统一, Funktionsform 作用形式, Funktionsgemeinschaft 功能共同体, Funktionswandel 功能变化.

Für-wahr-halten 认之为真:

“认之为真”在胡塞尔这里是指对对象之存在的设定,意味着存在的“确然性”[1];同时,在语词构成上,它还暗示“感知”,亦即“感之为真”(Wahr-Nehmen)[2].与“认之为真”相关的概念在胡塞尔那里还有:“认之为或然”(Für-wahrscheinlich-halten)、“认之为可能”(Für-möglich-halten)以及“认之为否”(Für-nichtig-halten)等等[3].它们是“认之为真”的“变式”(Modalität).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Analysen Hua XI* (Den Haag 1966) 39. - [2] 对此还可以进一步参阅“感知”(Wahrnehmen, Perzeption) 条目。- [3]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94.

G

Gattung * 属: [(英) genus (法) genre (日) 类]

在本质的总体领域中,胡塞尔在范畴上区分本质的“属”(Gattung)、“种”(Art)和“差”(Differenz)[1]。胡塞尔认为,每一个本质,无论它是质料本质,还是形式本质,都从属于一定的本质层次序列,即从属于一定的“种”或“属”[2]。例如,在纯粹逻辑学的含义领域中,“含义一般”是最高本质属[3]。这个意义上的“种”与“属”起源于亚里士多德的“种”、“属”概念[4]。

【注释】[1] E. Husserl: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12. - [2] 同上。- [3] 参阅:同上。- [4] 参阅: *LU II/2*, A698/B₂226.

【相关词】Gattungsgemeinheit 属的普遍性, Gattungsbegriff 属概念, Gattungseinheit 属统一, Gattungsgemeinschaft 属共同体, Gattungswesen 属本质, Gattungszahlwort 属数词。

Gefühl * 感受: [(英) feeling (法) sentiment (日) 感情]

“感受”在胡塞尔现象学中是一个较为含糊的术语。一方面,“感受”本身作为一种具有宽泛领域的意识现象受到探讨:它在总体上从属于“非客体化行为”的领域,因此也奠基于“客体化行为”之中[1]。在这个意义上,“感受”是与“情感”(Gemüt)相平行的概念,它自身包括“好感”、“恶感”等等喜怒哀乐的感受[2]。另一方面,“感受”在胡塞尔那里也可以意味着一种感受感觉(Gefühlsempfindung),这种“感受感觉”虽然属于“客体化行为”,但它有别于外感知中的“感觉材料”,因为“感受体验不以映射的

方式显现自身”[3]。这个意义上的“感受”应当是指“内感知”感觉材料。它包括“痛感”、“热感”以及其他等等感性感受。最后,胡塞尔还在另一种意义上谈及“感受”:在发生现象学的分析中,胡塞尔区分“行为进行”和“行为引发”[4]。在行为进行之前存在着引发行为的因素,它导致自我有兴趣转向触发者,从而有可能使触发者成为对象。这里的兴趣也被胡塞尔标识为“感受”[5]。胡塞尔在研究手稿中将这个意义上的“感受”定义为“在自我与自我陌生的素材(触发的内容)之间的中介”,但它“仍然是自我性的,是自我的状态性”[6]。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74. - [2] 同上书, 266. - [3] 同上书, 92. - [4] *Ideen I...* 同上书, §115. - [5] *EU* (Hamburg⁴1972) 91. - [6] Ms. C 16 V, 15ff.

【文献】Q. P. Smith: “Husserl and the inner structure of feeling-acts”, 载于: *Research in phenomenology* 6 (1976) 84—104.

【关键词】Fühlen 感受, Gefühlsakt 感受行为, Gefühlsdatum 感受材料, Gefühlsempfindung 感受感觉, Gefühlserlebnis 感受体验, Gefühlsintention 感受意向, Gefühlsphänomen 感受现象.

Gegebenheit ** 被给予性: [(英) givenness (日) 所与、所与性]

“被给予性”是指事物(感觉材料、对象等等)的显现。前者(被给予性)是从意识活动的角度而言,后者(显现)是从意向相关项的角度而言。“被给予性”概念强调显现者对自我的相对性,或者说,“被给予”是指被给予自我。真正被给予自我的对象,也就意味着自我可以经验到的东西。例如,“实项的被给予性”就意味着自我意识行为的“实项内容”,而“意向的被给予性”也就是指自我意识行为的“意向内容”[1]。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本原的被给予性”、“直接的被给予性”[2],它们都意味着相对于自我而言的显现方式。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试图通过对自我意识的反思,包括对被给予性的反思来把握绝对主体性的结构。从这个角度出发,

胡塞尔强调,所谓对象,并不是一个像藏在口袋里一样藏在认识中的事物,认识也不是一个始终相同的空口袋,这次可以放入此物,另一次可以放入他物等等。相反,“我们是在被给予性中看到,对象在认识中构造起自身”[3]。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LU II/2*, B₂236. - [2]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11, 16 以及 *Erste Philos.* I, Hua VII (Den Haag 1956) 102. - [3] *Idee d. Phän.* Hua II (Den Haag²1958) 75.

【文献】E. Husserl: *Aufs. u. Vort.* I, Hua XXV (Dordrecht u. a. 1987) Beil. IV. - S. Müller: *System und Erfahrung. Metaphysische Aspekte am Problem des Gegebenen bei E. Husserl* (Diss. München 1971). - W. Höres: *Rationalität und Gegebenheit in Husserls Phänomenologie* (Diss. Frankfurt a. M. 1951).

【相关词】geben 给予, gegeben 被给予, Gegebenes 被给予之物, Gegebenheitsart 被给予性种类, Gegebenheitsbewußtsein 被给予性意识, Gegebenheitsfülle 被给予性充盈, Gegebenheitsmodus 被给予性样式, Gegebenheitsweise 被给予方式, Gegebensein 被给予状态。

Gegegenstand ** 对象: [(英) object (法) objet (日) 对象]

“对象”概念是胡塞尔在其现象学分析中使用最多的术语之一。但是,一方面由于这个概念带有各种传统哲学的渊源,另一方面还因为它在胡塞尔的思想发展中经历了不同的变化,因此“对象”概念在胡塞尔哲学中具有极为复杂的含义。

从意识现象学的角度来看,“对象”概念可以在这里获得它最确切的含义,即相对于意识而立的东西(Gegen-Stand)。“对象”在这个意义上始终是指“意向对象”或“意识对象”,它意味着,一个东西被意识到并且面对意识而立。胡塞尔本人曾经强调:“我并没有发明普遍的对象概念,而只是恢复了那个为所有纯粹逻辑定理所要求的对象概念,并且同时指明,它原则上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概念,因此它也是一个规定着普遍科学话语的概念。在这个意义上……许多观念之物也是一个‘对象’”[1]。在另一处,胡塞尔还

指出,“对于意识来说,被给予之物是一个本质上相同的东西,无论被表象的对象是实在存在的,还是被臆想出来的,甚或可能是悖谬的。我对‘朱庇特’的表象不会不同于我对‘俾斯麦’的表象,对‘巴比伦塔’的表象不会不同于对‘科隆大教堂’的表象,对一个‘等千角形’的表象不会不同于对一个‘等千方形’的表象”[2]。就此而论,“对象”是指被意识到的东西,无论这个东西是实在的还是观念的,是现实的还是臆想的,是可能的还是不可能的,是有意義的还是悖谬的或无意义的[3]。在这个意义上,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也将“对象”称作意识的“意向对象”或“内容”：“对象是一个意向对象,这意味着,在此有一个行为,它带有一个具有确定特征的意向,这个意向在这种确定性中构成了我们称之为朝向此对象之意向的东西”[4]。“对象”作为以各种可能的方式被意指的东西原则上不同于在意识中实项地被给予的东西(感觉材料),除非是在完全相应的内在感知中[5]。此后在《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中,“对象”概念又在相当程度上被胡塞尔等同于“意向相关项”[6]。在意向相关项方面,有两个对象概念需要区分:第一个对象概念是指“如此被规定的对象”(Gegenstand im Wieweiner Bestimmtheiten)[7];第二个对象概念则是指“绝然对象”(Gegenstand schlechthin)[8]。这个划分与《逻辑研究》中对“如其被意指的对象”(Gegenstand, so wie er intendiert ist)与“被意指的绝然对象”(schlechthin der Gegenstand, welcher intendiert ist)[9]是平行的:它们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看作上与“意向对象”和“含义”相等义的概念。

此外,在胡塞尔后期的发生现象学分析中,“对象”概念还具有相对于“课题”概念而言的特殊含义。在这里,“自我朝向”(Ichzuwendung)的对象仅仅意味着自我朝向的一个不确定客体,一个含糊的或空泛的被意指之物,而“课题”则表明一种被把握、被关注的客体,一种“深入到对象之中的追求以及在对象自身的充实上得到的满足”[10]。因此,“在确切意义上的课题与自我朝向的对象并

不始终一致”[11]。

“对象”的对应概念始终是“意识”。它们在确切的意义上体现出“意识对象”与“意识行为”的对立。但这个对立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意识”也可以使自身成为“对象”，只要它通过反思而目光转回到自身并将自身对象化。彻底的意识反思是胡塞尔所倡导的哲学观点[12]。正是通过这种反思，现象学发现所有奇迹中的奇迹：意识可以使某个不包含在它自身之组成部分中的东西成为意向对象——意识具有构造的能力。意识既不是装载着事物本身的盒子，也不是装载着关于事物图像的盒子。在这个意义上，“对象”概念在胡塞尔的术语中本质上有别于“事物”概念[13]。

【注释】[1] E. Husserl: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47. - [2] *LU II/1*, A353/B₁374. - [3] 关于对象的“有意义”和“无意义”还可以参阅: *LU II/1*, 1. Unters. §14 以及 *LU II/2*, 4. Kapitel. - [4] *LU II/1*, A388, 也可以参阅: *LU II/1*, A197/B₁199, A52/B₁52. - [5] 同上书, A197/B₁199. - [6] 对此较为具体的说明可以参阅“意向相关项”条目. - [7] *Ideen I...* 同上书, §131. - [8] 参阅: 同上以及: *Bedeutungl.* Hua XXVI (Dordrecht u. a. 1988) 35. - [9] 参阅: *LU II/1*, A376/B₁400. - [10] *EU* (Hamburg⁴1972) 92. - [11] 同上. - [12] *Ideen I...* 同上书, 78. - [13] 参阅: Th. Celms: *Der phänomenologische Idealismus Husserls und andere Schriften 1928—1943* (Frankfurt a. M. u. a.) 63f.

【文献】I. S. Cha: *Eine Untersuchung über den Gegenstandsbegriff in der Phänomenologie Edmund Husserls* (Diss. Freiburg i. Br. 1968). - R. Bernet: “Husserls Begriff des Noema”, 载于: S. Jjsseling (Hrsg.): *Husserl-Ausgabe und Husserl-Forschung* (Dordrecht u. a. 1990) 61—80.

【相关词】Gegenständliches 对象之物, Gegenständlichkeit 对象性, Gegenstandsbegriff 对象概念, Gegenstandsbewußtsein 对象意识, Gegenstandsfeld 对象领域, Gegenstandsform 对象形式, Gegenstandsgebiet 对象领域, Gegenstandskategorie 对象范畴, Gegenstandskonstitution 对象构造, Gegenstandslehre 对象学说, gegenstandslos 无对象的, Gegenstandslosigkeit 无对象性, Gegenstandsmaterie 对象质料, Gegenstandspol 对象极, Gegenstandsregion 对象区域, Gegenstandssinn 对象意义, Gegenstandssphäre 对象领域, Gegenstandstypus 对象类型, Gegenstandswahrheit 对象真理, Gegenstandswelt 对象世界.

Gegenständlichkeit 对象性：〔(英) objectivity (法) objectif (日) 对象性〕

“对象性”概念在原则上有别于“对象”概念,虽然胡塞尔常常将它们等义使用。胡塞尔本人在《逻辑研究》中从两个方面强调“对象性”与“对象”这两个术语之间的区别:一方面,“我常常选用‘对象性’这个比较不确定的表述,因为在这里所涉及到的都不仅仅是狭义上的对象,而且也涉及到事态、特征,涉及到非独立的实在的形式或范畴的形式等等”[1]。从这个角度上说,“对象性”意味着最宽泛意义上的“对象”,即在意识中被构造的东西,无论它是抽象的,还是具体的,是简单的还是复合的。另一方面,“对象性”与“对象”的区别还在于,“前者受到一个完整的行为的朝向,后者则受到各种不同的、构成这个行为的部分行为的朝向。每一个行为都意向地关系到一个从属于它的对象性。这一点既对简单行为有效,也对复合行为有效。即使一个行为是由部分行为复合而成的,只要它是一个行为,那么它就会在一个对象性中具有其相关物。正是关于这个对象性,我们在完整的和第一性的意义上陈述说,这个行为与此对象性有关。部分行为(如果它们的确不仅仅是行为的部分,而且是作为部分寓居于复合行为之中的行为)也与对象有关;这些对象一般不等同于整个行为的对象,尽管它们有时可以等同”[2]。从这个角度上看,“对象性”是指一个整体意识行为所构造的整体对象。

【注释】[1] E. Husserl: *LU II/1*, A39/B₁39. - [2] 同上书, A377/B₁401.

Gegenstandspol 对象极：〔(日) 对象极〕

在胡塞尔的意向分析中,“对象极”意味着与自我极[1]相对应的另一极:“一方面自我极,另一方面是作为对立极的客体”[2]。

“对象极”可以是指具体的、作为某物或某个对象性之物、作为一个在其显现中具有统一性并贯穿在自我极之中的东西[3]；在这个意义上，相对于一个“自我极”可以有诸多的“对象极”。另一方面，“对象极”也可以意味着在意识体验流中与“自我极”(Ichpol)相对应的、在抽象意义上的另一极。它也就是在自然观点被看作是素朴存在并且在存在确然性中始终得到预设的东西，它也是所谓“客观存在”和“客观真理”形成的原初源泉[4]。

【注释】[1] 参阅“自我极”条目。 - [2] *Ideen II*, Hua IV (Den Haag 1952) 105. - [3] 参阅: *Krisis Hua VI* (Den Haag²1962) 174f. - [4] 参阅:同上书, 179。

Gegenwart * 当下: [(英) present (法) présence (日) 现在]

“当下”概念主要被运用在胡塞尔现象学的时间意识分析中，“当下”不同于过去和未来，它无法通过回忆和期待，而只能通过感知才能把握到。“感知是一种可以说是抓住了当下本身之要害的意识，是原本当下拥有的意识”[1]。当前意识的统一被胡塞尔称作“活的当下”[2]。除此之外，胡塞尔有时也在空间的意义上谈及“当下”[3]。

【注释】[1] E. Husserl: *Analysen Hua XI* (Den Haag 1966) 304; 关于“当下”与“当下拥有”、“当下化”的关系可以参阅后面这两个条目；此外还可以参阅: *Zeith. Hua X* (Den Haag 1966) 38f. - [2] L. Landgrebe: “Der phänomenologische Begriff der Erfahrung”, 载于: *Faktizität und Individuation. Studien zu den Grundfragen der Phänomenologie* (Hamburg 1982) 66; 对此还可以进一步参阅“活的当下”条目。 - [3] *Ph. B. Er. ...* 同上书, 251.

【文献】L. Landgrebe: 参见:注释[2].

【相关词】gegenwärtig 当下的, gegenwärtigen 当下具有, gegenwärtighaben 当下拥有, Gegenwärtigkeit 当下性, Gegenwärtigung 当下具有, Gegenwarts-lage 当下状况, Gegenwartssituation 当下状态, vergegenwärtigen 当下化, Vergegenwärtigung 当下化。

- **lebendige Gegenwart** ** 活的当下: [(英) living present (日) 生き生きとした现在]

在胡塞尔现象学的后期,“活的当下”这个时间形式[1](也被称作“原本的、原现象的、原样式的、流动的当下”以及“活的现在”或其他等等[2])标志着最终起作用的先验自我(原-自我)的存在方式,亦即绝对主体性在其内在构造着的、不再是被构造的状态中的存在方式[3]。由于意识流或体验流连同其内在的(实项的)内涵本身还是一个在内在时间中构造起来的构成物[4],所以通向最终构造性的自我的通道只能通过对内在时间视域的加括号,即通过对先验现象学悬搁和还原的深化而获得[5]。先验的自身经验因此而在其可能的、相应的和绝然的内涵方面受到最终的批判[6]。这个批判的结果是,最终构造性自我的时间形式是在绝然明见性中被给予的[7]。最终起作用的自我就是对此自我进行现象学反思的反思者本身。反思具有自身认同的特征,这个自身认同超越出在被反思的和反思着的自我之间的第一时间间距[8]。只有通过一个追加的反思行为(即“后觉知”)[9]才能确定,这“两个”自我是同一的。为了确定在这个反思行为中起作用的自我与被反思的过去自我的同一性,需要一个进一步追加的反思,如此等等[10]。最终起作用的反思因而必然具有一个无穷时间重复的形式[11]。由于这个必然的重复意味着先验自我的自身认同与其时间延展的同一,因而在这个重复中绝然明见地示明,先验自我的存在方式必须被理解为恒定的同一性与流动的自身客体化的原统一[12],亦即被理解为活的当下[13]。在胡塞尔遗留下的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手稿[14]中表明,这个活的当下的结构就是那些从现象学时间分析中所得知的内时间意识原样式:原印象、滞留与前摄[15]。根据其流动的自身客体化或“时间化”,活的当下的先验自我永远不会仅只作为构造着的东西出现,而是始终作为也已经在内在时间中被构造的东西出现。依据活的当下所具有的这种流动-恒定双重特征[16],先验

自我一方面作为在意识生活的各个当下中进行着个别行为的自我构造自身,另一方面则是作为稳固的同一自我极[17],这个自我极在意向生活流中是作为其全时的中心而当下的。由于每一个当下的自我与稳固的自我极这两者只是同一个活的当下的自身客体化[18],并且因此而是同一的,所以,自我在其各个个别的行为进行中所获得的恒久的自我规定便作为习性[19]和权能性而在稳固的自我极中凝聚下来[20]。因此,在先验自我的每个意识当下之中都意向地包含着自身经验和世界经验的所有现时性和潜能性(权能性)[21]。以此方式通过必然的时间化而得到完整具体化的先验自我被胡塞尔称之为单子[22]。

【注释】[1] 这个概念在胡塞尔的《内时间意识现象学(1893—1917)》(Hua X, Den Haag 1966)页 54 上已经出现,同样也以“活的内在当下”的表述形式出现在《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Hua III, Den Haag 1950),页 108 上。- [2] 参见:注释[5], [7], [13];《现象学的心理学》(Hua IX, Den Haag 1962)一书的页 475 及以后各页提供了胡塞尔关于活的当下的一篇后期文字的例子。- [3] 这也就是胡塞尔在《内时间意识现象学》的页 75 上所谈到的东西,这时他还说,“我们缺乏指称所有这些东西的名称”。- [4] *Ideen I...* 同上书, 198; *Ideen II*, Hua IV (Den Haag 1952) 102; *Analysen Hua XI* (Den Haag 1966) 204f. - [5] K. Held; *Lebendige Gegenwart. Die Frage nach der Seinsweise des transzendentalen Ich bei E. Husserl, entwickelt am Leitfaden der Zeitproblematik* (Den Haag 1966) 66f.; 参阅: Husserl; *Erste Philos.* II, Hua VIII (Den Haag 1959) 411ff. - [6] *CM Hua I* (Den Haag²1963) 62; *Erste Philos.* II... 同上书, 80; *Zeitb...* 同上书, 339ff. - [7] *CM...* 同上书, 133; 此处和后面可以参阅 Th. Seebohm; *Die Bedingung der Möglichkeit der Transzendentalphilosophie* (1962) 105ff. - [8] Husserl; *Erste Philos.* II... 同上书, 80ff. - [9] 同上书, 89. - [10] *Ideen II...* 同上书, 101ff. - [11] *CM...* 同上书, 81; *Erste Philos.* II... 同上书, 442; 参阅: schon *Zeitb...* 同上书, 119. - [12] 同上书, 83; *Erste Philos...* 同上书, 412. - [13] K. Held; 同上书, 74; G. Brand; *Welt, Ich und Zeit. Nach unveröffentlichten Ms. Edmund Husserls* (Den Haag 1955) 75. - [14] 这些手稿现存于(比利时)卢汶胡塞尔文库中并准备在《胡塞尔全集》中发表。在注释[5], [7], [13] 所列出的文献中,这些手稿已经在较大范围内得到运用。- [15] Husserl; *Erste Philos.* II... 同上书, 175. - [16] *Krisis Hua VI* (Den Haag²1962)

171. - [17] *Ideen* II... 同上书, 97ff. - [18] 同上书, 102f. - [19] *CM*... 同上书, 100ff. - [20] *Analysen* Hua XI (Den Haag 1966) 360f. - [21] *Erste Philos.* II... 同上书, 86. 161. 470; *Phän. Psych.*... 同上书, 475ff. - [22] 同上书, 216f.; *Ideen* II... 同上书, 111; *CM*... 同上书, 102.

【文献】G. Brand: 参见:注释[13]. - Th. Seebohm: 参见:注释[7]. - K. Held: 参见:注释[5].
(K. Held)

Gegenwärtigung (Gegenwärtighaben) ** 当下具有: [(英) making present, presentation (法) présentation (日) 现在化]

“当下具有”在胡塞尔术语中被用来表述“感知的意向特征”[1], 或者说,“感知的意向功能”:“客体作为‘在此的’、原本在此并且在现前(Präsenz)中在此的给予自身”[2]。“当下具有”与“当下化”(Vergegenwärtigung)一起构成一个概念对,这个概念对与“感知”和“想象”、“体现”(Präsentieren)和“再现”(Re-präsentieren)的概念对是基本同义的[3]。

【注释】[1] E. Husserl; *LU* II/2, A588/B₂116. - [2] *Krisis* Hua VI (Den Haag²1962) 163. - [3] 对此还可以进一步参阅“当下化”、“共当下化”(Mitgegenwärtigung)条目。

Geist * 精神: [(英) mind (法) esprit (日) 精神]

笛卡尔对“自然”与“精神”的划分以及狄尔泰对“作为科学”与“精神科学”的划分在修改后的意义上也体现在胡塞尔现象学的构造分析之中[1]。但“精神”在胡塞尔这里是指一种作为意向相关项之种属的精神活动,换言之,“精神”意味着通过意识活动而被构造的意向相关项:“精神世界”。胡塞尔这个标题下将“精神”看作是一个“质料本体论”的领域,即“精神世界的区域本体论”[2]。他认为,在“精神生活”中起作用的最基本规律是“动机引发”(Motivation)[3]。

【注释】[1] E. Husserl; *Krisis* Hua VI (Den Haag²1962) 63. - [2] *Ideen* III, Hua V (Den Haag 1952) 3. Abschnitt. - [3] 同上书, 220ff.

【相关词】Geisteserfahrung 精神经验, Geistesgestalt 精神构型, Geisteshaltung 精神态度, Geistesleben 精神生活, Geisteswelt 精神世界, Geisteswissenschaft 精神科学, geistig 精神的, Geistigkeit 精神性.

Geltung (Gültigkeit) ** 有效性: [(英) acceptance, acceptedness (法) validité (日) 妥当/妥当性]

“有效性”,亦即规律或真理的有效性,是《逻辑研究》所探讨的主要问题。胡塞尔竭力将实在规律的有效性区别于对逻辑规律的有效性:前者是假言的和变化的,后者是“永恒的”、“超时的”和“绝对的”[1]。他认为,纯粹逻辑学的定理是从“直接明晰的公理”中推演出来,并且涉及到形式的含义概念和对象概念。它们意味着先天的真理,因而具有绝对的“有效性”,即:独立于认识者以及认识的时空状况的有效性。“每一个真理都是……存在于观念的非时间王国中的有效性统一”[2]。

以后在先验现象学领域中,胡塞尔采取与康德相似的立场,他将“有效性”问题看作是“先验的合法性问题”：“不在于提问‘是否有效’,而在于提问,这种有效性可以具有何种意义以及可以具有何种范围”[3]。

在胡塞尔思想发展的后期,“有效性”在一定程度上与“发生性”(Genese)概念[4]形成对立,这个对立主要表现在时间意识的形式与内容上:本质规律,当然也包括先验主体性的自身构造和世界构造的本质规律,具有超时的或全时的有效性,但超时性或全时性本身也是时间形式的一种。而时间形式本身又是否与时间内容一样具有发生性,胡塞尔在这个问题上没有给出最终确定的答案。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LU* I, A128/B128, A147/B147 等等。 - [2] *LU* II/I, A128/B128, A147/B147. - [3] *Phän. Psych.* Hua IX (Den Haag 1962) 265. - [4] 参阅“发生性”条目。

【文献】H. Fein: *Genesis und Geltung in Husserls Phänomenologie* (Frankfurt a. M. 1970). - N. Lee: *Edmund Husserls Phänomenologie der Instinkte* (Dordrecht u. a. 1993).

【相关词】gelten 起效用, Gelten 有效, geltend 有效的, Geltungsaufbau 有效性建造, Geltungsbewußtsein 有效性意识, Geltungsboden 有效性基地, Geltungscharakter 有效性特征, Geltungseinheit 有效性统一, Geltungsepoché 有效性悬搁, Geltungserlebnis 有效性体验, Geltungsfrage 有效性问题, Geltungsfundierung 有效性奠基, Geltungsgebilde 有效性构成物, Geltungsgesetz 有效性规律, Geltungsgrund 有效性基础, Geltungshabitualität 有效性习性, Geltungshorizont 有效性视域, Geltungsimplication 有效性蕴含, Geltungskorrelat 有效性相关项, Geltungsleben 有效性生活, Geltungslehre 有效性学说, Geltungsleistung 有效性成就, Geltungsmodalität 有效性变式, Geltungsmodifikation 有效性变异, Geltungsmodus 有效性样式, Geltungsphänomen 有效性现象, Geltungsquelle 有效性源泉, Geltungssinn 有效性意义, Geltungssphäre 有效性领域, Geltungssynthese 有效性综合, Geltungsvollzug 有效性进行, Geltungsvorgegebenheit 有效性的在先被给予性, Geltungswandel 有效性变化, Geltungszusammenhang 有效性联系。

Gemeinschaft * 共同体: [(英) community (日) 共同体]

胡塞尔对“共同体”所做的最简单定义就是：“我们：世界意义的共同承载者”[1]。确切地说，“共同体”是一个与交互主体性密切相关的探讨课题：一方面，“共同体”意味着交互主体的共同构造形式。在共同体中，复数的经验主体构造着交互主体有效的生活习性、生活世界、文化、宗教以及其他等等。在这个意义上，胡塞尔也谈及“共生的共同体”、“宗教的共同体”以及“现象学的共同体”、“先验主体的共同体”等等共同体形式[2]。而“共同体化”(Vergemeinschaftung)的终极形式，亦即最高意义上的共同体在胡塞尔看来是“爱的共同体”(Liebesgemeinschaft)[3]。另一方面，“共同体”本身也是主体意向构造的结果，人类社会的“交互主体的共同体”[4]是各个经验主体，最后是交互主体的构造物。这个意义上的“共同体”是“意向共同体”[5]。

【注释】[1] E. Husserl: Ms. C 11 I. - [2] 参阅: *Erste Philos. I*, Hua VII (Den

Haag 1956) 188A, *CM Hua I* (Den Haag²1963) 149 以及 *Krisis Hua VI* (Den Haag²1962) 266. - [3] 参阅: *Inters. II*, *Hua XIV* (Den Haag 1973) 172f., 175; *Inters. III*, *Hua XV* (Den Haag 1973) 512. - [4]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354. - [5] *CM Hua I* (Den Haag²1963) 132.

【文献】A. Schütz: "Husserl's importance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载于: H. L. Van Breda/J. Taminioux (Hrsg.), *Edmund Husserl 1859—1959* (Den Haag 1959) 86—98. - N. Uygur: "Die Phänomenologie Husserls und die 'Gemeinschaft'", 载于: *Kant-Studien* 50 (1958/59) 439—460. - R. Boehm: "Zur Phänomenologie der Gemeinschaft. E. Husserls Grundgedanken", 载于: T. Würtenberger (Hrsg.): *Phänomenologie, Rechtsphilosophie, Jurisprudenz. Festschrift für G. Husserl zum 75. Geburtstag* (Frankfurt a. M. 1969) 1—26. - J. G. Hart: *The Person and the Common Life. Studies in a Husserlian Social Ethics* (Dordrecht u. a. 1992).

【相关词】*Gemeinschaftsbewußtsein* 共同体意识, *Gemeinschaftserfahrung* 共同体经验, *Gemeinschaftsform* 共同体形式, *Gemeinschaftsindividuum* 共同体个体, *Gemeinschaftsleben* 共同体生活, *Gemeinschaftswille* 共同体意愿。

Gemüt * 情感: [(英) emotion (法) affectivité (日) 心情]

“情感”行为在胡塞尔现象学的意向分析中被归入到“非客体化行为”的种属之中。它与“评价”和“意愿”行为一样,由于自身不具有构造客体对象的能力,因而必须奠基于“客体化”行为之中[1]。在“情感”行为中涉及到实践理性的活动以及价值论的真理[2]。

【注释】[1] 参阅“行为”条目中的“客体化行为与非客体化行为”的子条目。 - [2] 参阅: E. Husserl: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323.

【相关词】*Gemütsakt* 情感行为, *Gemütsbewegung* 情感活动, *Gemütsbewußtsein* 情感意识, *Gemütsgegenständlichkeit* 情感对象性, *Gemütsintentionalität* 情感意向性, *Gemütsinteresse* 情感兴趣, *Gemütsphäre* 情感领域, *Gemütstätigkeit* 情感活动, *Gemütsthesen* 情感命题。

Generalisierung ** 总体化: [(英) generalization (法) généralisation (日) 一般化、类的普遍化]

在胡塞尔现象学中,“总体化”这个表述不同于“形式化”,它是指一

种本质普遍化的过程[1]。这种本质普遍化就在于反复地对较低普遍性阶段上的本质进行本质还原；它在最高的实事普遍性中，即在“区域本质”[2]中达到极限。这种区域本质无法通过本质还原而相互转渡，它们不能再被总体化，而只能被形式化。

【注释】[1] E. Husserl: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 1950) 32. - [2] *Phän. Psych.* Hua IX (Den Haag 1962) 81ff. (U. Claesges)

【文献】- E. W. Orth: “Das Problem der Generalisierung bei Dilthey und Husserl als Frage nach Gegenwart und Zeitlichkeit”, 载于: *Dilthey-Jahrbuch für Philosophie und Geschichte der Geisteswissenschaften* 6 (1989) 327—350.

Generativität * 世代性: [(英) generality]

“世代性”是胡塞尔在其后期思想发展中经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它属于胡塞尔意义上的第二哲学，即先验事实科学、先验交互主体性现象学的研究对象。属于“世代性”的人类现象在胡塞尔那里不仅包括出生、衰老、疾病、死亡等等自然“事件”(Vorkommnis)[1]，而且也包括语言等等文化传统[2]。

一方面，“世代性”在胡塞尔那里与“在自然的历史性中的民族和民族生活”[3]有关。它“意味着一种超越出进化性之外的认识结果，这里的进化是指从原初活的传统中由年长的教师向年轻的学生传递的进化”[4]。这个意义上的“世代性”也就是指人类历史的延续性和人类文化的传统性。

另一方面，胡塞尔也将顺从先验主体性目的论发展的“世代性”看作是在世界之中的人类所共有的特征，它在一种开放的无限性中、在一条世代的无限链环中将人类联系在一起[5]。各个有限的人类统一体通过这种“世代性”而延展为一个“大全人类经验”以及“传统”的统一[6]。“世代性”在这里意味着人类统一的“权能性”。它的最高形式是“特别的、内心精神的、自身封闭的世代性”，亦即“精神工作的劳作世代以及与之相关的一种自身封闭的哲学理论意义的精神文化”[7]。这种“世代性”与胡塞尔所说的更高

的哲学文化、更高的哲学传统性、历史性有关,是他所设想的哲学理性人类的世代延续[8]。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Inters.* III, Hua XV (Den Haag 1973) 168. - [2] 参阅: *Krisis* (E) Hua XXIX (Dordrecht u. a. 1993) 13. - [3] *Inters.* III... 同上书, 37. - [4] *Krisis* (E)... 同上书, 14. - [5] *Inters.* III... 同上书, 168f. - [6] 同上。 - [7] *Krisis* (E)... 同上书, 17. - [8] 对此还可以参阅“国家”、“历史性”、“传统性”等条目。

【文献】K. Held: “Intercultural Understanding and the Role of Europe”, 载于: *The Monist* 78 (1995) 5—17, 以及“世代生成的时间经验”(Generative Zeiterfahrung), 载于:《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第一辑:现象学的基本问题》(上海,1994年)页457—470。

【相关词】generativ 世代的, Generation 世代, das Generative 世代性的东西。

Generalthesis ** 总命题: [(英) general positing (日) 一般定立] 在胡塞尔(先验)现象学中,总命题(以自然观点总命题的术语形式出现)主要是一个认识论上的方法概念。在《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1913年)中,这个概念包含在“现象学的基本考察”[1]中,并且只是在那里才获得一个明确的术语上的稳定性;以后它在概念上常常动摇不定[2]。“总命题”从属于(在上述著作中已经展开的)语词领域:“自然观点[3]、自然的世界概念、自然经验、视域、世界视域、周围世界、信仰确然性、信念、原信念”等等。对总命题的课题化此后导致了后期的“生活世界”概念[4],上述各个术语在这个概念中得到了集中[5]。“总命题”和“生活世界”描述出胡塞尔现象学基本考察之问题的术语上的两极。这个基本考察首先必须被看作是与详尽的还原方法相联系的,而还原方法本身又起着某种(双重)作用。“总命题”、“自然观点”、“意识到一个实在世界”所表述的是同一个事态。[6]

首先可以在总命题上区分出两个——起源相同的——因素:
a) 对一个世界视域的设置,借助于这个视域,一个普遍性特征作为

可能性视域而显示出来(不是“现实地”,但却是“始终地”),这个可能性视域是指从一个现时被给予的“事物”出发具体地指明其他的“事物”;b)对(世界视域中的)时空事物的设定,借助于这个时空事物,一个现时性特征和现实性特征作为对个别事物的信念性拥有而显示出来(“现实地”,但不是“始终地”)。然而,这种范式性的区分在分析中从理论上分离了在事实上无法分离的东西。“可以删除的”个别事物以及(这个事物的)视域本身都不是现实的[7];现实的毋宁是事物的总概念,即作为大全实在的“世界”[8]。——除了这种范式化之外,根据胡塞尔的意向分析方法,总命题还区分为我思与被思维之物:总命题可以(重又是抽象地,而非事实地)划分为一个客观方面(世界、周围世界、世界视域)和一个作为行为进行的主观方面(信仰、蕴含、潜能)。诚然,进行着这个总命题的机构(Instanz)本身是世界视域的因素,反过来,这个世界视域也是进行这个总命题的自我的视域:“在自然的素朴(直向)生活中,我始终生活在这个所有‘现时’生活的基本形式之中”[9]。

这个总命题并不是一个确定的个别行为,毋宁说,它与个别行为相对置;总命题是“潜在的”,不是“明确的”[10]。与总命题相对置的是那种带有对各个不同的、附属的现时性种类之区分“个别……命题”[11]。总命题的普遍性不是(本体论)观念之物的普遍性或观念的、逻辑之物的普遍性[12]。在自然观点的自然中包含着并且可以区分出两种观点可能性:“自然的观点”和“人格-文化的观点”;前者朝向实在存在者的量化空间和时间,后者朝向主观的活的主动性[13]。由此也就产生出“自然观点”和“生活世界”概念的本体论内涵与人类学内涵。

自然观点的总命题首先在现象学的先验论证尝试方面具有方法上的功能,并且因此在基本考察以及随后的还原性普全悬搁过程中作为方法概念而得到阐释。与总命题的普全性(总体性)相符合的是悬搁的普全性(总体性)[14]。自然观点总命题是对拥有世

界的一种形式,对此形式可以作出以下的确定:1. 进行着论证的哲学家已经发现这种形式在先地发生着效用,2. 这个形式必须作为先验哲学考察的基地而被利用,3. 这个形式必须作为“素朴”的观点而被克服,并且,4. 这个形式的可能性可以通过先验现象学的研究而得到理解和透视。就此而言,总命题的概念宣示了一个从传统先验哲学观点的转向(参阅第1点和第2点),同时也宣示了一个向此传统哲学观点的朝向(参阅第3点和第4点)。胡塞尔想运用“总命题”这个醒目的标题而把自然观点和自然的对世界之拥有理解为先验哲学的事实性起点,以此来避免那种在传统先验哲学的“真空”中进行的无中介的和无根基的理论化。诚然,这种从先验“理性主义”和“形式主义”各种形式的转向会导致一种对合理性和形式性的新要求,因为胡塞尔认定,在先验研究结束之后,有可能对自然观点进行一种完整的和可信的描述,而这种自然观点恰恰会被传统先验哲学标示为是非理性的;甚至在完全获得先验之物之前,仅仅根据“先验的观点”,自然的对世界之拥有便可以按照一种特有的本质论而在结构上得到规定。在论证的进行过程中,必须克服“自然观点”,然后才能在本质的还原,而后是先验现象学的还原中进入到作为先验规则结构总和的绝对先验意识的纯粹区域之中。

【注释】[1] E. Husserl: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 1950) Abschn. 2, Kap. 1, §§ 27—32; §30: “Die Generalthesis der natürlichen Einstellung”, 57—69. — [2] *Phän. Psych.* Hua IX (Den Haag 1962) 464: Unterabschn. : “Sinn der Generalthesis und generalen Epoche”. — [3] 已载于: Husserl: *LU II/1* (²1913) 7; 参阅: *Idee d. Phän.* Hua II (Den Haag ²1958) 17ff. — [4] *Krisis* Hua VI (Den Haag ²1962) 尤其是 102—193, §§28—55; 3. Tl. “A. Der Weg in die phänomenologische Transzendentalphilosophie in der Rückfrage von der vorgegebenen Lebenswelt”; 参阅: *EU* (Hamburg 1948) 38ff., 已载于: *Ideen II*, Hua IV (Den Haag 1952) 373ff.; 参阅: *Erste Philos.* I, Hua VII (Den Haag 1956) 232, 293f.; *Erste Philos.* II, Hua VIII (Den Haag 1959) 292f.; 参阅: *Phän. Psych.*... 同上书, 496, 499f., 463, 469; 参阅: *CM* Hua I (Den Haag 1950)

60, 159f., 162. - [5] 参阅: H. - G. Gadamer: “Die phänomenologische Bewegung”, 载于: *Philosophische Rundschau* 11 (1963) 19—34; W. H. Müller: *Die Philosophie E. Husserls* (1956) 80; E. W. Orth: *Bedeutung, Sinn, Gegenstand. Studien zur Sprachphilosophie E. Husserls und R. Högnswalds* (Bonn 1967) 尤其是 165ff., 249ff.; P. Janssen: *Geschichte und Lebenswelt* (Den Haag 1970) 29; A. Aguirre: *Genetische Phänomenologie und Reduktion* (1970) 3—30; L. Landgrebe: *Der Weg der Phänomenologie* (Meisenheim a. G. 1963) 41—52, 163—206. - [6] K. Schuhmann: *Die Fundamentalbetrachtung der Phänomenologie. Zum Weltproblem in der Philosophie E. Husserls* (Den Haag 1971) 26. - [7] 参阅: Husserl: *Phän. Psych.*... 同上书, 56ff. 62. - [8] Schuhmann: 同上书, 27. - [9] Husserl: *Ideen I.*... 同上书, 60. - [10] 同上书, 63f., 256, 286ff.; 参阅: Schuhmann: 同上书, 29. - [11] Husserl: *Phän. Psych.*... 同上书, 466f. - [12] 参阅: *Ideen I.*... 同上书, 58f., 170f.; *Phän. Psych.*... 同上书, 89ff.; *EU.*... 同上书, 25, 31. - [13] 参阅: *Ideen II.*... 同上书, 332ff., 359—372, 372ff.; *Phän. Psych.*... 同上书, 381f., 487. - [14] *Ideen I.*... 同上书, 63ff., 69ff., 88; *Phän. Psych.*... 同上书, 464ff.; *Krisis.*... 同上书, 151, 176f.

【文献】A. Schütz: *Der sinnhafte Aufbau der sozialen Welt* (1932, ²1960) §19. - H. G. Gadamer: 参见: 注释[5]. - L. Langrebe: 参见: 注释[5]. - E. W. Orth: 参见: 注释[5]. - P. Janssen: 参见: 注释[5]. - A. Aguirre: 参见: 注释[5]. - K. Schuhmann: 参见: 注释[6].
(E. W. Orth)

generell * 总体的: [(英) universal, universally]

“总体的”概念在胡塞尔那里基本上与“种类的”(speziell)概念相平行[1],与“个体的”(individuell)概念相对应[2]。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LU II/1*, A103/B₁103. - [2] 参阅: *LU I*, A232/B232.

Genesis ** 发生性: [(英) genesis (日) 发生]

“发生性”的概念与问题在胡塞尔现象学中具有多重含义,而最重要的含义与他后期的发生现象学密切相关。

胡塞尔在《逻辑研究》(1900/1901年)中并没有讨论“发生问题”,他认为,“发生问题不属于我们的任务范围”[1]。他甚至在

很大程度上将他所追求的“纯粹逻辑学”看作是“发生心理学”的对立面[2]。

在《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1913年)期间,胡塞尔虽然也使用“发生性”的概念,但此时的“发生性”概念尚未超出静态构造分析的范围。静态的构造分析之特征在于:第一,它以固定的对象、固定的本体论为主导线索;第二,它探讨各种体验。胡塞尔用“发生”的概念来描述后者(体验现象学)相对于前者(本体论现象学)所具有的特殊性:本体论现象学将对象的统一看作是固定的同一,而“[体验]现象学则考察流动中的统一,即一个构造流的统一……”。这种考察是运动的或‘发生的’……”[3]。但胡塞尔本人后期认为,这种对对象的原初被给予性的分析还不是在真正意义上的发生研究,而只是对意识杂多性的时间过程规则的分析。这种时间过程只是一个同一性的主观相关物。真正的发生现象学所探讨的不是这种固定的相关物,而是它们的发生[4]。

此外,在1913年期间,胡塞尔还在另一种非真正的意义上谈及“发生性”,即作为各种意识行为之奠基的“发生性”[5]。所谓各个行为的奠基是指:某些对象性的构造必须以另一些对象性的构造为前提,例如范畴事态的构造必须以感性感知对象的构造为前提等等。在这里,“发生性”的概念只是对“奠基的层次顺序”的形象说明而已,因为它并没有解释“上层的”构造是如何从“底层的”构造中产生出来的[6]。

最后,胡塞尔还在第三种情况下谈及“发生性”,亦即在时间构造的问题上。这个意义上的发生已经出现在胡塞尔早期的现象学中。时间性不仅是普全的发生形式,而且这种形式本身就是在一种“始终被动的和完全普全的发生”中建造起来的[7]。在《笛卡尔的沉思》中,内时间意识的构造被看作是“第一层次的和最本层次的发生性问题”[8]。实际上,早在1904/1905年的时间意识讲座中[9],胡塞尔便已经探讨过这个意义上的构造问题,因此,胡

塞尔在1918年给纳托尔普(P. Natorp)的信中可以说,他自十多年以来便已克服了静态的柏拉图主义阶段,并将“先验发生”的观念看作是现象学的主要课题[10]。此时胡塞尔已经建构了一门发生现象学,因此,这里所说的发生概念似乎是真正意义上的发生概念。但事态并非如此明确,因为胡塞尔并没有前后一致地坚持将原初时间构造称作发生。所以,在二十年代初,胡塞尔又说,如果我们“在描述中从原本的印象……过渡到所有那些在滞留、再回忆、期待等等中的意识变化上,并因此而遵循统觉的形态顺序原则”,那么在这里所谈的还不是发生问题[11]。在《笛卡尔的沉思》中的一段文字似乎也表明,发生现象学是一个超越出时间构成以外的问题[12]。从发生的角度来理解原初时间意识之所以困难,其原因似乎在于,尽管时间意识作为从原印象到滞留的不断变动不仅必然具有一个发生的形式,而且时间意识作为形式也是一条“河流”,但时间意识仍然是持恒的、不变的东西。只要时间意识仅仅在其形式上受到考察,它就绝不会像它的各种内容(它的统觉)那样是一种生成(Werden)。如果时间意识的现象学只探讨单纯的时间形式,那么它就不是胡塞尔在通常意义上所说的发生现象学,而是发生现象学的基础,因为它所确定的是发生的基础。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时间意识现象学又可以是发生现象学,只要时间意识现象学不将自己局限在时间形式上,而是同时也去探讨时间内容。然而胡塞尔并不这样理解时间意识现象学的分析。在胡塞尔看来,能够对这些内容关系作出澄清的概念是联想概念,它意味着“被动发生的普全原则”[13]。

【注释】[1] E. Husserl: *LU II/1*, A191/B₁192. - [2] “Selbstanzeige” zu *LU*, I. u. II. Teil, 分别载于: *LU I*, Hua XVIII (Den Haag 1975) 262 u. *LU II/2*, Hua XIX/2 (The Hague u. a. 1984) 779. - [3] *Ideen III*, Hua V (Den Haag 1953) 129. - [4] *Inters. II*, Hua XIV (Den Haag 1973) 41. - [5] *Ideen III*... 同上书, 125. - [6] *Inters. XIV*... 同上书, 41. - [7]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114; 参阅: *Inters. XIV*... 同上书, 39. 41. - [8] *CM Hua I* (Den Haag²1963) §37. - [9] 参阅: *Zeüb. Hua X*

(Den Haag 1966) §34ff. - [10] Brief vom 29. 6. 1918, 载于: *Brief Bd. V* (Dordrecht u. a. 1994) 137. - [11] *Analysen Hua XI* (Den Haag 1966) 340. - [12] 参阅: *CM...* 同上书, 110; “普全发生的问题以及超出时间构成的本我之普全发生结构的问题始终还未被提出来, 实际上它们也的确是更高层次的问题。” - [13] *CM...* 同上书, 113.

【文献】R. Bernet/I. Kern/E. Marbach: *Edmund Husserl: Darstellung seines Denkens* (Hamburg 1989) 7. Kap., “Statische und genetische Konstitution”. - H. Fein: *Genesis und Geltung in Husserls Phänomenologie* (Frankfurt a. M. 1970).

Geometrie 几何学: [(英) geometry (日) 几何学]

胡塞尔将“几何学”看作纯粹本质科学的基本类型之一: 关于“空间”和“空间构形”的数学, 它是近代自然科学在方法上对经验自然“理想化”的结果, 换言之, 是“纯粹思维的产物”[1]。而在现象学的意义上, 几何学又是一门“本质科学”, 属于“区域本质论”的领域[2]。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Krisis Hua VI* (Den Haag²1962) 21ff. - [2] 参阅: *Ideen I...* 同上书, 24f.

【文献】E. Husserl: E. Husserl: *Krisis Hua VI* (Den Haag²1962) §9, a) “Reine Geometrie”, 21—25 u. Beil. III, 365—386. - J. Derrida: *Edmund Husserl's origin of geometry. An introduction* (N. Y. 1978).

Gerichtetsein auf... ** 指向(状态): [(英) directedness to (法) être dirigé sur]

“指向”是指意识的意向性现时性, 即对一个某物的意指状态。无论这种“指向”是感知性的还是想象性的, 无论它是直向的还是反思的, 它都意味着精神目光的指向。因此, “指向”在胡塞尔那里与“目光”、广义上的“朝向”(Zuwendung)、“趋向”(Tendenz)等等是同义的[1]。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37.

Geschichte * 历史：〔(英) story, history (日) 历史〕

胡塞尔本人从未系统地论述过一门本己的历史认识的现象学理论。历史问题作为人类学的事实问题也被排斥在胡塞尔早期的纯粹现象学之外。但在1921年的研究手稿中,胡塞尔已经明确将历史定义为“绝对存在的巨大事实”并将它作为重要课题来探讨[1]。他的后期著作《欧洲科学的危机与先验现象学》又对这个历史观做了进一步的论述。

胡塞尔对历史的理解可以概括为:“历史从一开始就无非只是原初意义构成和意义积淀之相互并存和相互包容的活的运动”[2]。根据这个理解,历史是在传统中得到论证的,而传统又是在理性中得到论证的。历史的观念性在胡塞尔这里与在黑格尔那里一样,这个观念性连续地激活历史的事实性,论证着传统,并且,历史自身的发展在目的论上是可预测的。因此,历史学理论或历史哲学所要探讨的真正课题并不是历史的事实性,它们的首要任务在于把握寓居于历史发生之中,或者说,隐藏在“历史事实”之后的“内在结构”[3]或“本质常项”。胡塞尔认为,通过这种“目的论的历史考察”所把握的真理永远不可能通过对以往哲学家的文献“自身证明”的引注或通过历史事实的经验证明而被反驳,因为它是在一种批判性的总体直观之明见性中展示自身的,这种批判性的总体直观可以使人明察到隐藏在历史的相邻和相背之发展表层下面的“有意义的—终极的”和谐性[4]。

【注释】[1] E. Husserl: *Erste Philos.* II, Hua VIII (Den Haag 1959) 497ff. - [2] *Krisis* Hua VI (Den Haag 1962) 380f. - [3] 同上。 - [4] 同上书, 74。

【文献】P. Ricoeur: “Husserl und der Sinn der Geschichte”, 载于: H. Noack (Hrsg.): *Husserl* (Darmstadt 1973) 231—276. - G. Funke: “Geschichte als Phänomen”, in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sche Forschung* 11 (1957) 188—234. - E. Fink: “Welt und Geschichte”, 载于: H. L. Van Breda/J. Taminiaux (Hrsg.): *Husserl et la Pensée Moderne/Husserl und das Denken der Neuzeit* (Den Haag 1959) 143—159. - L. Landgrebe:

“Meditation über Husserls Wort' Die Geschichte ist das große Faktum des absoluten Seins”, 载于: *Faktizität und Individuation. Studien zu den Grundfragen der Phänomenologie* (Hamburg 1982) 38—57. — K. — H. Lembeck: *Gegenstand Geschichte. Geschichtswissenschaftstheorie in Husserls Phänomenologie* (Dordrecht u. a. 1988). — D. Carr: “Husserls Crisis and the problem of history”, 载于: *Southwestern journal of philosophy* 5 (1974) 127—148. — G. van Kerkhoven: “Geschichte als geschichtete Sinnbildung und als Phänomen des Versinnbildlichens”, 载于: *Dilthey-Jahrbuch für Philosophie und Geschichte der Geisteswissenschaften* 6 (1989) 351—365.

【相关词】Geschichtsbewußtsein 历史意识, Geschichtsphilosophie 历史哲学。

Geschichtlichkeit * 历史性: [(日) 历史性]

德文的“Geschichtlichkeit”与拉丁文的“Historizität”同义,它们所指称的都是“单子主体性的历史性”[1]。但在主体性的目的论发展中还可以区分“第一历史性”与“第二历史性”[2],前者是“自然的历史性”,后者是“先验的历史性”[3]。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Ms. A VII 11, 10; 较为详细的说明可以进一步参阅“历史性”条目。— [2] 参阅: *Krisis* (E) Hua XXIX (Dordrecht u. a. 1993) 340. — [3] 参阅: *Krisis* Hua VI (Den Haag²1962) 91, 191.

Gesetzgrund 规律根据:

“规律根据”概念是胡塞尔“奠基”思想在哲学体系方面的具体体现[1]。“奠基”在这里是指用“一个系统完善了的理论统一”为经验的、事实的科学提供最终的依据,这个理论统一在胡塞尔看来是一些在观念上封闭的、本身以一组“根据规律”(Grundgesetz)[2]为最终“规律根据”(Gesetzgrund)的各种规律之系统统一。这个理论体系在《逻辑研究》时期(1900/1901年)是一门以意识活动和意识对象之本质结构为课题的纯粹逻辑学的领域[3],自《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1913年)之后便是一门既先验又本质的现象学的领域[4]。在这个意义上的哲学通过它对本质结构

的分析和把握而为其他所有科学提供了最终的基础。在这个思想中隐含着胡塞尔对哲学的两个基本规定：1) 狭义上的哲学，即第一哲学或先验现象学应当是一门与人类生活的此在无关的、探讨先验意识的本质结构的学说；胡塞尔确信，先验现象学所提供的认识不是相对于人类而言的现实知识，而是关于纯粹可能性的绝对知识。2) 但这门先验现象学对于所有科学来说又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提供了最根本的、奠基性的本质分析和本质结构分析，这是所有此在科学（或者说世间科学）和事实科学的最终依据。

【注释】[1]关于“奠基”的较为详细说明可以参阅“奠基”(Fundierung)条目。- [2] 参阅：E. Husserl: *LU I*, A232/B232。- [3] 参阅“根据规律”条目。- [4] 参阅：*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128。

【文献】B. Waldenfels: *Im Netz der Lebenswelt* (Frankfurt a. M. 1985) 17ff. - K. Mertens: *Zwischen Letztbegründung und Skepsis. Kritische Untersuchungen zum Selbstverständnis der transzendentalen Phänomenologie Edmund Husserls* (Freiburg/München 1996)。

Gewissen 良知

根据现有的胡塞尔研究文献，“良知”概念在他的意识分析中并未成为一个特别的论题。只是在涉及“情感反思”时，他才对良知有如下定义：“良知是这样一种反思的回溯性的名称，它是自我的事关自身的情感执态，而后它们常常会转化为一个关于自身的判断，转化为一个对本己价值的判断。”[1]

【注释】[1] E. Husserl, *Erster Philos.* II, Hua VIII, 105.

Gewißheit ** 确然性：〔(英) certainty (法) certitude (日) 确信、确实性〕

作为专门术语使用的“确然性”在胡塞尔那里具有多层次的含义：一方面，在自然观点中的“确然性”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广义上的

“确然性”基本上与“存在信仰”或“信念”概念同义,它被用来指称自我对意向相关项之存在的设定[1]。狭义上的“确然性”是指存在信仰所具有的各种信仰样式中的一种,亦即“信仰确然性”,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指“原确然性”(Urgewißheit)或“原信念”(Urdoxa)样式[2]。这种“确然性”首先与存在信仰的各种“变式”(Modalisierungen)相对应,如“怀疑”、“猜测”、“否定”等等;其次,这种确然性作为信仰的“原形式”又与“回忆”、“期待”等等在当下化行为中已变异的(modifiziert)信仰相对应。因此,所谓“原确然性”,是指相对于“已变式的”或“已变异的”信仰而言的原本信仰形式。另一方面,相对于这种自然观点中的“确然性”,胡塞尔还区分“纯粹的(完善的)确然性”和“不纯粹的(不完善的)确然性”[3]:前者意味着唯一的可能性,没有其他的相对动机;后者则表明相反的状况。对“确然性”类型的这个划分最终可以归结为“绝然的确然性”(本质的确然性)与“经验的确然性”以及“内在的确然性”与“超越的确然性”之间的差异[4]。自然观点中的“确然性”代表了后一种“确然性”,即:“不纯粹的、经验的、超越的确然性”。

【注释】[1] E. Husserl: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219. - [2] 同上书, 241; 对此还可以进一步参阅“信仰确然性”条目。- [3] 参阅: *Analysen Hua XI* (Den Haag 1966) 47. - [4] 同上书, 48f.

【文献】L. Kolakowski: *Husserl and the search for certitude* (London 1975). - T. W. Attig: *Cartesianism, certainty an the 'Cogito' in Husserl's 'Cartesian meditations'* (London 1981).

Gewiheitsmodus 确然性样式:

“确然性样式”也被胡塞尔称作“存在信仰的样式”。它们不同于“确然性”或“信仰”本身,而只是“不纯粹的(或不完善的)确然性”[1]。“确然性样式”主要被用来指称“存在信仰”的各种变式,例如“怀疑”、“问题”、“否定”等等。当然,在较为宽泛的意义上,“确然性”本身也是“存在信仰”的一种样式,也属于“确然性样式”的一种,即

“基本样式”(Grundmodus)。

【注释】[1] E. Husserl: *Analysen Hua XI* (Den Haag 1966) 45.

Gewohnheit ** 习惯:

“习惯”与“习性”(Habitus)在胡塞尔的现象学术语中是同义词[1],它们都被用来指称自我在体验流中作为一个同一的稳固的极(自我极)在不断的体验生活中所习得的持续规定性。这种规定性在作为的目的论发展中可以获得本质的变更,即从“自然观点”的习惯转变为“先验的”习惯[2]。

【注释】[1] 较为详细的说明可以参阅“习性”条目。- [2] 参阅: E. Husserl: *Ideen I/2, Hua III/2* (Den Haag 1976) 642, 649.

Glaube ** 信仰: [(英) belief (日) 信念]

胡塞尔现象学中的“信仰”概念不是指宗教、伦理方面的信念(faith),而主要是指存在信念(belief),即对意识对象之存在与否的信仰(Seinsglaube)。对意识行为中存在信仰因素的研究属于胡塞尔现象学分析的中心课题之一。胡塞尔始终认为,“信仰”问题与“时间意识”、“感知”、“想象”等课题有本质联系[1],他在实际操作中也将这些问题结合在一起研究。

早在《逻辑研究》第一版中,胡塞尔就将“信仰”问题作为行为的“质性”(Qualität)问题来探讨[2]。在这里,具有“信仰”的意识行为是**奠基性**的行为,与它相对应的是不具有存在设定的行为,它们**奠基**于前者之中,因而相对于前者而被称作是一种“质性变异”(qualitative Modifikation)[3]。所有意识行为都可以据此而划分为具有存在信仰的行为和不具有存在信仰的行为[4]。

在进入到先验现象学的领域之后,“信仰”问题对于胡塞尔来说显得更为重要。先验构造的理论促使他进一步反思这样一个先验问题:意识如何能够在自身之中将一个对象(视域)连同其周围

世界(总体视域)构造出来,然后又相信它(个体对象以及总体世界)是客观自在的存在[5]。在进行这种反思时,自然观点中的“存在信仰”必须首先被加括号,被判为无效,然后才能作为一个如其本身所是的课题而成为先验现象学意识分析的对象[6]。在这个意义上,“信仰”问题既与先验的构造问题密切相关,也与先验的还原问题有本质联系。

在胡塞尔所做的与“信仰”有关的具体意向分析中,“信仰”概念具有以下几种基本含义:首先,胡塞尔认为,无论是相对于各种“信仰变式”(Glaubensmodalitäten)(例如“疑问”、“怀疑”、“猜测”、“否定”、“中立”等等)而言,还是相对于各种“信仰变异”(Glaubensmodifikation)(例如在回忆中“被再造的信仰”)而言,“信仰”都意味着一种“原立义样式和基本样式”(Urauffassungs-und Grundmodus)[7]。它是一种对存在的“评价”或“判断”(在布伦塔诺的意义上),所有其他的信仰变式和信仰变异都奠基于此“原信仰式”之中,并且因此而可以最终回溯到它之上[8]。但这种“评价”或“判断”本身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因素,不是一个建立在相关行为之上的“新”行为[9],而只是行为的一个样式,一种对存在执态的样式,并且这种样式随时可以发生变化,例如从对存在的信仰过渡为对存在的怀疑以至否定。——这是狭义上的“信仰”概念。与此相对应的广义上的“信仰”概念则不仅包含“信仰”的基本样式,而且也包含它的各种变式。这个意义上的“信仰”也被胡塞尔称作“全然信仰”(Glaube schlechthin)[10]。其次,“信仰”在胡塞尔的术语中还具有另一种更为宽泛的含义:这个意义上的“信仰”意味着“一致性的对象意识的形式”[11]。它也被胡塞尔等同于“印象性的(或现时的)客体化”、“客体化的确然性”或“原客体化”(Urobjektivation)[12]。这并不意味着,“信仰”就是客体化行为本身,而是指:“信仰”是客体化行为的基本特征,对象意识或课题意识的形成总是与这个意义上的“信仰”相伴随,在客体化进行过程中对一个对象的认同和再造都以对这个客体的“信仰”为基本前

提。——在这个意义上的“信仰”概念中不仅意味着“存在意识”，而且也是指“对象意识”。最后，胡塞尔在中、后期还经常论及“世界信仰”(Weltglaube)问题，并将它简称为“信仰”或“信仰确然性”[13]。这个意义上的“信仰”是指世界存在的“原确然性”(Urgewißheit)，它涉及到胡塞尔现象学的中心命题：世界。“世界意识是在信仰确然性样式中的意识”[14]。根据先验现象学的观点，“世界信仰”作为自然观点的总命题需要受到先验现象学还原的排斥，然后才能在先验现象学的反思中成为哲学研究的一个真正的“全然课题”[15]。

除此之外，胡塞尔还在柏拉图的“知识”与“意见”、康德的“知识”与“信仰”之对立的意义上使用“信仰”概念。他把先验现象学所追求目标理解为通过“中止信仰”、“取消信仰”而获得的绝对知识[16]。在这个意义上，“信仰”与“意见”(Doxa)是同义的。

【注释】[1] 参阅：E. Husserl; Ms. D 5, 15f. - [2] 参阅“质性”条目。 - [3] 参阅“质性变异”条目。 - [4] 参阅：LU II/1, A452/B₁487；这个命题在《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中再次得到强调[参阅：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479f.]。 - [5] Ideen I... 同上书，§97。 - [6] Ideen I... 同上书，§31。 - [7] Ph. B. Er. Hua XXIII (Den Haag 1980) 222。 - [8] 同上书，403 以及 Ideen I... 同上书，241。 - [9] Ph. B. Er. ... 同上书，420。 - [10] 参阅：Analysen Hua XI (Den Haag 1966) 48, Ideen I... 同上书，241。 - [11] Analysen... 同上书，364。 - [12] 参阅：Ph. B. Er... 同上书，227f., 220。 - [13] EU (Hamburg⁴1972) §7。 - [14] 同上书，25。 - [15] Ideen I... 同上书，§30。 - [16] 参阅：Ph. B. Er. Hua XXIII (Den Haag 1980) 240。

【文献】L. Landgrebe：“Faktizität als Grenze der Reflektion und die Frage des Glaubens”，载于：Faktizität und Individuation. Studien zu den Grundfragen der Phänomenologie (Hamburg 1982) 116—136。 - L. Ni: Seinsglaube in der Phänomenologie Edmund Husserls (Dordrecht 1999)。

【相关词】Glaubensbewußtsein 信仰意识，Glaubenscharakter 信仰特征，Glaubensgewißheit 信仰确然性，Glaubensinhalt 信仰内容，Glaubensintention 信仰意向，Glaubensmodalisierung 信仰变式，Glaubensmodalität 信仰样式，Glaubensmodifikation

信仰变异, Glaubensmodus 信仰样式, Glaubensqualität 信仰质性, Glaubenssetzung 信仰设定, Glaubenssynthese 信仰综合, Glaubentendenz 信仰趋向, Glaubenthese 信仰命题。

Glaubenscharakter * 信仰特征: [(英) belief-characteristic]

“信仰特征”是指存在信仰在不同的意识行为中表现出的不同样式特征。胡塞尔在其意向分析中至少指明,“信仰特征”具有以下两个维度:第一维度上的“信仰特征”包含着在“原本的信仰”和“再造的信仰”之间的区别,这两种信仰更确切地说是在原本行为(感知)中的存在信仰和在再造行为(如回忆)中的信仰[1];而第二维度上的“信仰特征”则涉及到在各种意识行为中作为猜测、推测、疑问、怀疑出现的信仰,乃至作为否定出现的信仰[2]。

【注释】[1] E. Husserl; *Ideen II*, Hua IV (Den Haag 1952) 233。 - [2] 同上书, 239。

Glaubensgewißheit ** 信仰确然性: [(英) certainty of believing]

在胡塞尔的现象学术语中,“信仰确然性”意味着“确切意义上的绝然信仰”[1]。根据胡塞尔的意向分析,“信仰确然性”在杂多的意识行为中具有一个极为奇特的特殊位置[2]:首先,“信仰确然性”是各种具体的存在信仰之开端和起源,是“信仰方式的未变异的原形式”或“所有存在变式的原形式”[3],各种信仰样式,如“怀疑”、“猜测”、“否定”等等,最终都起源于“信仰确然性”[4];其次,“信仰确然性”在意识进程中虽然会经历怀疑、否定或扬弃,但它永远不会丧失殆尽。这个意义上的“信仰确然性”是指自然观点的总命题,或者说,“世界意识就是在信仰确然性样式中的意识”[5]。

【注释】[1] E. Husserl;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241。 - [2] 同上。 - [3] 同上书, 240。 - [4] 同上书, 241。 - [5] *EU* (Hamburg⁴1972) 25。

Glaubensinhalt 信仰内容:

胡塞尔在对信仰的分析中区分“信仰内容”与“信仰质性”。“信仰内容”又可以被称作“信仰质料”,但它只是一个“抽象的本质”[1]。

【注释】[1] E. Husserl: *Ph. B. Er.* Hua XXIII (Den Haag 1980) 220.

Glaubensintention 信仰意向:

胡塞尔对“信仰意向”概念的规定和运用并不准确。他将“信仰意向”定义为“在感知中的意向”或“未变异的意向”,区别于已变异的、在单纯想象中的意向[1];但由于“存在信仰”本身并不是意向或意识行为[2],而且“存在信仰”并不仅仅出现在感知行为中,因此,对胡塞尔“信仰意向”概念的较为妥切定义应当是“带有存在信仰的意向”。

【注释】[1] E. Husserl: *Ph. B. Er.* Hua XXIII (Den Haag 1980) 214. - [2] 参阅:同上书, 420.

Glaubensmodalität (Glaubensmodus) * 信仰样式: [(英) doxic modality (法) modalité de la croyance]

胡塞尔用“信仰样式”来标识存在信仰的各种不同形态,如“可能性”、“问题性”、“或然性”等等[1]。它“无非就是被理解为现时性的客体化样式”[2]。“信仰样式”与“确然性样式”(Gewißheitsmodi)基本同义,它们都属于意向活动方面的变异;“信仰样式”同时与“存在样式”(Seinsmodalität)相对应,后者是意向相关项方面的变异。此外,与“信仰样式”同义的还有“设定样式”(Setzungsmodi)[3],它们都意味着“信仰趋向”“信仰确然性”等等与存在信仰有关意识设定类型。

【注释】[1] E. Husserl: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105. - [2] *Ph. B. Er.* Hua

XXIII (Den Haag 1980) 262. - [3] 同上。

Glaubensmodifikation 信仰变异: [(英) modification of belief]

胡塞尔所运用的“信仰变异”概念在严格的意义上是指“存在信仰”随它所处的行为的变异(如想象性变异)而一同发生的变异:例如在回忆行为中的“存在信仰”是一种被再造的信仰,因而也是已变异了的信仰。但胡塞尔时而也会前后不一地用“信仰变异”来指称“信仰变式”(Glaubensmodalisierung)[1]。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Ph. B. Er. Hua* XXIII (Den Haag 1980) 218.

Glaubensqualität * 信仰质性:

“信仰质性”在胡塞尔那里是“信仰样式”的同义词。一个“信仰质性”可以变化为“信仰趋向”、“怀疑”等等[1]。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Ph. B. Er. Hua* XXIII (Den Haag 1980) 220; 参阅“信仰样式”条目。

Gleichheit 相同性: [(英) perfect, likeniss]

在被动综合的过程中,一个自为统一的意义领域之所以能够形成,乃是因为它与其他意义领域相对照自身具有“同质性”,亦即“相似性”(Ähnlichkeit)[1]。“相同性”则意味着较高程度上的“相似性”或“相近性”(Verwandschaft)[2]。

【注释】[1] E. Husserl; *EU* (Hamburg ⁴1972) 76. - [2] 同上书, 77。

Gott * 上帝: [(英) God (法) Dieu (日) 神]

与康德相似,在“第一哲学”的研究中作为认识论之“必然极限概念”而被胡塞尔用现象学还原方法悬搁起来的“上帝”问题[1],在其后期的“第二哲学”尝试中又受到了他的认同和探讨。因此胡塞

尔对“上帝”问题的涉及到两个方面：作为意向活动之构造相关物的上帝和作为意向活动之原根据的上帝。但胡塞尔对“上帝”的分析就已发表的资料来看较少具有描述分析的特征，而是更多地带有提问、猜测的性质。他时而将“上帝”称之为“绝对的临界值（Limes）、超出所有有限性之上的极（Pol），一切真正的人之追求都指向它”[2]；时而将“上帝”定义为一种“处在在单子宇宙之中的‘圆极’（Entelechie）”[3]，人类主体性的目的论发展连同其原事实性（Urfaktizität）最终都建基于“上帝”之中[4]，而先验现象学则是一条“通向上帝的非教派的道路”[5]；时而他也将“上帝”描述为“大全意识”，它的存在“将所有其他绝对存在包含在自身之中”[6]，以及如此等等。他甚至将上帝问题看作“现象学方法的系统构建中的最高和最终问题”[7]。概而论之，在胡塞尔的这些关于上帝的想法中包含着两个基本内涵[8]：上帝的全知与上帝的意志。上帝的全知意味着“绝对的逻各斯”，“在完整的和全部的意义上的绝对真理”[9]；而上帝的意志则是指上帝用来实现这种真理的手段[10]。

【注释】[1] E. Husserl: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175, Anm. u. §58. - [2] *Aufs. u. Vort.* II, Hua XXVII (Dordrecht u. a. 1989) 33. - [3] Ms. A V 22, 43. - [4] 参阅: *Inters.* III, Hua XV (Den Haag 1973) 385. - [5] Ms. E III 10, 18; B IX, 124. - [6] *Inters.* I, Hua XIII (Den Haag 1973) 9, 以及 *Inters.* III, Hua XV (Den Haag 1973) 385. - [7] B VII, 87. - [8] 参阅: N. Lee: *Edmund Husserls Phänomenologie der Instinkte* (Dordrecht u. a. 1993) 231. - [9] Husserl: Ms. E III 4, 36. - [10] 参阅: Ms. F I 24, 41.

【文献】St. Strasser: “Das Gottesproblem in der Spätphilosophie Edmund Husserls”, 载于: *Philos. Jahrbuch* 67 (1959) 130—142. - K. Schuhmann: *Husserls Staatsphilosophie* (Freiburg/München 1988).

【相关词】Gott-Schöpfer 上帝-创世主, Gottesbeweis 上帝(存在)证明, Gotteslehre 上帝论, Gottesproblem 上帝问题, göttliches Sein 上帝存在。

Grundgesetz 根据规律（基本规律）：〔（英）fundamental law〕

“根据规律”或“基本规律”被胡塞尔定义为“按其本质无法再论证

的规律”[1],亦即公理性的规律。这些规律同时意味着“规律根据”(Gesetzgrund)[2],并且构成一个“尽可能普遍的并且在演绎上相互独立的规律的最小总和,从这些规律中可以纯演绎地推导出所有其他的规律”[3]。胡塞尔的“根据规律”思想起源于他的数学-逻辑学研究以及他对作为科学之哲学的信念。与“根据规律”密切相关的是他的“奠基”思想[4]。

【注释】[1] E. Husserl; *LU I*, A232/B232. - [2] 参阅“规律根据”条目。 - [3] 同上书, A207/B207. - [4] 参阅“奠基”条目。

H

Habitualität 习性:** [(英) habituality]

“习性”在胡塞尔现象学中是指那些习得并持留下来的先验自我之规定。“自我”之所以获得这些规定,乃是由于它在意识流中既是一个同一稳固的极,同时又进行着所有那些在此意识流中出现的自身经验和世界经验[1];因为根据这种通过内时间的,或者说,通过活的当下的被动原综合而得以保证的统一性[2],自我的每一个新的行为进行都作为决然性或持续的信念,即作为一种可一再重复的“执态”的权能性而在作为极的自我之中[3]凝聚下来。以此方式而成为习性之基质的自我就意味着人格[4]。如果人们纯粹从内心心理学的角度来理解关于先验人格及其习性的学说——这对于所有先验现象学陈述来说都是随时可能的[5]——,那么这么学说就构成一门性格特性理论的基础[6]。关于习性的学说对于发生构造的理论来说具有先验现象学的含义[7]。发生构造论所探讨的对象是“单子”的发生、先验自我在其完全具体化中的发生,也就是说,这种发生被理解为活的当下,在这里隐含着自身经验和世界经验的所有现时性和潜能性(权能性)[8]。在经验的权能性中

本质地包含着自我对恒久的对象类型的已知性,自我的现时被经验的周围世界与可经验的周围世界便根据这些对象类型而得以划分。每一个对象类型都发生性地起源于一个原创造[9],即一个主动的综合[10],在这种综合中,一个对象第一次“以其杂多特性的同一之物的明确意义形式”[11]构造出自身。由此,一个特定的“对象意义”便成为自我的意向相关的习得[12]。习性的含义现在便在于:这样一个意向相关项之所以能够成为自我的恒久习得,这仅仅是因为它的意向活动的相关项,即这个赋予效用的行为进行-自我所做的原创造的“执态”或“决定”得以作为习性而被自我极保存下来[13]。

【注释】[1] E. Husserl: *CM Hua I* (Den Haag²1963) 100f. - [2] 参阅: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 1950) 196—203. - [3] *Phän. Psych. Hua IX* (Den Haag 1962) 212—215. - [4] *CM...* 同上书, 101. - [5] *F. u. tr. Logik* (1929) 224f.; 也可以参阅: *Enzyklopaedia-Britannica-Artikel*, 载于: *Phän. Psych. ...* 同上书, 237ff. - [6] *CM...* 同上书, 107. - [7] 同上书, 109ff. - [8] 参阅: 同上书, 26, 102; 除此之外还可以参阅: *Ideen II*, *Hua IV* (Den Haag 1952) 111; *Phän. Psych. ...* 同上书, 216. - [9] *CM...* 同上书, 113. - [10] *EU* (Hamburg³1964) 64f., 74f., 321f. - [11] *CM...* 同上书, 102. - [12] *F. u. tr. Logik...* 同上书, 279. - [13] *CM...* 同上书, 102.

Habitus * 习性: [(英) habitus (日) 习惯]

除了通常意义上的“习性”,亦即“习惯”(Gewohnheit)意义上的“习性”之外[1],胡塞尔还在一个与历史哲学有关的角度上谈到“习性”:他区分“自然观点的习性”与“先验现象学的习性”[2];相对于前者而言,后者是通过先验现象学而获得的“全新的习性”,它意味着先验主体目的论发展的高级阶段。在这个意义上的“先验现象学学习性”与胡塞尔在现象学实践领域中所追求的“哲学观点”、“哲学文化”或“哲学传统”等等有关[3]。

【注释】[1] 参阅“习性”(Habitualität)条目。 - [2] 参阅: E. Husserl; *Ideen* I/2, Hua III/2 (Den Haag 1976) 642. - [3] 对此还可以参阅“文化”、“传统”、“历史”、“观点”等条目。

Heimwelt * 家乡世界: [(日)故乡世界]

“家乡世界”的概念被胡塞尔用来标识在人格主义观点中围绕着每个人或每个人类共同体的熟悉之物和已知之物的领域,这个领域的伸展范围对于个别的人和共同体来说是各不相同的,但它始终是有限的[1]。这个周围世界从视域上过渡到一个不熟悉之物和陌生之物的区域之中[2]。在“自然”观点中,“家乡世界”是一个不具有任何含义特征的、在空间上切近的世界[3]。

【注释】[1] E. Husserl; *Phän. Psych.* Hua IX (Den Haag 1962) 496; 参阅: A. Diemer; *E. Husserl. Versuch einer systemat. Darstellung seiner Phänomenologie* (Meisenheim a. G. ²1965) 287ff. - [2] Husserl; *EU* (Hamburg ³1964) 33f. - [3] 参阅: L. Landgrebe; “Welt als phänomenologisches Problem”, 载于: *Der Weg der Phänomenologie* (Gütersloh ²1967) 50. (P. Janssen)

补充: 在胡塞尔后期对生活世界的分析中,“家乡世界”是所有已知之物和熟悉之物的总称:熟悉的环境、风景,家乡人连同其熟悉的风俗习惯和观点,家乡国连同其熟悉的法律和秩序。家乡世界从不是单个人的世界,而始终是共同体的世界,一个部族或一个民族的世界,它们生活在自己的领土上并且处在它自身的历史、传统的影响之下。在家乡世界的范围之内,一切事物都具有已知性的固定结构,个人的行为受到延续的风俗、习惯的制约:人们相互期待着,在各种环境中作出合乎期待的行为和举止。胡塞尔认为,“家乡世界”虽然是有限的,但也是开放的。他把“家乡世界”比作一个不断增长着的球体[1]。处在“家乡世界”界限之外的是“陌生世界”的领域。

【注释】[1] E. Husserl; *Inters.* III, Hua XV (Den Haag 1973) 425.

【文献】L. Landgrebe: "Welt als Phänomenologisches Problem", 载于: *Der Weg der Phänomenologie* (Gütersloh²1967) 41—62. — K. Schuhmann: *Die Fundamentalbetrachtung der Phänomenologie. Zum Weltproblem in der Philosophie Edmund Husserls* (Den Haag 1971). — K. Held: "Heimwelt, Fremdwelt, die eine Welt", 载于: *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en* 24/25 (1991) 305—337.

【相关词】heimweltlich 家乡世界的, das Heimweltliche 家乡世界的事物.

Heterogenität 异质性:

“异质性”与“同质性”是相互对应的概念。胡塞尔用它们来标识在被动综合过程中意义领域的统一与差异。与“同质性”基本同义的是“相似性”，而“异质性”则被包含在“陌生性”(Fremdheit)的概念之中[1]。“异质性”或“同质性”始终是相对意义的：一个红色斑点与它的白色背景相对照是“异质的”，但这两者相对于声音的被动给予性而言则又是“同质的”[2]。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EU* (Hamburg⁴1972) 77. 但这个意义上的“陌生性”不同于交互主体领域中的“陌生性”概念，前者是相对于一个自为统一的意义领域而言的陌生，后者是相对于本己自我而言的陌生。— [2] 参阅: 同上书, 76.

Hintergrund * 背景: [(英) background (法) arrièreplan (日) 背景]

胡塞尔在对“视域意识”结构的分析中将“背景”与“晕”这两个概念等义地使用。从术语上看，与“晕”相对的是“核”，而“背景”的对应概念则是“前项”或“前景”(Vordergrund)。它们都是对“视域”的形象描述[1]。

在术语上，胡塞尔本人也将“背景”等同于“晕”或“视域”[2]。

【注释】[1] 参阅“视域”概念。— [2] 参阅: E. Husserl;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186 Anm.

【相关词】Hintergrundbewußtsein 背景意识, Hintergrundgegenständlichkeit 背景对象

性, Hintergrundsanschauung 背景直观, Hintergrundserlebnis 背景体验, Hintergrundsfield 背景领域.

Historismus * 历史主义: [(英) historicism (日) 历史主义]

胡塞尔所坚持的“先验主体主义”立场决定了他必须在两个方面通过批判来维护和展开他自己的立场:一方面是客体主义,另一方面是主体主义。“历史主义”这一概念对胡塞尔来说属于一种与心理主义、人类主义、自然主义等等殊途同归的相对主义、主体主义理论。

在 1911 年发表的《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一文中,胡塞尔一方面继续反对他在其《逻辑研究》中已经批判过的心理主义,另一方面则开辟了批评狄尔泰的历史主义的新战线。所谓“历史主义”,是指一种特别突出历史意识的哲学观点,即认为,任何认识都伴随着关于一切事物、包括精神事物生成的意识。一般的批评认为,这种观点过分强调历史-生成的考察方式,并因此而牺牲了分析-系统的考察方式;它避开当下而回到过去,这样便有损于已有事实的真理价值并将这些事实相对化。这种“历史主义”在胡塞尔看来最终会导致怀疑主义和主体主义的观念,即主张哲学的任务仅仅在于写下自己的历史,因而是一些不诚实的哲学家们的放任自流:“显而易见,如果将历史主义坚定地贯彻到底,它就会导向极端怀疑的主体主义”[1]。在 1935 年所作的“欧洲人的危机与哲学”的维也纳讲演中,胡塞尔再次批评狄尔泰在方法上和事实上没有摆脱自然与精神、历史主义与客体主义的二元论,仍然停留在自然科学的客体主义上不能自拔[2]。胡塞尔认为历史主义与心理主义原则上是殊途同归,因而实际上无须再重复《逻辑研究》已进行过的批判。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Aufs. u. Vort.* I, Hua XXV (Dordrecht u. a. 1987) 43.

- [2] *Krisis* Hua VI (Den Haag ²1962) 344.

【文献】K. - H. Lembeck; *Gegenstand Geschichte. Geschichtswissenschaftstheorie in Husserls Phänomenologie* (Dordrecht u. a. 1988) .

Historizismus 历史主义: [(英) historicism]

在《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中,胡塞尔在对“历史主义”批判中所运用的概念大都是“Historizismus”[1],但他用这个概念所指的恰恰就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历史主义”(Historismus),亦即自19世纪以来由兰克(L. v. Ranke)、德罗伊森(J. Droysen)、狄尔泰(W. Dilthey)等人所代表的“历史学派”观点:强调知识的历史性,主张用历史理性来取代纯粹理性的优先地位[2]。在胡塞尔后期所写的“几何学-论文”中,他也仍然不加区分地运用这两个概念[3]。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Aufs. u. Vort. I*, Hua XXV (Dordrecht u. a. 1987) 41ff. - [2] 对此尤其可以参阅 W. Dilthey; *Der Aufbau der geschichtlichen Welt in den Geisteswissenschaften. Gesammelte Schriften* Bd. VII (Stuttgart 1992). - [3] 参阅: Husserl; *Krisis* Hua VI (Den Haag²1962) 381, 383 等等。在这里还可以参照 K. 波普(K. Popper)对“Historizismus”与“Historismus”的明确区分:前者是指对历史过程和社会过程的思辨性-一元论解释,即认为历史与社会发展具有绝对必然的规律,这个意义上的“Historicism”也被译作“历史决定论”[3];而后者则是指通常意义上的“历史主义”,亦即上面所阐述意义上的“历史主义”[参阅: K. R. Popper; *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 (London²1960)]。这个划分当然不能运用在对胡塞尔概念术语的理解上。

【文献】K. - H. Lembeck; *Gegenstand Geschichte. Geschichtswissenschaftstheorie in Husserls Phänomenologie* (Dordrecht u. a. 1988) .

Historizität * 历史性:

“历史性”[1]是胡塞尔在其思想发展后期所关注的一个问题。他曾谈到过向“历史性哲学”的转向[2]。胡塞尔在其研究中区分两种意义上的“历史性”:“第一历史性”是指人之此在的“自然历史性”或“传统性”,它涉及到自然观点中日常生活的正常性、合理性、

目的性[3];而“第二历史性”意味着“通过科学、通过理论观点对第一历史性的人之此在的改造”[4],由此而产生出更高阶段上的人类生活。从“第一历史性”到“第二历史性”的发展在胡塞尔看来是主体性的必然目的论发展。

【注释】[1]“Historizität”在胡塞尔的术语中与“Geschichtlichkeit”同义。- [2]一些解释者认为,胡塞尔的这一转向发生于1934年,并且是在海德格爾的影响之下(例如可以参阅:G. Misch: *Lebensphilosophie und Phänomenologie. Ein Auseinandersetzung der Diltheyschen Richtung mit Heidegger und Husserl* (Darmstadt 1967) 328)。但从新近发表的胡塞尔研究手稿来看,胡塞尔对历史性问题的关注始于二十年代初。对此也可以参阅“历史”条目。- [3] E. Husserl: *Krisis* (E) Hua XXIX (Dordrecht u. a. 1993) 40。- [4]同上书, 42。

【文献】P. Ricoeur: “Husserl und der Sinn der Geschichte”, 载于: H. Noack (Hrsg.) *Husserl* (Darmstadt 1973) 231—276。- L. Landgrebe: “Meditation über Husserls Wort ‘Die Geschichte ist das grosse Faktum des absoluten Seins’”, 载于: *Faktizität und Individuation. Studien zu den Grundfragen der Phänomenologie* (Hamburg 1982) 38—57。- K. - H. Lembeck: *Gegenstand Geschichte. Geschichtswissenschaftstheorie in Husserls Phänomenologie* (Dordrecht u. a. 1988)。- D. Carr: “Husserls *Crisis* and the problem of history”, 载于: *South-western journal of philosophy* 5 (1974) 127—148。

Hof 晕:** [(英) halo, fringe (法) aire (日) 庭]

胡塞尔用“晕”来形象地说明在每一个此地此时(hic et nunc)被给予之物都具有的空间与时间的环境,这个环境直接从属于这个被给予之物的意义。“晕”在胡塞尔那里实际上就是指“视域”或“背景”,它是一种“不确定的可确定性”[1];其所以“不确定”,是因为“晕”虽然与“核”[2]一同被给予,但却不是当下、现时的;而它之所以“可确定”,是因为“晕”随时可以成为当下的“前景”[3]。

在术语上,胡塞尔本人也将“晕”等同于“视域”或“背景”[4]。

【注释】[1] E. Husserl: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 1976) §69。- [2] 就时间视域

而言,“核”是指一个体验的“印象”(Impression)部分;就空间视域而言,“核”则意味着“现前”(Präsenz)的部分。- [3] 对此还可以进一步参阅“视域”条目。- [4] 参阅: *Ideen I*, a. a. O., 186 Anm.

【文献】G. Brand:“Horizont, Welt, Geschichte”,载于: *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en* 5 (1977) 14—89。- H. Petersma:“Intuition and horizon in the philosophy of Husserl”,载于: *Journal of Philosophy* 67 (1970)。

Homogenität 同质性:

“同质性”通常出现在胡塞尔对意识发生的被动综合分析中[1]。它在胡塞尔的术语中基本上与“相似性”(Ähnlichkeit)或“相近性”(Verwandtschaft)同义,即意味着在被动的在先被给予性领域中一个自为统一的意义领域[2]。意识之所以能够意识到一个凸现的个别之物,例如在白色背景上的一个红点,乃是因为这个红点与不同于它的背景形成对照。这个红点自身是“同质的”,而不同于这个红点的白色背景则相对具有“异质性”(Heterogenität)[3]。

【注释】[1] 例如可以参阅: E. Husserl: *Analysen Hua XI* (Den Haag 1966)以及 *EU* (Hamburg⁴1972)。- [2] 参阅: *EU...* 同上书, 77。- [3] 参阅:同上。

Horizont ** 视域: [(英) horizon (法) horizon (日) 地平]

根据胡塞尔的意向性理论,意识生活的基本特征就在于意指对象意义。然而,在意向体验中现时地被意指的那个“对象”永远不会完全孤立地和封闭地、完全不确定地和未知地被经验,而是作为某个处在联系之中的东西,作为某个在环境之中 and 出自环境的东西而被经验到[1]。每一个现时的我思(Cogito)都具有其视域(晕、背景、感知域)[2]。这个视域在每个现时的个别经验中都以“隐含”的方式作为“空泛视域”一同被给予,并且可以从那个在现时体验中被给予的核心出发而得到揭示[3]。如果对那些从属于各个体验本身意识之潜能性进行自由权能的现时化,那么通过对视域的阐释,人们便可以获得对体验所处的所有联系的说明。人们获

得新的经验,这些经验通过起点体验而在意向向上得到在先的标示。“视域就是在先标示出的潜能性”[4]。由于我通过阐释而获得的每一个新经验本身都重又具有开放的视域,因此所有成为经验的东西原则上都始终可以继续被经验和被规定[5]。

所有经验都具有这样一个视域结构,因而与此相关,所有意识作为关于某物的意识也始终是视域意识。

胡塞尔将一个个别事物的“内视域”和一个事物的“外视域”区分开来:在前者中隐含着所有那些可以从这个事物那里经验到的东西[6];而后者则包括所有那些可以从一个在与其他客体发生联系的对象那里经验到的东西[7]。胡塞尔在其发展过程中把握到,所有个别感知以及始终与“某物”打交道的整体自然生活最终总是处在作为绝对视域的普全世界视域之中。一切事物作为其所是,都处在世界基地上,这个世界在任何经验过程中都作为一个普全的被动存在信仰之基地而被预设。在事物意识和世界意识之间存在着一个不可分离的联系。世界视域只是一个关于它的客体以及对于它的客体而言的世界视域。但所有存在者都只是作为在这个世界之中和出自这个世界的某物而存在[8]。对视域解释每进行一步,所有那些可经验之物的视域都在总体上发生变化[9]。因此,视域始终是活的、流动着的视域[10]。不断持续的生活所具有的视域可靠性最终植根于原初时间流连同其过去视域和未来视域的发生性原规律性之中[11]。

【注释】[1] E. Husserl: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 1950) 57f. - [2] 同上书, 58f., 112f.; *Krisis Hua VI* (Den Haag²1962) 165; *CM Hua I* (Den Haag²1963) 84, 131f. - [3] *EU* (Hamburg³1964) 136f.; *Krisis...* 同上书, 162. - [4] *CM...* 同上书, 82. - [5] *EU...* 同上书, 158f. - [6] 同上书, 27f. - [7] 同上书, 28f.; *Analysen Hua XI* (Den Haag 1966) 67. - [8] *Krisis...* 同上书, 146, 167; *EU...* 同上书, 24; 参阅: L. Landgrebe: “Welt als Phänomenologisches Problem”, 载于: *Der Weg der Phänomenologie* (²1967) 44f. - [9] *EU...* 同上书, 140. - [10] *Krisis...* 同上书, 152. - [11] *Analysen...* 同上书, 73.

补充：“视域”概念是胡塞尔构造现象学思想的中心概念。没有它，胡塞尔后期的发生现象学观念便无法理解。这个概念以后也被伽达默尔所沿用并且成为解释学的一个中心概念[1]。

所谓“视域”(Horizont),通常是指一个人的视力范围,因而它是一种与主体有关的能力。它是有限的:即使视域不为事物所阻挡,它的最大范围也就是天地相交的地方,即地平线。所以在德文中,“视域”和“地平线”是同一个词。但“视域”又可以说是开放无限的:随着主体的运动,“视域”可以随意地延伸;对于主体来说,“视域”的边界是永远无法达到的。地平线是一个只能看到,而无法划定的场所。因此,“视域”的有限性与被感知的实在性有关,“视域”的无限性与未被感知的可能性有关。

“视域”概念作为哲学术语被运用的历史最早应始于尼采和胡塞尔[2]。当它在胡塞尔那里作为哲学概念被运用时,以上两层含义都被保留了下来。同时它的意义还得到了扩充。简单地说,哲学意义上的“视域”不仅仅与生理-物理的“看”的范围有关,而且与精神的“观”的场所有关。因而作为哲学概念的视域似乎也可以译作“观场”。在这个意义上,感知、想象、感受、直观、本质直观、判断等等意识行为都具有自己的“视域”。

按照胡塞尔本人在他后期著作《欧洲科学的危机与先验现象学》中的说法,詹姆士(W. James)是他所知的“唯一一个在‘fringes’(边缘)的标题下注意到视域现象”的哲学家[3]。可以推测,胡塞尔的“视域”以及“视域意识”概念在某种程度上受到过詹姆士“边缘”概念的启发[4]。但胡塞尔批评詹姆士,认为他不可能在“缺乏对意向对象和隐含性的现象学理解的情况下”把握“边缘”这个问题[5]。

胡塞尔的“视域”概念作为哲学术语是一个在较后期才出现的概念。具体地说,这个概念作为哲学术语在《逻辑研究》(1900/1901年)中尚未产生,但在《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1913)中,它的地位已经明显地得到了突出并在此后逐渐成

为胡塞尔哲学的一个根本性概念。

“视域”问题在胡塞尔那里受到不同角度的考察：从意识行为的类型方面来看，“视域”是一种特殊的意识：视域意识、背景意识；它同样也在共现意识、潜能性意识的标题下受到探讨；从自我方面来看，“视域”意味着自我对可能对象的不关注（Unaufmerksamkeit）；从对象方面来看，“视域”则意味着可能对象对自我而言的非课题状态（Unthematischsein）。

我们还可以另外从两个角度来考察这种关系：从个别对象这方面来看，对对象视域的构造始终具有一种进一步规定的特征，因而这种构造不断超越出自身，最终达到对普遍世界视域的构造；从作为对象之总和的世界这方面来看，世界是通过各个对象视域的不断连续构造而被构造出来的一个总体视域[6]。

“视域”概念在胡塞尔那里的最重要意义首先在于，它说明了在意识中单个对象与作为这些对象之总和的世界之间的过渡关系，说明了具体、充实的视域与抽象、空乏的视域之间的过渡关系，简言之，意识行为的“所有有限的意向性向整体的重要连续性的过渡”[7]。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视域”概念在胡塞尔哲学中所起的作用与“理念”（Idee）概念在康德哲学中、“筹划”（Entwurf）概念在海德格尔哲学所起的作用是相似的。

在术语上，胡塞尔本人将“视域”等同于“晕”或“背景”[8]。

【注释】[1] 参阅：H. - G. Gadamer: *Hermeneutik I. Grundzüge einer philosophischen Hermeneutik* (Tübingen 1986) 250：“毫无疑问，对于胡塞尔的现象学研究来说，视域这个概念和现象具有主导性的意义。借助于这个我们也有理由运用的视域概念，胡塞尔显然是在试图捕捉意指的所有有限的意向性向整体的重要连续性的过渡。一个视域不是一个僵化的界限，而是一种随你一起流动，并且邀请你进一步向前进展的东西。” - [2] 同上书，308。 - [3] E. Husserl: *Krisis Hua VI* (Den Haag 2¹⁹⁶²) 267。 - [4] 参阅：Gadamer: *Hermeneutik I...* 同上书，308。 - [5] Husserl: *Krisis...* 同上书，267。 - [6] 对“视域”的具体分析可以参阅“内视域与外视域”、“世界视域”、“时间视域”等条目。 - [7] Gadamer: *Hermeneutik I...* 同上书，

250. - [8] 参阅: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186 Anm.

【文献】I. Kant: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1781, ²1787). - M. Heidegger: *Sein und Zeit* (Tübingen 1927). - H. - G. Gadamer: 参见: 注释 [1]. T. E. Klein: *The World as horizon. Husserls constitutional theory of the objective world* (London 1977). - G. Brand: "Horizont, Welt, Geschichte", 载于: *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en* 5 (1977) 14—89. - H. Schmidt: "Der Horizontbegriff Husserls in Anwendung auf die ästhetische Erfahrung", 载于: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sche Forschung* 21 (1967) 499—511.

【相关词】Horizontart 视域种类, Horizontbewußtsein 视域意识, Horizontentfaltung 视域展开, Horizonserlebnis 视域体验, Horizontgeltung 视域有效性, horizonhaft 视域的, Horizonthaftigkeit 视域性, Horizontintentionalität 视域意向性, Horizontphänomen 视域现象, Horizontstruktur 视域结构, Horizonttypus 视域类型.

- innerer und äußerer Horizont ** 内视域与外视域:

“视域”的最初含义是指一个感性感知对象(被体验的事物)的背景,或者说,它意味着那个与感性感知对象一同在感性感知过程中被给予、并且本身从属于这个对象之意义的“晕”(Hof)。这个“晕”既是指时间性的“晕”,也是指空间性的“晕”。

除了视域在时间方面的结构之外[1],胡塞尔认为,每一个对空间事物的感知体验都具有“内视域”和“外视域”的结构[2]。这意味着,每一个这样的体验都有可能从被体验物的体现(präsent)核心出发在两个方面进行展开:或是从一个初次被看到的事物出发,不断地进入到它的本己自身被给予性之中,或是在连续地向一系列的个别经验的过渡过程中达到一个唯一的、开放无限的经验[3]。

以对一张桌子的感知为例,我看到的是桌子的这一边,因而真正原本地被给予我的、真正被我感知到的也是桌子的这一边。但我的意向却指向整张桌子,或者说,桌子的背面或其他面也处在我的视域之中并且从属于这张桌子的意义,它在我的感知一同被给予,被共现出来(appräsentiert)。“即使就已经被现实地看到的这一个面而言,它也发出这样一种召唤:走近些,再走近些,然后改变你

的位置再看我,改变你看的方式,定睛地注视我,以及如此等等,你会在我身上发现许多新的东西,发现更多的局部色泽等等,你会发现,刚才只是一般地、不确定地被你看到的这个木材具有先前未被看到的结构等等。就是说,甚至在已看到的東西中就已包含着在先把握(Vorgreifen)的意向。已看到的東西对于不断出现的新東西来说只是一个先示(Vorzeichnen)的范围,是一个对进一步的规定而言的X。统摄和先行在不断地进行着”[4]。在这里所描述的“内视域”中包含着各种在我们视域范围内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或多或少是确定的,它不仅是指对桌子正面的进一步观察,而且同样包括对其被共现部分的进一步经验,例如,我走到桌子背后便可以看到桌子的确定的后面,打开桌子可以看到它的里面,如此等等。

“除了这种内视域以外,我们还有外视域。”胡塞尔认为,外视域“也是一种先示,但这种先示是指:在先地指示出一种在直观上还不具有任何范围的東西,因此,相对于对内视域范围的充填而言,外视域中的被先示之物与以后的充填的差异要更大些”[5]。我们可以看出,这种外视域已经是一种不处在我们的直观范围内的可能性,它是随直观而一同被共现给我们的[6]。胡塞尔之所以说它在直观上不具有任何范围,是因为我们还没有一个确定的意向指向这个视域,因而对这个意向的充实也是不确定的。与内视域相比,外视域的最主要特征便是它的不确定性。例如,如果我们面对桌子,并没有看到身后的事物,那么,当我们回过头来时,我们所看到的東西当然就是不确定的。但无论外视域是如何不确定,它都是一种始终存在着的可能性。随着我们身体的运动,我们会不断地获得新的视域,外视域会不断地转变成内视域,内视域会不断得到进一步的规定。我的目光可以越过桌子朝向教室里的其他桌椅、朝向教室;我还可以走出教室获得更新的视域。原先处在我视域之中的桌子这时已经消失,但这种消失是一种在体验流中的时间性的消失,我们可以随时通过回忆而将这张桌子的视域再

造出来,尽管在回忆中被再造的桌子与原初看到的桌子之间已经隔着一个再造性变化。

【注释】[1] 对此较为详细的说明可以参阅“时间视域”条目。- [2] 参阅: E. Husserl: *Analysen Hua XI* (Den Haag 1966) §1, 6f., *EU* (Hamburg 41972) §8, 26ff., *Krisis Hua VI* (Den Haag 21962) 165. - [3] *EU*... 同上书, 27. - [4] *Analysen*... 同上书, 5. - [5] 同上书, 7. - [6] 因此可以理解 G. Brand 对两种意义上的“共现”的术语区分:“内视域”方面的“一同被意识到”被他标识为“共现”(Appräsenz),而“外视域”方面的“一同被意识到”则被称之为“同现”(Kompräsenz) [参阅: G. Brand:“Horizont, Welt, Geschichte”,载于: *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en* 5 (1977) 30].

【文献】G. Brand: 参见:注释 [6]. - H. Petersma:“Intuition and horizon in the philosophy of Husserl”,载于: *Journal of Philosophy* 67(1970).

Hyle (sensible Hyle, hyletische Daten) ** (感性) 原素: [(英) hyle (法) hylé (希) υλη]

在胡塞尔现象学中,“感性原素”这个概念是在一种通过现象学的悬搁而得以可能的、对纯粹意识的分类描述中产生的。这个概念被用来标示最宽泛意义上的感觉。它所指称的是这样一些意识内容的总体,这些意识内容通过内在意识的中介而具有“纯粹材料的特性和功能”[1]。就所有感觉的动感进行而言,感性原素必须区分为两种:一种是提供了“颜色内容、声音内容和触摸内容”的狭义上的感觉[2](原素感觉),另一种是“动感感觉”,在这种感觉中所感觉到的是动感本身[3](位置感觉)。在触摸时还要再加上第三种感性材料:“感觉态”。

【注释】[1] E. Husserl: *Ideen III*, Hua V (Den Haag 1952) 118;参阅: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 1950) 210. - [2] 同上书, 208. - [3] *Ideen II*, Hua IV (Den Haag 1952) 57.

【文献】U. Claesges: *Edmund Husserls Theorie der Raumkonstitution* (Den Haag 1964). - E. Holenstein: *Phänomenologie der Assoziation. Zu Struktur und Funktion eines Grund-*

【相关词】Hyletik 素材学, hyletische Daten 素材材料, Hyletisches 素材.

I

Ich ** 自我: [(英) Ego (法) je, moi (日) 自我]

“自我”问题是一个随胡塞尔思想的发展而获得越来越重要意义的问题。在《逻辑研究》第一版(1900/1901年)中,胡塞尔只承认有一种经验自我,即:作为人的躯体-心灵的自我;如果将自我-躯体(Ich-Körper)排斥掉(它和其他东西一样显现为物理事物),只考察与这个躯体经验地联结在一起的并且显现为隶属于这个躯体的“精神自我”(geistiges Ich)或“心灵自我”,那么,这个“精神自我”与“体验的复合体”的关系就相当于一个被感知的外在事物之整体与它的“被感知到的那个面”的关系[1]。胡塞尔从总体上否认与自我的关系是一种属于意向体验本身的本质组成的东西[2]。同时,胡塞尔也拒绝纳托尔普(P. Natorp)对“自我”的理解,后者从康德出发,将“纯粹自我”理解为“意识内容的联系中心”[3]。

在《逻辑研究》第二版(1913年)中,胡塞尔放弃了原先所持的观点,转而认为,那种将经验自我视为一种与物理事物一样的、同一个等级的超越的看法是不妥当的。“如果对这种超越的排斥以及向纯粹-现象学被给予之物的还原不保留作为剩余的纯粹自我,那么也就不可能存在真正的(相应性的)‘我在’的明见性。但如果这种明见性确实作为相应的明见性而存在着——谁又能否认这一点呢?——,那么我们怎么能够避开对纯粹自我的设定呢?它恰恰是那个在‘我思’的明见性的进行中被把握到的自我,而这种纯粹的进行明确地将这个自我从现象学上‘纯粹地’和‘必然地’理解为一个属于‘我思’(Cogito)类型的‘纯粹’体验的主体”[4]。同时,胡塞尔还明确强调,在第一版中对“纯粹自我”问题所持的态

度已不再为他所赞同,因为他在此期间“已认识到,这个(纯粹)自我就是必然的关系中心”[5]。

在其同年发表的《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中,胡塞尔着重分析“纯粹自我”的现象,将它解释为“行为的个体自我极(Ichpol)”[6]。相对于各个体验而言,“自我”是一种“超越”,但这是一种“在内在之中的超越”,因而是一种在等级上、本质上完全不同于事物性超越的“超越”,它可以在进行现象学的还原之后作为“现象学的剩余”而保留下来,被排斥的是经验自我,即作为人的自我[7]。在该书的第二卷中,胡塞尔对自我问题进行展开分析:作为自我极的“纯粹自我”本身是不变化的、简单空泛的。如果脱离开它所进行的体验,它就无法想象[8]。但构成意识流统一之基础的并不是“自我”,而是内在时间。“自我”本身是在时间上“绵延的自我”,尽管这种绵延不同于体验的绵延[9]。原时间化(urzeitigend)的意识被胡塞尔理解为“自我性的(ichlich)意识”;他虽然区分“原初的自我”与“被反思的自我”,即“非对象的自我”与“对象化了的自我”,但认为这两者“事实上是同一个纯粹自我”[10],即在时间上绵延着的“自我”。

在此后的《第一哲学》讲座(1923/1924年)中,胡塞尔则趋向于将“自我”看作是“先验统觉的自我”：“作为自我,我必然是思维着的自我,作为思维着的自我,我必然思维着客体,我必然在思维的同时与同一个客体世界发生关系”[11]。“自我”在这里被理解为一个在其诸多“我思”之中的同一自我极,这个同一自我极之所以同一,是因为我在我思中始终保持一致,以至于被思的客体世界也作为统一的对象极或统一的客体世界而被构造出来并被坚持下去。这也就意味着:“自我”构成意识的统一基础。

后期发表的《笛卡尔的沉思》对“自我”进行了更为详尽的规定。“同一的自我极”构成整个意向体验流的“基质”,亦即“各种恒久特性”、“各种习性的同一基质”[12]。在这里,“中心化的自我不是一个空泛的同一极,相反,借助于一种‘先验发生’的规律

性,自我会随着它所发出的每一个新的对象意义的行为而获得一个新的恒久特性”[13]。

除此之外,在这里还必须注意的是,“自我”概念在胡塞尔现象学的术语中并不能被完全等同于“本我”(Ego)概念。可以说,泛义上的“自我”基本上与“本我”同义,但狭义上的“自我”在胡塞尔那里仅仅意味着“同一的自我极”和“诸习性的基质”,区别于“在完整的具体化中被理解的本我”,后者在一定的情况下可以是指莱布尼茨意义上的“单子”主体,即:自我连同其全部意向体验[14]。

【注释】[1] E. Husserl: *LU II/1*, A342/B₁361. - [2] 同上书, A356/B₁377. - [3] 参阅: P. Natorp: *Einleitung in die Psychologie nach kritischer Methode* (Freiburg i. Br. 1888) §4. - [4] Husserl: *LU II/1*, B₁357, Anm. - [5] 同上书, B₁361, Anm. - [6] 参阅: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80; 对此还可参阅“自我极”条目。 - [7] 同上。 - [8] *Ideen II*, Hua IV (Den Haag 1952) 99. - [9] 同上书, 101. - [10] *Ideen II*, Hua IV (Den Haag 1952) 102; 对此还可以参阅“隐匿”条目。 - [11] *Erste Philos. I*, Hua VII (Den Haag 1956) 398. - [12] *CM Hua I* (Den Haag²1963) §32. - [13] 同上。 - [14] 同上书, §33。

【文献】G. Brand: *Welt, Ich und Zeit. Nach unveröffentlichten Manuskripten E. Husserls* (Den Haag 1969). - E. Marbach: *Das Problem des Ich in der Phänomenologie Edmund Husserls* (Den Haag 1974). - I. Kern: *Husserl und Kant. Eine Untersuchung über Husserls Verhältnis zu Kant und zum Neukantianismus* (Den Haag 1964) 286—293.

【相关词】Ichakt 自我行为, Ichaktualität 自我现时性, Ich-All 自我 - 大全, ichartig 自我类的, Ichblick 自我目光, Ich-Einheit 自我统一, Icherlebnis 自我体验, Ichferne 自我疏远, ichfremd 自我陌生的, Ich-Fremdes 自我 - 陌生之物, Ichhintergrund 自我背景, ichlich 自我性的, Ichlichkeit 自我性, Ichnähe 自我切近, Ichpol 自我极, ichpolarisieren 自我极化, Ichproblem 自我问题, Ichreflexion 自我反思, Ich-Sein 自我存在, Ichspaltung 自我分裂, Ichstrahl 自我目光束, Ichsubjekt 自我主体, Ichtendenz 自我趋向, Ichverdupplung 自我双重化, Ichvorstellung 自我表象, Ichzugehörigkeit 自我所属性, Ichzentrierung 自我中心化, Ichzustand 自我状态, Ichzuwendung 自我朝向。

- reines und empirisches Ich 纯粹自我与经验自我:

“经验自我”是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对“自我”概念的命名,“纯

粹自我”则是他在《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观念》的各卷中对“自我”概念的命名[1]。

【注释】[1] 对此较为详细的说明可以参阅“自我”条目。

- **Phänomenologisches Ich 现象学的自我:**

“现象学的自我”概念被胡塞尔用来指称“自我连同其每时每刻发展着的体验组成”[1]。

【注释】[1] E. Husserl: *LU II/1*, A331/B,352. 胡塞尔自己在这里的第二版的脚注中说,“在第一版中,整个意识流都被称之为‘现象学自我’”。

- **doppeltes Ich 双重的自我:**

“双重自我”是胡塞尔在其非现实性现象学中,亦即在想象力现象学中探讨的问题。胡塞尔的意向分析表明,意识在大多数情况下具有多束的(mehrstrahlig)意向,例如,当自我在进行回忆时,它并不是完全脱离开感知领域,而是始终处在感知背景之中。自我在此时可以说是部分地朝向回忆对象,同时也部分地处在感知视域之中。胡塞尔将自我的这种分离状况称之为“双重自我”:“现实的自我”和“再造的自我”[1]。前者是指始终处在感知领域中的自我,后者则意味着或多或少沉浸在想象之中的自我,“它们以某种方式融为一体”[2]。这种融合表现在:我可以在想象中以再造的方式进行所有那些我在感知中进行的行为。例如我回忆我的感知、判断行为等等。但我也可以作为现时的、切身的自我来考察这些被回忆的东西。由于我们原则上不可能完全脱离开现时的当下视域而进入到非现时的当下化世界之中,因此,在任何一个想象的进行过程中都可以找到“双重自我”的状况。

【注释】[1] E. Husserl: *Ph. B. Er.* Hua XXIII (Den Haag 1980) 350. - [2] 同上。

【文献】E. Fink: "Vergewenwärtigung und Bild-Beiträge zur Phänomenologie der Unwirklichkeit (1930)", 载于: *Studien zur Phänomenologie 1930—1939* (Den Haag 1966) .

— **waches Ich** 清醒的自我: [(法) moi vigilant]

在《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中,胡塞尔将“清醒的自我”定义为这样一个自我:“它在其体验流中连续地以特殊的我思形式进行着意识”,“这种清醒自我的体验流之本质就在于……连续前行着的思维链始终受到非现时性环境的包围,这些非现时性随时准备过渡为现实性的意识,反之亦然,现时性随时准备过渡为非现时性”[1]。所谓现时性向非现时性(或非现时性向现时性)的过渡,实际上就是指自我从清醒状态向非清醒状态(或从非清醒状态向清醒状态)的过渡,这种过渡不同于从感知向想象(或从想象向感知)的过渡,而更多地是指从行为的“能够进行”向行为的“实际进行”(或从“实际进行”向“能够进行”)的过渡。自我的“清醒”在这里因而就意味着实施对一个对象的朝向、对一个对象的兴趣。在这个意义上,胡塞尔在后期的《经验与判断》中强调,“朝向的进行就是被我们称之为自我之清醒状态(Wachheit)的东西。更确切地说,应当将作为自我行为之实际进行的清醒区别于作为潜能、作为能够—进行—行为(Akte-vollziehen-können)之状态的清醒,后者构成行为之实际进行的前提。清醒就是指,将目光指向某物。‘被唤醒’意味着经受一种有效的刺激;一个背景变得‘生动’起来,意向对象从那里出发或多或少地切近自我,这个或那个对象有效地将自我吸引到它自身那里。只要自我朝向对象,它就在对象之旁”[2]。

从严格的意义上说,胡塞尔所探讨的自我课题始终是“清醒的自我”,“非清醒的自我”或“无意识的自我”作为“先验的谜”虽然引起胡塞尔的注意,但始终没有成为他的专门研究课题。

【注释】[1] E. Husserl: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73f. — [2] EU (Ham-

Ichpol 自我极：**〔(日)自我极〕

在胡塞尔的现象学中，“自我极”这一概念[1]与“对象极”的概念相互对应。这两个极保证了经验的综合统一。在意向相关项方面，只要所有意向活动的被给予性都朝向（“意指”）一个被意指之物，相对于这些被给予性的杂多和变化而得以坚持下来的就是一个同一稳固的意向相关项；与此相似，杂多意向活动的进行也是通过进行者的稳固同一性而得以统一。进行者的持续性与他的行为进行的流动性处在何种关系中，这是现象学时间分析的一个中心问题。现象学的时间分析在其最终形态中，亦即作为“活的当下的理论”而揭示出，“自我极”的概念只能是“先验自我”的一个临时称号，因为作为最终奠基者的“自我极”的内在时间稳固是以前时间的、持续流动的当下为基础的。

【注释】[1] E. Husserl; *Ideen II*, Hua IV (Den Haag 1952) 97ff; *CM Hua I* (Den Haag²1963) 100.

【文献】G. Brand: *Welt, Ich und Zeit, nach unveröffentlichten Manuskripten E. Husserls* (Den Haag 1955). - E. Marbach: *Das Problem des Ich in der Phänomenologie Edmund Husserls* (Den Haag 1974).

Ichtendenz* 自我趋向：

“自我趋向”在胡塞尔的发生现象学分析中的基本含义在于，它是自我或意识在清醒状态所具有的朝向事物的趋向[1]。它不同于“我思前的趋向”[2]，后者是被动性的、接受性的，而“自我趋向”已经进入主动性的领域，它具有“注意力”的特征，带有对“课题”或“对象”的“兴趣”和“存在信仰”[3]。当“自我趋向”受到阻碍时，“存在信仰”便会从信仰的基本样式(Grundmodus)“相信”转变为如“怀疑”、“猜测”、“问题”、“否定”等等这样一些信仰的变式(Glaubensmodalitäten)[4]。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EU* (Hamburg⁴1972) 85. - [2] 胡塞尔将“我思前的趋向”又进一步划分为“向自我的侵入”和“从自我发出的趋向”。参阅:同上书, 82. - [3] 参阅:同上书, 83ff. - [4] 对此可以参阅“基本样式”、“信仰变式”等等条目。

ideal * 观念的、理想的: [(英) ideal (法) idéal]

“观念的”是“观念”(Idee)和“理想”(Ideal)这两个名词概念的共同形容词,因而自身包含着这两个概念的不同含义。在《逻辑研究》中,胡塞尔所说的“ideal”与“种类的”(spezifisch)同义[1],也就意味着“观念的”,包括“观念的规范”、“观念的因素”[2]等等。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LU II/1*, A107/B₁107,也可相应地参阅“观念”、“观念化”、“观念直观”等条目。- [2] *LU II/1*, A256/B₁256.

Ideal * 理想、观念: [(英) ideal]

“理想”概念在希腊文中的原意为完善的原像或本质。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将“理想”理解为这样一种“理念”(Idee),这种理念不像理性的理念那样仅仅由于系统的统一性的缘故而可以被预设,毋宁说,“理想”是一种与某个个别事物相符合的理念[1]。胡塞尔大都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理想”概念,例如他谈及“相应性的理想”、“完善认识的理想”等等[2]。

但胡塞尔有时也在另一种意义上使用“理想”概念,更确切地说,“观念”概念。例如他将那些通过“观念直观的抽象”所把握到的东西也称作“Ideal”[3]。这个意义上的“理想”可以说是一种“理想本质”(Idealwesen),亦即“观念”(Ideen)[4]。

【注释】[1] 参阅: I. Kant: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B597/A569. - [2] E. Husserl: *LU II/2*, A529/B₂58 u.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157. - [3] *Ideen I*... 同上书, 138f. - [4] 同上。

【相关词】Idealbegriff 观念概念, Ideales 观念之物, Idealgebilde 观念构成物, Idealge-

setz 观念规律, Idealisation 观念化, Idealisierung 理想化, Idealismus 唯心主义、观念主义, Idealität 观念性、理想性, idealiter 观念性的, Idealwesen 观念本质, Idealwissenschaft 观念科学, Ideation 观念化、观念直观。

Idealisierung ** 理想化、理念化: [(法) idéation (日) 理念化]

“理想化”这个术语在胡塞尔的后期著作中标示着对这样一些理想的原构成物的制作方法,这些理想的原构成物是西方-科学思维的基本前提[1]。由这些构成物所规定的思维将我们的经验世界看作是一个自在存在者和自在被规定者的宇宙[2]。这种思维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这个在自在存在者的规定性的观念下自明地在先被给予我们的世界是一个方法性的理想化过程的产物,它的必然的意义基础是在生活世界的前谓语句陈述的明见性之中[3]。理想化便是从这个前科学的经验世界之被给予性出发,并将这些被给予性作为“质料”运用,通过一种完善化的实践,在“客观”科学意义上的理想的自在存在者便从这些质料中产生出来[4]。客观科学所具有的理想的、自在被规定的构成物是通过生活世界本身的存在方式而成为可能,通过这种存在方式而被奠基、被引发[5]。理想化的过程一方面对于逻辑学,另一方面对于数学和数学自然科学具有特殊的影响[6]。

狭义上的理想化在胡塞尔那里则主要是指近代的精确数学自然科学的成就。近代自然科学用一个理性可认识的自在存在的理想来取代主观相对的经验世界[7]。这个自在存在作为某些方法操作的“发展产物”预设了生活世界的不变本质结构以及人能够一再进行这种理想化过程的自由权能性[8]。理想化的活动一旦得以成功,客观科学便向另一种活动进行过渡,即:从被制作的理想的原构成物中操作性地构建新的理想对象性,并且将它们运用于经验世界[9]。

【注释】[1] E. Husserl; *EU* (Hamburg³1964) 38ff.; *Krisis* Hua VI (Den Haag²1962) 18ff., 26ff., 375f. - [2] *EU*... 同上书, 40. - [3] 同上书, 42f. - [4] *Krisis*... 同

上书, 359, 361f. - [5] 同上书, 361 Anm. 1; *EU...* 同上书, 37. - [6] *EU...* 同上书, 41f., 427f.; *F. u. tr. Logik* (1929) 162ff. - [7] *Krisis...* 同上书, 358f. - [8] 同上书, 363, 383. - [9] 同上书, 19f., 360. (P. Janssen)

补充: “观念”(Idee)和“理想”(Ideal)这两个概念都来源于希腊文的“ζδεα”。它们只是部分地相互涵盖,但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保留着各自的特有内涵。这两个概念的差异首先在康德哲学中显露出来。此后也表现在胡塞尔现象学中。因此,由这两个词根所构成的一些概念,尤其是它们的形容词“ideal”,已经给、并且还会给中译带来一定的困难[1]。

与“Idealismus”(唯心主义、理想主义)这个概念相同,在“Idealisierung”这个概念中也包含着“观念”和“理想”的双重含义。我们当然也可以像日本研究者所做的那样,用“观念化”或“理念化”的中译来取代“理想化”,它意味着一种具有近代科学之突破性意义的“从实践兴趣向纯粹理论兴趣的转变”[2]。

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注意到:1)胡塞尔在这里所运用的不是“ideieren”的概念,实际上这个概念才更有理由被译作“观念化”,它首先意味着一种现象学特有的操作方法,即被我们称作“观念直观”或“观念化抽象”的方法;2)与此相反,“理想化”不是现象学的方法特征,而是现象学分析所揭示出来的近代自然科学方法特征。因此,“观念化”与“理想化”是两个层次不同的概念。它们分别代表了现象学方法与近代自然科学的本己内涵。

对于第二点,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就已经对“观念化”和“理想化”作出了明确的划分:“在直观被给予性上通过直接的观念化(Ideation)而把握到的本质是‘不精确的’本质,它们不能混同于‘精确的’本质,后者是在康德意义上的理念,它们(如‘理想’的点、理想的面、空间构形或在‘理想’颜色物体中的‘理想’颜色种类)是通过一种特殊的‘理想化’(Idealisierung)而产生出来的。因此所有纯粹描述的描述概念,亦即与直观直接地和忠实地相符合

的描述概念,也就是所有现象学描述的描述概念都原则上不同于客观科学的规定概念。现象学的任务就在于澄清这些事态”[3]。

与对“观念化”和“理想化”的区分相符,在对“Idealismus”一词的理解和翻译上也有相应的差异需要关注。当胡塞尔本人用“Idealismus”这同一个概念来标志现象学和近代自然科学时,我们必须将这个概念理解为:现象学是一种在上述意义上的“观念论”或“观念主义”,近代自然科学则是一种在上述意义上的“理想主义”。

由此可见,对“Idealisierung”双重含义的划分(这个划分同样也适用于“Ideierung”概念)不是一个偶然的术语划分。它的更重要意义在于,它指明了自然科学的“本质还原”与现象学“本质还原”的根本区别。尽管胡塞尔曾多次强调,本质还原不是现象学所特有的方法,而是所有本质科学(包括数学的自然科学)的共有方法;但这里的划分表明,由于作为各自目标的“理想”不同,这两种本质还原会导致根本不同的结果。

当然,在胡塞尔的术语中,无论是“Idealisierung”的主要含义,还是“Ideierung”的主要含义都没有得到一以贯之的坚持。胡塞尔有时也将这两个概念等义使用。因此,在不同情况下,中译应当在不同的译名之间作出选择:“理想化”或“观念化”[4]。

【注释】[1] 参阅“观念的、理想的”和“理想”条目。- [2] E. Husserl; *Krisis Hua VI* (Den Haag²1962) 25. - [3] *LU II/1*, A240/B, 245. 与此相符,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还在另一个关系上区分“Idealität”观念:它可以是指种类的“观念性”,也可以是指规范意义上的“理想性”。前者与个体实在相对立,后者则并不排斥个体实在(参阅:同上书, I. Unters. §32)。- [4] 对此还可以参阅“观念直观”(Ideation) 条目。

Idealismus 观念主义、唯心主义:** [(法) idéalisme (日) 观念论]

“观念主义”或“唯心主义”虽然在德文中源于同一概念“Idealismus”,但它们在胡塞尔的表述中分别指称两个范畴:一是通常所指

的“唯心主义”，它意味着一种“形而上学的教理”[1]；二是指“这样一种认识论形式，它不是从心理主义的立场出发去排斥观念之物，而是承认观念之物是所有客观认识的可能性条件”[2]。当胡塞尔将其现象学理解为“Idealismus”时，他所说的“Idealismus”不是“唯心主义”或“理想主义”，而是“观念主义”[3]或“观念论”。中译应当根据不同情况而做出不同的选择。

【注释】[1] E. Husserl: *LU II/1*, A108/B₁108. - [2] 同上。 - [3] 参阅: *LU I*, A79/B79; *LU II/1*, A108/B₁108.

【文献】Th. Celms: *Der Phänomenologische Idealismus Husserls und andere Schriften 1928 - 1943*, hrsg. v. J. Rozenvalds (Frankfurt a. M. u. a. 1993). - R. Ingarden: “Über den transzendentalen Idealismus bei E. Husserl”, 载于: H. L. Van Breda/J. Taminiaux (Hrsg.): *Husserl et la Pensée Moderne/Husserl und das Denken der Neuzeit* (Den Haag 1959) 190—204.

Ideation (ideierende Abstraktion)* 观念直观 (观念化的抽象):** [(日)理念看取、理念视]

“观念直观”或——常常也叫做——“观念化的抽象”所标识的不仅是胡塞尔现象学的一个方法概念，而且也是胡塞尔哲学的方法概念；它也以其他的术语形态出现，如作为“本质直观”、“本质论”等等。同时，对它的评价也应当在它与胡塞尔其他工作概念和系统概念的联系中进行，这些概念例如包括：直观、意向、构造、明见性、还原、反思，以及本质、观念、观念性、同一性、行为、思维、意向相关项、意义、内容、判断、陈述。在对这个术语进行研究时，人们既需要从(著作)发生上，也需要从系统上说明它在胡塞尔整个工作中所获得的规定与划分。

首先必须区分观念直观或观念化的抽象的两个一般功能：

1) 观念直观是哲学研究者自己在研究时所运用的方法(本质分析)[1]；2) 观念直观是每一个起作用的、完整-活动的意识所具有的一种成就或一种能力；这就是说，只要这个意识作出陈述，哪怕

是个体陈述或关于个体的陈述,这个意识便带有“普遍含义”[2],而这个普遍含义就是通过观念直观而获得的;自然意识和世间意识已经具有这种成就。

在胡塞尔哲学的三个发展阶段——对“数字王国”进行心理学论证的阶段(《算术哲学》1891年[3])、以把握逻辑含义的客观观念性为目标的描述-心理学的现象学阶段(《逻辑研究》1900/1901年)、先验现象学阶段(《现象学的观念》1907年、《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1913年)——中,观念直观或观念化的抽象始终都保持着它的基本含义[4];这个基本含义就是对被意识到的内容或在意识中的内容的认同以及在观念客观对象性意义上对这个认同本身的强调。在这些相关事项(意识、同一性、观念性、对象)中,意识概念自身首先发生变化,并且也使其他概念也产生变异。

在《算术哲学》中已经出现了“观念化的抽象”的概念,尽管它是附带性的和已变异了的:“数字系统提供了……一种……(在观念直观地抽象出我们能力的某些局限的情况下)……将数字领域延续到任何界限以外的方法”[5]。在《算术哲学》中还可以在这方面找到一些重要的前研究,虽然这些前研究并未运用这个有关的术语:“抽象的突出”[6]和“观念化”。极为重要的还有那个在《逻辑研究》中起效用的对“本真的”和单纯“符号性”表象的区分。这里所涉及的是一种将单纯符号概念“直观地”回溯到“本真”表象上的做法;因此,《算术哲学》认为:“多与一的概念直接建基在最终的、要素性的心理材料之上”,据此,它们无法以推理的方法而被推导出,它们必须自身被把握到。“人们在这种情况下所能做的就是,指明这些概念是从哪些具体的现象之中或之旁被抽象出来,并且澄清这种抽象过程的方式:人们可以……通过不同的描述而对有关概念作出界定……”,“对一个这样的概念的语言阐释”要求“我们置身于正确的心境之中,使我们能够将那些在内直观或外直观中被意指的抽象要素自身提取出来,或者说,使我们能够在我们之中再造出那些对概念构造来说必需的心理过程”[7]。

尽管观念直观和观念化的抽象对于《逻辑研究》来说是根本性的概念,但在这部著作中既找不到对这个概念的相关的、甚至是明确突出的规定,也找不到对这个术语的单一的固定。虽然《逻辑研究》的第一版与《算术哲学》相距时间较近,与“抽象”术语相联的“观念化”术语也仍然比在第二版中出现得少[8];而“观念直观”则(更多地)被用来标识一种特殊的抽象[9]。

只是在第六研究中,“观念直观”这个概念的基础才通过“对直观(范畴直观)[10]概念的扩展”而得到了进一步的解释,它在术语上也意味着一种直观,例如一种“本真的(即直观的)抽象”[11]、“直观的(本真的)意指”[12]、“直观的本质分析”[13]、“内的被直观之物”[14]。

但“观念化的抽象”这个概念已经在《逻辑研究》第一卷“纯粹逻辑学导引”中得到了使用[15]。《逻辑研究》第二卷的引论仅仅指出了任务和在开端上的困难性:“逻辑概念必定起源于直观;它们必定是在某些体验的基础上通过观念化的抽象而产生出来,并且在新的抽象行为进行中一再地得到关于其自身同一性方面的新的验证”[16]。在第六研究中,“观念”和“普遍之物的同一性”“在重复的行为进行中”成为“现时的被给予性”[17]。“在完全发展了的直观中”,那个“在现时进行的抽象中的被给予之物”成为“明见性”,也就是说,“通过在再造性直观上(或者说,在直观的抽象进行上)进行的充分反复的检测,这些含义在其不可动摇的同一性中”被坚持下来[18]。“困难”在于“现象学分析”本身的特性,这种分析是在“排除所有经验事实性和个体个别化”的情况下进行工作的[19],亦即根据在“观念普遍性中的纯粹直观”[20],也就是说“在那种反自然的反思习性中进行纯粹的描述”[21]。因此在《逻辑研究》中,观念直观不只是得到了解释,而且从一开始便得到了运用:“我们在这里所追求的所有现象学确定都(即使不加以特别的强调)必须被理解为本质确定”,因而肯定是“观念化”[22]。观念直观的特征就在于,“从心理学-经验科学的观点转向现象

学—观念科学的观点。我们将所有经验科学的统觉和此在设定排除出去,我们根据其纯粹的体验组成来接受那些被内经验到的东西或以其他方式(如以单纯想象的方式)被内直观到的东西,并且将它们当作观念直观的底基;我们从它们之中直观出观念性的普遍本质和本质联系,即:在总体性的不同阶段上的观念体验种类和观念有效的本质认识,它们对于有关种类的观念可能的认识来说具有先天的、绝对普遍的有效性”[23]。与此同时也就给出了在《逻辑研究》阶段上的还原——作为本质还原——的意义。需要注意的是观念直观的“各个角度”,它们才首先构成了同一性[24]。

因此,《逻辑研究》的“唯心主义”是一种具有“特殊的”逻辑含义的“观念主义”,它不是指“形而上学的教理,而是指这样一种认识形式:它不是从心理主义的立场出发去排斥观念之物,而是承认观念之物是所有客观认识的可能性条件”[25]。诚然,《逻辑研究》的这种逻辑学—认识论的(含义)观念主义也会具有其本体论的一面,只要这个对象概念超越出单纯实在之物的概念之外而扩展成为“客观—观念”的对象,并且只要存在不再继续被确定为实在—存在[26]。

观念直观作为观念化的抽象也被称作(“认同化的”)“观念化”[27]、“总体化的抽象”、“观念化的现象学分析”、“直观的本质分析”[28]、“内直观”[29]、对“观念存在”的把握[30],它必须明确地区分于“形式化的抽象”[31]。如果“直接的观念直观”或观念化的抽象所把握的是“不精确的本质”,那么形式化抽象便是与“‘精确的’本质有关,这些本质是康德意义上的理念,并且(与‘观念的点’一样)是通过一种特殊的‘理念化’而产生的”[32]。这里关系到相对于“本真的”或“直观的”思维及其形式性而言在逻辑分析学和对“符号”思维之探讨意义上的“观念规律性的联系”[33]。接下来还要将那种通过观念化抽象而把握到的作为“杂多中的统一”的“特殊之物的同一性”区分于作为“规范”和“理想”的同一性[34]。自《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

第一卷以后，“观念化的抽象”这一术语出现得越来越少，而在同样的程度上，“观念直观”这一术语则在胡塞尔那里获得了一个宽泛的意义，它保持在“对某物作为某物的重复认同”[35]之范围内，并且建构起“变更”的方法[36]。这种做法的原因可能在于，每一个观念化——无论它的目标是在于“形式的”还是“逻辑的”本质、“本质的”还是“数学化的”本质、“精确的”还是“形态学的”本质、“独立的”还是“不独立的”本质[37]——根据现象学的“一切原则之原则”[38]都可能经受观念化的抽象，并且观念化的抽象具有将“不独立的因素”“置于观念之中”的功能[39]。

据此，观念化的抽象对（先验）现象学的还原来说起着关键的作用；因为只有通过观念化的抽象才有可能区分性地、先验现象学地把握住意识内在的概念连同其“实项”因素和内在超越[40]，并且因此而开启了作为先验哲学的现象学领域。

【注释】[1] E. Husserl: *LU II/1* (1900, ²1913) 121. - [2] 同上书, 12f., 167. - [3] *Philos. Arithm.* Hua XII (Den Haag 1970). - [4] *Idee d. Phän.* Hua II (Den Haag ²1958);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 1952). - [5] *Philos. Arithm.* ... 同上书, 260. - [6] 同上书, 210. - [7] 同上书, 234, 119. - [8] 例如可以参阅: *LU I* (1900, ²1913) 229; *LU II/1*, 5. - [9] *LU II/1*, 103. - [10] 同上书, 141ff., 161ff. - [11] 同上书, 121. - [12] 同上书, 141. - [13] 同上书, 439. - [14] 同上书, 398. - [15] *LU I*, 269. - [16] *LU II/1*, 5. - [17] 同上书, 162. - [18] 同上书, 6. - [19] 同上书, 9. - [20] 同上书, 18. - [21] 同上书, 11. - [22] 同上书, 369. - [23] 同上书, 3. - [24] 同上书, 112. - [25] 同上书, 108. - [26] 同上书, 115ff., 125ff.; 参阅: *Ideen I*, 134f. - [27] *LU II/1*, 104. - [28] 同上书, 183, 223. - [29] 同上书, 439. - [30] 同上书, 417. - [31] 同上书, 284. - [32] 同上书, 245. - [33] 同上书, 470. - [34] 同上书, 102. - [35] 对此可以参阅: *F. u. tr. Logik* (1929), 尤其是 133ff. - [36] 对此尤其可以参阅: *Phän. Psych.* Hua IX (Den Haag 1962) 20-46, 72-93. - [37] 参阅: *Ideen I*... 同上书, 26ff. 168ff., [38] *Idee d. Phän.* ... 同上书, 52. - [39] *LU II/1*, 162, 313. - [40] *Idee d. Phän.* ... 同上书, 8ff.

(E. W. Orth)

补充：“观念直观”在胡塞尔现象学中是与“本质直观”(Wesensschau)同义的概念。对“观念直观”的另一种方式说明也可以参阅“本质直观”条目。

Idee ** 观念(理念)：〔(英) idea (法) idée (日) 理念〕

“观念”这个概念在胡塞尔的术语中和在其他当代德国哲学家那里一样,具有两个基本的含义:一方面,“观念”意味着一种精神的“构想”或“想法”。这个意义上的“观念”通常就被译作“观念”。胡塞尔本人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将他的现象学著述命名为《现象学的观念》、《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中心的观念》,或者在这个意义上谈论“心理学的观念”、“第一哲学的观念”、“数学的观念”等等。另一方面,“观念”概念也承载着自柏拉图至康德、黑格尔的哲学史“观念论”烙印。这个意义上的“观念”通常也被译作“理念”。

后一个意义上的“观念”是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所使用的中心概念,它指的是“普遍对象”,与“本质”概念同义[1]。胡塞尔认为,“观念”是所有客观认识的可能性条件,并且在这个意义上将他的哲学称作“观念主义”(Idealismus)[2]。此后,胡塞尔发现,他在《逻辑研究》中所运用的“观念”概念常常受到误解,因此,在《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中,为了将一般的“本质”概念纯粹地区分于康德的“理念”(Idee)概念,胡塞尔不得不进行一次术语上的更动:“我启用在术语上尚未被用滥的外来语‘埃多斯’以及德语‘本质’,后者依然还带有一些虽不危险,但时常令人恼怒的歧义”[3]。

根据胡塞尔的“意识本质描述”,所有绝然的真理和认识都基于这样一种可能性上,即:是否有可能直观地把握到普遍的本质或普遍的对象:“观念”。胡塞尔的观念直观提供了对绝然真理之把握的具体方法:在对个体感性之物的直观中,直观者通过目光的转向而可以直接把握到观念之物[4]。

此外,胡塞尔在其论述中还区分作为“描述概念”与作为“精确概念”的“观念”:这两种观念具有本质不同的内涵和起源[5]:“精确的观念”是数学的自然科学、例如几何学的概念,它们所表述的是通过近代科学的理想化(Idealisierung)方式而获得的“理想”,亦即在康德意义上的“理念”;而“描述的观念”则是现象学的概念,它们所表述的是通过“本质直观”所获得的“形态学本质”[6]。

【注释】[1] E. Husserl: *LU II/1*, A108ff./B₁108ff. - [2] 同上。 - [3]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8;除此之外,“本质”或“埃多斯”概念在胡塞尔那里又是与“先天”概念同义的。对此可以参阅这三个含义基本相同的条目。 - [4] *Ideen I...* 同上书, §3. - [5] 同上书, 138f. - [6] 参阅:同上书, 139。

【相关词】ideell 观念的, Ideenerkenntnis 观念认识, Ideenkleid 观念外衣, Ideenkomplexion 观念复合, Ideenlehre 观念论, Ideenschau 观念直观, Ideenwissenschaft 观念科学。

ideell * 观念的(意念的、意项的): [(英) ideal, idealy]

尽管胡塞尔已经看到“观念”(Idee)与“理想”(Ideal)这两个概念自康德以后所带有的歧义性[1],他仍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使用这两个概念的共同形容词“ideal”而较少使用“ideell”。后者实际上才是“观念”一词的形容词,并且能够与“ideal”(理想的、观念的)区别开来。从胡塞尔对“观念的”一词的使用来看,这里的原因可能在于,他对“观念的”一词的理解带有较多的主观性意义[2]。因此可以将这个概念略加区别地译作“意念的”。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6. - [2] 参阅: *Analysen Hua XI* (Den Haag 1966) 9.

Identifizierung/Identität ** 认同/同一(性): [(英) identifying/identity (法) identification (日) 同一化/同一性]

胡塞尔现象学术语中的“认同”、“同一”与在日常意义上的概念一

样,它们一同构成“区分”和“区别”(Unterscheidung/ Unterschied)的对应概念[1]。但胡塞尔不仅在通常的意义上使用这两个概念,而且也从现象学的角度来分析“认同”和“同一”。所谓“认同”和“同一”,在这里是指一个意向在直观中得到相应的充实的状况:“同一并不是通过比较的和思想中介的反思才被提取出来,相反,它从一开始便已在此,它是体验,是不明确的、未被理解的体验。换言之,在现象学上,从行为方面来看被描述为充实的东西,从两方面的客体,即被直观到的客体这一方面和被意指的客体另一方面来看则可以被表述为同一性体验、同一性意识、认同行为”[2]。胡塞尔也将这个意义上的“认同”或“同一”称作“相应”、“充实同一”或“相合”等等[3]。无论是“认同”还是“区分”,它们都意味着一个认识的形成[4]。“同一”或“认同”作为“意识构造的问题”以自我的原真领域为出发点,通过交互主体性而得到进一步的扩展[5]。

【注释】[1] E. Husserl; *LU II/2*, A514/B₂42. - [2] 同上书, A507/B₂35. - [3] 同上。 - [4] 同上。 - [5] 参阅: *Ms. A VII 256*, 15—25.

【相关词】 *Identitätsbewußtsein* 同一性意识, *Identitätsbeziehung* 同一性关系, *Identitätsdeckung* 同一相合, *Identitätseinheit* 同一统一, *Identitätserlebnis* 同一性体验, *Identitätsmoment* 同一性因素, *Identitätspol* 同一极, *Identitätssynthesis* 同一性综合。

Imagination 想像: [(日)想像]

胡塞尔在其意向分析中将“想像”作为“想象”(Phantasie)或“当下化”(Vergegenwärtigung)概念的同义词来使用[1]。在《逻辑研究》中,整个想象行为的种属都被看作是对感知行为的“想像变异”[2]。由于“Imagination”带有“image”(像)的词根,因此这个概念更符合于胡塞尔早期的“图像意识”(Bildbewußtsein)概念[3]。此后胡塞尔也曾用德文的“Einbildung”来替代“想像”概念[4]。中译“想像”可以突出其中“像”的内涵,同时也可以有别于同义的“想象”。

【注释】[1] 较为详细的说明可以参阅“想象”条目。- [2] E. Husserl: *LU II/1*, 5. Unters. §40. - [3] 对此也可以参阅“图像意识”条目。- [4] *Ph. B. Er. Hua XXIII* (Den Haag 1980) 565.

Immanenz 内在:** [(英) immanence (法) immanence (日) 内在] 在胡塞尔的意识现象学中,“内在”概念是一个认识论的中心范畴。在完成向先验现象学的突破之后,胡塞尔便将“内在”理解为“内在于意识”;与此相应,“内在”的对立面是对意识的“超越”。先验现象学要求排斥所有“超越”,始终停留在意识的“内在”之中:“超越之物的单纯现象存在”与“内在之物的绝对存在”构成一个原则性的对立、一个在被给予方式上的原则性区别[1];而“内在是所有认识论认识的必然特征”[2]。这样,“意识如何能够超出自身而达到外在的客体”这个传统认识论的问题便可以得到解决[3]。这个意义上的“内在”也被胡塞尔标识为“在明见性中构造的自身被给予性”[4]。他认为,在现象学反思的概念中包含着“内在本质直观和内在经验的所有样式”[5]。

胡塞尔在术语上区分两种意义上的“内在”概念,即“实项的内在”(reelle Immanenz)和“绝对的内在”。前者是指在认识体验中的“感性内容”或“感性材料”连同对它们的立义[6],后者则意味着通过现象学反思而获得的“绝对意义上的自身被给予性”[7]。对“实项内在”的超越并不意味着对意识的超越。在意识中被构造起来的“事物”并不实项地包含在意识体验之中,它必须借助于“超越的统摄”才能成为意识的“对象”。这个意义上的“超越”又被称作“实项的超越”[8],它是在绝对内在之中进行的超越。因而“超越”与“内在”一样,都具有双重的含义[9]。

最后,胡塞尔还将上述意义上的“感性内在”(时间性内在、“实在”内在)区别于“超时间的”、“非实在的内在”,即“本质的内在”[10];对一个本质的直观认识完全是内在的,它没有超越出本质直观地被给予之物以外。

在上述意义上可以将胡塞尔的意识现象学标志为“内在哲学”或“内向哲学”[11]。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44. - [2] *Idee d. Phän.* Hua II (Den Haag²1958) 33. - [3] 同上书, 5. - [4] 同上。必须注意, 对意识体验之内在性的强调并不是胡塞尔前先验思维的特征: 在《逻辑研究》第一版(1900/1901年)中, 胡塞尔还认为, 内在感知可以是虚假的, “人们可以感知根本不存在的本己体验”(LU II/2, A713)。- [5] *Ideen I...* 同上书, §78. - [6] LU II/1, A353/B₁374 u. *Idee d. Phän.* ... 同上书, 59, 35. - [7] 同上。- [8] 同上。- [9] 对此还可以进一步参阅“超越”条目。- [10] 参阅: *EU* (Hamburg⁴1972) 16f. - [11] 例如可以参阅: W. Schultz: *Philosophie in der veränderten Welt* (Pfullingen 1972) bes. 285—290.

【文献】R. Boehm: “Immanenz und Transzendenz”, 载于: *Vom Gesichtspunkt der Phänomenologie* E. Husserl-Studien (Den Haag 1966) 141—185.

【相关词】immanent 内在的。

Impression ** 印象: [(英) impression (法) impression (日) 印象]

胡塞尔所使用的“印象”概念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这个概念显然与英国经验主义的“印象”概念有直接的渊源关系:它首先涉及到“感性的印象”或“感觉”;在这个关系上,1) 广义上的“印象”行为是一种“原体验”(Urerlebnis),即感知性的行为,或者也可以说,是当下拥有的行为,从而有别于它的变异:想像性的(Imagination)或当下化的行为[1]。在这个意义上,“再造”是“印象”的对应概念[2];2) 狭义上的“印象”则与“原印象”(Urimpression)同义,它是“现在一意识”,不同于“滞留”(Retention)或“前摄”(Protention)[3]。另一方面,胡塞尔在他特有的术语运用中又用“印象”来标识感知行为的特征;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印象”或“印象性”(Impressionalität)也被胡塞尔等同于“现时性”、“原本性”或“未变异性”[4]。这些概念表明,1) “印象”行为是带有存在设定的行为,它不同于中立性的行为;2) “印象”行为是以感性的感觉内容为基础的行为[5]。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78. - [2] *Ph. B. Er.* Hua XXIII (Den Haag 1980) 315. - [3] *Zeüb.* Hua X (Den Haag 1966) 47. 对此也可以参阅: *Ph. B. Er.*... 同上书, 315. - [4] *Ph. B. Er.* Hua XXIII (Den Haag 1980) 285, 287, 294. - [5] 参阅: 同上书, 321f.

【相关词】*impressional* 印象的, *Impressionalität* 印象性.

Inaktualität * 非现时性: [(英) *non-actionality* (日) 非显在性]

“非现时性”是与“现时性”相对应的概念,因此,前者与后者一样,它们在胡塞尔的术语中都具有双重含义[1]:一方面,“非现时性”与“中立性”、“不执态”、“不设定”以及“质性变异”等概念平行,它们都意味着对意识对象存在与否问题的不设定、不执态(尽管它们在具体运用中的作用并不完全相同),从而不同于对对象之存在的“信仰现时性”;在这个意义上,在单纯想象行为中被单纯想象出来的某个对象是“非现时的”[2]。另一方面,“非现时性”概念又与“潜能性”(Potentialität)概念相平行,它们表明一种隐含的、潜能的对象意识,因而有别于另一种显露的、现时的对象意识;在这后一个意义上,某个处在感知的目光之中,但未成为感知“课题”或对象的“事物”是“非现时的”[3]。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254,也可以参阅“现时性”条目。- [2] 参阅: *Ideen I*... 同上书, 72. - [3] 参阅: 同上书, 254f.

【文献】K. Wieglerling: *Husserls Begriff der Potentialität. Eine Untersuchung über Sinn und Grenze der transzendentalen Phänomenologie als universal Methode* (Bonn 1984) .

【相关词】*aktuell* 现时的, *Aktualität* 现时性, *inaktuell* 非现时的.

Inaxiose 非评价:

“非评价”就意味着“不执态”、“不评价”,即对被给予之物的存在与否不做评价,胡塞尔也将它等同于“中立化”[1]。

【注释】[1] E. Husserl: *Ph. B. Er.* Hua XXIII (Den Haag 1980) 369, Anm.

individuell * 个体的: [(英) individual (法) individuel (日) 个体的]

“个体的”概念在胡塞尔的术语中原则上与“总体的”(generell)和“普遍的”(allgemein)概念相对应[1]。“个体之物”被胡塞尔看作是从属于本质的个别性(Einzelheit)[2]。对个体之物的直观虽然构成普遍直观(本质直观)的前提,但个体直观、对个体事物的看本身仍然只具有“断然的明见性”而非“绝然的明见性”[3]。

在《逻辑研究》中,胡塞尔也将“个体的”与“实在的”概念等义使用[4];而在以后的《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中,胡塞尔则区分“个体的存在”与“实在的存在”:前者只是指“偶然的存在”,后者则意味着“在世界之中的存在”[5]。

【注释】[1] E. Husserl: *LU I*, A232/B232, *LU II/2*, A184/B₂655 等等。 - [2]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18。 - [3] 同上书, 317。 - [4] *LU II/1*, A107/B₁107。 - [5] *Ideen I...* 同上书, 6f., 8f.

【相关词】Individualbegriff 个体概念, Individualität 个体性, Individualpsychologie 个体心理学, Individuation 个体化, Individuelles 个体之物, Individuum 个体。

Inexistenz 内实存(非实存、总实存):

“内实存”是胡塞尔从布伦塔诺那里接受而来的概念[1]。胡塞尔用它来表述纯粹意识的存在方式——一种不同于实在之物的实存(Existenz)方式[2],亦即“意向性”。

布伦塔诺哲学中的“内存在”概念主要起源于中世纪经院哲学中关于对象的“意向的内存在”或“心的内实存”的说法。布伦塔诺本人甚至将这个概念的起源上溯到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心理的内居”[3]。在这个意义上的“内实存”意味着“内在的对象性”或者说“对象地(或客观地)在……之中的存在”[4],因而是所有心理现象的“真正标识性特征”。

但在胡塞尔那里,尤其是在其后期,“内实存”概念已经受到了一定的修正。胡塞尔不再将“内实存”看作是与“实存”相并列的存在方式,而是将它理解为“在普全之中的存在,在时空性的开放视域中的存在”[5]。在这个意义上,“实在之物的实存”无非就是“内实存”本身,它们通过意向性而被内在地包含在意识之中。这个修正显然与胡塞尔对意向性的理解变化有关。在哲学意义上的意向性与心理学意义上的意向性之间存在着本质差异:简单地说,哲学意义上的“意向性”意味着“构造的能力”,而心理学意义上的意向性仅仅意味着“内实存”[6]。

此外,由于“in-”的前缀具有多种含义,因此在“Inexistenz”这个词中显然还包含着对“总实存”和“非实存”的暗示。

【注释】[1] F. Brentano: *Psychologie vom empirischen Standpunkt I* (Hamburg 1955) 124f., 137. - [2] 参阅: E. Husserl: *EU* (Hamburg 41972) 29. - [3] Brentano: *Psychologie...* 同上书, 125, Anm. - [4] 同上书, 124. - [5] Husserl: *EU...* 同上书. - [6] 对此还可以参阅: P. 利科: “《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法译本译者导言”, 载于: 胡塞尔, 《纯粹现象学通论》, 李幼蒸译, 1994年, 北京, 商务印书馆, 页476: “意向性可以在现象学还原之前和之后被描述: 在还原之前时, 它是一种遭遇, 在还原之后时, 它是一种构成。它始终是前现象学心理学和先验现象学的共同主题。”——“遭遇”在这里应当是指一种“内心的遭遇”。

Inhalt ** 内容: [(英) content (法) contenu (日) 内容]

“内容”是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多次讨论分析的概念, 它在胡塞尔的意向分析中具有多重含义, 在其内涵中几乎包含着“意识”概念的全部意义。概括地说, 与最宽泛意义上的“内容”概念相对应的是“功能”概念, 在意识行为中, 除去“功能”的因素, 剩余的都应属于各种意义上的(意识)“内容”范畴。

“内容”在胡塞尔那里首先可以划分为“主观意义上的内容”和“客观意义上的内容”[1]。在《逻辑研究》的第一版中, 胡塞尔也将这两种“内容”分别解释为“现象学、描述-心理学、经验-实在

意义上”和“逻辑的、意向的、观念的意义上的内容”[2]。它们相当于胡塞尔在第五研究中所说的“作为体验的内容”和“作为对象的内容”[3]。

所谓“客观意义上的内容”或“客观内容”也就是指“行为的内容”。与它相对应的观念是“行为特征”[4]:在具有相同“行为特征”的意识行为中,例如在感知行为中,使一个感知(对一棵树的感知)有别于另一个感知(对一个人的感知)的东西便是“行为内容”(在感知行为中是指感知内容)。胡塞尔也将“行为内容”称作一个意识行为的“质料”或“立义意义”[5]。它在进一步的分析中还可以划分为:1)“内容”作为“意指的意义或作为意义、作为含义一般”,2)“内容”作为“充实的意义”,3)“内容”作为“对象”[6]。

而“主观意义上的内容”或“主观内容”则是指“现象学自我的实项构成物”[7],亦即“感性材料”,它是意识行为中最为内在的“内容”。

根据以上这些分析,我们可以归纳出在胡塞尔意向分析中所使用的三个最基本的“内容”概念:1)在意识或自我进行立义或统摄之前,感觉材料是意识所具有的须被立义的“内容”;2)在立义的过程中,意义或质料是意识赋予感觉材料的“内容”;3)在立义完成后,作为意识活动之结果而对立于意识的对象是第三种意义上的“内容”。

【注释】[1] 参阅:LU II/1, A52/B₁52. - [2] 同上书, A52. - [3] 同上书, A343/B₁352. - [4] 较为详细的说明可以参阅“行为特征”条目。 - [5] 参阅:LU II/1, A386/B₁411. - [6] 参阅:同上书, A52/B₁52. - [7] 同上书, A343/B₁362.

- reeller und intentionaler Inhalt * 实项内容与意向内容:

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引入了一个“重要的现象学区分”,即对行为的“实项内容”和行为的“意向内容”的区分。这个区分实际上是从另一个角度上对意识体验的本质因素进行考察分析。联系《纯

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的研究来看,纯粹的意识体验应当由两部分组成:“实项内容”与“意向内容”。“实项内容”从属于意识的材料方面,它受意向活动的统摄或赋形,因此可以说,“材料的组成部分”与“意向活动的组成部分”一同构成“实项内容”的总和[1]。如果“实项内容”被理解胡塞尔为“对最普遍的、在所有领域中都有效的内容概念在意向体验上的素朴运用”[2],那么“意向内容”则从属于意识的“意向相关项”方面,在这个标题下,胡塞尔进一步再划分出“意向内容”所包含的三个概念,即:意识行为的意向对象,意识行为的意向质料(与意识行为的意向质性相对),最后是它的意向本质[3]。

胡塞尔对“实项内容”和“意向内容”的区分实际上是与他对“内容”概念的另一种区分方式,这种区分最终是与对“主观意义上的内容”的“客观意义上的内容”之区分相吻合的[4]。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LU II/1*, 5. Unter. §16: “Unterscheidung zwischen deskriptivem und intentionalem Inhalt” u.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226. - [2] 同上。 - [3] 同上。 - [4] 参阅“内容”条目。此外,在胡塞尔那里,与“实项内容”相平行的概念还有:感性内容、描述性内容、现象学内容、第一性内容等等;与“意向内容”相平行的概念则还有“客观内容”、“对象性内容”等等。

- primärer Inhalt und reflexiver Inhalt * 第一性内容与反思性内容:

胡塞尔在《算术哲学》中便已经运用“第一性内容”的概念来表述感觉材料[1];而“反思”在那里则被赋予一个特殊的功能:它是概念产生的起源[2]。以后在《逻辑研究》中,胡塞尔在上述概念基本含义的基础上,在感性领域进行了一个“本质现象学的划分”：“第一性的内容”与“反思性内容”[3]。前者是指“感性的体验”，或者说，“感觉内容”，它是“实项的代现性内容”；后者则意味着“范畴形式”，也叫做“范畴的代现性内容”。这两种内容的关系在于，所有“反思性内容”都直接或间接地奠基基于“第一性内容”之中[4]。与此

相应,范畴直观也奠基于感性直观之中[5]。直至在《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胡塞尔还再次提到“第一性内容”的概念,但认为这个术语不具有充分的标志性,从而将它们改称为“第一性体验”[6]。在此之后,胡塞尔便很少使用这对概念。

【注释】[1] E. Husserl: *Philos. Arithm.* Hua XII, (Den Haag 1970) 46, 67ff. 等等。
- [2] 参阅:同上书, 330ff. - [3] *LU II/2*, A652/B₂180; 在《逻辑研究》中,“反思性内容”为“Reflexionsinhalt”。- [4] 同上。- [5] 参阅:同上书, §46。- [6]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85.

Innenhorizont (Innen-Horizont) * 内视域:

“视域”作为“指明关系”(Verweisungszusammenhang)、作为“不确定的可确定性的晕(Hof)”[1]在胡塞尔那里具有各种类型和结构。在对空间对象的直观体验中可以划分出“内视域”和“外视域”[2]。“内视域”也被写作“inneres Horizont”[3]。

【注释】[1] E. Husserl: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69. - [2] 参阅:*Analysen* Hua XI (Den Haag 1966) §1, 6f., *EU* (Hamburg⁴1972) §8, 26ff. - [3] 详细说明可以参阅在“视域”条目下的“内视域与外视域”(innerer und äußerer Horizont) 条目。

【文献】G. Brand: “Horizont, Welt, Geschichte”, 载于: *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en* 5 (1977) 14—89. - H. Petersma: “Intuition and horizon in the philosophy of Husserl”, 载于: *Journal of Philosophy* 67 (1970) .

inner 内的、内部的: [(英) internal]

“内的”概念在胡塞尔术语中是指“内于意识的”或“在意识之内的”。在传统的意义上,它也常常被理解为“心理的”。胡塞尔没有明确规定这个概念的内涵:他时而在传统的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例如“内感知”或“内时间意识”等等,在这个意义上,“内的”并不等于现象学意义上的“内在的”(immanent),因为“内的”往往与

“外的”(意识之外的)东西联系在一起,例如在胃疼的情况下,对“疼”的内感知与“胃”(物理躯体)的联系[1],而“内在的”则意味着排除了任何对意识的超越。但胡塞尔时而也在特殊的意义上使用“内的”概念,亦即将它等同于“内在的”,这时,“内的”也就意味着“明见的”或“相应的”[2]。从总体上看,“内的”的对应概念是“外的”(außer);这对概念在胡塞尔那里不能等同于“内在的”和“超越的”概念,尽管胡塞尔时而又将“内的”、“内部的”与“内在的”概念混用。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LU II/2*, Beil. - [2] *LU II/1*, Hua XIX/1 (The Hague u. a. 1984) 35, “Zusätze und Verbesserungen” zu A.

Instinkt * 本能:

二十年代初和三十年代,胡塞尔在其讲座和研究中经常探讨意识的“本能”结构以及“本欲”(Trieb)结构[1]的问题。这些讨论与胡塞尔后期的“发生现象学”研究有关。对原本被动性的分析促使胡塞尔一再地向意识动机的起源领域深入。胡塞尔的研究分析表明,“本能”是先验构造的最底层动机基础:“动机必定是在活的当下(lebendige Gegenwart)之中,在这里,最有效的动机也许就是我们无法顾及到的那些动机:在宽泛的、通常的意义上的‘兴趣’”、原初的或习得的情感评价、本能的或较高的本欲等等”[2]。这些产生于本能之中的动机是导致“客体世界之构成”的原初条件[3]。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胡塞尔考虑建立一门“本能现象学”[4],这门现象学应当构成发生现象学的原初部分。

【注释】[1] 参阅“本能”、“本欲”等条目。 - [2] E. Husserl: *Analysen Hua XI* (Den Haag 1966) 178. - [3] 参阅: Ms. A V 7, 77. - [4] Ms. A V 5, 199.

【文献】E. Höltenstein: *Phänomenologie der Assoziation. Zur Struktur und Funktion eines Grundprinzips der passiven Genesis bei E. Husserl* (Den Haag 1972). - N. Lee: *Edmund Husserls Phänomenologie der Instinkte* (Dordrecht u. a. 1993).

【相关词】instinktiv 本能的, Instinkthandlung 本能行为, Instinkthorizont 本能视域, Instinktintention 本能直意向, Instinktintentionalität 本能意向性, Sonderinstinkt 特殊本能, Totalinstinkt 总体本能, Urinstinkt 原本能。

Intendieren (intendieren) * 意指: [(英) to intend to]

“意指”在胡塞尔的术语中有诸多同义词,如“Bedeuten”, “Meinen”, “Vermeinen”等等[1]。它意味着对意识某物对某物的“朝向”(Zuwendung)或“指向”(Richten... auf)。

【注释】[1] 对此较为详细的说明可以参阅“意指”(Bedeuten)条目。

Intention ** 意向: [(英) intention (法) intentio (日) 志向]

在胡塞尔的术语运用中,“意向”概念具有多层次的含义。最狭窄意义上的“意向”是指那种“构成一个行为之描述性属特征的意向关系”[1]。它意味着自我对一个对象的朝向;胡塞尔也将它称作“瞄向”(Abzielen)。在这个意义上,“意向”无非是指意识的意向活动(Noesis),它的认同、统摄的趋向。而较为宽泛意义上的“意向”则还包含“射中”(Erzielen)的含义,也就是说,它不仅意味着某个意向的发出,而且还意味着这个意向的充实。胡塞尔也常常将这个意义上的“意向”简称为“行为特征”[2];例如,感知行为具有特定的意向,想象行为也具有自己的特别意向,如此等等。而最宽泛意义上的“意向”已经相当于笛卡尔的“我思”概念,它是对意识行为的统称[3]。

【注释】[1] E. Husserl: *LU II/1*, A347/B₁376. - [2] 参阅:同上书, A348/B₁368, A358/B₁379. - [3] Ms. M III 3 IV 1 II, 4.

【文献】E. Fink: “Die intentionale Analyse und das Problem des spekulativen Denkens”, 载于: *Nähe und Distanz. Phänomenologische Vorträge und Aufsätze* (Freiburg/München 1976) 139—157.

【相关词】intendieren 意指, intendiert 被意指的, intentional 意向的, Intentionalanalyse 意向分析, Intentionalität 意向性。

intentional * 意向的: [(英) intentional, intentionally (法) intentionnel (日) 志向的]

“意向的”这个定语在胡塞尔的意向分析中并不仅仅意味着与“意向”一词相对应的定语。首先,现象学中的“意向的”概念是与“实项的”(reell)概念相对应的。在这个意义上,亦即在与“实项的”相对应的意义上,胡塞尔认为,“意向的”与“实在的”(real)有相同之处,甚至“‘实在的’听起来要比‘意向的’更好”[1],但由于前者“绝然带有事物性超越的思想,而这个思想恰恰是应当通过向实项体验内在的还原而被排除”[2],因此,胡塞尔用“意向的”来避免“事物性超越的思想”,强调意向之物内在于意识的特征,同时“有意识地将那种事物性关系划归给‘实在的’这个词”[3]。其次,在胡塞尔所做的具体意向分析中,“意向的”一词有时是指“被意指的”(intendiert)[4],即“被意向所指的”;有时则是指“意指着的”(intendierend 或 cogitierend)[5],即“意向指向着的”[6]。

【注释】[1] E. Husserl: *LU II/1*, A376/B₁399. - [2] 同上。 - [3] 同上。
- [4] 参阅:同上书, A353/B₁374, *LU II/2*, A711/B₂240. - [5] 参阅: *Ph. B. Er. Hua XXIII* (Den Haag 1980) 323. - [6] 对此还可进一步参阅: M. Heidegger: *Prolegomena zur Geschichte des Zeitbegriffs*, *GW 20* (1988) 151.

Intentionalität * 意向性:** [(英) Intentionality (法) intentionnalité (日) 志向性、志向作用]

在胡塞尔那里,“意向性”作为现象学的“不可或缺的起点概念和基本概念”[1]标志着所有意识的本己特性,即:所有意识都是“关于某物的意识”并且作为这样一种意识而可以得到直接的指明和描述。关于某物的意识是指在广义上的意指行为与被意指之物本身之间可贯通的相互关系[2]。

胡塞尔对“意向性”概念的构想可以回溯到布伦塔诺那里。后者

首先将“意向的”、“意向的内存在”这样一些概念引入到近代心理学中。在布伦塔诺的描述心理学中，“意向的内存在”这个术语[3]被用来对那些与物理现象相对立的心理现象进行本质规定[4]。心理现象的标识就在于它们与一个内容(客体)的关系;它们是一种“在自身中意向地含有一个对象”的现象[5]。

胡塞尔在与布伦塔诺学说的分歧中发展起他自己的意向性学说[6]。隐含在胡塞尔“意向性”概念中的对意识的本质性基本规定是在现象学悬搁的范围中形成的。“意向性”本质上具有四个层次:1)在意识生活中必须区分实项的内涵和意向的(非实项的)内涵[7]。所有在时间上流动性的意指行为(意向行为)都是实项的内涵。胡塞尔用“意向活动”这个术语来标示实项内涵[8]。与此相对,被意指之物本身(意向对象)则必须被看作是非实项的内涵。对此,胡塞尔使用“意向相关项”的术语[9]。所以,“意向性”便是指意向活动与意向相关项之间的相互关系。在意识的如此被规定的意向活动-意向相关项结构中包含着作为行为进行者的“纯粹自我”(自我极),杂多的意向活动从这个自我中喷射出来,同时又在意识的统一性中得到聚合[10]。2)被意指的对象(意向相关项)是一个可能多层次综合的结果,在这种综合中,杂多的意向活动聚合为一个对象意识的统一[11]。3)围绕着被意指的对象的是一个由非课题的一同被意指之物所组成的视域。与这个在意向相关项方面的视域相符合的是在意向活动方面的意识潜能性(权能性),如果将这些潜能性加以现时化,那么非课题的一同被意指之物就会成为被给予性[12]。4)“意向性”是指意识对被意指对象的自身给予或自身拥有(明见性)的目的指向性[13]。

【注释】[1] E. Husserl: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 1950) 207, 203ff. - [2] *CM Hua I* (Den Haag ²1963) 70ff. - [3] F. Brentano: *Psychologie vom empirischen Standpunkt I* (Hamburg ³1955) 124. - [4] 同上书, 125. - [5] 同上. - [6] 参阅: Husserl: *LU II* (¹1901) V, 321ff. - [7] *Ideen I...* 同上书, 218; 参阅: *Idee d.*

Phän. Hua II (Den Haag²1958) 55. - [8] *Ideen I...* 同上书, 210. - [9] 同上书, 219. - [10] 同上书, 81; *Ideen II, Hua IV* (Den Haag 1952) 105. - [11] *CM...* 同上书, 80. - [12] 同上书, 83. - [13] *F. u. tr. Logik* (1929) 143.

【文献】H. Spiegelberg: *The phenomenological movement* 1.2 (Den Haag 1960) . - L. Landgrebe: "Husserls Phänomenologie und die Motive zu ihrer Umbildung", 载于: *Der Weg der Phänomenologie* (Gütersloh²1967) 9—39. (U. Claesges)

补充: 由于胡塞尔始终将他的现象学理解为“关于意识体验一般的科学”, 而“意向性”又是“最确切意义上的意识之特征”[1], 即“意识始终是关于……的意识”, 因此, “意向性”毫无疑问地构成了胡塞尔现象学的中心概念, 无论这里所说的现象学是指胡塞尔早期的描述心理学, 还是指他以后提出的先验现象学[2]。

在作为描述心理学的现象学中, 胡塞尔实际上并没有超出布伦塔诺的意向性理论很远。“意向性”在这里也意味着心灵生活的内含特征, 意味着它的能动性。只是在先验现象学中, “意向性”才获得了它的中心地位: 它不再意味着心灵体验的主动性, 而是意味着纯粹意识的“意向构造能力和成就”, 意味着在现象学角度上对主客体关系的最简略描述: “意向性”既不存在于内部主体之中, 也不存在于外部客体之中, 而是整个具体的主客体关系本身。在这个意义上, “意向性”既意味着进行我思的自我极, 也意味着通过我思而被构造的对象极。这两者在“意向性”概念的标题下融为一体, 成为意向生活流的两端: 同一个生活的无内外之分的两个端点。

对“意向性”之把握的唯一途径在胡塞尔看来是本质直观的反思: “在意向性被反思揭示并因此而自身成为课题之前, 它始终是隐蔽着的。”[3]

【注释】[1] E. Husserl: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187. - [2] 这里可以参阅利科(P. Ricoeur)对胡塞尔意向性概念所做的一个诠释: “意向性可以在现象学还原之前和之后被描述: 在还原之前时, 它是一种交遇, 在还原之后时, 它是一种构成。它始终是前现象学心理学和先验现象学的共同主题”〔保罗·利科, “纯粹现

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法译本译者导言”，载于：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李幼蒸译，1995年，北京，商务印书馆，页476。 - [3] Husserl: *F. u. tr. Logik Hua XVII* (Den Haag 1974) 38.

【文献】K. Schuhmann: “Intentionalität und intentionaler Gegenstand beim frühen Husserl”, 载于: *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en* 24/25 (1991) 46—75. - B. C. Hopkins: *Intentionality in Husserl and Heidegger. The Problem of the Original Method and Phenomenon of Phenomenology* (Dordrecht u. a. 1993). - G. Hoyos Vásquez: *Intentionalität als Verantwortung. Geschichtsteleologie und Teleologie der Intentionalität bei Husserl* (Den Haag 1976). - E. Fink: “Die intentionale Analyse und das Problem des spekulativen Denkens”, 载于: *Nähe und Distanz. Phänomenologische Vorträge und Aufsätze* (Freiburg/München 1976) 139—157.

Intentionanalyse *** 意向分析: [(日) 志向的分析]

在胡塞尔那里,意向分析是在现象学悬搁和还原中进行的一种可能的描述性揭示,这种揭示的对象是在意识(意向活动)与对象(意向相关项)之间的普全的、通过意向性概念而得以标识的相互关系。意向分析产生于这样一个明察:每一个在先被给予的对象都“回指到杂多的现实和可能……意向性的一个相关本质形式之上”[1]。由于一个在先被给予的对象在这个意义上被理解为“一个主观的相关性系统的标志”[2],因此它成为先验的或意向的主导线索[3]。从那些构成了对象意义统一的意向相关项因素回问到那些必然存在于行为进行之中的意向活动杂多性,这样,一个具有这种意义的对象便被给予意识[4]。对象在这里证明自身是一个多层次综合的结果;同时还表明,现时的行为进行只能作为对这样一些系统的现时化而存在,这些系统具有在权能性意义上的潜能性的特征。意向分析的成就因此便是“对在意识现时性中隐含的潜能性之揭示”[5]。如果意向分析应当具有系统性的成效,它就需要对各个合适的主导线索进行准备。这些主导线索就是从各个区域本体论中获取的先天[6]。由于意向分析将这种先天回溯到与其相关的构造性先天[7]之上,因此,意向分析是构造现象学的(首先是静态现象学的)特殊方法。

【注释】[1] E. Husserl: *F. u. tr. Logik* (1929) 217. - [2] *Krisis* Hua VI (Den Haag²1962) 168. - [3] *CM* Hua I (Den Haag²1963) 87. - [4] 同上书, 87. - [5] 同上书, 83. - [6] 同上书, 88; 还可以参阅: 同上书, *F. u. tr. Logik...* 同上书, 220;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 1950) 364. - [7] *F. u. tr. Logik...* 同上书, 220.

【文献】E. Fink: "L'analyse intentionnelle et le problème de la pensée spéculative", 载于: *Problèmes actuels de la phénoménol.* (Paris 1952). (U. Claesges)

Interesse * 兴趣:

尽管“Interesse”在日常德语中具有“兴趣”和“利益”两个主要含义,但在胡塞尔的现象学术语中,它原则上是被用来标识宽泛的“兴趣”特征,亦即“自我趋向”(Ichtendenz)、自我对被意指之物、被经验之物的兴趣[1]。

胡塞尔在其意向分析中区分狭义的和广义的“兴趣”。广义上的“兴趣”被胡塞尔用来标识自我对事物的“朝向”(Zuwendung),它们是指这样一类兴趣行为:“我们不仅仅将这些兴趣行为理解为这样的行为,即我在这些行为中课题性地,例如感知着地、然后进一步考察着地朝向一个对象,而且我们也将这种兴趣行为理解为任何一个自我朝向的行为、自我在场的(inter-esse)行为”[2]。

狭义上的“兴趣”则仅仅是指对事物的非课题性追求。这种朝向只是一种“包含在通常感知的本质中的追求(Streben)的因素”[3]。而胡塞尔之所以将这种“追求”也称作“兴趣”,乃是因为这种追求与一种感情(Gefühl)紧密相连,而正是这种感情才引发朝向对象的动机[4]。但单纯地“追求对象”还并不意味着“朝向课题”,即以对象为课题,因此:“确切意义上的课题和自我朝向之对象并不始终相互重合”[5]。

再进一步还可以说,狭义上的“兴趣”只意味着一种追求的产生:导向对象,广义上的“兴趣”则意味着对这种追求的满足:对象的课题化;狭义上的“兴趣”虽然是一种活动(Tun),一种在朝向之前的活动,但还不是“自我-活动”,广义上的“兴趣”则已经是“自我-活动”了[6];狭义上的“兴趣”不带有存在设定,而广义上的

“兴趣”则恰恰相反[7]。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EU* (Hamburg⁴1972) 86. - [2] 同上书, 93. - [3] 同上书, 91. - [4] 参阅: 同上. - [5] 同上书, 92. - [6] 参阅: 同上书, 87, 91. - [7] 参阅: 同上.

【相关词】Interessenfeld 兴趣领域, Interessenhorizont 兴趣视域, Interesserrichtung 兴趣指向, Interessenwendung 兴趣转向, sich interessieren 感兴趣.

- **transzendentes Interesse** * 先验的兴趣:

“先验的兴趣”在胡塞尔那里是指人类本身所具有的朝向先验哲学的意向:“它是人类最高的和最终的兴趣”[1]。由于“先验兴趣”的获得必须以“先验的悬搁”为前提,即对“自然兴趣”的“无兴趣化”[2]为前提,因此,“先验兴趣”的获得同时意味着一种“兴趣转向”[3]。海德格尔和以后的阿道尔诺、哈贝马斯等人在这一点上批评胡塞尔,认为“先验兴趣”本身也屈从于主观意志,或者说,是主观意志的产物[4]。

【注释】[1] E. Husserl: *Phän. Psych.* Hua IX (Den Haag 1962) 277. - [2] 参阅“无兴趣的旁观者”条目。 - [3] *Krisis* Hua VI (Den Haag²1962) 147. - [4] 对此可以参阅海德格尔对胡塞尔“不列颠大百科全书现象学条目”的注释,载于: *Phän. Psych.*... 同上书, 274, Anm. 3; 还可以参阅: Th. W. Adorno: *Zur Metakritik der Erkenntnistheorie. Studien über Husserl und die Phänomenologischen Anatomie* (Frankfurt a. M. 1990) 82 以及 J. Habermas: *Technik und Wissenschaft als Ideologie* (Frankfurt a. M. 1968) 156—160.

【文献】Th. W. Adorno: 参阅: 注释[4]。 - J. Habermas: 参阅: 注释[4] 以及 *Erkenntnis und Interesse* (Frankfurt a. M. 1971).

Intersubjektivität ** 交互主体性: [(英) intersubjectivity (法) intersubjectivité (日) 间主体性、相互主体性]

在胡塞尔现象学中,“交互主体性”概念被用来标识多个先验自我或多个世间自我之间所具有的所有交互形式。任何一种交互的基

础都在于一个由我的先验自我出发而形成的共同体化,这个共同体化的原形式是陌生经验,亦即对一个自身是第一性的自我-陌生者或他人的构造。陌生经验的构造过程经过先验单子的共同体化而导向单子宇宙,经过其世界客体化而导向对所有人的世界的构造,这个世界对胡塞尔来说就是真正客观的世界[1]。

【注释】[1] 对此可以参阅: E. Husserl: *CM Hua I* (Den Haag²1963) 121ff., 5. Meditation. (K. Held)

补充:“交互主体性”在胡塞尔现象学中不是一个系统的、自身封闭的课题之标题,相反,交互主体方面的问题出现在各种课题领域中,当然,这些问题相互联系,而且对这些问题的解决也相互制约。所以胡塞尔现象学的开端方法,亦即向纯粹意识的还原,已经具有了交互主体的角度。此外,对本己意识和陌生意识的区分,或者说,对本己地被意识到的和陌生地被意识到的“世界”区分已经是一个交互主体的问题。就对各种不同对象的构造分析而言,一方面存在着在特殊意义上的交互主体问题:对陌生身体的经验、对陌生心理体验的经验、社会交往。但另一方面,所有构造问题都具有一个交互主体的角度:客观世界的构造、客观空间的构造、本己身体性的构造、本己人格的构造、自然和精神世界的构造。即使在科学论的问题中,例如在对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的区分中,亦即在对自然观点和人格观点的区分中,交互主体性也起着根本性的作用。最后,在胡塞尔的伦理学与单子论的本体论中,交互主体性也占有一个中心位置。因此,交互主体性贯穿在整个现象学中,而一门完整的交互主体性现象学也就是一门完整的现象学一般。

胡塞尔在其早期便已看到自己面临交互主体性的问题,并且以后在他的思想发展过程中始终在探讨这些问题。早在《逻辑研究》(1901年)的第一研究中,胡塞尔便已谈及语言表述的交往作用[1]。他将这个作用理解为通过“指号”而进行的心理体验“传

诉”，或者说，根据联想而进行的对这个“指号”的感知理解。但胡塞尔在《逻辑研究》的进一步进程中并不想顾及语言表述的这种交往作用[2]。直到1905年至1907年期间，当胡塞尔通过向纯粹意识的还原而为现象学规定了一个特殊的研究领域时，他才真正看到了交互主体性问题的重要性。胡塞尔此时处在一个两难之中：一方面他在哲学上坚持意识主体的多数性[3]，另一方面他又看到自己被当时的还原形式现象学地局限在一个唯一的意识（一条纯粹的意识流）之上。他在1910年所做的“现象学基本问题”[4]的讲座中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解决了这个两难，即：他将现象学的还原扩展到交互主体性的领域，也就是说，他在一个“双重还原”的第二步中也将那些在同感中被当下化的陌生体验把握为纯粹意识现象。在1905年至1910年期间，胡塞尔也开始分析同感结构[5]。这种分析主要是在对利普斯(Th. Lipps)的批评中进行的。他从利普斯那里接受了“同感”(Einfühlung)这个词，同样也接受了利普斯的这样一种做法，即拒绝在对他人的经验方面的类比推理理论。但胡塞尔不接受利普斯本人的同感理论（在外部躯体中对本己体验的直觉设想），而且他也选择了另一个问题起点：利普斯在其同感理论中以所谓“表达活动”为出发点（例如喜悦、愤怒、恐惧的“表达活动”）。胡塞尔首先询问，我们如何将外部躯体立义为感觉着的躯体（具有感觉能力的躯体）。在胡塞尔死后作为《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二卷发表的文字中，他在对同感的解释中也对那些定位在陌生的躯体身体(Leibkörper)中的感觉领域（“感性理论的层次”）的“一同感知”为出发点[6]。胡塞尔大约在1915年8月或9月深入地探讨了同感问题[7]。他在此期间获得了同感问题的一个新起点：他明察到：在外部被感知到的躯体中并没有什么感觉领域被直接地同感到；相反，这种同感之所以发生，仅仅是因为这个外部躯体通过对一个陌生视点的当下化而对一个他人成为身体[8]。所以，胡塞尔在1905年的那些文字中首先解释这样一个问题：对一个外部空间中的意识客体的表象如何

成立,并且他看到,对陌生主体的表象是通过对自己本身的外部表象(想象自己本身是在一个外部的空间点上)而得以可能的。但他以后将这个尝试称作为“设想性过重”而加以否决[9]。此外,对于胡塞尔的同感理论极为重要的是1926/1927年的“现象学引论”讲座[10]。他在这里解决了本己身体与陌生身体之间的相似性问题(相似性是同感的基础),这种相似性是在这两者之间直接被构造的相合性而形成的:一方面是被感知的外部空间形态,另一方面是以动感方式被感知的本己身体的运动。这样,在一个外部空间点上对自己身体的想象表象便不再是同感的前提。在《笛卡尔的沉思》(1930年)的第五沉思中,胡塞尔对他的交互主体性理论做了一个总体性的概述。但他在这里忽略了一些早期获得的明察(主要是在1926/1927年讲座中获得的那些明察)。即使在1930年之后,胡塞尔也还一再地回溯到交互主体性的问题之上[11]。[12]

【注释】[1] E. Husserl; *LU II/1*, I. Unters. §7 u. §8. - [2] 参阅:同上书, §9. - [3] *Inters. I*, Hua XIII, Nr. 1 u. Beil. - [4] 同上书, Nr. 5 u. 6. - [5] 同上书, Nr. 2, 3, 4 u. Beil. - [6] *Ideen II*, Hua IV (Den Haag 1952) 2. Absch., 3. Kapitel. - [7] *Inters. I*... 同上书, Nr. 8 bis 13. - [8] 同上书, Nr. 12. - [9] 同上书, 254, Anm. 3. - [10] *Inters. II*, Hua XIV, Absch. 3. - [11] 参阅: *Inters. XV*. - [12] 对此概念还可以进一步参阅:“同感”、“本真同感与非本真同感”、“原真领域”等条目。

【文献】A. Schutz: “The problem of transcendental intersubjectivity in Husserl”, 载于: *Collected Papers III* (Den Haag 1966) 51—91. - M. Theunissen; *Der Andere. Studien zur Sozialontologie der Gegenwart* (Berlin 1965). - G. Römpf; *Husserls Phänomenol. der Intersubjektivität* (Dordrecht u. a. 1991). - J. C. Hart; *The Person and the common life* (Dordrecht u. a. 1992).

【相关词】intersubjektiv 交互主体的, Intersubjektivitätskonstitution 交互主体性构造, Intersubjektivitätsproblem 交互主体性问题, Intersubjektivitätstheorie 交互主体性理论.

- rein-seelische und transzendente Intersubjektivität 纯粹心灵的交互主体性与先验的交互主体性:

与胡塞尔的其他重要哲学概念,如“意向性”、“明见性”、“本质”等

等概念相同，“交互主体性”概念在胡塞尔那里也具有“世间的”和“先验的”两层含义。胡塞尔在1925至1928年期间为《不列颠大百科全书》所撰写的“现象学”条目中将“交互主体性”划分为“纯粹-心灵的交互主体性”和“先验的交互主体性”。胡塞尔认为，它们两者相互对应并且处在这样一种奠基关系之中：“只要纯粹-心灵的交互主体性服从先验的悬搁，它就会导向与它平行的先验的交互主体性”；相对于“纯粹-心灵的交互主体性”而言，“先验的交互主体性是具体、独立的绝对存在基础，所有超越之物都从这个基础中获取其存在意义”[1]。根据胡塞尔的这种划分，“纯粹-心灵的交互主体性”便与人类的“生活世界”有关，它属于“心理学的现象学”（本质心理学）的研究范围，它与“先验的交互主体性”问题的关系是“心理学”对象与“先验哲学”对象之间的关系。换言之，在“纯粹心灵的交互主体性”与“先验的交互主体性”之间还隔着一个先验现象学的还原。

如果撇开胡塞尔的先验哲学意向不论，而只去研究他的“心理学的现象学”，那么，“纯粹-心灵的交互主体性”与“生活世界”可以说是密切不可分的：“纯粹-心灵的交互主体性”是“生活世界”中人与人之间理解、互通、交往的前提。尽管胡塞尔认为，这种对“生活世界”以及“纯粹-心灵交互主体性”的研究与先验现象学对“先验的交互主体性”的研究相比具有“理论上的等值性”[2]。但他最终所要达到的目标始终是先验现象学。在他那里，“先验的交互主体性”是在研究“先验自我”之后他所要探讨的首要课题，是对他的先验哲学思想的必然展开。

【注释】[1] E. Husserl: *Phän. Psych.* Hua IX (Den Haag 1962) 294f. - [2] 同上书, 294.

【文献】B. Waldenfels: *Das Zwischenbereich des Dialoges. Sozialphilosophische Untersuchungen in Anschluß an Edmund Husserl* (Den Haag 1971). - R. Kozłowski: *Die Aporien der Innersubjektivität* (Würzburg 1991). - St. Strasser: *Welt in Widerspruch. Gedanken zu einer Phänomenologie als ethische Fundamentalphilosophie* (Dordrecht u. a.

1992) . - D. Zahavi; *Husserl und die transzendente Intersubjektivität. Eine Antwort auf die sprachpragmatische Kritik* (Dordrecht u. a. 1996) .

Intuition * 直觉: [(英) intuition (法) intuition (日) 直观]

胡塞尔将“直觉”(Intuition)与“直观”(Anschauung)完全等义使用,因此前者也可译作“直观”。它与“直观”一样,是由“想象”(Imagination)与“感知”(Perzeption)所构成的[1]。

【注释】[1] E. Husserl; *LU II/2*, A553/B₂81, A635/B₂163;在对拉丁语-德语等义词的使用上,“Intuition”与“Anschauung”的关系类似于“Imagination”与“Phantasie”的关系,但不同于“Perzeption”与“Wahrnehmung”的关系。参阅“想象”和“感知”条目的术语说明部分。

Invariant * 常项: [(英) unvaryingness]

“常项”是与胡塞尔“本质直观变更法”有关的术语[1]。它被用来指称在自由想象的无限变更中相对于无数可能的“变项”始终保持不变的东西,它是贯穿在整个本质直观贯穿中的共同之物,也就是本质直观所要把握的东西:本质[2]。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Phän. Psych.* Hua IX (Den Haag 1962) §9. - [2] 也可以参阅“变更”和“变项”条目。

Iteration * 迭复: [(英) reiteration (法) redoublement (日) 反复]

胡塞尔用“迭复”一词来描述意识活动的重复性包容,例如,对回忆的回忆,对想象的想象的想象等等[1]。这种“迭复”原则上可以无限地进行下去[2]。由于反思也是一种“后思”并且从属于“当下化”行为的范畴,因此胡塞尔试图从“迭复”的角度来区分“现象学的反思”与一般的“当下化”行为:想象变异则是可以迭复进行的,现象学的反思作为中立性变异则是不可迭复的,这是因为“中立”或“悬搁”使得反思行为的“迭复”成为不可能[3]。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211. - [2] 同上书, 211, 245. - [3] 同上书, §112.

J

Jetzt 现在: [(英) now, present (法) maintenant (日) 今]

在通常情况下,“jetzt”一般作为副词或时间状语使用。当它在胡塞尔那里被当作名词使用时,它与“当下”(Gegenwart)基本同义,即意味着“以原本的方式”进行的体验点[1]。胡塞尔也将“活的现在”定义为“连续流动的绝对本原期”[2]。与“现在”相对应的是“先前”(Vorhin)与“而后”(Nachher)[3]。

【注释】[1] E. Husserl: *Analysen Hua XI* (Den Haag 1966) 16. - [2]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168. - [3] 同上书, 167. 胡塞尔同时也用“Vorher”, “Soeben”等名词化的时间状语(参阅:同上书, 183 等等)来指称它们。“现在”、“先前”与“而后”在原则上与胡塞尔在时间意识上对“原印象”、“滞留”和“前摄”的三重划分相平行。较为详细的说明可以进一步参阅这三个条目。

K

Kategorie ** 范畴: [(英) category (法) catégorie (日) 范畴]

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所说的“范畴”大都是指“范畴形式”[1],它与“感性材料”相对应。“范畴”自身“包含所有那些产生于立义形式、而非产生于立义素材之中的对象性形式”[2],例如“一”、“多”、“与”、“或”、“关系”、“概念”等等,它们也被称作“范畴概念”或“形式逻辑范畴”[3]。胡塞尔认为,“范畴”可以通过特别的直观而被原本地把握到,这种直观也被胡塞尔标识为“范畴直观”(狭义的范畴直观),它是本质直观(广义的范畴直观)的一种类型[4]。此

外,胡塞尔也在相应宽泛的意义上使用“范畴”概念:它也包括“质料范畴”,即“形式本体范畴”,如“树”、“颜色”、“空间”等等[5]。在这个宽泛的意义上,“范畴”概念与“本质”、“观念”的概念是基本同义的;而“范畴的”也就意味着“观念的”[6]。

【注释】[1] E. Husserl: *LU II/2*, A613/B₂141. - [2] 同上书, A652/B₂180. - [3] 同上书, A656/B₂184. - [4] 同上书, § 46f.; 对此也可以进一步参阅“范畴直观”条目。 - [5] *LU II/1*, A246/B₁252. - [6] 参阅:“Selbstanzeige” zu *LU*, II. Teil, 载于: *LU II/2*, Hua XIX/2 (The Hague u. a. 1984) 782.

Kausalität * 因果性: [(法) causalité (日) 因果性]

胡塞尔认为,自然观点的一个主要特征在于对存在之物的一个关系的设定,这种设定在自然的生活经验中素朴地被给予,以后在近代自然科学中又日趋精确地、客观地被给予[1]。而物理因果性以及物理心理的“因果性”之统一构成了“普全的世界因果性”[2]。在这个意义上的“因果性”意味着实在之间的依赖关系[3]。从先验现象学的立场出发,胡塞尔要求放弃对实在及其因果关系的前设,将它自身作为它之所是,亦即作为一个意识现象来探讨,即分析“因果性”在意识之中的原初形成[4]。纯粹意识作为绝对的存在不受相对的“因果”关系的制约,在这里起作用的是纯粹意识的意向关系,或者说,各种动机引发(Motivation)的现象之间的相对关系[5]。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Krisis Hua VI* (Den Haag²1962) 38f., *EU* (Hamburg⁴1972) 40f. - [2] Ms. C 17 I, 8ff. - [3]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105. - [4] 参阅: *Krisis...* 同上书, 221f. - [5] 参阅: *Ideen I...* 同上书, 106.

【文献】B. Rang: *Kausalität und Motivation. Untersuchung zum Verhältnis von Perspektivität und Objektivität in der Phänomenologie Edmund Husserls* (Den Haag 1973).

Kinästhesie ** 动感:

“动感”是一个在19世纪末的心理学中常见的概念。这个概念可

以回溯到巴斯蒂安(H. Ch. Bastian)[1]那里。他以此概念来标识那种与身体运动结合在一起的感觉(“肌肉觉”)。在胡塞尔的现象学中,这个概念获得哲学上的重要意义。“动感”在这里标志着那种在感知分析中可指明的、在接受性(感觉)与自发性(运动)之间的统一[2]。在世间观点中,“动感”可以被描述为一个感知器官的运动;在现象学的观点中,动感则被还原为那个由此运动而合乎意识地被给予的东西。因此而表明,在被看作感知的意向活动的动感中包含着以下因素:1. 自发性的因素;这个因素是作为“我做”、“我运动”的意识而被给予的,在这里,静止也是“我运动”的一个样式[3]。2. 接受性的因素;在这个意识中隐含着两种感觉:a)在通常意义上的感觉作为颜色感觉、声音感觉、触摸感觉等等(材料感觉)[4];b)运动本身在其中合乎感觉地被给予的感觉(动感的感受)[5]。材料感觉在动机引发(“如果-那么”)的意义上又回溯到作为运动的自发性上[6]。所有使同一类感觉材料成为被给予性的动感构成一个作为权能性系统的动感系统。这个系统在各个动感的境况中被现时化[7]。作为相关项而与动感系统相符合的是所有感觉材料寓于其中的感性领域。动感系统与感性领域的这种相互关系在现象学空间构造理论的范围中具有中心的意义[8]。

【注释】[1] 参阅: H. Ch. Bastian: *The muscular sense*. Brain 10 (London 1887) 1 - 88, 119 - 137. - [2] U. Claesges: *Edmund Husserls Theorie der Raumkonstitution* (Den Haag 1964) 126ff.; 参阅: E. Husserl: *Ding u. Raum* Hua XVI (Den Haag 1973). - [3] *Krisis* Hua VI (Den Haag ²1962) 108. - [4] *Ideen* II, Hua IV (Den Haag 1952) 57. - [5] 同上。 - [6] 同上。 - [7] *Krisis*... 同上书, 109. - [8] *Ideen* II... 同上书, 57.

【文献】L. Landgrebe: “Prinzipien einer Lehre vom Empfinden”, 载于: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sche Forschung* 8 (1954) 193 - 209; 也载于: *Der Weg der Phänomenologie* (Gütersloh ²1967) 111 - 123. - U. Claesges: 参见: 注释 [2]. (U. Claesges)

补充: “动感”概念在现象学中是指运动性的感知,因而它与艺术

中某个静止物体给人造成的所谓“动感”无关。

Klarheit * 明白性：〔(英) clarity (法) clarté (日) 明白性、明晰性〕

除了其日常的意义之外，胡塞尔也时而在笛卡尔的意义上使用“明白性”和“清楚性”(Deutlichkeit)概念：它们意味着衡量真理的标准。这个意义上的“明白性”对于胡塞尔来说无非是指“明见性”(Evidenz)[1]或“直观性”(Anschaulichkeit)[2]。

【注释】[1] 参阅：E. Husserl: *Idee d. Phän.* Hua II (Den Haag²1958) 8. - [2] *Ph. B.* Er. Hua XXIII (Den Haag 1980) 324.

Koexistenz 并存：〔(英) coexistence〕

“并存”概念在胡塞尔的意识分析中被用来标识在被动综合过程中几个原印象或几个对象的聚合，它意味着一种“秩序形式”(Ordnungsform)[1]。“并存”的流动样式是“顺延”(Sukzession)[2]，后者也构成前者的对应概念。“并存”与“顺延”一方面是指由时间构造本身所创造的普全形式，另一方面也是指感性领域的秩序形式[3]。在这个意义上，“最原初的统一是产生于并存的连续性之中的统一”[4]。“并存”和“顺延”的进行就意味着普全的原综合的进行，这种综合构造出一个具体的当下，所有积淀下来的个别性都可以纳入到这个当下之中[5]。

【注释】[1] E. Husserl: *Analysen* Hua XI (Den Haag 1966) 139. - [2] 参阅“顺延”条目。 - [3] *Analysen...* 同上书，139. - [4] 同上书，160. - [5] 同上书，127.

【文献】I. Yamaguchi: *Passive Synthesis und Intersubjektivität bei Husserl* (Dordrecht u. a. 1982) §9.

Kompräsenz 同现：

从词义上说，“同现”与“共现”(Appräsenz)基本上同义，它们都意

味着一种与“体现”同时进行的发生。胡塞尔对“同现”概念使用较少。他特别用它来标识“自我”在我之中对“他我”的构造。这种构造虽然是一种当下化的显现,但它仍然属于“原体现”(Urpräsenz)。换言之,它与“自我”本身的构造一样具有“存在有效性”[1]。

此外,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在胡塞尔那里,“内视域”方面的“一同被意识到”可以被标识为“共现”,而整个“外视域”方面的“一同被意识到”则可以称作“同现”[2]。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Krisis* Hua VI (Den Haag²1962) 189. - [2] 参阅: G. Brand: “Horizont, Welt, Geschichte”, 载于: *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en* 5 (1977) 30.

【文献】I. Yamaguchi: *Passive Synthesis und Intersubjektivität bei Husserl* (Dordrecht u. a. 1982) §9.

Könnenshorizont 能视域:

“能视域”是“习性”(Habitalitäten)的同义词,它意味着在自我极中的积淀下来的可能性视域[1]。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Ms. C 7 I, 21ff.; 对此还可以进一步参阅“习性”和“习惯”条目。

Konstitution * 构造:** [(英) constitution (法) constituion (日) 构成]

- Phänomenologische Konstitution 现象学的构造:

“现象学的构造”或“先验的构造”是胡塞尔现象学的中心问题之标题,它贯穿在胡塞尔哲学创造的始终。

“构造”所具有的形式的、贯穿性的含义是与意向性概念一同被给予的,即作为意向性的成就:通过意识行为的多样性而“构建起”对象性的同一性。(这已经适用于《算术哲学》的第一部分,它以本真的数字概念的构造为课题[1])先验构造的理论以意识(意向活动)和对象(意向相关项)的相互关系为起点,这个相互关系被

称作意向性[2]。由于这个相互关系必然地提供了两个角度,因此,先验构造也必须区分为“静态的”和“发生的”构造[3]。

1. 意识与对象的相互关系受到一种不变的、先天的规律性的规定,胡塞尔将这种规律性称之为“构造性的先天”[4],这样,这个相互关系所具有的导向静态构造的角度也就被给予了。“构造性的先天”使那些可以划分为主动性和被动性[5]、接受性和自发性[6]的杂多意识生活之综合得以可能,并且作为“规则结构”[7]而规定着这种综合。这第一个角度在对象区域的静态构造理论(静态现象学)中得到了展开;在相应的意向分析中,各存在区域的“本体的先天”[8]被回溯到与它相应的构造性先天之上。必须将这里所说的作为“意义构成”[9]、作为对象的何物内涵之构建的综合区别于那个属于此对象的“存在设定”[10],后者是对对象之存在特征的规定。

2. 这种构造性先天必须区别于它在具体意识生活中,即在内在时间的媒介中的现时化[11],这样,第二个导向发生构造的角度也就得到了规定。这个角度的展开(发生现象学)不仅以构造性先天的时间现时化为课题,而且也以先验主体性的自身构造以及构造性先天本身的发生为课题。

在先验现象学的总体进行的范围内,先验构造是一种需要重新获得的向世界的回归之途,为了获得一个最终的认识立足点和经验立足点,这个世界在悬搁和还原中曾被遗弃[12]。在这种回归中展现出一个奠基秩序,它在构造的各个阶段上表现出来。胡塞尔区分出构造的三个阶段:1)“原构造”。被称作“原构造”的是内在时间及其第一性内容的被动构造以及先验主体性的时间性自身构造[13]。它本质上是一种发生构造。2)“原本构造”。它是个别的心理物理主体及其原本可及的周围世界的构造[14]。构造性的先天在这里是作为自身意识、身体意识和世界意识之统一的“动感意识”[15]。3)“交互主体的构造”。它标志着各个先验主体的共同体以及人类共同体在其共同的客观世界中的构造[16]。后面

两个阶段也是构造现象学的课题,无论这门现象学是在静态意义上的,还是在发生意义上的构造现象学[17]。

“构造”这个概念在胡塞尔那里始终带有一种无法消除的双关性和不稳定性。它在“意义构成”和“创造”之间动摇不定,前者的成就在于使对象被给予意识;后者则是指对存在者的总体性的创造性制作[18]。这种双关性又回击到胡塞尔现象学的其他中心概念之上,并因此而在本质上规定着这些概念的基本特征。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Philos. Arithm.* Hua XII (Den Haag 1970) Kap. 1, 4. - [2] 例如参阅: *Krisis* Hua VI (Den Haag ²1962) 174f. - [3] 参阅: *F. u. tr. Logik* (1929) 221. - [4] 同上书, 220. - [5] *CM* Hua I (Den Haag ²1963) 80. - [6] *Analysen* Hua XI (Den Haag 1966) 358. - [7] *CM...* 同上书, 22, 99. - [8] *F. u. tr. Logik...* 同上书, 220. - [9] 参阅: *Krisis...* 同上书, 170ff. - [10] 参阅: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 1950) 256ff. - [11] *Analysen...* 同上书, XIV. - [12] *CM...* 同上书, 125ff. - [13] *Analysen...* 同上书. [14] *CM...* 同上书, 125ff. - [15] U. Claesges: *Edmund Husserls Theorie der Raumkonstitution* (Den Haag 1964) 131f. - [16] Husserl: *CM...* 同上书, 149ff. - [17] *Analysen...* 同上书, 342ff. - [18] 参阅: E. Fink: “L’analyse intentionnelle et le problème de la pensée spéculative”, 载于: *Problèmes actuels de la phénoménol.* (Paris 1952) 78.

【文献】E. Fink: 参见: 注释 [18]. - W. Biemel: “Die entscheidenden Phasen der Entfaltung von Husserls Philosophie”, 载于: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sche Forschung* 13 (1959) 187—213. - R. Sokolowski: *The formation of Husserl’s concept of constitution* (Den Haag 1964). - K. Held: “Das Problem der Intersubjektivität und die Idee einer phänomenol. Transzendentalphilos.”, 载于: U. Claesges/K. Held (Hrsg.): *Perspektiven transzendentalphilos. Forsch. Ludwig Landgrebe zum 70. Geburtstag* (Den Haag 1972) 3—60. (U. Claesges)

补充: 确切地看,现象学的发生构造原则上是指先验主体性的自身构造,而现象学的静态构造则意味着与这个主体性相对的对象世界的构造。在方法上,对发生构造的探讨只能在对静态的对象构造的探讨之后进行,这也是胡塞尔本人的构造现象学发展进程,

因为意向分析的主导线索最终还是对象性[1]:所谓意向性,是指意识始终是关于某物的意识。胡塞尔在《形式的与先验的逻辑学》中已经明确指出,就实事而言,先验主体性的发生性自身构造要先行于对象的静态构造。然而就理论而言,静态构造则必然要先行于发生构造[2]。换言之,发生构造在时间上先于静态构造,静态构造在逻辑上先于发生构造。究其原因在于,正是静态构造才提供了回问先验主体性在发生-时间上的自身构造的主导线索;静态构造虽然后于发生构造,但前者才使对后者的探讨得以可能。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CM Hua I* (Den Haag²1963) 87. - [2] 参阅: *F. u. tr. Logik Hua XVII* (Den Haag 1974) 221.

【文献】L. Landgrebe: “Reflexionen zu Husserls Konstitutionslehre”, 载于: *Tijdschrift voor Filosofie* 36 (1974) 466—482. - E. Ströker: “Intentionalität und Konstitution. Wandlungen des Intentionalitätskonzepts in der Philosophie Husserls”, 载于: *Dialectica* 38 (1984) 191—208.

【相关词】konstituieren 构造, konstituierend 构造着的, konstituiert 构造起来的, konstituiertes 被构造者, Konstitutionsproblem 构造问题, Konstitutionstheorie 构造理论, konstitutiv 构造性的。

Konstruktion/konstruktiv 建构/建构性的

“建构”在胡塞尔现象学的术语中是一个常常带有贬义色彩的概念。现象学方法的“描述”特征是与“建构”格格不入的。现象学对意识的意向性构造(Konstitution)能力进行直观的描述,但它本身不是建构性的工作:“现象学经验作为反思必须拒绝所有建构性的发明,它必须作为真正的经验被接受下来,并且是如此具体地带着那些意义内涵和存在内涵,完全就像它在其中所出现的那样。”[1]

【注释】[1] E. Husserl: *CM Hua I* (Den Haag²1963) 13.

Körper * 躯体: [(英) body (日) 物体]

“躯体”在胡塞尔的术语中首先被用来标识空间物理事物,在这个

意义上,广延性是躯体的本质核心[1]。此外,在较为狭窄的意义上,尤其是在胡塞尔的陌生感知分析中,“躯体”也被用来专门指称人的身躯,即人的物理组成部分。当躯体与意识联结在一起,从而构成人的心灵与肉体之统一时,一个他人的“身体”(Leib)便得以被立义,即被构造出来[2],在这后一个意义上,“躯体”是与“身体”相对应的概念;“躯体”的构造问题还属于事物感知(Dingwahrnehmung)的范围,而“身体”的构造则已经是在陌生感知(Fremdwahrnehmung)中进行的意向构造了。

【注释】[1] E. Husserl: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16. - [2] 同上书, §53.

【相关词】Körpererfahrung 躯体经验, Körper-Leib 躯体身体, Körperlichkeit 躯体性, Körperwelt 躯体世界。

Kultur 文化: [(英) culture (法) civilisation (日) 文化]

“文化”这个标题对于胡塞尔来说是指“创造性的人类生活,在共同体成就中客体化的人类生活”。他认为“在这个持续的共同体生活中贯穿着一个共同体回忆的统一、一个历史传统的统一”[1]。从胡塞尔的“文化”观中基本可以得出以下定义:1)文化是人类生活的创造性产物;2)具体的文化是一个特定的人类共同体的产物;3)具体的文化承载着具体历史传统的统一。胡塞尔认为,人类文化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由“宗教文化”的形式类型构成,第二个阶段则由“科学文化”的形式类型构成。前一种文化是自然形成的文化,后一种文化则是在“哲学观点”之中的并受“理论兴趣”指导的文化:“**在哲学的标题下,源于自由理性的严格科学观念是包容一切、统领一切的文化观念**”[2]。这种“人类理性文化”建立在人类的自身认识、自身解释、自身纯化的基础之上。但它并不意味着绝对对自我的自身神化。相反,胡塞尔认为,借助于自主的理性来建立一个人性的文化,这是通向“上帝”的唯一道路;甚至只有依靠上帝的恩赐,人类才能最终建立起这样的文化[3]。

胡塞尔的文化概念以及理性概念同时也体现着胡塞尔对其哲学家之生存的道德诚实性[4]。

【注释】[1] E. Husserl: *Inters.* II, Hua XIV (Den Haag 1973) 207, 221. - [2] 参阅: *Aufs. u. Vort.* II, Hua XXVII (Dordrecht u. a. 1989) 89ff. - [3] 参阅: B III, 162, 194. - [4] 例如参阅: E. Fink: *Nähe und Distanz. Phänomenologische Vorträge und Aufsätze* (Freiburg/München 1976) 96.

【文献】Th. M. Seebohm: “Wertfreies Urteilen über fremde Kulturen im Rahmen einer transzendental-Phänomenologischen Axiologie”, 载于: *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en* 4 (1977) 52—85. - E. Holenstein: *Menschliches Selbstverständnis. Ichbewußtsein, Inter-subjektive Verantwortung, interkulturelle Verständigung* (Frankfurt a. M. 1985). - E. W. Orth: “Interkulturalität und Inter-Intentionalität. Zu Husserls Ethos der Erneuerung in seinen japanischen Kaizo-Artikeln”, 载于: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sche Forschung* 47 (1993) 334—351.

【相关词】Kultivierung 文化化, kultural 文化的, Kulturanalyse 文化分析, Kulturbestand 文化组成, Kultureigenschaft 文化特性, Kulturentwicklung 文化发展, Kulturfaktum 文化事实, Kulturformen 文化形式, Kulturgebilde 文化构成物, Kulturgebiet 文化领域, Kulturgestaltung 文化构形, Kulturidee 文化观念, Kulturkreis 文化圈, Kulturleben 文化生活, Kulturleistung 文化功能, Kulturmenschheit 文化人类, Kulturobjekt 文化客体, Kulturprädikat 文化谓语, Kultursubjekt 文化主体, Kultursystem 文化体系, Kulturtatsache 文化事实, Kulturtypus 文化类型, Kulturwelt 文化世界, Kulturwissenschaft 文化科学.

- philosophische (wissenschaftliche) Kultur 哲学(科学)的文化:

“哲学的文化”(也被胡塞尔称作“科学的文化”)在胡塞尔的社会本体论思想中具有特定的含义,它不是指一般的带有哲学视域的文化,而且意味着交互主体世界目的论发展的特定文化阶段:这是一个出自“哲学理性”的文化阶段[1],在这个阶段中,主体或人类的完善的自身认识与主体或人类的完善的自身控制达到和谐的统一,主体或人类的自身展开达到其目的论的终极。而在此之前的人类文化在胡塞尔看来都还属于前哲学-前现象学的文化[2]。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Erste Philos.* I, Hua VII (Den Haag 1956) 16. - [2] *Aufs. u. Vort.* II, Hua XXVII (Dordrecht u. a. 1989) 89ff.

L

latent 潜隐的:

胡塞尔在研究手稿中多次涉及“潜隐的意识”或“潜隐的存在领域”以及它的对应概念“彰显的意识”或“彰显的存在领域”[1]。在“潜隐”的意识或“潜隐的”(latent)存在领域中包含着如无梦的睡眠、主体性的出生形态、出生前的、死亡的和死亡之后的存在等等,它们也被胡塞尔称作“意识领域中的‘无意识’”[2]。他认为,整个潜隐的存在领域的可以说是一种“再构”(Rekonstruktion)的存在领域,也就是说,从“彰显的存在领域”到“潜隐的存在领域”的“再构”[3]。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Ms. A VII 5 1, A V 22, 24b. - [2] 同上。 - [3] 对此还可以参阅“再构”条目。

【文献】I. Kern: *Husserl und Kant. Eine Untersuchung über Husserls Verhältnis zu Kant und zum Neukantianismus* (Den Haag 1964) 371ff.

Lebensform 生活形式: [(英) life-form]

胡塞尔在其后期著述中区分个体人格的两种生活形式:首先是一种素朴自然的生活形式,它或是一种被动地度日的生活形式,只具有暂时的目的,或是朝向普全的目标、朝向毕生的目的,例如职业目的。前者与后者都属于一种被动的“自身管理”(Selbstreglung)的生活形式[1]。另一种更高的生活形式是“自身立法”(Selbstgesetzgebung)的生活形式,即通过一种发自内心的并且延续终身的目标而为自己确定生活法则。这里的终身目标不同于职业目标,而是一个“普全的伦理观念:我出自自由的理性而愿意将我的生活构

造成一个最佳可能的生活”[2]。胡塞尔对两种生活形式的区分与他的现象学历史观、伦理观、文化观以及政治观有着密切的联系。

【注释】[1] 参阅：E. Husserl: *Aufs. u. Vort. II*, Hua XXVII (Dordrecht u. a. 1989) 20ff., 96f. - [2] 同上。

Lebenswelt *** 生活世界：〔(英) life-World (日) 生活世界〕

在《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1913年)中,胡塞尔已经在引入先验悬搁的过程中将前科学生活的自然观点世界及其总命题作为其出发点[1]。此后,在胡塞尔对自然与精神之奠基关系的反思中,自然观点的世界在“经验世界”、“(主观的)周围世界”、“体验世界”、“自为世界”等等标题下获得了重要的含义[2]。在1930年以后,“生活世界”概念才作为确定的术语而接受了上述概念的功能,并且同时在整个先验现象学及其系统联系中获得了中心位置[3]。

在胡塞尔的后期著作中,生活世界概念获得了这样一个功能,它使构造成就的整个阶段构造进入到发生性的奠基联系之中,并且使现象学思维的各种不同问题领域成为普全的统一性。因此,生活世界的概念使现象学有可能作为普全的、最终论证性的先验哲学而得以完善。生活世界的概念之所以有这种成就,是因为它对于现象学来说具有四个方面的意义:

a) 胡塞尔在他关于欧洲科学危机的文字的历史哲学引论部分中指出,西方的哲学与科学由于持有一种对它们来说是构造性的成见,即对一个在真理自身之中可以被把握到的客观自在存在之成见,因而遗忘和越出了前科学的生活世界[4]。客观存在的概念在近代通过伽利略的自然科学和笛卡尔的哲学而经历了一种极端化和普全的扩展[5]。客体主义的成见在当代导致了实证科学概念的主宰地位[6]。在这个概念的极端形态中,当代的危机所造成的结果就是科学、哲学和生活意义之统一性的完全丧失[7]。西方

思维的这个历史产生于自然生活本身的基本趋向之中。由于自然生活完全朝向于它的对象性经验相关物,并且通过这些相关物的被给予方式而产生出这样的动机,即借助于方法理想化的方式而制作出客观自在存在的概念,因此,自然生活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理想-客观的存在构造性地回溯到主体的经验和方法制作之上[8]。由于生活世界作为所有客观性的起源领域而得到揭示,在这里,所有对象性的客观之物都在其原初的、向经验主体的回溯性中给予自身,因而随着生活世界的被揭示,传统的客体主义成见本身也就得到昭示。藉此,作为先验现象学的先验哲学之成功的可能性也就以历史哲学的方式而得到保证,而且实现这门哲学的任务也被指明为是历史的“目的”[9]。

b)在对客观科学以及所有实践生活的目的设定进行悬搁之后,生活世界可以作为一个“原则可直观性的宇宙”(首先是并且基本上是纯粹可感知性的宇宙)而在世间观点中多方面地成为先天科学的课题,所有这些先天科学在方法上都立足于现实的和原初的明见性(自身给予)威严之上[10]。生活世界的本质结构就在于,它作为物理自然的环境以一个身体的、动感权能的自我性为中心,而这个自我性本身又始终感知-经验地朝向它的周围世界的个别事物[11]。这些事物只是在一个开放-无限的、由那些可经验到它们的经验所构成的视域中被给予的。这些经验的总体视域就是那个始终贯穿在这些经验的所有内容组成中的、相对的世界,它每一次都意味着一个一致-开放的经验联系的世界,而其他是在每一个个别经验中一同被给予的[12]。然而,所有相对的、生活世界的经验都与不变的-非相对的结构结合在一起的,这些结构作为牢不可破的世界形式可以在本质直观的方法中被获得,并且意味着所有生活世界被给予性的先天,也包括更高阶段的(动物的、精神-人格的、文化的)被给予性,亦即始终还在物理上被奠基的被给予性(在第一性的和最狭窄意义上的生活世界本体论、“第一科学”)[13]。在这个为自然观点(还不是自然主义观点)所课

题化的、奠基性的和感性的生活世界之基底层次上,动物、精神 - 人格、文化等等更高阶段的层次构建起自身。它们具有其不为经验变化所涉及的区域类型学,这种区域类型学使得独立的质料本体论之建造成为可能[14]。所有区域本体论都为形式本体论所涵盖,后者是关于可能对象一般的先天科学[15]。在胡塞尔看来,生活世界始终具有发生 - 历史的特征。它是由人所建构的、实践的周围世界,这个周围世界作为许多周围世界中的一个处在历史及其传统的视域之中[16]。作为这样一个周围世界,生活世界在人格主义的观点中成为课题,并且在比较性 - 类型化的操作过程中受到精神科学家的研究[17]。通过现象学的自由权能性的、本质变更的视域阐释,所有相对的、历史性的生活世界都可以被理解为生活世界一般所具有的不变结构之变项,这个生活世界一般本身处在时间 - 历史流的方式中,由此,所有相对的、历史性的生活世界也都可以被理解为是从属于同一个世界的[18]。如果对**我们的**、受到客观科学之主宰规定的生活世界之历史视域进行**具体的**剖析,我们就会追溯到生活世界在西方思维史中的起源,并且我们也就能够在其历史的事实性中理解客观 - 科学的思维和自然主义 - 科学的观点:它们是西方思维在生活世界的确然性基础上、在所有历史性文化的共同基础上所做的科学的目标设定之后果[19]。

c)在这种具体的剖析中,客观自在的概念(它对于近代科学,包括逻辑学来说意味着真实的存在)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特殊的、较高阶段上的构造性主观成就的“发展产物”,亦即一种首先在方法上制造着精确客观性的理想化的“发展产物”[20]。所有理想化及其意义基础都起源于生活世界,生活世界使得这些理想化得以可能并且引发了这些理想化[21]。一旦这种理想化得以成功,被理想化了的东西便积淀下来并作为被动的凝聚物(以科学真理或技术的形态)而从属于生活世界本身[22]。它们作为这样一种凝聚物重又规定着一个从这个历史的意义发生中形成的生活世界的各种意义;但却是以这样一种方式进行规定,即:理想化产生于其中

的那些“原构造”始终可以从其生活世界的来源基础中回复到它们的意义同一性之中[23]。

d) 由于在每一个生活世界的经验中都作为视域之隐含而预设了在时间上流动生活世界,因此,先验还原必须如此进行,以至于世界本身的基地有效性可以一举而被排除出去[24]。只有这样,先验还原才能得到完善。它将生活世界转变为“单纯先验的现象”,转变为一个无兴趣的旁观者的相关项[25]。这个旁观者将看到,生活世界是如何作为第一客体而从先验主体性的成就进行中构造或构建起自身[26]。如果生活世界是处在时间流中的世界,那么它的先验先天就必须具有这样的属性,即:正是这种先验先天才使生活世界有可能是流动的-历史性的生活世界[27]。

【注释】[1] E. Husserl;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 1976) 57ff. - [2] *Ideen II*, Hua IV (Den Haag 1952) 173ff., 311ff.; *Phän. Psych.* Hua IX (Den Haag 1962) 52ff.; 关于胡塞尔在这两部著作中对“生活世界”一词的使用可以参阅: P. Janssen: *Geschichte und Lebenswelt. Ein Beitrag zur Diskussion von Husserls Spätwerk* (Den Haag 1970) XXII, 162ff. - [3] Husserl; *Krisis* Hua VI (Den Haag²1962) 18ff., 105ff., 349ff. - [4] 同上书, 18ff., 93., 271ff., 392ff. - [5] 同上书, 5ff., 60ff., 74ff., 80ff., 402ff.; *CM* Hua I (Den Haag²1963) 63f. - [6] *Krisis...* 同上书, 3ff. - [7] 同上书, 314ff. - [8] 同上书, 146ff., 179, 357ff. - [9] 参阅: P. Janssen: *Geschichte und Lebenswelt...* 同上书, 162ff. - [10] Husserl; *Krisis...* 同上书, 138ff., 140ff., 176ff.; *Phän. Psych.* ... 同上书, 69ff. - [11] *Krisis...* 同上书, 145f.; *EU* (Hamburg⁴1972) 23f. - [12] *Phän. Psych...* 同上书, 59ff.; *EU...* 同上书, 24ff.; 参阅: L. Landgrebe: “Welt als Phänomenologisches Problem”, 载于: *Der Weg der Phänomenologie* (Gütersloh²1967) 41ff. - [13] Husserl; *Phän. Psych...* 同上书, 68ff.; *Krisis...* 同上书, 145f., 176f.; *F. u. tr. Logik* (1929) Hua XVII (Den Haag 1974) 296ff. - [14] *EU...* 同上书, 51ff.; 参阅: L. Landgrebe: “Seinsregionen und regionale Ontologie in Husserls Phänomenologie”, 载于: *Der Weg der Phänomenologie...* 同上书, 143ff. - [15] Husserl; *F. u. tr. Logik...* 同上书, 148ff. - [16] *Ideen II...* 同上书, 190ff.; *Krisis...* 同上书, 314ff., 488ff., 502ff.; *CM...* 同上书, 160f.; 参阅: L. Landgrebe: “Das Methodenproblem der transzendentalen Wiss. vom lebensweltl.

Apriori”, 载于: *Symposium sobre la Noción Husserliana de la L. Univ. Nacional Autónoma de Mexico. Centro de Estud. filos.* (1963) 25ff. - [17] Husserl: *Ideen II...* 同上书, 143, 377ff.; *Krisis...* 同上书, 150ff. - [18] *Krisis...* 同上书, 377f., 491ff. - [19] 同上书, 314ff., 485ff.; 参阅: L. Landgrebe: “Husserls Abschied vom Cartesianismus”, 载于: *Der Weg der Phänomenologie...* 同上书, 186ff. - [20] Husserl: *Krisis...* 同上书, 18ff., 357ff.; *EU...* 同上书, 38ff. - [21] *Krisis...* 同上书, 360f., 383ff. - [22] 同上书, 370ff. - [23] 同上书, 375ff. - [24] 同上书, 153. - [25] 同上书, 177f. - [26] 179ff.; *CM...* 同上书, 163ff. - [27] *Krisis...* 同上书, 491ff.; 参阅: L. Landgrebe: “Das Methodenproblem...”, 载于: *Symposium...* 同上书, 25ff.

【文献】M. Merleau-Ponty: *Phénoménol. de la perception* (Paris 1945). - A. De Waelhens; *La philos. et les expériences naturelles*. *Phaenomenologica* 9 (Den Haag 1961). - H. Hohl; *Lebenswelt u. Gesch. Grundz der Spätphilos. E. Husserls* (1962). - H. - G. Gadamer: “Die phänomenologische Bewegung”, 载于: *Philos. Rdsch.* 11 (1963) 1ff. - *Symposium sobre la Noción Husserliana de la L. Univ. Nacional Autónoma de Mexico. Centro de Estud. filos.* (1963). - G. Funke: *Phänomenologie-Metaphysik oder Methode?* (1966). - L. Landgrebe: “Welt als phänomenologisches Problem”, 载于: *Der Weg der Phänomenologie* (Gütersloh 1967) 41ff.; “Husserls Abschied vom Cartesianismus”, 载于: 同上书, 163ff. - E. Tugendhat: *Der Wahrheitsbegriff bei Husserl und Heidegger* (1967) 尤其是 227ff. - R. Boehm: *Vom Gesichtspunkt der Phänomenologie E. Husserl-Studien* (Den Haag 1968). - W. Marx: “Vernunft und Lebenswelt”, 载于: *Vernunft und Welt* (Den Haag 1970) 45—62; “Lebenswelt und Lebenswelten”, 载于: 同上书, 63—77. - G. Brand: *Die Lebenswelt* (1971). - L. Embree (ed.): *Life-World and consciousness. Essays for A. Gurwitsch* (Evanston 1972). - W. Biemel: “Reflexion zur Lebenswelt-Thematik”, 载于: ders. (Hrsg.): *Phänomenologie heute. Festschrift für L. Landgrebe* (Den Haag 1972) 49—77. - U. Claesges: “Zweideutigkeit in Husserls Lebenswelt-Begriff”, 载于: U. Claesges/K. Held (Hrsg.): *Perspektiven transzendentalphilosophischer Forschung. L. Landgrebe zum 70. Geburtstag* (Den Haag 1972) 85—101. - H. Lübke: “Positivismus u. Phänomenologie Mach und Husserl”, 载于: ders.: *Bewußtsein in Geschichten* (1972) 33ff. - G. Brand: “The structure of the Life-World according to Husserl”, 载于: *Man and World* 6/2 (1973) 143—162. - J. N. Mohanty: “‘Life-World’ and ‘a priori’ in Husserl’s later thought”, 载于: A. - T. Tymieniecka (ed.): *The phenomenol. realism of the possible worlds. Papers and Debatte of the 2nd Conf. held by the Int. Husserl a. Phenomenol. Res. Soc.*, 载于: *Analecta Husserliana* 3 (1974) 46—65.

- D. Carr; *Phenomenol. and hist.* (Evenston 1974). - B. Waldenfels u. a. (Hrsg.): *Phenomenologie u. Marxismus* 1. 2. (1977). - K. Hedwig: "Lebenswelten der Lebenswelt. Aspekte einer Phänomenologischen Thematik", 载于: *Philosophische Literaturanzei* 32 (1979) 284—295. - E. Ströker (Hrsg.): *Lebenswelt u. Wissenschaft in der Philosophie E. Husserls* (1979).

补充: 与前科学、非科学的生活世界相对立的是科学,这里的科学不仅是指作为精确科学的近代自然科学,而且还包括作为严格科学的先验现象学。这两种科学都体现着在西方思维中贯穿着的崇尚知识(Episteme)、摈弃意见(Doxa)的传统。在这个意义上,胡塞尔所批评的并不是**离开**生活世界,而是**忘却**生活世界的基础。

【文献】 W. Marx: "Vernunft und Lebenswelt. Bemerkungen zu Husserls 'Wissenschaft von der Lebenswelt'", 载于: ders., *Vernunft und Welt. Zwischen Tradition und anderem Anfang* (Den Haag 1970) 45—62. - F. Fellmann: *Gelebte Philosophie in Deutschland. Denkformen der LebensweltPhänomenologie und der kritischen Theorie* (Freiburg/München 1983).

Leerintention * 空泛意向: [(日) 空虚た志向]

胡塞尔认为,每一个意向都以充实为目的。一个未充实的意向在尚需充实之物、在不确定的可确定之物的意义上是空泛的[1]。空泛意向通过与相关直观认同性的相合综合而得到充实[2]。与充实直观的每一个方式相符合的是特定种类的空泛表象。所以,空泛意向对于滞留、前摄或“当下回忆”这类表象来说具有各种不同的特征[3]。由于每一个充实都带有新的空泛视域,因此,在每一个充实直观中都合乎本质地包含着空泛意向[4]。

【注释】 [1] E. Husserl: *Analysen Hua XI* (Den Haag 1966) 65ff., 78f., 83. - [2] 同上书, 73, 79ff., 97. - [3] 同上书, 71. - [4] 同上书, 67. (P. Janssen)

Leib ** 身体: [(英) organism (日) 身体]

在胡塞尔的交互主体性现象学中,“身体”一方面是与“躯体”

(Körper)相对应的概念;另一方面又是与“心灵”相对应的概念:它构成“躯体”与“心灵”的结合点。“躯体”概念在胡塞尔的术语中基本上与空间事物(Raumding)相等同,它的本质核心是具有广延[1]。但在较为狭窄的意义上,尤其是在胡塞尔的陌生感知分析中,躯体也被用来专门指称人的身躯,即人的物理组成部分。在对他人的感知中,当一个陌生躯体与一个陌生意识联结在一起,从而构成一个陌生主体的心灵与肉体的统一时,他人的身体便得以被立义,亦即被构造出来[2]。“身体”的构造同时也就意味着他人或他我(alter ego)的构造。因此可以说,躯体的构造问题还属于事物感知(Dingwahrnehmung)的范围,而身体的构造则已经在陌生感知(Fremdwahrnehmung)中进行的构造了。

【注释】[1] E. Husserl: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16. - [2] 同上书, §53.

【文献】K. Hedwig: “Zur Phänomenologie des Leibes bei Husserl”, 载于: *Concordia* 3 (1983) 87—99.

【相关词】Leibbewegung 身体运动, Leibesorgan 身体器官, Leibeswahrnehmung 身体感知, Leibkörper 身体躯体, leiblich 身体的。

leibhaft (Leibhaftigkeit) ** 切身的(切身性): [(英) in person (法) corporel (日) 有体的、有体性]

“切身的”在胡塞尔哲学中并没有远离其日常的含义:“亲身的”、“真切的”。它特别被用来规定事物的直接被给予方式:以感知的方式被给予[1]。“切身的”基本与“本原的”(originär)概念同义[2],而“切身性”也就是指“本原的充实性”[3]。胡塞尔本人在研究手稿中还强调:“切身性就意味着直观性和印象。我始终就是这样解释的”[4]。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Analysen* Hua XI (Den Haag 1966) 11. - [2]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142, 305. - [3] 同上书, 315. - [4] *Ph. B. Er.* Hua XXIII (Den Haag 1980) 444.

Leistung 能力、成就：**〔(英) production (日) 能作〕

德文“Leistung”一词具有动名词的双重含义：作为动词，它意味着一种“能力”或“功能”，作为名词，它意味着有关“能力”所产生的“成就”或“结果”。胡塞尔也在这个双重的意义上将“Leistung”概念用来表述先验主体性所具有的“意向能力或成就”(intentionale Leistung)，简言之，“先验的能力或成就”(transzendente Leistung)。具体地说，先验意识的“能力”表现在意向活动方面，而先验意识的“成就”则表现在意向相关项方面：“在行为生活中(Akteleben)贯穿着一个连续的追求(Streben)：行为作为能力(Leistung)，世界作为在我的主动性基础上的成就(Leistung)”[1]。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前者的积累导致自我极的形成，后者的积淀是世界视域产生的前提。

“意向能力或成就”还可以进一步划分为被动的与主动的“能力或成就”。而最原初的被动性只是本能性的“能力”，是主体性的时间化(Zeitigung)能力[2]。

【注释】[1] E. Husserl: Ms. C 11 I, 1. - [2] 参阅: Ms. E III 9, 4a.

Liebesgemeinschaft 爱的共同体：

“爱的共同体”是胡塞尔后期社会本体论思想中的一个基本概念。交互主体性的目的论发展在胡塞尔看来是一个由各个单子(个体主体)不断组合成更大统一的过程，但这种统一只有在单子的意识本性之基础上才能实现，这就是说，主体必须通过反思而意识到这种统一的可能性。目的论的发展取决于这样一种自身认识和自身意愿。胡塞尔认为，这种发展的最终目的地，或者说，单子生活的最高形式就是“精神的爱和爱的共同体”[1]。这种“爱”不是通常意义上“对他人的善意”，而是相爱者的实际共同体，是一种“通过在分离者之间爱的穿透而形成的共同人格”[2]。在这个阶段上，

“自爱和博爱的统一”[3]得以形成:相爱者不是彼此生活在一起,而是作为自我而生活在彼此之中。可以说,在爱的共同体中,自我与他我能够以一种更高的方式达到统一。因此,爱的共同体也就意味着人格单子的**相互包容**[4]。

在“爱的共同体”所具有的这个基本意义的基础上,胡塞尔曾经考虑对它进行系统的解释:“在真正意义上的爱是现象学的主要问题之一,而且它不是在抽象的具体性和具体化中的问题,而是普全的问题”[5]。但胡塞尔并未将这个计划付诸实施。

【注释】[1] E. Husserl: Ms. F I 24/69b; *Inters.* II, Hua XIV (Den Haag 1973) 172f., 175; *Inters.* III, Hua XV (Den Haag 1973) 512. - [2] *Inters.* II, 同上书, 175. - [3] 参阅: Ms. F I 28, 189b. - [4] 参阅: *Inters.* II, 同上书, 269, 271; *Inters.* III, 同上书, 368ff. - [5] Ms. E III 2, 36b.

【文献】K. Schuhmann: *Die Fundamentalbetrachtung der Phänomenologie. Zum Weltproblem in der Philosophie Edmund Husserls* (Den Haag 1971). - A. Roth: *Edmund Husserls ethische Untersuchungen. Dargestellt anhand seiner Vorlesungsmanuskript* (Den Haag 1960).

Logik 逻辑学:** [(英) logic (法) logique (日) 论理学]

从《逻辑研究》中的“纯粹逻辑学”,到《形式的与先验的逻辑学》中的“先验逻辑学”以及《经验与判断》中的“逻辑系谱学”——胡塞尔的现象学思想发展始终与“逻辑学”的标题紧密结合在一起。具体地说,自1906年起,胡塞尔便设想在“理性批判”的总标题下对“逻辑理性、实践理性、评价理性”进行系统的批判[1]。这个设想以后在他哲学发展的过程中也得到部分地实现。“逻辑学”的概念在胡塞尔那里始终与“形式”、“纯粹”、“理论”等等概念相关联,它基本上可以被等同于胡塞尔在其哲学总体设想中所提出的“形式本体论”观念。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Persönliche Aufzeichnungen”, hrsg. von W. Biemel,

载于: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XVI, No. 3 (1956) 297f.

【文献】G. E. R. Haddock; *Edmund Husserls Philosophie der Logik und Mathematik im Lichte der gegenwärtigen Logik und Grundlagenforschung* (Diss. Bonn 1973). - T. A. McCarthy; *Husserls phenomenology an theory of logic* (London 1976).

- reine und normative Logik ** 纯粹逻辑学与规范逻辑学:

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对心理主义的批评是在“纯粹逻辑学”观念的指导下进行的。他并没有继续参与当时关于逻辑学是理论性学科还是实践性学科的争论,而是承认两种基本逻辑学形式的存在:“纯粹逻辑学”是逻辑学基本形式的一种,它与纯粹的认识形式有关。胡塞尔将它设想为一门“形式演绎系统的普遍理论”[1],一种也为莱布尼茨所追求过的“普全数理模式”(mathesis universalis)。胡塞尔对“纯粹逻辑学”的确切定义是:“纯粹逻辑学是观念规律和理论的科学系统,这些规律和理论纯粹建基于观念含义范畴的意义之中,也就是说,建基于基本概念之中,这些概念是所有科学的共有财富,因为它们以最一般的方式规定着那些使科学在客观方面得以成为科学的东西,即理论的统一。在这个意义上,纯粹逻辑学是关于观念的‘可能性条件’的科学,是关于科学一般的科学,或者,是关于理论观念的观念构成物的科学。”[2]

此外,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的探讨也涉及到逻辑学的另一种基本形式:“规范逻辑学”。胡塞尔也将它称作“逻辑工艺论”或“实用逻辑学”,它们与认识的质料有关。通过对纯粹的、形式的逻辑学之本质内涵与范围的探讨,胡塞尔指明,尽管“纯粹逻辑学”与“规范逻辑学”有共同之处:它们都致力于对可能的科学认识的“论证”;但它们之间的本质关系在于,“纯粹逻辑学”是一门“先天的和纯粹论证性科学”并且构成“规范逻辑学”的“最重要基础”[3]。胡塞尔认为,纯粹逻辑学与规范逻辑学(即作为方法论、作为科学认识工艺论的逻辑学)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类似与纯粹几何学和土地丈量术之间的关系[4]。

【注释】[1] E. Husserl: *LU I, AV/BV*. - [2] “Selbstanzeige” zu *LU, I. Teil*, 载于: *LU I, Hua XVIII (Den Haag 1975) 262*. - [3] 参阅: *LU I, A8/B8*. - [4] 参阅: “Selbstanzeige” zu *LU, I. Teil*, 载于: 同上书, 262.

【文献】D. Willard: *Logic and the objectivity of knowledge. A study in Husserl's early philosophy* (Athens 1984).

- formale und transzendente Logik ** 形式逻辑学与先验逻辑学:

在完成向先验现象学的突破之后,胡塞尔对“逻辑理性的批判”得到进一步扩展:从胡塞尔的先验哲学总体构想来看,“现象学的逻辑理性批判”可以为—门“作为普全的科学论的逻辑学观念”[1]提供意向阐释,这门逻辑学能够满足普全的哲学要求;它应当包括“形式的命题学、形式本体论、形式的普遍计算模式——质料本体论、先验(现象学)逻辑学和绝对的(总体的、两方面的)本体论……”等等[2]。胡塞尔后期发表的著作《形式的与先验的逻辑学》尤其探讨了“形式逻辑学”与“先验逻辑学”的关系:胡塞尔从形式逻辑学出发,对这门学科的本质认识构形进行哲学思考[3]。他认为,以形式逻辑学为基础的实证客观科学是不可靠的,因为形式逻辑本身需要得到论证,而这种论证只有通过从形式逻辑到先验逻辑的回溯才能得以进行。先验逻辑学要求探讨对形式逻辑构成物的主观构造成就以及贯穿在这些构造成就之中的本质规律性。先验现象学的基本命题在于,在每一个对象性中都包含着一个与此相关的主观性构造成就[4]。形式逻辑之物作为一种对象性也不例外。所谓先验,在这里就是指对形式逻辑构成物(意向相关项)与相关的主观构造成就(意向活动)之相关性的探讨方式[5]。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F. u. tr. Logik Hua XVII (Den Haag 1974) 8*. - [2] Brief an W. R. B. Gibson (24. 12. 1928), 载于: *Brief Bd. VI, 131f*. - [3] 参阅: *F. u. tr. Logik...* 同上书, 13, 237ff. - [4] 同上书, 13. - [5] 同上书, 5. Kapitel.

【文献】S. Bachelard: *La logique de H. Etude sur la "Logique formelle et logique transcen-*

dantale" (Paris 1957). - P. Janssen: "Einleitung des Herausgebers", 载于: Husserl: *F. u. tr. Logik* Hua XVII (Den Haag 1974) XVIII-XLV. - H. L. Meyn: *Husserl's transcendental logic and the problem of its justification* (London 1977).

- **Genealogie der Logik 逻辑系谱学:** [(英) *Genealogy of Logic*]

“逻辑系谱学”是胡塞尔生前最后计划发表的著作《经验与判断》的副标题。所谓“逻辑系谱学”，主要是指从发生的角度探讨逻辑之物的最终奠基问题，亦即对述谓判断（逻辑学的对象）的“起源澄清”[1]。在这个意义上，“逻辑系谱学”既不讨论逻辑学历史的问题，也不是讨论发生心理学的问题；它的任务在于：“通过对述谓判断之起源的研究来从本质上澄清这种判断”[2]。胡塞尔认为，谓词作为一种综合的形式可以回溯到前述谓判断的经验之上，这种经验也被胡塞尔称作“在先的被给予性”[3]。

【注释】[1] E. Husserl: *EU* (Hamburg 41972) I. - 根据现有的研究结果，《经验与判断》的“引论” (§1—§14, 1—72) 部分基本出自该书编者 L. Landgrebe 的手笔 [参阅: D. Lohmar: "Zu der Entstehung und den Ausgangsmaterialien von Edmund Husserls Werk *Erfahrung und Urteil*", 载于: *Husserl Studies* 13 (1996) 31—71, 尤其是 40f.], 因而我们在这里也可以将“引论”中的这些阐释看作是 L. Landgrebe 对该书内容的理解与介绍。- [2] 同上。- [3] 同上书, 73; 也可以参阅“在先被给予性”条目。

【文献】L. Eley: *Metakritik der formalen Logik. Sinnliche Gewißheit als Horizont der Aussagenlogik und elementaren Prädikatenlogik* (Den Haag 1969). - Ders.: "Phänomenologie und Sprachphilosophie", Nachwort zu Husserl: *Erfahrung und Urteil. Untersuchung zur Genealogie der Logik* (Hamburg 1985) 479—518.

Limes * 临界值:

“临界值”通常是数学术语, 意味着一个只能无限地逼近, 但无法达到的极点。胡塞尔至少在两种情况使用这一概念: 首先, 近代自然科学的特点在胡塞尔看来是理想化, 例如在几何学中, 经验物体被理想化为几何学的理想空间形态, 亦即“临界值形态”, 它是“纯粹思维”的

产物,是一个“永远无法达到的极(Pol)”[1]。在这一点上,胡塞尔与柏拉图的理念论正相对立;其次,胡塞尔也将“上帝”称之为“绝对的临界值”,一个“超出所有有限性之上的极(Pol)”[2]。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Krisis Hua VI* (Den Haag²1962) 22f. - [2] 参阅: *Aufs. u. Vort.* II, Hua XXVII (Dordrecht u. a. 1989) 33.

Logos * 逻各斯: [(法) logos (日) ログス (希) λογος]

胡塞尔在《形式的与先验的逻辑学》中明确划分“逻各斯”的两种基本含义:其一,“逻各斯”意味着语词或话语。这里已经包含着两层意义:它不仅是指话语所及,也就是在话语中涉及的事态,而且还包括说话者为了传诉的目的或自为而形成的语句思想,亦即作为精神行为的话语本身。简言之,“逻各斯”概念的第一层含义既与话语的内容有关,也与话语的行为有关。其二,当科学的兴趣起作用时,“逻各斯”概念的上述含义便获得“理性规范的观念”。这里又可以划分两层含义:“逻各斯”一方面是指作为权能的理性本身,从而也意味着理性地(明晰地)指向明晰真理思维;另一方面,“逻各斯”还标识一种构造合理概念的特殊权能,可以说,这种理性的概念构造以及被构造的正确概念都叫做“逻各斯”[1]。因而“逻各斯”概念的第二层含义既与理性(理性思维)有关,也与理性的产物(理性所思——概念)有关。

胡塞尔通常在第二层意义上使用“逻各斯”概念:他或者将“逻各斯”标识为“概念之物”(Begriffliches)、“普遍之物”(Allgemeines)[2],或是将“逻各斯”等同于“理性”[3]。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F. u. tr. Logik Hua XVII* (Den Haag 1974) §1. - [2] 参阅: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257. - [3] *F. u. tr. Logik...* 同上书, 370.

M

Mannigfaltigkeit/Mannigfaltigkeitslehre * 流形/流形论: [(英) multiplicity/theory of multiplicity (法) multiplicité/doctrine de la multiplicité]

“流形”在数学上泛指欧几里德三维空间的面积概念。“流形论”是关于流形的数学理论。“流形”和“流形论”在哲学中的相应概念是“多样性”或“杂多(性)”以及关于多样性或杂多(性)的学说。胡塞尔在数学和哲学的两种意义上使用“流形”和“流形论”的概念。他对哲学与逻辑学的研究起始于对形式算术和流形论的逻辑探讨[1]。此后他也在意向分析中讨论与“意识统一”相对的“意识杂多”问题,这种杂多或是指意向活动的杂多,或是指感觉材料的杂多等等[2]。在意识杂多意义上的“杂多性理论”也被胡塞尔称作“最普全的数学”,它是一门“关于理论形式的科学”[3]。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LU I*, AV/BV. - [2] 参阅: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 1976) 88f. u. 311. - [3] *Logik u. Erkennt.* Hua XXIV (Dordrecht u. a. 1984) §19.

Material * 材料:

“材料”概念在胡塞尔术语中相对出现较少。它是“素材”(Hyle)或“材料”(Stoff)的同义词,处在与“形式”的对立之中。胡塞尔认为:“一个感性的材料只能在一定的形式中被把握,并且只能根据一定的形式而得到联结,这些形式的可能变化服从于纯粹的规律,在这些规律中,材料是可以自由变化的因素”[1]。“材料”的被赋形(Formung)也就意味着统摄或立义的进行。

【注释】[1] E. Husserl: *LU II/2*, A668/B₂196.

material * 质料的: [(日) 质料的]

“质料的”(material)在胡塞尔这里是“质料”(Materie)概念的形容词,而不是“材料”(Material)概念的形容词[1]。胡塞尔在其现象学的整体构想中区分“质料本体论”和“形式本体论”[2],它们分别是指关于“质料本质”和“形式本质”的本质学说。

【注释】[1] 参阅“质料”与“材料”条目。- [2] 参阅: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359;也可以参阅“质料”与“本体论”条目下的“形式本体论与质料本体论”子条目。

Materie ** 质料: [(法) matière (日) 质料]

“质料”在胡塞尔的意向分析中是一个重要概念:“在我们看来,质性和质料是一个行为的极为重要的、因而永远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所以,尽管这两者只构成一个完整行为的一个部分,我们把它称之为行为的意向本质仍然是合适的”[1]。据此,一个意识行为所具有的意向本质是由两个抽象的成分所组成的:“质性”和“质料”。

对“桌子”和“椅子”的表象都是表象,它们具有相同的质性,但这两个表象显然是不同的。使这两个表象得以区分开来的东西,就是胡塞尔所说的“质料”。在胡塞尔的术语中,“质料”具有多种名称:行为的“内容”、“材料”或“立义意义”(Auffassungssinn)[2]等等。在更为宽泛的意义上,胡塞尔还把除“质性”之外的行为整体都称作“质料”或“代现”(Repräsentation)[3]。

“质料”在某种程度上为质性奠基,或者说,“质料”并不会因质性的不同而产生变化[4]。质料与质性一样,是包含在行为之中的,但质性并不会使行为与对象发生联系,相反,行为只有通过“质料”才能具有与对象的联系,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胡塞尔认为“质料不仅确实地规定了整个对象,而且还确实地规定了对象被意指

的方式”[5]。

胡塞尔的分析表明：只有客体化的行为才具有自己的“质料”。任何一个非客体化的行为之所以必须奠基基于一个客体化的行为之中，原因就在于，非客体化的行为不具有自己的质料[6]。与对象的联系只能在质料中构造起来。但由于只有客体化的行为才具有自己的质料，也就是说，由于每一个质料都是客体化行为的质料，因此，非客体化的行为必须奠基基于客体化的行为之中，并且借助于这种奠基而获得质料。这便是客体化行为的奠基作用所在[7]。

除此之外，由于“质料”与“形式”的传统对立，胡塞尔所说“立义质料”与“立义形式”的对立也常常经历在这个方向上的误解。因此，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便明确强调“质料”与“质性”的对立不同于“材料”与“形式”的对立：“我们在这里要明确指明，通常所说的与范畴形式相对立的质料根本不是与行为质性相对立的质料；例如我们在含义中将质料区分于设定的质性或单纯搁置的质性，这里的质料告诉我们，在含义中对象性被意指为何物，被意指为如何被规定和被把握的东西。为了便于区分，我们在范畴对立中不说质料，而说材料；另一方面，在谈及至此为止的意义上的质料时，我们则着重强调意向质料或立义意义”[8]。

【注释】[1] E. Husserl: *LU II/1*, A392/B₁417. - [2] 参阅：同上书，A387/B₁411, *LU II/1*, A390/B₁415 u. *LU II/2*, A608/B₂136, A654/B₂182 等等。 - [3] 同上书，A462/B₁497. - [4] 同上书，A391/B₁416. - [5] 同上书，A390/B₁415. - [6] 参阅：同上书，A458f. /B₁494；也可以参阅：E. Tugendhat: *Der Wahrheitsbegriff bei Husserl und Heidegger* (Berlin 1967) 35f. - [7] 同上。 - [8] *LU II/2*, A608/B₂136.

【文献】M. Merleau-Ponty: *Phénoménologie de la perception* (Paris 1945). - U. Melle: *Das Wahrnehmungsproblem und seine Verwandlung in Phänomenologischer Einstellung. Untersuchungen zu den Phänomenologischen Wahrnehmungstheorien von Husserl, Gurwitsch und Merleau-Ponty* (Den Haag 1983). - L. Ni: *Seinsglaube in der Phänomenologie Edmund Husserls* (Dordrecht u. a. 1999).

Mathematik 数学:** [(英) mathematics (日) 数学]

胡塞尔本人是数学家出身。在他一生的哲学研究中,数学对他的思维方式始终起着重要的影响。他对一门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之设想便与他的数学修养以及他在“普全数理模式”(mathesis universalis)方面的信念密切相关。

在胡塞尔一生发表的思想中,他对数学的态度产生过一定的变化。在他第一部发表的著作《算术哲学》(1891年)中,胡塞尔试图通过对数学基本概念的澄清来稳定数学的基础。这种以数学和逻辑学为例,对基本概念进行澄清的做法以后始终在胡塞尔哲学研究中得到运用,成为胡塞尔现象学操作的一个中心方法。

在此后的《逻辑研究》(1900/1901年)中,胡塞尔坚持,“数学的探讨形式是唯一科学的形式,只有它才能提供系统的封闭性和完整性,只有它才能为所有可能的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的形式提供一个概观”[1]。这里的数学被胡塞尔在《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1913年)中定义为“一个以纯粹分析的方式‘穷尽地规定了’一个流型[杂多性]的公理系统称之为一个确定的公理系统”;而“每一个演绎建立在这种公理系统上的学科都是一门确定的学科或在确切意义上的数学学科”[2]。数学与现象学被胡塞尔理解为这样一种“纯粹科学”,亦即独立于经验事实的本质科学。当然,在现象学本质直观的方法内涵中包含着“反思”的意义,这是使现象学本质直观区别于其他科学的本质直观,包括纯粹数学本质直观的东西。由此而可以理解胡塞尔对数学家与哲学家之“工作的分配”:前者是在构建理论,后者则询问,“理论的本质是什么”[3]。

但在《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中,胡塞尔已经开始注意到数学与哲学(现象学)在方法操作上的差异[4]。在后期的《欧洲科学的危机与先验现象学》(1933—1936年)中,胡塞尔进一步对数学的起源进行反思。他指出,自近代以来,通过伽利

略对自然的数学化,自然科学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粗糙的经验生活世界而成为数学化了的精确科学[5]。这些精确科学如今已被看作是客观科学的典范,也是客体主义形成的理论根据。但胡塞尔的分析表明:数学本身历史地产生于一种理想化(Idealisierung)的过程[6]。一方面,数学的成就仅仅局限于时空形态之上,因而所谓“精确的客体化”也只是对物体世界有效[7];另一方面,数学的理想化最终植根于直观性结构、植根于生活世界的经验。生活世界之基础的被遗忘是当代科学危机产生的主要根源。胡塞尔主张通过先验现象学的反思来把握科学的起源,虽然先验现象学也已超脱出生活世界的基础之上,但它不同于数学本质科学的地方不仅在于它的反思性,而且在于它的类型化方法(Typisierung)、它的有别于数学自然科学之“精确性”的“严格性”。在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先验现象学的“严格性”与近代数学自然科学的“精确性”形成鲜明的对立:“先验现象学作为描述性的本质科学隶属于一种完全不同于数学科学的本质科学之基本类型”[8]。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LU I*, Kap. 11, §71. - [2]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152. - [3] 参阅: *LU I*, Kap. 11, §71. - [4] 例如参阅: *Ideen I...* 同上书, §74f. - [5] *Krisis Hua VI* (Den Haag²1962) 23f. - [6] 对此可以进一步参阅“心理主义”条目的“补充”部分。 - [7] 参阅: 同上书, 362. - [8] *Ideen I...* 同上书, 156. 对此还可以进一步参阅“类型”条目。

【文献】E. Husserl: *Philos. Arithm.* Hua XII (Den Haag 1970). - R. Schmit: *Husserls Philosophie der Mathematik. Platonistische und konstruktivistische Momente in Husserls Mathematikbegriff* (Bonn 1981). - B. Pieker: “Die Bedeutung der Mathematik für die Philosophie E. Husserls”, 载于: *Philosophia naturalis* 7 (1961—1962) 266—355. - D. Lohmar: *Phänomenologie der Mathematik. Elemente einer Phänomenologischen Aufklärung der mathematischen Erkenntnis nach Husserl* (Dortrecht u. a. 1989).

Meinung ** 意见、意指: [(英) meaning (法) la visée (日) 思念]

除了日常的含义“意见”之外,“Meinung”在胡塞尔术语中还有专门

的动名词含义:意识对其对象的“意向指向”：“意指”[1]。在这个专门的意义上，“意指”与“Bedeuten, Sinngeben, Intendieren”等等术语是同义的,它们都可以被译作“意指”。所谓“意向性”,也就是意识指向对象的活动或能力。胡塞尔本人在手稿中写道:“‘意向’(Intention)与意指实际上是同一回事”[2]。另一个与“意指”同义的概念是“Vermeinen”[3]。

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说明:“需要一再强调,这个意指(Meinen)并不恰恰就意味着对这个对象的觉察(Merken),甚或意味着对它的课题性从事状况(mit ihm thematisch Beschäftigtsein),尽管这类情况也一同包含在我们关于意指的一般话语中。”[4]

【注释】[1] 例如可以参阅: E. Husserl: *Krisis Hua VI* (Den Haag²1962) 13f., 189.
- [2] 参阅: Ms. M III 3 III 1 III, 115. - [3] 参阅“意指”(Vermeinen)条目。
- [4] *LU II/1*, B₁425.

Menschheit 人类: [(英) humanness]

在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中,“人类”总体作为交互主体性或复数单子的共同体被理解为世界的相关项,世界之有效性是这个交互主体性“在共同体化中的意向成就”[1]。

【注释】[1] E. Husserl: *Krisis Hua VI* (Den Haag²1962) 178.

Menschentum 人属:

在胡塞尔的后期著作中经常出现“人属”的概念[1],它一般被用来指称在人类这个总属中的特定人之存在:“人属从本质上说就是在各个以世代的和社会的方式联结起来的人类之中的人之存在”[2]。在这个意义上,“人属”是一个包含在“人类”概念中的属概念,例如“欧洲人属”、“亚洲人属”、“古代(希腊)人属”以及“哲学、科学人属”、“真正人属”[3]等等。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Krisis Hua VI* (Den Haag²1962) 4, 8, 11 等等。
- [2] 同上书, 14。- [3] 参阅: 同上书, 5, 10, 13f., 59 以及 *Erste Philos. I*,
Hua VII (Den Haag 1956) 14。

Metaphysik ** 形而上学: [(英) metaphysics (日) 形而上学]

虽然“形而上学”概念的内涵在胡塞尔的思想发展中经历了不同变化,具有褒贬两重含义,但它基本上是一个与“经验事实科学”密切相关的概念,无论这里的“经验事实”是指外部实在的经验事实,还是指先验意识的经验事实。

在《逻辑研究》中,胡塞尔就已将“关于‘外部世界’的存在和自然的问题”标志为“形而上学的问题”而加以排斥[1]。当时胡塞尔主要是从本质科学与事实科学的区别出发,主张作为本质科学的纯粹现象学不以经验的事实科学为出发点,不探讨经验的事实科学所提出的问题,但却为经验的事实科学提供本质根据。“作为对观念本质和对认识思维之有效意义的一般阐述,认识论虽然包含着这种一般问题,即:有关那些原则上已超越出对其认识之体验的事物性、实体性对象的知识或理性猜测是否可能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可能,这些知识的真正意义必须依据哪些准则;但认识论并不包含这种经验方面的问题:我们作为人是否确实能够根据事实地被给予我们的材料来获得这种知识,认识论更不包含将这种知识付诸实现的任务”[2]。这种观点的依据是胡塞尔早期从事的数学科学相对其他自然科学所具有的典范性,是胡塞尔将哲学“数学化”,从而建立起一门“普遍数学”的理想。

在 1906/1907 年期间完成了向先验现象学的突破之后,胡塞尔把“形而上学”问题与现象学的“悬搁”、“还原”和对“成见”的排除联系在一起,胡塞尔这时所要达到的目的就在于:“将所有论证都回溯到直接的现有性上,由此而构造出一门‘无理论的’、‘无形而上学的’的科学”[3],亦即纯粹本体论或先验本质的现象学。胡塞尔在这里已经对亚里士多德传统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做了巧妙的

反转：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是真正意义上的哲学，而“物理学”是一门以自然为对象的自然论。经过胡塞尔的解释，本真的“形而上学”恰恰是关于实在自然的“物理学”、一门有关“物自体”的学说，即关于超越的自然科学；而本真的哲学则是关于纯粹内在意识本质的“本体论”。

无论是从《逻辑研究》对形而上学之定义来看，还是从《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对形而上学之定义来看，“形而上学”在胡塞尔那里都是一个与观念本体论相对立的概念。如果哲学要讨论的是观念本体论（存在论）问题，那么它要排斥的恰恰应当是形而上学（超存在论）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胡塞尔将自己的哲学看作是整个形而上学的对立面[4]。

但另一方面，胡塞尔的“形而上学”概念在《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期间已经开始获得积极的意义。他在这部著作中在康德的意义上将“形而上学”等同于“关于先验事实的科学”[5]，并且在书信中明确表示：“形而上学是关于实在的本真科学。我也要有一门形而上学，并且是一门在严肃意义上的科学形而上学”[6]。这门“新的意义上的形而上学”以后也被胡塞尔称作“第二哲学”，它与作为先验现象学的“第一哲学”一同构成一门普全的哲学整体[7]。

因此，胡塞尔在为《不列颠大百科全书》撰写的“现象学”条目中写道，“就其拒绝任何一门在空洞的、形式的根基中运动的形而上学而言，现象学是反形而上学的。然而，像所有本真的哲学问题一样，每一种形而上学问题都回到现象学的基础上，并且在此它找到其本真地来源于直观的先验的形式和方法。”[8]

在《笛卡尔的沉思》中，这两种意义上的“形而上学”概念得到阐明：“为避免误解，我想在这里指明，正如我们以前所阐述的那样，现象学只是将任何一门幼稚的、从事着背谬物自体的形而上学排斥出去，但它并不排斥形而上学一般，现象学例如并不去强制那些以错误的提问和错误的方法从内部推动着古老传统的问题动机，并

且它绝不会说,它会在‘最高的和最终的问题’面前停步”[9]。这门新的、积极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应当以先验的交互主体性、以共同体化着的单子大全为探讨课题。在这些课题中包括偶然事实性的问题,死亡问题、命运问题、“真正的”人类生活的可能性问题、历史的意义问题,简言之,所有“伦理—宗教的问题”[10]。

【注释】[1] E. Husserl: *LU II/1, A20/B₁20*. - [2] 同上。 - [3]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 1976) - [4] 参阅: H. - G. Gadamer: *Wahrheit und Methode. Hermeneutik I. Grundzüge einer philosophischen Hermeneutik* (Tübingen 1986) 261. - [5] *Ideen I...* 同上书, 8. - [6] Brief an K. Joel vom 11. 3. 1914 (Entwurf), 载于: *Brief Bd. IX* (Dordrecht u. a. 1994) 206. - [7] 参阅“第一哲学与第二哲学”条目。 - [8] E. Husserl: *Phän. Psych.* Hua IX (Den Haag 1962) 253. 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一词下还做了说明:“或者,并且尤其是就人们把形而上学理解为对一个世界图像的展示而言,这图像是在自然观点中完成的,并且只是每次根据特定历史生活境况而裁剪下来的。”对此还可以参见: *Ideen III, Hua V* (Den Haag 1952) 141. - [9] *CM Hua I* (Den Haag² 1963) 182. - [10] 同上。

Method 方法: [(英) method (日) 方法]

- **Phänomenologische Methode** *** 现象学的方法:

“现象学方法”这个概念可以从胡塞尔赋予现象学概念的意义中推导出来。现象学起初是一门“描述心理学”[1],它的目的在于对逻辑学和认识论进行新的论证[2]。在与心理主义的对抗中,现象学方法的特征在于“偏好内经验并从所有心理物理解释中抽象出来”[3]。现象学方法所追求的是对那些作为心理现象而被给予的东西的直接描述指明。“现象学分析”的目的在于,“使逻辑观念、概念和规律在认识论上得以明白和清楚”[4]。

在现象学的进一步发展过程中,这种描述方法在课题上不再局限于心理学和逻辑学。这之所以可能,乃是因为胡塞尔认识到,“普遍性、普遍对象和普遍事态也能够达到自身被给予性”[5]。胡塞尔将这个普全化了的的方法的口号表述为:“一切原则之原则”;它

意味着,“每一个本原给予的直观”都是一个最终的“认识的合理源泉”[6]。在这个意义上,现象学方法作为本质直观的方法而被胡塞尔的学生所接受[7]。

但在胡塞尔本人那里,现象学方法通过接受笛卡尔在超越问题上的怀疑考察[8]而发生了新的转变,这个转变并没有在胡塞尔的学生那里得到进行。现象学方法越来越多地受到“现象学的还原”及其问题的规定[9]。在坚持一切原则之原则的同时,现象学方法成为通向所有经验之确然基础、通向“纯粹意识”的通道[10]。但对这个通道的充分构造一直是胡塞尔的一个中心问题[11]。这里的首要课题始终在于现象学还原与本质还原(本质直观的方法现在便被规定为本质还原)之间的关系[12]。

胡塞尔起先认为,本质还原必须要先于现象学还原,并且一门“现象学的事实科学”是不可能的,因而现象学肯定是一门本质科学[13]。与此相反,在《笛卡尔的沉思》中,胡塞尔则认为一门现象学的事实科学是可能的,这门事实科学是一门从现象学还原中获得的科学,它以我的本己的、先验的本我为课题,然后通过运用本质还原而获得一个本质科学的特征[14]。由于胡塞尔在其后期还区分现象学的还原和先验的还原[15],因而现象学方法的问题便更复杂化了。

【注释】[1] E. Husserl: *LU II* (¹1901) 18. - [2] *LU I* (¹1901) VII. - [3] *LU II*, 19. - [4] 同上书, 7. - [5] *Idee d. Phän.* Hua II (Den Haag ²1958) 51. - [6]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 1950) 52. - [7] 例如参阅: A. Reinach: *Was ist Phänomenologie?* (1951). - [8] *Idee d. Phän.* ... 同上书, 45. - [9] 同上书, 58. - [10] 同上书, 118. - [11] 参阅: I. Kern: *Husserl und Kant. Eine Untersuchung über Husserls Verhältnis zu Kant und zum Neukantianismus* (Den Haag 1964) §18, 194ff. - [12] 参阅: Husserl: *Ideen I...* 同上书, 6. - [13] 参阅: 同上书, 149, Anm. - [14] *CM Hua I* (Den Haag ²1963) 103ff.; *Ideen III*, Hua V (Den Haag 1952) 142. - [15] 参阅: *Krisis Hua VI* (Den Haag ²1962) 154ff.

【文献】E. Spiegelberg: *The phenomenol. movement* 1. 2 (Den Haag 1960). - G. Funke:

Phänomenol. – Metaphysik oder Methode? (1966). – E. Tugendhat: *Der Wahrheitsbegriff bei Husserl und Heidegger* (1967). – A. Aguirre: *Genet. Phänomenol. und Reduktion. Zur Letztbegründung der Wiss. aus der radikalen Skepsis im Denken E. Husserls* (Den Haag 1970). – U. Claesges/K. Held (Hrsg.): *Perspektiven transzendentalphänomenologischer Forschung* (Den Haag 1972). – E. Pivcevic (Hrsg.): *Phenomenol. and philos. understanding* (Cambridge 1975). (U. Claesges)

Methodenreflexion ** 方法反思:

“方法反思”是胡塞尔现象学方法论的中心概念,也是他的现象学研究的重要课题。首先,无论是在现象学的心理学中,还是在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的哲学中,“方法反思”都是明晰的现象学操作的必要前提。“方法反思”在这里是指:现象学的直观描述分析不断通过反思来考察和保证其方法原则的贯彻实施:“现象学要求最完善的无前提性并且要求对自身具有绝对反思性的明察。它的本己本质是最完善的明晰性,从而也是关于它的方法原则的最完善的明晰性”[1]。其次,对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的方法反思会导向主体性问题的提出,从而为一门先验的心理学或先验主体性的现象学之产生提供前提[2]。胡塞尔在这个意义上将“方法反思”称作通向一门先验心理学或先验认识论的“第一条道路”[3]。

【注释】[1] E. Husserl: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121. – [2] 参阅: Ms. A VI 20, 2—5. – [3] 参阅: Ms. A IV 2, 11—18.

【文献】E. Fink: *VI. Cartesianische Meditation, 2/1; Die Idee einer transzendentalen Methodenlehre*. Hrsg. von H. Ebeling, J. Holl & G. van Kerckhoven 1988; 2/2: *Ergänzungsband*. Hrsg. von G. van Kerckhoven 1988. – ders.: “Reflexion zu Husserls Phänomenologischer Reduktion”, in: *Tijdschrift voor Filosofie* 33 (1971) 540—558. – H. G. Geyer: *Die methodische Konsequenz der Phänomenologie E. Husserls* (Diss. Frankfurt a. M. 1957). – H. Rainer: “Sinn und Recht der Phänomenologischen Methode”, 载于: H. L. Van Breda/J. Taminaux (Hrsg.): *Edmund Husserl 1859—1959* (Den Haag 1959) 134—147. – K. Mertens: *Zwischen Letztbegründung und Skepsis. Kritische Untersuchungen zum Selbstverständnis der transzendentalen Phänomenologie Ed-*

mund Husserls (Freiburg/München 1996).

Mitgegenwärtigung * 共当下拥有: [(英) making copresent (日) 共现在化]

胡塞尔用“共当下拥有”这个概念来标识在事物感知中虽然被共现 (appräsentiert), 但未被体现的 (präsentiert) 那一部分内容的被给予方式。“共被当下拥有者”是事物感知之组成中非原本的成分, 例如被看到的一棵树的背面。胡塞尔因而也将“共当下拥有”称之为“当下化”(Vergegenwärtigung)[1]或定义为“非直观的”[2]。

【注释】[1] E. Husserl: *Inters.* II, Hua XIV (Den Haag 1973) 513. - [2]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 1976) 212.

【相关词】mitgegeben 一同被给予, Mitgegebenes 一同被给予者, Mitgemeintes 一同被意指者, Mitgegenwärtiges 一同被当下拥有者, Mitmeinen 一同意指。

Modalisierung * 变式:

在胡塞尔的现象学术语中,“变式”概念所具有的作用主要在于:它被用来规定在意识活动中的质性设定方面的变化,亦即对意向相关项的存在方面之设定的变化。胡塞尔的意向分析表明,在存在方面的“确然性”(Gewißheit)构成了信仰或存在的“原样式”(Urmodus)[1]。所谓“变式”,就是指“相对于这个原初的、完全未变式的原样式”而言在存在信仰方面的变化[2]。据此,“变式与信仰确然性或存在确然性处于对立之中”[3];相对于素朴的、原初的确然性而言所发生的所有变化都可以被称作“变式”。具体地说,这种“变式”带有两个方面的内涵[4]:一方面,“变式”意味着从对事物存在的确实信仰到对此存在的怀疑[5];胡塞尔将“怀疑”、“问题”、“猜测”、“揣测”等等都包容在这个“变式”类型之中;另一方面,“变式”可以被理解为:原初的“确然性”在感知的进程中不再继续是“确然性”,它被新的“确然性”所替代[6]。“变式”在这个意义上是指一个“确然性”对另一个“确然性”的“否定”。

“变式”可以分为“主动的”和“被动的”变式[7]。除此之外，胡塞尔在其研究手稿中还探讨过“时间变式”的问题[8]。

【注释】[1] 对此可以参阅“确然性”与“原样式”条目。- [2] E. Husserl: *EU* (Hamburg ⁴1972) 110. - [3] 同上书, 108. - [4] 参阅: *Analysen Hua XI* (Den Haag 1966) 37f. - [5] *EU*... 同上书, 108f. - [6] 参阅: *Analysen*... 同上书, 38. - [7] 同上. - [8] 参阅: Ms. D 5, 10.

【相关词】modalisieren 变式, Modalität 样式, Modus 样式.

Modalität (Modus/Modi) 样式: [(日) 样相]

“样式”一般被理解为对某个事态在其存在的方式上的规定。胡塞尔的“样式”概念一方面涉及到意识行为对其构造对象的信仰方式,另一方面也涉及到在意识行为中被构造的意向相关项的存在方式[1]。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 ³1976) §105: “Glaubensmodalität als Glaube, Seinsmodalität als Sein”.

【文献】F. Belussi: *Die modaltheoretischen Grundlagen der Husserlschen Phänomenologie* (Freiburg/München 1990).

- doxische Modalität 信念样式:

“信念样式”是“信仰样式”(Glaubensmodalität)或“确然性样式”(Modalität der Gewißheit)的同义词。它意味着:“我相信,我怀疑,我视为可能,我否定,我趋于相信,我中止信仰并进行思考,我做出肯定的决定,我断定为或然的,我否认”,以及其他等等[1]。胡塞尔认为,在所有命题特征中都存在着这种“信念样式”[2]。

【注释】[1] E. Husserl: Ms. M III 3 III 1 II, 133. - [2]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 ³1976) 271.

Modifikation (modifizieren) * 变异: [(英) modification (日) 变样]

“变异”是胡塞尔自《逻辑研究》以后一直使用的现象学术语,它类

似于“变化”概念,但具有较为专门的含义。所谓“变异”,大都是指意识行为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发展,但尤其要注意的是:在变异中,后一个阶段必须被看作是奠基于前一个阶段之中的,并且构成与前一个阶段的对应面。例如意识活动中在“立义形式”方面的“想象性变异”[1]意味着“想象”奠基于“感知”之中,每一个感知都可以有一个想象与之对应[2];在“质性”方面的“质性变异”[3]意味着“设定性行为”是奠基性的,与此相对应的“不设定行为”则是被奠基的[4]。此外,例如在个别主体和人类生活中的“不正常性”也被胡塞尔称之为“正常性的一种变异”,并且可以回溯到“正常性”之上[5]。

【注释】[1] E. Husserl: *LU II/1*, 5. Unters. §40. - [2] 参阅: *Ph. B. Er. Hua XXIII* (Den Haag 1980) 452. - [3] *LU II/1*... 同上书, 3. Unters. §40. - [4] 同上书, *LU II/1*, A447f./B₁479f. 在这个意义上,胡塞尔将“设定性行为”与“不设定行为”也标识为“未变异的”行为和“变异了的”行为[参阅: *Ph. B. Er. Hua XXIII* (Den Haag 1980) 459]. - [5] 参阅: *Inters. III*, *Hua XV* (Den Haag 1973) 154, 157.

- konforme Modifikation 共形变异:

“共形变更”是指一个意识行为在保持其质料同一的情况下发生的变异[1]。最宽泛意义上的“共形变异”被胡塞尔理解为“任何一个与行为质料无关涉的变异”[2]。具体地说,在“共形变异”中包括“质性变异”和“想像变异”[3]。

【注释】[1] E. Husserl: *LU II/1*, A456/B₁492. - [2] 同上书, A450/B₁485. - [3] 同上。

- imaginative Modifikation 想象性变异:

胡塞尔所说的“想象性变异”也就是“将感知导向想象”、将“感知立义”导向“想象立义”的那种变化[1]。也就是说,任何一个感知的对象都可以被想象,都可以有一个想象对象与之相对应。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LU II/1*, A456,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253, Anm.

– qualitative Modifikation 质性变异:

“质性变异”是指意识行为在质性方面发生的变异,亦即从基础性的带有存在设定的行为向不带有存在设定的行为的变异[1]。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也将“质性变异”称之为“中立性变异”(Neutralitätsmodifikation),“中立性”在这里意味着对意识对象之存在与否的不设定、不执态[2];在《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中,“质性变异”又被等同于“信仰变异”(belief-Modifikation)[3]。

【注释】[1] E. Husserl: *LU II/1*, B₁484. – [2] 同上书, A427/B₁456,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253, Anm. – [3] *Ideen I...* 同上书, 261.

– temporale (zeitliche) Modifikation 时间变异:

胡塞尔在时间意识分析中谈及“时间变异”：“每一个变异都是持续的变异。这就把这种变异区别于想象变异和图像变异。这些时间变异中的每一个都是在一个连续中的不独立界限。而这个连续具有一个单面受限的、直接相邻的(orthoid)杂多性的特征。”[1]此外,在“时间变异”中还进一步包括“滞留变异”(retentionale Modifikation)[2]等等具体内容。

【注释】[1] E. Husserl: *Zeitb.* Hua X (Den Haag 1966) [450f.]. – [2] 同上书, [391 ff.].

Monade** 单子: [(日) 单子]

在向先验现象学突破的过程中,胡塞尔通过先验还原而进入到“纯粹意识”的领域。自二十年代之后,胡塞尔又用“先验主体性”或“先验本我”概念来标识这个领域。但这个领域的另一个称号,也

是胡塞尔从莱布尼茨哲学中接受的概念,即“单子”,则自始至终为胡塞尔所保留和运用[1]。它意味着自身包含着现时的与潜隐的意识生活的“本我”[2],或者说,意识生活和在其中被构造起来的世界的统一。胡塞尔因此也将“单子”称作“自我本身的完全具体化”[3]。我们还可以将它更为简略地定义为“具体的主体性”。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F. u. tr. Logik* Hua XVII (Den Haag 1974) 282, *CM Hua I* (Den Haag²1963) 149. - [2] 胡塞尔的“单子”概念更接近于他的“本我”概念,而非“自我”概念。进一步参阅“自我”、“本我”条目。- [3] *CM*... 同上书, 135.

【文献】K. R. Meist: “*Monadologische Intersubjektivität. Zum Konstitutionsproblem von Welt und Geschichte bei Husserl*”, 载于: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sche Forschung* 34 (1980) 561—589.

【相关词】*Monadennall* 单子大全, *Monadengemeinschaft* 单子共同体, *Monadenlehre* 单子论, *Monadenvielheit* 单子的多数性, *Monadenwelt* 单子世界, *monadisch* 单子的, *Monadologie* 单子论。

Monadengemeinschaft * 单子共同体:

胡塞尔认为,在单个的“单子”之间存在着意向的联系:“每一个单子,只要它在其存在中意向地‘构造了’其他单子(就像每一个单子在其当下中构造了过去一样),它就无法离开其他单子而存在”[1]。在这个意义上,他多次谈及“单子共同体”[2]:“诸自我”的共同体或“我们”的共同体。它意味着单个“单子”或“本我”与它的“其他同类”(andere seinesgleichen)在意向性联结中构造出的一个共同体[3],这个共同体能够“(在其共同体化-构造着的意向性中)构造出同一个世界”[4]。因此,单子共同体所指的无非是交互主体的意识生活连同在此生活中被构造出来的交互主体的世界。“单子”与“单子共同体”的关系从现象学的角度来看是“唯一绝对存在”与“总体绝对存在”的关系:“唯一的绝对存在是主体-存在,作为自为地自身构造起来的存在(Konstituiertsein),而总体的绝对存在是各个相互处在现实的和可能的共同体中的先验主体的普全(Uni-

versum)”[5]。

【注释】[1] E. Husserl; *Inters.* III, Hua XV (Den Haag 1973) 194. - [2] *CM Hua I* (Den Haag²1963) 137, 158 等等。 - [3] 同上书, 166。 - [4] 同上书, 137。 - [5] *Erste Philos.* II, Hua VIII (Den Haag 1959) 190。

Monadologie (Monadenlehre) * 单子论: [(日) 单子论]

“单子论”是指关于单子的学说。胡塞尔本人认为:“现象学导向莱布尼茨在天才的警句中所预测到的单子论”[1]。在这个意义上的单子论是指对作为意识生活与世界之统一的单子或自我的现象学阐释,它意味着一门普全的自我-哲学(Ich-Philosophie)。只有在这个前提下,“单子论”才能被称作是普全意义上的“本我论”。

【注释】[1] E. Husserl; *Erste Philos.* II, Hua VIII (Den Haag 1959) 190。

【文献】M. Richir:“Monadologie transzendente et temporalisation”, 载于: S. Jjsseling (Hrsg.): *Husserl-Ausgabe und Husserl-Forschung* (Dordrecht u. a. 1990) 151—172。 - L. Landgrebe:“Reduktion und Monadologie-die umstrittenen Grundbegriffe von Husserls Phänomenologie”, 载于: *Faktizität und Individuation. Studien zu den Grundfragen der Phänomenologie* (Hamburg 1982) 88—110。 - St. Strasser:“Monadologie und Teleologie in der Philosophie Edmund Husserls”, 载于: *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en* 22 (1989) 217—235。

Morphé 立形: [(法) morphé (希) μορφη]

“立形”与“赋形”(Formung)或“形式”的概念基本同义,它们都被用来标识意识的“意向活动”或“立义”。在《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中,胡塞尔使用这个概念,以此来描述“立义内容”与“立义”,亦即“感性材料”(sensuelle Hyle)与“意向立形”(intentionale Morphé)之间的对立[1]。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85。也可以参阅“立义内容-立义(模式)”条目。

Morphologie 形态学 (地貌学): [(法) morphologie (日) 形态学]

胡塞尔在《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中也将现象学描述为一门“系统的和本质的形态学”[1],因为现象学所探讨的是“形态学的本质”[2]。这个意义上的“本质”不同于康德意义上的“理念”或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精确概念”,而是一种“描述性的概念”,“一种原则上模糊的东西”[3],它也被胡塞尔称之为“类型本质”或“构形类型”[4]。现象学的本质直观只能或多或少地接近这种“形态学的本质”[5]。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145. - [2] 同上书, §74. - [3] 参阅: 同上. - [4] 同上; 对此还可以进一步参阅“类型”条目. - [5] 同上.

Motivation (Motivierung) ** 动机引发: [(英) motivation/motivating (法) motivation (日) 动机づけ]

在胡塞尔现象学中,“动机引发”的概念具有各种不同的含义。它的最重要的含义在于:

1. 意识的每一个设定都在某物(一个事物、一个本质、一个事态)的本原被给予性中具有其原初的合理基础,也就是说,意识之设定的合法性是通过那个原本的被给予性而合理地引发的。“动机引发”的概念在这里涉及到意向活动之设定与以充实性(明见性)样式出现的意向相关项之定理之间关系统一的合理基础[1]。

2. “动机引发”这个术语标示着这样一种本质规律性,根据这种本质规律性,那些构成先验本我之实项存在内涵的意向体验的宇宙结合成一个统一[2]。“动机引发”的规律是“如果-那么”、“因为-所以”(动机引发-因果性)的规律。由于所有构造都根据这种规律进行,因而整个体验流始终是一个动机引发的统一[3]。

我们必须区分在被动性(联想的唤起)领域中的“动机引发”和在主动性(自为的自由、合理执态)领域中的“动机引发”[4]。“动机引发”的概念可以运用在意识生活的所有区域中(无论是感知,还是判断、评价或意愿)[5]。

3. 精确的、物理学的因果性支配着在自然主义观点的客观世界中所有变化,与此相对,“动机引发”则标志着这样一种规律性,这个规律性主宰着在自然-人格主义观点的世界中的所有发生[6]。动机引发-因果性的“如果-那么”之所以能够对我这个精神主体进行规定,只是因为它就包含在我的意向体验之中[7]。即使在这里,“动机引发”的概念也具有普全的运用领域。但“动机引发”概念也可以作为一门意向现象学的心理学之范畴而限制在的人格领域之内[8]。

4. 胡塞尔在对陌生经验的分析中同样也谈到动机引发。在真实领域中出现的他人之躯体引发我产生这样的动机:将它不仅仅理解为躯体,而是理解为“身体-躯体”,也就是说,在与我的本己身体的比较中将它共现出来[9]。由此,对其他人格的同感作为对它举止和行为的动机引发之理解才成为可能[10]。

【注释】[1] E. Husserl: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 1950) 335f.; *Ideen III*, Hua V (Den Haag 1952) 26f. - [2] *CM Hua I* (Den Haag²1963) 109. - [3] 同上书,还可以参阅: *Ideen II*, Hua IV (Den Haag 1952) 226ff., 229. - [4] *Analysen Hua XI* (Den Haag 1966) 85; *Ideen II...* 同上书, 213, 222, 220f., 255. - [5] 同上书, 220ff. - [6] 同上书, 211f., 215ff. - [7] 同上书, 231. - [8] 同上书, 255ff. - [9] *CM...* 同上书, 122ff. - [10] *Ideen II...* 同上书, 228f., 270ff.

【文献】E. Holenstein: *Phänomenologie der Assoziation. Zur Struktur und Funktion eines Grundprinzips der passiven Genesis bei E. Husserl* (Den Haag 1972). - B. Rang: *Kausalität und Motivation* (Den Haag 1973). (P. Janssen)

【相关词】Motivationsanalyse 动机引发分析, Motivationszusammenhang 动机引发关系。

mundan (weltlich) 世间的(世界的):**

在胡塞尔现象学中,“世间的”是一个与“先验的”[1]相对应的概

念,它标志着在自然观点之内、在素朴的经验和实践中以及在科学的理论化中得以展开的人对世界的理解和人的自身理解[2]。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Krisis Hua VI* (Den Haag²1962) 259. - [2]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 1950) 70.

【文献】E. Fink: "Die Phänomenologische Philosophie E. Husserls in der gegenwärtigen Kritik", 载于: *Kant-Studien* 38 (1933) 321—383; 现载于: *Studien zur Phänomenologie 1930—1939* (Den Haag 1966) 79—156. (U. Claesges)

【相关词】J. J. Valine: "The Problem of Intersubjectivity in Transcendental and Mundane Phenomenology", 载于: *The Annals of Phenomenological Sociology* 2 (1977) 63—86.

N

Nachbild 后像: [(英) copy, after-image]

“Nachbild”在德文中的通常含义是指“模仿品”、“复制品”。但在胡塞尔的现象学术语中,它与“本质直观的变更法”有关[1],并被赋予了另一层特殊的含义:胡塞尔将本质直观所必需依据的经验出发点称作“前像”(Vorbild),在这个“前像”的基础上可以通过想象而创造出无数的“后像”;而在这个“前像”和无数“后像”中始终保持不变的常项便是本质直观所要把握的对象:本质。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Phän. Psych. Hua IX* (Den Haag 1962) §9; 也可以参阅“变更”、“本质变更”等条目。

Naivität * 幼稚性: [(英) naively (日) 素朴性]

“幼稚性”作为胡塞尔现象学的术语并不带有日常语言中的贬义色彩,它首先被胡塞尔用来指称自然观点的素朴性特征。与“幼稚性”相对的是哲学观点的“反思性”,后者建立在前者的基础之上,并以前者作为反思的课题。胡塞尔后期又区分以往科学与哲学

(即自然的科学与自然的哲学)所带有的两种“幼稚性”:科学与哲学的“第一幼稚性”关系到它们对正常人的理解:它们将人预设为一种“理性动物”(animal rationle),同时又在这个前提下来研究人的理性[1];而科学与哲学的“第二幼稚性”则在于它们对历史性的法律,包括对其自身发展之历史性的忽略[2]。

【注释】[1] E. Husserl: *Krisis* (E) Hua XXIX (Dordrecht u. a. 1993) 27—36.
- [2] 同上;也可以参阅: *Ethik* Hua XXVIII (Dordrecht u. a. 1988) 185—190.

【文献】M. Merleau-Ponty: *Le Visible et l'Invisible* (Gallimard 1964); Deutsch: *Das Sichtbare und das Unsichtbare* (München² 1994). - E. Fink: “Philosophie als Überwindung der ‘Naivität’”,载于: *Nähe und Distanz. Phänomenologische Vorträge und Aufsätze* (Freiburg/München 1976) 98—126.

Name * 名称: [(英) name]

在胡塞尔的含义学说中,“名称”是与“陈述”(Aussage)相对应的概念。它们分别构成“称谓行为”(命名)和“论题行为”(陈述)的对象[1]。它们也相当于胡塞尔在意向行为分析中所使用的“表象内容”和“判断内容”概念。所谓“名称”,是指某个被表述的实事(Sache),而“陈述”则与被表述的事态(Sachverhalt)有关,亦即与实事的状态或实事间的联系有关。“名称”与“陈述”的关系在胡塞尔看来就在于,每一个可能的“名称”都与一个“陈述”相对应[2]。每一个“名称”都可以转变为一个陈述,同时却不必改变它的质性(Qualität):它仍然属于客体化的行为。但在“名称”与“陈述”之间又存在着本质区别,它们的功能不能相互替代[3]。

【注释】[1] 较为详细的说明可以参阅“称谓行为”和“论题行为”条目。- [2] 参阅: E. Husserl: *LU* II/1, A445/B₁477. - [3] 参阅: 同上。

Natur * 自然: [(英) nature (法) nature (日) 自然]

“自然”概念自《逻辑研究》起[1]便在胡塞尔的现象学中受到探

讨。这些探讨大致在两个方向上进行:首先,“自然”在胡塞尔的现象学意识分析中意味着由“自然经验”的意识活动所构造出的意向对象的相关项[2];胡塞尔认为,相对于其他的实在而言,物质自然的实在作为最低层次是一切其他实在的基础;因此,“物质自然的现象学肯定具有一个突出的位置”[3]。其次,胡塞尔也试图探问“自然的自在存在”(An-sich-Sein),这个意义上的“自然”是指“在苏醒了单子形成经验和经验认识之前的自然”[4],也可以说是“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物理自然”[5]。前一个意义上的“自然”所涉及的是在先验生活中被构造的一个产物,而后一种意义上的“自然”则与先验生活的先验前史有关。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LU II/1*, A282/B₁290. - [2] 参阅: *Ideen II*, Hua IV (Den Haag 1952). - [3]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354f. - [4] Ms. B II 2, 15. - [5] 同上书, 17.

【文献】R. Boehm; “Intentionalität und Transzendenz. Zur Konstitution der materiellen Natur”, 载于: *Analecta Husserliana* Bd. 1 (Dordrecht 1971) 91—99. - B. Rang; *Husserls Phänomenologie der materiellen Natur* (Frankfurt a. M. 1990).

【相关词】Natur an sich 自在自然, Naturalisierung 自然化, Naturalismus 自然主义, Naturauffassung 自然立义, Naturerfahrung 自然经验, Naturerkenntnis 自然认识, Naturgegenstand 自然对象, Naturgesetz 自然规律, Naturgesetzlichkeit 自然规律性, Naturidee 自然观念, Naturkausalität 自然因果性, Naturkörper 自然躯体, Naturobjekt 自然客体, Natursphäre 自然领域, Naturwirklichkeit 自然现实, Naturwissenschaft 自然科学.

Negieren (Negation) * 否定: [(英) to negate (法) négation (日) 否定]

在胡塞尔发生现象学的意向分析中,“否定”是指“确然性”(Gewißheit)的一种“变式”(Modalisierung)[1]。

胡塞尔对感知的分析表明,感知具有一种对同一个对象的不同被给予方式进行持续追求的趋向,这是感知兴趣(Interesse)作用

的结果,正是这种兴趣才使一个具体的感知得以成立。在这种不断的追求中,感知趋向可以无阻碍地继续下去,即不断地得到满足和充实,但也可能会受到阻碍(Hemmung),即经历失实。一旦感知趋向遭遇到最大的阻碍,“否定”的“样式”(Modus)便会形成[2]。

“否定”起源于感知中“期待意向”的失实,它的特征在于“不是这样,而是别样”,例如“不是红的,而是绿的”。否定因而意味着,“在仍然生动的期待意向与在新的原本性中出现的意义内涵之间形成了争执(Widerstreit)”[3]。与作为“认同”的确然性相反,否定意味着“区别”,在两种立义之间的区别:新的意义与旧的、被期待的意义发生争执,但这两种意义不是相互并列,而是新意义替代了旧意义;但这种替代又不是完全消除了旧意义,而是将新意义覆盖(Überlagern)在旧意义之上[4]。

从对“否定”的分析中,胡塞尔得出以下两点结论:

1) 否定必须以原初的对象构造,亦即以存在的原初确然性为前提,因此否定只能是一种意识变异,而非原本意识。在这个意义上,否定“始终只是一种部分的消除(Durchstreichung),它始终建立在一个持恒的信仰确然性的基地之上,最终建立在普全的世界信仰的基地之上”[5]。

2) 一个感知对象的原初构造是在意向中进行的,这些意向就其本质而言随时有可能发生变式,只要它们得不到足够的充实。意向的失实过程是与对立意向的覆盖过程同时进行的[6]。

【注释】[1] 参阅“确然性”和“变式”条目。- [2] 参阅: E. Husserl: *EU* (Hamburg 1972) §21, a): “Der Ursprung der Negation”; *Analysen Hua XI* (Den Haag 1966) 1. Kapitel: “Der Modus der Negation”. - [3] 参阅: *Analysen...* 同上书, §6. - [4] 参阅: *EU...* 同上书, 95f. - [5] 同上书, 98. - [6] 同上。

Neugier 好奇:

“好奇”并不是胡塞尔纯粹现象学的专门讨论课题。在生前发表的

著作中,胡塞尔对“好奇”的一段论述是在以“欧洲人类的危机中的哲学”为题的维也纳讲演中。他认为“好奇”虽然还属于自然生活中的现象。但它与作为哲学观点、理论兴趣之起源的“惊异”(Thaumázein)已经有密切的联系:“作为惊异而开始的理论兴趣显然是由原初处在自然观点中的好奇变化而来。这种好奇是一种向‘严肃生活’之中的突入,是原初形成的生活兴趣的发挥,或者是一种当现实的生活需要已经得到满足时或在职业结束之余的游戏般的环顾。这种好奇(在这里不是作为习惯性‘痼癖’)也是一种改变,一种超出生活兴趣之上并使它们坠落的兴趣。”[1]此外,在其研究手稿中,胡塞尔还零星地谈及“好奇”现象以及“好奇”与“理论观点”(现象学观点)的关系[2]。胡塞尔将“好奇”看作是“最底层的、最具有奠基性的兴趣”,是“原初的情绪”等等[3]。

【注释】[1] E. Husserl; *Krisis* Hua VI (Den Haag²1962) 332. 需要注意的是,在对“惊异”与“好奇”之间关系的理解上,胡塞尔有别于海德格尔。海德格尔认为:“好奇同叹为观止地考察存在不是一回事,同 *thaumázein* (惊异)不是一回事。”(M. Heidegger: *Sein und Zeit*, Tübingen 1979, 172, 对此还可以进一步参阅: K. Held: “Husserl und die Griechen”, in: *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en* 22 (1989) 137—176, 以及这里的“惊异”条目。- [2] Ms. A IV 12, 30. - [3] Ms. C 16 IV, 111.

Neutralisierung/neutrales Bewußtsein ** 中立化/中立意识:

[(法) neutralisation (日) 中立性]

胡塞尔将“中立性的意识体验”理解为“立场性(拟-立场性的)的意识体验”之变异[1]。所有进行现实设定的行为都可以被中立化,只要人们不一同参与在这些行为中进行的“设定”,而是在意指一个对象的过程中不将一个现实的存在、也不将一个可能的存在判归给这个对象。这样,(在宽泛意义上的)信念意识的设定特征及其变式便通过一种自由的中止行为而被扬弃[2]。中立化一直延展到意向体验的意向活动和意向相关项的因素上[3]。中立性体验的领域准确地反映出已被剥夺了其命题特征的立场性意识之领

域[4]。胡塞尔将想象定义为当下化(最宽泛意义上的回忆)的中立性变异,它不同于作为当下拥有的中立性变异的“图像意识”[5]。

【注释】[1] E. Husserl: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 1950) 264f.; 参阅: *CM Hua I* (Den Haag²1963) 93. - [2] *Ideen I...* 同上书, 265f. - [3] 同上书, 266f. - [4] 同上书, 288f., 353 Anm. 1. - [5] 同上书, 267ff. (P. Janssen)

Neutralität * 中立性: [(法) *neutralité* (日) 中立性]

“中立性”在胡塞尔的术语中是一个与“立场性”(Positionalität)相对应的概念,前者指对意识对象存在与否的不执态,后者则指对此存在与否的执态[1]。由于“中立性”奠基于“立场性”之中,或者说,相对于不设定而言,对存在的设定是意识基本样式,因此,在更为严格的表述中,“中立性”是一种变异,即“中立性变异”[2]。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Ph. B. Er. Hua XXIII* (Den Haag 1980) 577. - [2] 详细说明可以参阅“中立性变异”条目。

【相关词】*neutral* 中立的, *neutrales Bewußtsein* 中立性意识, *neutralisieren* 中立化, *Neutralität* 中立性, *Neutralitätsbewußtsein* 中立性意识。

【文献】E. Husserl: *Ph. B. Er. Hua XXIII* (Den Haag 1980) Text Nr. 20: “Phantasie-Neutralität (1921/1924)”。

Neutralitätsmodifikation ** 中立性变异: [(日) 中立性变样]

“中立性变异”主要被胡塞尔用来表述意识对意识对象之存在与否的“不设定”,最笼统地说,它是指对存在的悬搁。胡塞尔也将它称作“中止判断”,但这种中止判断“不是对一个质性的、心理的因素的排除,而是整个行为的变异,由此而产生的便是中立性变异,它也是纯粹再造的‘想象’和任何一个臆想所具有的特征”[1]。

但与“不设定”概念相比,“中立性变异”概念的范围要狭窄得多,它并不包括在想象行为中的“不设定”,亦即“拟-设定”[2],也不包括“先验还原”[3]。

“中立性变异”在胡塞尔那里包含两种基本形式：一方面，它意味着自然的“中立性变异”，即对存在的不感兴趣。它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经历到的一种对存在问题的不关心、不执态，保持中立[4]；另一方面，它也可以是指一种人为的“中立性变异”：不想或不能对存在感兴趣。它不属于自然的中立性变异，因为它已具有方法论的意义[5]。除此之外，这两种“中立性变异”的区别还表现在：前者是在直向思维中进行的，而后者则是在反思中进行的。在这个意义上，胡塞尔也将前者称作“单纯的想象”(bloße Phantasie)，而将后者标识为“课题的变化”(thematische Änderung)[6]。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胡塞尔本人自1924年之后便很少使用“中立性变异”这个概念，取而代之的是“心理学还原”的新术语[7]。

【注释】[1] 参阅：E. Husserl: *Ph. B. Er. Hua XXIII* (Den Haag 1980) 374。
- [2] 详细的说明可以参阅“不设定”、“拟-设定”条目。- [3] 参阅“先验还原”条目。- [4] 参阅：*Ph. B. Er...* 同上书，444, Anm. 1。- [5] 参阅：*Ideen I/2, Hua III/2* (Den Haag 1973) 642—645。- [6] 参阅：*Ph. B. Er...* 同上书，591。
- [7] 参阅“心理学还原”条目。

【文献】E. Husserl: *Krisis* (E) *Hua XXIX* (Dordrecht 1993) Text Nr. 34: “Zur Kritik an den *Ideen I* (Sommer 1935)”, 424—426。- ders. *Ph. B. Er. Hua XXIII* (Den Haag 1980) Text Nr. 20, Beil. LXIV。- L. Ni: *Seinsglaube in der Phänomenologie Edmund Husserls*. (Dordrecht u. s. 1999)。

nicht-originär 非本原的：

“非本原的”概念并不完全构成“本原的”概念之对立面[1]。胡塞尔只是用“非本原的”来描述当下化行为的特征，也就是说，所有当下化行为都可以说是“非本原的”：一类当下化行为是“现时的当下化”，“非本原的”在这里是指回忆行为或期待行为的特征；另一类当下化行为是“非现时的当下化”，“非本原的”在这里涉及单纯表

象行为,亦即不带有存在设定的行为的特征[2]。

【注释】[1] 参阅“本原的”条目。- [2] 参阅: E. Husserl: *Ph. B. Er.* Hua XXIII (Den Haag 1980) 298 u. 2. Anm. d. Hrsg.

Nichtsetzen ** 不设定:

在胡塞尔的现象学术语中,“不设定”是指对事物之存在的不执态,对存在问题的悬搁。它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将“中立性变异”等等概念也包含在自身之中。我们至少可以在胡塞尔那里发现以下几种“不设定”的类型[1]:

1. 在单纯想象中的不设定[2]。这种不设定也被胡塞尔称为“拟-设定”。例如,我想象在月球上散步。当我沉浸在这种想象中时,我仿佛相信周围的一切都是真实的。但只要我在某种程度上从这想象中脱身出来,我就不会再坚持原先的相信。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说,这种“仿佛-相信”既不是一种对存在的设定,也不是一种对存在的不设定,因而在胡塞尔看来只能是“拟-设定”。但在术语上,胡塞尔仍然将它归入不设定的范畴[3]。

2. 对存在的不感兴趣[4]。这是中立性变异的一种,即自然的中立性变异。这种中立性之所以被称作自然的,是因为这种不设定与前一种不设定一样,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经历的,即使没有心理学或现象学,这种不设定在我们的自然生活中也会发生。胡塞尔在《逻辑研究》和《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5]中也将这种“不设定”称作“质性变异”(qualitative Modifikation)、“单纯表象”或“单纯理解”。它意味着一种对存在问题的不关心、不执态,保持中立。举例来说,我在听一个人讲故事,我努力想听懂他讲的是什么故事,但我并不对他讲的故事的真实与否感兴趣。

3. 不想或不能对存在感兴趣[6]。这是中立性变异的另一种。它不属于自然的中立性变异,因为它已具有方法论的意义。所谓

方法,在这里是指一门科学为了达到某个目的而必须采取的手段。也就是说,这种不设定是有意识地进行,它是一种不想设定或不能设定。此外,这种不设定与前两种不设定的区别还在于:它是在反思中进行的。反思中的不设定具有自己的特征:当我在反思我的意识行为时,我并不是不设定这个行为的不存在,而是不设定这个行为中所包含的对象的存在。例如,在反思我对蓝天的感知的同时,我不去询问蓝天是否真实存在,但感知行为却是明白无疑地存在着的。这里还要补充一个术语方面的考证结果:胡塞尔本人在1924年以后便很少使用“中立性变异”(Neutralitäts modifikation)这个概念,而用“心理学的还原”这个新术语取而代之。

4. 先验现象学的还原,也被胡塞尔简称为“先验还原”[7]。它与第三类的不设定相比至少在这两点上是一致的:一方面,它们都是非自然的不设定,亦即方法上的不设定;另一方面,它们都是在反思中进行的不设定。因此,在这里所归纳的四种不设定中,只有后两种与方法有关。更确切地说,第三种不设定与现象学心理学的方法有关;第四种不设定与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方法有关[8]。

【注释】[1] 除了这里所列出的四种“不设定”之外,胡塞尔还谈到另一种意义上的“不设定”,即:在本质直观中对事实性的、个体性的存在的不设定以及在感知趋向中的不设定(参阅这两个条目),但这种意义上的不设定严格地说并不是一种不设定,而只是一种对现时的或潜在的对象的不关注而已,因而这里将它排除在外。- [2] 参阅: E. Husserl; *Ph. B. Er. Hua XXIII* (Den Haag 1980) 359, 574, 589; 对此还可以参阅“拟-设定”(quasi-Setzung)条目。- [3] 同上。- [4] 参阅: 同上书, 444, Anm. 1。- [5] 参阅: *LU II/1*, 5. Unter. §40,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 1976) 254。- [6] *Ideen I/2*, *Hua III/2* (Den Haag 1973) 642—645; 对此还可以参阅“中立性变异”条目。- [7] *Ideen I...* 同上书, *Zweiter Abschnitt, viertes Kapitel* “Die phänomenologischen Reduktionen”。- [8] 关于最后两种“不设定”还可以参阅“现象学反思”与“现象学还原”条目。

【文献】 L. Landgrebe: “Phänomenol. Bewußtseinsanalyse und Metaphysik”, 载于: *Der*

Noema 意向相关项:** [(英) noema (法) noème (日) 志向的相关者 (希) νοήμα]

胡塞尔通过对纯粹意向体验的分析而得出这样的结论:所有意向活动作为非实项的-意向的成分自身都带有意向相关项,即被意指的对象性意义[1]。原则上在每一个意向相关项中都包含着一个中心的意义核心,作为在意向相关项中被意指的规定性内涵,这个规定性内涵本身是在其充盈样式中的意义[2],而且,在每一个意向相关项中还包含着杂多、变化的意向相关项特征,它们作为可能的被给予方式(本原-直观的、合乎经验的、映像性的)或存在特征(原样式确然的或已变式了)能够附加给同一的内涵[3]。胡塞尔在术语上将意义核心(质料)以及命题特征(质性)在意向相关项方面的统一理解为“定理”[4]。

每一个在意向相关项方面的意义核心自身都具有对象关系[5];因为在每一个意向相关项中以某种方式被意指的“内容”本身必然是关于某物的“谓词判断”,这个某物是所有意向相关项意义核心的载体,是杂多意义内涵的中心点[6]。因此,在意向相关项方面可以区分两个基本概念:1. “处在其规定性的如何之中的对象”作为“内容”(意向相关项的意义),2. 对象作为不确定的、但可确定的“基质”(subjektum),它构成杂多意向相关项意义内涵的统一点和载体,各种不同的意向相关项意义根据这个统一点而达到统一的相合(对象极)[7]。

【注释】[1] E. Husserl: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 1950) 318. - [2] 同上书, 323. - [3] 同上书, 250f., 256ff. - [4] 同上书, 258, 316f.; 参阅: *EU* (Hamburg⁴1972) 345. - [5] *Ideen I*... 同上书, 315. - [6] 同上书, 318, 321. - [7] 同上书, 316ff., 322. (P. Janssen)

补充：“意向相关项”起源于希腊文，其基本含义是“被思考的东西”(Gedachtes)、“思想”(Gedanke)或“意义”(Sinngelt)。它与“意向活动”(Noesis)相对应，构成胡塞尔现象学的一个核心概念。如今它已成为一个明确带有胡塞尔现象学特征的哲学概念。在胡塞尔之后的哲学发展中，它既被用来补充布伦塔诺关于意识之意向性的学说，也被用来证实弗雷格的语义学理论并同时被用来为这门理论奠基，而且还被看作是进入胡塞尔现象学的关于主客体划分现象之学说的通道口。

胡塞尔本人在《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中对“意向相关项”的著名规定和描述带有相当大的含糊性和矛盾性：他对“意向相关项”的规定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1)“意向相关项”是各次的、亦即非统一地显现出来的行为相关物；2)“意向相关项”是统一地被构造的对象；3)“意向相关项”是观念—同一的意义或含义[1]。这三个含义在胡塞尔的阐述中相互包容和并列，再加上胡塞尔还运用了像“意向相关项方面的意义”(noematischer Sinn)、“意向相关项方面的核心”(noematischer Kern)等等术语，因此，“意向相关项”概念被现象学研究界或多或少看作是一个有问题的概念。

这一状况导致了以后的研究者一方面可以将“意向相关项”理解为“观念性的意义”，或者说，“观念的判断含义”；另一方面又可以将它解释为“现象”，即“在现象学上被还原了的对象”。由此而引发后人对胡塞尔的“意向相关项”概念究竟是指“对象”，还是指“意义”的争论[2]。

在1986年发表的胡塞尔全集第二十六卷：《关于含义学说的讲座：1908年夏季学期》表明，这两种理解实际上都在胡塞尔本人的早期文字中已经得到标识。他一方面在一门现象学的认识理论的联系中，另一方面在一门现象学的含义学说的联系中运用“意向相关项”的概念；前者可以被更确切地称之为“意向相关项的显现”(noematische Erscheinung)，后者则意味着“意向相关项的含义”

(noematische Bedeutung)。

【注释】[1] E. Husserl: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89ff., 98ff., 141. - [2] 对此尤其可以参阅: H. Drefus: "The Perceptual Noema; Gurwitsch's Crucial Contribution", 载于: L. E. Embree (ed.): *Life-World and Consciousness. Essays for Aron Gurwitsch* (Evanston 1972) 135—170; R. Sokolowski: "Intentional Analysis and the Noema", 载于: *Dialectica* 38 (1984) 113—129, "Husserl and Frege", 载于: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LXXXIV/10 (Oct. 1987) 521—528; R. McIntyre: "Husserl and Frege", 载于: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LXXXIV/10 (Oct. 1987) 528—535, 以及其他等等。

【文献】E. Husserl: *Bedeutungl.* Hua XXVI (Dordrecht u. a. 1986). - R. Bernet: "Husserls Begriff des Noema", 载于: S. Jjsseling (Hrsg.): *Husserl-Ausgabe und Husserl-Forschung* (Dordrecht u. a. 1990) 61—80.

【相关词】noematisch 意向相关项的, noematischer Gegenstand 意向相关项的对象, noematischer Kern 意向相关项的核心, noematischer Sinn 意向相关项的意义, Noematik 意向相关项学说。

Noesis 意向活动:** [(英) noesis (法) noèse (日) 志向的作用 (希) νοησις]

在对通过现象学悬搁而获得的纯粹意识所进行的本质分析中,胡塞尔区分出两个从属于每一个意向体验的结构因素:意向活动和意向相关项,亦即体验的实项组成部分和体验的非实项-意向组成部分[1]。在意向活动方面的体验“实项分析”发现了所有意向活动都具有的两个成分:1. 非-意向的、素材-材料的成分(像色觉、触觉、快感、追求感这样一些感觉内容)[2];2. 自身带有意向性的特殊之物的成分,这些成分将“感觉材料”激活,并且作为意义给予的层次而附在感觉材料之上,从而使感觉材料具有意向性的功能(狭义上的意向活动)[3]。

在意向体验这两种成分的配合中,意义的给予得以进行[4],在这种意义给予中,那个在体验中被意指的对象-意向相关项的意义便构造起自身,即作为被构造的成就而构造起自身[5]。意向活动的功能在于,作为“构造的多样性”以这样一种方式而使关于

某物的意识得以成立,即:它们借助于意识的综合原形式(Urform)而结合为关于同一个事物的一个意识,并由此而使“对象性的客观统一”得以产生[6]。意向活动的成就可以区分为“意义构成”(内涵)方面的成就和“命题”方面的成就,也就是在“对象”的存在设定方面的成就[7]。在所有意向活动和意向相关项的因素之间都存在着严格的对应,因此可以建构相互应合的意向活动多样性的形式论和意向相关项意义的形式论[8]。

【注释】[1] E. Husserl: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 1950) 205f., 218f., 255. - [2] 208ff. - [3] 同上书, 210. - [4] 同上书, 213. - [5] 同上书, 214, 226f. - [6] *CM Hua I* (Den Haag²1963) 77ff.; *Ideen I...* 同上书, 212. - [7] *CM...* 同上书, 65; 参阅: A. Diemer; *E. Husserl. Versuch einer systematischen Darstellung seiner Phänomenologie* (Meisenhein a. G. ²1965) 67, 75. - [8] Husserl: *Ideen I...* 同上书, 246f., 248f., 301.
(P. Janssen)

补充:“意向活动”起源于希腊文,与“意向相关项”(Noema)相对应,其基本含义是“思维”(Denken)、“思维的行为”(Denkakt)或“意义给予”(Sinngaben)。它是胡塞尔现象学的核心概念之一。与“意向活动”概念同义的概念在胡塞尔那里还有:“立义”、“赋形”、“意指”、“统摄”等等。它们都被用来描述意识行为所具有的活动功能。这个意义上的“功能问题”就意味着“意识对象性的构造”问题;胡塞尔将这个问题看作是现象学“所有问题中最大的问题”[1]。

【注释】[1] E. Husserl: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²1976) 196.

【相关词】Noetik 意向活动学, noetisch 意向活动的。

Nomologie 名称论:

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借用克里斯(J. v. Kries)的术语“名称论”来指称相对于“实践科学”和“规范科学”而言的“理论科学”或“抽

象科学”[1]。“名称论”科学以后在胡塞尔那里也就相当于“本质科学”或“纯粹科学”。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LU I*, A234f. /B234f.

【相关词】Name 名称, Nennen 命名, nominal 称谓的, Nominalisierung 名称化, Nominalismus 唯名论.

Normalität * 正常性: [(日) 正常性]

在胡塞尔的现象学中,“正常性”是指一种可以通过描述而得到指明的“一致性”、“类型学”、“规则性”的特征,这种特征是自然经验在其所有领域和发展阶段中都具有的[1]。它不仅表现在感觉器官的“原感性显现”上,而且还一直延伸到最高被奠基的文化人类的、伦理的经验联系中,“正常性”在这种联系中作为“合理”和“合适”具有道德规范的性质[2]。我们既可以在原真的领域中,也可以在交互主体的领域中找到这种“正常性”。它的第一住所是一个人生长于其中的交互主体的家乡世界。成年的、“成熟的和有理性的”人构成了衡量某物是否“正常”的标准[3]。而“非正常性”(儿童、病人、动物)只能作为对正常的偏离和干扰构造自身,并且因此而始终与一致的、正常的经验系统相联系[4]。

【注释】[1] E. Husserl: *Phän. Psych.* Hua IX (Den Haag 1962) 128; *Ideen II*, Hua IV (Den Haag 1952) 254; 参阅: A. Diemer; E. Husserl. *Versuch einer systematischen Darstellung seiner Phänomenologie* (Meisenheim a. G. ²1965) 243f. - [2] Husserl: *Ideen II*. . . 同上书, 66f.; 参阅: A. Diemer; 同上书, 249f. - [3] 参阅: A. Diemer; 同上书, 244. - [4] Husserl: *CM Hua I* (Den Haag ²1963) 154. (P. Janssen)

补充: “正常性”属于胡塞尔后期在其第二哲学中,亦即在“先验事实科学”中所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胡塞尔在第二哲学研究方面的一个典型案例。“正常性”在他看来属于“生活世界的先天”[1],是人类实践所具有的一种不断修正自身,不断超越自身的一致性、

统一性：“人类的正常性不仅仅标志着一种可以从外部进行描述的风格，而且标志着一种内部的统一性，一种在其生活中的人格统一，一种作为与此人格类似的相关人类的统一”[2]。胡塞尔试图通过描述分析来具体地阐明人类在世界构造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正常生活”[3]。他认为“正常性”具有不同的形式和阶段(类型、样式)。胡塞尔首先将“正常性”划分为“正常的自然”和“正常的文化”[4]。前者可以说是人类实践之结果(世界构造)的“正常性”，后者则意味着人类实践本身的“正常性”。在人类实践本身的“正常性”中，胡塞尔又划分出“个别主体(Einzelsubjekt)的正常性”和“共同主体(Mitsubjekte)环境的正常性”，前者是指原真领域中的“正常性”，后者则意味着指交互主体领域中“正常性”[5]。

【注释】[1] E. Husserl: Ms. A VII 21, 12. - [2] *Inters.* III, Hua XV (Den Haag 1973) 154. - [3] 参阅：同上书，Texte Nr. 11，尤其是155—160. - [4] 参阅：同上书，154，156. - [5] 参阅：同上书，154。

【文献】G. Brand：“Die Normalität des und der Anderen und die Anormalität einer Erfahrungsgemeinschaft bei E. Husserl”，载于：W. M. Sprondel/R. Grathoff: *Schütz und die Idee des Alltags in den Sozialwissenschaften* (Stuttgart 1979) 108—124. - R. Grathoff：“Metaphorik und Apriori lebensweltlicher Forschung. Intersubjektivität, Typik und Normalität”，载于：H. Kojima (Hrsg.): *Phänomenologie der Praxis im Dialog zwischen Japan und dem Westen* (Würzburg 1989) 53—72.

Nus 努斯：

胡塞尔在其著述中时而提到古希腊哲学中的“努斯”概念。他认为这个希腊词具有“意义”这样一个特殊含义，因此可以用它来说明“意向活动”(Noesen)，即“意义给予”(Sinnggebung)的活动。所以他认为，“意向活动构成了最宽泛词义上的努斯的特质”[1]。

【注释】[1] E. Husserl: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 1976) 194.

O

Objekt * 客体: [(英)Object (法) objet (日) 客观]

“客体”概念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常常被用作“对象”概念的同义词。在胡塞尔现象学中，“客体”概念与“对象”概念相比是一个较为狭窄的表述，它通常被用来指称传统意义上主客体关系中的“客体”，即被用来描述自然观点中主体的对立面。由于胡塞尔坚信，传统的主客体关系问题已经通过现象学的构造分析和还原方法而得到了解决，它已经回溯到意识与在它之中被构造起来的意识对象的关系问题。“因此，我们将那些本身不是意识体验及其内在组成的客体称作确切意义上的客体”[1]。“客体”在这个意义上是指被意识构造出来，但却被意识误认为是外在的自在“对象”。

而在现象学意义上，胡塞尔对“客体”的定义是：“客体是一个意识的统一，它可以在重复的行为中（即在时间的后继中）作为这同一个而得到确定；客体是意向的同一之物，它可以在任意多的意识行为中被认同，并且是在任意多的感知中被感知或可以再次被感知。”[2]

【注释】[1] E. Husserl: *Aufs. u. Vort.* I, Hua XXV (Dordrecht u. a. 1987) 73.
- [2] *Zeitb.* Hua X, 461.

【文献】J. N. Mohanty: “The ‘Object’ in Husserl’s Phenomenology”, 载于: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XIV (1953—1954) 343—353.

- inneres Objekt 内容客体:

在《逻辑研究》中，胡塞尔曾谈到作为“内感知”对象的“内容客体”，它意味着“自我和它的内体验”[1]。

【注释】[1] E. Husserl; *LU II/2*, A610/B₂138.

objektiv * 客观的: [(英) objective, objectively (日) 客观的]

胡塞尔所使用的“客观的”概念通常是指“与客体有关的”[1],因而带有“实在的”含义。但“客观的”在他那里还具有另一层含义。在早期,例如在《逻辑研究》中,胡塞尔也将“客观的”概念与“观念的”(ideal)概念等同使用[2]。后期他放弃了这一做法,转而而用“全时的”(allzeitlich)或“超时的”(überzeitlich)来规定“观念”或“观念对象”的特征[3]。

【注释】[1] 参阅“客体”条目。- [2] E. Husserl; *LU II/1*, A235/B₁238. - [3] 对此可以参阅“全时性”(Allzeitlichkeit)。

Objektivierung (Objektivation) * 客体化: [(英) objectivation (法) objectivation (日) 客观化]

“客体化”与“对象化”(Vergegenständlichung)基本同义[1]。它意味着意识活动对其客体或对象的原初构造。

【注释】[1] 参阅“对象化”条目;也可以参阅“行为”条目下的“客体化行为与非客体化行为”子条目。

Objektivismus * 客观主义: [(英) objektivism (日) 客观主义]

传统的“客体主义”概念被用来标识认识论、伦理学中的一种学说或主张,即认为一种独立于认识、评价主体的客观认识或价值是可能的。与这种观念相对立的学说或主张被称之为“主体主义”。

在其后期著作《欧洲科学的危机与先验现象学》中,胡塞尔对“客体主义”进行了深入的批判。胡塞尔所理解的“客体主义”是指一种力图摆脱所有主观性、偶然性的尝试,“理想化”、世界的自在存在的完善性。但这种理想化、这种摆脱所有主观性、力图达到绝对客观性的尝试本身在胡塞尔看来就是一种主观的趋向。他认

为,客观存在的概念在近代通过伽利略的自然科学和笛卡尔的哲学而经历了一种极端化和普全的扩展[1]。客体主义的成见在当代导致了实证科学概念的主宰地位[2]。在这个概念的极端形态中,当代的危机所造成的结果就是科学、哲学和生活意义之统一性的完全丧失[3]。西方思维的这个历史产生于自然生活本身的基本趋向之中。胡塞尔主张用一种主体主义来取代客体主义,这种主体主义就是“先验的主体主义”[4]。

【注释】[1] E. Husserl: *Krisis* Hua VI (Den Haag²1962) §§1, 9, 15 等等。 - [2] 同上书, 2f. - [3] 同上书, 48ff. - [4] 参阅: 同上书, 300。

【文献】H. Lübke: “Husserl und die europäische Krisis”, 载于: *Kant-Studien* 48 (1957) 225—237。 - B. Rang: “Die bodenlose Wissenschaft. Husserls Kritik von Objektivismus und Technizismus in Mathematik und Naturwissenschaft”, 载于: *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en* 22 (1989) 88—136。

Ontologie** 本体论: [(英) ontology (日) 存在论]

在胡塞尔所使用的术语中,“本体论”从语义上看无非意味着“关于存在一般的科学”[1]。但这个概念在胡塞尔那里也具有特殊的含义:广义上的“本体论”基本上是与本质科学、观念科学、先天科学同义的,即:“本体论”是关于纯粹可能性的科学,例如纯粹数学、纯粹几何学、纯粹物理学等等;而狭义上的“本体论”则往往被胡塞尔用来标志作为本质科学的“先验现象学”[2]。

当然,这个概念随胡塞尔的思想发展而有过一定的历史变化。在1900/1901年出版的《逻辑研究》中,胡塞尔曾借用J. v. 克里斯的术语把观念科学或理论科学称之为“名称论的”科学,同时把“与同一个体对象或同一个经验种属”有关的具体科学,如地理学、天文学等等,称之为“本体论”的科学[3],因而,我们可以说,胡塞尔在这一时期基本上将自己的“纯粹逻辑学”或“描述现象学”看作是与本体论相对立的学说。他事后曾表示说:“我当时[在《逻辑研究》中]没敢采用本体论这个由于历史的原因而令人厌恶的表述,

我把这项研究〔‘部分与整体’〕称之为‘对象本身的先天论’的一部分,它也就是被迈农(A. v. Meinong)简称为‘对象论’的东西。与此相反,我现在则认为,时代已经变化,可以重新起用‘本体论’这个旧的表述”[4]。

这个变化了的时代是指1913年。在这年发表的《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中,胡塞尔赋予“本体论”以积极的含义,并且用它来陈述自己的现象学性质。本体论在这里被划分为“形式的本体论”和“质料的(区域的)本体论”。“所有建立在区域的本质中的综合真理构成区域本体论的内容”,“形式的本体论则与区域的(质料的、综合的)本体论处于一个系列”,它是一门“与质料本体论相对立”,与思维意指的形式逻辑学相同一的科学[5]。这里的“形式本体论”和“质料本体论”实际上就意味着关于“意向活动”和“意向相关项”的本质论:“我们在进一步细致的阐述中将会理解,所有那些对形式本体论和与它相联接的范畴论——关于各个存在区域和存在范畴之划分,以及与之相应的各个事实本体论的构造的学说——是现象学研究的主要标题。与它们相符合的是意向活动-意向相关项的本质联系,它们必须得到系统的描述,它们必须在可能性和必然性方面得到规定”[6]。

用“形式本体论”和“质料本体论”来表述现象学研究,这无论是从本体论一词的词源上看,还是从胡塞尔本人对现象学研究的规定来看,都是不矛盾的。因为,本体论的希腊文原意是“关于存在的学说”。而在现象学还原排除了对“物自体”的存在的兴趣之后,胡塞尔所理解的“存在”就是“先验意识”[7],更确切地说,“存在”在胡塞尔那里是指在先验意识中的意识活动和通过这种意识活动被构造出来的意识对象。如果说被构造的对象是本体论课题中的质料部分,那么构造的活动,即意识的意指、统摄,便构成本体论的形式部分。当然,“形式本体论”和“质料本体论”所探讨的不是意向活动和意向相关项的事实存在,而是它们的先验本质存在。“体验的领域越是严格地受其先验本质构造的规律制约,在这个领

域中的意识活动和意识对象方面可能的本质形态就越是确定受到规定……这里所说的这种双方面的可能性(本质的存在)就是绝对必然的可能性,就是在一个本质体系的绝对确定的构架中的一个绝对确定的成分”[8]。因此,意向活动和意向相关项这两方面的“本质存在”便构成了现象学这门哲学本体论的研究内容。“在以同样的方式顾及到意向活动和意向相关项这两个意识层次的情况下,对构造问题作出全面的解决,这项工作是与一门完整的理性现象学相等值的,这门现象学包括所有形式的和质料的形态,既包括非正常的(消极理性的)形态,同时也包括正常的(积极理性的)形态”[9]。据此,我们可以说,当问题涉及到狭义的本体论,即哲学的本体论时,胡塞尔对它的理解不多不少就是关于先验意识的本质论。自1925年以后,胡塞尔直接将先验现象学称作“本体论”[10],它也就是胡塞尔通常所说的“第一哲学”[11]。

概括地说:现象学作为一种方法、一种“形式”与它最初产生时所提出的要求有关:它要成为一种彻底新型的、致力于无成见性的哲学方法。而当现象学在胡塞尔那里不仅成为方法,而且还成为哲学时,即:——按亚里士多德的古老定义——成为对所有存在之物的存在的询问——按海德格尔的新近解释——成为“去除了形式”的内容现象学时,它就在胡塞尔那里接受了构造分析的形态,将“先验意识”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于是,“存在”获得了“先验意识”的特征,与现象学在内容上有关的便是“意识活动”和“意识对象”。对作为现象学研究内容的“存在”或“先验意识”做形式和质料上的进一步划分,便产生出了现象学的内部分工:“形式本体论”和“质料本体论”。

实际上,胡塞尔在《逻辑研究》和《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中,主要探讨的是“形式本体论”,它以“纯粹逻辑学”、“形式—语意的意识活动学(Noetik)”、“普遍意识活动学”、“意识功能学”等等标题下出现;“质料本体论”或“区域本体论”则是《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二卷的首要课题,它由“物

质自然的构造”(关于物质自然的区域本体论)、“动物自然的构造”(关于动物自然的区域本体论)和“精神世界的构造”(关于精神世界的区域本体论)所组成,尽管胡塞尔生前并没有认为,这些研究已经成熟到可以发表的程度。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Ms. A IV 10, 1. - [2] 参阅: *Phän. Psych. Hua IX* (Den Haag 1962) 296. - [3] *LU I, A234f./B234*. - [4]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10. - [5] 同上书, §§16, 59. - [6] 同上书, §135. - [7] 参阅: 同上书, §75; 也可以参阅“绝对者”与“存在”条目。 - [8] 同上书, §135. - [9] 同上书, §153. - [10] *Phän. Psych. . .* 同上书, 296, *CM Hua I* (Den Haag²1963) 181. - [11] 参阅“第一哲学与第二哲学”条目。

【文献】S. Passweg: *Phänomenologie und Ontologie* E. Husserl, Scheler, Heidegger (Zürich 1939).

【相关词】Onta 本体, ontisch 本体的, ontologisch 本体论的。

- formale und materiale Ontologie** 形式本体论与质料本体论:

〔(日)形式的存在论、质料的存在论〕

“形式本体论”在胡塞尔那里是与形式命题学相并列的另一门形式逻辑基础学科。它在形式的普遍性中研究最高的“形式本体论”范畴“某物一般”的特殊化[1]。“某物一般”这个范畴以及它的特殊化是以双重方式产生的:首先是对命题学的本体论转向[2],其次是通过形式化[3]。“形式本体论”的范畴系统构成了所有含有实事的、“质料的”本体论的必然范围。“形式本体论”因而同时也具有一门普遍科学论的功能[4]。

任何一门本质科学,只要它所研究的是一个对象领域的先天,并且遵循着形式本体论的规律,它就叫做“质料本体论”。“质料本体论”或者是区域本体论本身,或者是处在区域本体论范围之中的特殊本体论[5]。

【注释】[1] E. Husserl: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 1950) 27; 参阅: *F. u. tr. Logik*

Hua XVII (1974) 91, 119. - [2] *F. u. tr. Logik...* 同上书, 110, 119. - [3] *EU* (Hamburg ⁴1972) 435. - [4] *Ideen I...* 同上书, 27; 参阅: *F. u. tr. Logik...* 同上书, 125. - [5] *Ideen I...* 同上书, 364; *Ideen III*, Hua V (Den Haag 1952) 36.

(U. Claesges)

补充: 胡塞尔本人认为,也可以从莱布尼茨关于“普全数理模式”(mathesis universalis)的构想出发来理解他本人的“形式本体论”观念[1]。正是在这个“普全数理模式”的意义上,胡塞尔才将“形式本体论”称之为广义上的“形式逻辑”、“形式数学”以及“形式科学论”[2]。

【注释】 [1] E. Husserl: *Aufs. u. Vort.* I, Hua XXV (Dordrecht u. a. 1987) 130f. - [2] 同上。

original/originär 原本的/本原的:** [(英) original/originari, originally/originarily (法) originaire (日) 原的、本原的]

“原本的”与“本原的”这两个概念都被胡塞尔用来标识事物的被给予方式。它们常常被看作是胡塞尔术语中的同义词[1]。但在这两个术语之间实际上存在着相当大的、至少是本质性的差异。

直至约1920年,胡塞尔在术语上基本只使用“本原的”概念。他主要用它标识感知中的意向的特征。与此相反,回忆、想象等等当下化行为中的意向则是“非本原的”[2]。同样,在“本原”概念出现较多的《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中,它首先意味着“切身的被给予性”或“印象”[3]。“因此,相对于回忆、想象当下化等等,事物感知是本原的体验”[4]。在这个意义上,“本原性”是感知的被给予方式的特征并且与作为当下化被给予方式的“再造性”(Reproduktivität)处于对立之中。

但在《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中,胡塞尔也在更为宽泛的意义上使用“本原”概念:一个本原给予的行为在他那里尽管是一种“看”,但这种“看”不仅被理解为“感性的、经验的

看”，而且也被理解为“看之一般”，它构成“所有理性论断的最终合法源泉”[5]。在这个意义上，本原给予的行为自身不仅包含感性感知，而且也包含“纯粹的直观……作为本质在其中本原地被给予的方式，就像个体实在在经验直观中被给予一样”[6]。换言之，本原给予的行为并不仅仅是指自然意义上的“看”，亦即对一个个体之物的断然的(assertorisch)看，而且它还可以意味着哲学意义上的“明察”，即对一个本质或本质事态的**绝然的**(apodiktisch)看[7]。“本原”的意义在这里已经得到了双重的扩展：它一方面从个体感知被扩展到个体直观，另一方面则从个体直观被扩展到一般直观。因此胡塞尔可以明确地说，“**本质观视是一个本原给予的行为**”[8]。只是在扩展后的“本原”意义上，现象学才能将它的明见性原则，即一切原则之原则定义为：“**每一个本原给予的行为都是认识的合法源泉**”[9]。这个广义上的、突出现象学之本质特征的“本原”含义也就是胡塞尔所说的“本质上自身在此的”，更明确地说，“在其‘切身的’自身性中把握着本质的”[10]。胡塞尔此后基本上是在这个意义上运用“本原”概念[11]。

但胡塞尔对“本原”的这个规定并不对交互主体性领域有效。一旦涉及到他人，涉及到陌生经验的领域，“本原”概念便有别于“自身在此”。还在《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中胡塞尔便指出，对他人的感知“虽然是直观的、给予的行为，但已不再是本原给予的行为。他人及其心灵生活虽然‘自身在此’并且是与其身体同一地在此，但却并不像他身体那样本原地被给予”[12]。“本原”在这里有别于“自身在此”。胡塞尔甚至强调，对他人的同感“本原证实”“原则上是不可能的”[13]。在后期的《笛卡尔的沉思》中，这个原则再次得到强调：“他人的意义”可以在陌生经验中被证实为“自身在此的”[14]，但这种“自身在此”不是“体现”(präsent)。更确切地说，他人的心灵生活原则上只能被“共现”出来(被当下化)，而“永远不能真实地被体现”[15]。

由这种多义性而产生的在“本原”术语上的混乱可能是胡塞尔

在1920年以后引入“原本”概念的原因。在此之后,无论是在其生前未发表的《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二卷以及《被动综合判断》等等中,还是在生前发表的《形式的与先验的逻辑学》、《笛卡尔的沉思》等等中,胡塞尔都只使用“原本的”概念。唯一的例外是《欧洲科学的危机与先验现象学》,在这里虽然同时出现“原本的”和“本原的”概念,但却是分开的:在第一、第二部分中胡塞尔只使用“本原的”,在第三部分中则只使用“原本的”。

“原本”概念基本上只继承了“本原”概念的狭义含义。胡塞尔在《被动综合判断》的讲座中将“感知”定义为“原本意识”[16]。因而“原本的”也可以简略地被称之为“合乎感知的”。“本原”概念所具有的宽泛意义“合乎本质的”在新概念“原本”这里已经不存在。这就是说,“本原的”在胡塞尔那里不一定就是“原本的”。

“原本的”概念常常在与交互主体性的联系中出现[17]。一般地说,胡塞尔认为,他人的躯体身体(Leibkörper)是“原本被给予的”(原本被经验的),但他人的心灵(他的体验)却不是“原本被给予的”。“原本被给予的”仅仅是我本己的体验。陌生体验只能在“当下化”(再造)中、在类比的联想中被给予;当然,胡塞尔时而又将“同感”(Einfühlung)的意向内容(即包括躯体身体和心灵的整个他人)称之为“原本被给予的”[18],但这通常是因为胡塞尔要强调,他人是“原本的”人,而将对自身作为人的立义却不是“原本的”,他只是一种借助于陌生立义而成立的(间接的)立义。胡塞尔本人也意识到,他是在多重的意义上使用“原本性”概念,因而他曾在研究手稿中区分几种“原本性”:1. 本己的生活当下,即原-原本性(Uroriginalität),2. 回忆的本己生活过去,即第二性的原本性,3. 被同感的他人,即第三性的原本性[19]。但胡塞尔在总体上还是将本己的生活、直接意识到的生活和被回忆的生活称之为“原真的原本性”,或“原真性”、“本己性领域”(Primordialität, Eigenheitssphäre)[20]。在这个意义上,胡塞尔在《形式的与先验的逻辑学》中写道:“关于我自己,我具有原真的原本性;关于他人、

关于他的心灵生活,我只具有第二性的原本性,因为这个陌生之物原则上无法在直接的感知中为有所及”[21]。据此可以说,在胡塞尔的“原本性”概念上具有决定性的东西,或者说,这个概念的本质规定性在于“可及性”(zugänglich),并且是直接的可及性。

根据以上的说明可以得出一个大致的结论:撇开这两个概念在胡塞尔那里的主要等义使用状况不论,“本原的”概念在某些方面要比“原本的”概念更为宽泛,这主要是就一般意义上的感知而言:“原本性”是感知行为的首要特征,它相当于“感知性的”(perzeptiv),而“本原性”已经超出这个范围,它基本上可以被等同于“直观性的”(intuitiv)概念。这个含义上的差异也延伸到其他领域,例如延伸到特殊意义上的感知,即陌生感知的联系中:“原本的”在这里意味着具体地直接可及的。他人的躯体在陌生感知中是直接、原本被给予的;他的心灵生活(他的体验)则不是直接可及的,而只能通过联想再造的方式,通过与我的心灵生活的类比转渡而被经验到,因而不是“原本地”被给予的。但是,他人的心灵生活可以“本原地”被给予,即以绝然的、本质直观的方式被给予。

【注释】[1] 在许多现象学翻译中,包括日语翻译,“原本的”与“本原的”概念也被作为同义词翻译。- [2] 参阅: E. Husserl: *Ph. B. Er.* Hua XXIII (Den Haag 1980) 298. - [3]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 ³1976) 142, 167. - [4] 同上书, 167. - [5] 同上书, 43. - [6] 同上书, 46. - [7] 同上书, 285. - [8] 同上书, 50. - [9] 同上. - [10] 同上书, 14f. - [11] 参阅: *Krisis* Hua VI (Den Haag ²1962) 24, 44. - [12] 同上书, 11. - [13] 同上书, 325. - [14] *CM* Hua I (Den Haag ²1963) 122. - [15] 同上书, 142. - [16] *Analysen* Hua XI (Den Haag 1966) 62. - [17] 参阅: *Inters.* II, Hua XIV (Den Haag 1973) 7. - [18] 参阅: *Inters.* II... 同上书, 478. - [19] *Inters.* III, Hua XV (Den Haag 1973) 641. - [20] 对此还可以参阅“原真性”和“本己性领域”条目。- [21] *F. u. tr. Logik* Hua XVII (Den Haag 1974) 206.

【相关词】Originalbewußtsein 原本意识, Originalität 原本性, primordiale Originalität 原真的原本性, Originalsphäre 原本领域, originär gebend 本原给予的, originär gegeben 本原被给予的, originäre Gegenwart 本原的当下, Originarität 本原性, Originaritätshorizont 本原视域.

P

Paarung/Paarungsassoziation ** 结对/结对联想：〔(英) pairing
(日)对化〕

在胡塞尔现象学的意向分析中，“结对”是“结对联想”的简称。所谓“结对联想”，是相似性联想的一种形式。胡塞尔认为，“结对……是先验的(并且与此平行地是意向心理学的)领域的一个普全现象”[1]；它的特征在于：“在最原始的情况中，两个材料在一个意识的统一性中以突出的方式直观地被给予，据此，它们本质上已经在纯被动性中，即无论它们是否被注意到，作为不同的显现者而在现象学上论证着一个相似性的统一，也就是说，它们始终是作为对子而被构造起来的”[2]。

“结对联想”是被动综合的一个原形式，与它相对应的一方面是对一个事物的认同或确认(Identifikation)[3]，后者是被动综合的另一个原形式；另一方面，与“结对联想”相对应的是由两个以上的多个事物所组成的统一群组的构造(Pluralisierung)[4]，后者是另一种形式的相似性联想。

陌生经验，即对他人的经验在胡塞尔看来是“结对联想”的最佳范例[5]。他认为，“本我与自我始终地并且必然地是在原初结对中被给予的”[6]，因而“结对”被看作是“陌生经验的联想构造成分”[7]。结对联想原则上是指发生在感知领域中相似性联想，至少在陌生经验中进行的“结对联想”情况是如此，因为只有当他人进入到我的感知领域中时，也就是说，本己的身体和陌生的身体作为对子出现在感知领域中时，通过自我而对他我的结对联想才能成立，意义的转渡才能在这种“结对联想”中进行[8]。

当然，并非所有“结对联想”都与陌生经验有关，它们也可以是在两个物理事物之间的相似性联想[9]。

【注释】[1] E. Husserl; *CM Hua I* (Den Haag²1963) 142. - [2] 同上书, 142f. - [3] 同上书, 142. - [4] 同上. - [5] 参阅: E. Holoenstein; *Phäno. der Assoziation. Zur Struktur und Funktion eines Grundprinzips der passiven Genesis bei E. Husserl* (Den Haag 1972)162. - [6] *CM...* 同上书, 142. - [7] 同上书, 141. - [8] 同上书, 143. - [9] 关于“结对联想”的概念以及与此有关的文献还可以参阅“联想”、“同感”和“交互主体性”等条目。

【文献】E. Holoenstein; 参见: 注释[5]. - R. Bernet/I. Kern/E. Marbach: *Edmund Husserl: Darstellung seines Denkens* (Hamburg 1989).

Parallelismus (Parallelität) 平行/平行性:

胡塞尔在其意识分析中涉及到各种类型的“平行”关系:例如在静态现象学中“赋义的意指与充实的直观”[1]或“含义的意指与奠基基于感知之中的行为”的平行[2],在向先验现象学突破过程中“显现与显现者”平行[3],在发生现象学“先验本我的对象构造与自身构造”[4]的平行。这些“平行”意味着“相互关系的先天”并且最终是“意向活动与意向相关项”[5]之平行的反映。

“平行性”问题还出现在胡塞尔现象学的核心问题中。这主要是指在先验现象学与现象学的心理学之间以及先验自我与经验自我之间的平行性。胡塞尔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阿姆斯特丹讲座中对此有专门论述:“这种平行意味着:一种在个别性和联结上就所有的和任一-的方面都平行的相应状态(Entsprechen)、一种在完全特别的方式中的差异状态、但却不是在某种自然意义上的分离状态、分开状态。必须正确地理解这一点。我的先验自我作为先验的自身经验的自我明见地‘有别于’我的自然人的自我,但却不是一个在通常意义上的第二者、与此分离者、一个在自然的相互分离中的双重性。”[6]

【注释】[1] E. Husserl; *LU II/2, A601/B₂129*. - [2] 同上. - [3] *Idee d. Phän.* *Hua II* (Den Haag²1958) 11. - [4] 参阅: *CM Hua I* (Den Haag²1963) 89, 109.

- [5] 参阅: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3. Abschn. 3. Kapitel. - [6] *Phän. Psych.* Hua IX (Den Haag 1962) 342. 对这个意义上的“平行性”问题,德里达以后在《声音与现象》中提出质疑。他把“平行性”解释为对原本是单一的心理领域的人为双重化,并且认为“如若没有这样一种双重化(它的严格性不会容忍任何模棱两可)的可能性和对这种可能性的认可,如若没有在这两种悬搁行为之间延伸的不可见间距,那么先验现象学就会从根源处被摧毁。”(J. Derrida, *La Voix et le phénomène: Introduction au problème du signe dans la phénoménologie de Husserl*, Paris 1967, p. 10)

Passivität ** 被动性: [(日) 受动性]

“被动性”在胡塞尔现象学中是对意识活动之被动性的泛指。它也被胡塞尔称作“被动构造”、“被动综合”或“被动发生”。

在胡塞尔的“被动性”概念中至少包含“原初被动性”(“原被动性”)与“第二性被动性”这样两层含义[1]。由于意识活动本身就意味着“主动的”(Akt, aktiv),因此,真正意义上的“被动性”,亦即“原被动性”,意味着在“自我不做”(ohne Tun des Ich)、或“我思之前”(vor dem Cogito),甚至在“无自我”(Ichlos)的情况下仍然发生的意识流动,它意味着主体性所天生具有的时间化(Zeitigung)的构造能力,借助于这种能力,主体性通过内时间意识而构造出它的体验的原初统一[2]。这个意义上的“被动性”被胡塞尔定义为“纯触发性的在先被给予性,被动的存在信仰,在这里尚不含有任何认识成就,它只是‘刺激’而已”[3]。而“第二性的被动性”是指:所有那些被主动构造出来的东西,都会成为自我的“习得”,而自我可以一再地回溯到这个“习得”之上[4]。这个意义上的“被动性”因而是一种后于“主动性”、后于“我做”(Ich-tue)的意识活动能力。相反,“原被动性”(Urpassivität)(也是真正意义上的“被动性”)则先于自我的所有“主动性”并且构成所有“主动构造”和“主动综合”的前提[5]。

但从总体上看,胡塞尔并不始终严格区分这两种“被动性”;甚至在“被动性”与“主动性”之间的界限在他的分析描述中也表现为流动的、相对的。胡塞尔所做的诸多发生分析表明,广义上的“被

动性”之结构在理论上大致包含以下几个基本因素或层次[6],这些因素彼此间并无严格界限,它们毋宁说是相互包容的:

1)天生的本欲意向性(Triebintentionalität):这是意识所能进行的最原初的被动综合,这种尚无确定对象的、甚至“无自我的”(Ichlose 或 ohne Ich)本欲或本能是否可以被称作意向性,这应当是一门“本能现象学”的探讨课题[7]。

2)感知领域的原联想(Urassoziation):它意味着自我在被触发之前对感性领域的统一整理,首先是时间意识的综合整理。因而在对象形成之前,感性领域并不是一个“材料的混乱和杂拌”,它们已经是“被动的在先被给予性”[8]。

3)凸现(Abgehobenheit):在这个层次上,某物开始在感性领域中以某种方式突出于它所处的内容背景,从而有可能导致对自我目光的吸引[9]。

4)触发(Affektion)、刺激(Reiz)和逼迫(Aufdrängen):凸现出来的东西对自我产生“触发性的力量”,它对自我发出或大或小的“刺激”。在这个意义上,自我受到某种“逼迫”[10]。

5)朝向(Zuwendung):自我朝向“逼迫者”,将它作为对象来拥有[11],或者也可以说,将“逼迫者”客体化。这是最狭窄意义上的意向性之形成。

6)接受性(Rezeptivität):从“凸现”到“朝向”的发生过程都可以看作是“接受性”的普遍结构,它已经构成“主动性”的最低阶段[12]。

7)注意力(Aufmerksamkeit)与兴趣(Interesse):自我对对象的朝向带有不同的注意力和兴趣,它们决定着整个对象被把握的程度[13]。

8)素朴的把握:素朴的把握和观察是最低阶段上的客体化主动性,它意味着客体已经被构造出来,但尚未受到深入的加工[14]。

9)展显:展显是对客体或对象的深入加工,因而它构成主动性的较高阶段。这个阶段的加工主要在于对客体“内规定性”的确

定,或者说,对客体“内视域”的拓展[15]。

10)相关性:相关性是指对客体的相关把握(Beziehungserfassung),亦即对客体的“外视域”的拓展:在这个阶段上被把握的不仅是客体本身,而且还有与此客体相关的东西[16]。

这整个发生的过程在胡塞尔那里也被称作自我的持续的“趋向”(Tendenz)[17]。最宽泛意义上的“被动性”也就是指,自我被动地受到这个“趋向”的驱使,从而有一系列的“我做”(Ich-tue)得以主动地发生。在这个意义上,“被动性”与“主动性”是同一个事实的两个不同考察角度[18]。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EU* (Hamburg ⁴1972) 73ff. 以及 *Ideen* II, *Hua* IV (Den Haag 1952) 12. - [2] 参阅: Ms. C 17 IV, 1f.: “被动在这里是指不带有自我的做,即使自我是清醒的,也就是说,即使它是在做着的自我。流动并不是从自我的做中发出的流动,自我并没有意向要实现这个做,自我并没有从这个做中实现自身。”——对此还可以进一步参阅: *Zeitb.* *Hua* X (Den Haag 1966) Teil I, Ms. E III 9, 4a, *EU*... 同上书, 81f. - [3] *EU*... 同上书, 61. - [4] 参阅: L. Landgrebe: “Das Problem der passiven Konstitution”, 载于: *Faktizität und Individuation. Studien zu den Grundfragen der Phänomenologie* (Hamburg 1982) 72. - [5] 参阅: 同上以及: Husserl: *EU*... 同上书, 74f., 尤其是 *CM* *Hua* I (Den Haag ²1963) 112. - [6] 关于胡塞尔对被动性的分析主要可以参阅: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 ³1976), *Ideen* II, *Hua* IV (Den Haag 1952), *Analysen* *Hua* XI (Den Haag 1966), *EU*... 同上书, 等等。这里的归纳以 I. Yamaguchi 研究为基础: 他将被动性归纳为七个层次, 参阅: I. Yamaguchi: *Passive Synthesis und Intersubjektivität bei Husserl* (Dordrecht u. a. 1982) 37f.; 然而胡塞尔本人对“被动性”的分析时常变化, 因而这里试图将胡塞尔各种分析结果都尽可能完整地补充纳入进来。 - [7] 对此可以参阅: N. Lee: *Edmund Husserls Phänomenologie der Instinkte* (Dordrecht u. a. 1993), 以及“本能”、“本欲”条目。关于“无自我的被动性”的分析可以参阅: Husserl: Ms. E III 9, 4a, *EU*... 同上书, 81f. - [8] 参阅: *EU*... 同上书, 74ff.; 对此还可以参阅: K. Held: *Lebendige Gegenwart. Die Frage nach der Seinsweise des transzendentalen Ich bei E. Husserl, entwickelt am Leitfaden der Zeitproblematik* (Den Haag 1966) 以及“活的当下”条目。 - [9] 参阅: Husserl: *Analysen* *Hua* XI (Den Haag 1966) 149 以及 *EU*... 同上书, 76; 也可以参阅“凸现”条目。 - [10] 参阅: *EU*... 同上书, 79ff.; 也可以参阅“触

发”、“刺激”、“逼迫”条目。- [11] 参阅: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28; 也可以参阅“朝向”条目。- [12] 参阅: *EU...* 同上书, §17; 也可以参阅“接受性”条目。- [13] 参阅: *EU...* 同上书, 84—92。- [14] 参阅: *EU...* 同上书, 112ff.; 也可以参阅“把握”条目。- [15] 同上; 也可以参阅“展显”条目。- [16] 同上书, 171ff.; 也可以参阅“相关性”条目。- [17] 参阅“趋向”条目。- [18] 对此可以参阅“主动性”条目。——胡塞尔本人曾对“主动性”和“被动性”的划分做如下说明: “对主动性和被动性的区分不是僵硬的, 这里所关涉的不可能是某些可以从定义上一劳永逸地确定下来的术语, 而只是一些用来进行描述和对比的手段, 它们的意义必须根据具体的分析状况而从每一个个别情况中得到原初的、新的吸取”(*EU...* 同上书, 119)。

【文献】L. Landgrebe: “Das Problem der passiven Konstitution”, 载于: *Faktizität und Individuation. Studien zu den Grundfragen der Phänomenologie* (Hamburg 1982) 71—87。- I. Yamaguchi: 参见: 注释[5]。

【相关词】passiv 被动的 (passive Genesis 被动发生, passive Konstitution 被动构造, passive Leistung 被动成就, passive Synthesis 被动综合), Urpassivität 原被动性。

patent 彰显的:

“彰显的”是与“潜隐的”(latent)相对立的概念。胡塞尔用这两个概念来区分意识或存在领域的“彰显性”和“潜隐性”[1]。“彰显的”意识或存在领域无非是指通常意义上的、作为现象学研究对象意识。胡塞尔认为, 可以从“彰显的意识”出发, 将“潜隐的存在领域”通过类比而再构出来[2], 后者也被胡塞尔称作“无意识”, 它们是指“无梦的睡眠、主体性的出生形态、出生前的、死亡的和死亡之后的存在”以及其他等等[3]。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Ms. A VII 5, 1, A V 22, 24b*。- [2] 参阅: *Ms. A V 22, 24b*。以及 I. Kern; *Husserl und Kant. Eine Untersuchung über Husserls Verhältnis zu Kant und zum Neukantianismus* (Den Haag 1964) 372, Anm. 2。- [3] *Ms. A V 22, 24b*。

Person * 人格: [(英) person (法) personne (日) 人格]

“人格”问题作为世间(mundane)的精神科学的对象在胡塞尔的先

验现象学中属于被排斥的对象。人格心理学作为“关于心理的事实的科学”也以同样的方式受到现象学还原的悬搁。但胡塞尔仍然在《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二卷中谈及一门关于“人以及他的人格性的现象学、他的人格特性和他的(人的)意识过程的现象学”[1],这当然是在“第二哲学”的意义上。在对“人格”现象所做的分析研究中,尽管胡塞尔拒绝将那种与客观事物有关的实体性运用在“人格”之上,但他承认,“人格”所表明的是统一性的原则,是各种不同心理物理特性的基质,就像实体是质性的基质一样。胡塞尔区分人格统一与自然事物统一的差异,也就是说,人格的构造不同于事物的构造。前者是在与体验流的联系形成的:“虽然人格是统一的同一极,是各种特征以及诸如此类的基质,但所有这些都回指到体验流上”[2]。由于“人格”处在不断的发展之中,所以它原则上不同于物理事物。“人格”的基质与事物的基质之间的关系类似于自我极与对象极的关系。“人格”因而也被胡塞尔标识为“作为恒久的自我特性之统一基质的自我”,即“带有贯穿始终的同一性统一的恒久风格”[3]。而人格性学说则被等同于自我论(Ichlehre)或本我论(Egologie)[4]。在这个基础上,并且与狄尔泰(W. Dilthey)相衔接,胡塞尔对自然与精神以及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作出根本性的划分。精神科学作为人格科学产生于人格对其本身生活的理论兴趣。

【注释】[1] E. Husserl: *Ideen II*, Hua IV (Den Haag 1952) 142. - [2] Ms. A VI 15. - [3] *CM Hua I* (Den Haag²1963) 101. - [4] *Phän. Psych.* Hua IX (Den Haag 1962) 420ff.

【文献】D. Sinha: “Der Begriff der Person in der Phänomenologie Husserls”, 载于: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sche Forschung* 18 (1964) 597—613. - G. J. Stack: “Husserls concept of persons”, 载于: *Idealistic studies* 4 (1974) 267—275.

【相关词】Personalismus 人格主义, Personalität 人格性。

Perzeption 知觉: [(英) perception]

“知觉”与“感知”(Wahrnehmung)在胡塞尔现象学中实际上是同义

语。胡塞尔在理论上偏向于使用“知觉”概念,这是因为,源于德文本身的“感知”一词中习惯性地带有“真-”(wahr)的词根,“Wahrnehmung”在德文中的基本含义因而是“认之为真”,也就是说,它带有质性特征或存在设定的特征,而“知觉”这个源于拉丁文的术语则摆脱了这个习惯[1]。但胡塞尔在现象学分析的实际操作中仍然以对“感知”概念的使用为主[2]。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LU II/2*, A555/B₂82. - [2] “知觉”概念的其他含义还可以进一步参阅“感知”条目。

Phänomen *** 现象: [(英) phenomen (法) phénomène (日) 现象] 源自希腊文的“现象”概念与德文中的“显现”(Erscheinung)概念都具有动名词的双重含义。在胡塞尔的术语中,它们和在日常用语中一样是同义词[1]。但与“显现”不同,胡塞尔在其表述中只是将“现象”作为名词使用。在胡塞尔向先验现象学突破的初期,“现象”概念便已成为他的哲学的中心概念,他所面对的课题是双重意义上的现象:1)在这种现象中显现出客观性;2)客观性意义上的现象,“现象”在这里所指的是“纯粹现象”,即作为意识的意识、纯粹意识本身[2]。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1. - [2] 参阅: *Aufs. u. Vort.* 1, Hua XXV (Dordrecht u. a. 1987) 70f.

【文献】E. Fink: *Sein, Wahrheit, Welt. Vor-Fragen zum Problem des Phänomen-Begriffs* (Den Haag 1958). - K. Held: “Husserls Rückgang auf das phainómenon und die geschichtliche Stellung der Phänomenologie”, 载于: *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en* 10 (1980) 89—145. - H. Rombach: “Das Phänomen Phänomen”, 载于: *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en* 9 (1980) 7—32.

- **psychisches und physisches Phänomen** * 心理现象与物理现象:
“心理现象”与“物理现象”的概念源于布伦塔诺对所有类型的现象

的划分,而这种划分又可以上溯到笛卡尔的心、物二元论。布伦塔诺本人认为,这两种现象的区别在于:物理现象只是“现象地和意向地”存在,但不具有任何的类型的实存,而心理现象则除了意向存在之外还有现实的存在,具有“内实存”(Inexistenz)[1]。

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讨论了这对概念,但并未从根本上接受这对概念。他在传统的意义上将“心理现象”理解为“内感知的现象”,将“物理现象”理解为“外感知的现象”[2]。但他认为,布伦塔诺对这对概念的定义在认识论上会造成混乱,因为被理解为物理事物的物理现象(如艺术、绘画等等作品中的客体)并不具有现实的实存,而一些而被理解为感觉内容的物理现象(如颜色感觉、声音感觉等等)却具有现实的实存[3]。

胡塞尔本人在《逻辑研究》之后便很少使用这对概念。但是,他从心理现象的特征中提取出的意向性概念及其内存在的确定性则成为他所建构的现象学的基本要素[4]。

【注释】 [1] 参阅: F. Brentano: *Psychologie vom empirischen Standpunkt I* (Hamburg³ 1955) Zweites Buch, 1. Kapitel: “Von dem Unterschiede der psychischen und physischen Phänomene”, 109—140. - [2] E. Husserl: *LU II/2*, A699/ B₂227. - [3] 同上书, *LU II/2*, A715/B₂224. - [4] 对此尤其可以参见《逻辑研究》第二卷、第五研究、第10节“作为‘意向体验’的行为所具有的描述性特征”。

Phänomenologie * 现象学:** [(英) phenomenology (法) phénoménologie (日) 现象学]

在1901年发表《逻辑研究》之前,胡塞尔始终是用“描述心理学”来形容他此前的研究。在《逻辑研究》中,他首次引入“现象学”这个称号,用它来取代“描述心理学”[1]。胡塞尔之所以熟悉这个称号,是因为当时的科学用语是普遍地用它来标识一种描述-剖析的存在方式,也许还因为他的老师布伦塔诺也使用它[2]。对于胡塞尔来说,现象学是对笛卡尔的企图的纯化性完善,这个企图是指将所有认识都建基于我思及其诸思维的反思确定性之上。现象学

的概念便产生于这样一种对现象学历史位置的解释之中。现象学的反思以每一个我思与它的被思者的相互关系为出发点,但这个被思者永远不会是一个孤立个别的客体,而是从一开始就被理解为一个处在其世界之中的对象:“所有世界性的东西、所有时空的存在对我来说是存在的,因为我经验着它们,感知着它们,回忆着它们,以某种方式思考着它们,判断着它们,评价着它们,欲求着它们。众所周知,笛卡尔将这一切都称作我思。世界对我来说完完全全就是那个在这些诸思维中被意识到的存在着的、对我有效的世界。它的全部意义和存在有效性都唯独产生于这些诸思维之中。我的全部世界生活都在这些诸思维中进行。我不可能生活到、进入到、思维到、评价到、行为到另一个不是在我之中和不是从我本身之中获得其意义与有效性的世界之中去”[3]。意识之所以能够进行这种“意义创造”——它是一种对某物是何物(存在意义)的理解,以及一种对在此或不在此的有效性设定(存在有效性)——,乃是因为意识的基本特征是意向性,即一种意向的指向,它由空泛意向、空泛“意指”出发而指向充实,亦即指向“自身具有”=明见性。意识的意向性这个概念因此也就是意识的成就的概念,胡塞尔将这种成就称之为构造。在构造中,我思的被思者、意识的“对象”不是作为个别的对象,而是作为世界之中的对象构造起自身,世界在这里是指围绕在周围的整个视域。意向性的成就是综合,而且是作为主动的和被动的构造的综合。这些构造并不仅仅发生在行为进行中(“自我的执态”),而且也发生在被动的发生构造中,在这里,不仅世界连同其客体对意识构造起自身,而且意识本身也在其时间化中构造着自身,也就是说,意识在其统一性中自为地建造起自身。这个综合的概念因此有别于传统的综合概念;它不再局限于判断中的综合,这种综合只是主动综合的一种方式,它既区别于其他的主动执态,如评价、意愿执态,也区别于被动的综合。这些综合并不相互并列;它们之间的相互渗透是意向分析的最重要课题之一。

为了能够看到这个成就的完整范围,直至看到其“深层维度”,我们需要现象学还原的方法。它起始于对世界的“加括号”,换言之,起始于对“自然观点总命题”的排斥、对在世界之存在的确然性的排斥,“自然的”、前哲学的生活已经处在这个世界之中:“如果我将自己置身于这整个生活之上,并且中止进行任何一种直向地将世界认作是存在着的存在信仰,如果我将我的目光唯独朝向作为关于世界之意识的这个生活本身,那么我就获得了作为纯粹本我连同我的纯粹诸思维流的我本身”[4]。这样,对一个业已存在的主-客体对立之预设也就被扬弃,从而便开辟了一条对那些构造成就进行分析的道路,在这些构造成就中,对一个已经在我面前存在的世界连同其客体的存在信仰“自己制作出自身”。如果所有关于存在和存在有效性的意义创造都建基于意向的功能之上,那么随着这个还原,自我连同其作为对世界之拥有的可能性条件的成就便进入到视域之中。在这个意义上,还原所导向的是作为先验主体性的自我,它不同于“世间的”自我、“世界儿童”[5](但这并不是指两个自我,而是同一个自我),后者所持的是自然的观点,将自己理解为世界的成员;而前者则被理解为先验的,因为它通过现象学还原的进行而反思地把握到它在此之前“隐匿的”构造成就,并且因此而达到对自己本身的认识,即认识到自己是所有确然性和所有对世界的认识和拥有的原泉源。在这个意义上,所有哲学的、最终论证性的认识都是“普全的自身认识”[6]。因此,在胡塞尔意义上的现象学概念就在于,它作为自身规定和自身认识是对先验主体性构造成就的分析方法;在这个意义上胡塞尔将它称作先验的现象学。它以此来表明,它是先验哲学的纯粹形态,而康德还只是处在通向这个纯粹形态的“途中”,因为“康德所提出的理性批判问题还具有一个未经提问的前设基地,这些前设一同规定着他的问题的意义”[7],而且这些前设只有通过还原的彻底进行方能成为课题。因此,先验现象学在方法和系统建构方面都区别于康德的先验哲学。

为了达到它的目标,即对意识的构造成就的普全分析,先验现象学不能局限于探问在相互关系的意识成就(作为思维、判断-综合的所属形式)中的意识对象、对象一般的同一性以及对它们的剖析形式;它也必须将存在者在基本种属方面、在“区域”方面的质料区别当作对意识的意向成就之回问的主导线索,不同种属的存在者便是在这些意向成就中构造起自身的。这种最高的质料区域在胡塞尔看来是由物质的(空间事物的)自然、动物的、在最宽泛意义上“被激活的”自然和精神-人格的世界所构成的。每一个区域都具有其区域性的基本概念作为先行的视角,亦即先天,根据这些先天,存在者按照各自的种属而有别于其他的存在者。也就是说,它们是关于这些区域之本质的概念。论述这些本质概念是区域本体论的任务。它们成为对意向成就之构造性回问的主导线索,上述本质区别便产生于这种意向成就之中。因此,本质性并未被赋予柏拉图式的先存[8]。它们也可以被理解为意识构造成就的“产物”,它们同样合乎本质地被归入到意识的构造成就之中:只有当这种成就在发生着或已发生了,存在者才能以这种方式和在这种区别中被给予意识。这里的起点是对在意识中以及在它与有关对象之相关性中的事实性过程的当下化,由此出发再提升到本质普遍性中(本质还原)。心理学也可以发展成为关于心灵以及它与对象世界之关系的本质学(本质心理学)。先验现象学与本质心理学的区别在于先验还原的进行。心理学可以将世界预设为已被给予的,心灵在这个世界之内与存在者发生联系。相反,先验现象学则将这种预设排除出去。

由于反思的本质就在于,它只可能是自我对自身的反思,对它本己意识及其成就的反思——一个自我无法反思某个他人的意识——,因而这种现象学的构造分析首先只能作为本我论来进行。但这绝不意味着唯我论,因为,随着还原的进行,任何存在命题,包括唯我论的命题“我是唯一者”,都被排斥掉了。毋宁说,本我论标志着这样一种任务:同样也对他人的存在(自我早已知道它所处的

世界是一个与他人共有的世界)的确然性进行探问,亦即探问这种确然性是根据何种构造成就而得以成立的,或者说,这种确然性是根据何种隐蔽的、首先是“隐匿的”成就而早已被造就出来的。我们在进行现象学还原之前已经始终生活在一种确然性中,生活在世界存在的“总命题中”,这种确然性以一种特有的方式隐含着他人此在的确然性。因此,现象学对“他人”的构造分析以及由此而对作为一个共有世界的世界之构造分析任务就在于:指明这种隐含之可能性的构造条件。现象学对构造成就的反思表明,“他人”作为他人,即作为一个意识到它自己本身的自我-主体根本不可能以与世界中其他存在者同样的方式在其自身中体现出来。它只是作为在其身体中、在一种共现中“被共现的”而被给予,这种共现永远不可能在一个体现中找到充实。因此,他人是第一个“自我-陌生者”,他是在这样一种严格意义上的超越,即:随着这种超越,在反思中可及的本己意识成就之内在被突破了[9]。因此,已完成的还原导出本我论而导向先验的交互主体性、导向被理解为构造着的各个主体的共同体,胡塞尔也将它称之为“单子的宇宙”[10]。当然,胡塞尔是否用他的他人构造分析而成功地达到了这样一个维度,在这个维度上,他人的超越在本己意识的内在中“宣示”出来,这还是一个在解释中受到争论的问题。但是只有将他人的构造引入到现象学的构造分析之中,关于世界——这个世界是指那个共有的、“客观的”,即独立于各种主观的理解方式而“自在”存在的世界,自然意识便生活在这种存在的确然性中——的说法才能获得在现象学上得到澄清的准确意义:世界的客观性在根本上意味着交互主体性[11],即在现实的和可能的共体化了的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在每一个思考中,包括对最遥远的世界的思考,都始终已经有一个主体性被一同思考到,这些世界可以在这个主体性的构造成就中表明自身是可被这个主体性经验到的世界。所以,世界“就是绝对客体之杂多性的构造统一,在这些客体中,这个统一作为世界而构造出自身。与每一个经验自我相符的是一个先验

自我。世界是被构造的存在之宇宙,并且要求得到一种先验的释义,通过这种释义,它被认识为是被构造出的世界。并非所有存在都是自然,都是心灵存在、人格存在、精神存在。但所有这类客观存在都是它们自身所是,即自身发展的并自身先验构形的绝对主体性的产物:这种主体性不能再被理解为是人格的主体性”[12]。在这个意义上,现象学是“通向在最高意义上的得到最终论证之认识或一种哲学的……一种普全的自身认识的必由之路”[13]。它以对世界存在之总命题的加括号为开端,但并不是为了将这种存在置之不理,而是为了从其先验的起源出发来理解这个事实上已经在起作用的确然性:“人们必须通过悬搁而失去世界,然后再在普全的自身沉思中重新获得它”[14]。这就是彻底反思的目的、意向。由此——根据胡塞尔在后期著作中所做的对现象学意义的回顾性全面解释——可以得出,对现象学(它是对被理解为交互主体性的先验主体性之构造成就的分析)概念的进一步规定在于:这个概念是一个目的论的概念。这样也就表明,胡塞尔现象学的要求,即:它是对笛卡尔起点的纯化性完善,是如何以及在何种意义上得到论证的,以及由此而会对胡塞尔现象学在欧洲思维史上的地位和任务的规定产生出何种结果。这种规定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对那些从一开始就隐含在意识的意向性构成中的东西的澄清性剖析。现象学的课题是“自身发展的并自身先验构形的绝对主体性”,它也被胡塞尔称作“先验的生活”。它的发展原理可以在作为其基本规定的意向性中找到。对于所有意向追求来说,空泛意向与充实之间、模糊的预期与自身拥有=明见性,即对“实事本身”的达及之间的关系是决定性的。因此,意向性的这个概念本身从根本上说已经是一个目的论的概念,这不仅对“自我之执态”的主动意向性有效,而且也已经对它的“被动底基”有效,最后还对自我的时间性自身构造之综合有效,这种综合不仅是通过滞留性的保持,而且是通过与此一致的前摄性先握而得以发生:“联想的时间化成就之进程已经具有目的论的含义,它已经是‘朝向’(angelegt-auf)”[15]。

因此,主体性的存在从根本上说是目的论的[16]。“意向性”故而标志着先验生活的追求,这种追求朝向作为对被意指之物之达及的充实、朝向“自身拥有”[17]。作为明见性以及最高意义上作为**绝然明见性**的自身拥有意识就此而言是达到目的的意识,因为意向追求获得了对其自身、对其所追求之物的明察。只有在这种“**终极创造**”中,那些在作为“**原创造的**”、起初是模糊的意向中设定的目标才得以启示自身[18]。因而充实就是对意向追求的满足。这种满足的程度取决于被意指之物在何种程度上得到充实[19]。通过这种在意向与充实之间的测量比较,反思便以一种最普遍的意义得到了描述;在反思中所进行的是对这种追求的批判性的合理论证。作为普全反思的现象学反思以及整个现象学便由此而获得一个意义:它是对“**先验生活**”进行“**普全批判**”的道路,即对这种生活担负彻底的负责和进行彻底的论证的道路[20]。世间自我的生活始终是一种处在各种兴趣之中的生活,这种生活的实践始终在受这些行为的指引。从这种生活的本质来看,反思是一种保持间距,是一种对意向的检测,其目的在于论证这些意向的合理性,也就是说,检测这些意向在何种程度上给意向追求带来作为满足的充实。因此,普全的反思作为“**生活批判**”预设了一个“普全的兴趣转向”[21],也就是悬搁的兴趣转向,它是指一种对世界兴趣生活的中止,而后才能获得“一种超出普全意识生活(个别主体的和交互主体的意识生活)——在这种普全意识生活中,世界对于素朴生活着的人来说是‘**在此**’存在的——之上的观点”[22],一种“超出世界之上的立足点”。如果胡塞尔将这种现象学反思的态度描述为一个“**不参与的旁观者**”的态度或一个理论观察者的态度,那么这并不意味着回撤到一种不承担义务的观察之中;毋宁说,每一个反思都服务于对一种生活的负责和论证。它作为“**沉思**”是一种对“**自身认识**”的追求,并且作为这样一种追求而受主体性的“**意志**”的引导。在这个意义上,对认识的追求,尤其是对科学认识的追求,是一种生活实践,而先验主体性的自身认识就是最高的实

践：“人的人格生活是在各个阶段中进行的，从这种形式的个别化和偶然行为的自身沉思和自身负责，直到普全的自身沉思和自身负责的阶段”[23]。它作为反思性的自身沉思是在各个认识步骤中进行的。因此，意向性的目的论是理性的目的论：它想使潜能的理性成为显能的理性。

但胡塞尔以此并不只是对“作为意向生活的生活之普遍特征”、对它的“本质特征”[24]作出了陈述，而且还对反思的意义以及它在先验现象学反思中的完善作出了普遍陈述。对这种本质明察的获得本身需要在绝然确定性中得到合理的论证。这是胡塞尔后期著作所探讨的课题。由于自然生活是一种建基于世界存在之确实性基地上的生活，因此，“俯视我的生活”这也就意味着“与此一致地并且用相关的表述来说：俯视这个世界”[25]，即俯视这个在自然观点中对我来说始终已经存在着的世界，并且不仅将它作为当下，而且还将它连同它的过去和未来视域一起俯视[26]。但在过去视域中可以找到这样一种意向追求的“原创造”，这种意向追求在“终极创造”中的充实就是普全的现象学自身沉思和自身认识：原创造是“随着希腊哲学的诞生而遗传给欧洲人类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愿意成为并且只能成为一个源自哲学理性的人类”[27]。这个原创造在笛卡尔对近代哲学的论证中经历了“一个重复和一个普全的意义变化”[28]。但由于这种新论证“不明显地带有特别的素朴性”，因此，“它的宿命便在于，必须首先通过逐步的、在新的斗争中被引发的自身揭示来寻找哲学的最终观念，寻找它的真正课题、它的真正方法”[29]。由于笛卡尔并没有把对本我及其构造成就的反思进行到底，因而他对近代自然科学以及近代科学意识的哲学论证导致了主体性的“自身遗忘”。客观科学方法的“严格性”因此而被抬高为所有可能认识的标准（“客体主义”），并由此而导致了科学认识追求以及对在此基础上的世界征服、世界改造的“意义抽空”。这便是“欧洲科学危机”的根源，因而也是整个现代世界和现代人类危机的根源，

它们的命运是由实用科学来决定的。转变这种危机的前提在于看透近代科学论证的“素朴性”，而这也就意味着在现象学向先验主体性的彻底的、反思性的回溯中扬弃主体性的“自身遗忘”，在这种回溯中，哲学的“原创造”达到它自身的目的。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家是“人类的职能行使者”（行政官：Funktionär）[30]。因此，达到自身认识的“先验生活”目的论作为一门对其意向性来说内在的理性目的论是人类历史目的论的基础。这门目的论的方向并不从外部得到规定，并不从一个在先被给予的和在先可认识的“自在”而得到规定，相反，这门目的论是在先验主体性本身的意向性中获得其意义和标准。因此它的充实就是被理解为交互主体性的先验主体性之自主性的实现[31]。胡塞尔将现象学标识为“严格的科学”，这意味着它有别于“世界观哲学”和近代哲学的各种“主义”[32]。它的严格性并不以客观科学的操作过程，而是以现象学本真的课题，即意向性为标准，这种严格性是指与此课题相符的阐释方式。现象学是严格的，因为它以绝然的明见性和认识的普遍性为目标，这种明见性和普遍性唯有先天才可能具有。要想揭示构造的先验主体性所具有的这种先天，就需要迈出最终的一步。对构造成就之回问的主导线索不可能是这样一种世界，即在近代科学成果影响下如今始终已经从“自然”生活出发而得到理解的世界。就像对待所有存在命题一样，还原也必须将这个世界判为无效，这就是说，必须将近代科学本身理解为这个生活的某种实践，在这个生活实践中，近代科学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作为一个特别的、“理论-逻辑实践”的“主观构成物”[33]而产生出来的。由此，现代生活连同其科学意识和文化意识首先被相对化，成为其他诸文化中的一个文化，然后才有可能以正确的方式来探问在这种相对化中使所有人类文化的交往成为可能的共同之物，并且才有可能揭示它们在先验主体性成就中的构造条件。但欧洲文化恰恰在这种对其近代的世界理解的还原相对化中表现出它在人类历史上所具有的突出位置。在欧洲文化中进行着那种哲学的“原创造”，它在

其完善过程中获得这样的使命：通过向共同之物、向联结着人类的東西回溯而为现代危机的转折创造前提。胡塞尔将这种贯穿在所有历史相对性之中并使这些相对性被理解为相对性的共同之物、不变之物称作“生活世界”：“科学目的设定”也就是“一种在生活世界的稳定确然性基地上……生长起来的人的造物”[34]。生活世界的本质结构在于，我们作为精神 - 人格的主体——在身体 - 心灵的统一性中素朴地生活在世界中——将世界当作为我的世界来拥有。我们的身体连同其器官在这里是每一个可能经验的绝对定向中心[35]。所以，所有历史事实性都“在普遍人类之物的本质组成中有一个根……，在这个根中宣示出一个……目的论的理性”[36]。但这种向生活世界以及对其结构分析的回溯——许多解释者将它看作胡塞尔的遗言——对他来说具有双重的含义，一方面，他认为这种回溯会在方法上阻止人们将历史相对的文化形态连同其规范和价值设定假设为先天；另一方面，他认为这种回溯可以提供揭示先验主体性构造出生活世界之成就的主导线索。随着这一步的迈出，作为发生现象学的先验现象学便得到完善。它是对先验生活之本质结构的认识，先验生活是指“赫拉克利特的河流”，在这条河流中，在所有相对性中的恒久之物、“普全的历史性先天的基础”[37]就是这样一些结构，这种流动便是在这些结构中构造起来的。处在最底层的是时间性被动构造的结构、主体性的结构和感性领域的结构[38]。因此，现象学方法是一种“历史研究与由它引发的系统研究的相互渗透”[39]，认识论也必须将自己理解为“一项特殊的历史任务”[40]。

由于这种先天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目的论的历史展开过程中才能得以形成，所以胡塞尔可以谈论一门作为“源自先验经验”[41]之科学的现象学。它的目标是先验的经验，即作为“绝对直观”的“绝对经验”[42]。因此，胡塞尔虽然可以将现象学标识为对理性主义的完善——历史上的理性主义只是这种理性主义的一个“素朴”形式，但却是在这样一种意义上，即：在现象学中，经验主义的真理、对主体性

及其信念的直接生活世界状态的论证也具有其合理性。因而现象学试图回到这样一个维度之中,在这里可以把握到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之对立以及“先天”与“经验”之区分的根。先验主体性作为绝对直观的基本状态是绝对的主体性。它本身连同其本质结构在历史的目的论进程中揭示出自身,这是一个事实。这个事实的事实性以及历史的意义问题是形而上学的课题[43]。胡塞尔没有完成对这门被现象学所要求的并且产生于现象学之中的形而上学的构想。因此,对主体性的绝对性的释义在解释者那里始终受到争议。

【注释】[1] E. Husserl; *LU II/1* (1901) 5. 18f. - [2] 参阅: H. Spiegelberg; *The phenomenol. Movement* 1.2 (Den Haag 1969,³1982) 27f. - [3] *CM Hua I* (Den Haag ²1963) 8. - [4] 同上。 - [5] *Erste Philos.* II, Hua VIII (Den Haag 1959) 123. - [6] 同上。 - [7] *Krisis Hua VI* (Den Haag ²1962) 106. - [8] 同上书, 363, 383; *Erste Philos.* II... 同上书, 482. - [9] *CM ...* 同上书, §49, 123ff. - [10] *Phän. Psych.* Hua IX (Den Haag 1962) §43, 216 f.; 参阅: *CM ...* 同上书, 39, 182. - [11] *CM...* 同上书, §43f., 216f. - [12] *Erste Philos.* II... 同上书, 496. - [13] *CM...* 同上书, 39. - [14] 同上。 - [15] Ms. E III 9 (1933) Bl. 7, 引自: K. Held; *Lebendige Gegenwart. Die Frage nach der Seinsweise des transzendentalen Ich bei E. Husserl, entwickelt am Leitfaden der Zeitproblematik* (Den Haag 1966) 43. - [16] *F. u. tr. Logik Hua XVII* (1974) §60, 143. - [17] *CM...* 同上书, §24, 93. - [18] *Krisis...* 同上书, §15, 71ff. - [19] *Erste Philos.* II... 同上书, 8. - [20] 同上书, 154. - [21] *Krisis...* 同上书, §6, 13. - [22] 同上书, §40, 153. - [23] 同上书, §73, 272. - [24] *Erste Philos.* II... 同上书, 156. - [25] 同上书, 157. - [26] 同上书, 159. - [27] *Krisis...* 同上书, §6, 13. - [28] 同上书, §5, 12. - [29] 同上。 - [30] 同上书, §7, 15. - [31] 同上书, §3, 6. - [32] “Philosophie als strenge Wissenschaft.”, 载于: *Logos* 1 (1911) 289ff. - [33] *Krisis...* 同上书, §34, 132. - [34] 同上书, 398. - [35] *Ideen* II, Hua IV (Den Haag 1952) §52, 203; *Krisis...* 同上书, §28, 109. - [36] *Krisis...* 同上书, 386. - [37] 同上。 - [38] *Analysen* Hua XI (Den Haag 1966) §26, 117ff. - [39] *Krisis...* 同上书, 364. - [40] 同上。 - [41] *CM...* 同上书, 11. - [42] *Erste Philos.* II... 同上书, 368. - [43] *CM...* 同上书, 38f.

【文献】A. Diemer: *E. Husserl. Versuch einer systematischen Darstellung seiner Phänomenologie*

(Meisenheim a. G. ²1965) . - E. Fink; *Studien zur Phänomenologie. 1930 — 1939* (Den Haag 1966) . - G. Funke; *Phänomenologie-Metaphysik oder Methode?* (1966) . - L. Landgrebe; *Der Weg der Phänomenologie* (Gütersloh ²1967) . - H. Spiegelberg; 参见; 注释 [2] . - W. Szilasi; *Einf. in die Phänomenol. E. Husserls* (1959) . - F. - W. von Herrmann; *Der Begriff der Phänomenol. bei Heidegger und bei Husserl* (1981) . - K. Schuhmann; “ ‘Phänomenologie’ - Eine begriffsgeschichtliche Reflexion ”, 载于; *Husserls Studies* 1 (1984) 31 — 68. - W. Biemel; “L'idée de la phénoménologie chez Husserl”, 载于; J. - L. Marion/G. Planty - Bonjour (Hrsg.); *Phénoménol. et métaphys.* (Paris 1984) 81 — 104.

【相关词】Phänomenologie der Absurdität 背理性现象学, Phänomenologie der Assoziation 联想现象学, Phänomenologie der Aufmerksamkeit 注意力现象学, Phänomenologie der Bedeutung 含义现象学, Phänomenologie der universalen Bewußtseinsgenesis 普全意识发生现象学, Phänomenologie der Denkerlebnisse 思维体验现象学, Phänomenologie der Erkenntnis 认识现象学, Phänomenologie der Erkenntnisstufen 认识阶段的现象学, Phänomenologie der Evidenz 明见性现象学, Phänomenologie des Gefühls 情感现象学, Phänomenologie der materiellen Natur 物质自然现象学, Phänomenologie der Persönlichkeit 人格性现象学, Phänomenologie der Sinnesfelder 感性领域现象学, Phänomenologie des Urteils 判断现象学, Phänomenologie der Vernunft 理性现象学, Phänomenologie der Vorstellung 表象现象学, Phänomenologie des Willens 意愿现象学, Phänomenologie des inneren Zeitbewußtseins 内时间意识现象学.

- eidetische Phänomenologie 本质现象学: [(日) 形相的现象学]

胡塞尔用“本质现象学”的称号来突出他的现象学的本质科学特征[1]。与“本质现象学”相对应的是所谓“经验现象学”[2]。

【注释】[1] E. Husserl: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 ³1976) 134. - [2] 参阅: *Erste Philos.* I, Hua VII (Den Haag 1956) 157.

- genetische Phänomenologie ** 发生现象学: [(日) 发生的现象学]

“发生现象学”是指在胡塞尔现象学中的构造理论的终结形态。它的课题是单子的先验发生[1], 即先验主体性的自身构造和世界构

造的时间过程,这个过程导向先验主体性的完全具体化。自身经验与世界经验在其个别进行中和在其整体性中都具有意向的综合特征[2]。这种综合的先天规则结构是“静态现象学”的课题,它先行于“发生现象学”[3]。所有综合在发生方面都可分为主动的综合和被动的综合[4]。主动综合是自我的所有客体化或理想化成就,即统一性创造[5],这种创造赋予意向生活以其目的论的特征,也就是说,赋予意向生活以朝向自身经验和世界经验之统一性的特征[6]。主动综合在每一个构造阶段上都是与被动综合交织在一起出现的[7]。而被动综合则先行于主动综合,因为被动综合将经验材料在先给予主动综合[8];另一方面,被动综合之所以包容着主动综合,是因为主动综合在意向活动-意向相关项方面的获取会作为习性而在自我极中凝聚下来,并且因此而成为对新的主动性而言的被动的在先被给予性[9]。在单子自身构造过程中被动综合与主动综合之间的这种关系是通过内时间意识的[10]或活的当下的[11]原被动综合才得以可能,这种原被动综合是全面的并且同时先于任何个别的主动性。在它所具有的持续流动和恒定形式的统一性中[12],一方面,现前领域的时间形式构造起自身,只有这种形式才使个别的行为进行有可能朝向一个同一之物和个体之物[13],另一方面,对过去之物的保持形式构造起自身,从个别行为中产生的经验获取只有通过这些形式才能够成为恒久的获取,亦即成为单子的权能性[14]。在时间意识的原综合上又建立起以下这些被动综合的种类[15]:1. 动感意识,在这种意识中构造起感性领域和生活世界的空间[16]。2. 联想,即感性材料相合的杂多综合,通过这种综合,感性领域作为最初的形态(“构形”)而清楚地表露出来[17]。3. 对聚合命题行为的阐释综合[18]、前述谓判断的、尚未明确客体化的[19]关于“事物”之意识,这个“事物”是指一个带有各种规定的基质[20]。时间意识的被动综合在前摄中已经包含着一个主动性因素[21],这种前摄通过它首先是目的论的对原印象充实的在先朝向而区别于滞留。在动感意识中的感

觉的接受性是在与身体运动的原自发性的统一中进行的[22]。联想的相合综合和前述谓的事物意识已经渗透了一种对恒久的对象拥有的不明确的和在最宽泛意义上实践性的“兴趣”的主动性[23]。这个通过如此被理解的“接受主动性”[24]而被动地“在先被构造起来的東西”本身是现在投入的本真的(精神的)主动性的材料[25]。在它的第一阶段上,即在述谓综合的阶段上[26],那些被动地在先被给予的基质统一本身成为课题,在它的第二阶段上,普遍对象性在自由的自发性(观念直观)中被制作出来[27]。通过它们的全时性,即通过非实在性或观念性的特征,这些在本真的主动性中构造起来的对象有别于那些被动地在先被构造的、实项的(通过它们在意识的时间流中的出现而被个体化了的)和实在的(通过它们在时空方面的出现而被个体化了的)被给予性[28]。所有首次进行的主动综合都是“原创造”,亦即体现(“本原的经验”、在最宽泛意义上的“明见性”),它们所导致的结果在于,在它们之中被经验到的东西获得了自在存在的客体的存在意义[29]。在被动性领域中的原创造和在主动性领域中的原创造之间的区别就在于,从它们之中产生出各种不同的习性。那些回溯到被动性上原创造上的习性是再回忆的权能性,而那些起源于主动性原创造的习性则是可重复的统摄性执态的权能性[30]。自我的所有行为从发生上看或者就是原创造,或者是对这两种权能性之一的现时化。与这两种习性相符,原创造的经验之物如何获得客观性存在意义的方式也是有区别的。实项的和实在的被给予性之所以能够获得存在意义,是因为它们在穿越原创造的体现时被立义为是在这个体现的个体现在位置上(或者说,自这个位置之后)存在着的。这样,它们便获得了它们的时间同一性和个体性,这种同一性和个体性一方面根据滞留性保持的连续性而使它们可以通过再回忆而被再造出来,另一方面又使它们独立于某些再回忆的主观随意并因此而成为某种客观的或自在存在的東西[31]。原创造的“发生性后作用”[32]就在于,原创造的“执态”,这是指,行为自我对被意指之物的全时

性存在有效性所做的、在最宽泛意义上的实践意志之“决定”[33]，作为“决定性”或恒久的“信念”，亦即习性[34]而在自我极中凝聚下来。以此方式，在每一个单子那里都会形成一个根据确定的“对象意义”来进行统觉的恒久的权能性，这也就是说，形成一个作为其意向相关项的“已知性结构形式”[35]。同时，构造性先天的发生和与此相关的区域性先天的发生也就随之而得到澄清[36]。

【注释】[1] E. Husserl: *CM Hua I* (Den Haag ²1963) §37, 109ff.; *F. u. tr. Logik Hua XVII* (1974) 256f., 315ff.; “Statische und genetische phänomenol. Methode”, 载于: *Analysen Hua XI* (Den Haag 1966) 336ff. - [2] *CM...* 同上书, §18, 80. - [3] 同上书, §37, 110. - [4] 同上书, §38, 111. - [5] 同上书, §35, 102. - [6] *EU* (Hamburg 1938, ³1964) 65ff., 212ff.; *F. u. tr. Logik ...* 同上书, 168. - [7] *EU...* 同上书, 239ff. - [8] 同上书, 75; *CM...* 同上书, §38, 112. - [9] *CM...* 同上书, 113. - [10]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 ³1976) 219ff. - [11] K. Held: *Lebendige Gegenwart* (Den Haag 1966) 28ff. - [12] Husserl: *Zeüb. Hua X* (Den Haag 1966) 29ff. - [13] 同上书, 64ff.; *Analysen...* 同上书, 125ff. - [14] 同上;也可以参阅: *CM...* 同上书, §37, 109f. - [15] *EU...* 同上书, 72; *Analysen...* 同上书, 118ff. - [16] Claesges: *Edmund Husserls Theorie der Raumkonstitution* (Den Haag 1964) 117ff. - [17] Husserl: *EU...* 同上书, 74ff. - [18] *Ideen I...* 同上书, 293ff. - [19] *Ideen II*, *Hua IV* (Den Haag 1952) 23f. - [20] *EU...* 同上书, 124ff. - [21] *Analysen...* 同上书, 73f. - [22] *Ideen II...* 同上书, 56ff. - [23] *EU...* 同上书, 79—93. - [24] 同上书, 232; *Ideen II...* 同上书, 213. - [25] *CM...* 同上书, §38, 112. - [26] *EU...* 同上书, 231ff.; 参阅: *Ideen I...* 同上书, 325ff. - [27] *EU...* 同上书, 381ff. - [28] 同上书, 309—314; *CM...* 同上书, §55, 155. - [29] 同上书, §38, 113; *F. u. tr. Logik...* 同上书, 316ff. - [30] *Analysen...* 同上书, 360f.; 胡塞尔所说的大都是第二种习性的权能性。 - [31] 同上书, 208ff.; *Zeüb...* 同上书, 64ff. - [32] *F. u. tr. Logik...* 同上书, 317; 参阅: *EU...* 同上书, 136ff. - [33] *EU...* 同上书, 235—246. - [34] *Phän. Psych. Hua IX* (Den Haag 1962) 208—215; *CM...* 同上书, §32, 100ff. - [35] *CM...* 同上书, §38, 113. - [36] *F. u. tr. Logik...* 同上书, 256f.; *Analysen...* 同上书, 218ff.

【文献】Q. Lauer: *Phénoménol. de Husserl* (Paris 1955); *The triumph of subjectivity*

(New York 1958) . - A. Diemer; *E. Husserl. Versuch einer systematischen Darstellung seiner Phänomenologie* (Meisenheim a. G. ²1965) . - A. Aguirre; *Genetische Phänomenologie und Reduktion. Zur Letzbegründung der Wissenschaft aus der radikalen Skepsis im Denken E. Husserls* (Den Haag 1970) . - H. Fein; *Genesis und Geltung in E. Husserls Phänomenologie* (1970) . - E. Holenstein; "Passive Genesis. Eine begriffsanalytische Studie", 载于: *Tijdschrift voor Filosofie* 33 (1971) 112—153; *Phänomenologie der Assoziation. Zur Struktur und Funktion eines Grundprinzips der passiven Genesis bei E. Husserl* (Den Haag 1972) . - G. A. de Almeida; *Sinn und Inhalt in der Genetischen Phänomenologie E. Husserls* (Den Haag 1972). (K. Held)

补充：“发生现象学”是胡塞尔后期(1916年以后)提出并实施的哲学方案。它与早期的“静态现象学”一同构成胡塞尔意识构造现象学的两个方面或“两个面孔”[1]。“发生现象学”首先在方法上有别于“静态现象学”：发生现象学不再局限于静态现象学的“描述”(beschreiben)方法，而是更多地采用“解释”(erklären)的方法，因而可以被称作是一门“解释现象学”[2]。其次，在研究领域方面，“发生现象学”也不同于“静态现象学”：前者的任务在于分析解释对象的发生构造，即较低层次上的对象如何在时间视域中延展到较高层次上的对象上。这种解释一方面是指，对习惯性的统觉系统本身之形成的发生过程进行解释；另一方面，解释还意味着这个已形成的习惯性统觉系统的作用过程进行解释[3]。一般说来，发生现象学是对意识构造的历史及其本质结构的研究，静态现象学是对意识构造的系统及其本质结构的研究。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Inters.* III, Hua XV (Den Haag 1973) 617. - [2] 参阅: *Analysen* Hua XI (Den Haag 1966) 340; 实际上,胡塞尔早在《逻辑研究》第一版(1900/1901年)中便已注意到了在静态现象学的“描述性”与发生现象学的“解释性”之间的差异问题(参阅: *LU* II/2, A708)。- [3] 参阅: *F. u. tr. Logik* Hua XVII (Den Haag 1974)316.

- reine Phänomenologie 纯粹现象学:

胡塞尔将“纯粹现象学”定义为一门“关于纯粹意识的科学”，或者

说,一门“关于‘纯粹现象’、关于一个‘纯粹自我’的‘纯粹意识’的‘纯粹现象’的本质理论”[1]。它意味着,这门学说“仅仅产生于纯粹反思之中,这种纯粹反思本身排斥任何外经验,即排斥任何对陌生于意识的对象的一同设定”[2]。“纯粹”在这里首先意味着对经验内容的排斥和对本质要素的诉诸;其次意味着对外部世界之存在的搁置和向意识本身的回溯。如果在这两种意义上完整地理解“纯粹现象学”,那么它在胡塞尔那里是与“先验现象学”概念是完全同义的。

【注释】[1] E. Husserl: *LU II/2*, A707/B₂236. - [2] *Aufs. u. Vort. I*, Hua XXV (Dordrecht u. a. 1987)75.

- **statische Phänomenologie** ** 静态现象学: [(日) 静态的现象学]

“静态现象学”在胡塞尔那里是一门与发生现象学或“解释”[1]现象学相对立的现象学,就它所遵循的客观世界之区域划分而言[2],它是一门最先被构造起来的现象学。作为“描述”现象学[3],它受被意指对象的统一性的引导[4],并且在意向分析中从区域本体论的“本体先天”出发回问到作为其基础的“构造性先天”上[5],在这里,它并不考虑所有主体之物都具有“内在时间性的发生”[6]。这种被理解为“先验主体性规则结构”[7]的先天还需要在一门发生现象学中得到进一步的回问[8]。

【注释】[1] E. Husserl: “Statische und genetische phänomenologische Methode”, 载于: *Analysen Hua XI* (Den Haag 1966) 336—345, 尤其是 342. - [2] *CM Hua I* (Den Haag²1963) 110. - [3] 同上书, 340. - [4] *F. u. tr. Logik Hua XVII* (1974) 312f. - [5] 同上书, 255. - [6] 同上书, 257. - [7] *CM...* 同上书, 22. - [8] *F. u. tr. Logik...* 同上书, 257. (U. Claesges)

补充: “静态现象学”是胡塞尔早期(在《逻辑研究》与《纯粹现象

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中)所提出意识构造现象学的主要构想。它与后期的“发生现象学”一同组成意识构造现象学的两个方面或“两个面孔”[1]。“静态现象学”在方法上立足于描述分析,因而它也被胡塞尔称作“描述的本质学”[2]。这个方法决定了静态现象学必须局限于直观领域;它的任务在于描述分析较高层次的对象与较低层次的对象之间的构造性本质联系,这种联系是超时间性的,它独立于对象构造的时间性发生过程。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Inters.* III, Hua XV (Den Haag 1973)617. - [2]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149.

phänomenologisch ** 现象学的: [(英) phenomenological (日) 现象学的]

对胡塞尔的“现象学的”这一形容词可以做广义的和狭义的区别: 广义的“现象学的”一词无非是指: 与“现象学”有关的, 具有“现象学”风格的, 以及如此等等。它随胡塞尔在各个时期对“现象学”的不同理解的而有所变化。对此可以参阅“现象学”、“静态现象学”、“发生现象学”等条目。

狭义的“现象学的”一词的含义则主要涉及对此术语的技术使用, 这种使用当然也与胡塞尔对他现象学本身之理解的变化与发展密切相关: 在《逻辑研究》的第一版(1900/1901年)中, 胡塞尔经常使用“现象学的”一词来标识意向活动的主观方面, “现象学的”一词常常等同于“主观的”或“实项的”[1], 因为此时胡塞尔还认为, 现象学的主要任务是对意识的意向活动进行分析。“现象学的分析”与“实项描述分析”因此是基本同义的。但在经他本人修改后的第二版(1913年)中, “现象学的”一词则被“实项的”或“描述的”概念所取代[2]。其主要原因在于, 胡塞尔在此期间认识到, 现象学也需要关注意识的意向相关项方面, 因而其内涵要超出“实项描述”的范围。在胡塞尔后期发生现象学中, “现象学的”这一概

念甚至还包含着“解释的”(erklärend)的含义[3]。

此外,胡塞尔在关于“含义学说”的讲座中区分“现象学的”含义概念与“物候学的”(phänologisch)含义概念。“现象学的”在这里也被等同于“本体的”(ontisch)[4]。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LU II/1*, A327/B₁349, A331/B₁353 等等,尤其参阅: B₁398, Anm. - [2] 参阅: 同上书, A375/B₁398f.; 胡塞尔自己在《逻辑研究》第二版中加注:“事实上,‘现象学的’这个词与‘描述的’这个词一样,在本书的第一版中所指的都仅仅与实项的体验组成有关,并且在这一版中至此为止也主要是在这个意义上被使用。” - [3] 参阅: *Analysen Hua XI* (Den Haag 1966) 340. - [4] 参阅: *Bedeutungl. Hua XXVI* (Dordrecht u. a. 1988) 38.

Phänomenologismus 现象主义: [(英) phenomenalism (日) 现象主义]

“现象主义”是一个论战性的概念。它被用来指称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在实证主义中流行的一种做法:将认识归结到感觉材料和体验质性之上。马赫(E. Mach)一般被看是现象主义的代表人物。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对“现象主义”进行批评,认为它的“基本缺陷”在于:“不能区分作为意向体验的显现和显现的对象,并且因此而将被体验的感觉复合体等同于对象特征的复合”[1]。这个批评同时也指明了划分“现象主义”与“现象学”的关键所在。

【注释】[1] E. Husserl: *LU II/1*, A338.

Phantasia ** 想象: [(英) phantasy (法) image (日) 想象]

日常意义上的“想象”一词基本上与“幻象”(Illusion)同义,它构成“现实”的对立面。在胡塞尔早期的现象学研究中,例如在《逻辑研究》中,他有时也在这种日常意义上使用“想象”概念[1]。但“想象”概念在胡塞尔的现象学中原则上已经偏离开日常的含义:“想象”的对应概念不是“现实”,而是“感知”;它们一同构成现象学意

义上的“直观”。

胡塞尔在1910年期间初步确定了在“想象”中所包含的两层含义或“两个概念”：想象一个含义或概念被他称之为“非现时性”(Inaktualität)[2]。根据胡塞尔的定义,想象行为是与所有带有存在设定的行为相对立的。想象所具有的这个含义在《逻辑研究》中就已经出现过。胡塞尔在那里把作为不设定的想象理解为一种与设定行为相对立的“单纯表象”或“单纯理解”。在这个意义上,“每一个具有存在信仰的行为都与一个作为对立物的‘单纯表象’相符合,这个‘单纯表象’以一种与设定行为完全相同的方式,也就是说,在同一个质料的基础上,使同一个对象成为表象,并且,它与设定行为的区别仅仅在于,它不是像设定行为那样,将被表象的对象置于存在的意指之中,而是对它的存在置而不问”[3]。这意味着,所有意识行为都可以根据它们对存在的态度而分成两组:第一组是设定存在的行为,第二组则是想象行为。

另一方面,“想象”在胡塞尔的定义中不仅与设定的行为相对立,而且也与原本意识,即感知相对立。这里所涉及到是“想象”的第二个基本含义,即:“想象”是一种“当下化”或“再现”。这个含义在1910年被胡塞尔称之为“想象”的第二概念[4]。“想象”所具有的这个含义实际上很早就已被胡塞尔所确定。胡塞尔在1904/1905年关于时间意识的讲座中便提出:“想象是一种可以被描述为当下化(再造)的意识”[5]。“因此,与感知相对立的是想象,或者说,与当下性、体现相对立的是当下化、再现”[6]。“想象”在这里是指与感知一同构成直观的那种意识行为。它与感知相对立,因为它本身是对一种感知的“想像性变异”。正如每一个设定的行为都与一个作为“单纯表象”的想象相对应一样,每一个当下性的行为都与一个作为“当下化”的想象相对应。“每一个体验都与一个与它相应的想象(当下化)相符合”[7]。这样,所有意识行为又都可以分成两组:当下性的行为和当下化的行为。

根据胡塞尔的这个定义,想象行为的领域一方面——根据它的第一个含义——包括所有不具有存在设定的行为;另一方面——根据它的第二个含义——它又包括当下化的设定行为,例如回忆和期待。据此,除感知之外,所有其他的客体化行为都应当包含在最广义的想象行为的领域中。换言之,在客体化意识中的每一个可能变异,无论是“质性变异”,还是“想象变异”[8],都属于“想象”的范畴。

然而,无论是在1910年以前还是在此之后,胡塞尔都没有完全局限在“想象”概念所具有的这两个含义上。这两个含义实际上只代表了他在对想象的定义中的主要倾向。与他对感知的思考一样,在对“想象”的思考中,胡塞尔同样显示出一定的动摇。这种动摇的原因一方面在于,胡塞尔希望能够对“想象”所具有的各个含义做出进一步的规定,但在对“想象”概念的运用中却不坚持已经对它做出的定义,这是一个技术方面的原因;另一方面的原因则是内容上的:胡塞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能够解决回忆的问题,或者说,没有能够解决“设定性想象”这个问题。

直到1921年至1924年之间,胡塞尔在对“想象”概念以及对回忆概念的规定中才获得了一个相当清楚的立场。他在研究中已经清楚地注意到问题所在:“想象或臆想这个词具有两种倾向的含义:1)一种含义趋向于再造(以及当下化一般),这样,任何一个回忆都是想象,2)另一种含义趋向于行为进行的方式,按照这种含义,感知性的臆想也是存在着的,而另一方面,回忆则不是臆想,不是想象”[9]。

为了消除“想象”这个术语所具有的多义性,胡塞尔在这几年中采取的措施之一便是将“中立性变化”或“不设定”这个含义与想象概念分离开来:“‘中立性变化’这个措辞适合于课题的变化,但不适合于想象”[10]。尽管此时胡塞尔的动摇似乎尚未完全消除,它尤其表现在“感知性的想象或臆想”[11]上,但他对“想象”的基本规定已经明朗:“想象”在胡塞尔那里归根结底首先意味着当下

化(或再造、再现、想象变异等等)。而当下化作为想象的本质又进一步划分为设定的当下化(回忆、期待、真实性想象)和不设定的当下化(单纯想象),以及,再造的当下化和有图像中介的当下化(图像意识)[12]。对想象的这两个划分彼此相互交错和叠加。

【注释】[1] 例如可以参阅 E. Husserl: *LU II/2*, A435/B₁465. - [2] *Ph. B. Er. Hua XXIII* (Den Haag 1980) 299, Anm. 4; 对此可以参阅“现时性”与“非现时性”条目。- [3] *LU II/2*, A451/B₁487. - [4] *Ph. B. Er. ...* 同上书, 299, Anm. 4. - [5] *Zeitb. Hua X* (Den Haag 1966) 45. - [6] *Ph. B. Er. ...* 同上书, 87. - [7] 同上书, 589. - [8] 参阅“想像变异”与“质性变异”条目。- [9] *Ph. B. Er. ...* 同上书, 591. - [10] 参阅: 同上; 对此还可以参阅“课题”条目。- [11] 参阅: *Ph. B. Er. ...* 同上书, 591. - [12] 参阅: E. Marbach: “Einleitung des Herausgebers”, 载于: Husserl: *Ph. B. Er. ...* 同上书, XXX.

【文献】R. Bernet/I. Kern/E. Marbach: *Edmund Husserl; Darstellung seines Denkens* (Hamburg 1989). - E. Fink: *Studien zur Phänomenologie. 1930 — 1939* (Den Haag 1966). - E. Marbach: *Mental Representation and Consciousness. Towards a Phenomenology Theory of Representation and Reference* (Dordrecht u. a. 1993). - J. Sallis: “Spacing Imagination. Husserl and the Phenomenology of Imagination”, 载于: P. J. H. Van Tongeren et al. (ed.), *Eros and Eris. Contributions to a Hermeneutical Philosophy. Liber amicorum for Adriaan Peperzak* (Dordrecht u. a. 1992) p. 201—215. - P. Volonte: *Edmund Husserls Phänomenologie der Imagination* (Diss. Freiburg i. Br. 1995).

【相关词】Phantasieabwandlung 想象变化, Phantasieanschauung 想象直观, Phantasiebewußtsein 想象意识, Phantasiebild 想象图像, Phantasieerlebnis 想象体验, Phantasieexperiment 想象实验, Phantasiegegebenheit 想象被给予性, Phantasieeinheit 想象统一, Phantasiemodifikation 想象变异, Phantasieobjekt 想象客体, Phantasieprozeß 想象过程, phantasieren, Phantasievorstellung 想象表象, Phantasiewelt 想象世界。

- bloße Phantasie * 单纯想象:

“单纯想象”概念在胡塞尔那里没有得到前后一致的使用。从胡塞尔术语使用的总体来看,“单纯想象”处在与“感知”概念的双重对立之中,或者说,它是对感知的双重“变异”:一方面,在“单纯想象”与感知之间存在着“质性变异”的差异[1]:“单纯想象”意味着一种不

带有存在设定的想象行为,因而是一种“非现时性的当下化”[2];另一方面,“单纯想象”又是感知的“想象变异”[3]:它是“对一个现在、一个持续的或变化的对象性的想象表象”[4]。如果将这两个意义结合起来,“单纯想象”便意味着一种特殊的想象行为,即不带有存在设定的想象:仅仅是想象而已。它构成“不设定”的一种类型。这是胡塞尔赋予“单纯想象”概念的主要含义[5]。但胡塞尔有时只在第二个意义上使用“单纯想象”概念;这时,“单纯想象”也就是“想象”,它既包括带有存在设定的想象,如回忆[6],也包括不带有存在设定的想象。

【注释】[1] 参阅“质性变异”条目。- [2] 参阅: E. Husserl: *Ph. B. Er.* Hua XXIII (Den Haag 1980) 217。- [3] 同上书, 224。- [4] 参阅“想像变异”条目。- [5] 较为详细的说明可以参阅“不设定”以及“想象”条目。- [6] 参阅: *Ph. B. Er.*... 同上书, 41。

【文献】L. Ni: *Seinsglaube in der Phänomenologie Edmund Husserls* (Dordrecht u. a. 1999)。

- innere und äußere Phantasie * 内想象与外想象:

“内想象”与“外想象”是一对与“内感知”和“外感知”相对应的概念,它们与后一对概念一同构成“内直观”与“外感知”的基本内涵[1]。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LU II/1*, B₁440。

Phantasievorstellung 想象表象:

“想象表象”是一个布伦塔诺心理学的术语[1]。胡塞尔在对“想象”的意向分析中也经常使用这个概念,并且是将它作为“想象”的同义词[2]。但由于“表象”概念具有多义性,因此“想象表象”也带有多种含义[3]。胡塞尔本人将“想象表象”的基本意义概括为:“1)想象表象(通常意义上的想象表象)是图像性-再现的(*bildlich-repräsentativ*)、并且同时意指的立义行为,在这种行为中有一个想象-客体在起作用;2)关于想象客体的表象(在变异了的意义上

的想象表象)是关于想象客体的体现性的和意指的立义行为;
3)关于想象图像的表象就是以上所定义的行为,不同之处在于,
我们现在明确将想象客体称作图像,亦即将它们看作是带有再现
功能的”[4]。

【注释】[1] 参阅: F. Brentano: *Grundzüge der Ästhetik* (Bern 1959) 79. - [2] 参阅:
E. Husserl: *LU II/2*, A566/B₂94, *Ph. B. Er.* Hua XXIII (Den Haag 1980) 140 等等。
- [3] 参阅“表象”条目。同样的问题也表现在“感知表象”概念上。对此还可以参
阅“感知表象”条目。- [4] *Ph. B. Er.*... 同上书, 117f.

Phantasma * 想象材料: [(英) phantasma (法) phantasme]

“想象材料”在胡塞尔现象学中是指在想象行为中包含的感性想象材料。他有时也将“想象材料”称作“想象感觉”(Phantasieempfindung)[1]。在他看来,一个被想象的空间事物,即一个外想象的对象必定建立在想象材料(例如被想象中的红、长、硬等等感性材料)的基础上。

一方面,胡塞尔在本质的意义上将“想象材料”严格区分于“感觉材料”:前者是指“外想象的展示性内容”,后者则是指“外感知的展示性内容”[2]：“想象材料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苍白的感觉材料,按其本质来说,想象材料是关于相应的感觉材料的想象;此外,无论有关的感觉材料的强度、内容充盈等等怎样被淡化,感觉材料也不能变成想象材料”[3]。胡塞尔在意向分析中还力图揭示出它们之间的进一步本质区别:1)“感觉材料”是“原印象性的感觉”,而“想象材料”则只是“再造性的感觉”[4];2)“感觉材料”是“原初的”,因而是“独立的”,而“想象材料”则不是,它奠基于前者之中,因此也依赖于前者[5];3)“感觉材料”具有“实在”、“现时”的特征,而“想象材料”则只具有“非实在”、“非现时”的特征[6]。

另一方面,“想象材料”又不同于想象行为本身:前者是被体验到的行为内容,但本身不是行为;后者是行为本身,不能被体验到,

而只能被反思[7]。

【注释】[1] 参阅：E. Husserl: *LU II/2*, *LU II/2*, A498/B₂26. - [2] 同上书, A551/B₂79. - [3]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112. - [4] *LU II/1*, A468/B₁504. - [5] *Ph. B. Er.* Hua XXIII (Den Haag 1980) 79. - [6] 同上书, 80. - [7] 同上书, A468/B₁503f.

- sinnliche Phantasma 感性的想象材料:

“感性的想象材料”在胡塞尔那里被用来专门指称“外想象的展示内容”[1],也就是外想象的材料。

【注释】[1] E. Husserl: *Ph. B. Er.* Hua XXIII (Den Haag 1980) 81.

Phase: 时段

在时间意识分析中,胡塞尔用“时段”概念来标识原印象、滞留、前摄这样一些时间点(Punkt),所以他也说“点状的时段”[1]。他认为,“每一个时段都是一个意向的体验”[2]。而体验流最终可以还原到原印象、滞留、前摄这三个时段上。正是由前摄到原印象再到滞留的连续过渡,才构成了绵延不断的时间意识流:“第一个原感觉在绝对的过渡中流动着地转变为它的滞留,这个滞留又转变为对此滞留的滞留,如此等等。但同时随着第一个滞留而有一个新的‘现在’、一个新的原感觉在此,它与第一个滞留以连续-瞬间的方式相联结,以至于这河流的第二时段是这个新的现在的原感觉并且是以前的现在的滞留,而第三个时段重又是一个带有第二个原感觉的滞留的原感觉并且是第一个原感觉的滞留的滞留,如此等等。”[3]

在胡塞尔意识分析的术语中,比时段更长、同时也是由时段所构成的是时间意识流的片段(Strecke)。

【注释】[1] E. Husserl: *Zeitb. Hua X* (Den Haag 1966), 398. - [2] 同上书, 470.
- [3] 同上书, 435。

Philosophie ** 哲学: [(英) philosophy (日) 哲学]

胡塞尔的哲学观之形成一方面与他在数学 - 自然科学上所受的训练有关, 另一方面则更多地受他老师布伦塔诺的影响。他从布伦塔诺那里获得了一个信念, 从而有勇气选择作为其终生的职业, 这个信念就是: “哲学也是一个严肃工作的领域, 哲学也可以并且也必须在严格科学的精神中受到探讨” [1]。这个信念不仅时常在他的研究手稿中出现: “哲学就是指向绝对认识的意向” [2], 而且也在他的“现象学宣言”中, 即在“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的论文中得到公开的表露: “哲学就其本质而言是关于真正开端、关于起源、关于万物之始的科学” [3]。

将这个哲学观加以展开, 它便意味着, 一方面, 向最终论证、最终奠基的回溯被理解为向认识主体的“意义给予”之成就的回溯 [4], 这种回溯是直接进行的, 自身负责的, 任何间接的中介都必须被排除在外。另一方面, 在获得了经过最终论证的真理之后, 哲学的任务还在于, 将这种真理付诸于实践并且根据这种真理而承担起主体性的责任与义务, 这也是一门哲学伦理学和价值论的中心任务。

胡塞尔的哲学观在他的以下的文字中得到最简明扼要的陈述: “就哲学的观念而言, 哲学对我来说是最普全的并且在彻底意义上的‘严格’科学。作为这样一种严格的科学, 哲学是源自最终论证的科学, 或者也可以说, 源自最终自身负责的科学, 因此, 在哲学中, 任何判断的和前判断的自明性都不能作为未经探问的认识基地而发生效用” [5]。

胡塞尔一生从未放弃过这个哲学观和哲学信念 [6]。从这个哲学信念出发, 胡塞尔毕生致力于建立一门真正的科学的哲学。他认为, 以往的哲学都不能满足科学性的要求, 都还不是真正的哲

学。科学的哲学将以现象学为其开端[7]。

【注释】[1] E. Husserl: *Aufs. u. Vort.* I, Hua XXV (Dordrecht u. a. 1987) 305. - [2] Ms. B II 19, 42. - [3] *Aufs. u. Vort.* ... 同上书, 61. - [4]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 1976) 55. - [5] *Ideen III*, Hua V (Den Haag 1952) 139. - [6] 根据胡塞尔本人在 1935 年期间所做的一个笔记“哲学作为科学, 作为严肃的、严格的、甚至是绝然严格的科学——这个梦已经破灭”[*Krisis Hua VI* (Den Haag² 1962) 508], 许多人认为胡塞尔在其后期放弃了对哲学的科学性之要求。关于这方面的批评例如可以参阅: St. Strasser: “Das Gottesproblem in der Spätphilosophie Edmund Husserls”, 载于: *Philos. Jahrbuch* 67 (1959) 132f.; W. Szilasi: “Nachwort” zu E. Husserl: *Philosophie als strenge Wissenschaft* (Frankfurt/M. 1965) 87, 101; H. Hohl: *Lebenswelt und Geschichte. Grundzüge der Spätphilosophie Edmund Husserls* (Freiburg/München 1962) 78, L. Landgrebe: “Husserls Abschied vom Cartesianismus”, in: *Der Weg der Phänomenologie* (Gütersloh 1967), 以及其他等等。

但伽达默尔早已指出这个解释是错误的, 对此可以参阅 H. - G. Gadamer: “Die phänomenologische Bewegung”, 载于: *Philosophische Rundschau* 11 (1963) 25; 此外还可以参阅: P. Janssen: *Geschichte und Lebenswelt. Ein Beitrag zur Diskussion um Husserls Spätwerk* (Den Haag 1970) XXff. Anm. 16 u. 142 Anm. 8; E. W. Orth: “Husserl und Hegel. Ein Beitrag zum Problem des Verhältnisses historischer und systematischer Forschung in der Philosophie”, 载于: W. Biemel (Hrsg.): *Die Welt des Menschen-Die Welt der Philosophie. Festschrift für Jan Patočka* (den Haag 1976) 217 Anm. 10. 尤其参阅 K. - H. Lembeck: *Gegenstand Geschichte. Geschichtswissenschaftstheorie in Husserls Phänomenologie* (Dordrecht u. a. 1988) 54, Anm. 18, 他在这里指明, 胡塞尔于 1935 年 7 月 10 日写给 R. 英加尔登的信[参阅: Husserl: *Briefe an Roman Ingarden*, hrsg. v. R. Ingarden (Den Haag 1968) 92f.] 提供了一个清楚的证据, 说明胡塞尔的这个笔记只是对当时流行观点的一个短评。- [7] *Aufs. u. Vort.* I... 同上书, 3.

【文献】P. - L. Landsberg: “Husserl et l'idée de la philosophie”, 载于: *Revue internationale de philosophie* 1/2 (1939) 317—325. - O. Pöggeler: “Die Krisis des phänomenologischen Philosophiebegriffs (1929)”, 载于: C. Jamme/O. Pöggeler (Hrsg.): *Phänomenologie im Widerstreit. Zum 50. Todestag Edmund Husserls* (Frankfurt a. M. 1989) 255—276.

【相关词】Philosoph 哲学家, Philosophem 哲学论断、哲学教理, philosophia perennis 永恒的哲学, Philosophiegeschichte 哲学史, Philosophieren 哲学之从事、哲思, philosophisch 哲学的。

- die Erste und die Zweite Philosophie** 第一哲学与第二哲学:

“第一哲学”与“第二哲学”的概念起源于亚里士多德对“形而上学”与“物理学”的划分。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形而上学”作为本体论所探讨的是存在之物的第一原则和原因,因而是“第一哲学”[1]。以后这个划分,尤其是“第一哲学”的概念也在经院哲学、笛卡尔、康德的哲学中得到继承和发挥。

胡塞尔所使用的“第一哲学”与“第二哲学”概念已经偏离了亚里士多德的传统含义。他将“第一哲学”定义为“一门开端性的科学学科”,“这门学科由于内在的、不可化解的必然性而必须先于所有其他哲学学科,并且必须在方法上和理论上为所有其他哲学学科奠基”[2]。只有在“第一哲学”的基础上才能建造起作为“真正的、在理性方法中进行解释的事实科学之总和”的“第二哲学”[3]。在这个意义上,胡塞尔的“第一哲学”与“第二哲学”概念涉及到哲学的本质科学与哲学的事实科学的关系问题。

尽管胡塞尔在其一生的哲学研究中将重点放在“本质科学”的“本质研究”上,但他早在《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1913年)期间便已经开始关注“事实性认识”的问题。胡塞尔将他自己的现象学哲学理解为在柏拉图和笛卡尔传统意义上的通过彻底的自身论证而得以成立的“普全哲学”,它应当将**所有**真正的认识都包含在自身之中[4]。换言之,“至今为止的哲学所考虑的任何一个有意义的问题,任何一个可想象的存在问题一般,都会为先验现象学在其道路上所达及”,这些问题也包括“在社会性中、在较高层次的人格性中的人类此在的本质形式”[5]等等。在这个意义上,现象学不仅包含“第一哲学”,而且也包含“第二哲学”:“第一哲学”在这里是指“本质现象学”、“先天现象学”或“先验现象学”[6],它所从事的是纯粹的可能性,它本身也可以再被划分为“质料本体论”与“形式本体论”[7]。“第一哲学”构成现象学的第一阶段:一门局限在唯我论上的本我论[8];而“第二哲学”则意味

着“一门普全的事实科学”、“一门事实存在的哲学”[9]或“一门综合地包容所有事实先验交互主体性的普全科学”[10],胡塞尔也将它称之为“在一种新的意义上的形而上学”[11],它是对“第一哲学”的具体实施,它探讨在事实性单子领域中出现的偶然事实性问题,如死亡、命运、人类生活乃至历史的意义,探讨“伦理-宗教”问题等等[12]。

在方法上,“第一哲学”的特征是描述,即对本质要素和它们之间的本质联系描述,而“第二哲学”的特征则是“解释”,即从本质可能性出发对事实的现时化过程的解释[13]。因此,“先验现象学”其所以为“第一”,不仅是因为它在其方法论证中可以回溯到自身,而且还在于,“第二哲学”的方法基础必须由“第一哲学”来提供[14]。“所有事实之物的合理性都包含在先天之中。先天科学是关于原则的科学,事实科学必须回溯到原则之上,然后才能获得最终的和原则的论证”[15]。

“本质”与“事实”之间以及“本质科学”与“事实科学”之间的这种奠基关系在胡塞尔那里基本上没有受到过怀疑。只是在后期,胡塞尔才在这个问题上有过一些动摇:问题在于,“没有作为事实自我的先验自我,先验自我的本质是无法想象的”[16]。胡塞尔在这里趋向于将“事实自我”及其历史世界看作哲学研究的出发点,这在某种程度上与海德格尔的事实性解释学形成一致。但胡塞尔本人最终没有能够对本质和事实之间的关系提供系统的回答。

【注释】[1] Aristoteles: *Metaphysik*, E 1, 1025b. - [2] E. Husserl: *Erste Philos.* I, Hua VII (Den Haag 1956) 5. - [3] 同上书, 13f. - [4] 参阅: *Phän. Psych.* Hua IX (Den Haag 1962) 298. - [5] *Krisis* Hua VI (Den Haag²1962) 191. - [6] 参阅: 同上书, 以及: *Erste Philos.* I... 同上书, 13, *CM* Hua I (Den Haag²1963) 193. - [7] 参阅: *CM*... 同上书, 193. - [8] 同上。 - [9] 参阅: 同上。 - [10] *Phän. Psych.*... 同上书, 298. - [11] *Erste Philos.*... 同上书, 188. - [12] *CM*... 同上书, 182. - [13] 参阅: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79, *Erste Philos.* I... 同上书, 13f. - [14] 参阅: *Phän. Psych.*... 同上书, 299. - [15] *CM*... 同上书, 181.

- [16] *Inters.* III, *Hua XV* (Den Haag 1973) 385.

【文献】G. Funke:“Transzendente Phänomenologie als erste Philosophie”, 载于: *Studium generale* 11 (1958) 564—582, 632—646. - M. Farber:“First philosophy and the problem of the world”, 载于: *Philosophy an phenomenology* 23 (1962—1963) 315—334. - R. Boehm:“Die ‘Erste Philosophie’ und die Wege zur Reduktion”, 载于: ders. *Vom Gesichtspunkt der Phänomenologie* (Den Haag 1968) 119—140.

Philosophiegeschicht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 哲学史:

胡塞尔对哲学史的论证并不完全是从哲学史本身的理由,而更多地是从他本人之哲学观的理由出发。胡塞尔对哲学史的思考最为概括地表露在他以下的阐释中:“自‘认识论’以及先验哲学的严肃尝试产生以来的整个哲学史都是客体主义哲学与先验主义哲学的严重分裂的历史;这个历史一方面是不不断地试图坚持客体主义并赋予它以新的形态的历史,另一方面也是先验主义试图克服先验主体性观念以及对此所需之方法自身所带有的困难的历史。对哲学发展的这个内部分裂之澄清以及对哲学观念的这种最彻底变化的最终动机之分析是最为困难的。它才提供了对统化着整个近代哲学史形成的最深刻的意义的明察:一种联结着世代哲学家的意志统一,以及对在这种意志统一中隐含着的所有个别主体的和学统的追求意向。……这是一种——指向作为现象学的——先验哲学之终极形式的意向”[1]。换言之,从古希腊哲学的原创造(欧洲精神的诞生),到先验现象学的产生形成,都有一个目的论的统一意义贯穿在整个哲学史的所有体系尝试之中[2]。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史作为主体性对自身目的之反思的历史在现象学这里达到了终极目的,因而先验现象学可以将自身理解为“整个近代哲学的隐秘向往”[3]。但另一方面,这并不意味着哲学作为“哲学本身”的历史在现象学这里达到了终点。恰恰相反,作为“第一哲学”的先验现象学提供了对这个意义上的哲学的真正“突破”,即一门“永恒的哲学”(philosophia perennis)的开端[4]。而以往的整个哲学史作为人类哲思的历史[5]在胡塞尔看来都还只是真正哲学的前史[6]。

据此,随“哲学史”概念在胡塞尔那里所具有的含义不同,现象学既可以被看作是“哲学史”的“终极形式”,也可以被看作是“哲学史”的“真正开端”。

【注释】[1] E. Husserl; *Krisis* Hua VI (Den Haag²1962) 71. - [2] 同上书, 115. - [3]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133. - [4] *Krisis...* 同上书, 7, *Erste Philos.* 1, Hua VII (Den Haag 1956) 6. - [5] *Krisis...* 同上书, 16. - [6] *Erste Philos.* 1... 同上书, 6.

【文献】R. Sokolowski: “Husserl’s interpretation of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载于: *Franciscan studies* 24 (1964) 261—280. - A. Ponsetto: *Die Tradition in der Phänomenologie Husserls. Ihre Bedeutung für die Entwicklung der Philosophiegeschichte* (Meisenheim a. G. 1978).

Positionalität (Position) ** 立场性 (立场): [(法) *positionalité*, *position* (日) 设定立性]

在胡塞尔的术语中,“立场性”是指意识对意识对象之存在与否持有立场,或者说,对对象的存在作出“设定”或“执态”。胡塞尔也将它称作“现实性设定”[1]。与它相对应的概念是“中立性”(Neutralität)。胡塞尔的分析表明,带有“立场性”或“存在设定”的意识行为相对于“中立性”的行为而言是奠基性的行为,所有“中立性”都是“存在信仰之确然性”的变异[2]。在这个意义上,“中立性”实际上也可以说是对“立场性”的“中立性变异”(Neutralitätsmodifikation)。除了“设定”(Setzung)之外,与“立场(性)”基本同义的还有源于希腊文的“命题”(These)以及德文的“执态”(Stellungnahme)等等。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Ph. B. Er.* Hua XXIII (Den Haag 1980) 403. - [2] 参阅: *EU* (Hamburg⁴1972) §21, E. Tugendhat: *Wahrheitsbegriff bei Husserl und Heidegger* (Berlin 1967) 41.

【相关词】positional 立场的, Position 立场。

positiv/Positivismus 实证的/实证主义:

胡塞尔并未对在他那个时代已经流行的实证哲学或实证主义思潮进行过系统的分析和论辩。从总体上看,他把近代以来的以自然科学方式进行的科学研究都理解为“实证的”。[1]对于这个意义上的实证科学,胡塞尔持有批判的态度,他反对那种主张严格科学只能是实证科学的观点。他认为,“实证科学的范围越是延展,哲学的困境也就变得越大。实证科学赠予我们以极为丰富的、得到科学‘解释’的各种事实,这些事实不能为我们提供帮助,因为它们原则上——连同整个科学——都带有一个谜的维度,对这些谜的解答将成为我们的终生问题。”[2]

除此之外,胡塞尔还在另一种积极的意义上谈及“实证”和“实证主义”。在此意义上,现象学也是一门实证意义上的哲学。例如在论及休谟时,胡塞尔指出,“倘若休谟的感觉主义没有使他对‘关于……的意识’的意向性之整个领域变得盲目,倘若他将意向性接纳到本质研究之中,那么他将不会成为一个伟大的怀疑论者,而会成为一门真正‘实证’的理性理论的创始人。”[3]这门真正“实证的理性理论”是在现象学中得到建立的,它意味着一种实证科学,即“在世界丧失性中的科学。必须首先通过悬搁丧失世界,然后在普全的自身思义中重新获得它。”[4]据此,现象学也可以作为“真正的实证主义”而对立于“伪称的实证主义”：“哲学走得还不够远,它还不够科学,因而还不能通过真正的积极主义(Positivismus)来克服那种[自称为实证主义(Positivismus)的]怀疑的消极主义(Negativismus)”[5],如此等等。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CM Hua I* (Den Haag²1963) 4f. - [2] *Aufs. u. Vort. I, Hua XXV* (Dordrecht 1986) 55. 胡塞尔在这里还把实证主义(以及实用主义)看作是相对主义的代表。- [3] 同上书, 34. - [4] *CM. . .* 39, 183. - [5] *Aufs. u. Vort. I. . .* 60.

Potentialität * 潜能性：〔(法) potentialité (日) 潜在性〕

“潜能性”在胡塞尔术语中是与“非现时性”相平行，与“现时性”(Aktualität)相对应的概念。“潜能性”既可以是指意向活动进行的非现时性，也可以是指在意向活动中被构造的意向相关项之存在的非现时性。更确切地说，从意向活动角度来看，与“现时性”相对应的是作为“权能性”的“潜能性”；而从意向相关项的角度来看，与“现时性”相对应的则是作为“可能性”的“潜能性”。胡塞尔将这个意义上的“潜能性”看作是意向分析的一个重要对象，他甚至认为：“意向分析就是对现时性和潜能性的揭示，对象正是在这些现时性和潜能性中作为意义统一而构造起自身”〔1〕。

“潜能性”和“现时性”的对应不仅与行为的进行有关，而且也与行为中某个因素或行为的某种样式的存在状态有关，例如一个行为所具有的对其对象之存在的“现实”与“潜能”设定等等〔2〕。

正如行为的“现时性”具有双重含义(“原本性”与“立场性”)一样〔3〕，行为的“潜能性”，或者说，“潜能性意识”〔4〕也具有“非原本性”和“不设定性”(“中立性”)的含义差异。

【注释】〔1〕参阅：E. Husserl: *CM Hua I* (Den Haag²1963) 19. - 〔2〕参阅：*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113. - 〔3〕较为详细的说明可以参阅“现时性”与“非现时性”条目。- 〔4〕同上书，264。

【文献】K. Wieglerling: *Husserls Begriff der Potentialität. Eine Untersuchung über Sinn und Grenze der transzendentalen Phänomenologie als universaler Methode* (Bonn 1984).

Prädikation (prädizieren) ** 述谓(作用)：〔(英) predication, to predicate (法) prédication (日) 述定〕

无论是在早期的《算术哲学》和《逻辑研究》中，还是在后期的《形式的与先验的逻辑学》和《经验与判断》中，胡塞尔的现象学分析操作都在意向分析和语言分析的交织中进行。逻辑学的出发点和中

心课题是述谓判断[1]。一方面,从意向分析的角度来看,“述谓”是指对象性判断的行为,而在“述谓”过程中作为“谓词”出现的同一之物在这里被理解为“一种新型的对象性,一种理智的对象性”[2]。“对象性”在这里不仅仅是指“对象”,而且意味着对象的状态、活动(谓词)。这种对象性也相当于胡塞尔通常所说的一个事态(Sachverhalt)而非实事(Sache)[3]。换言之,“述谓”可以被看作是与广义上的“客体化”或“对象化”相平行的术语。另一方面,从语言分析的角度来看,“述谓”意味着“陈述”[4],或者说,“论题行为”[5],它们不同于“名称”或“称谓行为”:前者与对一个事态的表述有关,后者只是对一个实事的命名。“述谓”在语言分析中与“命名”的差异类似于“述谓判断”在意向分析中与“表象”的差异:它们都是在“质性属”本身之中的本质差异[6]。胡塞尔在后期特别强调,“述谓判断”最终莫基于“前述谓的经验”之中,换言之,任何“判断”最终都可以回溯到“经验”之上[7]。胡塞尔由此而将逻辑学(先验逻辑学)的范围扩展到判断以外,直至最原初的经验领域。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EU* (Hamburg⁴1972) . - [2] 同上书, 391f. - [3] 较为详细的说明可以参阅“对象性”和“判断”条目。 - [4] 参阅: *LU* II/1, A416/B₁445. - [5] 较为详细的说明可以参阅“行为”条目下的“称谓行为与论题行为”子条目。 - [6] 参阅: *LU* II/2, A445/B₁477. - [7] 整个《经验与判断》都可以被看作是对这个命题的分析论证,尤其可以参阅该书的 §1, §6f.

【文献】L. Eley: “Phänomenologie und Sprachphilosophie”, Nachwort zu E. Husserl: *Erfahrung und Urteil. Untersuchung zur Genealogie der Logik* (Hamburg 1985) 479 — 518.

【相关词】prädikativ 述谓的, prädizieren 述谓, vorprädikativ 前述谓的.

Praktik 实践论: [(英) theory of practice, practice (日) 实践论]

虽然胡塞尔在其生前发表的著作中主要关注理论理性的研究,即探讨认识的可能性问题,但自1906年起,胡塞尔便设想在“理性批

判”的总标题下对“逻辑理性、实践理性、评价理性”进行系统的批判[1]。这个设想以后在他哲学发展的过程中也得到部分地实现。“实践论”是胡塞尔先验现象学理性批判的一个重要课题。形式的实践论与形式的价值论一同构成一门科学的伦理学的第一阶段和基础[2]。

【注释】[1] 参阅：E. Husserl：“Persönliche Aufzeichnungen”，hrsg. von W. Biemel，载于：*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XVI, No. 3 (1956) 297f. - [2] 对此还可以参阅“伦理学”条目；参阅：E. Husserl：*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269.

【文献】Ch. Spahn：*Phänomenologische Handlungstheorie. Edmund Husserls Untersuchungen zur Ethik* (Würzburg 1996).

Präsentation ** 体现：〔(日) 现前化〕

“体现”(当下拥有)[1]在胡塞尔的现象学中被用来最普遍地指称某些突出的经验种类的意向状态,这些经验类型有:

1. 现象学研究本身所要求的那种认识,即:“指明”、“直观”、“本原经验”。在这个意义上,“体现”就意味着明见性[2]。

2. 那种在构造上不再是被奠基的,而是奠基性的经验,即经验的原样式,就这种原样式来看,其他形式的经验都可以被理解为变更[3]。胡塞尔喜欢将感性感知行为中的内时间意识[4]看作是这种经验的一个现象学范例。在这里,“体现”便意味着一种由原印象、滞留、前摄所组成的现时体验[5],在这个体验中被意识到的是一个在“现前”(Präsenz)领域的统一性中的感性杂多性[6]。

【注释】[1] E. Husserl：*Krisis* Hua VI (Den Haag²1962) 162. - [2] M. Heidegger：*Sein und Zeit* (1927, ⁹1960) 363. - [3] 例如可以参阅：Husserl：“Appräsentation als Modifikation von Präsentation”，载于：*CM* Hua I (Den Haag²1963) §50, 139; 还可以参阅：*Ideen* II, Hua IV (Den Haag 1952) 162ff. - [4] *F. u. tr. Logik* Hua XVII

(1974) 141. 278; *CM*... 同上书, §55, 150; *Krisis*... 同上书, 107. - [5] *Zeib.*
Hua X (Den Haag 1966) §16f., 38ff.; 参阅: 107. - [6] *Krisis*... 同上书, 162.

(K. Held)

补充: 感知的特征是“体现”[1],即直接原本地给出对象的能力。但感知(尤其是外感知)并不完全由“体现”所组成。我们只能说,“体现”是在感知中真正配得上感知称号的那些部分。感知的另一些部分由“共现”(Appräsentation)组成,它们已经不再是对对象的当下拥有,而只是对对象的当下化,也可以说,感知中所包含的“共现”已经不再是“体现”,而只是另一种形式的“代现”(Repräsentation)了。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LU II/2*, A551/B₂79.

Präsenz * 现前: [(英) presence (日) 现前]

“现前”是胡塞尔后期使用的一个与“当下”(Gegenwart)相平行的概念[1]。它意味着在“体现”(感知)中一个事物的真正原本、切身被给予的部分。连同“现前”一起被给予或被共现的是这个事物的“事物领域”,即可能的“内视域”和“外视域”[2],它们构成“现前”的对应项。

【注释】[1] E. Husserl: *Krisis Hua VI* (Den Haag²1962) 163. - [2] 参阅: 同上书, 165; G. Brand 将“内视域”方面的“一同被意识到”标识为“共现”(Appräsens),而“外视域”方面的“一同被意识到”则被他称之为“同现”(Kompräsenz)[参阅: G. Brand: “Horizont, Welt, Geschichte”, 载于: *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en* 5 (1977) 30].

Präsumption (Präsumtion) * 预设: [(法) présomption]

胡塞尔在《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中用“预设”这个术语来标识“事物世界”(Dingwelt)的特征:“所有那些在事物世界中对我来说此在的东西原则上只是预设性的现实”[1]。这是因

为在对事物的经验(Dingerfahrung)中不仅包含着“体现性的东西”，而且也必然地、必不可少地包含着“共现性的东西”；这种“共现性的东西”，例如被看到的写字桌的背面，并没有切身地被给予我，但却一同被意指，一同被包含在写字桌的整个意向之中。在这个意义上，对写字桌的经验(外感知)始终带有“预设”。通常所说的在事物经验中包含“超越”无非就是指这种“预设”，它“从属于所有世界之物的本己意义”[2]。甚至“自在的真实世界”本身就是一个“必然的预设”[3]。

从这个角度来看，对“他人”的经验，亦即“陌生经验”(Fremderfahrung)也应当被看作是带有“预设”的意识行为：在这里，“被体现的”是他人的身体(物理方面)，而他人的心灵(心理方面)则永远只能“被共现”，即随他人的身体而一同被给予，一同被意指。

在后期的《笛卡尔的沉思》中，胡塞尔甚至还指出，“先验自我”对其本身的“自身经验”(Selbsterfahrung)也带有“预设的特征”[4]。这里的“预设”涉及在反思与生活之间的必然间距[5]。它表现在：自我本身是在流动中的意识，它在其自身经验中只能直接地、相应地把握到它的活的生活当下，而无法直接地、相应地把握到它的已时间化了的生活过去和将时间化的生活未来[6]。换言之，自我的当下虽然是“被体现的”，但它的过去、未来以及与此相关的习性则只能“被共现”。就此而论，在自我的自身经验中同样包含“预设”。胡塞尔认为，在自我的被给予方式中所带有的这种“预设特征”也会带来“可能的迷惑”[7]。他在《笛卡尔的沉思》中所要澄清的问题之一便是：“先验自我对其自身所产生的迷惑会伸展得多远，并且，尽管有这种迷惑，〔先验自我的〕绝对无疑的存在会伸展得多远？”[8]

此外，“Präsumtion”是“Präsumption”的异体词：前者出现在《现象学的心理学》中，后者则出现在《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与《笛卡尔的沉思》中[9]。对它们两者的使用都是合理的。

【注释】[1] E. Husserl: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 1976) 98. - [2] *CM Hua I* (Den

Haag²1963) 65. - [3] *Phän. Psych.* Hua IX (Den Haag 1962) 125. - [4] *CM...* 同上书, 62. - [5] 对此可以进一步参阅“反思”条目。 - [6] K. Held: *Lebendige Gegenwart. Die Frage nach der Seinsweise des transzendentalen Ich bei E. Husserl, entwickelt am Leitfaden der Zeitproblematik* (Den Haag 1966) 79ff. - [7] Husserl; *CM...* 同上书, 62. - [8] 同上。 - [9] 分别参阅: *Phän. Psych...* 同上书, 125, *Ideen I...* 同上书, 98, 453, *CM...* 同上书, 62.

【相关词】präsumieren 预设的, präsumptiv 预设性的。

primordial (primordial) ** 原真的: [(日) 原初的]

胡塞尔在其交互主体性现象学研究中经常使用“原真”概念,它原则上可以通过更为常见的“原本”(original)或“自身被给予”(selbstgegeben)而得到规定:它意味着“最可想象的原本性”[1]或“可想象的原初自身被给予性”[2]。但在“原真”与“原本”之间仍然有细微的区别,尽管胡塞尔常常将它们等义使用:“原真”始终是在与“自我”的相互关系中出现,因此,“原真”还带有“本己”(eigen)的含义,而且它们也在胡塞尔那里也是同义词,与它们相对应的概念是“陌生”(fremd);而“原本”则独立于这种相互关系,它仅仅表示一种被给予方式,与它相对应的概念应当是“再造”(reproduktiv)。

此外,在《胡塞尔全集》中时常出现的“primordial”一词,实际上是“primordial”的别字,它是对相应的希腊文原文的错误翻译[3]。

【注释】[1] E. Husserl: *Inters.* III, Hua XV (Den Haag 1973) 10. - [2] *CM Hua I* (Den Haag²1963) 133. - [3] 参阅: K. Held: “Einleitung”, 载于: Husserl: *Phänomenologie der Lebenswelt. Ausgewählte Texte Husserls II* (Stuttgart 1986) 294.

【相关词】primordiale Natur 原真自然, primordiale Subjektivität 原真主体性, Primordiale Körper 原真躯体, Primordialität 原真性, Primordialsphäre 原真领域。

Primordialsphäre (Primordinalsphäre) ** 原真领域: [(日) 原初领域、第一次领域]

在《笛卡尔的沉思》的第五沉思以及其他讨论我们对他人之经验(对其他主体的意识)的文字中,胡塞尔以一种特殊的“还原”或课

题悬搁为出发点：胡塞尔还原到原真的意识之上，然后在这个有限的先验领域内分析那些对他人之经验的动机与联系。但这个被称作原真领域的有限领域具有两个不同的含义或两个不同的范围，它们常常（例如在第五沉思中）被混杂在一起。在第一个意义上，这个领域是一个唯我论经验的领域，这些经验是对其他意识及其意向相关项（及其客体）之同感的动机基础。这个基础领域是一个原本被给予性的领域或一个直接被感知的客体领域，在它之中同样也包含空间事物，例如他人的物理躯体，也包含心理 - 物理的实在，例如本己的躯体。所有这些直接被经验到的客体在这个层次上都还不具有交互主体的意义，而问题在于，在这个直接被感知的客体领域中如何会引发，并且在经验的进一步进程中如何会论证那种对一些不是直接被感知而且不能直接被感知的客体（即关于他人及其意向客体）的“同感”和“理解”。在第二个意义上，原真领域被定义为原本性或直接的被给予性，但这个定义所说明的非是：这个领域的作用在于为同感提供了动机基础，因为同感作为我的本己行为是一同被包含在这个领域之中的。但在这个领域中却并不包含这些同感行为的意向相关项（客体），亦即其他的主体（意识）以及它们的意向相关项，因为其他人的意识永远不会被直接地或原本地感知到，它们只是在对那些直接被感知的事物的意指中被指示出来（被统握到）。“原真领域”的这个第二意义也就意味着那个被胡塞尔称作单子或单子自我的东西。尽管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和富有成效的设想，它所表明仍然是一个抽象，即一个无法独立存在的实在，因为，根据胡塞尔自己的理论，一个意向行为，如同感，并不会与它的意向相关项，例如他人的意识及其意向相关项相脱离[1]。

【注释】[1] 关于“原真领域”的概念还可以参阅“交互主体性”条目。

【文献】A. Schutz: “The problem of transcendental intersubjectivity in Husserl”, 载于: *Collected Papers III* (Den Haag 1966) 51—91. — M. Theunissen: *Der Andere. Studien*

zur Sozialontologie der Gegenwart (Berlin 1965). - G. Römpp; *Husserls Phänomenol. der Intersubjektivität* (Dordrecht u. a. 1991). - J. G. Hart; *The Person and the common life* (Dordrecht u. a. 1992).

(I. Kern)

补充：“原真领域”是胡塞尔为了构建其陌生经验理论而引入的术语。如何在我的纯粹的、先验的本我经验领域中思考他人的构造，这个问题使得在此经验领域内的一种“课题还原”成为必要，在这种还原中进行着一种抽象，即从所有其他意向性中抽象出来，同时我的那些与陌生主体性有关的意向性在这里也被忽略不计。胡塞尔认为，这种“抽象的对陌生者之意义排斥”是为了澄清交互主体性而需要在方法上迈出的第一步，它会导向原真领域，这个原真领域被理解为仅只是我的本我的各个意向性的联系，这个我的本我的世界是一个“原真的超越”，即不带有——只能交互主体地构造起来的——客观之物意义的世界现象的一个统一层次[1]。这个原真领域因而只是将世界展示为一个“自身本己之物的宇宙”，一个仅仅构造在我的各种现时的和潜能的意向性之中的宇宙。在这个宇宙中只包含着作为定向中心的我的本己身体和我在时空中的人格自我连同所有那些被构造的统一，它们仅仅从我之中获取其对象意义[2]。在我的这个原真领域中，他人按阶段地构造起自身：他人首先只是作为躯体而被给予，通过从我身体而来的统摄性转渡，它对我来说成为身体，然后通过共现和同感，它对我来说成为在原本经验中可及的“陌生者”。由于它本身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带有我所带有之世界的自我，因此作为他我的他人之构造也意味着我的自身和我的原真领域的一个变异；我连同我的世界是通过他人而构造起来的，就像他和他的世界是通过我而构造起来的一样[3]。——但是，由于在这里并没有现实地为在本己自我和陌生自我的构造中提供相互蕴含的保证，并且本己自我始终还是本原的构造者，因此胡塞尔以后试图严格地以一种与本己本我之存在有效性的“同现”（“kompräsent”）方式来理解其他自我的存在有效

性,也就是说,通过与本己自我构造的类比,这种构造是通过自身时间化而得以进行的,原真领域,即以前还在在先被给予的时间性中可见的那个原真领域,也是从这种自身时间化中才被构造出来[4]。

【注释】[1] E. Husserl; *CM Hua I* (Den Haag ²1963) 124—129. - [2] 同上书, 129—134. - [3] 同上书, 144; *Erste Philos.* II, *Hua VIII* (Den Haag 1959) 137ff. 436ff.; *F. u. tr. Logik Hua XVII* (1974) 210ff. - [4] *Krisis Hua VI* (Den Haag 1956) 189.

【文献】K. Hartmann: *Husserls Einfühlungstheorie auf monadol. Grundlage.* (Diss. Bonn 1953). - A. Schütz: “Das Problem der transz. Intersubjektivität bei Husserl”, 载于: *Philosophische Rdschau* 5 (1957) 81—107; “Husserls importance for the soc. sciences”, 载于: *Edmund Husserl (1859—1959)* (Den Haag 1959) 86—98. - D. Sinn: *Die transzendente Intersubjektivität mit ihren Seinshorizonten bei E. Husserl* (Diss. Heidelberg 1958). - H. Zeltner: “Das Ich und die Anderen. Husserls Beitrag zur Grundlegung der Sozialphilosophie”, 载于: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sche Forschung* 13 (1959) 288—316. - E. Ströker: “Das Problem der Epoché in der Philos. E. Husserls”, 载于: *Analecta Husserliana* 1 (1971) 170—185; *Phänomenologische Studien* (1987) 35—53; dies.: *Husserls transzendente Phänomenologie* (1987) 130ff. - N. - I., Lee: “Der Begriff der Primordialität in Husserls Fünfter Cartesianischer Meditation”, in: H. Hüni/P. Trawnz (Hrsg.): *Die erscheinende Welt-Festschrift für Klaus Held*, Berlin 2002, S. 675—696.

Privation 缺失:

“缺失”作为哲学概念通常是指存在者本应具有的某个特性或状态的不存在;它不同于对这个特性或状态的否定。“缺失”在胡塞尔那里大都被用来指称对存在之设定(*Setzung*)的缺失;它意味着对对象之存在与否的“不执态”[1],因而它在相当程度上与“中立化”、“无兴趣”、“不设定”等等概念同义。但“缺失”概念更明确地指明,“不执态”、“不设定”是奠基于“设定”、“执态”之中的第二性行为特征。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Ph. B. Er.* Hua XXIII (Den Haag 1980) 359.

Produktivität 原造性:

“原造性”在胡塞尔术语中一方面意味着意识的主动创造性,在这个意义上,它与意识的被动“接受性”(Rezeptivität)相对应[1];另一方面,“原造性”又表明意识对其对象的原初构造,在这个意义上又与“再造性”(Reproduktivität)相对应[2]。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EU* (Hamburg⁴1972) 89. - [2] 参阅“再造”条目。

【相关词】Produktion 原造, produktiv 原造的, produzieren 原造的。

Protention ** 前摄: [(英) protention (法) protention (日) 未来把持]

“前摄”在胡塞尔的时间意识现象学分析中标志着意向性的一个基本种类,与另外两个经验的时间性原形式,即“原印象”(Impression)和“滞留”(Retention)一样,它不能回归为其他的意向性种类[1]。在与“滞留”的比较中,胡塞尔将“前摄”理解为意识与一个被意识之物的本原意向关系,这个被意识之物就要进入到意识的当下之中,并且在它刚要过渡到“原印象”的被给予时而被非课题性地一同意识到。同样,与“滞留”和“再回忆”之间的构造关系相符合,“前摄”是可以指明的任何一种形式使对未来之物的“期待”得以可能的基础[2]。“前摄”和“滞留”一样,是一种在处在与一个体现的连续的、过渡性综合的统一之中的“脱离当下”(Entgegenwärtigung),而它与“滞留”之间的特殊区别在于,与滞留性的“让滑脱”(Entgleitenlassen)相反,它作为对将来之物的非课题性“前握”(Vorgreifen)展示着主动性的第一形态[3]。就像“滞留”被胡塞尔称作“第一性回忆”一样,“前摄”也被他标识为“第一性期待”[4]。

据此,“前摄”从一开始就是一种朝向充实的趋向[5]。它是一门目的论的意向原形式,这门目的论在胡塞尔的后期才完全成为

现象学的课题。

【注释】[1] 对此整个问题可以参阅：Husserl; *Zeitb.* Hua X (Den Haag 1966) 52f. 55ff. 以及其他各处；*Ideen I*, Hua III (Den Haag 1950) 178, 182. - [2] *Zeitb.*... 同上书, 185; *Analysen* Hua XI (Den Haag 1966) 185. - [3] *Analysen.*... 同上书, 73ff. - [4] 参阅：*Zeitb.* Hua X (Den Haag 1966) 399. - [5] K. Held; *Lebendige Gegenwart. Die Frage nach der Seinsweise des transzendentalen Ich bei E. Husserl, entwickelt am Leitfaden der Zeitproblematik* (Den Haag 1966) 39ff. (K. Held)

【文献】E. Husserl; 参见：注释[1]. - K. Held; 参见：注释[4].

【相关词】prointentional 前摄的。

Psychologie ** 心理学：〔(英) psychology (日) 心理学〕

由于胡塞尔本人是从逻辑心理主义立场不断发展和过渡到现象学心理学和先验现象学的观点上,因而“心理学”的问题与课题在他的现象学分析中始终占有极为中心的位置。就“心理学”的特征而言,胡塞尔将它看作是先验哲学的对立面,因为“人们永远不应忽视,心理学的唯一意义就在于并且始终在于,它是人类学的分支,是实证的世界科学”[1],而先验哲学则摆脱与任何实在现实的联系。但另一方面,“心理学”,主要是“本质心理学”或“意向心理学”,在胡塞尔那里是一门与先验哲学平行的学科。真正意义上的“心理学”(这是指本质心理学或意向心理学,而非当时流行的实验心理学)不仅构成先验现象学的一个前阶段[2],而且它本身也是一门独立的本质科学。它与先验现象学的区别在于: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纯粹心理主体性,而先验现象学的研究对象是纯粹先验主体性,前者还属于客观科学的范畴,而后者已经摆脱了这种束缚[3]。胡塞尔认为,通过先验还原,人们可以从意向心理学直接进入先验现象学(意向心理学道路上的先验还原),意向心理学的所有基本研究成果都可以在先验现象学的领域中继续有效[4]。

【注释】[1] E. Husserl; *F. u. tr. Logik* Hua XVII (Den Haag 1974) 259f. - [2] H.

Drüe 在其专著 *Edmund Husserls System der phänomenologischen Psychologie* (Berlin 1963) 235, 249 中认为,可以将心理学到先验现象学的过渡过程划分为五个阶段:1)心理-生理的心理学;2)抽象纯粹的心理学;3)本质心理学;4)先验心理学;5)先验现象学。- [3] 参阅: Husserl: *Phän. Psych.* Hua IX (Den Haag 1962) 44 以及 *Ideen I/2*, Hua III/2 (Den Haag 1976) 642。- [4] 参阅: *F. u. tr. Logik* Hua XVII (Den Haag 1974) 261f.

【文献】A. Gurwitsch;“Phänomenologie der Thematik und des reinen Ich. Studien über Beziehungen von Gestalttheorie und Phänomenologie”, 载于: *Psychologische Forschungen* 12 (1929) 279—381。- F. J. J. Buytendijk:“Die Bedeutung Husserls für die Psychologie der Gegenwart”, 载于: H. L. Van Breda/J. Taminioux (Hrsg.): *Husserl et la Pensée Moderne/Husserl und das Denken der Neuzeit* (Den Haag 1959)。- E. Ströker:“Phänomenologie und Psychologie. Die Frage ihrer Beziehung bei Husserl”, 载于: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sche Forschung* 37 (1983) 3—19。- H. Drüe: 参见: 注释[1]。

【相关词】analytische Psychologie 分析心理学, apriorische Psychologie 先天心理学, beschreibende Psychologie 描述心理学, deskriptive Psychologie 描述心理学, dualistische Psychologie 二元论心理学, eidetische Psychologie 本质心理学, empirische Psychologie 经验心理学, empiristische Psychologie 经验主义心理学, erklärende Psychologie 解释心理学, experimentelle Psychologie 实验心理学, historische Psychologie 历史心理学, immanente Psychologie 内在心理学, induktive Psychologie 归纳心理学, intentionale Psychologie 意向心理学, naturalistische Psychologie 自然主义心理学, objektive Psychologie 客观心理学, phänomenologische Psychologie 现象学的心理学, physiologische Psychologie 生理心理学, positive Psychologie 实证心理学, rein deskriptive Psychologie 纯粹描述心理学, sensualistische Psychologie 感觉主义心理学, transzendente Psychologie 先验心理学, psychologisch 心理学的, Psychologisierung 心理学化。

- rein deskriptive Psychologie * 纯粹描述心理学:

“纯粹描述心理学”在胡塞尔的术语中基本上是“现象学心理学”的同义词[1]。在布伦塔诺的影响下,胡塞尔在《算术哲学》(1891年)时期便开始运用“描述心理学”的概念。以后在《逻辑研究》中,胡塞尔也将他的现象学称作“描述心理学”。但他很快便对“描述心理学”的概念作出划分:一般意义上的“描述心理学”是经验立场上的心理学,或者说,是“经验现象学”[2]。它不同于“纯粹的

描述心理学”，后者是一门“抽象纯粹地自身自为地被考察的心灵的心理学”，而这种考察是“根据相应纯粹地被理解的心灵经验来进行的”[3]。“纯粹描述的心理学”和先验现象学一样可以作为先天科学而得到实施，但它因为缺乏现象学的还原而仍然具有与身体性(Leiblichkeit)的联系，从而不能获得先验的意义[4]。这样，胡塞尔所建立的“纯粹描述心理学”一方面不同于传统的(布伦塔诺、狄尔泰、马赫等人的)经验描述心理学，另一方面也有别于他本人的先验现象学设想。胡塞尔在后期也将“纯粹描述心理学”等同于“现象学的心理学”、“本质心理学”、“理性心理学”、“先天心理学”或“纯粹心理学”等等[5]。

【注释】[1] 较为详细的说明可以参阅“现象学心理学”条目。 - [2] E. Husserl: Ms. B II 2, 25f. - [3] *F. u. tr. Logik* Hua XVII (Den Haag 1974) 261. - [4] 同上书, 262. - [5] 参阅: *Phän. Psych.* Hua IX (Den Haag 1962) 237f., *F. u. tr. Logik* Hua XVII (Den Haag 1974) 261f., *Aufs. u. Vort.* I, Hua XXV (Dordrecht u. a. 1987) 117f. 以及其他各处。

- **Phänomenologische Psychologie** ** 现象学的心理学:

在胡塞尔那里,现象学的心理学是指一门与先验现象学“在方法上和 content 上相平行的心理学学科”[1],它作为一门通过现象学还原和本质还原而在方法上得到保证的先天纯粹意向心理学而“要求成为原则性的方法基础,唯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建立起一门在科学上严格的经验心理学”[2]。由于在现象学的心理学中,心理之物还带有世界现存之物的存在意义[3],因此它始终是一门在自然观点中的科学,并且,它仅只意味着本真的,亦即先验的现象学的一个前阶段,诚然,这个前阶段对于进入现象学具有引导入门的作用[4]。要想将现象学的心理学改变为先验现象学,就需要进行在现象学还原和本质还原基础上的先验还原,需要对反思者的观点进行彻底的和习性的改变[5]。这种先验还原在于,反思者将那种在素朴自明性中与纯粹心理学的自身经验相联结的自身统觉,

即那种将自己统摄为人的统觉,悬搁起来,反思者将自己理解为先验的旁观者[6];以此方式,反思者所具有的人的自我便成为他的先验自我的现象,人化的自身客体化被理解为从属于本己先验自我之绝对存在的构造性成就[7]。如果不区分先验现象学和现象学的心理学,现象学就会面临堕入心理主义的危险[8]。

【注释】[1] E. Husserl: *Phän. Psych.* Hua IX (Den Haag 1962) 277, 参阅: 343ff.; *CM* Hua I (Den Haag²1963) 70。 - [2] *Phän. Psych.*... 同上书, 277; *CM*... 同上书, 107。 - [3] *Phän. Psych.*... 同上书, 277; *CM*... 同上书, 107。 - [4] *Phän. Psych.*... 同上书, 335ff。 - [5] 同上书, 336ff。 - [6] 同上书, 341f。 - [7] 同上书, 343。 - [8] *F. u. tr. Logik* Hua XVII (1974) 257; *CM*... 同上书, 70; *Krisis* Hua VI (Den Haag²1962) 247ff。

【文献】H. Drüe: *E. Husserls System der phänomenologischen Psychologie* (1963)。 - A. Arlt: “Transzendentalphilosophie und Psychologie. Zum Begriff der ‘phänomenologischen Psychologie’ bei Husserl”, 载于: *Perspektiven der Philosophie* 10 (1984) 161—179。

(K. Held)

- transzendente Psychologie 先验心理学:

在胡塞尔后期著述中经常出现的[1]“先验心理学”概念是一个相当矛盾的表述。这一方面是因为,通常意义上的“心理学”,包括胡塞尔通常所说的“心理学”,是指与人的心理或人类心理有关的学科,而胡塞尔的“先验”概念则又意味着一种摆脱了人类事实的、与世间概念相对的纯粹可能性范畴;另一方面,这种矛盾性还表现在,胡塞尔有时将“先验心理学”等同于“先验哲学”[2],有时又将它理解为“意向心理学”[3]。它们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胡塞尔在“心理学”与“现象学”关系问题上的动摇。从总体上看,“先验心理学”的概念基本上接近于胡塞尔的“发生现象学”概念。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Krisis* Hua VI (Den Haag²1962) 261, 265, 268, Ms. A IV 2, 21ff。 - [2] *Krisis*... 同上书, 261。 - [3] Ms. A IV 2, 21。

【文献】E. Strüker: "Phänomenologie und Psychologie. Die Frage ihrer Beziehung bei Husserl", 载于: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sche Forschung* 37 (1983) 3—19.

Psychologismus 心理主义:** [(英) psychologism (日) 心理主义]

“心理主义”是一个论战性的概念,它首先可以被用来标识在唯心主义之后 19 世纪的某些哲学立场,这些哲学立场早在作为个别科学的心理学建立之前便主张,心理学的任务就在于:为其他的科学奠定基础。“心理主义”的概念可以被普遍地运用并且涉及各个不同的实事领域:形而上学、认识论、逻辑学、伦理学、美学(广义上的心理主义)。但它也可以被用来标识某个逻辑学的观点(逻辑心理主义、狭义上的心理主义)。

在十九世纪下半叶流行的(公开的或隐蔽的)逻辑心理主义已经在新康德主义那里找到论战的对手。洛采(H. Lotze)也已经规定了逻辑之物的基本特征,它是与心理之物完全不同的。此后,弗雷格(G. Frege)与胡塞尔结束了逻辑心理主义的统治地位。弗雷格在《算术基础》中严格地区分思想的起源和思想本身[1]。逻辑学与数学的对象是思想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结,但与此相反,逻辑学与数学的对象并不是人们通常对这些思想进行思考时所需的心理条件。为了避免心理主义,弗雷格趋向于一种客观的逻辑主义,但这种作为心理主义之对立极的客观逻辑主义恰恰重又会给心理主义开辟活动场所,这种情况在十九世纪已经发生过。而(后期)胡塞尔的现象学则相反,它试图通过对主观之物的特别关注来阻止心理主义。

通过弗雷格和其他人对《算术哲学》中心理主义趋向的批评,胡塞尔决心对心理主义进行清算,这个清算可以在《逻辑研究》的第一卷中找到[2]。胡塞尔将心理学规定为一门事实科学,它只能获得关于意识—“事实”的、在经验上被论证的规则(“自然规律”),以此方式,胡塞尔便对心理主义与其对手之间的争论作出了

最终的裁定[3]。他证明,将逻辑学的观念的、超时间的含义统一还原为心理发生的实在个别性,这样一种企图最终会导致一门理论的悖谬,这门理论违背了一般理论可能性的条件并且最终会以怀疑论的相对主义而告终[4]。胡塞尔之所以能够得出这个证明,是因为他区分了实在的心理体验(“判断行为”)和这些心理过程的观念内涵。一个逻辑定理作为心理体验是一个在时间中产生和结束的发生,它在许多不同的个别判断行为中进行,这一点可以在自身感知中得到确定[5]。与此完全不同的是这个逻辑定理所陈述的东西,是它的内涵。逻辑定理的内涵在杂多的、时间个体性的心理进行中始终是同一个东西,它不会开始和终结。它是观念的——同一的,全时的——超时的[6]。

胡塞尔在后期现象学地回复到逻辑意义构成于其中的“体验”之上,这种回复展示了一种将主体性(以及从属于它的心理之物)与客体性合为一体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已不再能够被纳入到心理主义的概念之中[7]。

【注释】 [1] G. Frege: *Die Grundlagen der Arithmetik* (1884); H. Lotze: *Logik* (1874). - [2] Frege: “Rezension von: E. G. Husserl, *Philosophie der Arithmetik*”, 载于: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 und philosophische Kritik* N. F. 103 (1894) 313—332 bzw. *Kleine Schriften*, hrsg. v. I. Angelelli (Darmstadt 1967) 179—192. - [3] E. Husserl: *LU I; Prolegomena zur reinen Logik* (1900) 77. - [4] 同上书, 118ff. - [5] 同上书, 133ff. - [6] 同上书, 173ff. - [7] “*Philosophie als strenge Wissenschaft*” (1910); *F. u. tr. Logik* Hua XVII (1974) 177ff.

【文献】 G. Frege: 参见:注释[1], [2]. - E. Husserl: 参见:注释[3]. (P. Janssen)

补充: 胡塞尔对当时在哲学领域占主导地位的“心理主义”(这也是他自己过去的立场)各种表现形式的批判,尤其是对“逻辑心理主义”的批判,起始于《逻辑研究》第一卷。此后,这种批判又在他的“现象学的心理学”讲座、“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论文以及《形式的与先验的逻辑学》、《笛卡尔的沉思》和《欧洲科学的危机与先

验现象学》著述中得到不断的表露。从总体上说,胡塞尔一再反对任何一种从心理学的认识论出发来对逻辑学进行论证的做法,他要求严格区分纯粹逻辑学对象和这些对象的心理学被给予方式,即区分判断的逻辑内容与判断的心理过程。而“心理主义的逻辑学家们忽视了在观念规律与实在规律之间、在规范性规定与因果规定之间、在逻辑必然性和实在必然性之间、在逻辑基础与实在基础之间所具有的那种根本性的、永远无法消除的差异”[1]。胡塞尔的这些批判在当时结束了心理主义的统治,而且在今天,无论人们把逻辑定理看作是分析的还是综合的,这些批判仍然还保持着它们的有效性。可以说,在胡塞尔的批判之后,心理主义这种形式的怀疑论连同有关心理主义的讨论在哲学史上最终被归入了档案。

通常的观点认为,胡塞尔本人从心理主义到反心理主义的转变得益于弗雷格对他的《算术哲学》的批判[2],这个批判纠正了胡塞尔混淆心理学与逻辑学的做法,并引导胡塞尔走向对“概念”、“含义”与“对象”的明确划分。这个观点应当在两个方面受到纠正:一方面,虽然胡塞尔本人在《逻辑研究》中公开承认,弗雷格的《算术基础》和《算术的基本规律》对他具有推动力[3];但他在第一卷的“前言”中同时也强调,这个从心理主义到反心理主义的转变是独立地做出的,从心理主义立场中产生出的一些不可避免的矛盾和困难迫使胡塞尔放弃这个立场;“确切地说,我自身的发展进程引导我,一方面在逻辑学的基本信念上远离开那些曾是我科学先师的人与著作,另一方面则密切地接近了其他一些研究者,以往我未能充分地估价他们的著述,因而在工作中也未曾从这些著述中得到足够的启迪”[4]。另一方面,从胡塞尔对概念的心理学起源之研究的历史发展来看,胡塞尔在弗雷格的批评发表前三年(1891年)便已经注意到了对“含义”与“表象”、“含义”与“对象”的严格区别[5],因而胡塞尔对“范畴对象、形式概念”与构造它们的意识行为的划分并不能归功于弗雷格。根据现有的研究结果可

以确定的是,弗雷格对胡塞尔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弗雷格看到了算术运算与逻辑运算的纯粹逻辑学奠基。这使胡塞尔放弃了他对“逻辑学”作为“工艺论”的布伦塔诺式定义[6]。但胡塞尔并不仅仅局限于将形式-逻辑对象与规律从心理学的规定中解放出来——这是在胡塞尔与弗雷格的心理主义批评之间的一个主要区别所在——,而是由此出发去理解在纯粹逻辑学与心理思维过程、观念的认识条件与时间性的个体思维行为之间的联系。在这个意义上可以将《纯粹逻辑学导引》(《逻辑研究》第一卷)看作是对《算术哲学》的提问的继续[7]。

【注释】[1] E. Husserl: *LU I*, A68/B68. - [2] 参阅: Frege: “Rezension von: E. G. Husserl, Philosophie der Arithmetik”, 载于: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 und philosophische Kritik* N. F. 103 (1894) 313—332 bzw. *Kleine Schriften*, hrsg. v. I. Angelelli (Darmstadt 1967) 179—192. - [3] Husserl: *LU I*, A169/B169 以及 Frege: *Die Grundlagen der Arithmetik* (Breslau 1884), *Die Grundgesetze der Arithmetik* (Jena 1893). - [4] 参阅: Husserl: *LU I*, AVII/BVII. - [5] 参阅: *Aufs. u. Rez. Hua XXII* (The Hague u. a. 1979): “[Rezension von] Schröder, Ernst, *Vorlesung über die Algebra der Logik...*”, 3—43. - [6] 参阅: R. Bernet/I. Kern/E. Marbach: *Edmund Husserl: Darstellung seines Denkens* (Hamburg 1989) 12ff. - [7] 参阅: 同上书, 25.

【文献】R. Bernet/I. Kern/E. Marbach: 参见: 注释[6]. - J. N. Mohanty: “Husserl and Frege. A new Look at their Relationship”, 载于: *Research in Phenomenology* IV (1974) 51—62.

Punkt 点:

这个概念主要被胡塞尔用在时间意识的分析上: 现在、滞留、前摄是时间意识中的点。它们代表了意识流中的最小单元。因而意识的流动可以说是“点状的”(punktuell)。当然,对各个点的确定实际上是一种理论的抽象,在现实的时间意识中它们三者是不可分割的,并共同构成一个时间性的统一。胡塞尔也用“时段”概念来标识“点”,所以他也说“点状的时段”[1]。而“每一个时段都是一

个意向的体验”。“在绝对时间流动的同时,意向时段也在推移,但却以如此地推移,以至于它们以同属一体的方式构造起统一,相互地过渡”[2]。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Zeitb. Hua X* (Den Haag 1966) [398]. 对此也可以参阅“时段”条目。- [2] 同上书, [470]。

- transzendente Psychologie 先验心理学:

在胡塞尔后期著述中经常出现的[1]“先验心理学”概念是一个相当矛盾的表述。这一方面是因为,通常意义上的“心理学”,包括胡塞尔通常所说的“心理学”,是指与人的心理或人类心理有关的学科,而胡塞尔的“先验”概念则又意味着一种摆脱了人类事实的、与世间概念相对的纯粹可能性范畴;另一方面,这种矛盾性还表现在,胡塞尔有时将“先验心理学”等同于“先验哲学”[2],有时又将它理解为“意向心理学”[3]。它们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胡塞尔在“心理学”与“现象学”关系问题上的动摇。从总体上看,“先验心理学”的概念基本上接近于胡塞尔的“发生现象学”概念。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Krisis Hua VI* (Den Haag²1962) 261, 265, 268, Ms. A IV 2, 21ff. - [2] *Krisis...* 同上书, 261. - [3] Ms. A IV 2, 21.

【文献】E. Ströker: “Phänomenologie und Psychologie. Die Frage ihrer Beziehung bei Husserl”, 载于: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sche Forschung* 37 (1983) 3—19.

Q

Qualität ** 质性: [(英) quality (法) qualité (日) 性质]

“质性”是胡塞尔在意向分析中使用的一个重要概念。他始终认为,一个意识行为的“意向本质”(das intentionale Wesen)是由“质性”与“质料”一同构成的:“在我们看来,质性和质料是一个行为的

极为重要的、因而永远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所以，尽管这两者只构成一个完整行为的一个部分，我们把它们称之为行为的意向本质仍然是合适的”[1]。

这个意义上的“质性”概念具有两个含义。首先，“质性”是指一种使某种行为能够成为这种行为的东西，例如，它使表象成为表象，它使意愿成为意愿。胡塞尔也将这种“质性”称之为“行为特征”(Aktcharakter)[2]。一个表象之所以不同于意愿，是因为表象作为一类行为具有自己的特殊特点：“如果我们例如将某一个体验称之为判断，那么必定有某种内在的规定性，而不是某种依附在外表上的标记，将这个体验与愿望、希望以及其他种类的行为区别开来”[3]。胡塞尔在这里所说的内在规定性就是指“质性”。换言之，表象与判断各自所具有的“质性”一旦丧失，表象也就不再是表象，判断也就不再是判断。“质性”在这里意味着一种类型的行为所共同具有的本己共性。

其次，在胡塞尔那里，“质性”还意味着这样一种东西，它决定着—一个行为是否带有“存在设定”。—一个行为或者具有“设定的”(setzend)质性，或者具有“不设定的”(nichtsetzend)质性，“前者是指在某种程度上对存在的意指；……后者则将存在置而不论”[4]。因此，“设定”这个概念与“存在信仰”是同义的。从理论上说，每一个意识行为都可以是设定性的，也可以是不设定的。每一个设定行为原则上都可以有一个不设定的行为与之相对应[5]。从设定的行为向不设定的行为的过渡被胡塞尔标志一种“变异”。由于这种变异与行为的“质性”有关，所以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也将它明确地称之为“质性变异”[6]。

除此之外，胡塞尔在其著述中也经常提到“第一质性”和“第二质性”[7]，但这已经是在洛克的传统意义上，即在“可以感性地经验到的质性”[8]的意义上使用“质性”概念了。这个意义上的“质性”概念也被胡塞尔称作“充盈质性”或“感性质性”[9]。它实际上已经与胡塞尔所说的“感觉材料”或“充盈”是同义的了。

【注释】[1] E. Husserl: *LU* II/1, A443/B₁475. - [2] 同上书, A386f./B₁411. - [3] 同上书, A400/B₁426. - [4] 同上书, A447f./B₁479f. - [5] 参阅: 同上书, *LU* II/1, A447f./B₁480f. - [6] 同上书, 5. Unters. §39, 40. - [7] 例如: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40 等等. - [8] 参阅: *Inters.* III, *Hua* XV (Den Haag 1973) 156 u. *Aufs. u. Vort.* I, *Hua* XXV (Dordrecht u. a. 1987) 74. - [9] *Krisis* *Hua* VI (Den Haag²1962) 27, 31, 33f., 37 以及其他各处.

【文献】M. Merleau-Ponty: *Phénoménologie de la perception* (Paris 1945). - H. U. Asemissen: *Strukturanalytische Probleme der Wahrnehmung in der Phänomenologie Husserls* (Köln 1957). - U. Melle: *Das Wahrnehmungsproblem und seine Verwandlung in phänomenologischer Einstellung. Untersuchungen zu den phänomenologischen Wahrnehmungstheorien von Husserl, Gurwitsch und Merleau-Ponty* (Den Haag 1983). - L. Ni: *Seinsglaube in der Phänomenologie Edmund Husserls* (Dordrecht u. a. 1999).

【关键词】qualitativ 质性的, Qualitätsgattung 质性属, Füllequalität 充盈质性, Sinnequalität 感性质性.

Qualitätsgattung 质性属:

“质性属”是指比“质性”更高一层的行为特征,例如“客体化行为”,它本身包含“表象”和“判断”的行为种类,它也被胡塞尔称作一个“质性属”。所有客体化行为都具有同一个属质性[1]。与此相对,所有“非客体化行为”则属于另一个“质性属”。

此外,当胡塞尔在传统意义上使用“质性”概念时,“质性属”便意味着较高级的质性种类[2];例如比“红”这个“质性”更高的是“颜色”的“质性属”。

【注释】[1] E. Husserl: *LU* II/1, 5. Unter., 5. Kapitel. - [2] 参阅: 同上书, 5. Unter., §24.

quasi - 拟 - : [(英) quasi - (法) quasi - (日) 准 -]

胡塞尔通常在两种意义上使用“拟 - ”的前缀: 1) 它意味着“变异了的”,更确切地说,“经历了想象变异的”。例如,“单纯想象”被胡塞尔称作“经历了变异的为”,“变异为拟 - 行为,想象行为”[1];

“拟-感知”“拟-感知”在胡塞尔的现象学术语中也基本上等同于“素朴的想象”[2]；而“拟-信仰意向”则意味着“再造性的意向”[3]。2)“拟-”的前缀还可能是指“虚假的”(Trug-)。例如，“拟-充实”意味着“虚假充实”，它实际上是一种“失实”[4]。

【注释】[1] 参阅：E. Husserl; *Ph. B. Er.* Hua XXIII (Den Haag 1980) [2] 同上书，225。 - [3] 同上书，444。 - [4] *LU* II/2, A599/B₂127.

【相关词】quasi-Erfüllung 拟-充实，quasi-Glaubensintention 拟-信仰意向，quasi-Konstitution 拟-构造，quasi-Setzung 拟-述定，quasi-Stellungnahme 拟-执态，quasi-Wahrnehmung 拟-感知，quasi-Wertung 拟-评价，quasi-Wirklichkeit 拟-现实，quasi-Wollen 拟-意愿。

quasi-Setzung 拟-设定：

“拟-设定”是对存在之不设定(Nichtsetzung)的一种，即在单纯想象中的不设定。例如，我想象我在月球上散步。当我沉浸在这种想象中时，我仿佛相信周围的一切都是真实的。但只要我在某种程度上从这想象中脱身出来，我就不会再坚持原先的存在信仰。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说，这种“仿佛-相信”既不是一种对存在的设定，也不是一种对存在的不设定，因而在胡塞尔看来只能是“拟-设定”。但在术语上，胡塞尔仍然将它归入“不设定”的范畴[1]。

【注释】[1] E. Husserl; *Ph. B. Er.* Hua XXIII (Den Haag 1980) 359.

【文献】L. Ni; *Seinsglaube in der Phänomenologie Edmund Husserls* (Dordrecht u. a. 1999).

quasi-Stellungnahme 拟-执态：

胡塞尔将“拟-执态”与“拟-设定”作同义语使用，它是指在当下化行为之中进行的对存在的“执态”[1]。

【注释】[1] E. Husserl; *Ph. B. Er.* Hua XXIII (Den Haag 1980) 444, Anm. 1.

R

Rationalismus 理性主义：〔（日）合理主义〕

胡塞尔认为,先验现象学克服了传统哲学中的各种对立,包括“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对立。他并不仅只反对“经验主义”,而且同时也反对在传统意义上“有局限的、独断论的理性主义”,并且将自己的先验现象学称之为“最普全的、对先验主体性、自我、意识以及被意识的对象性进行本质直观的理性主义”[1]。

【注释】[1] E. Husserl: *Phän. Psych.* Hua IX (Den Haag 1962) 300, 参阅: *Krisis* Hua VI (Den Haag²1962) 13f.

Rätsel 谜：〔（英）enigma〕

- transzendentes Rätsel 先验的谜：

尽管胡塞尔将“出生”、“死亡”等等称之为“先验的谜”[1]或者“原雾”(Urnebel)[2],并且偶尔也将意识的“意向性”称作“谜”[3]。宽泛地说,在自然观点中的“自明性”到先验观点中都会成为“谜”[4]。但“谜”在胡塞尔的哲学中不是一个特定的术语和对象。只是以后的莱维纳斯(E. Levinas)才将“谜”作为一个意识现象、一种与胡塞尔所探讨的“问题”、“怀疑”等等相似的信仰样式来加以探讨[5]。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Ms. A V 20, 23. - [2] 也可以参阅“原雾”概念。
- [3] 参阅: *Logik u. Wiss.* Hua XXX (Dordrecht u. a. 1996) Beil. V, 341.
- [4] 参阅: *Aufs. u. Vort.* II, Hua XXVII (Dordrecht u. a. 1989) 167. - [5] 参阅: E. Levinas: *Die Spur des Anderen. Untersuchungen zur Phänomenologie und Sozialphilosophie* (Freiburg/München 1983) 236ff.

Raum 空间：**〔(英) space (法) espace (日) 空间〕

“空间”观念在胡塞尔的意向分析中始终与“事物”概念联系在一起，“空间之物”与“事物”在他那里基本上是同义词。除了《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以外，胡塞尔对“空间”的现象学研究还在1907年的“事物与空间”的讲座中得到系统的表露[1]。这种研究毋宁说是一种对在“空间表象”中进行的“空间构造”的研究。胡塞尔认为，“‘空间表象的起源’问题所具有的最深层现象学意义从未得到过把握，这个问题可以还原到对所有意向相关项现象(或意向活动现象)的现象学本质分析之上，在这些现象中，空间以直观的方式展示出自身，并且作为现象的统一、空间事物的描述性展示方式的统一而‘构造’起自身”[2]。在这个意义上，“空间”是所有事物的统一构形(Gestalt)并且具有交互主体的有效性[3]。在这个基础上，胡塞尔进一步区分“显现着的构形”与“构形本身”，前者是指显现的现象所具有的空间范围和地点，后者是指范围和地点本身[4]。换言之，同一个“空间”或“空间本身”始终必然地作为所有可能事物的不变形式而显现出来[5]。它构成所有事物(空间之物)的地点系统(Ordnungssystem)，在这个系统中也容纳着所有事物性的质性和事物性的变化[6]。

在自然观点中的“空间”观念根植于生活世界的空间表象之中，它以后也构成自然科学的理想化了的的空间观[7]。

【注释】[1] 该讲座已作为《胡塞尔全集》第十六卷出版(*Ding u. Raum. Vorlesungen* 1907, hrsg. von U. Claesges, Hua XVI, Den Haag 1973)。- [2]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351。- [3] 参阅：同上书，82f。- [4] 同上书，83。- [5] 同上。- [6] 同上书，84。- [7] 参阅：*Krisis* Hua VI (Den Haag²1962) 19, 30。

【文献】U. Claesges; *Edmund Husserls Theorie der Raumkonstitution* (Den Haag 1964)。

【相关词】Raumdingliches 空间之物，Räumliches 空间事物，Raumfigur 空间形态，Raumgegenstand 空间对象，Raumgestalt 空间构形，Räumlichkeit 空间性，Raumphantom 空间幻象，Raumstelle 空间位置，Raumzeit 空间时间，Raumzeitform 空间时间形

式, Raumzeitlichkeit 空时性, Raum-Zeit-Sphäre 空间 - 时间 - 领域.

rational 合理的:

“合理的”概念在胡塞尔术语中较少出现。除了通常的意义之外,胡塞尔也将它等同于“本质的”(eidetisch)[1]。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Phän. Psych.* Hua IX (Den Haag 1962) 347.

【相关词】Ratio 理性, rational 合理的, Rationalisierung 合理化, Rationalismus 理性主义, Rationalität 合理性.

real * 实在的: [(英) real (法) réel (日) 实在的]

“实在的”概念不是胡塞尔自己的现象学术语,他只是在传统的意义上用它来标识在自然观点中被看作在感性感知中时空地被给予之物的存在方式,亦即个体之物的存在方式[1]。胡塞尔本人始终试图用“实项的”(reell)概念来取代“实在的”:后者已经隐含着对意识内容的超越,而前者仅仅意味着对感性材料的内在拥有。在这个意义上,胡塞尔在完成先验现象学的突破之后便要求将“实在的内在”还原为“实项的内在”[2];在现象学中被理解为“实项的”东西,也就是在物理学和心理学等自然科学中被看作“实在的”东西,即事物性的实在和心灵性的实在,前者是指人的意识之外的实在,即实在物理现象中的实在;后者是指人的意识之内的实在,即心理现象中的实在[3]。

【注释】[1] E. Husserl: *LU II/1*, A107/B₁107. - [2] 参阅: *Idee d. Phän.* Hua II (Den Haag ²1958) 7. - [3] 参阅:同上书,以及 *LU II/1*, 5. Unters. §11;对此还可以参阅“实在”条目。

【文献】Reales 实在之物, Realgesetz 实在规律, Realgrund 实在根据, Realismus 实在论, Realisierung 实在化, Realwissenschaft 实在科学.

Realität ** 实在: [(英) reality (法) réalité (日) 实在性]

“实在”概念在胡塞尔术语中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在现象学还原

前的“实在”概念保留了其原有的传统意义,它意味着“在世界之中的存在”[1],亦即在意识之外并与意识相对应的存在。胡塞尔通过意向分析而指出“实在”与“意识”的被给予方式差异:“在意识与实在之间存在着一个真正的意义鸿沟。实在是一种映射性的、永远无法绝对给予的、仅只是偶然的和相对的存在;而意识则是一种必然的和绝对的存在,它原则上无法通过映射和显现而被给予”[2]。另一方面,在现象学还原之后,“实在”概念则意味着由意识所构造的并内在于“意识的相关项”,在这个意义上,“所有实在都是通过‘意义给予’而存在”,“所有实在的统一都是‘意义的统一’”[3]。胡塞尔在《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二卷中所探讨的“实在”是后一种意义上的“实在”,亦即在主体性意识中被构造起来的“实在”[4]。这个意义上的“实在”概念还可以进一步扩展到在交互主体性中的“实在”构造之上[5];交互主体的事物实在和心灵实在也就意味着“物质自然的实在”和“精神世界的实在”,亦即自然与精神的总体[6]。最后,在最宽泛意义上的被构造的“实在”不仅包括“物质实在”和“心灵实在”的实体(被具体地理解为最宽泛意义上的事物),而且也包括“实在的特性”、“实在的状态”和“实在的因果性”等等[7]。而相对于所有其他实在而言,物质实在作为最底层的实在具有基础性质[8]。但对各种实在类型的本质直观表明,任何一种实在都不能被还原为其他的实在。因此,每一种特殊的实在类型都带有其本己的构造现象学,亦即都带有一门新的、具体的理性学说。现象学的任务在于:使这个构造着所有客观实在之本原被给予性的整个意识构形系统连同其所有阶段和层次都得到认识[9]。

【注释】[1] E. Husserl: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7. - [2] 同上书, §49. - [3] 同上书, §55. - [4] 参阅: *Ideen II*, Hua IV (Den Haag 1952) §31: “Formal-
allgemeiner Begriff der Realität”. - [5]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7. - [6]
同上书, §55. - [7] 参阅: *Ideen II*... 同上书, 126. - [8] 同上书, 354f. - [9] 参

阅:同上书, 355。

【文献】R. Boehm: “Das Absolute und die Realität”, 载于: *Vom Gesichtspunkt der Phänomenologie*. *Husserl-Studien* (Den Haag 1968) 72—105.

【相关词】Realitätsgehalt 实在内涵, Realitätssphäre 实在领域, Realwissenschaft 实在科学。

Reduktion ** 还原: [(英) reduction (法) réduction (日) 還元]

自胡塞尔在 1913 年公开完成向先验现象学的突破之后,“还原”便成为他的现象学方法论的一个核心概念,诸多的方法内涵都汇集在这个标题之下[1]。

从术语上看,“还原”概念并不是胡塞尔的独创:例如在数学中,“reductio”也被译作“约分”,它是数学的基本方法之一。而在哲学中,经验主义也用“还原”概念来要求回溯到关于“直接被给予之物”或“直接经验”以及关于它们的概念与陈述之上[2]。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使用“还原”概念,这个概念的语义本身一方面意味着对某些事物(非本质性的事物)的排斥,另一方面则表明向某些事物(本质性的事物)的回归。

胡塞尔也是在上述基本意义上使用“还原”概念。这个概念与现象学运动的共同口号“面对实事本身”以及胡塞尔现象学的“无前提性原则”是一致的。以后的海德格尔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理解现象学的方法:它是一种现象学的看(Sehen),同时又是一种不看(Absehen),即不去使用未经检验的哲学认识[3]。

但是,一旦问题涉及到被还原的是什么(在还原过程中被排斥的是什么)以及还原到什么上去(在还原后被保留下来的是什么),这时胡塞尔的“还原”概念便显示出其特有的内涵。

此外,胡塞尔在一般地论及现象学方法时常常使用复数的“还原”(Reduktionen)概念,这是因为他在“现象学还原”的标题下进行多种内容不同的操作:如“本质还原”、“先验还原”等等[4]。

【注释】[1] E. Husserl: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61. - [2] 对此也可以

参阅：R. Carnap: *Der logische Aufbau der Welt* (1961)。 - [3] 参阅：M. Heidegger: *Zur Sache des Denkens* (Tübingen² 1976) 86。 - [4] Husserl: *Ideen I...* 同上书, § §61, 135 等等。

【文献】A. Aguirre: *Genetische Phänomenologie und Reduktion. Zur Letztbegründung der Wiss aus der radikalen Skesis im Denken E. Husserls* (Den Haag 1970)。 - E. Fink: “Reflexion zu Husserls phänomenologischer Reduktion”, 载于: *Tijdschrift voor Filosofie* 33 (1971) 540—558。 - K. Hartmann: “Abstraction and existence in Husserl’s phen. Reduktion”, 载于: *J. Brir. Soc. Phen.* 2 (1971) 10—18。 - I. Kern: “Die drei Wege zur transzendental phänomenologischen Reduktion in der Philosophie Edmund Husserls”, 载于: *Tijdschrift voor Filosofie* 24 (1962) 303—349。

- eidetische Reduktion (Ideation) ** 本质还原:

“本质还原”在胡塞尔现象学中是在方法上得到保证的本质直观过程[1]。它的目的在于把握作为“本质”的先天[2]。与对经验普遍性的经验一样,本质还原也以单个事物为出发点。与前者不同的是,本质还原摆脱众多个体的事实性出现(经验变更)[3]。它在现象学悬搁的范围内以一个作为范例而被设定的现实的或想象的个体对象为出发点,并且在自由的、想象的变更中制作出对普遍性的把握来说必要的杂多性[4]。这个范例从一开始就被看作是无限多可能变项中的一个变项。以想象的方式而制作出的杂多变项(本质变更)是本质还原的第一步[5]。而本质还原的第二步在于,关注这个被制作出的变项杂多性之整体。对这个杂多性的坚持会导致一种递推的相合性,在这种相合性中,所有变项都显现为相互间的变化。在某些规定性方面,所有的变项都达到一致,而在其他一些相互对立的规定性方面,它们之间又相互区别开来[6]。本质还原的第三步仅仅在于,使那些在所有变更中都保持不变的规定性的总和作为所有变项的必然内涵,即作为本质[7],而被直观到[8]。在这个本质中并不蕴含着一个本质的一个事实个体,因为这种使本质把握得以可能的变更是在想象中进行的。本质是纯粹的可能性,它同时也意味着本质必然性[9]。

【注释】[1] E. Husserl: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6. - [2] 同上书, 14; 参阅: *F. u. tr. Logik Hua XVII* (1974) 219 und *Phän. Psych.* Hua IX (Den Haag 1962) 72ff. - [3] *F. u. tr. Logik...* 同上书, 219. - [4] 同上。 - [5] *Phän. Psych...* 同上书, 77f. - [6] *EU* (Hamburg³1964) 418; 参阅: *Phän. Psych...* 同上书, 77f. - [7] *F. u. tr. Logik...* 同上书, 219. - [8] *Phän. Psych...* 同上书, 78; 参阅: *EU...* 同上书, 419. - [9] *CM Hua I* (Den Haag²1963) 105; 参阅: *Ideen I...* 同上书, §6, 19.

【文献】J. Bednarski: "The eidetic reduction" 载于: *Philos. today* 6 (1962) 14—24. - F. Montero Moliner: "El analisis del lenguaje y la red. eid.", 载于: *Convivium* 34 (1971) 5—22. - J. Palermo: "Apodictic truth: Husserl's eid. red. visus induction", 载于: *Notre Dame J. formal. Logic* 19 (1978) 69—80.

补充: 胡塞尔的“本质还原”概念通常被看作是“本质直观”或“观念化”的同义词[1]。但就术语的使用范围而言,胡塞尔本人将确切意义上的“本质还原”定义为一种“从心理学的现象向纯粹‘本质’,或者说,在判断思维中从事实性的(‘经验的’)一般性向‘本质’一般性”的还原[2]。根据胡塞尔的这一定义,“本质还原”的表述应当是一个比“本质直观”表述更为广泛的概念:它不但可以是指“本质直观”,而且也可以意味着“本质判断”。更确切地说,通过“本质还原”所获得不仅仅是与本质直观有关并构成其相关项的一般对象或一般实事(Sache),而且也可以是与本质判断有关并构成其相关项的普遍事态(Sachverhalt)[3]。

【注释】[1] 对此还可以进一步参阅“本质直观”、“观念化”条目。 - [2] E. Husserl: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6. - [3] 参阅“事态”条目。

- **Phänomenologische Reduktion** *** 现象学还原: [(日) 现象学的还原]

“现象学还原”是胡塞尔现象学的一个中心方法概念,但他是在双重的含义上使用这个概念:1. 与“现象学悬搁”同义;2. 与“先验还原”同义。舍勒接受了这个概念,但却在另一种意义上使用这个概

念。“现象学还原”在他那里意味着“不顾及对实在系数之特殊性的所有设定(信仰和非信仰)”[1],就这一点而言,它与胡塞尔的“现象学悬搁”概念相近。但“现象学悬搁”在胡塞尔那里还具有以纯粹意识为课题的意义[2],而“现象学还原”在舍勒那里则是对被给予之物的纯粹如此存在(本质)的把握[3]。因此,“现象学还原”对舍勒来说意味着本质直观的方法。

【注释】[1] M. Scheler: *Schriften aus dem Nachlaß 1: Zur Ethik und Erkenntnislehre* (²1957) 394. - [2] E. Husserl: *Ideen I, Hua III*(Den Haag ³1976)68. - [3] Scheler: 同上书, 394; 参阅:“Idealismus - Realismus”, 载于: *Philos. Anz.* 2 (1927/1928) 282.

【文献】H. Winthrop:“The constitution of error in the phen. red.”, 载于: *Philos. pheno. Res.* 9 (1949) 741—748. - J. Bednarski:“Two aspects of Husserl's reduction”, 载于: *Philos. today* 4 (1960) 208—223. - R. Boehm:“Basic reflection on Husserl's phen. red.”, 载于: *Int. philos. Quart.* 5 (1965) 183—202. - A. Aguirre: *Genet. Phänomenol. und Reduktion. Zur Letztbegründung der Wiss. aus der radikalen Skesis im Denken E. Husserls*(Den Haag 1970). - E. Fink:“Reflexion zu Husserls phänomenologischer Reduktion”, 载于: *Tijdschrift voor Filosofie* 33 (1971) 540—558. - K. Hartmann:“Abstraction and existence in Husserl's phen. Red.”, 载于: *J. Brir. Soc. Phen.* 2 (1971) 10—18. - I. T. Shouery:“Redction in Sartre's ontology”, 载于: *Southwest J. Philos.* 2 (1971) 47—53. - H. Spiegelberg:“Ist the reduction necessary for phen. : Husserl's and Pfänder's replies”, 载于: *J. Brir. Soc. Phen.* 4 (1975) 3—15. - J. J. Drummond:“Husserl on the ways to the performance of the reduction”, in *Man World* 8 (1975) 47—69. - F. F. Seeburger:“Heidegger and the phen. red.”, 载于: *Philos. pheno. Res.* 36 (1975) 212—221. - S. Cunningham: *Language and the phen. red. of E. Husserl* (Den Haag 1976). - Q. Smith:“Husserl's theory of the phenomenological in the *Logical Investigation*”, *Philos. pheno. Res.* 39 (1979) 433—437. - T. W. Busch:“Sartre's use of the reduction”, 载于: H. J. Silverman (Hrsg.): *Jean-Paul Sartre*(Pittsburgh 1980) 17—29. - S. Panou:“Reduktion und Bewußtsein: Zur Kritik des Psychischen bei Husserl”, 载于: *Philosophia* 10—11 (1980/1981) 192—199. - G. Scrimieri:“I problemi della rid. fenomenol. tra M. Heidegger ed E. Husserl”, 载于: *Raccolta studi Ricerche* 4 (1983) 177—210. - J. F. Courtine:“L'idée de la phénoménologie et la problématique de la réduction”, 载于: J.

— **phänomenologisch-psychologische Reduktion** ** 现象学 - 心理学的还原: [(日) 现象学的心理学的还原]

胡塞尔自二十年代起一再讨论现象学还原所要达到的“两方面的纯粹化”或“两方面的纯粹性”[1]问题。这里所说的“两方面”分别是指“现象学 - 心理学的还原”和“先验现象学的还原”(也被简称为“先验还原”)[2],它们意味着“在双重的方向上进行对存在设定、对存在之物之意指的‘排斥’和‘判为无效’”[3];这两种还原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是一种普遍的悬搁,它们都意味着排斥世界和关于世界的信仰,还原到纯粹意识体验上去。

但是,“现象学 - 心理学的还原”与“先验现象学的还原”仍然存在着本质区别。这个区别首先在于,“先验现象学的还原”是“一种绝对的并且彻底纯粹的无兴趣性”,而“现象学 - 心理学的还原”只是一种“相对的无兴趣性”[4],它不是对世界的彻底排斥,它最终还是建立在普遍的世界信仰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进行了这个还原之后,世界信仰仍然在暗中起作用,因为现象学的心理学家最后还是将他的研究对象理解为是“他的”或“人的”心理。我们因此可以确定在先验还原和心理学还原之间的第一个原则区别,即:先验现象学家可以将“先验纯粹的主体性”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而现象学的心理学家只能以“心理纯粹的主体性”为研究课题[5]。

其次,在“现象学 - 心理学还原”与“先验现象学还原”之间的第二个原则区别与方法有关:“先验现象学还原”虽然也和“现象学 - 心理学还原”一样,被胡塞尔称之为“通道方法”(Zugangsmethode),但它与后者又是不同的:它不仅开辟了一条通向一个特定领域的道路,而且它还意味着一种新的习性的形成以及对这个习性的坚持,这个习性与心理学,包括现象学的心理学以及现象学 - 心

理学的还原所具有的自然观点习性是在彻底的意义上不相同的[6]。被胡塞尔称之为新习性或新观点的“先验现象学习性”首先是通过它的构造特征而区别于自然习性。换言之,对于具有先验习性的现象学家来说,“作为现存有效的判断基础的世界万物”的“完全不存在”并不意味着“世界万物”的完全消失;毋宁说,这种“完全不存在”是指对世界万物之存在的重新发现,即发现它们只是在意识中被构造出来的东西。简言之,现象学的心理学家将对象(客体)的客体性置而不论,并且同时将目光集中在主体性上;而与此不同的是,先验现象学家则试图将客体性解释成为一种在先验的主体性中构造出来的产物。

在以上意义上可以说,“现象学-心理学还原”的与“先验现象学还原”之间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后者是对前者的彻底化。具体地说,在对自然的世界意识的置疑问题上,“现象学-心理学还原”没有能达到,也不需要达到“先验现象学还原”所达到的那种彻底性[7],它是独立的,同时又可以构成“先验现象学还原”的前阶段。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Ideen* I/2, *Hua* III/2 (Den Haag 1976) 643ff. - [2] 同上书, 643. - [3] 同上书, 645. - [4] 参阅: *Erste Philos.* II, *Hua* VIII (Den Haag 1959) 142f., *F. u. tr. Logik* *Hua* XVII (Den Haag 1974) 261f. - [5] *Ideen* I/2... 同上书, 642. - [6] 同上书, 649. - [7] 参阅:“先验还原”条目。

- **primordiale Reduktion** ** 原真还原:

“原真还原”是胡塞尔中、后期在交互主体性现象学中提出一个方法概念。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在先验现象学的论证方案中从一开始便包含着主体复数化问题的内在发生问题,因此,先验现象学显然面临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但只有在这个问题得到回答之后,现象学才能将其“唯我论”的开端发展成为对我们的知识的可能性和形态的理解,一种有能力满足哲学的大全要求的理解。

胡塞尔对“交互主体性”及其先验功能问题的分析和解答首先从“原真还原”或“原真抽象”。这种“原真还原”与胡塞尔通常所

说的“先验现象学还原”既有相同之处,也有相异之处。胡塞尔自己将它称作“一种特殊的课题悬搁”[1]。撇开“原真还原”所强调的还原之重点不论,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在笛卡尔道路上的“先验还原”的重复,它们都最终回溯到并依据于对“原本意识”和“非原本意识”的划分[2]。

所谓“原真还原”,是指还原到本己自我的最原初、最本己的领域中[3]。它的基本特征在于:“为了正确地进行操作,在方法上的第一个要求是:我们首先在先验的普遍领域中进行一项特殊的悬搁。我们现在将所有可疑的东西从我们的课题范围中排除出去,这就是说,我们不去考虑所有那些与陌生主体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意向性的构造成就,而是将范围限制在这样一些现时的和可能的意向性的总体联系上,在这些意向性中,自我是在它的本己性之中构造出自身,构造出与它不可分割的,即属于它的本己性的综合统一”[4]。简言之,胡塞尔对这个还原的理解是排除所有那些在先验构造中对我来说陌生的东西,还原到我的先验本己领域上去;在这里,被排除的是对我而言的“陌生之物”(Mir-Fremdes),被保留下来的则是对我而言的“本己之物”(Mir-Eigenes)。一个先验的单子主体(先验本我论)因而是胡塞尔为先验交互主体性分析所设定的一个阿基米得之点;换言之,它是一个先验的“鲁宾逊”连同其体验视域,这个“鲁宾逊”从未听说过其他的主体和其他主体对世界的看法[5]。其他的主体和其他主体对世界的看法对于这个本己自我来说是陌生的,也是可疑的,它们在还原的过程中作为不确定然的东西而遭到排斥,它们在先验交互主体性的分析中不能成为前提,不能受到任何方式的运用。

这个阿基米得之点类似于笛卡尔意义上的我思(Cogito);但在“原真还原”中被强调的是相对于“他人”及其世界的排斥。对这个点的把握意味着一个开端,在这里,“本己之物”和“陌生之物”、“内在之物”和“超越之物”、“原本之物”和“非原本之物”得到划分。从这个点出发,这个单子主体在本己的、内在的体验领域中借

助于意向功能而超越出这个领域,构造出他人或其他的主体,并进一步构造出对于这个主体和其他主体来说共同的社会世界、精神世界、文化世界以及如此等等[6]。

【注释】[1] E. Husserl: *CM Hua I* (Den Haag²1963) 124. - [2] 参阅: M. Theunissen: *Der Andere. Studien zur Sozialontologie der Gegenwart* (Berlin 1965) 56f. - [3] 因此,“原真还原”在胡塞尔那里也被称作“本己还原”(Eigenheitsreduktion);对此还可以参阅“原真领域”和“本己的”等条目。- [4] *CM Hua I* (Den Haag²1963) 124f. - [5] 参阅: K. Held: “Das Problem der Intersubjektivität und die Idee einer phänomenologischen Transzendentalphilosophie”,载于: U. Claesges/K. Held (Hrsg.): *Perspektiven transzendentalphänomenologischer Forschung. Ludwig Landgrebe zum 70. Geburtstag* (Den Haag 1972) 49. - [6] 参阅: *CM...* 同上书, 169.

【文献】L. Landgrebe: “Reduktion und Monadologie—die umstrittenen Grundbegriffe von Husserls Phänomenologie”,载于: *Faktizität und Individuation. Studien zu den Grundfragen der Phänomenologie* (Hamburg 1982) 88—110. - K. Held: 注释[4]。- M. Theunissen: 注释[1]。- G. Römpf: *Husserls Phänomenologie der Intersubjektivität. Und ihre Bedeutung für eine Theorie intersubjektiver Objektivität und die Konzeption einer phänomenologischen* (Dordrecht u. a. 1991)。

- solipsistische Reduktion ** 唯我论还原:

胡塞尔在《笛卡尔的沉思》中并没有涉及到“唯我论还原”,但通过“原真还原”而达到的所谓“原真领域”在那里明显具有双重含义[1]。胡塞尔在其研究手稿中将这两层含义区分为“唯我论领域”和“原真领域”,并因此也将“唯我论还原”区别于“原真还原”：“经过唯我论还原的世界不能被混同于原真世界,或者,唯我论还原不能被混同于原真还原。因为原真还原是将我从经验上视为有效的世界的那一部分还原到我原本经验到并且原本可经验到的世界的那一部分上去。由此,我将我自己还原到我的原真自我上去,它是我的具体自我的层次。我的所有同感的经验体验都属于原真之物,但在其中哪怕是合理地经验到的他人则不属于原真之物”[2]。概括地说,“唯我论还原”所回溯到的领域较之于“原真领

域”更为狭窄:在原真领域中虽然不存在他人,但已经包含着同感的动机,而在“唯我论领域”中则只有自然客体、空间事物,包括他人和本己的物理躯体,它们在这个层次上都还不具有交互主体的意义。

【注释】[1] 详细说明可以参阅“原真领域”条目以及:R. Bernet/I. Kern/E. Marbach: *Edmund Husserl: Darstellung seines Denkens* (Hamburg 1989) 145ff. - [2] E. Husserl: *Inters.* III, Hua XV (Den Haag 1973) 51.

【文献】R. Bernet/I. Kern/E. Marbach: 参见:注释[1].

- **transzendente Reduktion** *** 先验还原: [(英) transcendental reduction (日) 先验论的还原]

胡塞尔一生都在努力对“先验还原”这个概念作出充足的本质规定。在严格意义上的“先验还原”概念标志着通向先验主体性的方法通道。在胡塞尔的哲学发展过程中,我们原则上可以划分出两种对还原的理解:1) 胡塞尔首先将还原的概念作为“认识论的还原”或“现象学的还原”与“现象学的悬搁”完全同义地加以使用[1];2) 由于胡塞尔明察到,这种悬搁虽然使纯粹意识领域的开辟得以可能,但这个领域并不必然具有先验主体性的意义,因此,胡塞尔从这时起将严格意义上的先验还原与先验悬搁或现象学悬搁区分开来[2]。后者使一门纯粹的现象学心理学得以可能,就此而言,悬搁又被称作“现象学-心理学的还原”[3]。

“先验还原”作为通向先验主体性的通道首先以对现象学悬搁的彻底化为前提。这种彻底化不仅延伸到纯粹意识的所有视域隐含上,而且也延伸到意识的“世界化的(世间的)自身统觉”上[4],或者相关地说,延伸到“世界的基地有效性”之上[5]。这时,“先验还原”就是一种彻底的转释,即把纯粹意识的“无基地化了的”[6]内部性理解为先验的主体性[7]。通过这种方式,至此为止由世界基地和世间的自身统觉所承载的纯粹意识才成为世界的构造性起源[8]。先验还原由此而使严格意义上的先验经验得以

可能,这种先验经验的展开作为先验主体性的自身认识就是先验(静态的和发生的)构造的理论[9]。

【注释】[1] E. Husserl: *Idee d. Phän.* Hua II (Den Haag²1958) 43f.; 参阅: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68f. - [2] *Krisis* Hua VI (Den Haag²1962) 154; 参阅: *Phän. Psych.* Hua IX (Den Haag 1962) 292ff. - [3] *Krisis...* 同上书, 239; 参阅: *Erste Philos.* II, Hua VIII (Den Haag 1959) 276. - [4] *CM* Hua I (Den Haag²1963) 130. - [5] *Krisis...* 同上书, 265. - [6] 同上书, Beil. XXIX, 514. - [7] 同上书, 259, 155f. - [8] 同上. - [9] 参阅:“构造”条目。

【文献】M. Merleau-Ponty: *Le Visible et l'Invisible* (Gallimard 1964); Deutsch: *Das Sichtbare und das Unsichtbare* (München²1994). - E. Fink: “Die phänomenologische Philosophie. E. Husserls in der gegenwärtigen Kritik”, 载于: *Studien zur Phänomenologie 1930—1939* (Den Haag 1966) 79—156. - R. Schmitt: “Husserl's transcendentalphenomenological reduction”, 载于: *Philos. phen. Res.* 20 (1959) 238—245. - L. Landgrebe: “Phänomenol. Bewußtseinsanalyse und Metaphysik”, 载于: *Der Weg der Phänomenologie* (Gütersloh²1967) 75—110. - C. Macann: “Genetic production and the transc. red.”, 载于: *J. Brir. Soc. Phenomenol.* 2 (1971) 28—34. - R. J. Devettere: “Merleau - Ponty and the Husserlian reductions”, *Philos. today* 17 (1973) 297—308. - H. Spiegelberg: “‘Epoché’ without reduction; Some replies to my critics”, 载于: *J. Brir. Soc. Phen.* 5 (1974) 256—261. - M. Tavuzzi: *Existential judgement and transc. red. A. crit. analysis of E. Husserls ‘Phänomenolog. Fundamentalbetrachtung’* (*Ideen I* 27—62) (Mailand 1982). - T. J. Stapleton: “The ‘logic’ of Husserls transc. red.”, 载于: *Man World* 15 (1982) 369—382. - T. L. Mazurak: *Toward the transc. red. A reading of E. Husserl's ‘Ideas’*, University microfilms International 1984.

(U. Claesges)

补充: “先验还原”是对“先验现象学还原”的简称。

reell* 实项的: [(英) reell (日) 实的]

“实项的”一词在日常用语中和在哲学文献中的意义与“实在的”(real)相同。但在胡塞尔现象学中,这个词有其特殊的术语框架。“实项的”在这里是指意识生活的意向活动内涵的存在方式,更确

切地说,这种存在方式作为权能化反思的同一个体客体在内在时间的一个特定现在上(或一个现在序列上)是现存的,并且在这个意义上是“现实的”[1]。“实项的”在胡塞尔那里不同于“实在的”[2],后者是被用来标识时空地在感性感知中被给予之物的存在方式;“实项的”在他那里同样也有别于“观念的”,后者被用来标识那种可以从本质上把握到东西的存在方式,它们不定位在某一个时间段上,而是全时性的(Allzeitlichkeit)[3]。实在之物与观念之物对立於实项之物,前者是两个意识相关物领域,后者则属于意向活动的方面。

【注释】[1] E. Husserl: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88, 202ff. - [2] 同上书, §49, 104ff. - [3] *EU* (Hamburg²1954) 309ff. (K. Held)

补充: 胡塞尔所说的“实项的”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对感性材料的**内在拥有**方式。意识体验在胡塞尔看来是由“实项的”和“意向的”组成部分构成,而“体验的**实项组成部分**”就意味着体验的“材料的”(stofflich)与“意向活动的”(noetisch)组成部分。而“体验的意向组成部分”则由“意向相关项”组成[1]。就此而论,“实项的”与“意向的”相对立,也与“超越的”相对立[2]。

胡塞尔在《逻辑研究》的第一版(1900/1901年)中经常使用“现象学的”或“主观的”、“现象的”一词来标识意向活动的主观方面,因为此时胡塞尔还认为,现象学的主要任务是对意识的意向活动进行分析。但在经他本人修改后的第二版(1913年)中,“现象学的”等等形容词则被“实项的”一词所取代[3]。其原因在于,胡塞尔在此期间认识到,现象学也需要关注意识的意向相关项方面。在这个意义上,“现象学的”已经不再等同于“实项的”,即“材料方面的”,而且它还包含着“意向的”,即“意向相关项的”含义。

与此同时,胡塞尔还将“实项的”概念运用在另一个论题上:现象学反思的对象是意识行为连同其在自身中被意向地构造起来的

意识对象；而意识行为连同意识对象作为被反思者是“实项地包含在”反思之中[4]。这个术语的运用表明，胡塞尔将现象学的反思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意向构造：它不是构造自己的反思对象，而是如实地描述、澄清、发现它的对象所具有的各个因素以及它们之间的本质关系。在这个意义上，现象学反思不能被等同于“关于某物的意识”，它不是构造，而是发现[5]。

最后还要注意的，“实项的”概念的使用也使胡塞尔能够在术语运用上与心理学区别开来：在现象学中被称作“实项”的东西在心理学中常常被看作是“实在”的东西[6]。

【注释】[1] E. Husserl: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 1976) 226. - [2] 对此还可以参阅“内容”条目下的“实项内容与意向内容”子条目。- [3] *LU II/1*, A375/B₁398f. - [4] *Ideen I...* a. a. O. 78f. - [5] 对此的两种对立解释可以参阅：H. U. Asemissen; *Strukturanalytische Probleme der Wahrnehmung in der Phänomenologie Husserls* (Köln 1957) 32 以及 L. Landgrebe; *Faktizität und Individuation. Studien zu den Grundfragen der Phänomenologie* (Hamburg 1982) 122f. - [6] 参阅：*LU II/1*, 5. Unters., §11.

Reflexion 反思：**〔(英) reflection (法) réflexion (日) 反省〕

“反思”在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中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一方面，“反思”涉及到现象学的方法论，即“现象学反思”的方法：现象学分析本身就是“在反思”中进行的。在这第一个意义上，“反思是对于一般意识的认识而言的意识方法之标题”[1]；另一方面，“反思”本身作为一种意识体验也是现象学意向分析的一个重要对象，在这第二个意义上，“反思也是本质共属的体验种类的标题，亦即现象学的一个主要章节的课题”[2]。因此，胡塞尔将此看作是他现象学研究的一个任务：区别不同的“反思”并在系统的整理中对“反思”进行完整的分析[3]。

前一种“反思”是指“现象学反思”或“先验反思”[4]。而后一种“反思”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反思或“自然反思”，即：“将目光从

直向可把握的对象性回转到本己的体验之上”[5]。按照胡塞尔的定义,它是一种“认识活动(哪怕它是素朴的感知),它将兴趣课题性从一个主导性意识活动回折到另一个主导性意识之中,但这种认识活动是以这样一种方式进行的,即:这个新的课题方向在本质上只有通过这样一种回折才能被获得,因此,在通常的话语中,任何一个思考、任何一个后思(Nach-Denken)都是反思”[6]。在这个意义上,“反思”已经不是原本性意识,而是一种“意识变异”了[7],它大致意味着对已思考过的东西再进行回问:这些想法是否真实?是否可以再做进一步的论证?以及如此等等。胡塞尔甚至认为,“任何一个合理性的问题都是反思的问题,它都可以或是回指到理论行为、或是回指到评价行为和实践行为之上”[8]。“反思”因而始终是指“向以往体验的回溯”[9]。

“反思”的一个普遍特征在于,它本身重又是意识行为,因而可以作为意识行为而成为新的反思的基质,并且如此无限地进行下去[10]。

胡塞尔对反思所做的分析表明,意识行为之所以能够被反思,或者说,反思之所以得以可能,是因为所有意识行为在进行的过程中都自身被感知到,都伴随着自身意识。在这个意义上,胡塞尔认为:“反思……具有这样一种奇特的特点:在反思中感知地被把握之物原则上可以被描述为这样一种东西,它不仅存在着并且在感知目光之内持续着,而且在这个目光朝向它时,它已经存在着了”[11]。这意味着,“反思”的可能性条件是意识行为的“自身意识”。

在胡塞尔现象学所运用和探讨的“反思”范畴中,《算术哲学》的“反思”是数字概念的心理起源[12];而《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观念》第一卷的“内在感知”则是反思的另一种类型[13],它特别被用来指称“现象学的反思”。

除此之外,“回忆”以及“对回忆的回忆”[14]、自我批评的行为[15]、心理学的反省[16]、由文化客体所引起的对文化主体的“回忆”[17]等等都属于反思行为的各种类型。这当然也使“反

思”作为现象学术语的合适性受到怀疑。胡塞尔本人便曾在手稿中提出过这方面的疑虑：“如果考虑到行为、体验如何成为对象的方式，以及意向之物和显象之物如何成为对象的方式是根本不同的……那么‘反思’这个统一的术语便要受到指责。”[18]

【注释】[1] E. Husserl: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78. - [2] 同上。 - [3] 同上。 - [4] *CM Hua I* (Den Haag²1963) 72ff; 对此还可以参阅下面的“现象学反思”条目。 - [5] *EU* (Hamburg⁴1972) 55, Anm. 1; *CM...* 同上书, 73. - [6] *Aufs. u. Vort. I*, Hua XXV (Dordrecht u. a. 1986) 208. - [7]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78. - [8] *Aufs. u. Vort. I...* 同上书, 208. - [9] *CM...* 同上书, 73. - [10] 参阅: *Ideen I...* 同上书, §77. - [11] 同上书, §45. - [12] 参阅: *Philos. Arithm.* Hua XII (Den Haag 1970) 330ff. - [13] 参阅: *Ideen I...* 同上书, 168; 如上所述,“反思”并不是感知,因为“被反思的活动(被反思的意识)永远不会是直接的当下。所以,将行为反思说成是一种感知的做法是背谬的”[I. Kern: *Idee und Methode der Philosophie. Leügedanken für eine Theorie der Vernunft* (Berlin 1975) 248]. - [14] 参阅: 同上书, §38, 69. - [15] 参阅: *Erste Philos. II*, Hua VIII (Den Haag 1959) 154. - [16] 参阅: *Aufs. u. Vort. I...* 同上书, “Phänomenologie und Psychologie”, 82—124. - [17] 参阅: *EU...* 同上书, 55, Anm. 1. - [18] Ms. A VI 8 I, 148a.

【文献】M. Farber: “On the meaning of radical reflection”, 载于: H. L. Van Breda/J. Taminaux (Hrsg.): *Edmund Husserl 1859—1959* (Den Haag 1959) 154—166. - G. Funke: “Bewußtseinswissenschaft. Evidenz und Reflexion als Implikate der Verifikation”, 载于: *Kant-Studien* 61 (1970) 433—466. - Th. Seeborn: *Die Bedingungen der Möglichkeit der Transzendentalphilosophie. Edmund Husserls transzendental-phenomenologischer Ansatz, dargestellt im Anschluß an seiner Kant-Kritik* (Bonn 1962). - I. Kern: 参见: 注释 [10]. - K. Wüstenberg: *Kritische Analysen zu den Grundproblemen der transzendentalen Phänomenologie Husserls.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Philosophie Descartes* (Leiden 1985) 4. 1: “Das Problem der Reflexion bei Husserl und Descartes”, 108—112.

-objektivierende Reflexion 客体化反思:

“客体化反思”(或“对象化反思”)是胡塞尔在《逻辑研究》(第一卷)中偶尔使用的概念。他在第五研究中认为:“描述是在客体化

反思的基础上进行的；在这种反思中，对自我的反思与对行为体验的反思联结成为一个关系行为，自我本身在这个行为中显现为一个借助于其行为而与行为对象发生关系的自我。显然，随此而发生了一个本质描述性的变化。尤其是原初的行为不再是简单地在此存在了，我们不再生活于其中，而是对它进行关注，并且对它进行判断。”[1]在第六研究中，他又指出：“‘反思’就意味着，我们所反思的东西、现象学的体验，对我们成为对象性的（被我们内感知到），并且它从这个对象性内容中实在地给出那些须被总体化的规定。”[2]在这里，由于胡塞尔本人一再反对将反思等同于“内感知”（它的对象才是“内容体”——自我和它的体验）[3]，并且由于反思的特征与自我是否属于反思的构造对象这个问题有关，而胡塞尔在《逻辑研究》对自我的看法又很快便受到他本人的修正，故而在他的有关论述中包含矛盾，无法找到对反思的客体化性质问题的定论。

【注释】[1] 参见：E. Husserl: *LU II/1*, A356/B₁377. - [2] *LU II/2*, A612/B₂140. - [3] 参见：*LU II/2*, A610f./B₂138f.

- **phänomenologische Reflexion** *** 现象学反思：

“现象学反思”是胡塞尔现象学方法论的总体标题。它既包含现象学心理学的反思，也包含先验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反思。

在胡塞尔现象学研究的一开始，即在《逻辑研究》中，他便确定了现象学研究的性质：现象学的分析要求一种“反自然的直观方向和思维方向。我们不是去进行那些杂多的、相互交迭的意识行为……而是要进行‘反思’，也就是说，使这些意识行为本身和其内在的意义内涵成为对象”[1]。“现象学描述是在对个体意指和种类意指之体验的反思中进行的”[2]。

在1913年完成了向先验现象学的突破之后，现象学的反思性质继续得到坚持：“纯粹现象学是关于纯粹意识的科学。这说明，

它仅仅来源于纯粹反思”[3]。尽管先验现象学现在不是以经验主体的意识行为,而是以先验的意识为研究对象,但对先验意识的把握在胡塞尔看来只能以对单个经验主体的反思直观为出发点。

直至胡塞尔的思想发展后期,在他对交互主体性现象学的研究中,胡塞尔仍然强调:“所有主体之物,也包括陌生的主体之物,都只有通过反思才可达及”[4]。这也就是说,所有陌生主体的建构都奠基於本己主体的原真性领域,因而都只有通过对本己主体性的反思直观才能被现象学的目光所把握。就此而言,无论是纯粹现象学(第一哲学),还是现象学的哲学(第二哲学)或现象学的心理学(第一心理学),它们都毫无例外地以主体意识(先验主体或经验主体)为研究对象。“反思”因而是贯穿在胡塞尔现象学之始终的方法特征,也是他的整个现象学研究的统一前提。在一定的意义上,胡塞尔甚至将“反思”等同于“先验的”:“我们……将自己理解为先验主体性;先验在这里无非意味着由笛卡尔所原本动机,即:对所有认识构成的最终源泉的追问,认识者对自己及其认识生活的自身沉思”[5]。

“现象学反思”与其他类型反思行为的相同之处在于,它们都属于再造性的意识行为,也就是说,都是“后思”(Nach-Denken)。

而“现象学反思”与其他类型反思的首要区别在于,“现象学反思”是一种方法性的反思。这一点首先表现在,“现象学反思”是一种本质直观的反思,它要求在反思中对反思对象进行本质直观的把握。其次,使“现象学反思”区别于其他类型反思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在于:现象学反思是一种不设定的反思,它以中立的或悬搁的态度来对待在反思对象中呈现出来的东西。

当然,在“现象学反思”本身之中也存在着种类的差别,即:“现象学心理学还原”与“先验现象学还原”的差别。前者以“心理纯粹的主体性”;后者则以“先验心理纯粹的主体性”为反思的对象[6];前者仍属于“自然反思”的范畴[7],后者则最终超越了这个范畴。因而这两者的本质区别在于:“在对日常生活的自然反思

中……我们立足于作为存在着的而在先被给予的世界之基地上”，而“在先验现象学的反思中，我们通过悬搁而在这个世界的存在与不存在方面超脱出这个基地之上”[8]。

【注释】[1] E. Husserl: *LU* II/1, A10/B₁10. - [2] 同上书, A140/B₁141. - [3] *Aufs. u. Vort.* I, *Hua* XXV (Dordrecht u. a. 1986) 75. - [4] *Aufs. u. Vort.* I... 同上书, 425. - [5] *EU* (Hamburg ⁴1972) 55; 也可以参阅: *Krisis Hua* VI (Den Haag ²1962) 100f. - [6] 参阅: *Ideen* I/2, *Hua* III/2 (Den Haag 1973). - [7] 对这两种“现象学反思”的论述还可以进一步参阅“不设定”(Nichtsetzen)条目中关于第三种和第四种“不设定”类型的较为详细说明. - [8] *GM Hua* I (Den Haag ²1963) 72.

【文献】G. Funke: “Bewußtseinswissenschaft. Evidenz und Reflexion als Implikate der Verifikation”, 载于: *Kant-Studien* 61 (1970) 433—466. - B. Waldenfels: *Das Zwischenbereich des Dialoges. Sozialphilosophische Untersuchungen in Anschluß an Edmund Husserl* (Den Haag 1971). - I. Kern: *Idee und Methode der Philosophie. Leügedanken für eine Theorie der Vernunft* (Berlin 1975). - E. Ströker: *Husserls transzendente Phänomenologie* (Frankfurt a. M. 1987).

rein (Reinheit) ** 纯粹的(纯粹性): [(英) pure (日) 纯粹的] “纯粹的”或“纯粹性”标志着胡塞尔对其现象学所做的最基本规定,它们同时也意味着胡塞尔作为哲学家对自己的哲学生活所提出的最基本要求。在这个意义上,任何形式的现象学还原方法最终都是为了达到同一个目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的“纯粹性”。没有这个目的设定,胡塞尔现象学所提出的“最终论证”之意图的是不可想象的。

胡塞尔的纯粹现象学所要达到的“纯粹性”不仅仅是纯粹数学所具有的那种纯粹性[1],而且还意味着纯粹反思的纯粹性。因此,这种纯粹性是两方面的:一方面,这种“纯粹性”是指一种摆脱了经验事实的“纯粹”。另一方面,这种纯粹也是指一种独立于外在实在的“纯粹”。胡塞尔认为,达到这个两方面的“纯粹性”之通道方法是“现象学—心理学的还原”和“先验现象学的还原”[2]。

如果将胡塞尔的“纯粹”概念的这两个含义结合在一起,那么它在很大程度上与他的“先验”概念相同义[3]。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Aufs. u. Vort.* I, Hua XXV (Dordrecht u. a. 1986) 79. - [2] *Ideen I*, Hua III/2 (Den Haag³1976) 646. - [3] 胡塞尔本人也经常将这两个概念等义使用;参阅: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33;也可以参阅“先验”条目中“先验”概念的两重含义。

Reinigung * 纯化:

“纯化”概念被胡塞尔用来标识达到“纯粹性”的方法或过程。由于“纯粹性”是两方面的“纯粹性”,因而“纯化”也应当在两个方面进行[1]:“现象学-心理学的纯化”和“先验现象学的纯化”,它们意味着在双重的方向上进行对存在设定、对存在之物之意指的‘排斥’和‘判为无效’”[2];这两种还原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是一种普遍的悬搁,它们都意味着排斥世界和关于世界的信仰,还原到纯粹意识体验上去;而这两者的区别在于,后者是对前者的彻底化[3]。

【注释】[1] E. Husserl: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643. - [2] 同上书, 645. - [3] 较为详细的说明可以参阅“现象学-心理学的还原”与“先验(现象学)还原”条目。

Rekonstruktion * 再构、再构造:

“再构”概念是胡塞尔从纳托尔普(P. Natorp)那里接受而来的一个术语。胡塞尔在多种环境下运用这一术语[1]:一方面,“再构”与现象学的“自我”问题密切相关。在这里,与“再构”概念相对的主要是“原构”(Urkonstruktion)概念,“再构”意味着向自我之“原构”的回溯[2];胡塞尔认为,最原初的自我无法作为对象而被直观地把握到,它只能通过反思而被再构出来[3]。另一方面,胡塞尔也用“先验再构”这个术语来标识“科学客体性”向“前科学对象性”

的回溯,这个回溯包含在关于客体性之可能性条件的先验问题之中[4]。除此之外,胡塞尔还在另一种意义上谈到“再构”:整个“潜隐的”(latent)存在领域,如无梦的睡眠、主体性的出生形态、出生前的、死亡的和死亡之后的存在等等,都属于“再构”的存在领域[5];“再构”在这个意义上是指从“彰显的”(patent)存在向“潜隐的”存在的回溯。

【注释】[1] 参阅: I. Kern: *Husserl und Kant. Eine Untersuchung über Husserls Verhältnis zu Kant und zum Neukantianismus* (Den Haag 1964) 371f. - [2] 参阅“原构”条目。- [3] 参阅: E. Husserl: *Ideen II, Hua IV* (Den Haag 1952) 371f.; 对此还可以参阅“隐匿的”条目。- [4] 参阅: Ms. A 136, 163a/b. - [5] 参阅: Ms. A V 22, 24b; 对此还可以参阅“潜在的”和“彰显的”条目。

【文献】I. Kern: 参见: 注释[1].

Relativismus 相对主义:** [(英) relativism, relativity (日) 相对主义]

胡塞尔的一生可以被看作是相对主义做斗争的一生。他所抱有的“哲学就是指向绝对认识的意向”[1]的哲学信念从一开始便决定了他的反相对主义立场。因此,一方面,在他的所有重要著作中,对各种形式的相对主义的批判和克服都是一个中心课题,无论这些相对主义是以个体相对主义,还是以种类相对主义的形式出现[2]; 无论他批判是与心理主义、主体主义或人类主义有关,还是与自然主义、经验主义或客体主义有关[3]。另一方面,胡塞尔现象学的所有主导动机都与反相对主义有关: 对作为意识之本质结构的意向性的把握,构造思想的提出作为克服主客体二元的途径,现象学直观与还原方法的引入作为分离绝对与相对的手段,以及如此等等。包括胡塞尔后期对生活世界的思考也可以并且应当看作是一种克服相对主义的尝试。他认为,“生活世界”作为“自然的兴趣基地”是主观相对的,但“这个处在其所有相对性之中的生活世界具有其普遍的结构……这个与所有相对存在者联结在一起的

普遍结构本身不是相对的”[4]。

胡塞尔认为,“相对主义只有通过先验现象学的最普全的相对主义才能得到克服,先验现象学将所有‘客观’存在的相对性都阐明为先验被构造的存在的相对性,但也与此一致地阐明了最彻底的相对性,即先验主体性相对于其自身的相对性。然而这正表明了‘绝对’存在的唯一可能意义……即先验主体性的‘自为存在’”[5]。将相对主义彻底化,由此而导向一个绝对、先验的、非主体主义的主体性,这是胡塞尔先验现象学的一个重要思路。从这个角度来看,胡塞尔的哲学是柏拉图思想的延续、改造与发展。他为欧洲思想史提供了一个新的反相对主义传统[6]。

【注释】[1] E. Husserl: Ms. B II 19, 42. - [2] *LU I*, § 35f. - [3] *Phän. Psych. Hua IX* (Den Haag 1962) 300f. - [4] *Krisis Hua VI* (Den Haag²1962) 142. - [5] *Phän. Psych. ...* 同上书, 300. - [6] 对此还可以参阅“主观主义”、“心理主义”、“客观主义”、“人类主义”、“历史主义”等条目。

【文献】A. Metzger: *Phänomenologie und Metaphysik. Das Problem des Relativismus und seiner Überwindung* (Pfullingen 1966). - J. N. Mohanty: “Phänomenologische Rationalität und die Überwindung des Relativismus”, 载于: *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en* 19 (1986) 53—74. - G. Soffer: *Husserl and the Question of Relativism* (Dordrecht u. a. 1991).

【相关词】relativ 相对的, Relativität 相对性, relativistisch 相对主义的。

Religion 宗教: [(英) religion]

日常意义上的“宗教”在胡塞尔现象学中是被现象学还原排斥的对象[1],尽管他也在另一种意义上接受“宗教”:“对我来说,哲学就是我通向宗教的非宗教之路,可以说是我通向上帝的无神论之路”[2]。

除此之外,胡塞尔后期也经常谈及另一种意义上的“宗教”,即“作为一种相对于科学而言的普全世界意向(Weltintention)的宗教”[3]。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58. - [2] B IX, 124. - [3] Ms. A VII 9, 18.

【文献】J. G. Hart: "I, We, and God: Ingredients of Husserl's Theorie of Community", 载于: S. Jusseling (Hrsg.): *Husserl-Ausgabe und Husserl-Forschung* (Dordrecht u. a. 1990) 125 — 149. - K. Schuhmann: *Husserls Staatsphilosophie* (Freiburg/München 1988).

Repräsentant * 被代现者:

“被代现者”的概念在胡塞尔现象学中“与‘代现性的内容’[1], 亦即‘充盈’[2]同义。它们都是指感觉内容, 是‘客体化行为表象的组成部分’[3]。‘被代现者’通过意向活动、通过代现而被赋予意义、得到统摄, 从而使一个对象在此基础上产生出来。”

【注释】[1] E. Husserl: *LU II/2*, A562/B₂90. - [2] 同上. - [3] 同上书, A549/B₂77, A569/B₂97.

- eigentlicher und uneigentlicher Repräsentant 本真的和非本真的被代现者:

“本真的”和“非本真的被代现者”在胡塞尔那里分别意味着“直观行为”与“符号行为”所具有的感性材料[1]。胡塞尔确定, 符号行为虽然也需要感性材料, 例如被写在纸上的某个字母或被说出的某个音符, 但这些感性材料只是随意的、偶然的中介, 在“被代现者”与“代现”之间并不存在本质的、必然的联系[2], 因而符号行为所具有的感性材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被代现者”。

【注释】[1] E. Husserl: *LU II/2*, A643/B₂171. - [2] 同上书, A647/B₂175.

Repräsentation ** 代现、展现: [(英) representation (日) 代表象]

“代现”在胡塞尔现象学的术语中是与“立义”概念基本同义的[1], “代现形式”也就意味着“立义形式”[2], 它可以是感知性的, 也可以是想象性的或符号性的等等。除去质性以外, 意识行为

的全部内涵都属于“代现”范畴[3],它包括“立义形式”、“立义质料”、“被立义的内容”(感性材料)[4]。“因此,只要在质料与被代现者之间的现象学统一赋予后者以被代现者的特征,我们就将这个统一称作**代现的形式**,而将这两个因素的整体称作**绝然的代现**”[5]。“代现”构成所有行为中的必然表象基础[6],也就是说,通过“代现”,客体才得以构成。在这个意义上,“代现”是客体化行为的必然特征。

当然,胡塞尔有时也在“再现”(Re-präsentation)的意义上使用“代现”概念[7]。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LU II/2*, A562/B₂90. - [2] 同上书, A563/B₂91. - [3] 参阅: *LU II/1*, A464/B₁499. - [4] 参阅: *LU II/2*, A566/B₂94. - [5] 同上书, A563/B₂91. - [6] 同上书, A566/B₂94. - [7] 例如参阅: *Zeith. Hua X* (Den Haag 1966) 35.

Re-präsentation 再现: [(英) re-presentation]

胡塞尔将“再现”定义为“想象的特征”[1]。作为“类比的映像”[2],“再现”“不是将一个客体本身置于眼前,而是将它当下化”[3]。在这个意义上,胡塞尔的“再现”概念从本质上有别于“代现”(Re-präsentation)。胡塞尔在“再现”概念上一般特别突出前缀“Re-”,即强调它是特指在当下化行为(Vergegenwärtigung)中进行的“代现”,它意味着对在感知行为中被原造的对象的再造,因而可译作“再现”[4]。这样,“再现”一方面可以明确地区别于在感知行为中发生并构成感知之特征的“体现”(Präsentation);另一方面,“再现”也区别于具有混合性质的“共现”(Appräsentation)[5]。

【注释】[1] E. Husserl: *LU II/2*, A551/B₂79. - [2] 同上。 - [3] *Zeith. Hua X* (Den Haag 1966) 400f. - [4] 但胡塞尔在术语使用上并没有始终严格区分“代现”(Repräsentation)与“再现”(Re-präsentation),例如参阅: *Zeith. Hua X* (Den Haag 1966) 35;在这里,作为想象的“再现”被写作“Repräsentation”。 - [5] 对此还可以

参阅“体现”与“共现”条目。

【文献】B. Rang:“Repräsentation und Selbstgegebenheit. Die Aporie der Phänomenologie in den Frühschriften Husserls”;载于: *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en* 1 (1975) 105—137.

Reproduktion * 再造: [(英) reproduction (法) reproduction (日) 再生产]

“再造”在胡塞尔的现象学术语中是指对一个已有的、已经进行了的意识体验的再造[1],因而它应当是“回忆”的同义词。但胡塞尔经常在宽泛的意义上使用“再造”概念,将它等同于“当下化”的概念,亦即广义上的“想象”概念[2]。在这个意义上胡塞尔说,“我用‘再造’来定义‘印象’”[3](后者是“原造”的同义词)。胡塞尔在1911年或1912年期间曾得出“确切的‘再造’概念”,并将它区分于“当下化”:“内当下化的所有对象=再造”[4]。这也就是说,“再造”应当被用来指称对一个体验的“当下化”,而“对一个事物性过程的当下化则不能被称作再造”[5]。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Ph. B. Er. Hua XXIII* (Den Haag 1980) 347:“再造本身是一个现实的体验,在这个体验中,一个不现实的体验,即一个被再造的体验被再造出来”。— [2] *Ph. B. Er...* 同上书, 315。— [3] 参阅:同上书, 321, 575;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250; 对此还可以参阅 E. Tugendhat; E. Tugendhat, *Wahrheitsbegriff bei Husserl und Heidegger* (Berlin 1970) 67, Anm. 77。— [4] *Ph. B. Er...* 同上书, 310, Anm. 1。— [5] 同上书, 310。

【文献】E. Tugendhat:参见:注释[2]。— E. Marbach:“Einleitung des Herausgebers”, 载于: Husserl: *Ph. B. Er. Hua XXIII* (Den Haag 1980) XXV—LXXXII.

【相关词】reproduktiv 再造的, Reproduktivität 再造性, reproduzieren 再造。

— **schlichte Reproduktion 素朴再造:**

“素朴再造”在胡塞尔的术语中基本与“单纯想象”同义,它意味着“不设定的(拟-设定的)再造”[1]。

【注释】[1] E. Husserl: *Ph. B. Er. Hua XXIII* (Den Haag 1980) 467.

Residuum 残余：**〔(日) 残余〕

在进行现象学还原之后，超越的实在世界之有效性连同对这个的存在信仰都被排除出去，被判为无效，胡塞尔也将这种还原称之为“世界之消灭”(Weltvernichtung)。在此之后的“残余”是“现象学的残余”，亦即现象学的研究课题和研究领域。这个“残余”对胡塞尔来说就是“纯粹自我”及其“绝对意识”，它属于内在存在，因而具有绝对的确然性[1]。“现象学的残余”标志着“实在存在”向“意向存在”的转化。

【注释】[1] E. Husserl: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49.

Retention 滞留：**〔(法) rétention (日) 过去把持〕

“滞留”(也被称作“第一性回忆”[1])在胡塞尔的内时间意识现象学分析中标志着意向性的一个基本种类，与另外两个经验的时间性原形式，即原印象和前摄一样，它不能回归为其他的意向性种类[2]。作为对刚沉入到过去之中的东西的尚意识到(Noch-Bewußhaben)，滞留是一种与刚从现前领域过渡到过去之中的被意识之物的本原的、去除当下的[3]和滞留性的意向关系。它是对现前之物在其最初滑脱中的边缘期的非课题性[4]一同意识到。作为这样一种一同意识到，它既不能被解释为是一个削弱了的原印象的体现[5]，或被解释为是一个通过符合或图像的中介而形成的依赖性意识[6]，也不能被混同于那种对过去之物的明确的课题性的当下化行为[7]。唯有当意识的过去视域在现象学悬搁的进行中被加了括号，与这个视域意识相联结的关于过去之物的存在意义的成见被判为无效时，滞留才能够作为一种自成一体的意向性[8]而得到描述性的指明[9]。

另一方面，这个视域的构造以及——在进一步的构造序列中——普全的时间形式的构造[10]也只有通过对滞留的指明才能

得以理解;因为对过去之物的明确意识,亦即课题性的、客体化的重新回忆是奠基于滞留之中的[11]。只有通过这种方式,即:过去客体在一个特定的意识当下中的本原出现被直接地保留在连续衔接的滞留之中,而这个滞留连同其内容又被保留在连续联结的滞留之中,以及如此等等,只有这样,这些过去的客体才能作为同一的和个体的客体而在一个特定的时间位置上(或时间序列上)重新在回忆中被找到[12]。唯有这种被胡塞尔在一个著名的时间图表中[13]直观地标示出来的对滞留在每一个意识生活的当下中的无限蕴含才为意识提供这样一种可能性(权能性,在“我能”的标题下被探讨)[14],即:在明确的、课题化的回顾中“唤起”或再造某些“积淀的”或“沉睡的”过去对象。这个通过连续滞留的蕴含而构成的权能性活动空间就叫做过去视域。

【注释】[1] E. Husserl; *Zeitb. Hua X* (Den Haag 1966) 30, 35. - [2] 对此整个问题可以参阅:同上书, §12—14, 31ff., 80ff. 以及其他各处;还可以参阅: *Krisis Hua VI* (Den Haag 1962) 189. - [3] 参阅: E. Fink; “Vergegenwärtigung und Bild”, 载于: *Studien zur Phänomenologie 1930 — 1939* (Den Haag 1966) 23; M. Merleau-Ponty; *Phénoménol. de la perception* (Paris 1945) 484. - [4] Husserl; 同上书, 118. - [5] 同上书, 31. - [6] 同上. - [7] 同上书, 35ff. - [8] 同上书, §12, 31ff. - [9] 参阅:同上书, 4ff. - [10] 同上书, §32, 69ff. - [11] 同上书, 14. 25ff.; *Analysen Hua XI* (Den Haag 1966) 326f., 365ff. - [12] *Zeitb...* 同上书, §31, 64ff.; Beil. IV, 同上书, 107ff. - [13] 同上书, 28f.; 也可以参阅:同上书, 330f. - [14] 同上书, 42ff.

【文献】K. Held: *Lebendige Gegenwart. Die Frage nach der Seinsweise des transzendenten Ich bei E. Husserl, entwickelt am Leüfaden der Zeitproblematik* (Den Haag 1966). - E. W. Orth (Hrsg.): *Zeit und Zeitlichkeit bei Husserl und Heidegger* (1983). - M. Sommer: *Lebenswelt und Zeitbewußtsein* (1990).

Rezeptivität * 接受性: [(日)受容性]

“接受性”被胡塞尔称之为“现象学的必要概念”[1],它意味着自我在直观领域中对事物的接受能力:“只要自我在朝向中接受了那个通过侵袭性的刺激而在先被给予它的东西,我们在这里就可以

谈论自我的接受性”[2]。在这个意义上,胡塞尔并不将“接受性”作为“主动性”的对立概念来使用;相反,“接受性”在胡塞尔那里更应当被看作是“主动性”的最低阶段”[3]。

与“接受性”概念处在对应之中的是“自发性”(Spontaneität)概念。胡塞尔认为,在“自发性”与“接受性”的相互关系中,“自发性以接受性为前提”[4]。这与“主动性”和“被动性”之间的关系是相符的。

此外,胡塞尔有时也将“接受性”作为与“原造性”(Produktivität)相对应的概念来使用[5];但实际上后者更多是与“再造性”概念(Reproduktivität)相对应。

【注释】[1] E. Husserl: *EU* (Hamburg ⁴1972) 83. - [2] 同上。 - [3] 同上;还可以参阅: Ms. D 19, 7a. - [4] Mr. A VI 8/1, 36. - [5] 参阅: *EU* (Hamburg ⁴1972) 89.

Richten * 指向: [(英) to address to]

“指向”是“指向(状态)”(*Gerichtetsein*)的动词原形,也是它的同义词[1]。它与意识的意向性能力有关,意味着自我对意识对象的意指和关注。“指向”概念与“朝向”(*Zuwendung*)和“趋向”(*Tendenz*)概念有相合的部分,但不是这两个概念的同义词[2]。

【注释】[1] 参阅“指向(状态)”条目。 - [2] 较为详细的说明可以参阅“朝向”与“趋向”概念。

S

Sache ** 实事: [(英) matter (法) chose (日) 事相、事象]

由于现象学运动的公认口号是“面对实事本身!”(*Zur Sache selbst!*)因此“实事”概念在胡塞尔现象学中也成为关注的课题。胡塞尔本人在现象学口号意义上使用的“实事”或“实事本身”的概

念具有两方面的内涵：一方面，“实事”无非是指被给予之物、直接之物、直观之物，它是在自身显示（显现）中，在感性的具体性中被把握的对象；另一方面，“实事”还意味着哲学所应探讨的实际问题本身；更进一步说，它是指所有那些以自身被给予方式展示出来的实际问题，从而有别于那些远离实际问题的话语、意见与成见[1]。

除此之外，胡塞尔也在专门的意义上使用“实事”概念。这个意义上的“实事”带有强烈的“基质”（Substrat）含义。他在《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中主张，在奠基性行为（客体化行为）中，“实事”与“意向客体”没有区别；但在被奠基的行为（如评价行为、意愿行为等）中，“完整的意向客体”与“实事”则相互区分开来[2]：后者无非是“素朴可表象的对象性”，前者则将后者与其他特征都包含在自身之中，例如，“意向客体”不仅包含“单纯实事”，也包含这个实事的“价值”。在这个意义上，“实事表象行为”是以“单纯的实事”为意向对象，而“实事评价行为”则是以“实事的价值”为意向对象[3]。“实事”的“基质”含义还表现在“图像意识”中：胡塞尔将那些在图像表象被展示、被映像的，但本身却不在图像表象中显现的“图像主体”称之为“实事”[4]。

【注释】[1] 参阅：E. Husserl: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19. - [2] 同上书，§37. - [3] 同上。 - [4] *Ph. B. Er. Hua XXIII* (Den Haag 1980) 138. 较为详细的说明可以参阅“图像意识”条目。

【文献】E. Fink: “Die intentionale Analyse und das Problem des spekulativen Denkens”, 载于: *Nähe und Distanz. Phänomenologische Vorträge und Aufsätze* (Freiburg/München 1976) 139—157.

【相关词】Sachbewußtsein 实事意识, Sachlage 事况, Sachverhalt 事态, Sachvorstellen 实事表象, Sachwerten 实事评价。

sachhaltig 含有实事的：〔（英）with a material content〕

“含有实事的”不是胡塞尔现象学的特有概念，但胡塞尔有时也赋

予这个形容词以特殊的含义:当它被运用在意向相关项方面是,它是指“可感知的”[1];而当它被运用在意向活动方面时,它便意味着相对于“形式的”而言的“质料的”[2]。

【注释】[1] E. Husserl: *LU II/1*, A276/B₁284. - [2] 同上书, A246/B₁252 und *Aufs. u. Vort. I*, Hua XXV (Dordrecht u. a. 1987) 132.

Sachverhalt * 事态: [(英) predicatively formed affair-complex (法) état de chose (日) 事态]

确切地看,“事态”(Sachverhalt)概念与“实事”(Sache)概念所表述的是不同的东西。所谓事态,是指对象的状况或对象之间的联系,简言之,“实事的状态”。因而,事态(无论是个别的还是普遍的事态)必然莫基于相应的对象(实事)之上[1]。与“对象”相对应的是“表象”的行为,与“事态”相对应的则是“判断”行为[2]。因此,与此相应,判断(无论是个别的还是普遍的判断)都莫基于相应的表象之上[3]。

【注释】[1] E. Husserl: *Ph. B. Er. Hua XXIII* (Den Haag 1980) 462. - [2]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94. - [3] 同上。

Satz ** 定句(定理、语句): [(英) proposition, sentence, positum, theorem (法) proposition (日) 命题、定立]

胡塞尔现象学中意向分析与语言分析的交织决定了“Satz”一词在胡塞尔的术语中(与在日常使用中一样)具有多种复合意义:“语句”与“定理”是其中的两个基本含义。胡塞尔(主要是在《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中)所使用的“Satz”概念既包括这两个含义,也具有其特别的意义,因此译作“定句”。

首先,“定句”的特别含义在于它与“设定”概念(Setzung)的对应性:“设定”是指在意向活动方面对对象之存在与否的“设定”[1],而“定句”则与意向相关项有关,它意味着被设定的存在

之物[2],更确切地说,它也就是“意义核心与存在特征的统一”[3];这种统一与他在《逻辑研究》中所说的作为“质料与质性的统一”的“合含义的本质”是基本一致的[4]。

另一方面,胡塞尔还将“定句”概念做了特别扩展,使它自身包含“单项(命题)句”和“多项(综合)句”的划分:前者是指在感知和直观中等客体化行为中的“设定”,后者则意味着在判断以及愿望、命令等非客体化行为中的“设定”。在这个意义上,胡塞尔的“定句”概念仍然保留在一个至关重要的本质统一的范围内,它意味着:“定句”“自身不含有任何表述和概念含义,但另一方面却将所有表述语句或语句含义包含在自身之中”[5]。这个意义上的“定句”已经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语句,因为它们已经不再局限于以事态为对象的述谓判断领域,而是伸展到前述谓判断的经验领域。更确切地说,胡塞尔所划分出的两种“定句”可以出现在所有行为领域之中。“定句”不只是“语句”或“定理”,而是最广泛意义上的“命题”或“设定”:它既可以是存在设定,也可以是价值设定;既可以是对实事的设定,也可以是对事态的设定。

【注释】[1] 参阅“设定”条目。- [2] 参阅: E. Husserl: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241, 316。- [3] 参阅:同上书, 316。- [4] 对此可以进一步参阅“质料”、“质性”、“合含义的本质”等条目。- [5] *Ideen I...* 同上书, §133。

【文献】P. Janssen: *Edmund Husserl-Einführung in seine Phänomenologie* (Freiburg/München 1976)。

【相关词】Satzcharakter 定理特征, Satzform 语句形式, Satz Ganzes 定理整体, Satzgebilde 定理构成物, Satz materie 定理质料, Satz sinn 定理意义, Satzverständnis 语句理解。

Schein * 显象、假象: [(英) illusion (法) simulacre (日) 假象]
在德国古典哲学中,“Schein”这一概念通常被赋予“假象”的否定性含义。但由于这个概念实际上是一个与“显现”(Erscheinung) 平行的中性术语,因而胡塞尔同时在这两种含义上使用它。中译

可以对应不同的情况而选择“显象”或“假象”。作为“假象”，它是“现实”或“真实”的对应概念[1]。由于“假象”与“现实”最终都属于不同方式的意向构造之结果，因而对“假象构造”与“存在构造”的划分，包括对“假象实在”与“真实实在”、“假象价值”与“真实价值”的划分，构成胡塞尔现象学意向分析的重要课题之一[2]。从自然观点看，“显象”往往是指图像意识中的“图像”(Bild)，如“感知图像”、“回忆图像”等等。这些图像并不是实事(基质)本身，但却展示着实事(基质)，例如一张房屋的照片可以说是关于这个房屋的“显象”。而在严格的现象学意义上，胡塞尔不是将“图像”，而是将图像所表现的实事(基质)本身看作“假象”：“‘感知图像’、回忆图像、意向客体本身不是一个假象，绝然的被感知之物、被回忆之物等等才是假象，那些在对同一个事物的事物感知、回忆之进程中被设定为同一之物的东西，并以不变的方式被设定为同一之物的东西才是假象”[3]。胡塞尔在这里所说的“同一之物”也就是被他称作“绝对对象”[4]的东西。从自然的观点来看，“假象”是不具有实在基质的表面现象；而从现象学还原的观点看，恰恰是在事物感知中被意指的那个统一的对象，即作为无数规定性之载体或作为各个映射之基质的X，才真正具有“假象”的含义。

【注释】[1] 参阅：E. Husserl: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86。 - [2] 同上。 - [3] *Ph. B. Er...* 同上书，584。 - [4] 参阅：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91。

【文献】H. R. Sepp: “Intentionalität und Schein”, 载于: J. Bloss/W. Strózewski/J. Zumr (Hrsg.): *Intentionalität, Werte, Kunst* (Praha 1995) 54—58。

【相关词】Scheinevidenz 显象明见性, Scheinrealität 显象实在, Scheinwert 显象价值, Scheinwissenschaft 显象科学。

Schlaf 睡眠:

“睡眠”现象在胡塞尔那里至少在两个方面受到探讨:首先,在胡塞尔后期的“第二哲学”(先验事实科学)研究中,“睡眠”作为正常生

活的间断属于个体的“不正常性”范畴[1];其次,“睡眠”在发生现象学研究中属于“无意识”的领域[2]。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Inters.* III, Hua XV (Den Haag 1973) 154; 对此可以进一步参阅“正常性”和“不正常性”条目。- [2] 同上书, 608; 对此可以进一步参阅“无意识”条目。

schlicht (Schlichtheit) * 素朴的 (素朴性): [(英) simply, unqualified (法) simple]

“素朴性”在胡塞尔的意向分析中至少包含以下两种含义: 1. 在现象学的基本考察中, “素朴的”与“天真的”、“自然的”相平行, 与“反思的”、“哲学的”相对应。它标识出“自然观点”的直向特征: 自然观点是素朴的, 现象学的(哲学的)观点则是反思的[1]; 2. 在具体的现象学意向分析中, “素朴性”则是指一种特定的“直接性”[2], 例如, 与对象的素朴关系就是指与对象的直接关系。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 §30f. - [2] *LU* II/2, A637/B, 165.

Sedimentierung * 积淀: [(日) 沉淀]

胡塞尔在其后期发生现象学研究中探讨意识的“积淀”问题。他把在先验自我“原开端”上的天生“原本能”(Urinstinkt)定义为先辈人所具有的先前经验之“积淀”[1], 在这个意义上, “积淀”首先是一种遗传。在先验自我的进一步展开过程中, 每一个具体的经验都“积淀”成为实践的可能性, 这种可能性会通过“联想”(Assoziation)而变为现实。由此, “积淀”与“联想”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如果没有联想进行, 积淀也就无从成立”[2]。因此, 先验自我在先验经验方面的“积淀”构成先验自我的发展史; 而作为先验自我之现实化的人类历史也“从一开始就无非是原初的意义构成与意义积淀相互并存、相互包含的活的运动”[3]。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Ms. K III 11, 4; 对此也可以参阅“本能”条目。
- [2] Ms. C 16 V, 8. - [3] *Krisis* Hua VI (Den Haag²1962) 381, Anm.

Seele * 心、心灵: [(英) psyche (法) ame (日) 心]

“心灵”概念在胡塞尔的意向分析中从属于“实在”的范畴,它意味着在世界之中的人所具有的“心灵实在”。因此,它也属于意识构造的成就并因此而属于现象学构造分析的研究客体。胡塞尔将“心灵”视为“建基于低层感性权能(*Vermögen*)上的‘精神’权能”[1]。但“心灵”不等同于“精神”,而是仅仅含有“精神”的因素[2]。与“精神”相对的是“自然”,在这两极之间才是“心灵”与“身体”的对立。胡塞尔将“心灵”与实在现实的依赖性分作三个层次:1)心理物理的方面,亦即心灵对身体的依赖性;2)生成心理的方面,它意味着心灵的历史依赖性;3)心灵实在的交互主体依赖关系,也就是心灵之间的依赖性[3]。

【注释】[1] E. Husserl: *Ideen* II, Hua IV (Den Haag 1952) 123. - [2] 对此也可以参阅“精神”条目。 - [3] 参阅: *Ideen* II... 同上书, 135.

【相关词】*Seelenleben* 心灵生活, *Seelensubstanz* 心灵实体, *Seelisches* 心灵之物。

Sein ** 存在: [(英) being (法) être (日) 存在]

“存在”概念在胡塞尔的现象学分析中基本带有两种含义:一方面,胡塞尔常常在传统的意义上使用“存在”概念,即实在意义上的“存在”,作为事物的“存在”[1],这也是自然观点中存在信仰或存在设定的相关物。但另一方面,胡塞尔也在他自己的意义上运用“存在”概念,即作为体验的“存在”[2],在这一个意义上,“存在”是指“纯粹体验”、“纯粹意识”,它既包含“意识的纯粹意识相关物”,也包含“意识的‘纯粹自我’”[3]。在这两种存在之间有着一个本质性的、原则性的区别:前一种意义上的存在只能通过“映射”的方式而被意识到,而后一种存在则只能通过反思(胡塞尔也将反思称作内在感知)被内在感知到[4]。与这个区别相关,“作为意识

的存在”和作为“实在的存在”的区别还表现在：前者是“内在之物的存在”，后者是“超越之物的存在”；前者才是哲学本体论的对象；而后者是实证科学意义上的本体论对象，因而受现象学还原的排斥[5]。

胡塞尔的构造现象学分析进一步表明，这两种意义上的“存在”的之间关系在于，作为实在的存在是在作为意识的存在之中被构造起来的[6]。或者说，前者（客观存在）可以消融在后者（主观存在）之中[7]。“所有实在都是通过‘意义给予’才存在”，“所有实在的统一都是‘意义的统一’”[8]。据此，实在的大全不能等同于存在的大全，而只构成其中的一个部分[9]。更确切地说，实在的存在只是意识赋予其对象的多种意义中的一种意义，是一种“意向相关项的抽象形式”[10]。它作为“超越之物的单纯现象存在”区别于在意识中的“内在之物的绝对存在”[11]。

因此，胡塞尔强调：“唯一的绝对存在是主体-存在，作为自为地自身构造起来的存在（Konstituiertsein），而总体的绝对存在是各个相互处在现实的和可能的共同体中的先验主体的普全（Universum）”[12]。

与“存在”概念相对应的是“非存在”（Nichtsein）概念[13]。而在“存在”概念本身之中又可以区分“如在”（Sosein）和“此在”（Dasein）[14]。

【注释】[1] E. Husserl: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86. - [2] 同上。
- [3] 同上书, 67. - [4] 参阅: 同上书, §42; 对此还可以进一步参阅“映射”和“反思”条目。 - [5] 同上书, §44. - [6] 同上书, §86. - [7] 参阅: W. Biemel: “Einleitung des Herausgebers”, 载于: Husserl: *Idee d. Phän.* Hua II (Den Haag²1958) VIII. - [8] *Ideen I...* 同上书, §55. - [9] 参阅: 同上。 - [10] 同上书, 273. - [11] 同上书, 91. - [12] *Erste Philos.* II, Hua VIII (Den Haag 1959) 190. - [13] *LU II/2*, A599/B₂127. - [14] 对此可以进一步参阅“如在”与“此在”条目。

【文献】E. Fink: *Sein, Wahrheit, Welt. Vor-Fragen zum Problem des Phänomen-Begriffs* (Den Haag 1958). - J. R. Mensch: *The Question of Being in Husserl's "Logical Investi-*

gations" (Dordrecht u. a. 1981).

【相关词】seiend 存在着的, Seiendes 存在者、存在之物, Seinsall 存在大全, Seinsart 存在种类, Seinsausweisung 存在指明, Seinsbewahrung 存在证明, Seinsbewußtsein 存在意识, Seinsboden 存在基地, Seinscharakter 存在特征, Seinserfassung 存在把握, Seinserkennntnis 存在认识, Seinsfrage 存在问题, Seinsgeltung 存在有效性, Seinsgewißheit 存在确然性, Seinsglaube 存在信仰, Seinshorizont 存在视域, Seinsinteresse 存在兴趣, Seinskategorie 存在范畴, Seinskonkretion 存在的具体化, Seinskonstitution 存在构造, Seinslehre 存在论, Seinsmaterie 存在质料, Seinsmeinung 存在意指, Seinsmodus 存在样式, Seinsmodalität 存在样式, Seinsmöglichkeit 存在可能性, Seinsnotwendigkeit 存在必然性, Seinsobjekt 存在客体, Seinsordnung 存在秩序, Seinspräntention 存在要求, Seinsregion 存在区域, Seinssetzung 存在设定, Seinsinn 存在意义, Seinsinnfunktion 存在的意义功能, Seinsosphäre 存在领域, Seinsstil 存在风格, Seinsvorzug 存在之优先, Seinswahrheit 存在真理, Seinsweise 存在方式, Seinszusammenhang 存在联系。

Seinscharakter/Seinsmodalität ** 存在特征/存在样式: [(英) characteristic of being/modality of being (法) caractère d'être (日) 存在性格/存在样态]

胡塞尔所使用的“存在特征”概念基本上与“存在样式”概念同义[1]。它意味着“可疑性的存在”、“疑问性的存在”、“猜测性的存在”以及“不存在”等等。“不存在”也是“存在特征”的一种[2]。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241. - [2] 参阅: 同上书, §105, *Analysen Hua XI* (Den Haag 1966) 1. Abschnitt, *EU* (Hamburg⁴1972) §21 等等。

Seinsglaube (Seinbewußtsein) * 存在信仰 (存在意识):

“存在信仰”或“存在意识”是指关于存在的信仰与意识。它在胡塞尔的意识分析中与“时间意识”、“感知”、“想象”等概念一样具有核心的地位。但在胡塞尔的术语中,“存在信仰”或“存在意识”是与“信仰”(Glaube, belief)等义的。他大都把“存在信仰”简称为“信仰”[1]。

【注释】[1] 对此概念的具体阐述可以参阅“信仰”条目。

【文献】E. Fink, “Reflexionen zu Husserls Phänomenologischer Reduktion”, in : *Nähe und Distanz. Phänomenologische Vorträge und Aufsätze* (Freiburg 1976). - L. Ni, *Seinsglaube in der Phänomenologie Edmund Husserls* (Dordrecht u. a. 1999).

selbst-自身 - : [(英) self- (法) soi - (日) 自己]

“自身”概念在奥伊铿(R. Eucken)的思想中起着重要作用,而他在本世纪初曾对胡塞尔产生过一定的影响[1]。从某种程度上说,胡塞尔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从“神主”向“自主”过渡的时代。加之胡塞尔的现象学是以纯粹意识为对象,以纯粹反思为手段的纯粹现象学,因此,“自身-”概念在现象学中更是具有重要的含义。一方面可以说,所有现象学的分析都是对主体“自身”、意识“自身”、自我“自身”进行的。现象学因而具有“对所有认识构成的最终根源进行回问(Rückfragen)之动机”[2]。就此而言,“自身-”这个前缀与“回-”(rück-)的前缀一样,它们是对胡塞尔现象学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的基本写照:“自身-”在这里意味着一种返回或反身的方向。另一方面,胡塞尔的现象学要求把握认识的本原,要求成为具有绝对自身论证能力的学说:“哲学应当是这样一种认识,这种认识完全来源于最高的和最终的认识者之自身沉思、自身理解、自身负责”[3]。在这个意义上,“自身-”的前缀又与“原-”(ur-)的前缀相同,它们是对胡塞尔哲学信念和认识意向的基本写照[4]。此外,在其实际的意向分析中,胡塞尔也在后一个意义上运用“自身-”的前缀,如“自身被给予性”、“自身图像”、“自身当下”等等。“自身”在这里的含义相当于“原本的”或“切身的”。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Aufs. u. Vort.* II, Hua XXVII (Dordrecht u. a. 1989) “Die Phänomenologie und Rudolf Eucken”(1927), 127; 也可以参阅: K. Schuhmann: *Husserls Staatsphilosophie* (Freiburg/München 1988) 86f. - [2] *Krisis* Hua VI (Den Haag ²1962) 100. - [3] *Erste Philos.* II, Hua VIII (Den Haag 1959) 3. - [4] 参阅“原-”条目。

【文献】E. Husserl:“Brief XIX”,载于: *Briefe an Roman Ingarden* (Den Haag 1968) 25ff. - P. Ricoeur: *Husserl. An analysis of his phenomenology* (Evanston 1967).

【相关词】Selbstabschattung 自身映射, Selbstabwandlung 自身变化, Selbstanschauung 自身直观, Selbstapperzeption 自身统觉, Selbstauslegung 自身阐释, Selbstaufhebung 自身扬弃, Selbstbegründung 自身论证, Selbstbeobachtung 自身观察, Selbstbesinnung 自身沉思, Selbstbestimmung 自身规定, Selbstbetrachtung 自身考察, Selbstbildung 自身构成, Selbst - da 自身在此, Selbstdarstellung 自身展示, Selbstdenker 自身思维者, Selbsteigen 自身占有, Selbsteigenes 自身本己之物, Selbsteigenheit 自身本己性, Selbstenthüllung 自身揭示, Selbsterfahrung 自身经验, Selbsterfassung 自身把握, Selbsterkenntnis 自身认识, Selbsterscheinung 自身显现, selbstgeben 自身给予, Selbstgebung 自身给予, selbstgegeben 自身被给予的, Selbstgegebenheit 自身被给予性, Selbstgegenwart 自身当下, selbstgegenwärtig 自身当下的, Selbsthabe 自身拥有, Selbstheit 自身性, Selbstkonstitution 自身构造, Selbstobjektivierung 自身客体化, Selbstoffenbarung 自身启示, Selbstreflexion 自身反思, Selbstsein 自身存在, Selbstsetzung 自身设定, Selbststimmigkeit 自身一致性, Selbstwahrnehmung 自身感知, Selbstverantwortung 自身负责, Selbstverantwortlichkeit 自身责任性, Selbstverständnis 自身理解, Selbstvergangenheit 自身过去, Selbstvergessenheit 自身遗忘性, Selbstzeitigung 自身时间化。

Selbstbesinnung 自身思义:

胡塞尔在其后期著作中将现象学理解为人类对其绝对生活的先验源泉的普全自身思义[1]。自身思义展示出作为一个作为“人类行政者”[2]的哲学家所要承担的伦理学任务[3]。因此,哲思者要在彻底的自身负责中被回指到他的存在的先验基础上,并且从这个基础出发而“具有对人类真实存在的责任,这个存在只是作为存在而朝向一个目的并且只有通过哲学而得到实现”[4]。这是使当前危机能够得到克服的一条途径。

【注释】[1] E. Husserl: *Krisis* Hua VI (Den Haag ²1962) §73, 269; A. Diemer: *E. Husserl. Versuch einer systematischen Darstellung seiner Phänomenologie* (Meisenheim a. G. ²1965) 324. - [2] Husserl: *Krisis...* §7, 15. - [3] 参阅: *Erste Philos.* I, Hua VII (Den Haag 1956) 204f. - [4] *Krisis...* §73, 269.

【文献】Pffferot, G., “Die Bedeutung des Begriffs Selbstbesinnung bei Dilthey und Hus-

Selbstbewußtsein ** 自身意识:

“自身意识”在胡塞尔的现象学分析中已经偏离开它的日常语义,不再具有“自我感觉”或“自信”的含义,而是被用来标识意识行为的一个本质特征:对自身的“意识到”[1]。也就是说,所有意向体验不仅是关于某物的意识,而且“所有体验都是被意识到的……它们作为非反思的‘背景’存在于此”[2]。这个意义上的“自身意识”也被胡塞尔称作“内意识”或“内感知”:“每一个行为都是关于某物的意识,但每一个行为也被意识到。每一个体验都是内在地‘被感知到’(被内意识到)……内感知并不是一个在同样的意义上的体验。它本身并不重又被内感知到”[3]。

正是因为意识行为具有这种“自身意识”的功能,它们才能通过确切意义上的反思而被再造出来:“**体验的存在方式就在于,它原则上可以通过反思的方式而被感知到**”[4]。但意识对自身的“自身意识”不同于意识对自身的“自身反思”。“反思”是在直向的意识行为进行之后而进行的第二个意识转向自身的行为;而“自身意识”不是一个行为,而是伴随着每一个意向行为的内部因素,意识通过这个因素而非对象地(非把握性地)意识到自身。因此,这种“自身意识”不是胡塞尔通常所说的“反思”,而是“反思”得以可能的前提。它有别于“反思”之处就在于,“反思”是对象性意识,而“自身意识”是非对象性意识:它是对意识行为进行的“意识到”,但并不以意识行为的进行为对象。

在这个意义上,“自身意识”在胡塞尔的现象学术语中是与“原意识”、“内意识”以及特殊意义上的“内感知”基本同义的概念[5]。

除此之外,胡塞尔有时也在另一种意义上使用“自身意识”概念,即在与“陌生意识”或“世界意识”相对立的意义上[6]:“自身

意识”在这里是指单个自我的“本己意识”，更确切地说，自我本身作为在世界中存在着的自我的意识[7]。在这个意义上，胡塞尔谈及“自身意识”的本体论和“世界意识”的本体论[8]。

此后，萨特(J. - P. Sartre)所说的“自身意识”(conscience de soi)和“自身认识”(connaissance de soi)基本上相当于胡塞尔所说的非对象性的“自身意识”与对象性的“反思”[9]。

【注释】[1] Vgl. E. Husserl; *Ph. B. Er.* Hua XXIII (Den Haag 1980) 352. - [2]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45, *Zeüb.* Hua X (Den Haag 1966) 126f. - [3] *Zeüb.* Hua X (Den Haag 1966) 126f. - [4] *Ideen I...* 同上书, §45. - [5] 参阅: *Zeüb...* 同上书, 119. 对此还可以参阅“内意识”、“原意识”、“内感知”条目。 - [6] 参阅: *Krisis* Hua VI (Den Haag²1962) 256. - [7] 同上书, 255. - [8] 同上书, 256. - [9] 对此可以参阅: J. - P. Sartre: “Conscience de soi et connaissance de soi”, 载于: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e Philosophie* XLII (1948).

【文献】J. - P. Sartre; 参见: 注释[8]. - I. Kern: “Selbstbewußtsein und Ich bei Husserl”, 载于: G. Funke (Hrsg.): *Husserl-Symposium Mainz* (27. 6/4. 7. 1988) (Stuttgart 1989) 51—63. - M. Frank: “Fragmente einer Geschichte der Selbstbewußtseins-Theorie von Kant bis Sartre” in: ders. (Hrsg.), *Selbstbewußtseinstheorie von Fichte bis Sartre* (Frankfurt a. M. 1991) 413—599, 尤其是: 526—546. - K. Bort: *Personalität und Selbstbewußtsein. Grundlagen einer Phänomenologie der Bezogenheit*, Tübingen 1993.

Selbstbild 自身图像:

“自身图像”在胡塞尔意向分析中与“原图像”(Urbild)同义, 它们的对应概念是“回忆图像”或“当下化图像”[1]。

【注释】[1] E. Husserl: Ms. M III 3 III 1 II, 15ff.

【文献】E. Fink: *Studien zur Phänomenologie 1930—1939* (Den Haag 1966).

Selbsterfahrung 自身经验: [(英) self-experience]

“自身经验”在胡塞尔的术语中与“绝对经验”同义[1]。它是指在经验中对自身被给予之物的直接把握。

【注释】[1] 参阅“绝对经验”条目以及 E. Husserl: *Krisis Hua VI* (Den Haag ²1962) 146f., 188f.

Selbstgegebenheit ** 自身被给予性: [(英) *itself-giveness* (日) 自己所与性]

“自身被给予性”是指在直观、感知中的事物之被给予性。它意味着一种原本的、直接的被给予性,一种在直观中的充实[1]。在这个意义上,胡塞尔也将“自身被给予性”等同于“明见性”[2]。

【注释】[1] E. Husserl: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 ³1976) 11, 41. - [2] 参阅: *Idee d. Phän.* Hua II (Den Haag ²1958) 51.

【文献】B. Rang: “Repräsentation und Selbstgegebenheit. Die Aporie der Phänomenologie in den Frühschriften Husserls”; 载于: *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en* 1 (1975) 105—137.

Selbstwahrnehmung 自身感知:

胡塞尔所说的“自身感知”基本上是“反思”的同义语,它是指“纯粹自我的自身反思”,因而本质上须以非反思的、直向的意识为前提[1]。从严格的意义上说,“自身感知”作为“反思”不是一种“感知”,而是一种当下化的行为[2]。

【注释】[1] E. Husserl: *Ideen II*, Hua IV (Den Haag 1952) 248. - [2] 对此可以进一步参阅“反思”条目。

Selbstzeitigung 自身时间化:

胡塞尔在后期研究手稿中运用“自身时间化”概念来标识自我的“反思”能力。反思本身是一种时间化,它以自我为课题,并揭示出自我的时间性,因为被反思的自我始终已经是过去的自我。同时,反思本身也在时间性中进行。因此,反思具有双重的被动性:它反思处在被动的的时间性中展开的自我,同时,反思本身作为主动的揭示也是在被动的的时间性中展开着自身。自我在这里是一种“反思

着-被反思的自我”[1],它具有同一性;而“自身时间化”则意味着自我对其自身进行认同和确定的能力。胡塞尔在这里强调:“‘自身时间化’作为原先的流动能力是一个危险的字眼。流动本身并不时间化……”[2]。这意味着,原流动的自我并不是通过反思的认同才形成,而是始终已经具有“前时间化”(Vor-Zeitigung)的存在方式[3]。“自身时间化”仅仅表明自我的自身认同的可能主动性。

【注释】[1] 参阅: G. Brand: *Welt, Ich und Zeit. Nach unveröffentlichten Manuskripten E. Husserls* (Den Haag 1969) 71ff. - [2] E. Husserl: Ms. C 7 I, 18. - [3] 参阅: Ms. C 17 IV, 4.

Setzung (setzend) ** 设定(设定的): [(英) position (法) position, poser (日) 定立、措定]

“设定”概念在胡塞尔现象学中是一个“立场”(Position)同义的[1]术语。因此,胡塞尔也将它与“命题”(Thesis)、“执态”(Stellungnahme)、“信念”(Doxa)等相应概念等义使用,它们被用来规定一个意识行为在进行时是否带有对意识对象的存在信仰[2]。这种存在信仰并非是指对事物之存在与否的设定;严格地说,设定对象的存在或设定它的不存在,这两种设定都已经是存在设定。因此,“设定”自身包含着存在与不存在的对应[3];而与“设定”相对应的毋宁说是“不设定”(Nichtsetzung),即对事物之存在与否的保持中立、不设定、不执态。相对于“不设定的行为”而言,“设定性的行为”是奠基性的行为,它的“原初权利基础是在本原的被给予性之中”[4],因此胡塞尔也将“设定性行为”称作“基质行为”(Substrat-Akte)或“未变异的行为”(unmodifizierte Akte)[5];而“不设定的行为”则是“在质性上变异了的行为”(qualitativ modifizierte Akte)[6]。

【注释】[1] E. Husserl: *Ph. B. Er. Hua XXIII* (Den Haag 1980) 409, Anm. - [2] 对此可以参阅有关条目,尤其是“信仰”(Glaube)条目。 - [3] LU II/2, A599/B₂127; 对此还

可以参阅“信仰样式”条目。- [4]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316。- [5]“不设定”的行为奠基于“设定性”的行为之中,这在《逻辑研究》中已经得到表现:胡塞尔在这里将“不设定的行为称作在设定方面‘未变异的行为’”(LU II/1, A449/B₁481)。对此还可参阅: *Ph. B. Er. Hua XXIII* (Den Haag 1980) 459, 以及 E. Tugendhat, *Wahrheitsbegriff bei Husserl und Heidegger* (Berlin 1970) 41。- [6] 对此可以进一步参阅“变异”条目下的“质性变异”子条目。

【文献】L. Ni: *Seinsglaube in der Phänomenologie Edmund Husserls* (Dordrecht u. a. 1999)。

【相关词】Setzbarkeit 可设定性, Setzen 设定, Setzungsaktualität 设定现时性, Setzungssart 设定种类, Setzungscharakter 设定特征, Setzungskorrelat 设定相关项, Setzungsmaterie 设定质料, Setzungsmodalität 设定样式, Setzungsmodus 设定样式, Setzungsqualität 设定质性, Setzungszusammenhang 设定联系, Vernunftsetzung 联系设定。

Signifikation (signitiver Akt) ** 符号行为: [(英) signification (日) 所作的意味]

“符号行为”是指以“符号意向”[1]为行为特征的意识行为。胡塞尔将所有意识行为划分为“客体化行为”与“非客体化行为”,而所有“客体化行为”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符号行为”与“直观行为”[2]。由于“直观行为”自身由“感知行为”和“想象行为”所组成,因此整个“客体化行为”便可以划分为“感知行为”、“想象行为”和“符号行为”。胡塞尔曾经从两个角度出发来考察“符号行为”所具有的不同于其他“客体化行为”的本质特征:

一方面,胡塞尔在《逻辑研究》期间认为,“符号行为”与“直观行为”之间的差异要大于在“感知行为”与“想象行为”之间的差异,因为后者是“直观行为”种属本身之中的差异,而前者已经超出这个种属的范围以外。“符号行为”与“直观行为”的本质差异具体表现在:1. “符号行为”本身不具有自己的感性材料,“纯粹符号性的意向是‘空乏’意向,它缺乏充盈的因素”[3],“符号行为”的感性内容必须借助于它奠基于其中的直观行为。例如符号 A 必须是一个发出的可听见的声音或一个写下的可看见的文字,否则关于 A 的符号行为便不能成立。2. 由于“符号行为”不具有自己的感性内

容,因而具体的符号行为永远不可能是独立的,它必须依赖于“直观行为”并奠基于“直观行为”之中。3. 在符号行为中,在直观的代现性内容与质料(意义)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联系:“符号性的质料只需要某个支撑性的内容,但我们在它的种类特性与它的本己种类组成之间找不到必然的纽带”[4]。例如写在黑板上的字母A可以是指一个具体的感性事物,也可以是指一个抽象的逻辑符号。

另一方面,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之后的研究手稿中以及在《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中又对“符号行为”以及“直观行为”提出另一种新的规定方法,即把所有表象(客体化行为)划分为“本真的表象”与“非本真的表象”:前者包括“体现”(感知)和“再现”(想象);后者则包括“图像表象”和“符号立义”[5]。根据这个划分,“图像意识”与“符号意识”(符号行为)的本质相似性恰恰在于它们的“非本真性”(Uneigentlichkeit)或“象征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胡塞尔将“图像意识”也称作“图像象征的表象”,将“符号行为”称作“符号象征的表象”[6]。

此外,在术语使用上,胡塞尔曾说明,“我对这个表述的使用不带有特殊的术语指示,因为它只是对‘含义’的翻译。我同样也会经常谈到**符号性的**(signifikativ),或者简称地谈到**符号的**(signitiv)行为,而不使用含义意向行为、意指行为等等。由于表述通常被称之为意指的主语,因此,‘**意指行为**’(bedeutende Akte)不是一个好的说法。‘符号性’一词也在术语上提供了一个与‘**直观性**’概念的合适对立。与‘**符号的**’同义的是‘**象征的**’(symbolisch),因为在近代曾受到康德抨击过的那种滥用已经蔓延开来,这种滥用在于:违背‘象征’一词所具有的原初的、并且即使在今天也不可或缺的意义而将它作为‘符号’的等值概念加以使用”[7]。

【注释】[1] E. Husserl: *LU II/2*, A525/B₂53. - [2] 同上。 - [3] 同上书, A568/B₂96. - [4] 同上书, A564/B₂92. - [5] *Ph. B. Er. Hua XXIII* (Den Haag 1980) 139f. - [6]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78f. 以及 210. - [7] *LU II/2*,

— bloße Signifikation 单纯符号行为:

“符号行为”由于不具有本己的感性材料而必须借助于直观行为才能具体地成立[1]。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不存在具体的“纯符号行为”。胡塞尔所说的“单纯符号行为”是一种理论上的抽象,它意味着一种完全空泛的、未得到直观充实的符号性意指。也可以说这就是康德意义上的、与“直观”相对应的“思维”[2]。

【注释】[1] 对此可以参阅“符号行为”条目。— [2] 参阅: E. Husserl: *LU II/2*, A505/B₂33.

Sinn ** 意义: [(英) sense (法) sens (日) 意味]

“意义”概念是胡塞尔意向分析中的中心概念。胡塞尔本人曾阐述过这个概念的双重含义:“1) 意义可以是指感知的完整内容,也就是说,意向对象连同其存在样式(设定)。2) 但‘意义’也可以是指这样一个单纯的意向对象,人们能够从那些可能变化的存在样式中强调出这个单纯的意向对象”[1]。

一方面,意义概念与对象概念在胡塞尔那里是密切相关的。每个对象都必须回归到构造出它们的先验意识之上,就这点而言,对象就是意义[2]。

另一方面,从总体上看,“意义”概念与“含义”概念在胡塞尔那里显然是同义词。胡塞尔曾多次说明:“‘含义’对我们来说是与‘意义’同义的”;“‘意义’——这个词一般与‘含义’等值使用”[3]。虽然胡塞尔在研究手稿中也曾流露出区分“含义”与“意义”的想法[4],但那只是偶尔的一闪念,不足以代表胡塞尔的主导思想。

当然,仍需要注意的是,胡塞尔在对这两个概念的使用上始终各有偏重。由此而引出一个并非无关紧要的论点:在胡塞尔那里,含义概念更适用于语言逻辑分析,而意义概念则更适用于意识行为

分析;与含义相关的是“表述”,而与意义相关的则是“行为”[5]。

这一确认的意义实际上已经超出了单纯概念定义的范围。因为,胡塞尔并不把语言逻辑分析看作是与意识行为分析相并列的研究课题,而是认为前者必然奠基于后者之中。由此可以得出,任何“含义”都是有意义的,但并不一定任何“意义”都具有含义。胡塞尔本人在《逻辑研究》中偏重使用“含义”概念,因为在那里首先要解决的是“逻辑”问题;在《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中,“含义”概念则退到后台,取而代之的是“意义”概念。

根据以上对“意义”的规定,“意义”这个概念所标识的是意识行为的“意向相关项的核心”[6],它是一种“在某些行为中对我们展示出来的客观统一”[7]。

【注释】[1] E. Husserl: *Analysen Hua XI* (Den Haag 1966) 352. - [2] 参阅“对象”条目。 - [3] *LU II/2*, A53/B₂52; *Ideen I* (1913) 256. - [4] *Bedeutung!* Hua XX-VI (Dordrecht u. a. 1988) 178. - [5] E. Tugendhat: *Der Wahrheitsbegriff bei Husserl und Heidegger* (1970) 36, Anm. 44; E. W. Orth: *Bedeutung, Sinn, Gegenstand. Studien zur Sprachphilosophie E. Husserls und R. Hönlwalds* (Bonn 1967) 207. - [6] Husserl: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305. - [7] *LU II/1* (⁵1968) 407.

【文献】E. Tugendhat: 参见:注释[5]. - E. W. Orth. 参见:注释[5].

【相关词】Sinnaufbau 意义构建, Sinnauslegung 意义阐释, sinnbeleben 意义激活, Sinnbereicherung 意义丰富, Sinnbeziehung 意义关系, Sinnbildung 意义构成, Sinneinheit 意义统一, Sinnerfüllung 意义充实, Sinnesanalyse 意义分析, Sinnesausweisung 意义指明, Sinnesbestimmung 意义规定, Sinnesdimentierung 意义积淀, Sinnesentwicklung 意义发展, Sinneserbschaft 意义继承, Sinneserforschung 意义研究, Sinnesexplikation 意义展显, Sinnesfundament 意义基础, Sinneshorizont 意义视域, Sinneskern 意义核心, Sinnesklärung 意义澄清, Sinneskomplexion 意义复合, Sinneskonstitution 意义构造, Sinneskorrelat 意义相关项, Sinnesleistung 意义成就, Sinnesmaterie 意义质料, Sinnesmodifikation 意义变异, Sinnesobjekt 意义客体, Sinnesqualität 意义质性, Sinnesrahmen 意义范围, Sinnesschicht 意义层次, Sinnessubjekt 意义主体, Sinnesstruktur 意义结构, Sinnesübertragung 意义转递, Sinnvoraussetzung 意义预设, Sinnesvorzeichnung 意义前示, Sinneswandlung 意义变化, Sinngebilde 意义构成物, Sinngebung 意义

给予, Sinngehalt 意义内涵, Sinngeschichte 意义史, Sinnlosigkeit 无意义性, Sinnstiftung 意义创造, Sinntradition 意义传统, Sinnüberdeckung 意义交叠, Sinnumwandlung 意义变化, Sinnverschiebung 意义推移, Sinnverwandlung 意义变化, Sinnzusammenhang 意义联系。

Sinnesqualität 感性质性: [(日) 感官性质]

“感性质性”在胡塞尔那里被用来指称传统意义上的,即洛克意义上的质性。它意味着“例如,声音质性,空间事物的质性以及如此等等”[1]。

【注释】[1] E. Husserl: *LU II/2*, A698/B₂226.

Sinngebung (Sinnverleihung) ** 意义给予 (意义赋予): [(英) sense-bestowing (法) donation de sens (日) 意味付与]

“意义给予”是对意识的“立义”、“统摄”功能或意识的“意向活动”进行说明的概念:一堆感觉材料在统摄的过程中被赋予一个意义,从而作为一个意识对象而产生出来,面对意识成立。在这个意义上,胡塞尔认为,“所有实在都是通过意义给予而存在”[1]。

【注释】[1] E. Husserl: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55.

Sinnlichkeit ** 感性: [(法) sensibilité (日) 感性]

胡塞尔区分狭义的和广义的“感性”概念:狭义的“感性”,也是现象学还原后的“感性”概念意味着在通常的外感知中通过感官中介而提供的东西[1];这个意义上的“感性”是一个专有的现象学“属本质”或“属概念”[2]。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也将这个意义上的“感性”等同于现象学意义上的“实项”或“实在”概念[3]。广义上的“感性”则一方面包括感性的感情和本欲,另一方面也将狭义上的“感性”概念包含在自身之中[4]。但是,“感性”(Sinnen)与“意义”(Sinn)虽然表明的是一个根本性的对立,但却源自同一个词

根,从而在术语上带有含糊性:例如,“Sinngelt”既可以是指“感性内涵”,也可以是指“意义内涵”。鉴于此,胡塞尔力图放弃“感性”概念,用“材料”(Stoff)、“原素”(Hyle)“素材”(Daten)来取而代之[5]。

【注释】[1] E. Husserl: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85. - [2] 同上。 - [3] *LU II/2*, A618/B₂145, *LU II/2*, A623/B₂151. - [4] 参阅: *Ideen I...* 同上书, §85. - [4] 参阅:同上。

【相关词】Sinnesdaten 感性材料, Sinnending 感性事物, Sinnesfeld 感性领域, Sinngelt 感性内涵, Sinnesqualität 感性性质, Sinnenraum 感性空间, Sinnenwelt 感性世界, Sinnestranszendenz 感性超越, sinnlich 感性的。

Sosein 如在: [(英) being thus, thusness (法) être-tel (日) 相存在]

“如在”概念在胡塞尔现象学中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如在”可以是指如此地存在,而非以其他方式存在。在这个意义上,“如在”与“它在”(Anderssein)相对立[1];另一方面,“如在”概念又可以是指一种本质的存在,而非事实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如在”与“此在”(Dasein)相对立[2]。

【注释】[1] E. Husserl: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100. - [2] 同上书, 586. 这个对立也就相当于“实存”(Essenz)与“生存”(Existenz)的对立。

Spezies (speziell, spezifisch) ** 种类(种类的、特殊的): [(英) species, specifically (法) espèce]

“种类”或“种类的”在胡塞尔的现象学术语中是一个与“观念”(Idee)或“观念的”(ideell)基本同义的概念。换言之,一个种类就是一个本质、一个实质[1]或一个“普遍对象”[2]。但胡塞尔还进一步区分作为“概念”的“种类”与作为“含义”的种类:“我们曾说过,诸含义构成一组‘普遍对象’或种类。尽管在我们想谈到种类时,每个种类都以一个含义为前提,它在这个含义中被表象出来,

而这个含义本身又是一个种类。但一个种类在其中被思考的那个含义,以及这个含义的对象,即这个种类本身,这两者不是同一个东西。我们在个体领域中例如对俾斯麦本身和对他的各种表象,如‘俾斯麦——最伟大的德国政治家’等等,进行区分,与此完全相同,我们在种类领域中例如也对4这个数和对关于这个数的各种表象,如‘数字4——在数列中的第二个偶数’等等进行区分。也就是说,我们所思考的那个普遍性并不溶解在那些我们在其中思考它的含义普遍性之中。无论含义本身是否是普遍对象,它们在它们所涉及的对象方面都分为个体含义和种类含义;出于可以理解的语言原因,我们也可以将种类含义称作总体含义。因此,例如,作为含义统一的个体表象是总体性的,而它们的对象则是个体性的”[3]。

【注释】[1] E. Husserl: *LU II/2*, A579/B₂107. - [2] *LU II/1*, A102/B₁102. - [3] 同上书, A102f./B₁102f.

Spontaneität * 自发性: [(法) spontanéité (日) 自发性]

“自发性”是指自我意识行为之进行的自发性或主动性。胡塞尔在《算术哲学》(1891年)中便已使用“自发性”概念[1]。但在后期著作中,这个概念较少出现,取而代之的是“主动性”概念[2]。在某种程度上,“自发性”在胡塞尔的发生现象学分析中是一个与“主动性”相平行甚至是同义的概念。从许多迹象来看,胡塞尔习惯于用它来标识一种理性的主动行为,例如范畴感知或述谓判断的主动进行[3]。具体地说,它包括“研究的考察、展显、在描述中的概念化、比较与划分、相加与计数、前提与推理,简言之,各种形式和层次的理论化意识”[4]。而“最底层的自发性就是把握”[5]。在这个意义上,“自发性”是“主动性”的一种类型。与“自发性”相对应的概念是“接受性”或“被动性”[6]。自发的行为一旦完成,它便过渡为“被动性”[7]。但与“主动性”和“被动性”的关

系一样[8]，“自发性”与“接受性”的关系中，“自发性以接受性为前提”[9]。

【注释】[1] 参阅：E. Husserl: *Philos. Arithm.* Hua XII (Den Haag 1970) 23. - [2] 从胡塞尔的《经验与判断》手稿可以看到，他在对《经验与判断》的修改过程中甚至将“自发性”全部改为“主动性”。 - [3] 参阅：Husserl: *F. u. tr. Logik* Hua XVII (Den Haag 1974) 267, 270; *Ph. B. Er.* Hua XXIII (Den Haag 1980) 459;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23. - [4] *Ideen I*... §28. - [5] *Ideen II*, Hua IV (Den Haag 1952) 23f. 同时可以参阅“把握”条目。 - [6] 对此也可以参阅“接受性”、“被动性”、“主动性”等条目。从总体上看，“自发性”与“接受性”的对立在胡塞尔那里并不像在康德那里一样是一个绝对的对立。 - [7] *Ideen II*... 同上书, 12. - [8] 参阅“主动性”与“被动性”条目。 - [9] *Mr. A VI* 8/1, 36.

Sprache * 语言：〔(英) language (日) 言语〕

胡塞尔在早期《逻辑研究》中对“表述与含义”的探讨涉及到广义上的语言：它不仅是指日常所理解的、具有交往功能的语言[1]，而且也包括自言自语的思维者在孤独心灵生活中所使用的“语言”[2]。后一种“语言”可以说是广义上的“思维”或“意指”。在这个意义上，对“语言”的理解可以是一种“符号意识”，也完全可以是一种“直观行为”[3]。

此外，在后期的《欧洲科学的危机与先验现象学》中，胡塞尔指出在自然观点中的素朴性日常语言与在先验观点中“新型的”[4]、“现象学的语言”[5]之间的差异。这也是他在《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观念》第一卷中对现象学术语问题和困难之思考[6]的继续。

【注释】[1] E. Husserl: *LU II/1*, A32ff./B₁32ff. - [2] 同上书, A35ff./B₁35ff. - [3] *LU II/2*, A568/B₂96:“我对‘理解’一词的使用并不是在那种限定的意义上，也就是说，它不仅仅只是表明一个说者和一个听者之间的关系。自言自语的思维者也理解他的语词，而这种理解简单地说就是现时的意指”。 - [4] 参阅：*Krisis* Hua VI (Den Haag²1962) 214. - [5] 同上书, 192. - [6] 参阅：*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9.

【文献】H. Hülsmann: *Zur Theorie der Sprache bei Edmund Husserl* (München 1964). - J. Derrida: *La voix et le phénomène. Introduction au problème du signe dans la phénoménologie de Husserl* (Paris 1967).

Staat 国家:

“国家”在胡塞尔现象学中不仅不是一个主要问题,而且甚至也不属于现象学的“边缘问题”。在《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中,胡塞尔已经明确强调,国家、道德、法律、宗教这样一类现实“当然”也必须被排斥在纯粹现象学的领域之外[1]。但必须注意,作为一个具有最普全要求和最宽泛意图的哲学家,胡塞尔在理论上和原则上始终坚信,“至今为止的哲学所考虑的任何一个有意义的问题,任何一个可想象的存在问题一般,都会为先验现象学在其道路上所达及”,这些问题也包括“在社会性中、在较高层次的人格性中的人类此在的本质形式”等等[2]。因此,在胡塞尔后期所尝试的“第二哲学”或“形而上学”中,即在将本质现象学转用于经验现象学的过程中,他零星地,但前后一致地谈及和讨论国家现象,将它看作是“一个普遍的兴趣视域”,一个“以相同的方式对每一个人而言的兴趣对象”[3]。

国家在胡塞尔的整个社会本体论构想中只是一个过渡性的现象。胡塞尔所看到的交互主体世界的发展是以理性的完善自主为目标的。但由于这种目的论在实践领域中受到主体间不和谐因素的威胁,所以国家便获得了这样一个任务:在一个法律系统中通过制止冲突和合理地缓解冲突来为交互主体世界的目的论发展提供保障。但国家作为一种消极性的主管机构在未来将会由哲学(现象学)的执政者(Archonten)所取代。后者的任务在于,将一个有哲学基础的文化观念付诸实现,在这个文化中的所有共同体决定都建基于最终的明察之中。

尽管胡塞尔的国家学说以对理性全能的信念为前设,但胡塞

尔将国家看作是在个体自身发展过程中所经历的一个受道德规范束缚的有限范围,因而,这种国家观仍然不失其现时的有效性。此外,就其思想渊源来看,胡塞尔的国家哲学设想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柏拉图、霍布士和叔本华国家观的影响。

【注释】[1] E. Husserl: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122. - [2] *Krisis Hua VI* (Den Haag²1962) 191f. - [3] *Inters.* III, Hua XV (Den Haag 1973) 409.

【文献】K. Schuhmann: *Husserls Staatsphilosophie* (Freiburg/München 1988). - R. Toulemon: *L'essence de la société selon Husserl.* (Paris 1962). - St. Strasser: "Grundgedanken der Soziologie Edmund Husserls", 载于: *Zeitschrift der phänomenologischen Forschung* 29 (1975) 3—33. - E. Stein: "Eine Untersuchung über den Staat", 载于: *Jahrbuch für Philosophie und 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 Bd. VII (1925) 1—123.

【相关词】staatlich 国家的, Staatsbewußtsein 国家意识, Staatsgesetz 国家规律, Staatsverfassung 国家基本状态, Staatsvolk 国民, Staatswille 国家意愿。

- natürlich und künstlich gestifteter Staat 自然创立的国家与人为创立的国家:

在其国家学说中,胡塞尔在国家起源问题上确定两种可能性:自然生成的国家和人为生成的国家。前者是指“从一个自然的种源共同体中产生的国家”,它是国家的自然开端,属于“自然形成的共同体”[1];后者是指起源于“专断地”、“人为地”创立的国家[2],属于“人为创立的共同体”[3]。这两种国家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是一种将意愿屈从于权威的共同体,它们都起源于一种起先是个体的、然后共同体化了的意愿趋向,亦即国家意愿[4]。

【注释】[1] E. Husserl: *Inters.* I, Hua XIII (Den Haag 1973) 108ff. - [2] *Inters.* III, Hua XV (Den Haag 1973) 57. - [3] *Inters.* II, Hua XIV (Den Haag 1973) 181f. - [4] K. Schuhmann: *Husserls Staatsphilosophie* (Freiburg/München 1988) 88—96.

Stellungsfreiheit 无态:

“无态”在胡塞尔现象学中大多是指对世界之存在的“不执态”、

“不设定”，即指存在命题的缺失[1]。

【注释】[1] 参阅：E. Husserl: *Ph. B. Er. Hua XXIII* (Den Haag 1980) 259 u. Anm. 1, 2.

Stellungnahme 执态：**〔(英) taking a position (法) prise de position〕

“执态”概念在胡塞尔的现象学术语中含义较为宽泛和模糊[1]。它的使用范围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方面，胡塞尔在其对存在信仰的分析中使用这个概念。在这种情况下，“执态”具有两层意义：胡塞尔通常所使用的是狭义上的“执态”概念，它意味着对存在进行设定，对存在持有立场，亦即设定意识的对象（主要是客体化意识的对象）是存在着的或不存在的；与狭义的“执态”相对应的概念是“中立性”或“不设定”。此外，胡塞尔有时也使用广义上“执态”概念，它是一个比“设定”或“存在信仰”更为宽泛的概念，它既包括“设定”（立场性），也包括“不设定”（中立性）[2]；因为，在严格的意义上，不执态也是一种执态。

另一方面，胡塞尔还在一般意识分析中运用“执态”概念。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概念仍然具有双重含义：广义上的“执态”意味着一个行为已经进行；任何已经进行的感知、判断、评价都是一个执态或执态的行为[3]。而狭义上、也是确切意义上的“执态”则回溯到某些被奠基的行为（非客体化行为）之上，例如，“爱的执态”或“恨的执态”，它们分别是对以及形成的（已经对象化了的）客体的“执态”[4]。

【注释】[1] 胡塞尔本人在手稿中也常常自问：“什么叫做执态？”〔参阅：E. Husserl: *Ph. B. Er. Hua XXIII* (Den Haag 1980) 422f.〕 - [2] 参阅：同上书，359；胡塞尔在这里合理地指出，“中止执态”的行为本身也是一种执态，即：非评价的（anaxiologische）执态。 - [3]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 1976) §115. - [4] 参阅：同上书，263。

Stoff 材料:** [(英) stuff (法) matière (日) 素材]

胡塞尔所说的“材料”是对“感觉材料”的简称[1],它在《算术哲学》和《逻辑研究》中也被称作“第一性内容”[2]。“材料”构成意识的最内在因素,或者说,意识的实项内容[3]。与“材料”相对应的是“形式”[4],在被构形(被赋予形式或意义、被统摄)之前,“材料”是非对象性的[5]。在这个意义上,胡塞尔从理论上区分“无形式的材料”和“无材料的形式”[6]。但是,这种“材料”与“形式”的对立完全不同于“质料”与“质性”的对立。这两种对立都会使人联想到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传统“质料-形式”之对立[7]。因此,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便强调:“我们在这里要明确指明,通常所说的与范畴形式相对立的质料根本不是与行为质性相对立的质料;例如我们在含义中将质料区分于设定的质性或单纯搁置的质性,这里的质料告诉我们,在含义中对象性被意指为何物,被意指为如何被规定和被把握的东西。为了便于区分,我们在范畴对立中不说质料,而说材料;另一方面,在谈及至此为止的意义上的质料时,我们则着重强调意向质料或立义意义”[8]。

【注释】[1] E. Husserl: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191ff. - [2] 参阅:同上。 - [3] 同上书, §88. - [4] 参阅: *LU II/2*, A608/B₂136. - [5] *Ideen I*, 同上书, 229. - [6] 同上书, 193. - [7] 除此之外,胡塞尔有时也将“Material”理解为与“Stoff”同义的“材料”;而另一方面,胡塞尔又常常谈及“立义形式”与“立义质料”的对立等等。所有这些都或多或少地引发对相关概念的不解和误解。对此还可以进一步参阅其他相关条目。 - [8] *LU II/2*, A608/B₂136.

Streben* 追求: [(英) to endeavor]

作为哲学术语,“追求”是胡塞尔在发生现象学分析中经常使用的一个概念。胡塞尔认为,在正常感知的本质中包含着“追求”的因素[1]。这种“追求”是指感知行为在进行的过程中“更切近对象,更完善地占据对象自身的追求”[2]。它属于感知中“趋向”(Tendenz)或“兴趣”(Interesse)的一部分。但“追求”并不始终会被现时

化,它往往只是潜在的可能。确切地说,只有当我在感知中不仅仅具有广义的“兴趣”,不仅仅朝向“对象”,而是具有狭义上的“兴趣”,即朝向作为“课题”的“对象”时,这种“追求”才会形成[3]。此外,较高阶段上的“追求”在胡塞尔看来是一种“带有目的设定的认识意愿”[4]。在上述意义上,整个意识活动及其意向相关项都可以被看作是“追求”(作为“功能”)以及这种“追求”的结果(作为“成就”)。因此,胡塞尔认为:“在行为生活中贯穿着一个连续的追求(Streben):作为能力(Leistung)的行为,作为在我的主动性基础上的成就(Leistung)的行为”[5]。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EU* (Hamburg 4 1972) 91. - [2] 同上书, 92f. - [3] 同上书, 92. - [4] 同上。 - [5] Ms. C 11 1, 1.

streng (Strengheit) * 严格的 (严格性): [(英) strict, strictly (法) rigoureux (日) 严密性]

在胡塞尔“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的著名论述中[1],“严格的”这一定语被用来规定在真正意义上的“科学”之特征,哲学应当属于这样一种科学。在《逻辑研究》中,胡塞尔也将数学看作是这样一种意义上的科学[2],但自《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起,胡塞尔便将以数学为代表的近代自然科学称作“精确的理想科学”(Idealwissenschaft),它们的方法标志在于“精确化”和“理想化”[3]。与这些科学相对应的是先验现象学,它的方法标志在于“严格性”和“描述性”[4]。与数学的自然科学相比,先验现象学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本质科学,它们甚至是不可比的[5]。

在这个问题上,海德格尔也持相近的态度。他甚至将“严格”与“精确”看作是“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各自的标志:“‘精神科学’为了严格,必须是不精确的。这不是它的缺陷,而是它的特长”[6]。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Philosophie als strenge Wissenschaft”, 载于: *Aufs. u.*

Vort. I, Hua XXV (Dordrecht u. a. 1986) 3—62. — [2] 参阅: LU I, A252/B252. — [3] 参阅: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 73ff. 以及“精确”条目。— [4] 同上。— [5] 参阅: 同上。对此还可以进一步参阅“心理主义”条目的“补充”部分。— [6] 参阅: M. Heidegger: *Beiträge zur Philosophie (Vom Ereignis)*, GW 65 (Frankfurt a. M. ²1988) 150: “‘精神科学’为了严格,必须是不精确的。这不是它的缺陷,而是它的特长。”

【文献】E. Husserl: 参见: 注释[4]。— W. Szilasi: “Nachwort” zu E. Husserl: *Philosophie als strenge Wissenschaft* (Frankfurt a. M. 1965) 87—101. — M. Heidegger: 参见: 注释[4]。

strömen 流动: [(英) flowing]

胡塞尔现象学意义上的“流动”是指意识的“流动性”。胡塞尔认为,“流动是一个原现象”(Urphänomen)[1],它“实际上不是当下,而是原初的时间化”[2]。意识所具有的这种“流动”特征是时间意识的形成的基本前提,同时也是时间意识现象学和发生现象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注释】[1] E. Husserl: Ms, C 4, 6f. — [2] 同上书, 30f.

Struktur * 结构: [(英) structure (法) structure (日) 构造]

胡塞尔在多种角度上谈及“结构”问题,例如“世界的结构”和“生活世界的结构”[1]以及“感性的结构”[2]、“主体性的结构”[3]等等。从总体上看,所有类型的“结构”在胡塞尔那里都可以回溯到意识的基本结构之上,亦即可以回溯到“实项的-意向的”和“意向活动-意向相关项的结构”之上[4],这个基本结构贯穿在所有意向结构之中,并且构成现象学研究的主要课题和现象学方法论的主导动机[5]。因此胡塞尔也将“意向性”称作“现象学的结构”[6]。在这个意义上,胡塞尔的“结构”概念可以被理解为在意识的本质因素之间的先天本质联系。

【注释】[1] 参阅: *Krisis Hua VI* (Den Haag²1962) 38, 142. — [2] 参阅: *Erste Phi-*

los. I, Hua VII (Den Haag 1956) 196. - [3] *Erste Philos.* II, Hua VIII (Den Haag 1959) 164. - [4]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295. - [5] 同上。 - [6] 同上书, 188。

【文献】E. Holenstein: “Jakobson und Husserl. Ein Beitrag zur Genealogie des Strukturalismus”, 载于: *Tijdschrift voor Filosofie* 35 (1973) 560—607.

【相关词】Strukturbegriff 结构概念, Strukturenlehre 结构论, Strukturgesetzmäßigkeit 结构的合规律性。

Stück 块片: [(英) piece (日) 断片]

胡塞尔主要是在《逻辑研究》关于“整体与部分”(意识的抽象内容与具体内容、独立部分与不独立部分)的探讨中运用“块片”概念。他用“块片”一词来表述在总体之中的各个部分,这些部分不同于在心理学中被称作“因素”的东西:所谓“因素”是指“特征”、“内在属性”,或者说,“一个直观内容的各种不同的、相互不可分割的方面”,例如色彩、形式等等[1],它们只能抽象地被考察,却不能独立地、自为地显现出来。而“块片”则意味着“具体的部分内容”[2],它们是“真实的部分”,即那种“也可以自为地有分别地显现出来的部分”[3]。例如,意识的“实项内容”(感觉材料)便被胡塞尔称作“实项块片”[4]。

【注释】[1] E. Husserl: *LU II/1*, A192/B₁194. - [2] 同上书, A201/B₁202. - [3] 同上书, A192/B₁194. - [4] 参阅: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123.

【相关词】Unzerstückbarkeit 不可分片性(不可分割性), Zerstückten 分片(分割)。

Subjektivismus 主体主义(主观主义):** [(英) subjectivism (日) 主观主义]

胡塞尔在《逻辑研究》第一卷中对“主体主义”的批判是与“相对主义”批判联系在一起的:普罗塔哥拉的公式“人是万物的尺度”是主体主义的原初概念,也是相对主义的基本命题:所有真理都是相对的,即相对于主体而言的真理。如果将这里的“人”或“主体”理

解为单个的,它便构成“个体相对主义”的形式,如果将这里的“人”或“主体”理解为种类的,即人类主体,它便构成“种类相对主义”的形式[1]。在《逻辑研究》第二卷以及在以后的其他著述中,胡塞尔一再强调,对主体主义的克服必须立足于对主体性的深入分析。所谓“主体主义只有通过最普全的和最彻底的主体主义(先验主体主义)才能得到克服”[2]之说法意味着:通过对主体性的深入分析,我们可以达到一种绝对的主体性,这种主体性表明了“‘绝对’存在的唯一可能意义……即先验主体性的‘自为存在’”[3],它构成绝对认识判断的最终基础。在这个意义上,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是一种用极端的主体主义来克服不彻底的主体主义的努力。

【注释】[1] E. Husserl: *LU I*, §34. - [2] *Phän. Psych. Hua IX* (Den Haag 1962) 300. - [3] 同上。

Subjektivität 主体性:** [(英) subjectivity (法) subjectivité (日) 主观性]

“主体性”是对“主体”概念的抽象化,它在传统哲学的意义上是指相对于客体性而言的整个主体领域,是对主体及其心境和能力的总称。胡塞尔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主体性”概念。在他看来,心理学的还原是导向对“主体性”之研究的通道[1]。但胡塞尔始终是在否定的意义上使用“主体性”概念。它不同于“纯粹的主体性”或“先验主体性”:前者是不彻底的、不普全的主体性,它仍处在与客体性的二元对立之中;而“纯粹主体性”则意味着“普全的主体性”:它克服了主客体的二元,既意味着“关于世界的所有先验构造的主体性”,也意味着“贯穿在自我的自身变异中的不变结构”[2]。

【注释】[1] E. Husserl; *Ms. A IV 2*, 21ff. - [2] *Ms. C 11 I*, 2ff.; 较为详细的说明还可以进一步参阅“先验主体性”条目。

【文献】Q. Lauer: “The subjectivity of objectivity”, 载于: H. L. Van Breda/J. Tamini-

aux (Hrsg.): *Edmund Husserl 1859—1959* (Den Haag 1959) 167—174.

【相关词】Subjekt 主体, Subjektgegenstand 主体对象, Subjektgemeinschaft 主体共同体, subjektiv 主体的、主观的, Subjektives 主体之物, Subjektivismus 主体主义, Subjekt-Objekt-Korrelation 主客体相互关系, Subjektpol 主体极, Subjektsein 主体存在。

- **transzendente Subjektivität** *** 先验主体性:

在胡塞尔现象学中,“先验主体性”是指在现象学悬搁中成为课题的纯粹意识,它具有意向活动—意向相关项的结构[1],它表明自身是“所有意义给予和意义证实的原住所”[2]。在这个意义上,“先验主体性”也就意味着“绝对的主体性”[3],因为所有被构造之物都相关地依据于先验主体性,也就是说,所有被构造之物的意义和存在都依据于先验的主体性。

胡塞尔的先验主体性概念在两个规定性上脱离传统的先验主体性概念。先验主体性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意识一般”,而是我的——哲思者的——主体性[4],因此它也被称作“先验本我”[5]。此外,先验主体性“不是思辨构造的一个产物”,而是“直接经验”、“先验经验的一个绝对独立的王国”[6]。

先验主体性的概念可以通过两个划分而得到精确的说明。根据对“现象学—心理学的还原”与“先验还原”[7]的划分,纯粹意识只有通过“先验还原”才获得先验主体性的意义,因为“先验还原”将意识的世间自身统觉判为无效[8]。第二个对先验主体性来说关键性的划分是对“静态”现象学和“发生”现象学的划分。静态现象学研究对象区域的构造,在这门现象学中,先验主体性表明自身是一个“规则结构”的系统[9],是一个“构造性先天”的领域[10]。在发生现象学中,先验主体性在其时间性结构方面成为课题。这样,它一方面被回归到它的构造性起源上,即回归到“绝对的时间构造意识流”上[11];另一方面,先验主体性与此相关地表明,时间性进行的意向生活具有内在历史的特征[12],在这个内在历史中,先验主体性作为“单子”而获得其完整的具体性[13]。胡塞尔在后期相信,他在“生动当下”的概念中找到了对先验主体

性的充足的发生规定[14]。

先验主体性最终可以超越出各个我的先验本我而被理解为先验的交互主体性(各个先验本我的共同体)[15],它可以被看作是同一个客观世界的构造性基础[16]。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 1950) 114ff. - [2] Husserl: *Ideen III*, Hua V (Den Haag 1952) 139. - [3] *Zeitb.* Hua X (Den Haag 1966) 73ff.; 参阅: *Ideen I*... 同上书, 114ff., 198. - [4] 参阅: *Erste Philos.* II, Hua VIII (Den Haag 1959) 173, 242. - [5] 参阅: *CM* Hua I (Den Haag ²1963) 58, 90. - [6] *Ideen III*... 同上书, 141. - [7] *Krisis* Hua VI (Den Haag ²1962) 239; 参阅: *Erste Philos.* II... 同上书, 276. - [8] 参阅: *CM*... 同上书, 130; *Ideen III*... 同上书, 141. - [9] *CM*... 同上书, 22, 90; 参阅: *Phän. Psych.* Hua IX (Den Haag 1962) 475. - [10] *F. u. tr. Logik* Hua XVII (1974) 218, 220. - [11] *Zeitb.*... 同上书, 73ff. - [12] *F. u. tr. Logik*... 同上书, 221; *CM*... 同上书, 109. - [13] 同上书, 102; 参阅: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 1952) 111. - [14] K. Held: *Lebendige Gegenwart. Die Frage nach der Seinsweise des transzendentalen Ich bei E. Husserl, entwickelt am Leitfaden der Zeitproblematik* (Den Haag 1966) 61ff. - [15] *Erste Philos.*... 同上书, 173ff.; *Krisis*... 同上书, 188. - [16] 参阅: *CM*... 同上书, 149ff.

【文献】R. Boehm: "Zum Begriff des 'Absoluten' bei Husserl",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sche Forschung* 13 (1959) 214—242. - E. Fink: "Die phänomenologische Philosophie Husserls in der gegenwärtig. Kritik", 载于: *Studien zur Phänomenologie 1930—1939* (Den Haag 1966) 79—156. - L. Landgrebe: "Husserls Abschied vom Cartesianismus", 载于: *Der Weg der Phänomenologie* (1962) 163—206. (U. Claesges)

补充: “先验主体性”对于胡塞尔来说要先行于“所有客观实在性,也先行于所有人类主体”[1]。因为前者是“先验主体性”构造的结果,它们与“先验主体性”的关系是先验功能与其成就的关系;而后者则是“先验主体性”的一个现实化:“人类主体性”,它们两者的关系是可能性与现实的关系。

【注释】[1] E. Husserl: *F. u. tr. Logik* Hua XVII (Den Haag 1974) 178.

Substrat * 基质: [(英) substrate (法) substrat (日) 基体]

“基质”概念在亚里士多德 - 经院哲学中被用来指称一种基础性的东西,它意味着各种特性的载体。这个含义在胡塞尔现象学中得到保留并得到多方面的运用:从意向活动方面来看,“同一的自我极”构成整个意向体验流的“基质”,亦即“各种恒久特性”、“各种习性的同一基质”。在这里,“中心化的自我不是一个空泛的同一极,相反,借助于一种‘先验发生’的规律性,自我会随着它所发出的每一个新的对象意义的行为而获得一个新的恒久特性”[1]。从意向相关项方面来看,“基质”则可以说是与“同一的对象极”有关。这种同一的对象极意味着:当一个对象的各个局部或各个规定性受到特殊的感知考察时,这个对象本身始终作为背景而处在视域之内,成为整个感知过程的“基质”(Substrat)[2];对其局部或规定性的考察最终是对这个“基质对象”之意义的丰富[3]。

此外,在胡塞尔的现象学术语中,“基质”也常常具有“奠基性”的含义。例如相对于“不设定的行为”而言,具有存在信仰的行为,亦即“设定性的行为”便是一种“基质 - 行为”[4];而相对于“述谓判断”而言,“前述谓经验”是“最终的基质”[5]。

【注释】[1] E. Husserl: *CM Hua I* (Den Haag²1963) §32. - [2] 参阅: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37; *EU* (Hamburg⁴1972) 126; 这个意义上的“基质”也被胡塞尔称作“基质对象”(参阅:同上书, 127)。 - [3] 对此还可以进一步参阅“展显”条目。 - [4] 参阅: *Ph. B. Er. Hua XXIII* (Den Haag 1980) 459. - [5] 参阅: *EU... a. a. O.* 18f.

【相关词】Substrat-Akt 基质 - 行为, Substratgegenstand 基质对象, Substratkategorie 基质范畴, Substratsinn 基质意义。

Sukzession 顺延:

“顺延”在胡塞尔那里是与“并存”相对应的概念[1],它意味着几个原印象或对象的“并存”样式的顺延。胡塞尔用这对概念来表述

意识领域中最原初的被动综合之“秩序形式”(Ordnungsform):“在每一个活的流动当下领域中,全部并存构成一个唯一的顺延(Aufeinanderfolge)秩序”[2]。一旦这个活的当下通过被动综合而被构造出来,所有积淀的个别性便都可以纳入到其中[3]。因此,“最原初的统一是产生于并存的连续性之中的统一”[4]。

【注释】[1] 参阅“并存”条目。- [2] 参阅: E. Husserl: *Analysen Hua XI* (Den Haag 1966) 139. - [3] 同上书, 127. - [4] 同上书, 139。

symbolisch (Symbol) ** 象征的 (象征): [(英) symbol]

胡塞尔根据通常的用语习惯而将“象征”概念与“符号”概念做等义使用[1]。例如“象征表象”也就意味着:通过符号而进行的表象。[2]“象征”一词意味着,一个图像或符号与它所展示的对象本身处在一种外在的[3]、“非本真的”[4]关系之中。“一个象征表象是一个被奠基的表象。一个通过素朴表象来中介的表象,并且是一个空乏表象。”[5]尽管如此,胡塞尔仍然批评将“象征”与“符号”等义使用的做法违背了“象征”一词的原初意义[6]。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Ph. B. Er. Hua XXIII* (Den Haag 1980) 34. - [2] 参阅: *Zeüb. Hua X* (Den Haag 1966) 101. - [3] *Ph. B. Er. ... a. a. O.*, 35. - [4] 同上书, 140. - [5] *LU II/2*, A506/B₂34, Anm 1. - [6] *Zeüb. ... a. a. O.*, 102; 关于这个批评的详细内容还可以参阅“符号行为”条目。

syntaktisch (Syntax) * 句法的 (句法): [(英) syntax (法) syntaxe (日) 命题构成式]

胡塞尔在其意向分析中经常使用“句法”或“句法的”概念[1]。他在后期的《经验与判断》中指明,在那里使用的“句法的”概念与《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和在《形式的与先验的逻辑学》中一样,是“范畴的”概念的同义词[2]。他同时强调,与逻辑形式有关的“句法”概念不应被混同于语言学上的“句法”或

“句法形式”概念[3]。尽管“句法”概念带有与语言学有关的双重意义,他仍然将它与“范畴”交替使用,因为它有可能构成成像“句法范畴”这样的复合概念等等[4]。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LU II/1*, A180/B₁181, B₁483,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278, *F. u. tr. Logik Hua XVII* (Den Haag 1974) 77 等等。 - [2] *EU* (Hamburg⁴1972) 247, Anm. 1. - [3] 同上。 - [4] 同上。

【文献】L. Eley: “Phänomenologie und Sprachphilosophie”, Nachwort zu Husserl: *Erfahrung und Urteil. Untersuchung zur Genealogie der Logik* (Hamburg 1985) 479—518.

Synthese (Synthesis) ** 综合: [(英) synthesis (法) synthèse (日) 综合]

“综合”概念在胡塞尔那里涉及到最宽泛意义上的意识统摄能力,或者说,将“显现的杂多性”认同为“综合的统一性”的能力。它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意识的“构造”权能[1]。在《逻辑研究》对“感性感知”与“范畴感知”的分析中已经包含对两种不同的“综合”现象的研究:对感性个别对象的综合与对观念范畴形式的综合,后者奠基于前者之中[2]。在《内时间意识现象学》与《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的第一、二卷中,意识的综合被胡塞尔在总体上划分为被动的与主动的综合[3]。在胡塞尔后期的发生现象学中,综合问题又得到进一步深入的探讨[4]:“主动综合”是指在意识“行动”(aktiv)的情况下发生的综合活动,“被动综合”的情况则反之:它是一种即使在“自我不做”(ohne Tun des Ich)时也发生的综合行为。而后,在“被动综合”的标题下,胡塞尔进一步区分“原综合”与“第二性的综合”:前者意味着自我主体性有能力通过内时间意识而构造出它的体验的原初统一,后者则是指自我会不断地回溯到它在构造过程中积累下来“习得”之上。此外,在胡塞尔后期的交互主体性现象学中,“综合”分析还延伸到作为“同感”的综合(“陌生经验的被动综合”)之上[5];这里的“综合”主要是指对作为“事物实在”与“心灵实在”之统一的“他人”的构造能力。

【注释】[1] E. Husserl: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86. - [2] 参阅: *LU* II/2 6. Kapitel. - [3] 参阅: *Zeitb.* Hua X (Den Haag 1966) Teil I, *Ideen* 1... 同上书, §118, *Ideen* II, Hua IV (Den Haag 1952) §9; 对此还可以进一步参阅“被动性”与“主动性”条目。- [4] 参阅: *Analysen* Hua XI (Den Haag 1966) §§1ff., *EU* (Hamburg⁴1972) §8. - [5] 参阅: *CM* Hua I (Den Haag²1963) §50.

T

Tatsache ** 事实: [(英) matter of fact (法) fait (日) 事实]
“Tatsache”与“Faktum”在胡塞尔现象学术语中是同义词,它们都意味着相对于“本质”而言的“事实”[1]。

【注释】[1] 较为详细的说明可以进一步参阅“事实”(Faktum)条目。

【相关词】Tatsachenforscher 事实研究者, Tatsachengeschichte 事实历史, Tatsachenwissenschaft 事实科学, tatsächlich 事实的, Tatsächlichkeit 事实性。

Teleologie ** 目的论: [(日) 目的论]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胡塞尔的整个现象学研究都致力于对主体性的自身构造描述。这里的主体性既是指单个的主体性,也是指交互的主体性。胡塞尔的现象学因此可以被看作是一门主体性自身发展的“目的论”,它探讨主体性的意向结构,也揭示主体性的各种具体意向和可能的最终意向。

胡塞尔的分析表明,主体性自身发展或构造的目的论趋向从其产生的一开始就表现得明确无疑。正是主体性的流动,亦即意识的流动,才导致主体与自身形成“原差异”。这种“原差异”是自身觉知的前提:自我的本己自身从最初时便必然具有其对立面[1]。这也就是说,最初的时间意识构造已经构成对象性之构造的“原住所”(Urstätte)[2],“联想性时间化的成就之进行就已经具有

目的论的含义,它已经是一种‘朝向’(angelegt-auf)”[3]。

主体性目的论的进一步发展在于,个体单子的内在目的生活(Zweckleben)在其逐步的共同体化过程中导向“交互单子”的共同体和“大全单子”的共同体,个体性逐步展开,成为越来越大的社会性。就主体性目的论发展的最终目标而言,胡塞尔深信:“人类理论自主的最高阶段是先验现象学和现象学科学。人类实践自主的最高阶段是绝对理性的阶段或在绝对理性观念指导下的生活阶段,这就是受到现象学论证的生活”[4]。他也将这个终极阶段上的人类社会称作“爱的共同体”[5]。

【注释】[1] 参阅:K. Held; *Lebendige Gegenwart. Die Frage nach der Seinsweise des transzendentalen Ich bei E. Husserl, entwickelt am Leitfaden der Zeitproblematik* (Den Haag 1966) 81, 89. - [2] E. Husserl; *Zeitb. Hua X* (Den Haag 1966) 128. - [3] Ms. E III 9, 5a. - [4] Ms. E III 4, 9b. - [5] 参阅“爱的共同体”条目。

【文献】K. Schuhmann; *Husserls Staatsphilosophie*(Freiburg/München 1988). - K. - H. Lembeck; *Gegenstand Geschichte. Geschichtswissenschaftstheorie in Husserls Phänomenologie* (Dordrecht u. a. 1988). - G. Hoyos Vásquez; “Zum Teleologiebegriff in der Phänomenologie Husserls”, 载于:U. Claesges/K. Held (Hrsg.) *Perspektiven transzendental phänomenologischer Forschung* (Den Haag 1972) 61—84; ders; *Intentionalität als Verantwortung. Geschichtsteleologie und Teleologie der Intentionalität bei Husserl* (Den Haag 1976). - St. Strasser; “Monadologie und Teleologie in der Philosophie Edmund Husserls”, 载于: *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en* 22 (1989) 217—235.

【相关词】Teleo 目的, teleologisch 目的论的, Zweck 目的, Zweckidee 目的观念, zwecklos 无目的的, zweckmäßig 合目的的, Zweckmäßigkeit 合目的性, Zwecksetzen 目的设定, Zwecksetzung 目的设定, Zwecksinn 目的意义, Zwecktätigkeit 目的活动, Zweckzusammenhang 目的联系。

Tendenz * 趋向: [(英) tendency]

“趋向”是胡塞尔通常在发生现象学分析中使用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与“意向”一样,是一个比较宽泛的范畴。与“趋向”同义或包含在它之中的概念例如还有“自我趋向”、“感知趋向”、“来自自我

的趋向”等等。

“趋向”概念所表明的主要是自我行为进行的发生性、连续性和统一性。胡塞尔首先区分“我思(Cogito)前的趋向”和“作为我思的趋向”；前者意味着自我的潜能行为进行，后者则意味着自我的实际行为进行[1]。在“我思前的趋向”之中，胡塞尔进一步区分出“对自我的侵入”和“从自我发出的趋向”，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改写为“刺激”和“反应”。这种“在我思之前的趋向”还不是行为，至少不是有对象的行为，但它一直延续到行为之中，亦即延续到“作为我思的行为”之中。在“作为我思的趋向”中，胡塞尔再区分出狭义的和广义的“兴趣”(Interesse)概念或“朝向”(Zuwendung)概念，前者是指自我行为具有一个特定的课题、一个注意力的对象，后者则被用来指称所有具有对象的行为[2]。

换言之，对“趋向”的发生描述涉及到意识行为的不同考察方面：被动性、主动性，或接受性、自发性。“趋向”本身既包含非意向，即引发意向的部分，也包含意向的两个部分：“瞄向”(Abzielen)和“射中”(Erzielen)；前一部分仅仅是一种“单纯的意指”，后一部分则包括“意向的充实”[3]。

此外，“趋向”概念在胡塞尔的用语还可以包容更宽泛的内涵：在意向得到部分充实之后，“朝向的趋向还会作为对完善充实的趋向而继续前行下去”，因而它“不仅是一种继续前行着的意识到，而且是一种向着新的意识的不断前行”，是一种“超出被给予之物及其暂时的被给予样式之上而向一个继续前行的‘此外’(plus ultra)的趋向”[4]。但这种持续的前行并不是“盲目地”趋向于新的对象，而是始终带有“期待意向”(Erwartungsintention)。当这些“期待意向”受到阻碍时，对意识对象之存在信仰便有可能发生“信仰变式”(Glaubensmodalisierung)，因而，对趋向的阻碍就意味着“确然性变式的起源”[5]。

【注释】[1] 参阅：E. Husserl: *EU* (Hamburg⁴1972) 82. “作为我思的趋向”是笔者

的解释性定义而不是胡塞尔自己的用语,他本人在这里所用的是“作为趋向之结果的朝向”(die Zuwendung als Folgeleiten der Tendenz)。- [2] 同上书, §20。- [3] 参阅: *LU II/1*, A358/B₁379。- [4] 参阅: *EU...* 同上书, 87。- [5] 同上书, 93ff。

Thaumázein (θαυμάζειν) 惊异:

胡塞尔在具有《欧洲科学的危机与先验现象学》雏形的维也纳讲演“欧洲人类危机中的哲学”中曾特别提及“惊异”在哲学的、理论的观点之原初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它是一种“非实践的观点”：“希腊哲学第一次高峰时期的伟大人物,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就把哲学的起源回溯到这种态度之上。世界观察和世界认识的激情抓住了人。这种激情背离所有实践兴趣,而且在它的认识活动的封闭圈子中以及在献身于这些认识活动的时代中,它除了纯粹的理论(Theoria)以外,一无所获、一无所求。”[1]换言之,在胡塞尔看来,“惊异”意味着哲学和理论产生的人类学根源所在。

【注释】[1] E. Husserl; *Krisis Hua VI* (Den Haag²1962) 332. 关于这段论述, K. Held 认为,胡塞尔在这里将“惊异”看作是与“好奇”(curiositas)同属一体的范畴,它们都具有对于哲学和科学之产生的积极意义;在这一点上胡塞尔有别于海德格尔。海德格尔属于那种拒斥“好奇”的思想传统,他在《存在与时间》的第36节中便申言:“好奇同叹为观止地考察存在不是一回事,同 thaumázein[惊异]不是一回事。”Heidegger: *Sein und Zeit*, Tübingen 1979, 172, 以及参阅: K. Held: “Husserl und die Griechen”, in: *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en* 22 (1989) 137—176.

Thema ** 课题: [(英) theme (日) 主体]

除了通常的意义之外,“课题”概念在胡塞尔那里还具有特殊的术语含义。它首先涉及自我对其对象的“清醒地意识到”。这种“意识到”大都是指以直向方式进行的自然观点。“课题”在这里是指意识活动的结果:在意识中被构造的意识对象:“课题性的生活就是作为自我清醒地生活;课题始终已经是被构造的、对于自我来说存在着的东西”[1]。在这个意义上,先验观点与自然观点具有不

同的课题性。例如,胡塞尔认为,虽然我们生活在自然的被给予性和功能成就之中,但它们本身在自然观点中不会成为我们的“课题”,而是一个“隐匿的”、“课题外的”问题领域;只有在先验的观点中,这个领域才能被课题化并得到揭示[2];与“课题性”相对应的因而是“隐匿性”[3]。

其次,“课题”概念还被胡塞尔用来标识意识自我对其对象的一种特殊的意指方式:“如果我仅只是朝向对象,那么这种深入到对象之中的追求以及在对象自身的充实上得到的满足并不会形成,只有当我在特殊的课题意义上朝向对象时,这种追求和满足才会形成”[4]。在这个意义上,“课题”不是指一般的意指或朝向之对象,而是意味着某种可以被关注地把握、可以在意指中得到进一步展显(Explication)的对象[5]。

【注释】[1] E. Husserl: Ms. C 17 IV, 7. - [2] 参阅: *Krisis* Hua VI (Den Haag² 1962) 209. - [3] 对此也可以参阅“隐匿的/隐匿性”条目。 - [4] *EU* (Hamburg⁴ 1972) 92. - [5] 参阅“展显”条目。

【相关词】*außerthematisch* 课题外的, *thematisch* 课题的, *Thematik* 课题性, *thematisieren* 课题化, *Thematisierung* 课题化。

Theorie ** 理论:

“理论”在胡塞尔眼中是处在希腊传统中的西方哲学的特殊标记。“理论的观点在希腊人那里有其历史的起源。”[1]在对欧洲哲学-科学起源所做的回顾中,他认为,虽然在当时的其他文化中(例如在中国、印度、埃及、巴比伦等文化中)也出现对世界做普遍认识的兴趣,但它们基本上都朝着实践智慧的方向发展,“只有在希腊人那里,我们才发现一种本质上新型的纯粹‘理论’观点形态中的普全的(‘宇宙论的’)生活兴趣。”因此可以说,“理论”观点构成“在希腊-欧洲的科学(普全地说,这就是哲学)与具有同等价值的东方‘诸哲学’之间的原则区别。”[2]

胡塞尔将这种新型的理论观点的出现看作是对原初人类生活

于其中的自然观点的根本改变(Umstellung)[3]。这种观点的改变与人类所具有的“惊异”与“好奇”本能有关[4]。在此观点变化完成之后,新产生的理论观点有两种可能的发展方向。一方面是它有可能为自然的实践兴趣服务,这样,理论的观点会重又成为一种自然的、实践的观点,即使是更高层次上的自然、实践观点。胡塞尔认为这也是近代西方的自然科学所实际采纳的方向。另一方面,从这种新的理论观点中可以发展出一种“完完全全非实践的观点”,它建立在一种对自然观点、包括更高层次自然观点的悬搁基础上。[5]这个方向是作为哲学、作为理论的现象学所选择的方向。在这里,自然-实践的观点、科学-理论的观点和先验现象学-理论观点的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但是,胡塞尔并不将自己所倡导的现象学理论观点看作是反实践的或非实践的。因为随着新的理论观点的形成和确立,理论和实践这两种对立兴趣的综合也在原则上成为可能。胡塞尔将它称作“从理论观点向实践观点的过渡”。这个意义上的“实践”,是与理论相综合的新实践。这种实践就意味着“对所有生活、生活目标的普全批判,对所有产生于人类生活之中的文化构成与文化系统的普全批判,以及对人类本身和那些明确或不明确地引导着人类的价值的批判”;这种实践的目的在于,“通过这种普全的科学理性而将人类在所有形式的真理规范方面加以提升,将人类改变为一种根本上全新的人属(Menschtum),这种新人属有能力在绝对理论明察的基础上做到绝对的自身负责。”[6]在这个意义上,“新的〔理论〕观点本身就是一种实践观点”[7]。

在这个从实践观点到理论观点再到实践观点的三部曲中可以说是包含了胡塞尔对哲学理论与哲学发展以及哲学功能的基本理解。

【注释】[1] E. Husserl: *Krisis* Hua VI (Den Haag²1962) 326ff. - [2] 同上。 - [3] 参阅:同上书, 326f. - [4] 参阅:“惊异”与“好奇”条目,以及参阅: K. Held: “Husserl und

die Griechen", in: *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en* 22 (1989) 137—176. - [5] 参阅: Husserl: *Krisis...* 同上书, 328. - [6] 同上书, 329. - [7] 同上书, 328.

These (Thesis) ** 命题: [(英) thesis (法) thèse (日) 定立]

“Thesis”起源于希腊文,它与源自拉丁文的“Position”基本同义。胡塞尔既在通常的意义上,也在特殊的意义上使用“命题”概念。特殊意义上的“命题”是指对意识对象的存在与否进行“设定”或“执态”[1]。这个意义上的“命题”与“立场”、“信仰”、“定句”等等是同义的。“命题”意识的对立面是“中立意识”[2]。对所有对象之总和的世界之存在的设定也被胡塞尔称作自然观点的“总命题”(Generalthesis)[3]。胡塞尔的现象学要求通过现象学的还原将包括“总命题”在内的各种自然观点中的“命题”判为无效[4]。

【注释】[1] E. Husserl: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63f. - [2] 同上书, 258. - [3] 参阅:同上书, §30;也可以参阅“总命题”条目。 - [4] 参阅:同上书, 64。

Tod 死亡: [(英) death (日) 死]

在胡塞尔先验现象学中,“死亡”作为世间的问题性受到排斥,胡塞尔自始至终坚持先验本我的“不死性”[1]。即使在胡塞尔的第二哲学的设想中,“死亡”也不是一个突出的问题[2]。胡塞尔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考大致表现在两个方向上:“死亡”一方面属于“世代性”(Generativität)的现象范畴,它是“先验的谜”、“先验的问题”[3];另一方面,“死亡”与“无意识”(Unbewußtes)或“意识的积淀下来的底层”有关,它同样属于发生现象学研究的课题[4]。

【注释】[1] 参阅: Sh. Nuki: “Das Problem des Todes bei Husserl. Ein Aspekt zum Problem des Zusammenhangs zwischen Intersubjektivität und Zeitlichkeit”, 载于: H. Kojima (Hrsg.): *Phänomenologie der Praxis im Dialog zwischen Japan und dem Westen* (Würzburg 1989) 155. - [2] 参阅: K. Shumann: “Malvine Husserts ‘Skizze eines

Lebensbildes von E. Husserl', 载于: *Husserl Studies* 5 (1988) 125, Anm. 78.
- [3] 参阅: E. Husserl: Ms. A V 20, 23, AVI 14, 1. - [4] 参阅: *Inters.* III, Hua
XV (Den Haag 1973) 608.

【文献】Sh. Nuki: 参见: 注释[1].

Traditionality 传统性: [(英) traditionariness (日) 传统性]

在胡塞尔后期对社会、历史的分析中,“传统性”概念与“历史性”、“世代性”等概念一样具有双重性:它一方面意味着积淀的历史与它的现时化;在这个意义上,胡塞尔划分积淀的传统与现时的传统[1]。这两种传统都是习惯意义上的传统,即自然观点中的传统。另一方面,胡塞尔还一再指明一种“新型的传统性”[2],这是一种起源于古希腊的理论传统性,在先验主体性的目的论发展中,它将成为“人类共同体的传统性”[3]。

【注释】[1] E. Husserl: *Krisis* (E) Hua XXIX (Dordrecht u. a. 1993) 13. - [2] 同上书, 15. - [3] 同上书, 16.

【文献】K. Schuhmann: *Husserls Staatsphilosophie* (Freiburg/München 1988). - K. - H. Lembeck: *Gegenstand Geschichte. Geschichtswissenschaftstheorie in Husserls Phänomenologie* (Dordrecht u. a. 1988).

transzendental (das Transzendente) ** 先验的、超越论的 (先验): [(英) transcendental (法) transcendantal (日) 超越论的]

在至此为止对“transzendental”一词的汉语译介中,这个为康德从经院哲学[1]中吸收并加以改造而形成的哲学概念大都被译作“先验的”。

康德本人对此概念有两方面的定义[2]。他首先用这个概念来指明一种哲学的提问取向:一门“先验哲学”所涉及的应当是这样一种认识,这种认识“所探讨的并不是对象,而是我们对先天可能之对象的普遍认识方式”。其次,他用这个概念所表明的“不是对所有经验的超越”,而是某种“虽然先于经验(先天的)”,“但却

能使经验认识 (Erfahrungserkenntnis) 得以可能”的东西。就此而论,中译名“先验的”有一定的合理性,它暗示了“先验”的后一种含义,即它与“感性经验”(empirisch)的对立。但是,更确切地看,后一种含义实际上只是对前一种含义的有关可能回答。因此,“先验”并不是一个能反映出“transzendental”全面意义的中译。而日译名“超越论的”[3]在这里则能体现出这个概念的第一个重要内涵,因而值得借鉴和采纳。

胡塞尔本人一再强调,他所创立的真正意义上的现象学是“先验的”现象学并且自1908年以后便始终用“先验”概念来规定自己的现象学特征。因此,“先验”概念对理解胡塞尔的现象学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在完成向“先验现象学”的突破之后,胡塞尔指出,他自己的“先验”概念与康德的“先验”概念在这样一种意义上具有渊源关系:“事实上,尽管我在基本前提、主导问题和方法上远离康德,但是我对康德‘先验’一词的接受却从一开始就建基于这样一个得到充分论证的信念之上:所有那些在理论上为康德与他的后继者在先验标题下所探讨过的有意义的问题最终都可以回溯到〔纯粹现象学〕这门新的基础科学之上”[4]。但胡塞尔后期在《笛卡尔的沉思》中却又强调现象学“先验”概念的本己性:“先验这个概念……唯独只能从我们哲学的沉思境况中吸取”[5]。这里隐含的矛盾主要起源于“先验”概念在胡塞尔哲学中所具有的双重含义。

严格地说,胡塞尔对康德“先验”概念接受主要还是在康德“先验”概念的第一个含义方面。胡塞尔本人的“先验”概念也相应地具有以下两层主要含义:1)“先验的”首先被他用来指称一种“对所有认识构成之最终源泉的进行回问,认识者对自己及其认识生活进行自身沉思的动机”[6]。这个意义上的“先验动机”最初发端于笛卡尔:“笛卡尔从在先被给予的世界向经验着世界的主体性以及向意识主体性一般的回溯唤起了一个科学发问的全新维度”,即“先验的维度”[7]。因此,这个意义上的“先验的”概念与康德本

人赋予“先验”概念的第一个主要含义有渊源关系：它在胡塞尔那里首先是一种**提出问题和考察问题的方式，一种哲学态度**。“先验问题”、“先验哲学”、“先验现象学”等等表述便是与这个意义上的“先验”有关。2)“先验”概念在胡塞尔的现象学中同时也表明一种在纯粹主体性本身之中寻找客观认识可能性的具体做法。“先验自我”、“先验意识”、“先验主体性”等等意义上的“先验”便是与这个含义有关。在胡塞尔看来，这是从前一个“先验”概念中所导出的必然结果。而后一个“先验”概念所指明的已经不再是对主体性中的客观认识，或者说，超越主体的认识如何可能的提问，而是更多地关系到**从主体性或从主客体相互关系的维度出发对此提问的回答**。

胡塞尔自己认为，“康德试图在主体性中，或者说，在主体性与客体性的相互关系中寻找对客体性意义的最终的、通过认识而被认识的规定。就此而论，我们与康德是一致的……”[8]；虽然康德所探讨的是先天认识之可能性的问题，而非客观性如何可能的问题，但胡塞尔认为，这两种提问原则上是同一的：康德的先天认识是一种本体论认识，而他自己所说的客体性也就是认识的客观性[9]。

尽管如此，在后一个含义上，胡塞尔与康德各自的“先验”概念仍存在着明显的分歧。例如，与康德后一个意义上的“先验”概念相对立的是“(感性)经验”，而与胡塞尔的后一个“先验”概念相对应的相关概念则是“超越”，或者说，“世间”(mundan)或“世界”(weltlich)：“在一切世界之物的本己意义中都包含着超越……如果这种对非实在包含的超越属于世界的本己意义，那么自我，即这个自身承载着作为有效意义之‘超越’并且本身又是这个有效意义之前设的自我本身，在现象学的意义上便叫做先验的；从这个相关性(先验-超越的相关性)中产生的哲学问题便与此相应地叫做先验-哲学的问题”[10]。与此本质相关的差异还进一步表现在：在胡塞尔的“先验”概念中已经包含着“先验经验”的内涵，而康德则因为缺乏“本质还原”的方法而忽略了“先验经验”的可能性。

【注释】[1] 这个概念起源于经院哲学的“Transzendentalien”，即：一种超越出任何范畴规定而直接属于存在本身的存在规定。- [2] I. Kant;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Einleitung, VII; “我将所有那些不是与对象有关,而是与我们关于对象之认识方式有关的认识,只要它们是先天可能的,都称作‘先验的’。‘先验的’并不意味着某种超越出经验的东西(那将会是‘超越的’),而是某种虽然先于(‘先天的’)经验,但除了使经验成为可能以外还没有得到更进一步规定的东西。”- [3] 参阅:木田元等(编):《现象学事典》,东京,1994年,页330。- [4] E. Husserl; *Erste Philos.* I, Hua VII (Den Haag 1956) 230。- [5] *CM Hua I* (Den Haag ²1963) 65; 因此, L. Landgrebe 认为,任何从传统含义出发对胡塞尔“先验”概念的解释都是错误的;参阅: L. Landgrebe: “Die Phänomenologie als transzendente Theorie der Geschichte”, 载于: *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en* 3 (1976) 17。- [6] Husserl; *Aufs. u. Vort.* II, Hua XXVII (Dordrecht u. a. 1989) 167f。- [7] *Krisis Hua VI* (Den Haag ²1962) 100f.; 同一句话也出现在他最后整理发表的著作《经验与判断》中:“我们……将自己理解为先验主体性;先验在这里无非意味着由笛卡尔所原本动机,即:对所有认识构成的最终源泉的追问,认识者对自己及其认识生活的自身沉思”[*EU* (Hamburg ⁴1972) 55]。- [8] *Erste Philos.* I... 同上书, 386。- [9] *Krisis*... 同上书, §15。- [10] 参阅: *CM*... 同上书, 65 以及 E. Fink: “Die phänomenologische Philosophie Edmund Husserl in der gegenwärtigen Kritik”, 载于: *Kant-Studien*, 38 (1933) 376。

【文献】I. Kern: *Husserl und Kant. Eine Untersuchung über Husserls Verhältnis zu Kant und zum Neukantianismus* (Den Haag 1964)。- E. Fink: “Die phänomenologische Philosophie Edmund Husserl in der gegenwärtigen Kritik”, 载于: *Kant-Studien* 38 (1933) 319—383。- R. Ingarden: “A priori knowledge in Kant versus a priori knowledge in Husserl”, 载于: *Dialectics and humanism* 1 (1973) 5—18。- L. Landgrebe: 参见: 注释 [5] 以及 “Ist Husserls Phänomenologie eine Transzendentalphilosophie?”, 载于: H. Noack (Hrsg.): *Husserl* (Darmstadt 1963) 316—324。

【相关词】transzendental-fungierend 先验作用着的, Transzendentalismus 先验主义, Transzendentalität 先验性, transzendental-phänomenologisch 先验现象学的, transzendentalphilosophisch 先验哲学的, transzendental-psychologisch 先验心理学的, Transzendentalwissenschaft 先验科学。

transzendent (Transzendenz) ** 超越的(超越): [(英) transcendence, transcendent (法) transcendance (日) 超越、超越的]
胡塞尔现象学的“超越”概念带有特定的含义。他本人在后期曾强调,

现象学的“超越”概念“唯独只能从我们哲学的沉思境况中吸取”[1]。

先验现象学的“超越”概念首先处在与“内在”(Immanenz)概念的对应性中。在这个对应性中,“内在”与“超越”又都具有双重的意义:“超越”一方面意味着对意识的超越、对“非实项内容的超越”[2];它是传统认识论困境的产生根源:“认识如何能够超出自身而达到在它之外的东西?”[3]为摆脱这一认识论的困境,胡塞尔的现象学要求排斥(悬搁)一切超越的设定,始终停留在意识的内在之中:“内在是所有认识论认识的必然特征”[4]。另一方面,“超越”在胡塞尔那里还可以意味着“实项的超越”:它是指对意识的实项因素(感性材料)的超越。通过这种“超越的统摄”,一堆杂乱的感性材料被立义为一个意识对象[5]。这个意义上的“超越”并不表明对意识的超越,但它是对意识之超越的起源。可以说,意识通过统摄的能力而超越出实项的内容(感觉材料)构造起一个对象(连同其世界视域),然后又将这个对象(连同其世界视域)看作是超越出意识之外、与意识相对立的东西。

与“超越”相对应的另一个概念是“先验”[6]。胡塞尔在后期的《笛卡尔的沉思》中强调“先验自我”与“超越世界”的相关性:“正如被还原的自我不是世界的一个部分一样,反过来,世界以及每一个世界客体也不是我的自我的部分,它们不是作为实项的部分、作为感觉材料或行为实项地处在我的意识生活之中的东西”[7]。因此,“在世界之物的本己意义中包含着超越”[8]。在这个意义上,“如果在世界的意义中包含着对非实项的包容性的这种超越,那么承载着作为有效意义之世界并且被这个有效意义所必然预设的自我本身就在现象学的意义上是先验的”[9]。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CM Hua I* (Den Haag²1963) 65. - [2] 同上书, 65. - [3] *Idee d. Phän. Hua II* (Den Haag²1958) 35f. - [4] 同上书, 33. - [5] 参阅: *Analysen Hua XI* (Den Haag 1966) 17. - [6] 参阅: *CM...* 同上书, 65. - [7] 同上. - [8] 同上. - [9] 同上.

【文献】R. Ingarden: “Die vier Begriffe der Transzendenz und das Problem des Idealismus bei Husserl”, 载于: *Analecta Husserliana* 1 (1971) 36—74. — ders.: “Kritische Bemerkungen von Prof. Dr. R. Ingarden”, 载于: *CM Hua* 1 (Den Haag²1963) Beil., 203—218. — R. Boehm: “Immanenz und Transzendenz”, 载于: *Vom Gesichtspunkt der Phänomenologie E. Husserl-Studien* (Den Haag 1968) 141—185. — ders.: “Intentionalität und Transzendenz. Zur Konstitution der materiellen Natur”, 载于: *Analecta Husserliana* Bd. 1 (Dordrecht 1971) 91—99.

Trieb * 本欲: [(英) drive, impulse (法) impulsion (日) 冲动]
胡塞尔在其后期发生现象学的研究中探讨先验发生的原开端问题,或者说,先验意识的原构造(Urkonstitution)问题,其中也包含对“本能”(Instinkt)与“本欲”的分析。从术语上看,“本欲”与“本能”在胡塞尔那里基本同义,它们都意味着盲目的欲求能力,都是先验发生现象学的研究对象[1]。但“本欲”的内涵较之于“本能”要更为宽泛一些,它可以是指较高的欲求(Bedürfnis)[2],因而已经接近于更为宽泛的、包含理论欲求在内的“追求”(Streben)和“兴趣”(Interesse)概念。

【注释】[1] 参阅: E. Holenstein: *Phänomenologie der Assoziation. Zur Struktur und Funktion eines Grundprinzips der passiven Genesis bei E. Husserl* (Den Haag 1972) 323.

— [2] 参阅: E. Husserl: *Analysen Hua XI* (Den Haag 1966) 178.

【文献】E. Holenstein: 参见: 注释[1]。— I. Yamaguchi: *Passive Synthesis und Intersubjektivität bei Husserl* (Dordrecht u. a. 1982)。— N. Lee: *Edmund Husserls Phänomenologie der Instinkte* (Dordrecht u. a. 1993)。

【相关词】Triebassoziation 本欲联想, Triebgefühl 本欲感觉, Triebintentionalität 本欲意向性, Triebverlauf 本欲进程。

Typus * 类型: [(英) type (日) 类型、典型]

胡塞尔区分两种“类型”概念:本质的类型与非本质的类型[1]。但在胡塞尔的术语运用中,“类型”首先并且主要是意味着“非本质类型”,它们与前科学的“自然经验的统觉”有关:“经验的事实世界是以类型化了的方式被经验到的”[2]。而“本质类型”所指的首先

是经验的普遍性,亦即一般科学意义上的“本质”:“科学的特征概念试图通过系统的和方法的经验来规定本质的类型”[3]。

除此之外,胡塞尔还在另一种意义上谈及“类型”或“类型学”:作为“模糊的构形类型”(Gestalt-Typen)、“类型本质”或“形态学本质”的“类型”,它是“一种原则上模糊的东西”、“不精确”,因而在根本上有别于数学自然科学的精确概念和理想本质。但这种“类型本质”正是先验现象学所要把握的东西,即:“属概念或属本质”,它们的范围是流动的,但却是确定的、纯粹可区分的。在这个意义上,先验现象学的“严格性”与近代自然科学的“精确性”形成鲜明的对照[4]。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EU* (Hamburg⁴1972) §83. - [2] 同上书, 398; 还可以参阅: 同上书, 386,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47, §144. - [3] *EU*... 同上书, 402. - [4] 参阅: *Ideen I*... 同上书, §74. 对此还可以参阅“严格性”条目以及海德格尔对自然科学之“精确性”与精神科学之“严格性”的划分:“‘精神科学’为了严格,必须是不精确的。这不是它的缺陷,而是它的特长”[M. Heidegger: *Beiträge zur Philosophie (Vom Ereignis)*, GW65 (Frankfurt a. M.²1988) 150]。

【文献】A. Schutz: “Type and eidos in Husserl’s late philosophy”, 载于: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XX (1959—1960) 147—165. - R. Grathoff: “Metaphorik und Apriori lebensweltlicher Forschung. Intersubjektivität, Typik und Normalität”, 载于: H. Kojima (Hrsg.): *Phänomenologie der Praxis im Dialog zwischen Japan und dem Westen* (Würzburg 1989) 53—72.

【相关词】Gesamtypus 整体类型, Gestalt-Typus 构形类型, Sondertypik 特殊类型学, Totalitätstypik 总体类型学, Typik 类型学, typische 类型的、典型的, typisieren 类型化, Typisierung 类型化。

U

übersinnlich * 超感性的:

胡塞尔所使用的“超感性的”概念与“范畴的”(kategorial)[1]或“观念的”(ideal)[2]基本同义。

【注释】[1] E. Husserl: *LU II/2*, A617f./B₂145f. - [2] 同上书, A617/B₂145.

Umgebungsintention 环境意向:

每一个意识行为都含有一个主要意向,一般是朝向对象的意向,无论这对象是内在的还是超越的。但同时每一个行为还会带有一些环境意向,例如对此对象的时间位置的确定等等。这是胡塞尔在时间意识分析中确定的一个重要事实。他认为,“对对象的总体立义包含着两个成分:一个成份是根据客体的时间以外的规定性来构造客体,另一个成份是创造时间位置:现在存在、曾经存在等等。”[1]在涉及对与时间相关的环境意向的具体分析时,他进一步描述说:“这个意向是一个非直观的意向,一个‘空乏的’意向,而它的对象之物是各个事件的时间系列,并且这个时间系列是这个现时的再回忆的模糊环境(Umgebung)。“环境”的特征不就在于:一个统一的意向,它与许多相互联系的对象性相关,并且在它们的不同、多重的、渐次的被给予性中得到充实?空间背景(Hintergrund)的情况也是如此。因而在感知中的每一个事物也都具有其作为背面的背景(因为这里所涉及的不是注意力的背景,而是立义的背景)。“非本真感知”这个成分是作为本质的组成部分而从属于每个超越的感知的,它是一个‘复合的’意向,这个意向是在特定类型的联系中、在被给予性的联系中得到充实的。”[2]

【注释】[1] E. Husserl: *Hua X*, 419. - [2] 参阅:同上书, 412, 417.

Umwelt * 环境世界: [(英) surrounding world (法) monde environnant, environnement (日) 环境世界]

对于每一个具体的自我来说,我所置身于其中并且我所从属的这个世界同时也就是我的“环境世界”[1]。“环境世界”特别强调出自我的置身性和从属性,或者也可以说,它特别强调出世界的视域性。“环境世界”可以是指“自然的环境世界”[2],也可以是指“历

史的”[3]或“文化的环境世界”[4]以及“日常的环境世界”[5]。

【注释】[1] 参阅：E. Husserl: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58f. - [2] 参阅：同上书，58。 - [3] *Aufs. u. Vort.* II, Hua XXVII (Dordrecht u. a. 1989) 163. - [4] *Krisis* Hua VI (Den Haag²1962) 96. - [5] *CM* Hua I (Den Haag²1963) 135f.

【文献】R. Welter: *Der Begriff der Lebenswelt. Theorien vortheoretischer Erfahrungswelt* (München 1986).

unbekannt (Unbekanntheit) * 未知的 (未知性)：〔(英) unacquainted〕

“未知性”是“已知性”的对应概念。胡塞尔认为，“任何一个〔事物〕感知的被给予性都始终是一个已知性和未知性的混合”[1]，也就是说，每一个感知的被给予性都是由已知部分和未知部分所构成的，而且这种结构也就是“世界意识的基本结构”[2]。由于世界的存在已经作为“最普全的被动在先被给予性”[3]而成为我们的“普全信仰基地”[4]，因此，从被动在先被给予领域中对我们发出逼迫和刺激的触发者[5]从来就不会是一个完全空泛的某物、一个无任何意义的材料、一个绝对未知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未知性在任何时候都同时也是已知性的一个样式”[6]。

【注释】[1] E. Husserl: *Analysen* Hua XI (Den Haag 1966) 11. - [2] *EU* (Hamburg⁴1972) 33. - [3] 同上书，26. - [4] 同上书，§7. - [5] 对此可以参阅“逼迫”、“刺激”、“触发”和“被动性”条目。 - [6] 同上书，34.

Unbewußtes 无意识：〔(英) unconscious (日) 无意识〕

弗洛伊德意义上的“无意识”虽然也被胡塞尔看作是“先验的问题”或“先验的构造问题”[1]，但却并未受到他特别的关注和探讨。只是在其后期发生现象学研究中，胡塞尔才在对“联想”、“触发”等等现象的研究中涉及到“无意识”概念，甚至还谈及一门“无意识的现象学”[2]。“无意识”在这里是指“意识的积淀

下来的底层”，它包括“无梦的睡眠、主体性的出生形态，或者说，在出生前的问题性存在、死亡和‘死亡之后’”等等现象[3]。胡塞尔也将“无意识”称作“潜隐的存在领域”或“潜隐意识”，它们可以通过与“彰显存在领域”或“彰显意识”的类比而得到再构[4]；这个意义上的“无意识”概念例如也被胡塞尔描述为“沉睡的联想”[5]，但它显然已经不是弗洛伊德的“无意识”了。此外，胡塞尔在研究手稿中也曾将“无意识”称作“先验的谜”或“原雾”，并对此加以时断时续的思考[6]。

实际上，对胡塞尔在“无意识”分析方面上所持基本立场的总体表述是由另一位现象学家 E. 芬克给出的：“只有在对‘有意性’进行先行的分析之后，在‘无意识’标题下所表露的问题才能在其本真的问题特征中得到领会，并且在方法上得到充分的阐释。”[7]

“任何一门想成为认识论的，即想进行认识解释的抽象学说，如果它不是去描述那种在其中种类之物为我们所意识到的直接性的、描述性的事态，借助于这种事态去解释属性名称的意义，并且进一步去明证地解决种类本质所遭受的误释，而是迷失在对抽象过程的因果性的、经验心理学的分析之中，对抽象意识的描述性内涵一掠而过，将其兴趣主要朝向无意识的心境、朝向假定性的联想混合体，——那么这门抽象理论从一开始就偏离了自己的目标。”(LU II/1, A 120/B₂121)

【注释】[1] 参阅：E. Husserl: *Inters.* III, Hua XV (Den Haag 1973) 608 以及 *Krisis* Hua VI (Den Haag²1962) 192. - [2] 参阅： *Analysen* Hua XI (Den Haag 1966) 152. - [3] 参阅：Ms. A V 22, 24b. - [4] C 17 V, 47. - [5] 参阅：Ms. A VI 14, 1. - [6] 参阅：Ms. A V 20, 23ff. - [7] 参阅：E. Finks Beilage zum Problem des “Unbewussten”，载于：Husserl, *Krisis* Hua VI (Den Haag²1962) Beilage XXI, zu §46., S. 473—475)。

【文献】E. Fink: “Finks Beilage zum Problem des ‘Unbewußten’”，载于：*Krisis* Hua VI (Den Haag²1962) Beil. XXI, 473f.

Unterscheidung/Unterschied * 区分/区别: [(英) distinction]

“区分”或“区别”概念在胡塞尔的术语中基本上没有偏离其通常的意义。但在其现象学的意向分析中,胡塞尔至少还在两种特别的意义上使用“区分”概念:首先,“区分”意味着,一个意向没有在直观中得到相应的充实:“直观与含义意向不一致,与它发生争执”[1],或者说,被意指的客体与被直观的客体相互“区分”开来,不能达成相合或相应[2]。在这个意义上,“区分”一方面与“认同”(Identifizierung)相对立[3],另一方面又与“比较”(Vergleichung)相对立[4]。其次,“区分”还可以意味着意识在“立义”或“统摄”的过程中将一个意向相关物区别于它所处的背景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区别”同时也是“认同”的过程[5]。

【注释】[1] E. Husserl: *LU II/2*, A514/B₂42. - [2] 参阅:同上书, A507/B₂35. - [3] 同上书, A514/B₂42. - [4] 同上. - [5] 参阅“认同/同一”条目。

【相关词】Unterschied 区别, Unterschiedsrelation 区分的相关性, Unterschiedsvorstellung 区分的表象。

ur-原 - : [(英) primal, proto- (法) proto- (日) 根原]

胡塞尔毕生的哲学努力都在于寻求和把握最终的确然性。哲学在他看来就是一种“朝向绝对认识的意向”[1]。现象学是一种起源研究,它具有“对所有认识构成的最终根源进行回问之动机”[2]。这种信念也在他的术语中表现出来:“原-”的前缀就是对此的例证之一。在胡塞尔的哲学概念中有许多被他附加了“原-”的前缀,如“原自我”(Ur-Ich)、“原印象”(Urimpression)、“原确然性”(Urgewißheit)、“原信念”(Urdoxa)、“原基地”(Urboden)、“原构”(Urkonstruktion)等等[3]。

【注释】[1] E. Husserl: *Ms. B II 19*, 15. - [2] *Krisis Hua VI* (Den Haag²1962) 100. - [3] 对此可以进一步参阅“原初性”条目。

【文献】E. Husserl:“Brief XIX”,载于: *Brief an Roman Ingarden* (Den Haag 1968) 25ff. - L. Landgrebe:“Das Problem des Anfangs der Philosophie in der Phänomenologie Husserls”,载于: *Faktizität und Individuation. Studien zu den Grundfragen der Phänomenologie* (Hamburg 1982) 21—37.

【相关词】Urabwandlung 原变化, Uraffektion 原触发, Uranfang 原开端, Urarche 原方舟, Urbedürfnis 原欲求, Urbegriff 原概念, Urbewußtsein 原意识, Urbild 原图像, Urboden 原基地, Urerfahrung 原经验, Urevidenz 原明见性, Urform 原形式, Urgegenständlichkeit 原对象性, Urgrund 原基础, Urimpression 原印象, Urinstinkt 原本能, Urintentionalität 原意向性, Urkonstitution 原构造, Urmethode 原方法, Urmodalität 原样式, Urmodus 原样式, Urmoment 原因素, Urmonade 原单子, Urnebel 原雾, Uroriginalität 原-原本性, Urpassivität 原被动性, Urphänomen 原现象, Urphantasma 原想象材料, Urpräsenz 原现前, Urquelle 原源泉, urquellend 原起源的, Urschöpfung 原创作, Urseiendes 原存在者, Ursetzung 原设定, Urstätte 原住所, Urstiftung 原创造, Urstiftungssinn 原创造意义, Ursynthese 原综合, urtemporal 原时间性的, Urthesis 原命题, Urtranszendenz 原超越, Urtrieb 原本欲, Urtümlichkeit 原先性, Urvermögen 原能力, urwüchsig 原生的, Urzeugung 原制作。

Urbewußtsein ** 原意识: [(日)根原意识]

“原意识”在胡塞尔的现象学术语中基本与“自身意识”同义[1]。它所指的是意识活动在进行的同时对自身活动的意识到:“意识必然在其每一个时间阶段上都是意识。正如滞留的阶段意识到现有的阶段,但却不以它为对象一样,原素材(Urdatum)也被意识到……但却没有成为对象。向滞留的变异过渡着的正是这种原意识……如果没有这种原意识,那么滞留也就无法想象”[2]。换言之,这种对意识行为本身的“意识到”或“自身意识”始终伴随着意识活动的进行,但它本身不是第二个与其并行的行为,而是每一个意向体验的内部因素,意向体验通过这个因素而能够意识到自身。正是这种“原意识”的存在才使得意识的时间性、流动性得以被把握到[3]。

另一方面,“原意识”在胡塞尔那里还意味着“自身意识”(Selbstbewußtsein)或者说“内意识”(inneres Bewußtsein)。它首先涉

及到一个被意识到的“内容”或一个意识。如前所述,被意识到的乃是意识体验在其自己进行的过程中的自身进行活动本身。意识进行的这种被意识到状态可以说是构成了任何可能的后补反思的前提。因此,倘若我们不具有原意识,我们也就不可能进行反思。[4]

这里还须提到的是:这两个原意识概念都不是指一种对象性的行为,并且因此也都不是指一种通常意义上的意向性,而仅仅是指“特殊的意向性”或者说“特有种类的意向性”[5]。

【注释】[1]与“原意识”同义的概念还有“内意识”、“内感知”等等。- [2]参阅: E. Husserl: *Zeitb. Hua X* (Den Haag 1966) 119. - [3]对此还可以参阅: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45. - [4]参见:胡塞尔,《全集》四, 318, 以及倪梁康, “胡塞尔哲学中的原意识与后反思”, 载于:《哲学研究》, 1998年, 第一期。 - [5]《全集》十, 31, 118。

【文献】I. Kern: “Selbstbewußtsein und Ich bei Husserl”, 载于: G. Funke (Hrsg.): *Husserl-Symposium Mainz 27. 6/4. 7. 1988* (Stuttgart 1989) 51—63.

Urbild * 典范、原图像: [(英) prototype]

“Urbild”在德文中的通常含义是“典范”。胡塞尔也在这个意义上运用此概念;例如他将笛卡尔的沉思便称作“哲学自身思义的典范(Urbild)”[1]。

但胡塞尔也在特殊的意义上使用“Urbild”概念。特殊意义上的“Urbild”可以被译作“原图像”,它是指事物在感知中的“自身显现”或“自身被给予”,胡塞尔也将它标识为“自身图像”(Selbstbild),它对立干“回忆图像”或“当下化图像”,即在想象中被再造的图像[2]。

【注释】[1] E. Husserl: *CM Hua I* (Den Haag²1963) §1. - [2] Ms. M III 3 III 1 II, 15ff.

Ur-Ich * 原自我: [(日) 原自我]

“原自我”是胡塞尔后期现象学的重要概念,它与“活的当下的理

论”有关[1]。胡塞尔所说的“原自我”是指“原初起作用的自我”，它“已经被意识到，但同时又是隐匿的”[2]。胡塞尔认为，“原自我”构成“所有有效性的原基地”[3]，它作为“有效性的起源”与作为“发生起源”的“前自我”(Vor-Ich)一同构成“先验自我”概念的本质内涵。

【注释】[1] 参阅：“活的当下”条目。 - [2] E. Husserl; Ms. C 2 I, 3, 10. - [3] Ms. E III 9, 4a.

【文献】K. Held: *Lebendige Gegenwart. Die Frage nach der Seinsweise des transzendenten Ich bei E. Husserl, entwickelt am Leitfaden der Zeitproblematik* (Den Haag 1966). - E. Marbach: *Das Problem des Ich in der Phänomenologie Edmund Husserls* (Den Haag 1974). - N. Lee: *Edmund Husserls Phänomenologie der Instinkte* (Dordrecht u. a. 1993). - 汪文圣:《胡塞尔与海德格》(台北, 1995年); Deutsch: *Das Dasein und das Ur-Ich. Heideggers Position hinsichtlich des Problems des Ur-Ich bei Husserl* (Frankfurt a. M. 1994).

Urimpression 原印象:** [(英) orinary impression (日) 原印象]

“原印象”在胡塞尔的现象学内时间意识分析中标志着一个与滞留和前摄相并列的意向性基本种类，它在可以从两个方面得到描述[1]:首先，在由“滞留”、“原印象”和“前摄”所构成的体现统一之内，“原印象”是一个被给予之物的最大现前期，这个现前期是流动的并且只能抽象地得到突出，就此，“原印象”意味着时间意识的最原初样式[2]。其次，“原印象”作为最大的现前期同时也是意识与被意识之物的原交遇期，因此它也被标识为“原感情”或“原感觉”[3]。胡塞尔在后期明察到，意识的最被动的印象也已经贯穿着主动性的原形态，因此，他对“原印象”这个在与感觉主义传统之联系中构成的概念产生疑问。

【注释】[1] E. Husserl; *Zeitb. Hua X* (Den Haag 1966) 29ff., 64ff., 88ff., 99ff.

- [2]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 1950) 183. - [3] *Zeitb...* 同上书, 67.

(K. Held)

Urkonstitution 原构造: [(日) 原构成]

胡塞尔用“原构造”这个概念来指称内在时间及其原生内容的被动构造[1]。在被动综合的领域中包含着原印象(感觉材料)的滞留性变化和前摄性变化[2],包含着原印象的变式[3]以及它的联想联结的形式[4]。

【注释】[1] E. Husserl: *Analysen Hua XI* (Den Haag 1966) XIV. - [2] 同上书, 125ff. - [3] 同上书, 25ff. - [4] 同上书, 117ff. (K. Held)

Urnebel 原雾:

在其研究手稿中,胡塞尔常常用“原雾”一词来指称“在意识苏醒之前的世界”[1],这个世界与神秘的物质自然之“自在-存在”有关[2]。

【注释】[1] E. Husserl; Ms. B II 2, 1. - [2] *Inters. I*, Hua XIII (Den Haag 1973) 15f.

ursprünglich (Ursprung, Ursprünglichkeit) ** 原初的(起源,原初性): [(英) origin (法) origine]

“原初性”概念是胡塞尔构造现象学的中心概念。它意味着在任何一个奠基关系中起奠基性作用的(fundierend)环节。由于对奠基关系既可以做有效性方面的理解,也可以做发生性的理解,因此,“原初性”概念在胡塞尔现象学中也具有双重含义:静态现象学方面的含义和发生现象学方面的含义。静态现象学方面的“原初性”是指“有效性的起源”,它与“超时间的有效性奠基”密切相关;发生现象学方面的“原初性”则意味着“发生的起源”,因而涉及到“时间性的发生奠基”[1]。这两个起源是构造现象学的两个相互独立的基本范畴,它们展示出“现象学的两面”[2]。

【注释】[1] 胡塞尔也将这两种起源称之为“现象学的起源”和“心理学的起源”，参阅：E. Husserl; *Inters. I*, Hua XIII (Den Haag 1973) 351. - [2] *Inters. III*, Hua XV (Den Haag 1973) 617.

【文献】E. Husserl: “Über Ursprung. Die reine Psychologie und die Aufgabe einer Ursprungserklärung unserer Ideen (1930)”, 载于: *Aufs. u. Vort. II*, Hua XXVII (Dordrecht u. a. 1989) 127—163. - G. A. de Almeida: *Sinn und Inhalt in der genetischen Phänomenologie E. Husserls* (Den Haag 1972) 18ff. - N. Lee: *Edmund Husserls Phänomenologie der Instinkte* (Dordrecht u. a. 1993) 24—28. - L. Landgrebe: “Die Phänomenologie als transzendente Theorie der Geschichte”, 载于: *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en* 3 (1976) 32.

【相关词】Ursprungsanalyse 起源分析, Ursprungsbegründung 起源论证, Ursprungsechtheit 起源的真正性, Ursprungsevidenz 起源的明见性, Ursprungsforschung 起源研究, Ursprungsfrage 起源问题, Ursprungsmotivation 起源动机引发, Ursprungssetzung 起源设定, Ursprungssinn 起源意义, Urtümlichkeit 原先性.

Urstiftung ** 原创造: [(英) primal instituting (日) 原创设]

胡塞尔在其后期著作中一再谈到“原创造”[1]。除了在通常意义上的“原初形成”(即对意向相关项的客体化原造)之含义以外,他所说的“原创造”主要是指“欧洲精神”乃至“真正人类精神”的“原创造”。这种“原创造”同时也体现着先验主体性之目的论的起源:“在希腊的原创造中包含着目的论的开端,包含着整个欧洲精神的真正诞生地”[2]。因此,对欧洲历史的目的论发展之澄清必须通过对其目的的“原创造”的反思来进行[3]。

【注释】[1] E. Husserl; *Krisis* Hua VI (Den Haag²1962) 10f., 72f., 114, *CM* Hua I (Den Haag²1963) 113, 142, *F. u. tr. Logik* Hua XVII (Den Haag 1974) 167, 172f., *Erste Philos.* II, Hua VIII (Den Haag 1959) 151, 181 以及其他各处。- [2] *Krisis...* 同上书, 72. - [3] 参阅:同上。

Ursynthese * 原综合:

胡塞尔所说的“原综合”是“被动综合”的一种形式,它也可以被称作是“第一性的被动综合”[1]。“原综合”是指在内时间意识中进

行的原初综合,它为一条体验流中所有体验提供有关全面的统一。它先于所有其他在意识行为中进行的综合,例如“主动综合”和“第二性的被动综合”[2]。

【注释】[1] 参阅: L. Landgrebe: “Das Problem der passiven Konstitution”, 载于: *Faktizität und Individuation. Studien zu den Grundfragen der Phänomenologie* (Hamburg 1982) 72; 也可以进一步参阅“被动性”条目。- [2] 参阅: E. Husserl: *Zeitb. Hua X* (Den Haag 1966) Teil I, 也可以进一步参阅“时间”、“时间分析”条目。

Urteil ** 判断: [(英) judgment (法) jugement (日) 判断]

在胡塞尔的哲学发展过程中,“判断”始终是其现象学分析的一个主要课题。在《逻辑研究》对心理主义的批判中,胡塞尔为避免在通常意义上的“判断”一词所具有的“危险的双重意义”[1]而将“判断”严格区分为“判断过程”和“判断内容”这样两个方面:前者是指“作为真正的、合乎真理的判断行为的真实判断”,后者是指“直观判断的真理或真实的判断内容”[2]。在《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中,胡塞尔也将它们称之为“判断的意向活动”(Urteilsnoesis)和“判断的意向相关项”(Urteilsnoema)[3]。胡塞尔认为,混淆这两者是心理主义得以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4]。

胡塞尔的意向分析表明,“判断”属于“客体化的行为”(objektivierender Akt),它与“表象”一同构成“客体化行为”的总属,同时也构成所有其他非客体化意识行为(如意愿行为、评价行为等等)的基础[5]。同时,“表象”和“判断”在《逻辑研究》中又被分别称作“称谓性的(nominal)客体化行为”和“论题性的(propositional)客体化行为”[6]。据此可以说,“判断”区别于“表象”的关键在于:“表象”只是对一个实事(Sache)的指称或感知,而“判断”则是对一个事态(Sachverhalt)的“表象”或陈述。换言之,“判断”意味着“综合性的把握”,而“表象”仅只意味着“素朴性的把握”[7]。

尽管在其思想发展的后期,胡塞尔更多地强调在意识行为中“判断”与“经验”的对应关系[8],但“判断”与“表象”、“感知”或

“经验”之间的奠基关系在胡塞尔那里始终未改变。在《逻辑研究》之前，胡塞尔便“尤其相信可以这样认为：任何一个判断，只要它不是建立在对直观和体现之间的描述性和发生性关系的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这个判断就不可能与事实相符合[9]”。而从胡塞尔后期在《经验与判断》中所致力的“现象学发生的判断理论”来看，前述谓判断经验的理论尤其构成前者的首要前提。在这个意义上，胡塞尔强调：“经验的明见性是我们所寻求的最原初明见性，因而也是对述谓判断之起源澄清的出发点”[10]。

此外，胡塞尔时常也在布伦塔诺的意义上[11]运用“判断”概念，即将“判断”理解为对存在的信仰或设定[12]，尽管如此，他还是意识到并且说明，这个“判断”的概念是“不合适的”[13]。

【注释】[1] E. Husserl; *LU I*, A117/B117. - [2] 同上书, A66/B66, A117/B117. - [3]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94. - [4] 参阅: *LU I*, A66/B66, A117/B117. - [5] *LU II/1*, A459/B₁494. - [6] 同上书, A434/B₁463f. - [7] 参阅: *Ph. B. Er.* Hua XXIII (Den Haag 1980) 462. - [8] 正如胡塞尔后期著作《经验与判断》之标题所显示的那样。 - [9] *Aufs. u. Rez.* Hua XXII (Den Haag 1979) 120. - [10] *EU* (Hamburg⁴1972) 21. - [11] 参阅: F. Brentano; *Psychologie vom empirischen Standpunkt* (Hamburg 1959), Bd. II, 2. Buch, Kap. 7, §2. - [12] E. Husserl; *Ph. B. Er.* ... 同上书, 409 以及 *Aufs. u. Vort.* II, Hua XXVII (Dordrecht u. a. 1989) 74 等等。 - [13] 参阅: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241.

【相关词】urteilen 判断, Urteilen 判断, urteilend 判断着的, urteilend – erkennend 判断着 – 认识着的, Urteilsakt 判断行为, Urteilsaktion 判断行动, Urteilsarbeit 判断工作, Urteilsausdruck 判断表述, Urteilsaussage 判断陈述, Urteilsbedeutung 判断含义, Urteilsbegriff 判断概念, Urteilsbestandstück 判断的组成部分, Urteilsbewußtsein 判断意识, Urteilsbildung 判断构成, Urteilsboden 判断基地, Urteilseinheit 判断统一, Urteilseinstellung 判断态度, Urteilsenthaltung 中止判断, Urteilsentscheidung 判断决定, Urteilsergebnis 判断结果, Urteilserlebnis 判断体验, Urteilevidenz 判断明见性, Urteilsform 判断形式, Urteilsgebiet 判断领域, Urteilsgebilde 判断构成物, Urteilsgegenstand 判断对象, Urteilsgegenständlichkeit 判断对象性, Urteilsgemeinschaft 判断共同体, Urteilsgestalt 判断构形, Urteilsgewißheit 判断确然性, Urteilsinhalt 判断内容,

Urteilsintentionalität 判断意向性, Urteilskomplexion 判断组合, Urteilskonsequenz 判断结论, Urteilslehre 判断学说, Urteilsleistung 判断成就, Urteilslogik 判断逻辑, urteilsmäßig 合判断的, Urteilmaterie 判断质料, Urteilsmeinung(urteilende Meinung) 判断意指, Urteilsmodalität 判断样式, Urteilsnoema 判断意向相关项, Urteils 判断意向活动, Urteilsproblem 判断问题, Urteilsprozeß 判断过程, Urteilsrichtigkeit 判断的正确性, Urteilsatz 判断定理, Urteilschritt 判断步骤, Urteilssetzung 判断设定, Urteilssinn 判断意义, Urteilssphäre 判断领域, Urteilsstufe 判断阶段, Urteilsynthese 判断综合, Urteilstätigkeit 判断活动, Urteilslehre 判断理论, Urteilstypik 判断类型学, Urteilsunterscheidung 判断区别, Urteilsverhalt 判断状态, Urteilsvollzug 判断进行, Urteils Wahrheit 判断真理, Urteilsweise 判断方式, Urteilszusammenhang 判断联系, Urteilszusammensetzung 判断合成。

Urteilsenthaltung ** 中止判断: [(英) abstention from judgment]

“中止判断”是“悬搁”(Epoché)的德文解释,它在胡塞尔那里意味着“对存在信仰的搁置”[1]。这里的“判断”实际上不是胡塞尔意义上的判断,而是布伦塔诺意义上的判断[2]。

【注释】[1] E. Husserl: *Ph. B. Er.* Hua XXIII (Den Haag 1980) 576. - [2] 对此可以进一步参阅“判断”条目中的第二种判断含义。

【相关词】Enthalten 中止(判断), Epoché 悬搁。

Urteilsinhalt * 判断内容: [(英) judgment-content]

在将“判断”区分为“判断行为”与“判断内容”这样两个方面之后,胡塞尔还进一步区分“判断内容”的“两个基本概念”:一种意义上的“判断内容”是指“判断行为的、即具体判断体验的意向相关项”,它就是“被作出的判断本身”[1],从而对应于“判断行为”本身;另一种意义上的“判断内容”则包含在上述意义上的“判断内容”之中,它意味着在判断内容中某些与“确然性样式”相关、本身不独立于“判断内容”的特征[2]。例如,“S是p”是一个判断内容,但这个判断内容可以带有“确然的”、“可能的”或“或然的”内容特征。“判断内容”在胡塞尔这里所具有的双重含义起源于他的“判断”

(Urteil) 概念的多重含义[3]。

【注释】[1] E. Husserl: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94. - [2] 参阅:同上。
- [3] 参阅“判断”条目,胡塞尔在对“判断”概念的运用中保留了布伦塔诺的“判断”概念:对存在的信仰或设定。

V

Variant * 变项:

“变项”概念与胡塞尔的本质直观方法有关,他在后期也将这种方法称作“自由想象的本质变更”[1]。“变项”在这里意味着在自由想象过程中出现的事实性之物,它是在本质变更过程中必须被忽略的东西,以便精神的目光能够集中到作为“常项”的本质之上[2]。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Phän. Psych.* Hua IX (Den Haag 1962) §9;较为详细的说明可以参阅“变更”条目。- [2] 参阅“常项”条目。

Variation ** 变更: [(英) variation (日) 变更]

胡塞尔在“现象学的心理学”讲座中首次对现象学的本质直观方法本身进行论述,并将这种方法具体地定义为“通过自然想象而进行的本质变更”[1],它是一种“通过想象来摆脱事实之物的关键步骤”[2]:在素朴的经验,例如对一张红纸的感知,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出发点,一个“前像”(Vorbild)之后,想象便在以后的操作中起着主导作用。我们可以根据这个经验进行自由的想象,也就是说,可以创造出任意多的“后像”(Nachbild),即任意多的与“前像”相关的“变项”。譬如我们设想各种各样的事物,在此同时关注这些事物中的那个在“前像”中已经引起我们的兴趣红的因素。这个红的因素是在“后像”中的共同之物,或者说,是在变项之中的“常项”,它就意味着普遍的红,即红的“爱多斯”、本质的红[3]。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Phän. Psych.* Hua IX (Den Haag 1962) §9; 胡塞尔在《逻辑研究》第一卷中已经将“变更”概念运用在与本质直观有关的领域(参阅: *LU I*, A245/B247), 但它尚未成为一种确定方法的标题。- [2] 同上书, 72。
- [3] 同上书, §9。

【关键词】Invariables 常项, Invarianz 恒常性、不变更性, Variant 变项, Variabilität 可变更性, variierbar 可变更的。

- eidetische Variation ** 本质变更:

“本质变更”在胡塞尔现象学中是本质直观(本质还原)方法的一个本质组成部分。它作为对一个范例的自由想象变更是把握本质(埃多斯)的必然前提[1]。

【注释】[1] E. Husserl; *Phän. Psych.* Hua IX (Den Haag 1962) 77ff.

(U. Claesges)

Veranschaulichung * 直观化: [(英) intuitional illustration]

对于胡塞尔来说,“直观化”意味着一个使对象被直观的过程,也就意味着“真正意义上的充实”[1]: 一个空乏的意向含义在直观中得到意向充实。因此胡塞尔也说,“直观化”就是“一个空乏意向的充实性证实”[2]。他认为:“真正的直观化在每一个间接意向的充实中以及在这个充实的每一个步骤中都起着本质性的作用”[3]。胡塞尔还将“直观化”进一步区分为“本真的直观化”和“非本真的直观化”。前者是“本真的充实”,亦即“直观性的直观化”;而后者则是“非本真的充实”,意味着“符号性的直观化”[4]。

【注释】[1] E. Husserl; *LU II/2*, A545/B₂73f. - [2] *Analysen* Hua XI (Den Haag 1966) 10. - [3] *LU II/2*, A545/B₂73. - [4] 同上书, A546/B₂74.

Verantwortung * 责任: [(英) responsibility]

“责任”概念在胡塞尔现象学中与先验主体性的目的论发展有关。

胡塞尔在他的意向分析中不仅将意向的认识追求(康德的狭义上的理性)理解为一种对最终判断论证的追求,而且也将它看作是一种对“责任”的追求[1]。对单个的先验主体或“原-自我”的分析表明,由于单个先验自我的事实性构成历史事实性的基础,因此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最终应当是自身负责(Selbstverantwortung),而对自身负责的认识需要通过自身思义(Selbstbesinnung)[2],亦即对主体性生活的“最终目的”[3]的沉思才能获得。

【注释】[1] E. Husserl: *Krisis* Hua VI (Den Haag²1962) 15。 - [2] 同上书, 50。 - [3] 同上书, 185。

【文献】G. Hoyos Vásquez: *Intentionalität als Verantwortung. Geschichtsteologie und Teleologie der Intentionalität bei Husserl* (Den Haag 1976)。 - R. P. Buckley: *Husserl, Heidegger and the Crisis of Philosophical Responsibility* (Den Haag 1992)。 - K. Held: “Edmund Husserl; Transzendente Phänomenologie; Evidenz und Verantwortung”, 载于: M. Fleischer (Hrsg.): *Philosophien des 20. Jahrhunderts* (Darmstadt 1995) 79—93。 - F. Kuster: *Wege der Verantwortung. Husserls Phänomenologie als Gang durch die Faktizität* (Dordrecht u. a. 1996)。

【相关词】Selbstverantwortung 自身责任, verantwortlich 有责任的, Verantwortlichkeit 责任性, Verantwortungsbewußtsein 责任意识。

Verbildlichung * 图像化: [(英) pictorialize]

“图像化”是包含在“直观化”之中的概念,它也是一种直观的充实,但不是直接的、原本的充实,而是借助于图像进行的充实。在这个意义上,“图像化”也就意味着“想象表象或图像意识”[1]。

【注释】[1] E. Husserl: *Ph. B. Er.* Hua XXIII (Den Haag 1980) 16。

Vergegenständlichung * 对象化: [(英) objectification (法) objectivation (日) 对象化]

“对象化”概念在胡塞尔的术语中是“客体化”(Objektivierung, Objektivation)[1]的同义词,它意味着意识活动对其客体或对象的原

初构造[2]。

【注释】[1] 参阅: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76; 也可以参阅“行为”条目下的“客体化行为与非客体化行为”子条目。- [2] *Ideen I...* 同上书, 272.

Vergegenwärtigung ** 当下化: [(英) representation (法) modification (日) 准现在化]

“当下化”是胡塞尔自《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1913年)起开始使用的意向分析术语。它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指“直观性的当下化”,被用来描述广义上的“想象”或“再现”、“再造”的行为[1],这几个概念在不同的程度上与“当下化”同义。而与“当下化”概念直接对应的则是“当下拥有”(Gegenwärtigung, Gegenwärtighaben),后者意味着具有原本给予能力的“感知”或“体现”(Präsentation)行为[2]。

在“当下化”行为中包含着各种意义上的“想象”行为:例如,“再当下化”(Wiedervergegenwärtigung)意味着“回忆”行为;“前当下化”(Vorvergegenwärtigung)意味着“期待”行为;而“不设定的当下化”(die nichtsetzende Vergegenwärtigung)则意味着“单纯的想象”[3]。从总体上说,“当下化”行为自身根据存在信仰特征的不同可以被划分为两种:具有存在设定的当下化和不具有存在设定的当下化。前者是指回忆和期待的行为,后者是指单纯想象的行为。接下来,“当下化”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被划分为两种类型:它或者是指纯粹当下化的行为(再造)[4],或者则意味着通过图像中介而进行的当下化行为(图像意识)[5]。这两种划分相互交错,例如,在纯粹当下化的行为中便包含着设定性的当下化和不设定的当下化之区别。

除此之外,胡塞尔还在另一种意义上使用“当下化”,即在“共现”的意义上:当一个空间事物被给予我时,它不仅仅是作为被我看到的事物正面,而是作为一个连同其未被看到的背面的整体显

现出来；这个背面的“共现”(Appräsentation)或“一同被给予”(Mitgegebenheit)也被胡塞尔称作“当下化”或“一同当下拥有”(Mitgegenwärtigung)[6]。这个意义上的“当下化”意味着一种包含在“当下拥有”(感知)之中的“当下化”。

【注释】[1] 参阅：E. Husserl; *Ph. B. Er. Hua XXIII* (Den Haag 1980) 87; 还可以参阅“想象”与“再现”条目。- [2] 也可以参阅“当下拥有”与“感知”、“体现”条目。- [3] *Ph. B. Er. Hua XXIII* 270。- [4] 胡塞尔在具体使用中常常将“当下化”与“再造”做同义词使用,但他在术语原则区分“再造”和“当下化”：“再造”是指对一个体验的“当下化”，而“对一个事物性过程的当下化则不能被称作再造”(Ph. B. Er. ... 同上书, 310)。- [5] 参阅：E. Marbach; “Einleitung des Herausgebers”, 载于：Husserl; *Ph. B. Er. ...* 同上书, XXX。- [6] *Inters. II, Hua XIV* (Den Haag 1973) 513。

【文献】E. Fink; “Vergegenwärtigung und Bild - Beiträge zur Phänomenologie der Unwirklichkeit (1930)”, 载于： *Studien zur Phänomenologie 1930 — 1939* (Den Haag 1966)。- E. Marbach; 参见：注释 [4]。

【相关词】Vergegenwärtigungsbewußtsein 当下化意识, Vergegenwärtigungsbild 当下化图像, Vergegenwärtigungssich 当下化自我, Vergegenwärtigungswelt 当下化世界。

Vergemeinschaftung 共同体化：〔(英) communalization〕

胡塞尔的现象学始终以单个主体自我为出发点,每一个他我,或者说,每一个交互主体性必须首先在单个主体中得到证明,然后才能被承认是他我。这种证明、承认的过程同时也是主体间共同体化的过程。胡塞尔认为,这种“共同体化”最终可以追溯到单个人类个体的原被动(urpassiv)趋向上,单子之间的相互理解起源于“一种朦胧的对同类的好感”[1]上。这是一种一直渗透到人类社会性最底层的本性或本能。在这个意义上,人类是一种“共生的共同体”[2]。胡塞尔有时以父母对子女的关怀来说明人类的这种本性或本能[3]。“共同体化”的终极形式在胡塞尔看来是一种“爱的共同体”(Liebesgemeinschaft)。

【注释】[1] E. Husserl: *Inters.* I, Hua XIII (Den Haag 1973) 166. - [2] 同上书, 107. - [3] *Inters.* II, Hua XIV (Den Haag 1973) 166.

【文献】K. Schuhmann: *Die Fundamentalbetrachtung der Phänomenologie. Zum Weltproblem in der Philosophie Edmund Husserls.* (Den Haag 1971).

Vermeinen 意指:** [(英) supposition (法) viser]

“意指”在胡塞尔现象学中是一个大标题,它指所有形式的对意向对象之拥有,而意识则被理解为这种意向对象之拥有的进行。根据意识的意向基本状态来看,意识始终是关于某物的意识,更进一步说,意识随时都以某种形式依赖于对象意识的一个本原经验。在这个意义上,“意指”就意味着“意向指向”(intendieren)[1]。

【注释】[1] E. Husserl: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 1950) 357. (K. Held)

Vermöglichkeit 权能性:** [(英) facultative possibility (日) 能力]

在胡塞尔现象学中,“权能性”概念在意向活动方面与视域概念相一致,视域是指可能性的活动空间[1]。“权能性”并不意味着空泛的能力,而是一个在最宽泛意义上的积极的“我能做”,这种“我能做”不断地在所有经验和反思中现时化,并且,它始终准备着向行动过渡[2]。“权能性”的“我能”“意向地”朝向视域意向向自身给予的转渡。因此,从自我出发来看,每个视域作为可能性的活动空间意味着一个“权能性”的活动空间[3]。

在生命流中构造着的自我统一性是作为“‘我能’的体系”[4]而构造其自身的。在自我“权能主体”的自我中必须区分两种“我能”:一方面是身体-动感的和以身体的方式进行中介的“我能”,另一方面是精神-人格的“我能”[5]。精神-人格的自我分层地构造起自身,即作为本能的自我、被动受规定的自我,以及较高的、自主的自我,后者可以受理性动机的引导,并且,它本身不仅是理论性的自我,而且也是评价着的和意愿着的自我[6]。

此外还要区分“实践的”可能性和“信念的 - 逻辑的”可能性，亦即区分对“我能”作为一个“我确实能做”的设定和某物的信念的 - 逻辑的可能，后者是指，这个某物可以以“来自直观表象的单纯可能性”为依据[7]。“我能”在经验中区别于“我不能”，后者是在遇到一个不可克服的抵抗时“我能”的极端变异[8]。

【注释】[1] E. Husserl: *CM Hua I* (Den Haag²1963) 82f. - [2] 同上书, 82; 参阅: *Ideen II, Hua IV* (Den Haag 1952) 255. - [3] *EU* (Hamburg³1964) 26. - [4] *Ideen II...* 同上书, 253ff. - [5] 同上书, 253f. - [6] 同上书, 255ff. - [7] 同上书, 261ff. - [8] 同上书, 258f. (P. Janssen)

Vermutung * 揣测: [(英) uncertain presumption (法) conjecture (日) 推测]

除了通常的含义之外，胡塞尔还在特殊的意义上运用“揣测”概念：“揣测”作为信仰样式的一种[1]。“揣测”和“猜测”(Anmutung)一样，都属于“信仰趋向”，处在与“开放的可能性”的对应之中[2]。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239f. 对此还可以进一步参阅“变式”、“信仰样式”与“确然性样式”条目。 - [2] *Analysen Hua XI* (Den Haag 1966) 39ff., *EU* (Hamburg⁴1972) 105f.; 也可以参阅“猜测”条目。

Vernunft ** 理性: [(英) reason (法) raison (日) 理性]

在康德的传统上，胡塞尔一再将他自己的现象学标识为“理性批判”或“理性现象学”[1]。它的任务在于，全面地解决构造问题，这种解决既顾及到意识的意向活动层次，也顾及到它的意向相关物层次。一门完整的理性现象学不仅要探讨所有理性的形式构形和质料构形，而且还要探讨理性的正常(积极 - 理性)构形和不正常(消极 - 理性)构形[2]。在这个意义上，一门完整的理性现象学也就可以说是现象学一般的代名词[3]。

胡塞尔所说的理性自然不是或不仅仅是具体的人类理性：“理

性不是偶然—事实的权能,不是可能偶然事实的标题,毋宁说,它标志着先验主体性一般所具有的一个普全的、本质的结构形式。理性指明着证实的可能性,而这种证实最终又指明着明见化(Evident-machen)和明见地拥有(Evident-haben)〔4〕。

胡塞尔的理性概念同时也体现着他对其哲学家之生存的道德诚实性〔5〕。

【注释】〔1〕E. Husserl: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Vierter Abschnitt, 2. u. 3. Kapitel 尤其是 §153. - 〔2〕参阅:同上。 - 〔3〕参阅:同上。 - 〔4〕*CM Hua I* (Den Haag²1963) 92. - 〔5〕对此可以参阅: E. Fink: *Nähe und Distanz. Phänomenologische Vorträge und Aufsätze* (Freiburg/München 1976) 96.

【相关词】Vernunftart 理性种类, Vernunftbewußtsein 理性意识, Vernunftcharakter 理性特征, Vernunftkritik 理性批判, Vernunftlehre 理性学说, Vernunftsetzung 理性设定, Vernunftsphäre 理性领域, Vernunfttheorie 理性理论, Vernunftthesis 理性命题。

Verstand 知性: [(英) understanding]

胡塞尔基本上是在康德的意义上使用“知性”概念,它意味着一种与感性相对应的“理智”,亦即一种“范畴行为”或“范畴行为的权能”〔1〕。

【注释】〔1〕E. Husserl: *LU II/2*, A476/B₂4.

【相关词】Verstandes-Sphäre 知性领域, Verstandesakt 知性行为, Verstandesinteresse 知性兴趣, Verstandesproblem 知性问题, Verstandestheorie 知性理论。

Verstehen ** 理解: [(英) to understand (日) 理解]

“理解”作为一种意识行为在胡塞尔的术语中涉及到在意向构造中与“客体化立义”相近的“理解立义”:“客体化”与一个感性客体在直观中的被意指、被构造有关,而“理解”则意味着一个抽象的符号在符号意识中的被意指、被把握〔1〕。但胡塞尔认为,在“理解立义”与“客体化立义”之间还存在着在现象学结构方面的重要的区

别[2]。胡塞尔因而也将“对象化立义”称作“第一性立义”，将“理解立义”称作“第二性立义”[3]，因为符号行为（理解）本身必须奠基于直观行为（客体化）之中[4]。这两种立义在胡塞尔那里一般被等同于“表象”与“理解”的对应。胡塞尔同时指明：“我对‘理解’一词的使用并不是在那种限定的意义上，也就是说，它不仅仅仅是表明一个说者和一个听者之间的关系。自言自语的思维者也理解他的语词，而这种理解简单地说是现时的意指”[5]。

【注释】[1] E. Husserl: *LU II/1*, A74/B₁74; 也可以进一步参阅“立义”条目中的“对象化立义与理解立义”子条目。 - [2] 同上书, A74/B₁75. - [3] 同上书, A76/B₁76. - [4] 参阅: *LU II/2*, A568/B₂96. - [5] 同上书, A568/B₂96, Anm.

- bloßes Verstehen * 单纯理解:

“单纯理解”意味着对被理解之物的“搁置”[1]，也就是说，在这里进行的仅仅是理解而已，不带有对被理解之物的执态。“单纯理解”与“单纯表象”在胡塞尔的术语使用中是相互平行的概念[2]：前者意味着对符号对象的不设定统摄，后者意味着对感性对象的不设定统摄。

【注释】[1] E. Husserl: *LU II/1*, A424/B₁452, A426/B₁456. - [2] 同上书, A424/B₁452.

Verweisen/Hinweisen ** 指明、依托: [(英) to refer]

“Verweisen”或“Hinweisen”的表述在德语中带有双重含义：它一方面意味着在事物之间所存在的指示性关系，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它们之间的依赖性关系。胡塞尔对这个概念的使用主要是在第一种意义上，因此这个概念一般可以译作“指明”，但在“指明”的含义中并不排斥“依托”的成分。

胡塞尔对感知的分析最明显地揭示出在意识对象的各个部分之间或各个意识对象之间所存在的“指明”的特征。他认为，“从意

识活动方面来看,感知是一种真实的展示(它使被展示之物在原本展示的基础上直观化)与空乏的指示(它指明可能的新感知)之间的混合。从意识相关项方面来看,被感知之物是这样一种以映射方式显现的被给予之物,以致各个被给予的面指明了其他未被给予的东西,这些未被给予的东西被当作是同一个对象的未被给予的面”[1]。“指明关系”在这里意味着在感知视域中前项与背景之间的指明关系,亦即意味着“内视域”的存在状态[2]。另一方面,“指明关系”也体现出“外视域”的存在状态:一个事物原则上指明着一个和多个与它相关的事物:“这种指明同时也是趋向,是一种不断地向尚未被给予的现象迈进的指明趋向。但它们不是个别的指明,而是整个指明系统,是指明的放射系统,它们预示着相应的杂多现象系统”[3]。将这个“指明系统”作宽泛的理解,它就意味着每一个意识活动主体所可能带有的“普全视域”,亦即“世界视域”。所谓“世界”也就是各种意识对象的“指明关系”之总和[4]。

【注释】[1] E. Husserl: *Analysen Hua XI* (Den Haag 1966) 5f. - [2] 参阅:同上以及“内视域”条目。- [3] 参阅:同上以及“外视域”条目。- [4] 参阅:同上以及“世界”、“世界视域”条目。

Voraussetzungslosigkeit/Vorurteilslosigkeit 无前设性/无成见性:** [(日) 无前提性]

“无前设性”或“无成见性”是胡塞尔现象学所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也是以后现象学运动各个重要成员,如海德格尔、梅洛-庞蒂等人所坚持的一个统一基础。它意味着一种排斥任何间接的中介而直接把握实事本身的要求,无论这种中介是来自权威,还是源于习性。“研究的动力不应以各种哲学,而须以实事和问题为出发点”[1]。“无前设性”或“无成见性”无疑是现象学精神的一个重要内涵,作为一种思维态度,它使现象学能够有别于哲学史上任何一个其他的哲学流派和思潮。

【注释】[1] E. Husserl: *Aufs. u. Vort.* I, Hua XXV (Dordrecht u. a. 1987) 61.

Vorbild 前像: [(英) pattern (日) 典型]

“Vorbild”在通常的意义上是指“模范”、“范例”。在胡塞尔现象学的术语中,它是一个专门与“本质直观变更法”有关的概念[1]。它的日常含义被保留下来,但同时被赋予一个特殊的含义,即意味着本质直观之进行所必需的一个经验出发点,因而可以译作“前像”。一旦这个出发点被获得,自由的想象便可以加入,从而创造出无数个与它相关的“后像”(Nachbild)[2]。在“前像”与“后像”中被把握到的“共同之物”便是“本质直观”的对象:“本质”。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Phän. Psych.* Hua IX (Den Haag 1962) §9;也可以参阅“变更”、“本质变更”等条目。- [2] 参阅“后像”条目。

Vordergrund 前项: [(英) foreground (日) 前景]

“前项”在胡塞尔的意向分析中是一个与背景(Hintergrund)、视域相对应的概念。处在“前项”中的东西也就意味着**现时地被关注**、**被把握的东西**,而不属于**潜能的或权能的存在对象**[1]。

【注释】[1] 对此也可以相应地参阅“视域”、“背景”条目。

Vordeutung/Vorzeichnung/Vorweisung 前示(先示): [(英) preliminary indication (日) 予描]

在对意识的发生分析中,胡塞尔将意识行为进行过程中一个对象对另一个可能对象,或者,对象的一个部分对另一个可能的部分的在先“指明”称作“前示”;它意味着“有一个空泛的意向在此,这个意向带有其普遍的意义范围。这种空泛意向的本质中在于,在选择适当的、相关的感知方向的情况下必定会出现或是充实性的进一步规定,或者相反地出现失实”[1]。“前示”的可能性是视域扩展的可能性之前提。

【注释】[1] E. Husserl: *Analysen Hua XI* (Den Haag 1966) 23.

Vorerinnerung 前回忆: [(英) anticipation (法) pro-souvenir]

胡塞尔所说的“前回忆”就是指“期待”(Erwartung)[1],即对将来之物的设定性想象。他之所以将“期待”看作是前摄性的“回忆”,乃是因为胡塞尔时常将最宽泛意义上的“回忆”等同于“想象”或“当下化”行为[2]。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163, *Krisis Hua VI* (Den Haag²1962) 172. - [2] 参阅“回忆”条目;也可以参阅: E. Tugendhat: *Der Wahrheitsbegriff bei Husserl und Heidegger* (Berlin 1967) 67, Anm. 77.

Vorerwartung 前期待:

尽管胡塞尔认为,“前摄(Protention)具有持续的前期待的形态”[1],“前期待”在他那里仍然不能被等同于“前摄”。这是因为“前期待”不是单纯的形态,而是具有具体内容的意向,它有可能在进一步的感知中经历“失实”(Enttäuschung)[2]。另一方面,“前期待”在胡塞尔的意向分析中也有别于“期待”(Erwartung)。它不像“期待”那样自身能够构成一个当下化的行为,而仅只是感知行为本身之中的一个部分意向,在这个意义上,“前期待”与胡塞尔使用的“期待意向”(Erwartungsintention)或“前摄性的期待”(protentionale Erwartung)等等术语是同义词[3]。

【注释】[1] E. Husserl: *Analysen Hua XI* (Den Haag 1966) 8. - [2] *EU* (Hamburg⁴1972) §21. - [3] 参阅“前期待”、“期待意向”条目。

Vorgegebenheit * 在先被给予性: [(英) prior givenness]

“在先被给予性”在胡塞尔那里首先具有两种含义:它或者是指先于自然科学的世界观而被给予的东西:“生活世界”或“世界本身”的在先被给予性[1];它也可以是指先于述谓判断而被给予的东

西：前述谓经验的对象[2]。

尽管在这两种“在先被给予性”(世界的在先被给予性与对象的在先被给予性)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3],胡塞尔本人在后期所讨论的“在先被给予性”主要还是世界的(生活世界的)“在先被给予性”。因为,“这种在先被给予性的意义就在于,在这个在先被给予我们这些当代成年人的世界中包含着所有那些近代自然科学对存在之物所做的规定”[4]。换言之,生活世界的“在先被给予性”也就意味着它对于客观世界而言所具有的基地作用。对生活世界的“在先被给予性”的把握可以有助于人们对当代主宰世界的自然科学的理解。在这个意义上,现象学,更确切地说,生活世界的现象学是一门“新型的科学,相对于所有至此为止被构想的、立足于世界基地之上的客观科学而言,这门科学是关于世界的普全在先被给予方式的科学,也就是说,这门科学所探讨的是:对于任何客观性而言,世界所具有的普全基地存在。这意味着,创造一门源自最终根据的科学,所有客观论证都必须从这些最终根据中、从它们的最终意义给予中吸取其真实的力量”[5]。生活世界的“在先被给予性”作为最原初的明见性为其他的明见性提供了最终的基础。

此外,胡塞尔在其发生现象学的分析中还常常涉及到另一种意义上的“在先被给予性”。这种在先被给予性以后也被现象学的研究者们称作“前意向的”(vorintentional)或“前反思的”(präreflexiv)[6]。它意味着在意向构造进行之前、在主客体分离的状况发生之前,意识便已经具有的原初基本结构。“在先被给予性”在这里是指先于自我主体和对对象客体而被给予的东西,或者说,先于“自然的直向思维”和“直向的反思思维”而进行的东西。“如果我在先验还原中反思我自己,反思先验自我,那么我对于我来说是合乎感知地被给予的,并且是在把握性的感知中被给予。我也觉悟到,对我来说,我在此之前就始终已经在先被给予了,但却是以一种未把握到的、原本直观的(在最宽泛意义上感知到的)

方式。”[7]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Krisis Hua VI* (Den Haag²1962) 151. - [2] *EU* (Hamburg⁴1972) 13. - [3] 同上书, §10. 这两者在《经验与判断》的“引论”中也被看作是一致的;向经验明见性的回溯也就意味着向生活世界明见性的回溯。但必须注意:《经验与判断》的引论(该书的第1—14节)主要由L. Landgrebe执笔撰写。而胡塞尔本人在《欧洲科学的危机与先验现象学》对生活世界的阐述中并不认为生活世界是前述谓经验的,因为在生活世界中也进行着判断,亦即进行着自然、素朴的判断。- [4] *EU...* 同上书, 39. - [5] *Krisis...* 同上书, 149. - [6] 对此可以进一步参阅“原意识”和“自身意识”条目。- [7] Husserl; *CM Hua I* (Den Haag²1963) 132.

【文献】E. Ströker (Hrsg.): *Lebenswelt und Wissenschaft in der Philosophie Edmund Husserls* (Frankfurt a. M. 1979).

【相关词】Vorgegebenes 在先被给予之物, Vorgegebenheitssphäre 在先被给予性领域, Vorgegebenheitsweise 在先被给予方式, Vorgegebensein 在先被给予的存在(状态).

Vor-Ich 前自我:

“前自我”是胡塞尔在后期发生现象学研究中提出的一个概念,它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前自我”是指一个新的先验自我生活的原开端的出生形态,是“无意识”或“意识的积淀下来的底层”[1],它构成在先验发生的原开端上的“中心”——“触发中心”,但它“还不是‘个人’,更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个人”[2];另一方面,“前自我”在胡塞尔那里还意味着在原被动的时间流中的有意识底层。后一种“前自我”在发生后于前一种“前自我”,是从前一种“前自我”中进一步发展出的形态[3]。

“前自我”不同于“原自我”(Ur-Ich),前者是发生的(Genese)最终起源,后者是有效性的(Geltung)最终起源[4]。它们一同构成“先验自我”的结构统一。

【注释】[1] E. Husserl; *Inters. III, Hua XV* (Den Haag 1973) 608. - [2] Ms. C 16 V, 18f. - [3] 参阅: N. Lee; *Edmund Husserls Phänomenologie der Instinkte* (Dor-

drecht u. a. 1993) 164. - [4] 对此可以进一步参阅“原自我”条目。

【文献】K. Held; *Lebendige Gegenwart. Die Frage nach der Seinsweise des transzendenten Ich bei E. Husserl, entwickelt am Leitfaden der Zeitproblematik* (Den Haag 1966).
- E. Marbach; *Das Problem des Ich in der Phänomenologie Edmund Husserls* (Den Haag 1974). - N. Lee; 参见: 注释 [3]。

Vorschwebend habend 浮现地拥有:

所谓“浮现地拥有”,也就是指当下化(Vergegenwärtigung)行为的进行,即生活在想象之中。这也就意味着:在想象中或是构造(臆想)想象对象,或是再造(回忆)想象对象[1]。

【注释】[1]参阅: E. Husserl; *LU II/1, A427/B₁456f.*

Vorstellung ** 表象: [(英) objectivation (法) représentation]

传统的“表象”概念由于带有杂多的并且不易区分的含义而从一开始便被胡塞尔视为“不可坚持的”概念[1]。他在《逻辑研究》中便已区分出传统“表象”概念所带有的四个基本含义以及其他九个进一步的含义[2]。

尽管如此,胡塞尔始终没有放弃使用这个概念。从总体上看,胡塞尔将“表象”的本质定义为“质料”[3],也就是说,“表象”是一种能够被赋予质料(给予意义)的行为。这也是“客体化的行为”的基本特征[4]。但胡塞尔同时又区分狭义的和广义的“表象”:广义的“表象”可以是指整个“客体化行为”,而狭义的“表象”则仅仅构成“客体化行为”的一个部分,即其中的“称谓行为”[5]。它可以是一种“直观表象”(包括“感知表象”、“回忆表象”、“想象表象”、“图像表象”等等[6]),也可以是一种“符号表象”。就“直观表象”而言,在它之中“一个对象或是以想象的方式,或是以感知的方式被意指”[7];换言之,在表象中总会有一个对象显现出来,这个对象“或者就是被表象的对象本身,或者则是它的图像”[8];而“符号表象”则奠基于“直观表象”之中,因为前者由于不具有本己的感

性材料而必须借助于直观表象才能进行立义的活动[9]。胡塞尔以后还从另一个角度出发对这种狭义上的“表象”进行新的理解,即将它划分为“本真表象”与“非本真表象”[10]。

这个意义上的“表象”(作为“称谓行为”)与“判断”(作为“论题行为”)一起构成“客体化行为”的总体[11]。

除此之外,胡塞尔也在更为宽泛和含糊的意义上使用“表象”概念,例如,胡塞尔所说的“时间表象”、“世界表象”[12]等等已经是将“表象”作为一般意义上的“意识”概念来使用了。

【注释】[1] E. Husserl: *LU II/1*, A471/B₁507;还可以参阅胡塞尔对布伦塔诺“表象”概念的批判: *Ph. B. Er. Hua XXIII* (Den Haag 1980) 8f. - [2] *LU II/1*, A471ff./B₁499ff. - [3] 同上书, A471ff./B₁499ff. - [4] 参阅:同上书, A447/B₁479;参阅“行为”条目下的“客体化行为与非客体化行为”子条目。 - [5] 同上。 - [6] 参阅: *LU II/1*, 同上书, A412/B₁438, A453/B₁488, *Ph. B. Er. ...* 同上书, 1, 43 等等。 - [7] *LU II/2*, A551/B₂79. - [8] Ms. F I 19, 174a. - [9] 参阅: *LU II/2*, A568/B₂96. - [10] 参阅“本真表象与非本真表象”条目以及: *Ph. B. Er. Hua XXIII* (Den Haag 1980) 139f. - [11] *LU II/1*, A447/B₁479. - [12] 参阅: *Philos. Arithm. Hua XII* (Den Haag 1970) 3 以及 *Krisis Hua VI* (Den Haag²1962) 182, 210.

- **allgemeine Vorstellung 普遍表象:** [(英) objectivation of a universal]

胡塞尔有时也使用“普遍表象”概念,它基本上与“普遍直观”同义,即意味着对“普遍对象”、“观念统一性”的直观或“关于普遍之物的意识”[1]。它作为“概念表象”而对应于“直观表象”[2]。

【注释】[1] E. Husserl: *LU II/1*, A169/B₁170f. - [2] 同上书, A114/B₁114.

- **bloße Vorstellung * 单纯表象:**

胡塞尔将“客体化行为”的总属一方面划分为“称谓行为”和“论题行为”,另一方面也划分为“信仰的行为”和“变异的行为”[1]。所

谓“变异的行为”，是指在行为质性方面发生的变异，这种变异可以“使任何一个设定的称谓行为过渡为对同一个质料的单纯表象”[2]。在这个意义上，“单纯表象只能是：一个感知，但一个绝对未被纳入的感知，它缺乏与‘这里’的联系，缺乏信仰。另一方面，单纯感知还可以是纯粹想象：它不具有与‘这里’和‘现在’的联系。它缺乏信仰”[3]。换言之，“单纯表象”是一种不带有存在信仰的直观行为。

【注释】[1] E. Husserl: *LU* II/1, A449/B, 481; 这两个划分是相互交叠的：称谓行为可以划分为“信仰的”和“变异的”，论题行为亦是如此。- [2] 同上书, A448/B, 480; 与此相同, 这种变异也可以使任何一个“论题行为”(判断)过渡为对一个论题内容的“单纯理解”(对此还可以参阅“理解”条目下的“单纯理解”子条目)。- [3] *Ph. B. Er. Hua* XXIII (Den Haag 1980) 217.

- **eigentliche und uneigentliche Vorstellung** * 本真表象与非本真表象：

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已经提到“本真表象”与“非本真表象”，并将它们看作是与“直观表象”与“符号表象”同义的概念对应，但未做进一步的展开[1]。在以后的研究手稿中，胡塞尔对“本真表象”与“非本真表象”这对概念进行细致的划分，并因此而提供了对意识行为分类的另一个不同于《逻辑研究》的角度[2]：

“本真表象”或“本真立义”被理解为“直接的直观”，它包括“感知表象”和“想象表象”，更确切地说：

I. “**体现性表象**”(本真的体现性表象)。胡塞尔将它描述为“现在之中的现在”，因为这种表象的客体是现在的，表象的行为也是现在进行的，“行为”与“对象”都是当下的；

II. “**再现性表象**”(本真的再现表象)。这种表象的特征在于，“非现在在现在中被当下化”，换言之，表象行为是当下进行的，但被表象的对象则不是当下的，而是被当下化的。

而“非本真表象”或“非本真立义”则包括“图像表象”和“符号

表象”：

I. “**图像表象**”(真实、严格意义上的图像表象)。它自身还可以划分为：1) 通过体现性的图像，在感知基础上进行的“图像表象”，例如看一张照片或一幅绘画；2) 通过再现性图像，在想象基础上进行的“图像表象”，例如想象一个关于某物的图像。

II. “**象征表象**”，亦即“**符号表象**”，例如对一个符号的感知或想象。

【注释】[1] E. Husserl: *LU II/2*, A665/B₂193. - [2] *Ph. B. Er. Hua XXIII* (Den Haag 1980) 139f.

W

Wahrheit ** 真理：〔(英) truth (日) 真理〕

胡塞尔的“真理”概念与他对现象学的构想处在密切的、相互论证的关系之中。随着胡塞尔现象学观念的不断改变，他的真理观也在他思想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不断的变化，这些变化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a) 在早期的《算术哲学》中，胡塞尔认为，对事实性的计数行为的表象是数字概念形成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逻辑“真理”建基于逻辑判断的行为之中[1]。

b) 但胡塞尔很快便放弃了这个心理主义立场而转向它的对立面。他在《逻辑研究》中对心理主义的批判以一种静态的真理观为前提：“真理本身是超越于所有时间性之上的，就是说，赋予它以时间上的存在、形成或消亡，这种做法是无意义的”[2]。“每一个真理都是……存在于观念的非时间王国中的有效性统一”[3]。真理的观念性和超时性特征在这里得到明确的强调。

c) 在后期的发生现象学研究中，“真理”则进一步获得了发生

的意义。胡塞尔探讨真理意义的历史相对性问题。尽管真理意义在这里被理解为先验主体性的构造物并且内涵于其意向性之中，但真理并不因此而丧失其无限的有效性或“全时性”。换言之，胡塞尔认为真理的历史发生与真理的普全有效性实际上是一致的，认识论的任务同时也可以被理解为“本真的历史任务”[4]。——这个意义上的“真理”概念提供了一个从胡塞尔真理观向海德格尔真理观过渡的可能[5]。

从总体上说，胡塞尔的真理观的特征在于，以较为狭窄的逻辑问题为出发点，然后由此而不断地深入地穿透到一个整体的哲学构想之中。

除此之外需要注意的是，在后期的胡塞尔看来，通常的、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客观真理”“只属于自然—人类的世界生活的观点。它原初产生于人类实践的需求之中，作为一种意图，即在确然性的可能变异面前确证那些作为存在而素朴被给予的东西（在存在确然性中持恒地被预设的对象极）”[6]。

【注释】 [1] 参阅：E. Husserl; *Philos. Arithm.* Hua XII (Den Haag 1970) 335. - [2] *LU I*, A77/B77. - [3] *LU II/1*, A128/B128, A147/B₁47. 在这个时期，胡塞尔具体地赋予“真理”概念以四种含义：1) 对象意义上的“真理”：一个“同一性的状态”，即“被意指之物与被给予之物本身之间的完全一致”；2) 行为意义上的“真理”：一种“观念的状况”、一个从属于行为形式的本质；3) 充盈意义上的“真理”，真理就是原本的感觉材料本身，它构成一个意向的基础；4) 意向意义上的“真理”，真理就是指意向的正确性，例如，一个逻辑定理意义上的判断的“真”[参阅：*LU II/2*, A123/B₂595]。 - [4] *Krisis* Hua VI (Den Haag²1962) 379. 对此，E. Tugendhat 认为，这种真理观虽然与胡塞尔原初的构造理论相符合，但它导致对与同一对象有关的两种“真理方式”(Wahrheitsweisen)的划分，并且可以进一步引出关于真理意义之“真理”的问题[参阅：E. Tugendhat: *Der Wahrheitsbegriff bei Husserl und Heidegger* (Berlin 1967) 251f.]。 - [5] 例如参阅：E. Tugendhat... 同上书，252f. - [6] Husserl: *Krisis*... 同上书，179.

【文献】 E. Tugendhat: 参见：注释[4]。 - G. Patzig: “Kritische Bemerkungen zu Husserls Thesen über das Verhältnis von Wahrheit und Evidenz”，载于：*Neue Hefte für Philosophie* 1

(1971) 12—32.

【相关词】Wahrheitsbegriff 真理概念, Wahrheitsgebiet 真理领域, Wahrheitsgesetz 真理规律, Wahrheitskriterium 真理标准, Wahrheitslehre 真理论, Wahrheitslogik 真理逻辑, Wahrheitsmodi 真理样式, Wahrheitsprinzip 真理原则, Wahrheitsproblem 真理问题, Wahrheitssinn 真理意义.

wahrmachen 使之成真:

“使之成真”是胡塞尔生造的一个词,它相当于他所说的“证实”(bestätigen)。胡塞尔也将它等同于“相应的充实”(adäquat erfüllen)[1]。

【注释】[1] E. Husserl: *LU II/2*, A595/B₂122, A598/B₂126.

Wahrnehmung ** 感知: [(英) perception (法) perception (日) 知觉]

胡塞尔的意向分析表明,“感知”是最具奠基性的意识行为,这也就是说,所有意识行为最终都可以回溯到“感知”之上。但是,首先必须注意的是,“感知”在胡塞尔那里至少具有“感性感知”和“范畴感知”这样一个基本区分,它们分别是指对“实在对象”和“观念对象”的感知[1]。此外,“感知”还可以进一步划分为“内感知”与“外感知”、“内在感知”与“超越感知”、“个体感知”与“普遍感知”、“本己感知”与“陌生感知”等等。当胡塞尔仅仅使用无定语的“感知”概念时,他所指的大都是“感性感知”,而且是通常意义上的“外感知”或“事物感知”[2]。

就这个意义上的“感知”而言,“感知”是第一性的行为,它与“想象”一同构成“直观”的行为类型。而“直观”行为又与“符号”行为一起进一步构成“表象”的行为类型。而后,“表象”再与“判断”一同构成“客体化行为”的类型。最后,与“客体化行为”相对立的是“非客体化行为”类型[3]。整个意识行为的总属据此可以说是由“客体化行为”和“非客体化行为”共同组成的。

在胡塞尔那里,“感知”行为本身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完全一般地说,感知是**原本意识**(Originalbewußtsein)”[4]。“感知”的这个第一性特征主要与它的立义形式有关,即感知性的(perzeptiv)立义形式。胡塞尔认为,所有意识行为要么是原本的行为,要么就是非原本的行为。在感性行为的领域中,“原本性”所标识的是构成一个行为之基础的体现性内容、即感性材料或感觉(Empfindung)。在这个意义上,胡塞尔也将“感知”定义为“对感觉的体验”[5]。

所谓“感知”的原本性是指,“每一个感知都在对其对象进行自身的或直接的把握”[6]。但胡塞尔的分析进一步表明,“感知”的原本性并不是绝对的。在“感知”中真正具有原本性的实际上只是在感知中被体现出来的(präsentiert)那个部分,例如被看到的桌子的正面。而在感知中被共现的(appräsentiert)部分,例如未被看到的,但在感知中一同被给予的桌子的背面,它只是被一同当下化而已,因而并不是本真意义上的“原本性”。因此,“感知”本身实际上是由“原本的”和“非原本的”两个部分所组成的。在这个意义上,“感知”,尤其是外感知,即对事物的感知和对他人的感知,都可以说是“一种不断的伪称,即伪称自己做了一些根据其固有的本质来说无法做到的事情”,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在感知的本质中“包含着一个矛盾”[7],一个与它的“原本性”特征不相符合的东西。

2)“感知是**存在意识**(Seinsbewußtsein),是关于存在着的对象的认识,并且是关于现在存在着……这里存在着的对象的认识”[8]。“感知”的第二个特征规定涉及到“感知”行为所具有的质性:“感知”是一个带有设定性(setzend)质性的行为类型。由于胡塞尔从一开始便深信这样一个规律,在客体化行为的类型之内,每一个设定性的行为都有一个不设定的行为与之相对应,反之亦然[9]。因此,“感知”也会有其不设定的对应行为,也可以经历“质性变异”。胡塞尔

在早期从概念上或是将这种对应行为标志为“单纯感知”[10],或是将它标志为“狭义上的感知”,即“感知表象”[11],在后期则通过发生分析而区分出感知前的“感知趋向”与确切意义上的“感知”本身[12],前者是不设定的,后者是设定性的。“感知表象”、“感知趋向”都意味着一种“不设定的感知”。

因此,尽管胡塞尔在这个问题上时常表现出犹豫不决,但总的说来,“感知”在其第二个特征规定方面也受到一定的限制。

除了对最狭窄意义上的“感知”的分析之外,胡塞尔还对最广泛意义上的各种感知类型进行了细微的本质分析[13];其中包括对自我“在原本显现中的单纯意识到”(Bewußhaben)的“被动性感知”和作为“对对象之主动把握”(Erfassen)的“主动性感知”等等[14]。

对“感知”的本质描述分析是胡塞尔现象学在思想史上所遗留下来的最具影响力的精神遗产之一,这已经成为一个公认的事实。

【注释】[1] 参阅: *LU II/2*, §46. - [2] 胡塞尔本人将感性的“感知”称作“狭义的感知”:“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也可以说,普遍的实事状态被感知到(‘被明察到’,在明见性中‘显现出来’)。在较狭窄的意义上,感知则仅仅涉及个体的,即时间性的存在”(*LU II/2*, A616/B₂144). - [3] 对此较为详细的说明可以参阅“奠基”(Fundierung)条目。 - [4] *Analysen Hua XI* (Den Haag 1966) 4. - [5] *LU II/1*, A360f./B₁381f. - [6] 参阅: *LU II/2*, A617/B₂145. - [7] *Analysen...* 同上书, 3; 胡塞尔在这里所指的虽然仅只是“外感知”,但在进行了一定的修正之后,这个确认对较为广泛意义上的“感知”,亦即“感性感知”、“陌生感知”等等也有效。 - [8] *Ph. B. Er. Hua XXIII* (Den Haag 1980) 286. - [9] 参阅: *LU II/1*, A447f./B₁479f. - [10] 参阅: 同上书, 5. Unters., §27. - [11] 参阅: *EU* (Hamburg 1972) 92. - [12] 同上书, §19. - [13] 对此还可以参阅相关的“个体感知与普遍感知”、“外感知与内感知”、“内在感知与超越感知”、“陌生感知”等等条目。 - [14] 参阅: *EU...* 同上书, §17 等等。

【文献】M. Merleau-Ponty: *Phénoménologie de la perception* (Paris 1945). - H. U. Asemissen: *Strukturanalytische Probleme der Wahrnehmung in der Phänomenologie Husserls* (Köln 1957). - A. Gurwitsch: “Beitrag zur phänomenologischen Theorie der Wahr-

nehmung”,载于: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sche Forschung* 13 (1959) 419—437. - R. Bernet: “Perception as a Teleological Process of Cognition”,载于: *Analecta Husserliana* IX (1979) 119—132. - U. Melle: *Das Wahrnehmungsproblem und seine Verwandlung in phänomenologischer Einstellung. Untersuchungen zu den phänomenologischen Wahrnehmungstheorien von Husserl, Gurwitsch und Merleau-Ponty* (Den Haag 1983). - L. Ni: *Seinsglaube in der Phänomenologie Edmund Husserls* (Dordrecht u. a. 1999).

【相关词】Perzeption 知觉, perzeptiv 知觉性的, wahrnehmbar 可感知的, Wahrnehmen 感知, wahrnehmen 感知, Wahrnehmender 感知者, Wahrnehmungsakt 感知行为, Wahrnehmungsauffassung 感知立义, Wahrnehmungsaussage 感知陈述, Wahrnehmungsausweisung 感知证实, Wahrnehmungsbereitschaft 感知准备, Wahrnehmungserlebnis 感知体验, Wahrnehmungserscheinung 感知显现, Wahrnehmungsfeld 感知领域, Wahrnehmungsgegenstand 感知对象, Wahrnehmungsglaube 感知的信仰, Wahrnehmungsinhalt 感知内容, wahrnehmungsmäßig 合感知的, Wahrnehmungsnoema 感知的意向相关项, Wahrnehmungsnoesis 感知的意向活动, Wahrnehmungsphantasie 感知想象, Wahrnehmungsqualität 感知的质性, Wahrnehmungssingularität 感知的单一性, Wahrnehmungssinn 感知意义, Wahrnehmungstendenz 感知趋向, Wahrnehmungsurteil 感知判断, Wahrnehmungsvorstellung 感知表象, Wahrnehmungszusammenhang 感知联系。

- **adäquate und inadäquate (evidente und nicht-evidente) Wahrnehmung** 相应的(明见的)感知与非相应的(非明见的)感知:** 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提出对“相应感知”与“非相应感知”(也被定义为“明见的感知”与“不明见的感知”)的划分,用它来取代传统的对“内感知”与“外感知”的划分。他认为,在对“相应感知”与“非相应感知”的划分中“包含着人们所寻找的在内感知和外感知之间认识论差异的本质”[1]。“完全可以肯定,内感知和外感知、明见的感知和不明见的感知这两对概念是不相一致的。第一对概念是对物理之物和心理之物的规定,无论人们现在如何来划分它们;第二对概念则带有认识论的基本对立的性质,……它是指在相应性感知与只是误想的、非相应性的感知之间的对立,前者的感知意向仅仅朝向它的真正现前的内容,后者的意向则不是在现前的内容中找到充实,而毋宁说是穿过这个内容去构造一个超越之物

的切身被给予性,这个被给予性始终是单面的和推测性的”[2]。这里的所谓“相应”,是指“被感知的内容”与“感知对象”的相应,或者说,在感知中被感觉到的内容也就是在其中被意指的对象:“感知与被感知之物构成一个无中介的统一”[3]。而在“非相应性感知”中情况则相反,被感觉到的内容与被意指的对象相分离“内容所体现的是一种不包含在它本身之中,但却在它之中‘被展示’的并因此(如果我们只限制在直观之物的范围内)而在某种意义上与它相似的东西,就像感觉颜色与物体颜色在某种意义上是相似的一样”[4]。

【注释】[1] E. Husserl: *LU II/2*, A710/B₂239. - [2] 同上. - [3]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78. - [4] *LU II/2*, A710/B₂239.

- äußere und innere Wahrnehmung * 内感知与外感知:

对“内感知”与“外感知”是传统哲学对感知的基本划分。例如在布伦塔诺那里,“内感知”与“外感知”的区别首先在于明见性:前者是明见的,后者则不是。胡塞尔也将这个意义上的“外感知”和“内感知”分别定义为对物理现象和心理现象的感知[1]。但他认为这种“外感知”与“内感知”的区分不具有认识论的意义[2]。这里的关键在于“内感知”的概念。由于传统意义上的内感知之明见性,例如笛卡尔的“我思”的明见性,实际上是指反思性的内在本质直观的明见性而非心理现象的明见性[3],所以,人们虽然可以说,一个明见的感知只可能是一个内感知,但反过来却不能说,一个内感知必定就是一个明见的感知[4],其原因在于,一方面,在“内感知”中也可以含有非相应的因素,心理现象也可以超越地被感知[5],因而可以是不明见的;另一方面,“外感知”也可以拥有相应的成分,并且在这个意义上可以称作明见的,尽管不是相应明见的[6]。胡塞尔认为,“相应(明见)感知”与“非相应(不明见)的感知”之划分才具有认识论基础性划分的本质[7]。尽管如此,胡塞尔在

此后的研究中始终没有放弃对“内感知”与“外感知”这对概念的使用[8]。

此外,胡塞尔还在另一种意义上使用“内感知”概念,即在“内意识”的意义上。它意味着对意识活动本身之进行的意识到[9]。胡塞尔早期还将这个意义上的“内感知”与“幻想”一同标识为一种“内感性”[10]。

【注释】[1] E. Husserl: *LU II/2*, A699/B₂227. - [2] 参阅:同上书, *Beil.*, 第6节的标题:“因而将对认识论上无意义的内、外感知之对立混同于认识论上基本性的相应感知与不相应感知之对立”(该标题与附录中的其他标题一样只列在逻辑研究第二卷的目录中)。- [3] *LU II/1*, B₁440. - [4] 参阅:同上书, A333/B₁335. - [5] 参阅: *LU II/2*, A704/B₂232. - [6] 同上书, A712/B₂241. - [7] 同上书, A710/B₂239;对此也可以进一步参阅“相应感知与非相应感知”条目。- [8] 参阅: *Analysen Hua XI* (Den Haag 1966) 3ff, *EU* (Hamburg ⁴1972) 66f., 73ff. 等等。- [9] 对此可以进一步参阅“内意识”与“原意识”条目。- [10] 参阅:“Selbstanzeige” zu *LU*, II. Teil, 载于: *LU II/2*, *Hua XIX/2* (The Hague u. a. 1984) 782.

- immanente und transzendente Wahrnehmung** 内在感知与超越感知:

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初次提出并在《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中详细论述的对“内在感知”与“超越感知”之划分,虽然与“内感知”与“外感知”的划分相平行,但并不完全相合[1]。所谓“超越感知”,是指意向地朝向意识之外客体的感知:被感知的对象不被感知为包含在自身之中的对象:感知所感知的对象是超越出意识之外的客体[2]。而“内在感知”在胡塞尔现象学中则是指一种只具有内意向朝向的感知:这种感知的对象是在意识本身之中直接自身被给予的,在这个对象上没有任何部分或因素是超越出意识之外的:在这里,“感知与被感知之物构成一个无中介的统一”[3]。因此,胡塞尔也将“纯粹内在的感知”等同于“相应的感知”[4]。他认为,真正的“内在感知”只有作为“现象学的反

思”才是可能的[5]。可以说,在日常的感知中,世界是感知的对象。而在内在感知中,日常感知的行为连同作为其对象的世界都成为内在感知的对象,因此,世界可以说是“在”内在感知“之中”。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LU II/2*, A711/B₂240. -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38. - [2] *Ideen I...* 同上书, 78. - [3] 同上. - [4] *LU II/2*, A711/B₂240. 当然,对意识体验之内在性和相应性的强调是胡塞尔先验现象学思维的特征:在早期的描述心理学中,例如在《逻辑研究》第一版(1900/01年)中,胡塞尔还认为,“人们可以感知根本不存在的本己体验”(LU II/2, A713),因而所谓内感知(实际上是内在感知)可以是虚假的. - [5] *Ideen I...* 同上书, 78.

- individuelle und allgemeine Wahrnehmung * 个体感知与普遍感知:

“普遍感知”在胡塞尔现象学中意味着“对普遍之物的感知”[1],也就是作为现象学基本方法的“本质直观”;而“个体感知”则意味着传统哲学对感知的理解:对个体、感性之物的感知。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LU II/2*, §52.

- setzende und nichtsetzende (bloÙe) Wahrnehmung * 设定性感知与不设定的(单纯的)感知:

胡塞尔在总体上将“感知”定义为“存在意识”[1]。这个规定涉及到感知行为的质性:它是一种带有对其对象之存在与否的设定。因此,“感知”原则上是“设定性的感知”。但胡塞尔在这个问题上有过长时间的动摇:感知是否只能具有唯一的一个质性,即设定的质性或具有存在设定的质性,或者,是否也存在着一种不具有存在设定的感知,即“不设定的感知”[2]。胡塞尔在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中所表现出来的这些动摇不定实际上关系到他本人在《逻辑研究》中所提出的意识行为的本质规律:所有客观化的行为都可以划分为具有存在设定的和不具有存在设定的意识行为,这两种行为是

相互对应的;就是说,只要有一个设定的行为,那么必然就有一个不设定的行为与它相对应[3]。胡塞尔在后期《经验与判断》的发生现象学分析中才提供了对这个问题作最终回答的可能性:广义上的感知可以区分为“感知”和“感知趋向”,前者必然是“设定性的”,而后者则可以是“不设定的”。在这个意义上,“不设定的感知”意味着“感知趋向”的特征[4]。

【注释】[1] E. Husserl: *Ph. B. Er. Hua XXIII* (Den Haag 1980) 286. - [2]对这个问题的详细说明可以参阅:倪梁康,《现象学及其效应》(北京,1995年)页56—61。 - [3] 参阅: *LU II/1, A447f./B₁479f.* - [4] 参阅: *EU (Hamburg⁴1972) 1. Kapitel*;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说明可以参阅“感知趋向”与“感知表象”条目。

【文献】L. Ni;参见:注释[2]。

- *Phänomenologische Wahrnehmung* 现象学的感知:

“现象学的感知”这一概念在胡塞尔那里出现较少,它基本上与“现象学的反思”同义。在《逻辑研究》和《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中,现象学的反思意味着“相应感知”或“内在感知”[1]。此后胡塞尔又在术语上做了修改:“本质性的东西首先不在于相应性,而在于现象学的还原和执态。现象学的感知关系到这个还原的纯粹现象,在现象学感知中被感知到的东西在客观空间中**没有位置,但在客观时间中也没有位置**。没有任何超越的东西被一同设定:这个纯粹现象是一个纯粹绝然的此物,一个绝对的被给予性和无疑性”[2]。

【注释】[1] E. Husserl: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168 u. *Erste Philos. II, Hua VIII* (Den Haag 1959) 109. 也可以参阅“反思”条目以及该条目下的“现象学反思”子条目。 - [2] *Logik u. Erkenntn. Hua XXIV* (Dordrecht u. a. 1984) 371.

【文献】R. Bernet/I. Kern/E. Marbach: *Edmund Husserl: Darstellung seines Denkens* (Hamburg 1989) 59.

Wahrnehmungsglaube * 感知信仰: [(英) perceptual belief]

“感知信仰”是指在感知行为中对感知对象之存在的设定。胡塞尔在早期的意向分析没有能够得出对此有把握的确定:“感知信仰”是否是感知行为中不可或缺的本质因素[1]。通过后期的发生分析,胡塞尔最终得出结论:“感知信仰”并不出现在作为“对原本显现的单纯意识到”的感知行为中,而仅只出现在“对对象的主动性把握中”[2]。对“感知信仰”的分析构成感知现象学中的重要环节。以后的梅洛-庞蒂在这个问题上做了进一步的展开。他认为,“感知信仰”是自然科学的前提,但自然科学并没有澄清这个前提[3]。

【注释】[1]参阅“感知”条目中的第2点。- [2] E. Husserl: *EU* (Hamburg⁴1972) 83. - [3] M. Merleau-Ponty: *Le Visible et l'Invisible* (Gallimard 1964); Deutsch: *Das Sichtbare und das Unsichtbare* (München²1994) 31ff.

【文献】M. Merleau-Ponty: 参见:注释[3]。

Wahrnehmungstendenz * 感知趋向:

“感知趋向”这一概念虽然在胡塞尔思想发展的早期也出现,但这时的“感知趋向”仅只意味着“信仰趋向”(Glaubenstendenz),即对存在的信仰趋向[1]。在胡塞尔后期的发生现象学分析中,“感知趋向”概念获得了重要的意义。

狭义上的“感知趋向”被胡塞尔用来描述真正意义上的“感知”形成之前的“朝向感知的趋向”[2]。这种感知不是真正的感知,因为它还没有朝向对象,不带有对对象的兴趣,不带有对对象的存在信仰,但真正意义上的“感知”、“正常的感知”便恰恰是由这种“感知趋向”所“激活”的[3]。

而广义上的“感知趋向”则意味着一个将“感知”本身包含在自身之中,因而比真正意义上的“感知”更为宽泛的概念[4]。整个感知过程,从“感知前的趋向”,到“单纯的瞄向”,再到“意向的初步

充实”以及“进一步充实”，在这个意义上都属于“感知趋向”的范畴，属于“感知趋向”的连续、统一增长过程[5]。

【注释】[1] E. Husserl: *LU II/1*, A416/B₁444. - [2] *EU* (Hamburg ⁴1972) § §17—20. - [3] 同上书, 90. - [4] 同上书, 87. - [5] 参阅: 同上书, 85.

【文献】D. Welton: “Husserl’s genetic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载于: *Research in phenomenology* 12 (1982) 59—83.

Wahrnehmungsvorstellung 感知表象:

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用“感知表象”来标识狭义上的感知[1]。广义的感知具有“原本意识”和“存在意识”这样两个本质特征，而“感知表象”仅仅意味着一种“原本意识”，一种“知觉性的臆想”[2]，或者说，一种无存在设定的“感知”。但在此之后，胡塞尔便放弃这一看法，也不再使用“感知表象”的概念。

【注释】[1] E. Husserl: *LU II/1*, 5. Unters., §27, “Das Zeugnis der direkten Intuition. Wahrnehmungsvorstellung und Wahrnehmung”. - [2] 同上书, A416/B₁444.

Welt ** 世界: [(英) world (法) monde (日) 世界]

“世界”在胡塞尔现象学中所具有的基本含义是意识生活的相关者。它意味着一个普全的(universal)现象,亦即普全描述的对象。

胡塞尔对“世界”现象的研究与分析至少具有双重意义: 这种研究不仅有助于澄清和深化在具体科学中出现的世界概念, 而且也有助于对古代哲学之世界问题的重新理解和解释。

早在《逻辑研究》(1900/1901年)和《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1913年)期间, 胡塞尔就已经从两个方面进行着与世界问题有关的研究(尽管在这种研究中并没有明确地将“世界”概念本身称作课题):

一方面, 胡塞尔在对感知的具体分析中涉及世界问题, 即涉及到被感知事物的世界性结构: 任何一个事物都不会是孤立地被感

知到的,而是始终在一个背景视域中显现出来,这个背景又具有空间和时间的延展。也就是说,一个事物具有一个视域,这个视域又具有进一步的视域,如此类推[1]。胡塞尔由此而从对个别事物感知的分析中得出一个总体结构,他在后期也将这个视域性结构称之为“普全视域”(Universalhorizont)、“总体视域”或“世界视域”[2];它具有世界的功能和规定:它是所有可经验的个别实在的视域,即所有经验的总体视域。**世界的基本结构**在这个意义上被定义为“**所有已知性和未知性的结构连同其所属的贯穿的相对性以及同样贯穿的对不确定的普遍性和确定的特殊性的相对划分**”[3]。

另一方面,现象学的还原也与世界问题密切相关;在这个关系中还可以找到胡塞尔本人在1924年以后仍然不断详尽而深入探讨世界问题的动机。将世界视为普全视域的看法在胡塞尔向现象学还原突破的过程中获得了重要的意义。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要求通过现象学的还原排斥自然观念,反思地面对“被意指之物”本身。如果每一个个别的感知都具有其视域,并且——就像意向分析所表明的那样——如果对个别意向对象的否定并不会导致对其总体背景视域的否定,那么现象学还原所要悬搁的就不仅是在感知被构造的意向对象连同其信仰设定,而且也要搁置与这个对象一同被给予的背景视域及其存在设定。胡塞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强调对“自然观点总命题”或“自然观点世界”的排斥[4]。世界在这里被定义为“**任何一个对个别对象之经验的普全信仰基地**”,它“**作为存在的世界是所有判断活动的、所有投入的理论兴趣的在先被给予性,这种在先被给予性是普全的、被动的**”[5]。因此,人所具有的所有天生的和习得的习性都是建立在世界信仰的基地之上。就此而论,对“自然观点世界”的中止判断是先验现象学还原区别于其他中立性变异(包括心理学还原)的一个关键点。

自二十年代以后,随着胡塞尔对现象学还原问题的研究深入,世界概念在他那里也获得了更为具体的、而且各不相同的内涵。

由于先验现象学将世界看作是意识构造的产物,因此对于胡塞尔来说很显然,对世界的真正理解就意味着:回到世界本身在意识成就中的起源,从这个起源出发来理解世界。换言之,现象学者必须排斥自然科学对自在世界的“客观”解释,回溯到前科学的“主观”经验世界,即“生活世界”之上。相对于自然科学的世界而言,生活世界是直接、原初的被给予性,它构成所有科学规定的根本基础[6]。自然科学的世界本身仅仅是从生活世界中发展出来的诸多世界类型之一,尽管是一个在当代占主导地位的类型。

由此出发,胡塞尔一方面对精确的自然科学方法的起源展开历史和系统的研究,分析并揭示在这种方法中进行的“理想化”(Idealisierung)[7]过程的意义;另一方面,他对“生活世界”的各种类型进行分析,指明在其中所包含的各种类型特征,如“家乡世界”(Heimwelt)、“陌生世界”(Fremdwelt)[8]等等。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LU* II/1, 3. Unter.; “Zur Lehre von den Ganzen und Teilen”. - [2] *EU* (Hamburg⁴1972) 30f. - [3] 同上书, 33. - [4]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27ff. - [5] *EU*... 同上书, 23, 26. - [6] 对此可以进一步参阅“生活世界”条目。 - [7] 参阅: *Krisis* Hua VI (Den Haag²1962) 48ff.; 对此还可以进一步参阅“理想化”条目。 - [8] 参阅: 同上书, 18ff., 105ff., 349ff.; *CM* Hua I (Den Haag²1963) §§55f.; 对此可以还进一步参阅“陌生世界”、“家乡世界”条目。

【文献】L. Landgrebe: “Welt als phänomenologisches Problem”, 载于: *Der Weg der Phänomenologie* (Hamburg²1967) 41—62. - K. Schuhmann: *Die Fundamentalbetrachtung der Phänomenologie. Zum Weltproblem in der Philosophie Edmund Husserls* (Den Haag 1971). - G. Brand: *Welt, Ich und Zeit. Nach unveröffentlichten Ms. Edmund Husserls* (Den Haag 1955). - St. Strasser: “Der Begriff der Welt in der phänomenologischen Philosophie”, 载于: *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en* 3 (1976) 151—179. - K. Held: “Die Endlichkeit der Welt. Phänomenologie im Übergang von Husserl zu Heidegger”, 载于: B. Niemeyer (Hrsg.): *Philosophie der Endlichkeit* (Würzburg 1992); ders.: “Heimwelt, Fremdwelt, die eine Welt”, 载于: *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en* 24/25 (1991) 305—337. - E. Fink: “Welt und Geschichte”, 载于: H. L. Van Breda/J. Taminioux

(Hrsg.): *Husserl et la Pensée Moderne/Husserl und das Denken der Neuzeit* (Den Haag 1959) 143—159. — T. E. Klein: *The world as horizon. Husserl's constitutional theory of the objective world* (London 1977). — M. Köppel: *Zur Analyse von Husserls Welt-Begriff* (Diss. Zürich 1977).

【相关词】Weltall 世界大全, Weltanschauung 世界观, Weltapperzeption 世界统觉, Weltbewußtsein 世界意识, weltbezogen 与世界相关, Weltbezogenheit 世界相关性, Weltboden 世界基地, Welterfahrung 世界经验, Weltgeltungsgemeinschaft 世界有效性的共同体, Weltgrund 世界根据, Welthorizont 世界视域, Weltintention 世界意向, weltlich 世界性的, Weltlichkeit 世界性, Weltobjekt 世界客体, Weltvorstellung 世界表象, Weltwahrheit 世界真理, Weltzeit 世界时间。

Weltbewußtsein 世界意识: [(日) 世界意识]

“世界意识”是“世界”的相关项,它意味着“所有可经验的个别实在之物的视域”,它的基本结构也就是世界的结构,即“所有已知性和未知性的结构连同其所属的贯穿的相对性以及同样贯穿的对不确定的普遍性和确定的特殊性的相对划分”[1]。在这个意义上,“世界意识”与“世界”之间的关系类似于“时间意识”与“时间”之间的关系[2]。但“世界意识”在胡塞尔术语中还有另一层含义,即意味着“在信仰确然性样式中的意识”[3];更确切地说,它是关于一个统一“世界”之存在的确然性信仰。

【注释】[1] E. Husserl: *EU* (Hamburg 4 1972) 33; 较为详细的说明还可以参阅“世界”与“世界视域”条目。— [2] 参阅“时间(时间意识)”条目。— [3] *EU*... 同上书, 25.

Welthorizont * 世界视域: [(日) 世界地平]

胡塞尔的现象学分析表明,每一个经验都具有其经验视域;这意味着;从被经验的对象来看,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性,或者说,从经验着的自我来看,存在着这样一种权能性(*Vermöglichkeit*),即:通过在时间和空间上对视域的不断获得、不断积累和不断扩展,一个在时间和空间上连续伸展的“一个关于同一之物的唯一的、开放无限

的经验”，亦即在历史和现实世界意义上的“世界视域”可以对我显现出来[1]。因此，意识结构的“视域性”（Horizonthaftigkeit）是个体的和交互主体的“世界视域”得以产生的根本原因。通过这个可变化的、但始终一同被设定的世界视域，世界的命题才获得其本质的意义[2]。换言之，我们视之为客观自在的世界本质上是建立在我们主观的世界视域的基础之上：“每一个世界性的（weltlich）被给予性都是在一个视域的如何之中的（im Wie des Horizontes）被给予性，在视域中还隐含着进一步的视域，而且，这些视域作为世界性的被给予之物最终都会带有一个世界视域并因此作为世界性的而被意识到”[3]。这个由主体构造出来的并且始终与主体有关的“世界视域”也被胡塞尔称作“生活世界”，它是所有客观世界的奠基。这样，现象学的世界概念与客观科学的世界概念便在某种程度上形成对立。

【注释】[1] E. Husserl: *EU* (Hamburg 4 1972) 27. - [2]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 3 1976) §47. - [3] *Krisis Hua VI* (Den Haag 2 1962) 267; 在这个意义上, H. - G. 加达默尔认为, 胡塞尔的“这个无所不包的世界视域是通过意向性而被构造出来的”[H. - G. Gadamer: *Hermeneutik I. Grundzüge einer philosophischen Hermeneutik* (Tübingen 1986) 251]; E. 芬克对此也持同样的观点, 他认为, 在胡塞尔那里, “世界本身被理解为各种被构造的对象所具有的被构造的视域”[E. Fink: “Welt und Geschichte”, 载于: H. L. Van Breda/J. Taminioux (Hrsg.): *Husserl et la Pensée Moderne/Husserl und das Denken der Neuzeit* (Den Haag 1959) 150].

【文献】E. Fink: “Bewußtseinsanalytik und Weltproblem”, 载于: *Nähe und Distanz. Phänomenologische Vorträge und Aufsätze* (Freiburg/München 1976) 280—298.

Weltnegation/Weltvernichtung * 对世界之否定/对世界之毁灭:

胡塞尔所说的“对世界之否定”或“毁灭”[1]是现象学还原的术语, 它意味着在先验现象学的还原中将事物世界的有效性判为无效, 加括号并悬搁起来[2]。在这种“对世界之毁灭”以后作为“现象学剩余”而留存下来的是绝对意识[3]。这种做法的结果表明,

意识的存在并不依赖于世界的存在,因而是一种绝对的存在;而世界的存在则反过来要依据意识的存在才能成立[4]。

【注释】[1] 参阅:E. Husserl: *Erste Philos.* II, Hua VIII (Den Haag 1959) 93 以及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49. - [2] *Ideen I...* 同上书, 104. - [3] 同上。 - [4] 同上。

Wert ** 价值: [(英) value (法) valeur (日) 价值]

“价值”这一术语最初由洛采(H. Lotze)引入,此后成为哲学概念。它原则上是一个与“真理”相平行的范畴。

胡塞尔本人在《逻辑研究》中强调,对客体之“价值”进行评价的行为(非客体化行为)在逻辑上首先要奠基于制造客体的行为(客体化行为)之中[1],换言之,“认之为有价”(评价:wert-nehmen)必须以“认之为真”(感知:wahr-nehmen)作为基础。“价值”在这里是指某个客体的价值。客体是价值的载体或基质,价值是客体的质料或属性。在客体形成之前,价值不可能成立。

但在随后的《内时间意识现象学讲座》中,价值便已经被胡塞尔看作是一个观念的、超时间的东西:“一个价值不具有时间位置。一个时间客体可以是美的、可爱的、有用的等等,而且可以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中是这样的。但美、可爱等等却并不具有在自然中和时间中的位置。它们不是在当下拥有或当下化中的显现者。”[2]而在《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中,胡塞尔更是明确地将“价值”定义为“评价行为的完整意向相关项”[3]。“价值”在这里实际上已被理解为对象本身。

“价值”概念所具有的这种双重含义在关于伦理学和价值学的讲座中进一步体现出来。胡塞尔在这些讲座中强调在形式逻辑学与形式价值学之间的本质相似性以及客体化行为与非客体化行为之间的结构相似性。他原则上试图将对客体化行为结构的出色分析也转用在非客体化行为结构的本质分析之中[4]。因此,

在对“价值构造”的描述分析中,胡塞尔也区分在评价行为中的行为、内容与对象,以及作为行为内容的质料与作为行为样式的质性。与客体化的行为不同,内容在评价行为中是指被赋予一个对象的价值(也被称作评价的质料),对象在这里意味着被评价的、被赋予价值的对象。但胡塞尔在这里已经感觉到了在“价值”概念上存在着的问题:“我们在这里可惜没有一对与真理和谬误完全相符的语词。‘价值’一词是多义的;当我们对象称作有价的时以及当我们质料称作有价的时,‘价值’的含义是各不相同的”[5]。也就是说,在理论理性的领域中,真理或定理与质料有关,而对象或事态则与存在有关。但是,在价值论的领域中,“价值”可以既是指具有价值的对象,也可以是指价值本身;它既具有评价定理的意义,也具有评价事态的意义[6]。

除此之外,在后期的《经验与判断》中,胡塞尔在分析经验或感知的被动发生时还在另一种意义上使用“价值”概念:“价值”和“无价值”在这里指的是引发自我对对象之兴趣并导致自我朝向对象的东西[7]。因而这个意义上的“价值(感觉)”在发生上要先于“客体化意向”。这个观点与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对客体化行为与非客体化行为之奠基关系的确定不完全一致,并且它在一定程度上接近于海德格尔和后期梅洛-庞蒂的立场。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LU II/1*, A459/B₁494. - [2] *Zeitb. Hua X* (Den Haag 1966) 98. - [3]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37. - [4] 参阅: *Ethik Hua XXVIII* (Dordrecht u. a. 1988) §§3, 5, 等等. - [5] 同上书, 89, Anm. 1. - [6] 同上书, 90f. - [7] 参阅: *EU* (Hamburg⁴1972) 91.

【文献】A. Roth: *Edmund Husserls Ethische Untersuchungen. Dargestellt anhand seiner Vorlesungsmanuskripte* (Den Haag 1960). - U. Melle: “Objektivierende und nicht-objektivierende Akte”, 载于: S. Ijsseling (Hrsg.): *Husserl-Ausgabe und Husserl-Forschung* (Dordrecht u. a. 1990) 35—50. - G. Funke: “Kritik der Vernunft und ethisches Phänomen”, 载于: *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en* 9 (1980) 33—89. - Ch. Spahn: *Phänomenologische Handlungstheorie. Edmund Husserls Untersuchungen zur Ethik*

(Würzburg 1996).

【相关词】Wertcharakter 价值特征, Wertbestimmung 价值规定, Wertewelt 价值世界, Wertfreiheit 无价值, Wertganzes 价值整体, Wertgegebenheit 价值被给予性, Wertgesetz 价值规律, Wertkonstitution 价值构造, Wertlehre 价值学, wertlich 价值的, Wertobjektivation 价值客体化, Wertobjektivität 价值客观性, Wertproduktion 价值创造, Wertregion 价值区域, Wertsachverhalt 价值事态, Wertsatz 价值定理, Wertsteigerung 价值增长, Wertsummation 价值总和, Wertvergleichung 价值比较, Wertverhalt 价值状态.

Wertlehre * 价值学:

从术语上看,胡塞尔在其伦理学的研究中完全等义地使用源于希腊文的“价值论”概念和德文的“价值学”(Wertlehre)概念。他在伦理学讲座中所探讨的基本问题是关于评价、意愿、行为中的理性的问题。因此,“价值论”的问题包含在最宽泛意义上的伦理学领域中[1]。从意向活动与意向相关项两个方面看,价值学至少应当包含两个方面的中心内涵:价值现象学与价值认定的现象学。与它相并列的是实践论(Praktik),亦即意志与意愿的现象学。

胡塞尔的价值论观点建立在他的一个坚定信念的基础上,即:在逻辑学、伦理学“价值论”之间存在着结构上的相似性。“价值论”是逻辑学的相似物[2]。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Ethik* Hua XXVIII (Dordrecht u. a. 1988) §3, 5, 等等。 - [2] 参阅: 同上。

【文献】U. Melle: “Einleitung des Herausgebers”, 载于: Husserl: *Ethik* Hua XXVIII (Dordrecht u. a. 1988) XIII—XLIX.

Wertnehmen * 价值认定: [(日) 价值知觉]

“价值认定”的概念是胡塞尔在其价值论和伦理学分析中根据“感知”(wahrnehmen)概念生造的语词,他仅仅在手稿中运用这一极具特色的概念[1]。胡塞尔认为,在形式逻辑学与形式价值学之间的本质相似性以及客体化行为与非客体化行为之间的结构相似

性[2]。这种相似性例如也表现在对客体和对客体之价值的认知方面:所谓“价值认定”,是指对客体之“价值”的直接原本把握,就像“感知”是对客体自身的原本把握一样。在这个意义上,“价值认定”也可以被译作“认之为有价”,而“感知”也可以被译作“认之为真”。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Ms. A VI 8 I, 88a. - [2] 参阅: *Ethik Hua XXVIII* (Dordrecht u. a. 1988) §3, 5 等等。

【文献】A. Roth: *Edmund Husserls Ethische Untersuchungen. Dargestellt anhand seiner Vorlesungsmanuskripte* (Den Haag 1960). - U. Melle: “Objektivierende und nicht-objektivierende Akte”, 载于: S. IJsseling (Hrsg.): *Husserl-Ausgabe und Husserl-Forschung* (Dordrecht u. a. 1990) 35—50.

【相关词】Bewertung 评价, Für-wert-Halten 认之为有价, wertachten 价值关注, Wertabsorption 价值吸收, Wertachtung 价值关注, werten 评价, Werten 评价, wertend 评价的, werthalten 价值认定, Werthaltung 价值认定, Wertheit 价值性, Wertkomponente 价值成分, wertnehmen 价值认知, Wertnehmung 价值认定, wertschätzend 价值估定, Wertschätzung 价值估定, Wertsetzen 价值设定, Wertung 评价, Wertungssinn 评价意义, Werturteil 价值判断, Wertvergleichung 价值比较。

Wesen ** 本质: [(英) essence (法) essence (日) 本质]

在《逻辑研究》发表之后,胡塞尔发现,他在其中所运用的“理念”概念常常受到误解,因此,在《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中,为了将一般的“本质”概念纯粹地区分于康德的“理念”(Idee)概念,胡塞尔进行了术语上的更动:“我启用在术语上尚未被用滥的外来语‘埃多斯’以及德语‘本质’,后者依然带有一些虽不危险,但时常令人恼怒的歧义”[1]。此外,“本质”在胡塞尔那里又被划分为“形式本质”与“质料本质”[2]。

【注释】[1] E. Husserl: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Einleitung”. - [2] 同上。

【文献】J. J. Meister: *Wesen und Bewußtsein. Untersuchung zum Begriff des Wesens und der Wesensschau bei Edmund Husserl* (Diss. München 1967).

【相关词】Wesenhaftigkeit 本质性, Wesenheit 本质性, Wesenlosigkeit 无本质性,

Wesensabwandlung 本质变化, wesensallgemein 本质普遍的, Wesensallgemeinheit 本质普遍性, Wesensanalyse 本质分析, Wesensanschauung 本质直观, Wesensart 本质类, Wesensaussage 本质陈述, Wesensbedingung 本质条件, Wesensbegriff 本质概念, Wesensbestand (aus) 本质存在 (本质组成), Wesensbeziehung 本质关系, Wesenseigenheit 本质本己性, Wesenseigenschaft 本质特性, Wesenseinsicht 本质明察, Wesenserfassung 本质把握, Wesenserforschung 本质研究, Wesenserkenntnis 本质认识, Wesenserschauung 本质观视, Wesensfassung 本质理解, Wesensform 本质形式, Wesensforschung 本质研究, Wesensgattung 本质属, Wesensgegebenheit 本质被给予性, Wesensgehalt 本质内涵, Wesensgemeinschaft 本质共同体, Wesensgesetz 本质规律, wesensgesetzlich 本质规律的, Wesensgesetzlichkeit 本质规律性, Wesensgesetzmäßigkeit 本质规律性, Wesensgestalt 本质构形, wesensgleich 本质相同的, Wesensgrund 本质根据, Wesenslage 本质状况, Wesenslehre 本质学说, wesensmäßig 合本质的, Wesensmöglichkeit 本质可能性, Wesensnotwendigkeit 本质必然性, Wesenssachverhalt 本质事态, Wesensschau 本质直观, Wesensschauung 本质直观, Wesenssein 本质存在, Wesenssphäre 本质领域, Wesensstruktur 本质结构, Wesensstudium 本质研究, Wesenstatsache 本质事实, Wesenstypus 本质类型, Wesensumgrenzung 本质划定, Wesensurteil 本质判断, Wesensverhalt 本质状态, Wesenswahrheit 本质真理, Wesenszusammenhang 本质联系, wesentlich 本质的, Wesenswissenschaft 本质科学。

- intentionales Wesen * 意向本质:

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将意识行为的“意向本质”理解为“质料与质性的统一”：“在我们看来，质性 (Qualität) 和质料 (Materie) 是一个行为的极为重要的、因而永远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所以，尽管这两者只构成一个完整行为的一个部分，我们把它们称之为行为的意向本质仍然是合适的”[1]。

【注释】[1] E. Husserl: *LU II/1*, A391f./B,417; 对此还可以进一步参阅“质性”、“质料”条目。

- bedeutungsmäßiges Wesen 合含义的本质:

“合含义的本质”是“意向本质”的一种：“只要涉及到那些在表述

时作为或可以作为赋予含义的行为而起作用的行为……我们就应尤为特别地谈及行为的‘合乎含义的本质’。对这个本质的观念化抽象产生出在我们观念意义上的含义”[1]。

【注释】[1] E. Husserl: *LU II/1*, A392/B₁417.

Wesensallgemeinheit * 本质普遍性：〔(英) eidetic universality〕

“本质真理”在胡塞尔那里具有不同的普遍性程度，它们既可以与个体的本质有关，也可以与普遍的本质有关[1]。而普遍的本质也被胡塞尔称作“本质普遍性”。这种普遍性不同于“事实的普遍性”或“经验的普遍性”。前者具有“绝然的明见性”并且是“本质必然性”的相关项[2]，后者只意味着“断然的普遍性”。从后者向前者的方法论过渡也被胡塞尔标识为“本质还原”[3]。

【注释】[1] E. Husserl: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12. - [2] 同上书, 19. - [3] 同上书, 6.

Wesensschauung * 本质观视：〔(英) seeing an essence (日) 本质观取〕

“本质观视”在胡塞尔的术语中并不完全是“本质直观”的同义词。胡塞尔曾特别说明，他在《逻辑研究》中通常是用“观念化”(Ideation)的概念来标识本原给予的“本质观视”，甚至大都用它来标识相应的“本质观视”。据此可以说，在胡塞尔那里，“观念化”或“本质直观”是包含在“本质观视”范畴中的概念；“本质观视”的概念较之于“观念化”和“本质直观”要更为宽泛，它既可以是指“给出本质的行为”，也可以是指“原本地给出本质的行为”，甚至可以是指“相应地给出本质的行为”[1]，因此，这个概念“包含了所有素朴地和直接地朝向一个本质并且把握和设定这个本质的意识，其中也包括所有‘模糊的’，亦即不再是直观性的意识”[2]。

【注释】[1] E. Husserl: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13. - [2] 同上书, 15, Anm. 1.

Wesensschau (Ideation) * 本质直观:** [(英) seeing (of) an essence (日) 本质观取]

现象学的本质直观(观念直观)[1]概念起源于对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所采用的直观概念的扩展[2]。在个体直观的基础上,一个普遍性意识在“观念化的抽象”中构造起自身,在这个普遍性意识中,这个个体之物的“观念”、它的“普遍之物”“成为现时的被给予”[3]。在这种普遍性意识中,“相对于同一种类的个别因素之杂多性,这个种类本身被看到,并且是作为同一种类被看到”[4]。这种观念、种类——胡塞尔以后也说:这种本质——的被给予不是一种“符号性思维”,而是一种“直观”,一种“对普遍之物的感知”[5]。就其起源而言,本质是一个新型的对象[6],它的存在方式被规定为观念性(全时性)[7]。

由胡塞尔创建的本质直观概念也被舍勒以及哥廷根、慕尼黑现象学学派所接受,它被等同于一般的现象学方法。在舍勒那里,本质直观标志着一种直接的直观,在这种直观中,在将所有设定都忽略不计的情况下,一个实事的本质作为先天而成为自身被给予性[8]。本质直观(观念化)在舍勒的后期还意味着“在某个相关本质区域的例子上一同把握到世界的实质属性和建造形式”[9]。莱纳赫(A. Reinach)[10]和其他人也将本质直观运用于在这个意义上的先天之认识。

在其先验现象学的范围内,胡塞尔本人在“本质还原”[11]的概念下对本质直观加以发展,由此而形成了一个在方法上得到完善和保证的本质直观操作方式;为了在一个自由选择的范例上把握到有关区域的本质,我们需要对这个范例进行“本质的变更”[12]。

【注释】[1] E. Husserl: “Philos. als strenge Wiss.”, 载于: *Logos I* (1910) 316; 参阅: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 1950) 13f. - [2] *LU II/2* (¹1901) Kap. 6. - [3] 同上书, 634. - [4] 同上。 - [5] 同上。 - [6] *Ideen I...* 同上书, 14. - [7] 参阅: *EU* (Hamburg ³1964) 313. - [8] M. Scheler: *Formalismus in der Ethik und die materiale Wertethik* (Bern ⁴1954) 69. - [9] *Die Stellung des Menschen im Kosmos* (³1947) 47. - [10] 参阅: A. Reinach: *Was ist Phänomenologie* (1951) 31, 53. - [11] Husserl: *Ideen I...* 同上书, 6. - [12] 参阅: *Phän. Psych.* Hua IX (Den Haag 1962) 72ff. (U. Claesges)

Wesenswissenschaft (eidetische Wissenschaft) ** 本质科学(埃多斯科学): [(日) 本质学]

“本质科学”在胡塞尔的现象学中意味着一门与本质(埃多斯)有关的科学,它有别于“事实科学”。本质在这里被规定为“一个个体的自身本已存在,作为它的何物现存”[1]。这个“何物”具有一个新型对象的特征[2],它在先天的意义上通过必然性和普遍性而得到突出的标识[3]。任何一门事实科学的基础都在于对个体存在的对象的经验,而本质科学的基础则在于本质直观(本质还原),在这种本质还原中不蕴含任何对个体此在的设定[4]。在事实与本质之不可分性的基础上——每一个个体对象都具有一个本质,反之,每一个本质都有可能的个体与之相符[5]——,事实科学与本质科学的关系得以形成。本质科学完全不依赖于任何事实科学,而反过来,每一门已形成的事实科学都在这样一种意义上依赖于与它相应的本质科学,即:它必然以本质认识为前提并且必然包含本质认识[6]。在胡塞尔的现象学中,所有本体论,无论是形式本体论还是质料本体论,就其特征而言都是本质科学。只要先验现象学以“先验主体性”的本质为对象,那么它本身就也是本质科学[7]。

【注释】 [1] E. Husserl: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 1950) 13. - [2] 同上书, 14. - [3] 同上书, 19. - [4] 同上书, 17. - [5] 同上书, 21. - [6] 同上书, 23. - [7] 同上书, 6; 参阅: *Ideen III*, Hua V (Den Haag 1952) 142.

Wille/Wollen * 意愿/意欲：〔(英) will (法) vouloir (日) 意欲、意欲作用〕

胡塞尔通常将“意愿”等等行为与“情感”行为和“评价”行为一起归入到“非客体化行为”的种属之中。这些行为由于自身不具有构造对象的能力,或者说,自身区分指向对象的质料,因而必须奠基于“客体化行为”之中[1]。

在“意愿现象学”的范围内,胡塞尔区分“最宽泛意义上的意愿行为”、“在通常的、狭义上的意欲”和“否定性的意欲”[2]。在最宽泛意义上的意愿行为之进行中不仅包含着狭义上的意欲:肯定性的意欲(意愿确然性),以及否定性的意欲(意愿非确然性);而且还包含着其他多种与信仰样式有关的因素:例如,在意愿活动进行之前的思考行为;在意愿行为进行中还可以区分尚未活动、但已经决定了的意欲与在活动中将已做的决定付诸实施的意欲等等。

【注释】[1] E. Husserl: *LU II/1*, A459/B₁494; 对此还可以进一步参阅“行为”条目中“客体化行为与非客体化行为”的子条目。- [2] *Ethik Hua XXVIII* (Dordrecht u. a. 1988) 103.

【文献】H. Tietjen: *Fichte und Husserl. Letztbegründung, Subjektivität und praktische Vernunft im transzendentalen Idealismus* (Frankfurt a. M. 1980). - Ch. Spahn: *Phänomenologische Handlungstheorie. Edmund Husserls Untersuchungen zur Ethik* (Würzburg 1996).

【相关词】Willensakt 意愿行为, Willensanalyse 意愿分析, Willensanmutung 意愿猜测, Willensantwort 意愿回答, Willensanspannung 意愿张紧, Willensbegriff 意愿概念, Willensbegründung 意愿论证, Willensentscheidung 意愿决定, Willensfrage 意愿探问, Willensgebiet 意愿领域, Willensgesetz 意愿规律, Willensgrund 意愿原因, Willenslogik 意愿逻辑学, Willensmaterie 意愿质料, Willensmodalität 意愿样式, Willensmotiv 意愿动机, Willensmotivation 意愿动机引发, Willensphänomenologie 意愿现象学, Willensrezeptivität 意愿接受性, Willensrichtigkeit 意愿正确性, Willenssatz 意愿定理, Willenssetzung 意愿设定, Willenssphäre 意愿领域, Willensspontaneität 意愿自发性, Willenszumutung 意愿奢求, Willenszweifel 意愿怀疑。

Wir ** 我们:

胡塞尔用名词的“我们”来指称复数的“自我”或“单子”，它意味着对意义和有效性进行普全构造的复数主体，或者说，它意味着在共同体化中将世界作为多元体系、作为共同体化生活的意向构成物而构造起来的复数主体[1]。“我们”的问题也就是交互主体性的构造问题[2]。

【注释】[1] 参阅：E. Husserl: *Krisis* Hua VI (Den Haag²1962) §54. - [2] 同上书，186, 188。

【相关词】Wir-Akte 我们-行为，Wir-Alle 我们-所有人，Wir-Einstellung 我们-观点，Wir-Subjektivität 我们-主体性，Wir-Synthesis 我们-综合。

Wirklichkeit (wirklich) * 现实性 (现实的): [(英) actuality (法) réalité, réel (日) 现实, 现实性]

胡塞尔在通常情况下将“现实”与“实在”概念同义使用[1]。它们在胡塞尔的现象学术语中意味着：1) 在现象学还原之前外在于意识并与意识相对应的“意识对立面”；2) 在现象学还原之后为意识所构造并内在于意识的“意识相关项”。

【注释】[1] 参阅：E. Husserl: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355；较为详细的说明还可以进一步参阅“实在”条目。

【相关词】Wirklichkeit-als-ob 拟-现实性，Wirklichkeitsanspruch 现实性要求，Wirklichkeitsaussage 现实性陈述，Wirklichkeitsbewußtsein 现实意识，Wirklichkeitsgeltung 现实性的有效性，Wirklichkeitsmodalität 现实性样式，Wirklichkeitsphänomen 现实性现象，Wirklichkeitsverhalt 现实性状态，Wirklichkeitswissenschaft 现实性科学，Wirklich-Sein 现实-存在，Wirklich-Sosein 现实-如在。

Wissen * 知识: [(英) knowledge (法) savoir]

胡塞尔的“知识”概念在双重意义上处在与“信仰”的对立之中：一方面，胡塞尔从古希腊哲学对“知识”(Episteme)与“意见”(Doxa)

之对立划分的角度上来理解“知识”概念,它是“理性”和“哲学”的特征[1]。另一方面,“知识”也与“信念”(Doxa)[2]概念处在对立之中:“知识”意味着“中止信仰:通过知识来扬弃信仰”[3]。

最后还要注意的,胡塞尔有时还在特殊的意义上使用“知识”概念,即将它理解为“对象性的把握”。在这个意义上,被意识到的(bewußt)还并不一定就是被知道的(gewußt),例如意识行为的进行是同时被自身意识到,但它只是在后补的反思中才能被知道[4]。“被知道”在这个意义上又处在与“被意识”的对立之中。

【注释】[1] 参阅: E. Husserl: *Krisis* Hua VI (Den Haag²1962) 70. - [2] 胡塞尔的“Doxa”概念的第二个含义,较为详细的说明可以进一步参阅“意见、信念”条目。 - [3] *Ph. B. Er.* Hua XXIII (Den Haag 1980) 240. - [4] 参阅: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170 以及 *Erste Philos.* II, Hua VIII (Den Haag 1959) 88.

【文献】W. Biemel: “Zur Bedeutung von Doxa und Episteme im Umkreis der Krisis-Thematik”, 载于: E. Ströker (Hrsg.): *Lebenswelt und Wissenschaft in der Philosophie Edmund Husserls* (Frankfurt a. M. 1979) 10—22.

Wissenschaft ** 科学: [(英) science (法) science (日) 学问]

胡塞尔所理解的“科学”从一开始就意味着“客观真理的观念统一”[1],它具有认识论的本质内涵,即对受到绝对论证的认识之追求[2]。这个意义上的“科学”与他所说的“严格意义上的哲学”是同义的。胡塞尔认为,这也与“科学”和“哲学”的起始状况相符合:古希腊是“科学”与“哲学”的诞生地。在此后的发展中,“科学”成为“欧洲文化的特殊特征”[3]。与欧洲人的“科学”或“哲学”概念相比,尽管古代巴比伦人、埃及人、中国人和印度人对此有相应的表述,但它们在内容上仍然可以说是“前科学的”或“非科学的”[4]。“欧洲科学”在胡塞尔那里实际上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之标志。而所谓“欧洲科学的危机”则是指这门科学在自近代以来的发展中偏离其原初的观念,走向客体主义的极端,从而导致内在困境的产生。先验现象学试图回溯到科学观念的起源上,找

到科学的真正基础。在这个意义上,科学可以划分为精确的自然科学与严格的现象学科学,前者在方法上对经验进行理想化,后者则以观念化为其方法特征[5]。与这两种科学相对应的是前科学、非科学的生活世界[6]。

【注释】[1] E. Husserl: *LU* I, A210/B210. - [2] 参阅: *Aufs. u. Vort.* II, Hua XXVII (Dordrecht u. a. 1989) 73. - [3] 同上。 - [4] 同上书, 73f. - [5] *Krisis* Hua VI (Den Haag ²1962) 22f. - [6] 同上。

【文献】A. Pazanin: *Wissenschaft und Geschichte in der Phänomenologie E. Husserls* (Den Haag 1972).

【相关词】Wissenschaftlichkeit 科学性, Wissenschaftsbegründung 科学论证, Wissenschaftsgebiet 科学领域, Wissenschaftsideal 科学理想, Wissenschaftsidee 科学观念, Wissenschaftskritik 科学批判, Wissenschaftslehre 科学学说, Wissenschaftstheorie 科学理论。

Z

Zeichen * 符号: [(英) sign (法) signe (日) 记号]

胡塞尔区分两种意义上的“符号”:通常意义上的“符号”仅仅意味着“指号”(Anzeichen),它包括“标号”(Kennzeichen)、“记号”(Merkzeichen)等等。这个意义上的“符号”一般具有两种功能,一是指示的功能,二是意指的功能[1]。而真正意义上的“符号”概念是指在“符号意识”中的“符号”。它是具有含义的“符号”,意味着一个“表述”所具有的物理方面,例如被说出的语音符号,被写下的语词符号等等。胡塞尔认为,只有当“符号”具有含义,行使意指的功能时,它才进行表述;换言之,只有当“符号”具有含义时,它才可以被称作“表述”[2]。

【注释】[1] E. Husserl: *LU* II/1, A23/B₁23. - [2] 同上。

【相关词】Anzeichen 指号, Bezeichnen 标识, Kennzeichen 标号, Merkzeichen 记号, Schriftzeichen 文字符号, Zeichen 符号。

Zeichenbewußtsein ** 符号意识: [(英) sign-consciousness]

“符号意识”是“符号行为”的同义词[1]。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将所有意识体验划分为“客体化行为”与“非客体化行为”[2]。在客体化行为之内,胡塞尔又在立义形式方面进一步区分“直观行为”与“符号行为”[3]。在《逻辑研究》之后,胡塞尔又从另一个角度将所有表象(或客体化行为)划分为“本真的表象”与“非本真的表象”[4]。“符号意识”在这里属于“非本真表象”。

【注释】[1] 较为详细的说明可以参阅“符号行为”条目。- [2] E. Husserl: *LU II/1*, A459/B₁494:“任何一个意向体验要么本身就是一个客体化的行为,要么就以一个客体化的体验为其‘基础’”。- [3] 参阅:*LU II/2*, A566/B₂94。- [4] 参阅:*Ph. B. Er. Hua XXIII* (Den Haag 1980) 139f.

Zeit/Zeitbewußtsein * 时间/时间意识:** [(英) time, time-consciousness (法) tems, conscience de tems (日) 时间、时间意识]

“时间”在胡塞尔现象学中始终是一个中心课题。胡塞尔对“时间”所做的现象学分析实际上是对“时间意识”的分析,更确切地说,是对单个主体和交互主体的“内时间意识”的分析。

胡塞尔从一开始便注意到“内时间意识”的视域性特征:“每一个体验自身都是一条生成的河流,它本身原初地生产出不变的本质类型;滞留(Retention)和前摄(Protention)的不间断河流通过本身流动着的原真性阶段而得到中介,在原真性的阶段中,体验的活的现在相对于它的‘即将’和‘而后’被意识到”[1]。一个体验的当下的、直接的拥有。它不是通过回忆或期待而被再造、被当下化的东西。例如:我听一首乐曲,这乐曲中的每一个音符都在“原印象”(Urimpression)的意义上被我感知到;这种“听”不同于我对这首乐曲的回忆或想象。但是,我对这首乐曲的听不是一个由各个

间断的、跳跃的音响感知所组成,而是一个连续不断的感知的“体验流”。这是在因为听的感知中不仅包含着一个当下的“原印象”,它构成这个感知的中心,而且还包含着一个在时间上向前和向后伸展着的“视域”,一个以“原印象”为中心的、在这个感知中“一同被意指的”“时间晕”。胡塞尔将体验在时间上向前的伸展称之为“前摄”(Protention)或“即将的视域”(Horizont des Vorhin),而将在时间向后的伸展称之为“滞留”(Retention)或“而后的视域”(Horizont des Nachher)[2]。这是指,每一个感知体验在时间上都有一個向前的期待和向后的保留。当一个体验消失,另一个体验出现时,旧的体验并不是消失得无影无踪,而是作为“滞留”留存在新体验的视域之中。同样,一个更新的体验也不是突然落到新体验中,而是先作为“前摄”出现在新体验的视域之中。对一首乐曲的体验流因而是一个从“前摄”到“原印象”,再到“滞留”的连续过渡过程。新的“即将”随体验的流动不断出现在视域之中;又不断地转变成“当下”,“当下”达到了印象强度的顶峰,并不断变成“而后”;“而后”不断地削弱,最终脱离视域的范围。如果没有这个“视域”,那么我听到的就只会是各种不同的音响而已,一首乐曲的旋律便无法得以形成。“体验”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在时间上连续的过渡,正是因为“视域”在时间上的不断延伸。这里的“即将”、“而后”、“现在”便构成感知体验的“三重体验视域”[3]。由于回忆和想象作为“当下化”(Vergegenwärtigung)的行为是对感知的再造,因此,这个“三重视域”的时间性结构对回忆和想象也有效,就是说,当我们在回忆或想象例如一首乐曲时,回忆或想象的体验也具有时间上的“三重视域”。

在这个意义上形成的视域性时间是世界和自我本身的形式,简言之,是经验着世界的自我生活的形式。

【注释】[1] E. Husserl: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167. -- [2] 同上书, 183. -- [3] 参阅: *Inters.* III, Hua XV (Den Haag 1973) 362.

【文献】G. Brand:“Horizont, Welt, Geschichte”, 载于: *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en* 5 (1977) 14—89. - W. Bröcker:“Husserls Lehre von der Zeit”, 载于: *Phil. nat.* 4 (1957) 374—379. - Gui Hyun Shin: *Die Struktur des inneren Zeitbewußtseins. Eine Studie über den Begriff der Protention in den veröffentlichten Schriften Husserls* (Bern/Frankfurt 1978). - M. Sommer: *Lebenswelt und Zeitbewußtsein* (Frankfurt a. M. 1990).

【相关词】Zeitanalyse 时间分析, Zeitbewußtsein 时间意识, Zeitdauer 时间延续, Zeiteinheit 时间统一, Zeitempfindung 时间感觉, Zeitfeld 时间域, Zeit-Gegenstand 时间-对象, Zeithorizont 时间视域, Zeitlage 时间状态, zeitlich 时间的, Zeitlichkeit 时间性, Zeitmodalität (Zeitmodus) 时间样式, Zeit-Präsenz 时间在场, Zeitstelle 时间位置.

Zeitanalyse ** 时间分析:

“时间分析”在胡塞尔现象学中意味着“一个完全封闭的问题领域”[1]。时间分析的课题是由“内时间意识”构成的[2]。内时间意识是指那个在客观时间中伴随着所有对象经验的、关于这样一种意向活动的意识,在这种意向活动中,在客观时间中的对象作为意向相关项的内涵而被经验到[3]。“内时间意识的原综合”[4],“不应被看作是主动的和分立的综合”[5],它为所有其他的在意识中进行的综合奠定了发生性的基础,也就是说,为所有意识的构造成就奠定了发生性的基础[6]。在这个原综合中进行着两方面的构造:1. 意识流或体验流的内在时间所具有的那种“必然地包含着一个纯粹自我之所有体验的形式”在这个原综合中构造起自身[7];2. 在感性感知中可经验之物的客观时间在这个原综合中构造起自身。对这个构造的意向分析澄清是通过对原印象、滞留和前摄的描述指明而进行的,它们是时间意识的不可再继续还原的原样式,再回忆、前回忆(对未来之物的假设、预测)这样一些较高层次的意识权能性(“我能”)便奠基于此些原样式中[8]。这种指明在方法上之所以可能,乃是因为,在现象学悬搁的进行中,客观时间的视域被加了括号,那些与关于这个视域的意识相联系的成见,即在当下之物、过去之物、未来之物的存在意义方面的成见被判为无效[9]。如果这样一种意识的时间性,即那种意识流

的内在时间在其中构造起自身的意识之时间性也被探问,那么对内时间意识的分析便需要得到彻底的深化,即需要对内在时间也加括号[10]。胡塞尔在其“关于内时间意识现象学的讲座”[11]中已经指明了无绵延的[12]“绝对主体性”[13]的“时间构造流”[14],但他同时说明:“我们还缺乏指称所有这些东西的名称”[15]。在他的后期,胡塞尔将那种进行着最终构造的主体性的时间形式理解为流动的-稳定的“生动当下”,并且试图通过重新进行的时间分析来最终规定,先验现象学在它绝对主体性的陈述中能够达到何种绝然的明见性[16]。胡塞尔本人没有能够再对这些对于理解他的现象学来说具有本质意义的分析进行加工和发表[17]。

【注释】[1] E. Husserl: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 1950) 197. - [2] 同上书, 196f.; *Zeitb.* Hua X (Den Haag 1966) 4ff.; *Analysen* Hua XI (Den Haag 1966) 314ff., 322ff. - [3] *CM* Hua I (Den Haag 1963) 81, 99. - [4] *Ideen I*... 同上书, 292. - [5] 同上。 - [6] *CM*... 同上书, 79ff., 114. - [7] *Ideen I*... 同上书, 200. - [8] *Zeitb.*... 同上书, 35ff. - [9] 同上书, 4ff. - [10] *Ideen I*... 同上书, 198; *Zeitb.*... 同上书, 73ff., 339ff. - [11] 首先由海德格尔发表于: *Jahrbuch für Philosophie und 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 Bd. IX, 1928; 然后以考证版的形式,并附加了补充文字,由 R. Boehm 发表于: *Husserliana* Band X (Den Haag 1966)。关于这些文字的产生史可以参阅 R. Boehm 为这个版本所写的“前言”。 - [12] *Zeitb.*... 同上书, 113. - [13] 同上书, 74. - [14] 同上。 - [15] 同上书, 75. - [16] 同上书, 339ff.; *CM*... 同上书, 62.; *Erste Philos.* II, Hua VIII (Den Haag 1959) 80. - [17] 这些手稿现在集中在卢汶(比利时)胡塞尔文库中,手稿编号为 C。在撰写此条目时,它们已经准备在《胡塞尔全集》中发表。

【文献】G. Eigler: *Metaphysische Voraussetzungen in Husserls Zeitanalyse* (1961). - G. Brand: *Welt, Ich und Zeit. Nach unveröffentlichten Manuskripten Edmund Husserls* (Den Haag 1955). - K. Held: *Lebendige Gegenwart. Die Frage nach der Seinsweise des transzendenten Ich bei E. Husserl, entwickelt am Leitfaden der Zeitproblematik* (Den Haag 1966).
(K. Held)

Zeithorizont 时间视域:** [(英) temporal horizon]

“时间视域”在胡塞尔现象学中是指各种时间性当下化(再-回忆)

和先-回忆)的权能性之活动空间[1]。这种权能性在“内时间意识”或“生动当下”的被动的和连续的原综合中通过连续的滞留性(以及与此相应的前摄性)蕴含构造起自身。在对一个现前对象的现时“兴趣”入睡的同时,这种蕴含使这个对象在过去中的一个不可动摇的同一、个体时间点上[2]“积淀下来”[3]。这种积淀的基础在于,在过去的客体中曾经贯穿着、并且还以滞留的方式继续贯穿着一个现前的领域连同其滞留性的和前摄性的“环境”(“晕”),并且,这种积淀之所以可能,这乃是因为,从它这方面来说,过去的客体可以通过意识而以回忆的方式被再唤起[4]。

【注释】[1] E. Husserl: *CM Hua I* (Den Haag²1963) 82.; 参阅: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 1950) 200. - [2] *Zeitb. Hua X* (Den Haag 1966) 64ff. - [3] *F. u. ir. Logik* (1929) 279f. - [4] *Zeitb. ...* 同上书, 107ff.; *Analysen Hua XI* (Den Haag 1966) 365ff. (K. Held)

Zeitigung (Zeitigen) * 时间化: [(英) to constitute as temporal (日) 时间化]

“时间化”这一概念被胡塞尔用来标识主体性所具有的一种原初性的先验能力或成就(*Leistung*) [1],但这种能力或成就并不仅仅是指对意识对象的构造[2],而且首先意味着“对统一性的获取”[3],这种统一性是指经验着世界的自我生活的统一形式。在这个意义上,胡塞尔强调,“绝对者无非就是绝对的时间化”,自我所能发现的直接流动的原初性就已经是一种“时间化”构造的产物:它意味着“原存在者”(Urseiendes) [4]或“原基地”(Urboden) [5]。

在胡塞尔对“时间化”概念的规定中至少包含着在对象极和自我极两个方面的含义,换言之,在胡塞尔那里可以区分出在意向活动和意向相关项两个方向上的“时间化”:首先,时间化意味着“存在者在时间样式中的构造”[6],这也就是指时间对象和对象类型的构造过程。“时间化”在这里无非就是指在时间中进行的对象

化。一个统一的对象一旦被构造出来,一旦被时间化,它便成为一个原初的统一性,或者说,一个原初的基质(Substrat),并因此而独立于任何自我的主动性;它可以完全被动地被再造(被回忆、被想象)出来。其次,“时间化”在胡塞尔那里也可以是指自我的自身构造过程。这个意义上的“时间化”是自我的“自身时间化”(Selbstzeitigung),它是一个不间断的过程,即自我的不间断的继续追求(Weiterstreben)。但须注意的是,自我的自身时间化构造不同于它对对象的时间化构造;自我的“自身时间化”并不意味着自我被创造出来,而只表明这样一个状态,即:自我只能在一定的自身时间化阶段上得到指明,这大都是在对已被当下化之物的补加反思中,当然也可以在当下的时间化进行中,或是在对将被时间化之物的预先期待中。

此外,胡塞尔还认为,“存在之物以任何方式和在任何阶段上进行的所有构造都是一种时间化,这种时间化在构造系统中赋予存在者的任何特殊意义以其时间形式”[7],因此在这个最宽泛的意义上,观念之物也具有“时间化”的特征,即:“全时的”(allzeitlich)特征[8]。

【注释】[1] E. Husserl: Ms. C 5, 1. - [2] 胡塞尔认为:“任何一种类型的和在任何一阶段上对存在者的构造都是时间化”(Krisis Hua VI (Den Haag²1962) 172). - [3] Ms. C 3 III, 23. - [4] Ms. C 13 III. - [5] Ms. E III 9, 4a. - [6] Ms. C 1, 6. - [7] Krisis, Hua VI (Den Haag²1962) 172. - [8] 对此也可以进一步参阅“全时性”条目。

【文献】K. Held: *Lebendige Gegenwart. Die Frage nach der Seinsweise des transzendentalen Ich bei E. Husserl, entwickelt am Leitfaden der Zeitproblematik* (Den Haag 1966). - K. Wiegand: *Husserls Begriff der Potentialität. Eine Untersuchung über Sinn und Grenze der transzendentalen Phänomenologie als universal Methode* (Bonn 1984) III. Teil.

【相关词】Zeit 时间, zeitlich 时间的, zeitigen 时间化。

Zeitmodus * 时间样式: [(日) 时间样态]

“时间样式”在胡塞尔的术语中被用来指称对象所具有的时间性突

出形态。例如,个体对象的时间样式是“时间性”(Zeitlichkeit),观念对象的时间样式是“全时性”(Allzeitlichkeit)或“超时性”(Überzeitlichkeit)[1]。

【注释】[1] E. Husserl: *EU* (Hamburg⁴1972) 313.

Zuschauer 旁观者: [(英) onlooker (日) 旁观者]

- **uninteressierter Zuschauere/transzendentaler, unbeteiligter Zuschauer** ** 无兴趣的旁观者/先验的旁观者、不参与的旁观者):

[(英) non-participant onlooker (日) 无关心な旁观者]

在胡塞尔的现象学中,“无兴趣的旁观者”被用来指称现象学方法的主体。自然观点中的主体是在多重的兴趣中与他周围的世界发生关系[1]。即使是这个主体所进行的那种从对象本身回溯到它对意识的被给予方式之上的自然反思也伴随着这些兴趣[2]。这些兴趣的基础首先在于对对象的存在与不存在的兴趣,它们在现象学的悬搁中遭到排斥。随之,在所有反思中都发生的“自我分裂”,即反思着的自我与被反思的自我的分裂[3]便在于,反思着的自我成为它的纯粹意识生活的无兴趣的旁观者[4];这个旁观者将所有那些为被反思的自我(自然观点中的自我)所始终感兴趣的执态都排斥出去[5]。由此,纯粹意识及其相关者成为无兴趣旁观者的课题,在这种课题化中,无兴趣旁观者获得了一个“最终的经验立足点和认识立足点”[6]。

无兴趣的旁观者首先是现象学 - 心理学的自身经验的主体[7]。正如纯粹意识在先验还原中经历了意义变化一样——它表明自身是先验主体性——,无兴趣的旁观者也经历了意义变化。他就是在先验现象学中进行着自身认识和自身沉思的先验主体性的本我本身[8]。

【注释】[1] E. Husserl: *Erste Philos.* II, Hua VIII (Den Haag 1959) 99f. - [2] 同上书,

91。 - [3] 同上。 - [4] *CM Hua I* (Den Haag²1963) 15。 - [5] *Erste Philos. II...* 同上书, 92, 97; 参阅: *CM...* 同上书, 73。 - [6] *CM...* 同上书, 15。 - [7] *Phän. Psych. Hua IX* (Den Haag 1962) 294; 参阅: *Krisis Hua VI* (Den Haag²1962)。 - [8] *Krisis...* 同上书, 261; 参阅: *F. u. tr. Logik* (1929) 242。

Zuwendung * 朝向: [(英) advertence (日) 配意]

在胡塞尔的意向发生分析中,“朝向”是指自我对一个对象的清醒的指向:“朝向的进行就是被我们称作自我之清醒(Wachheit)的东西……清醒就是指,将目光指向某物。被唤醒意味着经受一种有效的刺激;一个背景变得‘生动’起来,意向对象从那里出发或多或少地切近自我,这个或那个对象有效地将自我吸引到它自身那里。只要自我朝向对象,它就在对象之旁”[1]。在这个意义上的“朝向”意味着一种素朴的“自我行为”的实际进行,意味着对一个对象的拥有[2],它已属于意识主动性的范畴[3]。在奠基性的(fundierend)行为(客体化的行为,如感知行为、想象行为等等)中,这种“朝向”同时也就是指对这个对象之存在的“执态”[4],意味着“现时性”[5]。但在被奠基的行为(非客体化的行为,例如感情行为、意愿行为等等)中,它仍然有别于对对象的“关注”或“注意”,有别于对对象的“把握”[6];例如,对一个对象之价值的“朝向”并不意味着对这个对象本身的把握或关注[7]。

【注释】[1] E. Husserl: *EU* (Hamburg⁴1972) 83。 - [2] 参阅: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³1976) §28。 - [3] 参阅: *EU...* 同上书, 73f。 - [4] *Ph. B. Er. Hua XXIII* (Den Haag 1980) 463, Anm. 3。 - [5] *Ideen I...* 同上书, §35。 - [6] 同上书, 37。 - [7] 同上。

Zweifel * 怀疑: [(英) doubt (法) doute (日) 怀疑、疑惑]

除了“怀疑”概念所具有的日常意义和传统哲学意义(如笛卡尔的普遍怀疑)之外,胡塞尔还在特殊的意义上使用“怀疑”概念:它被用来指称一种“信仰样式”[1],一种处在“肯定”和“否定”之间的

存在信仰。胡塞尔的意向分析表明[2]:“怀疑”作为一种意识现象所具有的特征就在于,对相同的材料组成,即对相同的感性素材,有两个相互交叠的感知立义发生冲突,例如怀疑一个事物究竟是 A 还是 B,如此等等[3]。与“怀疑”相对应的意向相关项是“可疑存在”[4]。

【注释】[1] 参阅“变式”、“信仰样式”与“确然性样式”条目。- [2] 参阅: E. Husserl: *Analysen Hua XI* (Den Haag 1966) 33f. 以及 *EU* (Hamburg ⁴1972) 99f. - [3] 参阅:同上。- [4]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 ³1976) 240f.

参考引用著作原文、译文

(附简称)

一、胡塞尔原著

1) *HUSSERLIANA*《胡塞尔全集》- EDMUND HUSSERL: GESAMMELTE WERKE, DEN HAAG MATINUS NIJHOFF BZW. DORDRECHT U. A.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CM Hua I (简称)

Band I: *Cartesianische Meditationen und Pariser Vorträge*. Hrsg. von St. Strasser, 1950.

中译本:张宪译。繁体版:《笛卡尔的沉思》,桂冠出版社,台北,1995年。

Idee d. Phän. Hua II (简称)

Band II: *Die Idee der Phänomenologie (Fünf Vorlesungen)*. Hrsg. von W. Biemel, 1950.

中译本:倪梁康译。简体版:《现象学的观念》,上海译文出版社,上海,1986年;繁体版:《现象学观念》,南方出版社,台北,1987年。

Ideen I, Hua III (简称)

Band III/1: *Ideen zu einer reinen Phänomenologie und phänomenologischen Philosophie (Ideen I)*.

Erstes Buch: *Allgemeine Einführung in die reine Phänomenologie*. Text der 1. - 3. Auflage. Neu hrsg. von K. Schuhmann, 1976.

中译本:李幼蒸译。简体版:《纯粹现象学通论》,商务印书馆,北京,1995;繁体版:《纯粹现象学通论》,联经出版公司,台北,1995年。

Ideen I/2, Hua III/2 (简称)

Band III/2: *Dass. Ergänzende Texte (1912—1929)*.

Neu hrsg. von K. Schuhmann, 1976.

Ideen II, Hua IV (简称)

Band IV: *Ideen zu einer reinen Phänomenologie und phänomenologischen Philosophie*.

Zweites Buch: *Phänomenologische Untersuchung zur Konstitution*. Hrsg. von M. Biemel, 1953.

Ideen III, Hua V (简称)

Band V: *Ideen zu einer reinen Phänomenologie und phänomenologischen Philosophie*.

Drittes Buch: *Die Phänomenologie und die Fundamente der Wissenschaften*. Hrsg. von M. Biemel, 1953.

Krisis Hua VI (简称)

Band VI: *Die Krisis der europäischen Wissenschaften und die transzendente Phänomenologie. Eine Einführung in die phänomenologische Philosophie*.

Hrsg. von W. Biemel, 1954.

中译本:张庆熊译。简体版:《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验现象学》(第一、二部分,上海译文出版社,上海,1987年;繁体版:《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验现象学》(第一、二部分),台北,1994年。

Erste Philos. I, Hua VII (简称)

Band VII: *Erste Philosophie (1923/1924)*. Erster Teil: *Kritische Ideengeschichte*. Hrsg. von R. Boehm, 1956.

Erste Philos. II, Hua VIII (简称)

Band VIII: *Erste Philosophie (1924/25)*. Zweiter Teil: *Theorie der phänomenologischen Reduktion*. Hrsg. von R. Boehm, 1959.

Phän. Psych. Hua IX (简称)

Band IX: *Phänomenologische Psychologie*. (Vorlesungen Sommersemester 1925). Hrsg. von W. Biemel, 1962.

Zeitb. Hua X (简称)

Band X: *Zur Phänomenologie des inneren Zeitbewußtseins (1893—1917)*.

(Die Seitenzahlen beziehen sich auf die in Hua III/1 wiedergegebene Paginierung der Erstauflage 1928.) Hrsg. von R. Boehm, 1966.

Analysen Hua XI (简称)

Band XI: *Analysen zur passiven Synthesis*. (Aus Vorlesungs- und Forschungsmanuskripten 1918—1926.) Hrsg. von M. Fleischer, 1966.

Philos. Arithm. Hua XII (简称)

Band XII: *Philosophie der Arithmetik*. (Mit ergänzenden Texten 1890—1901) Hrsg. von L. Eley, 1970.

Intersub. I, Hua XIII (简称)

Band XIII: *Zur Phänomenologie der Intersubjektivität*. (Texte aus dem Nachlaß. Erster Teil: 1905—1920.) Hrsg. von I. Kern, 1973.

Intersub. II, Hua XIV (简称)

Band XIV: *Zur Phänomenologie der Intersubjektivität*. (Texte aus dem Nachlaß. Erster Teil: 1905—1920.) Hrsg. von I. Kern, 1973.

Intersub. III, Hua XV (简称)

Band XV: *Zur Phänomenologie der Intersubjektivität*. (Texte aus dem Nachlaß. Erster Teil: 1905—1920.) Hrsg. von I. Kern, 1973.

Ding u. Raum Hua XVI (简称)

Band XVI: *Ding und Raum*. (Vorlesungen 1907.) Hrsg. von U. Claesges, 1973.

Logik Hua XVII (简称)

Band XVII: *Formale und transzendente Logik. Versuch einer Kritik der logischen Vernunft*. Hrsg. von P. Janssen, 1974.

LU I (简称)

Band XVIII: *Logische Untersuchungen*. Erster Band: *Prolegomena zur reinen Logik*.

Hrsg. von E. Heidegger, 1975.

(Die Seitenzahlen beziehen sich auf die in Hua XVIII wiedergegebene Paginierung der ersten (A) und zweiten (B) Auflage.)

中译本:倪梁康译。简体版:《逻辑研究》,第一卷,上海译文出版社,上海,1994年;繁体版:《逻辑研究》,第一卷,时报出版公司,台北,

1994 年。

LU II/1 (简称)

Band XIX, 1; *Logische Untersuchungen. Zweiter Band: Untersuchungen zur Phänomenologie und Theorie der Erkenntnis. Erster Teil.* Hrsg. von U. Panzer, 1984.

[Die Seitenzahlen beziehen sich auf die in Hua XIX/1 wiedergegebene Paginierung der ersten (A) und zweiten (B) Auflage.]

中译本:倪梁康译。简体版:《逻辑研究》,第二卷/第一部分,上海译文出版社,上海,1998年;繁体版:《逻辑研究》,第二卷/第一部分,时报出版公司,台北,1999年。

LU II/2 (简称)

Band XIX, 2; *Logische Untersuchungen. Zweiter Band: Untersuchungen zur Phänomenologie und Theorie der Erkenntnis. Zweiter Teil.* Hrsg. von U. Panzer, 1984.

(Die Seitenzahlen beziehen sich auf die in Hua XIX/2 wiedergegebene Paginierung der ersten (A) und zweiten (B) Auflage.)

中译本:倪梁康译。简体版:《逻辑研究》,第二卷/第二部分,上海译文出版社,上海,1999年;繁体版:《逻辑研究》,第二卷/第二部分,时报出版公司,台北,1999年。

Arith. u. Geom. Hua XXI (简称)

Band XXI; *Studien zur Arithmetik und Geometrie (1886—1901).* Hrsg. von I. Strohmeier, 1983.

Aufs. u. Rez. Hua XXII (简称)

Band XXII; *Aufsätze und Rezensionen (1890—1910).* Hrsg. von B. Rang, 1979.

Ph. B. Er. Hua XXIII (简称)

Band XXIII; *Phantasie, Bildbewußtsein, Erinnerung. Zur Phänomenologie der anschaulichen Vergegenwärtigungen.* Texte aus dem Nachlaß (1898—1925). Hrsg. von E. Marbach, 1980.

Logik u. Erkenntn. Hua XXIV (简称)

Band XXIV; *Einleitung in die Logik und Erkenntnistheorie. Vorlesung*

1906/07. Hrsg. von U. Melle, 1984.

Aufs. u. Vort. I, Hua XXV (简称)

Band XXV: *Aufsätze und Vorträge (1911—1921)*. Hrsg. von Th. Nenon und H. R. Sepp, 1986.

Bedeutungsl. Hua XXVI (简称)

Band XXVI: *Vorlesungen über Bedeutungslehre*. Sommersemester 1908. Hrsg. von U. Panzer, 1986.

Aufs. u. Vort. II, Hua XXVII (简称)

Band XXVII: *Aufsätze und Vorträge (1922—1937)*. Hrsg. von Th. Nenon und H. R. Sepp, 1989.

Ethik Hua XXVIII (简称)

Band XXVIII: *Vorlesungen über Ethik und Wertlehre (1908—1914)*. Hrsg. von U. Melle, 1988.

Krisis (E) Hua XXIX (简称)

Band XXIX: *Die Krisis der europäischen Wissenschaften und die transzendente Phänomenologie*. Ergänzungsband; Text aus dem Nachlaß 1934—1937. Hrsg. von R. N. Smid, 1993.

Logik u. Wiss. Hua XXX (简称)

Logik und allgemeine Wissenschaftstheorie. Vorlesungen 1917/18. Mit ergänzenden Texten aus der ersten Fassung von 1910/11. Hrsg. von U. Panzer, 1996 (zitiert als Hua XXX).

Husserliana-Dokumente. Band I:

K. Schuhmann: *Husserl-Chronik. Denk- und Lebensweg Edmund Husserls*, 1977.

Husserliana-Dokumente. Band II:

E. Fink: *VI. Cartesianische Meditation*.

2/1: *Die Idee einer transzendentalen Methodenlehre*. Hrsg. von H. Ebeling, J. Holl & G. van Kerckhoven 1988.

2/2: *Ergänzungsband*. Hrsg. von G. van Kerckhoven 1988.

Husserliana-Dokumente. Band III:

Brief I - X (简称)

E. Husserl; *Briefwechsel*. Hrsg. von K. Schuhmann, 10 Bände, 1994.

2) 胡塞尔的其他著述、信件:

EU Erfahrung und Urteil. Untersuchung zur Genealogie der Logik; redigiert und hrsg. von L. Landgrebe, mit Nachwort und Register von L. Eley, PhB 280, 6. Auflage, Hamburg 1985.

“Persönliche Aufzeichnungen”, hrsg. von W. Biemel, in: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XVI, No. 3 (1956) pp. 293—302.

Texte zur Phänomenologie des inneren Zeitbewußtseins (1893—1917), hrsg. und eingeleitet von R. Bernet, PhB 362, Hamburg 1985.

Phänomenologische Methode. Ausgewählte Texte Husserls I, hrsg. von K. Held, Stuttgart 1985;

中译本:倪梁康译。《现象学的方法》,上海译文出版社,上海,1994年。

Phänomenologie der Lebenswelt. Ausgewählte Texte Husserls II, hrsg. von K. Held, Stuttgart 1986.

中译本:倪梁康译。《生活世界的现象学》,上海译文出版社,上海,即将出版。

Edmund Husserl. Gesammelte Schriften, in 9 Bände, hrsg. von E. Ströker Hamburg 1992.

《胡塞尔文选》,两卷本,倪梁康主编,上海三联书店,上海,1997年。

Briefe an R. Ingarden

Briefe an Roman Ingarden. Mit Ergänzungen und Erinnerungen, hrsg. v. R. Ingarden, Den Haag 1968.

Br. a. H. v. Hoffmannsthal; Husserls Brief an Hugo von Hofmannsthal, in: R. Hirsch, “Edmund Husserl und Hugo von Hofmannsthal. Eine Begegnung und ein Brief”; in: *Sprache und Politik. Festgabe für Dolf Sternberger*, hrsg. von C. J. Friedrich, Heidelberg 1968, pp. 108—115.

Brief an D. Cairns; Husserls Brief an Dorion Cairns, in: *Edmund Husserl 1859—1959*, hrsg. von H. L. Van Breda/J. Taminioux, Den Haag 1959,

pp. 283—285.

3) 尚未发表的胡塞尔手稿:

Ms. A I 36, IV 2, IV 10, IV 12, IV 15, V 5, V 7, V 20, V 21, V 22,
VI 2, VI 81, VI 14, VI 15, VI 20, VII 9, VII 11, VII 21, VII 256,
VII 31, VII 51;
B II 2, BII 19;
C 1, 3 III, 2 I, 5, 7 I, 11 I, 11 III, 13 III, 13 I, 16 V, 16 VI, 16
VII, 17 I, 17 IV;
D 5;
E III 2, III 4, III 9, III 10, III 61;
F I 19, I 24, I 28;
K III 11;
M III 3 III 1 II, III 3 III 1 III, III 3 IV 1 II.

二、参考文献

- Adorno, Th. W., *Die Transzendenz des Dinglichen und Noematischen in Husserls Phänomenologie* (Frankfurt a. M. 1973).
- , *Zur Metakritik der Erkenntnistheorie. Studien über Husserl und die phänomenologischen Anatomie* (Frankfurt a. M. 1990).
- Aguirre, A., *Genetische Phänomenologie und Reduktion. Zur Letztbegründung der Wissenschaft aus der radikalen Skepsis im Denken E. Husserls* (Den Haag 1970).
- , *Die Phänomenologie Husserls im Licht ihrer gegenwärtigen Interpretation und Kritik* (Darmstadt 1982).
- Allen, J., “Husserls 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 in: *Philosophy today* 21 (1977) pp. 347—355.
- Almeide, G. A. de, *Sinn und Inhalt in der genetischen Phänomenologie E.*

Husserls (Den Haag 1972).

- Apel, K. - O. , "Ist Intentionalität fundamentaler als sprachliche Bedeutung? Transzendentalpragmatische Argumente gegen die Rückkehr zum semantischen Intentionalismus der Bewußtseinsphilosophie", in: *Intentionalität und Verstehen* (Frankfurt a. M. 1990) pp. 13—54.
- Arlt, A. , "Transzendentalphilosophie und Psychologie. Zum Begriff der 'Phänomenologischen Psychologie' bei Husserl", in: *Perspektiven der Philosophie* 10 (1984) pp. 161—179.
- Asemissen, H. U. , *Strukturanalytische Probleme der Wahrnehmung in der Phänomenologie Husserls* (Köln 1957).
- Attig, T. W. , *Cartesianism, certainty an the 'Cogito' in Husserl's "Cartesian meditations"* (London 1981).
- Avé-Lallemant, E. , "Die Phänomenologische Bewegung-Ursprung, Anfänge und Ausblick", in: H. R. Sepp (Hrsg.) , *Husserl und die Phänomenologische Bewegung-Zeugnisse in Text und Bild* (Freiburg 1988) pp. 61—75.
- Bachelard, S. , *La logique de H. Etude sur la "Logique formelle er logique transcendente"* (Paris 1957).
- Becker, O. , "Von der Hinfälligkeit des Schönen und der Abenteuerlichkeit des Künstlers. Eine ontologische Untersuchung im ästhetischen Phänomenbereich", in: *Festschrift. Edmund Husserl zum 70. Geburtstag gewidmet. Ergänzungsband zum Jahrbuch für Philosophie und 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 (Halle a. d. S. 1929) pp. 27—52.
- , "Die Philosophie Edmund Husserls (Anläßlich seines 70. Geburtstags dargestellt)", in: *Kant-Studien* 35 (1930) pp. 118—150.
- Bello, A. A. , "Phenomenological Archaeology as a Tool for Analyzing the Human World", in: H. Kojima (Hrsg.) , *Phänomenologie der Praxis im Dialog zwischen Japan und dem Westen* (Würzburg 1989) pp. 105—117.
- Belussi, F. , *Die modaltheoretischen Grundlagen der Husserlschen Phänomenologie* (Freiburg/München 1990).
- Berger, G. , "Husserl und Hume", in: H. Noack (Hrsg.) , *Husserl* (Darmstadt 1963) pp. 210—222.

- Bernet, R. /Kern, I. /Marbach, E., *Edmund Husserl; Darstellung seines Denkens* (Hamburg 1989).
- Bernet, R., "Bedeutung und intentionales Bewußtsein, Husserls Begriff des Bedeutungsphänomens", in: *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en* 8 (1979) pp. 31—64.
- , "Perception as a Teleological Process of Cognition", in: *Analecta Husserliana* IX (1979) pp. 119—132.
- , "Einleitung" in: E. Husserl, *Texte zur Phänomenologie des inneren Zeitbewußtseins (1893—1917)*, herausgegeben und eingeleitet von R. Bernet, (Hamburg 1985) pp. XI—LXXIII.
- , "Husserls Begriff des Noema", in: S. Ijsseling (Hrsg.), *Husserl-Ausgabe und Husserl-Forschung* (Dordrecht u. a. 1990) pp. 61—80.
- Biemel, W. (Hrsg.), *Die Welt des Menschen—Die Welt der Philosophie. Festschrift für Jan Patočka* (Den Haag 1976).
- , "Zur Bedeutung von Doxa und Episteme im Umkreis der Krisis-Thematik", in: E. Ströker (Hrsg.): *Lebenswelt und Wissenschaft in der Philosophie Edmund Husserls* (Frankfurt a. M. 1979) pp. 10—22.
- , "Reflexionen zur Lebenswelt-Thematik", in: ders. (Hrsg.), *Phänomenologie heute. Festschrift für L. Landgrebe* (Den Haag 1972) pp. 49—77.
- Boehm, R., "Einleitung des Herausgebers", in: *Hua* Band X; *Zur Phänomenologie des inneren Zeitbewußtseins (1893—1917)* pp. XIII—XLIII.
- , *Vom Gesichtspunkt der Phänomenologie. Husserl-Studien* (Den Haag 1968).
- , "Zur Phänomenologie der Gemeinschaft. E. Husserls Grundgedanken", in: T. Würtenberger (Hrsg.), *Phänomenologie, Rechtsphilosophie, Jurisprudenz. Festschrift für G. Husserl zum 75. Geburtstag* (Frankfurt a. M. 1969) pp. 1—26.
- , "Intentionalität und Transzendenz. Zur Konstitution der materiellen Natur", in: *Analecta Husserliana* Bd. 1 (Dordrecht 1971) pp. 91—99.
- , "Der Bedeutungswandel von Husserls Grundbegriffen seit seinem Tode", in: *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en* 24/25 (1991) pp. 92—115.

- Boer, T. de, "Die Begriffe 'absolut' und 'relativ' bei Husserl, in: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sche Forschung* 27 (1973) pp. 514—533.
- Bort, K., *Personalität und Selbstbewußtsein. Grundlagen einer Phänomenologie der Bezogenheit*, Tübingen 1993.
- Brand, G., *Welt, Ich und Zeit. Nach unveröffentlichten Manuskripten E. Husserls* (Den Haag 1969).
- , "Horizont, Welt, Geschichte", in: *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en* 5 (1977) pp. 14—89.
- , "Die Normalität des und der Anderen und die Anormalität einer Erfahrungsgemeinschaft bei E. Husserl", in: W. M. Sprondel/R. Grathoff: *Schütz und die Idee des Alltags in den Sozialwissenschaften* (Stuttgart 1979) pp. 108—124.
- Brentano, F., *Psychologie vom empirischen Standpunkt* I, II (Hamburg³ 1955).
- , *Deskriptive Psychologie* (Hamburg 1982).
- , *Grundzüge der Ästhetik* (Bern 1959).
- Broekman, J. M., *Phänomenologie und Egologie. Faktisches und transzendentes Ego bei Edmund Husserl* (Den Haag 1963).
- Bröcker, W., "Husserls Lehre von der Zeit", in: *Philosophia naturalis* 4 (1957) pp. 374—379.
- Brough, J. B., "Husserl on Memory", in: *The Monist* 59 (1975) pp. 40—62.
- Buckley, R. P., *Husserl, Heidegger and the Crisis of Philosophical Responsibility* (Den Haag 1992).
- Cairn, D., *Guide for Translating Husserl* (The Hague 1973).
- Carnap, R., *Der logische Aufbau der Welt* (Hamburg 1961).
- Celms, Th., *Der phänomenologische Idealismus Husserls und andere Schriften 1928—1943*, herausgegeben von J. Rozenvalds (Frankfurt a. M. u. a. 1993).
- Cha, I. S., *Eine Untersuchung über den Gegenstandsbegriff in der Phänomenologie Edmund Husserls* (Dissertation, Freiburg i. Br. 1968).

- 张灿辉 (Cheung, Ch. - F.):《海德格与胡塞尔现象学》,台北,1996年。
 Deutsch: *Der anfängliche Boden der Phänomenologie-Heideggers Auseinandersetzung mit der Phänomenologie Husserls in seinen Marburger Vorlesungen* (Frankfurt a. M. u. a. 1983).
- Cho, K. K., "Anonymes Subjekt und phänomenologische Beschreibung", in: *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en* 12 (1982) pp. 21—56.
- , (Hrsg.) *Philosophy and Science in phenomenological Perspective* (Den Haag 1984).
- Claesges, U., *Edmund Husserls Theorie der Raumkonstitution* (Den Haag 1964).
- , "Zweideutigkeit in Husserls Lebenswelt-Begriff", in: U. Claesges/K. Held (Hrsg.), *Perspektiven transzendentalphänomenologischer Forschung* (Den Haag 1972) pp. 85—101.
- Courtine, J. - F., "Intersubjektivität und Analogie", in: *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en* 24/25 (1991) pp. 232—264.
- Derrida, J., *Edmund Husserl, l'origine de la géométrie. Traduction et introduction par Jacques Derrida* (Paris 1962, ²1974). English: *Edmund Husserl's origin of geometry. An introduction* (N. Y. 1978). Deutsch: *Husserls Weg in die Geschichte am Leitfaden der Geometrie* (München 1987).
- , *La voix et le phénomène. Introduction au problème du signe dans la phénoménologie de Husserl* (Paris 1967).
- Diemer, A., *E. Husserl. Versuch einer systematischen Darstellung seiner Phänomenologie* (Meisenheim a. G. ²1965).
- Dilthey, W., *Der Aufbau der geschichtlichen Welt in den Geisteswissenschaften, Gesammelte Schriften Band VII* (Stuttgart 1992).
- , "Ideen über eine beschreibende und zergliedernde Psychologie", in: *Gesammelte Schriften Band V* (Stuttgart 1957) pp. 139—240.
- Drefus, H., "The Perceptual Noema: Gurwitsch's Crucial Contribution", in: L. E. Embree (ed.), *Life-World and Consciousness. Essays for Aron Gurwitsch* (Evanston 1972) pp. 135—170.
- Drüe, H., *Edmund Husserls System der phänomenologischen Psychologie* (Ber-

- lin 1963).
- Eley, L. , *Die Krise des Apriori in der transzendentalen Phänomenologie Edmund Husserls* (Den Haag 1962).
- , *Metakritik der formalen Logik. Sinnliche Gewissheit als Horizont der Aussagenlogik und elementaren Prädikatenlogik* (Den Haag 1969).
- , *Transzendente Phänomenologie und Systemtheorie der Gesellschaft* (Freiburg 1972).
- , “Phänomenologie und Sprachphilosophie”, Nachwort zu Husserl: *Erfahrung und Urteil. Untersuchung zur Genealogie der Logik*; redigiert und hrsg. von L. Landgrebe, mit Nachwort und Register von L. Eley (Hamburg 1985) pp. 479—518.
- Elliston, F. A. , “Husserls Phenomenology of Empathy”, in: F. Elliston/P. McCormick (ed.) : *Husserl: Expositions and Appraisals* (Notre Dame/London 1977) pp. 213—231.
- Farber, M. , “On the meaning of radical reflection”, in: H. L. Van Breda/J. Taminiaux (Hrsg.) , *Edmund Husserl 1859—1959* (Den Haag 1959) pp. 154—166.
- , “First philosophy and the problem of the world”, in: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y 23* (1962—1963) pp. 315—334.
- Fein, H. , *Genesis und Geltung in E. Husserls Phänomenologie* (Frankfurt a. M. 1970).
- Fellmann, F. , *Gelebte Philosophie in Deutschland. Denkformen der Lebensweltphenomenologie und der kritischen Theorie* (Freiburg/München 1983).
- Fink, E. , “Finks Beilage zum Problem des ‘Unbewußten’ ”, in: E. Husserl, *Krisis Hua VI* (Den Haag ²1962) Beil. XXI, pp. 473f.
- , *Sein, Wahrheit, Welt. Vor-Fragen zum Problem des Phänomen-Begriffs* (Den Haag 1958).
- , *Studien zur Phänomenologie. 1930—1939* (Den Haag 1966).
- , “Welt und Geschichte”, in: H. L. Van Breda/J. Taminiaux (Hrsg.) , *Husserl et la Pensée Moderne/Husserl und das Denken der Neuzeit* (Den Haag 1959) pp. 143—159.

- , "Reflexion zu Husserls phänomenologischer Reduktion", in: *Tijdschrift voor Filosofie* 33 (1971) pp. 540—558.
- , "Operative Begriffe in Husserls Phänomenologie", in: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sche Forschung* 11 (1957) pp. 321—337, auch in: *Nähe und Distanz. Phänomenologische Vorträge und Aufsätze* (Freiburg/München 1976) pp. 180—204.
- , *Nähe und Distanz. Phänomenologische Vorträge und Aufsätze* (Freiburg/München 1976).
- Frank, M., "Fragmente einer Geschichte der Selbstbewußtseins-Theorie von Kant bis Sartre" in: ders. (Hrsg.), *Selbstbewußtseinstheorie von Fichte bis Sartre* (Frankfurt a. M. 1991) pp. 413—599.
- , *Selbstbewußtsein und Selbsterkenntnis. Essays zur analytischen Philosophie der Subjektivität* (Stuttgart 1991).
- Frege, G., *Die Grundlagen der Arithmetik* (Breslau 1884).
- , "Über Sinn und Bedeutung", in: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 und philosophische Kritik* 100 (1892) pp. 25—50.
- , *Die Grundgesetze der Arithmetik, begriffsschriftlich abgeleitet* I. Band (Jena 1893).
- Funke, G., *Phänomenologie-Metaphysik oder Methode?* (Bonn 1972).
- , "Geschichte als Phänomen", in: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sche Forschung* 11 (1956) pp. 188—234.
- , "Transzendente Phänomenologie als erste Philosophie", in: *Studium generale* 11 (1958) pp. 564—582, pp. 632—646.
- , "Bewußtseinswissenschaft. Evidenz und Reflexion als Implikate der Verifikation", in: *Kant-Studien* 61 (1970) pp. 433—466.
- , "Kritik der Vernunft und ethisches Phänomen", in: *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en* 9 (1980) pp. 33—89.
- Gadamer, H. - G., *Hermeneutik I. Grundzüge einer philosophischen Hermeneutik* (Tübingen 1986).
- , "Die phänomenologische Bewegung", in: *Philosophische Rundschau* 11 (1963) pp. 1—45.

- Geyer, H. G., *Die methodische Konsequenz der Phänomenologie E. Husserls* (Dissertation, Frankfurt a. M. 1957).
- Grathoff, R., "Metaphorik und Apriori lebensweltlicher Forschung. Intersubjektivität, Typik und Normalität", in: H. Kojima (Hrsg.), *Phänomenologie der Praxis im Dialog zwischen Japan und dem Westen* (Würzburg 1989) pp. 53—72.
- Gui Hyun Shin; *Die Struktur des inneren Zeitbewußtseins. Eine Studie über den Begriff der Protention in den veröffentlichten Schriften Husserls* (Bern/Frankfurt 1978).
- Gurwitsch, A., *Bewußtseinsfeld* (Berlin 1975).
- , "Phänomenologie der Thematik und des reinen Ich. Studien über Beziehungen von Gestalttheorie und Phänomenologie", in: *Psychologische Forschungen* 12 (1929) pp. 279—381.
- , "Beitrag zur phänomenologischen Theorie der Wahrnehmung", in: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sche Forschung* 13 (1959) pp. 419—437.
- , "Der Begriff des Bewußtsein bei Kant und Husserl", in: *Kant-Studien* 55 (1964) pp. 410—427.
- , "Husserls theory of intentionality of conscious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Gurwitsch, *Phenomenology and the theory of science* (Evanston 1974) pp. 210—240.
- Janssen, P., *Geschichte und Lebenswelt. Ein Beitrag zur Diskussion von Husserls Spätwerk* (Den Haag 1970).
- , "Einleitung des Herausgebers", in: E. Husserl, Hua Band XXIII: *Formale und transzendente Logik. Versuch einer Kritik der logischen Vernunft* (Den Haag 1974) pp. XVIII—XLV.
- , *Edmund Husserl-Einführung in seine Phänomenologie* (Freiburg/München 1976).
- Hart, J. G., *The Person and the Common Life. Studies in a Husserlian Social Ethics* (Dordrecht u. a. 1992).
- Habermas, J., *Technik und Wissenschaft als Ideologie* (Frankfurt a. M. 1968).

- , *Erkenntnis und Interesse* (Frankfurt a. M. 1971).
- , *Nachmetaphysisches Denken* (Frankfurt a. M. 1988).
- Haddock, G. E. R., *Edmund Husserls Philosophie der Logik und Mathematik im Lichte der gegenwärtigen Logik und Grundlagenforschung* (Dissertation, Bonn 1973).
- Hartmann, K., "Abstraction and existence in Husserl's phenomenological Reduction", in: *J. Brit. Soc. Phen.* 2 (1971) pp. 10—18.
- Hedwig, K., "Husserl und die Analogie", in: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sche Forschung* 36 (1982) pp. 77—86.
- , "Zur Phänomenologie des Leibes bei Husserl", in: *Concordia* 3 (1983) pp. 87—99.
- Heffernan G., *Isagoge in die phänomenologische Apophantik. Eine Einführung in die phänomenologische Urteilslogik durch die Auslegung des Textes der "Formalen und transzendentalen Logik" von Edmund Husserl* (Dordrecht u. a. 1989).
- Heidegger, M., *Sein und Zeit* (Tübingen 1927).
- , *Zur Sache des Denkens* (Tübingen ²1976).
- , *Prolegomena zur Geschichte des Zeitbegriffs*, GW 20 (Frankfurt a. M. ²1988).
- , *Beiträge zur Philosophie. (Vom Ereignis)*, GW 65 (Frankfurt a. M. ²1988).
- Held, K., *Lebendige Gegenwart. Die Frage nach der Seinsweise des transzendentalen Ich bei E. Husserl, entwickelt am Leitfaden der Zeitproblematik* (Den Haag 1966).
- , "Nachwort", in: L. Robberechts, *Edmund Husserl. Eine Einführung in seine Phänomenologie*, aus dem Französischen von Klaus u. Margret Held. Mit einem Nachwort von Klaus Held (Hamburg 1967) pp. 126—158.
- , "Das Problem der Intersubjektivität und die Idee einer phänomenologischen Transzendentalphilosophie", in: U. Claesges/K. Held (Hrsg.), *Perspektiven transzendentalphänomenologischer Forschung* (Den Haag 1972) pp. 2—84.

- , “Husserls Rückgang auf das phainómenon und die geschichtliche Stellung der Phänomenologie”, in: *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en* 10 (1980) pp. 89—145.
- , “Einleitung”, in: K. Held (Hrsg.), *Phänomenologische Methode. Ausgewählte Texte Husserls I* (Stuttgart 1985).
- , “Einleitung”, in: K. Held (Hrsg.), *Phänomenologie der Lebenswelt. Ausgewählte Texte Husserls II* (Stuttgart 1986).
- , “Husserl und die Griechen”, in: *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en* 22 (1989) pp. 137—176.
- , “Husserls These von der Europäisierung der Menschheit”, in: C. Jamme/O. Pöggeler (Hrsg.), *Phänomenologie in Widerstreit* (Frankfurt a. M. 1989) pp. 13—39.
- , “Heimwelt, Fremdwelt, die eine Welt”, in: *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en* 24/25 (1991) pp. 305—337.
- , “Intercultural Understanding and the Role of Europe”, in: *The Monist* 78 (1995) pp. 5—17.
- , “世代生成的时间经验”(Generative Zeiterfahrung), 载于:《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第一辑:现象学的基本问题》,上海,1994年,页457—470。
- , “Abschied vom Cartesianismus. Die Phänomenologie Edmund Husserls”, in: *Neue Zürcher Zeitung* 30/31, März 1996, Nr. 76.
- Hemmendinger, D., *Husserls phenomenological program. A study of evidence and analysis* (London 1979).
- Herrmann, F. - W. v., *Husserl und die Meditationen des Descartes* (Frankfurt a. M. 1971).
- , *Der Begriff der Phänomenologie bei Heidegger und bei Husserl* (Frankfurt a. M. 1981).
- Hoche, H. - U., *Nichtempirische Erkenntnis. Analytische und synthetische Urteile apriori bei Kant und Husserl* (Meisenheim a. G. 1964).
- Holenstein, E., *Phänomenologie der Assoziation. Zur Struktur und Funktion eines Grundprinzips der passiven Genesis bei E. Husserl* (Den Haag 1972).

- , "Jakobson und Husserl. Ein Beitrag zur Genealogie des Strukturalismus", in: *Tijdschrift voor Filosofie* 35 (1973) pp. 560—607.
- , *Menschliches Selbstverständnis. Ichbewußtsein, Intersubjektive Verantwortung, interkulturelle Verständigung* (Frankfurt a. M. 1985).
- Hohl, H., *Lebenswelt und Geschichte. Grundzüge der Spätphilosophie Edmund Husserls* (Freiburg/München 1962).
- Hong, S. - H., *Phänomenologie der Erinnerung* (Würzburg 1993).
- Hopkins, B. C., *Intentionality in Husserl and Heidegger. The Problem of the Original Method and Phenomenon of Phenomenology* (Dordrecht u. a. 1993).
- Hoyos-Vásquez, G., "Zum Teleologiebegriff in der Phänomenologie Husserls", in: U. Claesges/K. Held (Hrsg.), *Perspektiven transzendentalphänomenologischer Forschung* (Den Haag 1972) pp. 61—84.
- Höres, W., *Rationalität und Gegebenheit in Husserls Phänomenologie* (Dissertation, Frankfurt a. M. 1951).
- Hülsmann, H., *Zur Theorie der Sprache bei Edmund Husserl* (München 1964).
- Husserl, M., "Skizze eines Lebensbildes von E. Husserl" (mit Einleitung und Anmerkungen von K. Schuhmann), in: *Husserl Studies* 5 (1988) pp. 110—125.
- Hutcheson, P., "Solipsistic and Intersubjective Phenomenology", in: *Human Studies* 4 (1981) pp. 165—178.
- Ijsseling, S. (Hrsg.), *Husserl-Ausgabe und Husserl-Forschung* (Dordrecht u. a.).
- Ingarden, R., "Kritische Bemerkungen von Prof. Dr. R. Ingarden", in: *CM Hua I* (Den Haag ²1963) Beilage, pp. 203—218.
- , "Über den transzendentalen Idealismus bei E. Husserl", in: Van Breda, H. L. /Taminiaux, J. (Hrsg.), *Husserl et la Pensée Moderne/Husserl und das Denken der Neuzeit* (Den Haag 1959) pp. 190—204.
- , "Die vier Begriffe der Transzendenz und das Problem des Idealismus bei Husserl", in: *Analecta Husserliana* 1 (1971) pp. 36—74.
- Jamme, Ch. /Pöggeler, O. (Hrsg.), *Phänomenologie im Widerstreit. Zum*

50. Todestag Edmund Husserls (Frankfurt a. M. 1989).
- Kant, I. ,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1781, ²1787).
- Kerckhoven, G. van, "Geschichte als geschichtete Sinnbildung und als Phänomen des Versinnbildlichens", in: *Dilthey-Jahrbuch für Philosophie und Geschichte der Geisteswissenschaften* 6 (1989) pp. 351—365.
- Kern, I. , "Die drei Wege zur transzendentalphänomenologischen Reduktion in der Philosophie Edmund Husserls", in: *Tijdschrift voor Filosofie* 24 (1962) pp. 303—349.
- , *Husserl und Kant. Eine Untersuchung über Husserls Verhältnis zu Kant und zum Neukantianismus* (Den Haag 1964).
- , "Einleitung des Herausgebers", in: Hua Band XIII, Band XIV, Band XV: *Zur Phänomenologie der Intersubjektivität. Texte aus dem Nachlaß*. Erster Teil; 1905—1920; Zweiter Teil; 1921—1928; Dritter Teil; 1929—1935 (Den Haag 1973).
- , *Idee und Methode der Philosophie. Leitgedanken für eine Theorie der Vernunft* (Berlin 1975).
- , "Selbstbewußtsein und Ich bei Husserl", in: *Husserl-Symposion Mainz 1988.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und der Literatur* (Stuttgart 1989) pp. 51—63.
- 木田元 (Kita Gen)/野家启一/村田纯一/鷺田清一 (编辑委员), 《现象学事典》, 东京, 1994 年。
- Klein, J. , "Denken" und "Sprechen" nach Aspekten der theoretischen Semiotik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Phänomenologie E. Husserls (Dissertation, Stuttgart 1983).
- Klein, T. E. , *The world as horizon. Husserl's constitutional theory of the objective world* (London 1977).
- Köppel, M. , *Zur Analyse von Husserls Welt-Begriff* (Dissertation, Zürich 1977).
- Kolakowski, L. , *Husserl and the search for certitude* (London 1975).
- Kozlowski, R. , *Die Aporien der Intersubjektivität* (Würzburg 1991).
- Kuster, F. , *Wege der Verantwortung. Husserls Phänomenologie als Gang durch*

- die Faktizität* (Dordrecht u. a. 1996).
- Landsberg, P. – L. –, “Husserl et l'idée de la philosophie”, in: *Revue internationale de philosophie* 1/2 (1939) pp. 317—325.
- Landgrebe, L., “Von der Unmittelbarkeit der Erfahrung”, in: H. L. Van Breda/J. Taminiaux (Hrsg.): *Edmund Husserl 1859—1959* (Den Haag 1959) pp. 238—259.
- , *Der Weg der Phänomenologie. Das Problem einer ursprünglicher Erfahrung* (Gütersloh² 1967).
- , “Ist Husserls Phänomenologie eine Transzendentalphilosophie?”, in: H. Noack (Hrsg.), *Husserl* (Darmstadt 1963) pp. 316—324.
- , “Reflexionen zu Husserls Konstitutionslehre”, in: *Tijdschrift voor Filosofie* 36 (1974) pp. 466—482.
- , “Die Phänomenologie als transzendente Theorie der Geschichte”, in: *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en* 3 (1976) pp. 17—47.
- , *Faktizität und Individuation. Studien zu den Grundfragen der Phänomenologie* (Hamburg 1982).
- Lauer, Q., “The subjectivity of objectivity”, in: H. L. Van Breda/J. Taminiaux (Hrsg.), *Edmund Husserl 1859—1959* (Den Haag 1959) pp. 167—174.
- Lee, N., *Edmund Husserls Phänomenologie der Instinkte* (Dordrecht u. a. 1993).
- , “Der Begriff der Primordialität in Husserls Fünfter Cartesianischer Meditation”, in: H. Hüni/P. Trawnz (Hrsg.): *Die erscheinende Welt-Festschrift für Klaus Held* (Berlin 2002), S. 675—696.
- Lembeck, K. – H., *Gegenstand Geschichte. Geschichtswissenschaftstheorie in Husserls Phänomenologie* (Dordrecht u. a. 1988).
- Lévinas, E., *Die Spur des Anderen. Untersuchungen zur Phänomenologie und Sozialphilosophie*. Übers. hrsg. u. eingeleitet von W. N. Krewani (Freiburg/München 1983).
- Lingis, A., “The Perception of Others”, in: *Philosophical Forum* 5 (1974) pp. 460—474.

- , "Hyletic Data", in: *Analecta Husserliana* II (1972) pp. 96—101.
- Lohmar, D., *Phänomenologie der Mathematik. Elemente einer phänomenologischen Aufklärung der mathematischen Erkenntnis nach Husserl* (Dordrecht u. a. 1989).
- , "Zu der Entstehung und den Ausgangsmaterialien von Edmund Husserls Werk *Erfahrung und Urteil*", in: *Husserl Studies* 13 (1996) pp. 31—71.
- Lübbe, H., "Husserl und die europäische Krisis", in: *Kant-Studien* 48 (1957) pp. 225—237.
- Luhmann, N., *Die neuzeitlichen Wissenschaften und die Phänomenologie* (Wien 1996).
- Mach, E., *Populärwissenschaftliche Vorlesungen* (Leipzig 1896, 41910).
- Marbach, E., *Das Problem des Ich in der Phänomenologie Edmund Husserls* (Den Haag 1974).
- , "Einleitung des Herausgebers", in: *Hua* Band XXIII; *Phantasie, Bildbewußtsein, Erinnerung. Zur Phänomenologie der anschaulichen Vergegenwärtigungen. Texte aus dem Nachlaß 1898—1925* (Den Haag 1980) pp. XXV—LXXXII.
- , *Mental Representation and Consciousness. Towards a Phenomenology Theory of Representation and Reference* (Dordrecht u. a. 1993).
- Marx, W., "Vernunft und Lebenswelt. Bemerkungen zu Husserls 'Wissenschaft von der Lebenswelt'", in: ders., *Vernunft und Welt. Zwischen Tradition und anderem Anfang* (Den Haag 1970) pp. 45—62.
- McCarthy, T. A., *Husserls phenomenology an theory of logic* (London 1976).
- McIntyre, R., "Husserl and Frege", in: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LXXXIV/10 (1987) pp. 528—535.
- Meist, K. R., "Monadologische Intersubjektivität. Zum Konstitutionsproblem von Welt und Geschichte bei Husserl", in: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sche Forschung* 34 (1980) pp. 561—589.
- Meister, J. J., *Wesen und Bewußtsein. Untersuchung zum Begriff des Wesens und der Wesensschau bei Edmund Husserl* (Dissertation, München 1967).
- Melle, U., *Das Wahrnehmungsproblem und seine Verwandlung in phänomenol-*

- ogischer Einstellung. *Untersuchungen zu den phänomenologischen Wahrnehmungstheorien von Husserl, Gurwitsch und Merleau-Ponty* (Den Haag 1983).
- , “Einleitung des Herausgebers”, in: *Hua Band XXVIII: Vorlesungen über Ethik und Wertlehre 1908—1914* (Dordrecht u. a. 1988) p. XIII – XLIX.
- , “Objektivierende und nicht-objektivierende Akte”, in: S. IJsseling (Hrsg.), *Husserl-Ausgabe und Husserl-Forschung* (Dordrecht u. a. 1990) pp. 35—50.
- Mensch, J. R., *The Question of Being in Husserl's “Logical Investigations”* (Dordrecht u. a. 1981).
- Merleau-Ponty, M., *Phénoménologie de la perception* (Paris 1945).
- , *Le Visible et l'Invisible* (Gallimard 1964). Deutsch (von R. Giuliani/B. Waldenfels): *Das Sichtbare und das Unsichtbare* (München² 1994).
- , *L'Œil et l'Esprit*. Deutsch (von K. Held): Wuppertaler Arbeitsmanuskripte.
- Mertens, K., *Zwischen Letztbegründung und Skepsis. Kritische Untersuchungen zum Selbstverständnis der transzendentalen Phänomenologie Edmund Husserls* (Freiburg/München 1996).
- Metzger, A., *Phänomenologie und Metaphysik. Das Problem des Relativismus und seiner Überwindung* (Pfullingen 1966).
- Meyn, H. L., *Husserl's transcendental logic and the problem of its justification* (London 1977).
- Misch, G., *Lebensphilosophie und Phänomenologie. Ein Auseinandersetzung der Diltheyschen Richtung mit Heidegger und Husserl* (Darmstadt 1967).
- Mohanty, J. N., “Husserl and Frege. A new Look at their Relationship”, in: *Research in Phenomenology* IV (1974) pp. 51—62.
- , “Phänomenologische Rationalität und die Überwindung des Relativismus”, in: *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en* 19 (1986) pp. 53—74.
- , “The ‘Object’ in Husserl's Phenomenology”, in: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XIV (1953—1954) pp. 343—353.
- , “‘Life-World’ and ‘A Priori’ in Husserl's later Thought”, in: *Analecta*

Husserliana III (1974) pp. 46—65.

Müller, S., *System und Erfahrung. Metaphysische Aspekte am Problem des Gegebenen bei E. Husserl* (Dissertation, München 1971).

倪梁康 (Ni, L. - K.): *Seinsglaube in der Phänomenologie Edmund Husserls* (Dordrecht u. a. 1999).

——, “Urbewußtsein und Reflexion bei Husserl”, in: *Husserl-Studies*, Nr. 15 (1998) pp. 77—99.

——, 《现象学及其效应: 胡塞尔与当代德国哲学》, 北京, 1994年。

——, “何谓现象学精神”, 载于: 《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第一辑: 现象学的基本问题》, 上海, 1995年, 页1—6。

——, “现象学的意向分析与主体自识、互识和共识之可能”, 载于: 《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第一辑: 现象学的基本问题》, 上海, 1995年, 页44—108。

倪梁康 (主编), 《面对事实本身——现象学经典文选》, 北京, 2000年。

Noack, H. (Hrsg.), *Husserl* (Darmstadt 1963).

Nuki, Sh., “Das Problem des Todes bei Husserl. Ein Aspekt zum Problem des Zusammenhangs zwischen Intersubjektivität und Zeitlichkeit”, in: H. Kojima (Hrsg.), *Phänomenologie der Praxis im Dialog zwischen Japan und dem Westen* (Würzburg 1989) pp. 155—169.

Orth, E. W., *Bedeutung, Sinn, Gegenstand. Studien zur Sprachphilosophie E. Husserls u. R. Hönigswalds* (Bonn 1967).

——, “Das Problem der Generalisierung bei Dilthey und Husserl als Frage nach Gegenwart und Zeitlichkeit”, in: *Dilthey-Jahrbuch für Philosophie und Geschichte der Geisteswissenschaften* 6 (1989) pp. 327—350.

——, “Beschreibung in der Phänomenologie Edmund Husserl”, in: *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en* 24/25 (1991) pp. 8—45.

——, “Interkulturalität und Inter-Intentionalität. Zu Husserls Ethos der Erneuerung in seinen japanischen Kaizo-Artikeln”, in: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sche Forschung* 47 (1993) pp. 334—351.

Panzer, U., “Einleitung der Herausgeberin”, in: *Logische Untersuchungen II/1*, Hua XIX/1 (The Hague u. a. 1984) pp. XIX—LXV.

- Passweg, S., *Phänomenologie und Ontologie. Husserl, Scheler, Heidegger* (Zürich 1939).
- Patzig, G., "Kritische Bemerkungen zu Husserls Thesen über das Verhältnis von Wahrheit und Evidenz, in: *Neue Hefte für Philosophie* 1 (1971) pp. 12—32.
- Pazanin, A., *Wissenschaft und Geschichte in der Phänomenologie Edmund Husserls* (Den Haag 1972).
- Pfafferot, G., "Die Bedeutung des Begriffs Selbstbesinnung bei Dilthey und Husserl", in: E. W. Orth (Hrsg.), *Dilthey und die Philosophie der Gegenwart* (Freiburg/München 1985) S. 351—380.
- Picker, E., "Die Bedeutung der Mathematik für die Philosophie E. Husserls", in: *Philosophia naturalis* 7 (1961/62) pp. 266—355.
- Pieper, H. - J., *Anschauung als operativer Begriff: eine Untersuchung zur Grundlage der transzendentalen Phänomenologie E. Husserls* (Hamburg 1993).
- Pöggeler, O., "Die Krisis des phänomenologischen Philosophiebegriffs (1929)", in: C. Jamme/O. Pöggeler (Hrsg.), *Phänomenologie im Widerstreit. Zum 50. Todestag Edmund Husserls* (Frankfurt a. M. 1989) pp. 255—276.
- Ponsetto, A., *Die Tradition in der Phänomenologie Husserls. Ihre Bedeutung für die Entwicklung der Philosophiegeschichte* (Meisenheim a. G. 1978).
- Popper, Sir K. R., *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 (London ²1960).
- Prauss, G., "Zum Verhältnis innerer und äußerer Erfahrung bei Husserl", in: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sche Forschung* 31 (1977) pp. 79—84.
- Rainer, H., "Sinn und Recht der phänomenologischen Methode", in: H. L. Van Breda/J. Taminiaux (Hrsg.), *Edmund Husserl 1859—1959* (Den Haag 1959) pp. 134—147.
- Rang, B., *Kausalität und Motivation. Untersuchung zum Verhältnis von Perspektivität und Objektivität in der Phänomenologie Edmund Husserls* (Den Haag 1973).
- , "Repräsentation und Selbstgegebenheit. Die Aporie der Phänomenologie

- in den Frühschriften Husserls”; in: *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en* 1 (1975) pp. 105—137.
- , “Die bodenlose Wissenschaft. Husserls Kritik von Objektivismus und Technizismus in Mathematik und Naturwissenschaft”, in: *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en* 22 (1989), pp. 88—136.
- , *Husserls Phänomenologie der materiellen Natur* (Frankfurt a. M. 1990).
- Reinach, A., *Was ist Phänomenologie* (München 1951).
- Ricoeur, P., *Husserl. An analysis of his phenomenology* (Evanston 1967).
- , “Husserl und der Sinn der Geschichte”, in: H. Noack (Hrsg.), *Husserl* (Darmstadt 1973) pp. 231—276.
- , “《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法译本译者导言”, 载于: E. 胡塞尔, 《纯粹现象学通论》, 李幼蒸译, 1994年, 北京, 商务印书馆, 页 468—491。
- Rombach, H., “Das Phänomen Phänomen”, in: *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en* 9 (1980) pp. 7—32.
- Römpf, G., “Der Andere als Zukunft und Gegenwart: Zur Interpretation der Erfahrung fremder Personalität in temporalen Begriffen bei Levinas und Husserl”, in: *Husserl Studies* 6 (1989) pp. 129—154.
- , *Husserls Phänomenologie der Intersubjektivität. Und ihre Bedeutung für eine Theorie intersubjektiver Objektivität und die Konzeption einer phänomenologischen* (Dordrecht u. a. 1991).
- Rosen, K., *Evidenz in Husserls deskritischer Transzendentalphilosophie* (Meisenheim a. G. 1977).
- Roth, A., *Edmund Husserls Ethische Untersuchungen. Dargestellt anhand seiner Vorlesungsmanuskripte* (Den Haag 1960)
- Sallis, J., “Spacing Imagination. Husserl and the Phenomenology of Imagination”, in: P. J. H. Van Tongeren et al. (ed.), *Eros and Eris. Contributions to a Hermeneutical Philosophy. Liber amicorum for Adriaan Peperzak* (Dordrecht u. a. 1992) pp. 201—215.
- Sartre, J. - P., 萨特“Conscience de soi et connaissance de soi”, in: *Bul-*

- letin de la Société de Philosophie* XLII (1948). Deutsch (von M. Fleischer/ H. Schöneberg): *Bewußtsein und Selbsterkenntnis* (Hamburg 1973).
- Scheler, M., *Schriften aus dem Nachlaß 1: Zur Ethik und Erkenntnislehre* (21957).
- , "Idealismus-Realismus", in: *Philosophische Anzeigen* 2 (1927/28).
- , *Formalismus in der Ethik und die materiale Wertethik* (Bern 41954).
- , *Die Stellung des Menschen im Kosmos* (Berlin 71966).
- Schmidt, H., "Der Horizontbegriff Husserls in Anwendung auf die ästhetische Erfahrung", in: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sche Forschung* 21 (1967) pp. 499—511.
- Schmit, R., *Husserls Philosophie der Mathematik. Platonistische und konstruktivistische Momente in Husserl Mathematikbegriff* (Bonn 1981).
- Schuhmann, K., *Die Fundamentalbetrachtung der Phänomenologie. Zum Weltproblem in der Philosophie Edmund Husserls* (Den Haag 1971).
- , "'Phänomenologie' - Eine begriffsgeschichtliche Reflexion", in: *Husserls Studies* 1 (1984) pp. 31—68.
- , *Husserls Staatsphilosophie* (Freiburg/München 1988).
- , "Intentionalität und intentionaler Gegenstand beim frühen Husserl", in: *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en* 24/25 (1991) pp. 46—75.
- , "Malvine Husserls 'Skizze eines Lebensbildes von E. Husserl', in: *Husserl Studies* 5 (1988) pp. 105—125.
- Schultz, W., *Philosophie in der veränderten Welt* (Pfullingen 1972) pp. 258—290.
- Schütz, A., "Husserl's importance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in: H. L. Van Breda/J. Taminiaux (Hrsg.), *Edmund Husserl 1859—1959* (Den Haag 1959) pp. 86—98.
- , "Type and eidos in Husserl's late Philosophy", in: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XX (1959—1960) pp. 147—165.
- , "Das Problem der transzendentalen Intersubjektivität bei Husserl", in: *Philosophische Rundschau* 5 (1957) S. 82—104. Englisch: "The problem of transcendental intersubjectivity in Husserl", in: *Collected Papers* III

- (Den Haag 1966) pp. 51—91.
- Seeborn, Th. , *Die Bedingungen der Möglichkeit der Transzendentalphilosophie. Edmund Husserls transzendentalphänomenologischer Ansatz, dargestellt im Anschluß an seiner Kant-Kritik* (Bonn 1962).
- , “Wertfreies Urteilen über fremde Kulturen im Rahmen einer transzendentalphänomenologischen Axiologie”, in: *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en* 4 (1977) pp. 52—85.
- , “The Other in the Field of Consciousness”, in: L. Embree (ed.): *Essays in Memory of Aron Gurwitsch* (Washington 1984) pp. 283—303.
- , “Apodiktizität, Recht und Grenze”, in: *Husserl-Symposion Mainz 1988.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und der Literatur* (Stuttgart 1989) pp. 65—99.
- Sepp, H. R. (Hrsg.), *Husserl und die Phänomenologische Bewegung-Zeugnisse in Text und Bild* (Freiburg 1988).
- , “Husserl über Erneuerung. Ethik im Schnittfeld von Wissenschaft und Sozialität”, in: H. - M. Gerlach/H. R. Sepp (Hrsg.): *Husserl in Halle. Spurensuche im Anfang der Phänomenologie* (Frankfurt a. M. u. a. 1994) pp. 109—130.
- , “Intentionalität und Schein”, in: J. Bloss/W. Strózewski, /J. Zumr (Hrsg.), *Intentionalität, Werte, Kunst* (Praha 1995) pp. 54—58.
- , “Bildbewußtsein und Seinsglaube”, in: *Recherches Husserliennes* 6 (1996) pp. 117—137.
- Sinha, D. , “Der Begriff der Person in der Phänomenologie Husserls”, in: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sche Forschung* 18 (1964) pp. 597—613.
- Sinn, D. , *Die transzendente Intersubjektivität mit ihren Seinshorizonten bei E. Husserl* (Heidelberg 1958).
- Smith, Q. P. , “Husserl and the inner structure of feeling-acts”, in: *Research in phenomenology* 6 (1976) pp. 84—104.
- Soffer, G. , *Husserl and the Question of Relativism* (Dordrecht u. a. 1991).
- Sokolowski, R. , *The Formation of Husserl's Concept of constitution* (The Hague 1964).

- , "Husserl's interpretation of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in: *Franciscan Studies* 24 (1964) pp. 261—280.
- , "Intentional Analysis and the Noema", in: *Dialectica* 38 (1984) pp. 113—129.
- , "Husserl and Frege", in: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LXXXIV/10 (1987) pp. 521—528.
- Sommer, M., *Lebenswelt und Zeitbewußtsein* (Frankfurt a. M. 1990).
- , *Evidenz im Augenblick. Eine Phänomenologie der reinen Empfindung* (Frankfurt a. M. ²1996).
- , "'Abschattung'", in: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sche Forschung* 50 (1996) pp. 271—285.
- Spahn, Ch., *Phänomenologische Handlungstheorie. Edmund Husserls Untersuchungen zur Ethik* (Würzburg 1996).
- Spiegelberg, H., *The phenomenological Movement. 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1. 2 (Den Haag 1969, ³1982).
- Stack, G. J., "Husserl's concept of persons", in: *Idealistic studies* 4 (1974) pp. 267—275.
- Stein, E., *Zum Problem der Einfühlung* (Halle 1917, München 1980); Englisch: *On the Problem of Empathy* (Washington 1989).
- Strasser, St., "Das Gottesproblem in der Spätphilosophie Edmund Husserls", in: *Philosophisches Jahrbuch* 67 (1959) pp. 130—142.
- , "Intuition und Dialektik in der Philosophie Edmund Husserls", in: H. L. Van Breda/J. Taminioux (Hrsg.): *Edmund Husserl 1859—1959* (Den Haag 1959) pp. 148—153.
- , "Der Begriff der Welt in der phänomenologischen Philosophie", in: *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en* 3 (1976) pp. 151—179.
- , "Monadologie und Teleologie in der Philosophie Edmund Husserls", in: *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en* 22 (1989) pp. 217—235.
- , *Welt in Widerspruch. Gedanken zu einer Phänomenologie als ethische Fundamentalphilosophie* (Dordrecht u. a. 1992).
- Ströker, E. (Hrsg.), *Lebenswelt und Wissenschaft in der Philosophie Edmund*

- Husserls (Frankfurt a. M. 1979).
- , “Phänomenologie und Psychologie. Die Frage ihrer Beziehung bei Husserl”, in: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sche Forschung*, 37 (1983) pp. 3—19.
- , “Intentionalität und Konstitution. Wandlungen des Intentionalitätskonzepts in der Philosophie Husserls”, in: *Dialectica* 38 (1984) pp. 191—208.
- Szilasi, W., “Nachwort” zu E. Husserl: *Philosophie als strenge Wissenschaft* (Frankfurt a. M. 1965) pp. 87—101.
- , *Einführung in die Phänomenologie Edmund Husserls* (Tübingen 1959).
- Theunissen, M., *Der Andere. Studien zur Sozialontologie der Gegenwart* (Berlin 1965).
- Tietjen, H., *Fichte und Husserl. Letztbegründung, Subjektivität und praktische Vernunft im transzendentalen Idealismus* (Frankfurt a. M. 1980).
- 涂纪亮 (Tu, J. -L.): “胡塞尔的意向性理论”, 载于:《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第一辑:现象学的基本问题》, 上海, 1995年, 页1—19.
- Tugendhat, E., *Der Wahrheitsbegriff bei Husserl und Heidegger* (Berlin 1967).
- Uygun, N., “Die Phänomenologie Husserls und die ‘Gemeinschaft’”, in: *Kant-Studien* 50 (1958/59) pp. 439—460.
- Valine, J. J., “The Problem of Intersubjectivity in Transcendental and Mundane Phenomenology”, in: *The Annals of Phenomenological Sociology* 2 (1977) pp. 63—86.
- Van Breda, H. L. /Taminiaux, J. (Hrsg.), *Husserl et la Pensée Moderne/ Husserl und das Denken der Neuzeit* (Den Haag 1959).
- , (Hrsg.), *Edmund Husserl 1859—1959* (Den Haag 1959).
- Vásquez, G. H., *Intentionalität als Verantwortung. Geschichte/teleologie und Teleologie der Intentionalität bei Husserl* (Den Haag 1976).
- Volonte, P., *Edmund Husserls Phänomenologie der Imagination* (Dissertation, Freiburg i. B. 1995).
- Waldenfels, B., *Das Zwischenbereich des Dialoges. Sozialphilosophische Untersuchungen in Anschluß an Edmund Husserl* (Den Haag 1971).

- , *Im Netz der Lebenswelt* (Frankfurt a. M. 1985).
- , “Erfahrung des Fremden in Husserls Phänomenologie”, in: *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en* 22 (1989) pp. 39—62.
- 汪文圣 (Wang, W. - Sh.):《胡塞尔与海德格》,台北,1995年。Deutsch: *Das Dasein und das Ur-Ich. Heideggers Position hinsichtlich des Problems des Ur-Ich bei Husserl* (Frankfurt a. M. 1994).
- Welter, R., *Der Begriff der Lebenswelt. Theorien vorthetheoretischer Erfahrungswelt* (München 1986).
- Welton, D., “Intentionality and language in Husserl’s phenomenology” in: *Rev. of metaphysics* 27. (1973—1974) pp. 260—279.
- , “Husserl’s genetic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in: *Research in phenomenology* 12 (1982) pp. 59—83.
- Wiegerling, K., *Husserls Begriff der Potentialität. Eine Untersuchung über Sinn und Grenze der transzendentalen Phänomenologie als universalen Methode* (Bonn 1984).
- Wiesing, L., “Phänomenologie des Bildes nach Husserl und Sartre”, in: *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en* 30 (1996) pp. 255—281.
- Willard, D., *Logic and the objectivity of knowledge. A study in Husserls early philosophy* (Athens 1984).
- Wuchterl, K., *Bausteine zu eine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des 20. Jahrhunderts* (Bern u. a. 1995).
- Wüstenberg, K., *Kritische Analysen zu den Grundproblemen der transzendentalen Phänomenologie Husserls.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Philosophie Descartes’* (Leiden 1985).
- 熊伟 (Xiong, W.): (主编)《现象学与海德格》,台北,1994年。
- Yamaguchi, I., *Passive Synthesis und Intersubjektivität bei Husserl* (Dordrecht u. a. 1982).
- 叶秀山 (Ye, X. - Sh.):《思·史·诗》,北京,1988年。
- Zahavi, D., *Husserl und die transzendente Intersubjektivität. Eine Antwort auf die sprachpragmatische Kritik* (Dordrecht u. a. 1996).
- Zeltner, H., “Das Ich und die Anderen. Husserls Beitrag zur Grundlegung der

Sozialphilosophie”, in: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sche Forschung* 13 (1959) pp. 288—315.

张庆熊(Zhang, Q. - X.):“胡塞尔论时间意识”,载于:《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第一辑:现象学的基本问题》,上海,1995年,页20—43。

——,《熊十力的唯识论与胡塞尔的现象学》,上海,1996年。

《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第一辑:《现象学的基本问题》,上海,1995年;第二辑:《现象学方法》,上海,1998年;第三辑:《现象学与语言》,上海,2001年;第四辑:《现象学与社会》,上海,2001年。

中德英文概念索引

(中文 德文 英文 页码)

A

埃多斯 Eidos	eidos	111
埃多斯科学 eidetische Wissenschaft		523
爱的共同体 Liebesgemeinschaft		280

B

把握 Erfassen	to grasp	135
背景 Hintergrund	background	212
背理性、背谬性 Absurdität	absurdity	7
被代现者 Repräsentant		416
被给予性 Gegebenheit	givenniss	178
本能 Instinkt		249
本体论 Ontologie	ontology	322
本我 Ego	ego	109
本我论 Egologie	egology	110
本己的 eigen	own	
本己还原 Eigenheitsreduktion		
本欲 Trieb	drive, impulse	469
本真表象与非本真表象 eigentliche und uneigentliche Vorstellung		499
本真的和非本真的被代现者 eigentlicher und uneigentlicher Repräsentant		416
本真的与非本真的同感 eigentliche und uneigentliche Einfühlung		115

本真显现与非本真显现	eigentliche und uneigentliche Erscheinung	147
本质	Wesen	essence 519
本质变更	eidetische Variation	484
本质观视	Wesensschauung	seeing an essence 521
本质还原	eidetische Reduktion (Ideation)	397
本质科学	Wesenswissenschaft	523
本质普遍性	Wesensallgemeinheit	eidetic universality 521
本质现象学	eidetische Phänomenologie	349
本质学	Eidetik	eidetics 111
本质直观	Wesensschau (Ideation)	seeing (of) an essence 522
逼迫	Aufdrängen	to thrust 60
变更	Variation	variation 483
变化	Abwandlung	variation 7
变式	Modalisierung	297
变项	Variant	483
变异	Alteration	32
变异	Modifikation (modifizieren)	modification 298
变异了的充实	modifizierte Erfüllung	137
变异了的行为与未变异的行为	modifizierter und unmodifizierter Akt	17
表述、表达	Ausdruck	expression 68
表象	Vorstellung	objectivation 497
并存	Koexistenz	coexistence 265
不设定	Nichtsetzen	312
不正常性	Anormalität	37

C

猜测	Anmutung	deeming possible 36
材料	Material	286
材料	Stoff	stuff 447
差异、差	Differenz	differentia 105

常项 Invariant	unvaryingness	261
超感性的 übersinnlich		470
超越的(超越) transzendent (Transzendenz)	transcendence, transcendent	467
朝向 Zuwendung	advertence	535
陈述 Aussage	statement	71
称谓行为与论题行为 nominaler und propositionaler Akt		17
充实 Erfüllung	fulfilling	135
充盈 Fülle	fullness	171
抽象 Abstraktion	abstraction	6
触发 Affektion	affecting	11
揣测 Vermutung	uncertain presumption	489
传统性 Traditionalität	traditionariness	464
纯粹的(纯粹性) rein (Reinheit)	pure	412
纯粹逻辑学与规范逻辑学 reine und normative Logik		282
纯粹描述心理学 rein deskriptive Psychologie		381
纯粹现象学 reine Phänomenologie		353
纯粹心灵的交互主体性与先验的交互主体性 rein-seelische und transzendente Intersubjektivität		259
纯粹自我与经验自我 reines und empirisches Ich		225
纯化 Reingung		413
此物、这个 Dies (-) da	this (-) there	105
此在 Dasein	factually existing	101
存在 Sein	being	427
存在特征/存在样式 Seinscharakter/Seinsmodalität characteristic of being/modality of being		429
存在信仰 Seinsglaube	belief	429

D

大全 All	All, universe	30
--------	---------------	----

大全共同体	Allgemeinschaft	universal community	31
大全意识	Allbewußtsein		30
代现、展现	Repräsentation	representation	416
单纯表象	bloße	Vorstellung	498
单纯的	bloß	mere	98
单纯符号行为	bloße Signifikation		438
单纯理解	bloßes Verstehen		491
单纯想象	bloße Phantasie		359
单束的、多束的	einstrahlig/menstrahlig		120
单子	Monade		300
单子共同体	Monadengemeinschaft		301
单子论	Monadologie (Monadenlehre)		302
当下	Gegenwart	present	183
当下化	Vergebenwärtigung	representation	486
当下具有	Gegenwärtigung (Gegenwärtighaben)	making presnet, presentation	186
道德中值	Adiaphora		11
第一性内容与反思性内容	primärer Inhalt und reflexiver Inhalt		247
第一哲学与第二哲学	die Erste und die Zweite Philosophie		364
典范、原图象	Urbild	prototype	476
点	Punkt		387
奠基/奠基关系	Fundierung/Fundireungsverhältnis	founding, relationships of founding, foundation	174
迭复	Iteration	reiteration	261
定句(定理、语句)	Satz	proposition, sentence, positum, theorem	423
动感	Kinästhesie		263
动机引发	Motivation (Motivierung)	motivation/motivating	303
动态的	dynamisch		108
断然的(事实可靠的)	assertorisch		58
断然明见性与绝然明见性	assertorische und apodiktische Evidenz		159

对世界之否定/对世界之毁灭	Weltnegation/Weltvernichtung	515	
对象	Gegenstand	object	179
对象化	Gegenständlichung	objectification	485
对象极	Gegenstandspol		182
对象性	Gegenständlichkeit	objectivity	182
对象性关系	gegenständliche Beziehung		92
对象性立义与理解性立义	gegenständliche und verstehene Auffassung		63

F

发生现象学	genetische Phänomenologie		349
发生性	Genesis	genesis	194
反思	Reflexion	reflection	407
范畴	Kategorie	category	262
范畴形式	kategoriale Form		164
范畴直观	kategoriale Anschauung		44
方法	Methode	method	294
方法反思	Methodenreflexion		296
非本原的	nicht-originär		311
非评价	Inaxiose		243
非评价的	anaxiotisch		35
非现时性	Inaktualität	non-actionality	243
分析	Analyse (Analysis)	analyse	34
否定	Negieren (Negation)	to negate	307
浮现地拥有	Vorschwebend habend		497
符号	Zeichen	sign	527
符号行为	Signifikation (signitiver Akt)	signification	436
符号形式	signifikative Form		164
符号意识	Zeichenbewußtsein	sign-consciousness	528
赋予灵魂	Beseelen (beseelen)		87

G

改造(更新) Emeuerung		145
概念 Begriff	concept	81
感觉 Empfindung	sensation	122
感觉态 Empfindnis	feeling, sentiment	121
感受 Gefühl	feeling	177
感性 Sinnlichkeit		440
感性的想象材料 sinnliche Phantasma		362
感性质性 Sinnesqualität		390
感知 Wahrnehmung	perception	502
感知表象 Wahrnehmungsvorstellung		511
感知趋向 Wahrnehmungstendenz		510
感知信仰 Wahrnehmungsglaube	perceptual belief	510
搁置 Dahingestellthaben		100
个别的、单个的	einzelnsingle	121
个体的	individuellindividual	244
个体感知与普遍感知	individuelle und allgemeine Wahrnehmung	508
个体直观与普遍直观	individuelle und allgemeine Anschauung intuition of individuals and universal intuition	41
根据规律(基本规律) Grundgesetz	fundamental law	208
工作哲学 Arbeitsphilosophie	philosophy of work	56
功能(起作用) Funktion (fungieren)	function	176
共当下拥有 Mitgegenwärtigung	making corpresent	297
共同体 Gemeinschaft	community	188
共同体化 Vergemeinschaftung	communalization	487
共现 Appräsentation		53
共形变异 konforme Modifikation		299
构形、立形 Formung		165
构造 Donstitution	constitution	266

关系	Beziehung	relation	92
关系把握	Beziehungserfassung		93
关注	Achten	to heed	8
关注	Beachten	to heed	75
观点、态度	Einstellung	attitude	117
观念的、理想的	ideal	ideal	229
观念的(意念的)	ideell	ideal	239
观念(理念)	Idee	idea	238
观念直观(观念化的抽象)	Ideation (ideierende Abstraktion)		233
观念主义、唯心主义	Idealismus		232
观视	Erschauen (Erschauung)	to see	146
广延	Ausdehnung		68
规律根据	Gesetzgrund		199
国家	Staat		444

H

含义	Bedeutung	signification	76
含义充实	Bedeutungserfüllung		78
含义给予的(含义赋予的)	bedeutungsverleihend (bedeutungsgebend)		81
含义学说	Bedeutungslehre		79
含义意向	Bedeutungsintention	signification-intention	78
含有实事的	sachhaltig	with a material content	422
好奇	Neugier		308
合含义的本质	bedeutungsmäßiges Wesen		520
合含义之物	Bedeutungsmäßiges	significational	80
合理的	rational		394
后像	Nachbild	copy, after-image	305
怀疑	Zweifel	doubt	535
还原	Reduktion	reduction	396
环境世界	Umwelt	surrounding world	471

环境意向	Umgebungsintention		471
回忆	Erinnerung	memory	137
活的当下	lebendige Gegenwart	living present	184

J

积淀	Sedimentierung		426
基本考察	Fundamentalbetrachtung	fundamentalconsiderations	172
基地	Boden	basis	98
基质	Substrat	substrate	454
激活	Beleben (Belebung)		83
几何学	Geometrie	geometry	197
加括号	Einklammerung (einklammern)	parenthesizing	116
家乡世界	Heimwelt		211
价值	Axiose		74
价值	Wert	value	516
价值论	Axiologie		73
价值认定	Wertnehmen		518
价值学	Wertlehre		518
交互主体的经验	intersubjektive Erfahrung		133
交互主体性	Intersubjektivität	intersubjectivity	256
接受性	Rezeptivität		420
结对/结对联想	Paarung/Paarungsassoziation		
		paring	329
结构	Struktur	structure	449
解释	Erkläre	explanation	141
经验	Erfahrung	experiencing	130
经验主义	Empirismus	empiricism	124
惊异	Thaumázein	θαυμάζειν	460
精确的(精确性)	exakt (Exaktheit)	exacttude	159
精神	Geist	mind	186

静态现象学	statische Phänomenologie		354
句法(句法的)	Syntax (syntaktisch)	syntax	455
绝对经验	absolute Erfahrung		133
绝对者、绝对之物	Absolutes		5
绝然的(本质可靠的)	apodiktisch apodictic		48

K

考古学	Archäologie	archaeology	56
科学	Wissenschaft	science	526
客观的	objektiv	objective, objectively	321
客体主义	Objektivismus	objektivism	321
客体	Objekt	object	320
客体化	Objektivierung (Obvektivation)	objectivation	321
客体化行为与非客体化行为	objektivierender und inchtobjektivierender		
Akt			18
课题	Thema	theme	460
空泛意向	Leerintention		278
空间	Raum	space	393
恐惧	Angst		36
块片	Stück	piece	450

L

类比	Analogie	analogue	33
类型	Typus	type	469
理解	Verstehen	to understand	490
理论	Theorie	theory	461
理想、观念	Ideal	ideal	229
理想化、理念化	Idealisierung		230

理性 Vernunft	reason	489
理性主义 Rationalismus		392
历程 Belauf	flow	83
历史 Geschichte	story, history	197
历史性 Geschichtlichkeit		199
历史性 Historizität		214
历史主义 Historismus	historism	213
历史主义 Historizismus	historicism	214
立场性(立场) Positionalität (Position)		368
立场性意识 positionales Bewußtsein		91
立形 Morphe		302
立义 Auffassung	apprehension, construing	60
立义内容 - 立义(模式) Auffassungsinhalt-Auffassung (Schema)		64
立义形式 Auffassungsform	form of apprehension	64
立义意义 Auffassungssinn	apprehensional sense	67
立义质料 Auffassungsmaterie	material of apprehension	66
立义质性 Auffassungsqualität	quality of apprehension	66
联想 Assoziation	association	58
临界值 Limes		284
领域 Feld	field	162
流动 strömen	flowing	449
流入 einströmen		120
流形/流形论 Mannigfaltigkeit/Mannigfaltigkeitslehre multiplicity/ theory of multiplicity		286
伦理学 Ethik	ethic	151
论证 Begründen (Begründung)	to ground	82
逻各斯 Logos	logos	285
逻辑系谱学 Genealogie der Logik	Genealogy of Logic	284
逻辑学 Logik	logic	281

M

谜 Rätzel	enigma	392
描述 Beschreiben (Beschreibung)	description	85
描述的 deskriptiv	descriptive, descriptional	103
瞄向 Abzielen	aiming	8
名称 name	name	306
名称论 Nomologie		317
明白性 Klarheit	clarity	265
明察 Einsicht (einsehen)	insight	117
明见的感知与非明见的感知	evidente und nicht-evidente Wahrnehmung	505
明见性、明证性 Evidenz	evidence	153
命题 These (Thesis)	thesis	463
命题学(判断学) Apophantik	apophantics	50
陌生感知 Fremdwahrnehmung		168
陌生经验 Fremderfahrung		
	experience of some one else, experience of something other	167
陌生世界 Fremdwelt		169
陌生者、陌生之物 Fremdes	others	166
陌生自我 Fremdich (fremdes Ich)		168
目的论 Teleologie		457
目光 Blick	regard	97

N

内感知与外感知	äußere und innere Wahrnehmung	506
内、内的 inner	internal	248
内容 Inhalt	content	245

内实存(非实存、总实存) Inexistenz	244
内视域 Innenhorizont (Innen-Horizont)	248
内视域与外视域 innerer und äußerer Horizont	220
内想象与外想象 innere und äußerer Phantasie	360
内意识 inneres Bewußtsein	90
内在 Immanenz	immanence 241
内在感知与超越感知 immanente und transzendente Wahrnehmung	507
能力、成就 Leistung	production 279
能视域 Könnenshorizont	266
拟 -quasi-	quasi- 390
拟-设定 quasi-Setzung	391
拟-执态 quasi-Stellungnahme	391
你 Du	108
努斯 Nus	319

O

欧洲化 Europäisierung	153
--------------------	-----

P

排斥 ausschalten	to suspend, to disconnect, to exclude	71
排除 ausschliessen	to shut out	72
判断 Urteil	judgment	480
判断内容 Urteinhalt	judgment-content	482
判为无效 Außergeltungsetzung	depriving of acceptance	73
旁观者 Zuschauer	onlooker	534
平行/平行性 Parallelismus (Parallelität)		331
评价的 axiotisch		75

普遍表象	allgemeine Vorstellung	objectivation of a universal	498
普遍、一般	Allgemeines	something universal, the universal	31

Q

期待	Erwartung	expectation	148
期待意向	Erwartungsintention		149
其他存在	Anderssein		35
前回忆	Vorerinnerung	anticipation	494
前期待	Vorerwartung		494
前摄	Protention	protention	379
前摄的期待	protentionale Erwartung		149
前示(先示)	Vordeutung/Vorzeichnung/Vorweisung	preliminary indication	493
前项	Vordergung	foreground	493
前像	Vorbild	pattern	493
前自我	Vor-Ich		496
潜能性	Potentialität		369
潜隐的	latent		272
切身的(切身性)	leibhaft (Leibhaftigkeit)	in person	279
清楚性	Deutlichkeit	distinct, distinctness	104
清醒的自我	waches Ich		227
情感	Gemüt	emotion	189
区分/区别	Unterscheidung/Unterschied	distinction	474
躯体	Körper	body	269
趋向	Tendenz	tendency	458
去陌生化	Ent-Fremdung		125
权能性	Vermöglichkeit	facultative possibility	488

全时性 Allzeitlichkeit	all-temporality	31
缺失 Privation		378
确然性 Gewißheit	certainty	200
确然性样式 Gewißheitsmodus		201

R

人格 Person	person	335
人类 Menschheit	humanness	291
人类学 Anthropologie	anthropology	46
人类主义、人类学主义 Anthropologismus	anthropologism	47
人属 Menschentum		291
认识 Erkenntnis	cognition	139
认识论 Erkenntnistheorie		140
认同/同一(性) Identifizierung/Identität	identifying/identity	239
认之为真 Für-wahr-halten		176
如在 Sosein	being thus, thusness	441

S

上帝 Gott	God	207
设定(设定的) Setzung (setzend)	position	435
设定性感知与单纯的感知 setzende und bloße Wahrnehmung		508
设定性知为与不设定的行为 setzender und nichtsetzender Akt		21
社会行为 sozialer Akte		21
射中 Erzielen	attainment	150
身体 Leib	organism	278
生活世界 Lebenswelt	life-World	273
生活形式 Lebensform	life-form	272
剩余 Residuum		418

失实(失望) Enttäuschung	undeceiving	126
时段 Phase		362
时间 Zeit	time	528
时间分析 Zeitanalyse		530
时间化 Zeitigung (Zeitigen)	to constitute as temporal	532
时间视域 Zeithorizont	temporal horizon	531
时间样式 Zeitmodus		533
时间意识 Zeitbewußtsein	time-consciousness	528
实存 Existenz	existence	160
实践论 Praktik	theory of practice, practice	371
实事 Sache	matter	421
实项的 reell	reell	405
实项内容与意向内容 reeller und intentionaler Inhalt		246
实在 Realität	reality	394
实在的 real	real	394
实质 Essenz	essence	151
使之为真 Wahr machen		502
世代性 Generativität	generality	190
世间的(世界的) mundan (weltlich)		304
世界 Welt	world	511
世界视域 Welthorizont		514
世界意识 Weltbewußtsein		514
事实 Faktum	fact	161
事实 Tatsache	matter of fact	457
事态 Sachverhalt	predicatively formed affair- complex	423
事物 Ding	thing	105
视域 Horizont	horizon	216
释义 Deuten (deuten)	to interpret, to construe	104
述谓(作用) Prädikation (prädizieren)	predication, to predicate	370
数学 Mathematik	mathematics	288

双重的自我	doppeltes Ich		226
睡眠	Schlaf		425
顺延	Sukzession		454
思、思维	Denken (denken)	thinking, to think	102
思维观点	Denkeinstellung	attitude to thinking	103
思、我思	Cogito		99
思义	Besinnung	sense-investigation	87
死亡	Tod	dath	463
似、如似	als-ob		32
素材	Datum	datum	101
素朴的(素朴性)	schlicht (Schlichtheit)	simply, unqualified	426
素朴生活	Dahinleben	living along	100
素朴再造	schlichte Reproduktion		418

T

他人	Anderer (der Andere)	someone others	35
他我	alter ego (Alterego)	other ego	33
体现	Präsentation		372
体验	Erlebnis	mental process	142
体验流	Erlebisstrom	stream of mental process	145
体验/显现	Erleben/Erscheinen	to live/to appear	142
同感	Einfühlung	empathy	113
同现	Kompräsenz		265
同质性	Homogenität		216
统觉	Apperzeption	apperception	51
统握	Apprehension	apprehension	54
凸现	Abhebung	standing out	2
图像表象	Bildvorstellung	image-objectication	97
图像化	Verbildlichung	pictorialize	485
图像客体	Bildobjekt	picture-object	96

图像事物	Bildding		96
图像意识	Bildbewußtsein	image-consciousness	93
图像主体	Bildsujet		96
脱 - 当下化	Ent-Gegenwärtigung		126

W

外视域	Außenhorizont (Außen-Horizont)	outside horizon	72
外直观与内直观	äußere und innere Anschauung		43
唯我论还原	solipsistische Reduktion		403
未知的(未知性)	unbekannt (Unbekanntheit)		
		unacquainted	472
文化	Kultur	culture	270
问题	Frage	question	166
我们	Wir		525
无含义的	bedeutungslos	without (a) signification	80
无前设性/无成见性	Voraussetzungslosigkeit/Vorurteilslosigkeit		492
无态	Stellungsfreiheit		445
无兴趣的旁观者	uninteressierter Zuschauer		534
无意识	Unbewußtes	unconscious	472

X

习惯	Gewohnheit		202
习性	Habitualität	habituality	209
习性	Habitus	habitus	210
先天	Apriori (a priori)	Apriori (a priori)	55
先验本我	transzendentes Ego		109
先验的,超越论的(先验)	transzendental (das Transzendente)		
		transcendental	464

先验的谜	transzendentes Rätsel		392
先验的旁观者、不参与的旁观者	transzendenter, unbeteiligter Zuschauer		
	non-participant onlooker		534
先验的兴趣	transzendentes Interesse		256
先验还原	transzendente Reduktion	transcendental reduction	404
先验经验	transzendente Erfahrung		134
先验心理学	transzendente Psychologie		383
先验心理主义	transzendenter Psychologismus		
先验主体性	transzendente Subjektivität		452
显现/体验	Erscheinen/Erleben	to appear/to live	142
显现、显现者	Erscheinung	apparance	146
显象	Apparenz	apparency	50
显象、假象	Schein	illusion	424
现前	Präsenz	presence	373
现时性	Aktualität	actuality, presentnis,	
		actionality	28
现实性(现实的)	Wirklichkeit (wirklich)	actuality	525
现象	Phänomen	phenomen	337
现象学	Phänomenologie	phenomenology	338
现象学的	phänomenologisch	phenomenological	355
现象学的方法	phänomenologische Methode		294
现象学的感知	phänomenologische Wahrnehmung		509
现象学的构造	phänomenologische Konstitution		266
现象学的心理学	phänomenologische Psychologie		382
现象学的自我	phänomenologisches Ich		226
现象学反思	phänomenologische Reflexion		410
现象学还原	phänomenologische Reduktion		398
现象学-心理学的还原	phänomenologisch-psychologische Reduktion		400
现象主义	phänomenologismus	phenomenalism	356
现在	Jetzt	now, present	262
相对主义	Relativismus	relativism, relativeness	414

相合	Deckung	coincidence	102
相容的含义意向与不相容的含义意向		verträgliche und unverträgliche	
	Bedeutungsintention		79
相似性	Ähnlichkeit	similarity	13
相似性联想	Ähnlichkeitsassoziation		13
相同性	Gleichheit	perfect, likeniss	207
相应的感知与非相应的感知		adäquate und inadäquate Wahrnehmung	
相应明见性与非相应明见性		adäquate und inadäquate Evidenz	158
相应性、相即性、全等性、全适性		Adäquation	
		adequation	9
想象	Phantasie	phantasy	356
想象表象	Phantasievorstellung		360
想象材料	Phantasma	phantasma	361
想象性变异	imaginative Modifikation		299
想像	Imagination		240
象征的(象征)	symbolisch (Symbol)	symbol	455
心境、境遇	Disposition		107
心理现象与物理现象	psychisches und physisches phänomen		337
心理学	Psychologie	psychology	380
心理主义	Psychologismus	psychologism	384
心、心灵	Seele	psyche	427
信号	Anzeichen	indicative sign	47
信念样式	doxische Modalität		298
信仰	Glaube	belief	202
信仰变异	Glaubensmodifikation	modification of belief	207
信仰(存在信仰)	belief		84
信仰内容	Glaubensinhalt		205
信仰确实性	Glaubensgewißheit	certainty of believing	205
信仰特征	Glaubenscharakter	belief-characteristic	205
信仰样式	Glaubensmodalität (Glaubensmodus)		
		doxic modality	206

信仰意向	Glaubensintention		206
信仰质性	Glaubensqualität		207
兴趣	Interesse		255
行为联结	Ajtverbindung		29
行为特征	Aktcharakter	act-characteristic	22
行为心理学	Aktpsychologie		26
行为(意识行为)	Akt	act	14
行为引动/行为进行	Aktregung/Aktvollzug	act-impulse/performing of an act	27
行为质料	Aktmaterie	act-material	25
行为质性	Aktqualität	act-quality	27
形而上学	Metaphysik	metaphysics	292
形式	Form	form	163
形式本体论与质料本体论	formale und materiale Ontologie		325
形式化	Formalisierung		165
形式逻辑学与先验逻辑学	formale und transzendente Logik		283
形态学(地貌学)	Morphologie		303
悬搁	Epoche		128

Y

严格的(严格性)	streng (Strengheit)	strict, strictly	448
样式	Modalität (Modus/Modi)		298
已知的(已知性)	bekannt (Bekanntheit)	acquainted	82
异质性	Heterogenität		212
意见、信念	Doxa	doxa	107
意见、意指	Meinung	meaning	290
意念的、意项的		ideell	239
意识	Bewußstein	consciousness	88
意向	Intention	intention	250
意向本质	intentionales Wesen		520

意向的	intentional	intentional, intentionally	251
意向分析	Intentionanalyse		254
意向活动	Noesis	noesis	316
意向体验	intentionales Erlebnis		144
意向相关项	Noema	noema	314
意向性	Intentionalität	Intentionality	251
意义	Sinn	sense	438
意义给予(意义赋予)	Sinngebung (Sinnverleihung)	sense-bestowing	440
意愿/意欲	Wille/Wollen	will	524
意指	bedeuten (Bedeuten)	to signify, signifying	75
意指	Intendieren (intendieren)	to intend to	250
意指	Vermeinen	supposition	488
意指行为与充实行为	intendierender und erfüllender Akt		15
因果性	Kausalität		263
隐德来希	Entelechie		125
隐匿的、隐匿性	anonym (Anonymität)		37
印象	Impression	impress	242
印象性感觉与再造性感觉	impressionale und reproduktive Empfindung		123
映射、射映	Abschattung	adumbration, shadowing	2
映像	Abbildung	depiction	1
有含义的	bedeutsam	significant	76
有效性	Geltung (Gültigkeit)	acceptance, acceptedness	187
幼稚性	Naivität	naively	305
语言	Sprache	language	443
预感	Ahnen		12
预设	Präsumption (Präsumtion)		373
原 -	ur-	primal, proto-	474
原本的/本原的	original/originär	original/originari, originally/originarily	326

原初的(起源,原初性)	ursprünglich (Ursprung, Ursprünglichkeit)	origin	478
原创造	Urstiftung	primal instituting	479
原构造	Urkonstitution		478
原素(感性原素)	Hyle (sensuelle Hyle, hyletische Daten)		
		hyle	222
原雾	Urnebel		478
原意识	Urbewußtsein		475
原印象	Urimpression	originary impression	477
原造性	Produktivität		379
原真的	primordial (primordial)		375
原真还原	primordiale Reduktion		401
原真领域	Primordialsphäre (Primordinalsphäre)		375
原自我	Ur-Ich		476
原综合	Ursynthsee		479
晕	Hof	halo, fringe	215

Z

再构、再构造	Rekonstruktion		413
再现	Re-präsentation	re-presentation	417
再造	Reproduktion	reproduction	418
在先被给予性	Vorgegebenheit	prior givenness	494
责任	Verantwortung	responsibility	484
展示	Darstellung	presentation	100
展显	Explication	explication	160
彰显的	patent		335
哲学	Philosophie	philosophy	363
哲学(科学)的文化	philosophische (wissenschaftliche) Kultur		271
哲学史	Philosophiegeschicht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367
真理	Wahrheit	truth	500

正常性	Moralität		318
知觉	Perzeption	perception	336
知识	Episteme		128
知识	Wissen	knowledge	525
知性	Verstand	understanding	490
执态	Stellungnahme	taking a position	446
执政官	Archon		57
直观	Anschauung	intuition	39
直观化	Veranschaulichung	intuitional illustration	484
直观行为与符号行为	intuitiver und signativer Akt		16
直觉	Intuition	intuition	261
指明、依托	Verweisen/Hinweisen	to refer	491
指示	Anzeige	indication	48
指向	Richten	to address to	421
指向(状态)	Gerichtetsein auf. . .	directedness to	197
制作	Erzeugung	to produce	150
质料	Materie		287
质料的	material		287
质性	Qualität	quality	388
质性变异	qualitative Modifikation		300
质性属	Qualitätsgattung		390
滞留	Retention		419
置于局外	Außer-Aktion-sentzen		72
中立化/中立意识	Neutralisierung/neutrales Bewußtsein		309
中立性	Neutralität		310
中立性变异	Neutralitätsmodifikation		310
中止判断	Urteilsenthaltung	abstention from judgment	482
终极创造	Endstiftung		124
种	Art	sort	58
种类(种类的、特殊的)	Spezies (speziell, spezifisch)	species, specifically	441

主动性	Aktivität	active	23
主体性	subjektivität	subjectivity	451
主体主义(主观主义)	Subjektivismus	subjectivism	450
属	Gattung	genus	177
注意力	Aufmerksamkeit	attention	67
追求	Streben	to endeavor	447
自发性	Spontaneität		442
自然	Natur	nature	306
自然创立的国家与人为创立的国家	natürlich und künstlich gestifteter Staat		445
自身 -	selbst-	self-	430
自身被给予性	Selbstgegebenheit	itself-giveness	434
自身感知	Selbstwahrnehmung		434
自身经验	Selbsterfahrung	self-experience	433
自身时间化	Selbstzeitigung		434
自身思义	Selbstbesinnung		431
自身图像	Selbstbild		433
自身意识	Selbstbewußtsein		432
自我	Ich	Ego	109
自我极	Ichpol		228
自我趋向	Ich tendenz		228
宗教	Religion	religion	415
总命题	Generalthesis	general positing	191
总体的	generell	universal, universally	194
总体化	Generalisierung	generalization	189
综合	Synthese (Synthesis)	synthesis	456

人名索引

(仅含在正文中出现的人名)

- Adorno, Th. W. (阿道尔诺) 107, 256, 543
Apel, K. - O. (阿佩尔) 71, 544
Aristoteles (亚理士多德) 128, 366
Bastian, H. Ch. (巴斯蒂安) 264
Brentano, F. (布伦塔诺) 19, 26, 85, 152, 203, 244, 251—253, 315, 337, 338, 360, 363, 381, 382, 387, 481—483, 498, 506
Derrida, J. (德里达) 197, 332, 444, 547
Descartes, R. (笛卡尔) 3, 39, 65, 99, 102, 104, 144, 156, 172, 186, 250, 265, 273, 295, 322, 338, 339, 343, 345, 365, 402, 411, 465, 467, 476, 506, 535
Dilthey, W. (狄尔泰) 47, 85, 86, 186, 213, 214, 336, 382, 547
Droysen, J. (德罗伊森) 214
Eucken, R. (奥伊铿) 430
Fichte, J. G. (费希特) 152
Fink, E. (芬克) 100, 130, 176, 198, 227, 250, 254, 255, 268, 271, 296, 305, 306, 337, 349, 359, 397, 399, 405, 420, 422, 428, 430, 433, 453, 467, 473, 490, 513, 515, 541
Frege, G. (弗雷格) 315, 384—387, 549
Freud, S. (弗洛伊德) 472, 473
Gadamer, H. - G. (伽达默尔) 47, 56, 194, 218—220, 277, 294, 364, 515, 549
Galilei, G., (伽利略) 273, 289, 322
Habermas, J. (哈贝马斯) 256, 550
Hegel, G. W. F. (黑格尔) 125, 126, 198, 238

- Heidegger, M. (海德格尔) 45, 47, 101, 155, 160, 162, 215, 219, 220, 251, 256, 294, 309, 324, 366, 372, 396, 397, 399, 448, 449, 460, 470, 492, 501, 517, 531, 551
- Hobbes, Th. (霍布士) 445
- Hume, D. (休谟) 13, 59, 84, 152, 369
- Husserl, E. (胡塞尔) 贯穿始终 336
- Ingarden, R. (英伽尔登) 89, 90, 143, 233, 364, 467, 469, 542, 553
- James, W. (詹姆士) 218
- Kant, I. (康德) 30, 51, 88, 102, 145, 152, 187, 204, 207, 219, 220, 223, 229, 231, 236, 238, 239, 293, 303, 340, 365, 384, 437, 438, 443, 464—467, 485, 489, 490, 519
- Kries, J. v. (克里斯) 317, 322
- Landgrebe, L. (兰德格雷贝) 46, 57, 120, 122, 130, 132, 162, 170, 176, 183, 194, 198, 204, 215, 253, 264, 269, 276, 277, 284, 302, 313, 334, 335, 364, 403, 405, 407, 453, 467, 475, 479, 480, 496, 513, 542, 548
- Leibniz, G. W. (莱布尼茨) 51, 88, 90, 109, 225, 282, 301, 302, 326
- Lipps, Th. (利普斯) 258
- Lotze, H. (洛采) 384, 385, 516
- Mach, E. (马赫) 85, 86, 356, 382, 556
- Marx, K. (马克思) 125, 126, 277, 278, 556
- Meinong, A. (迈农) 26, 323
- Merleau-Ponty, M. (梅洛-庞蒂) 172, 277, 288, 306, 390, 405, 420, 492, 504, 510, 517, 557
- Natorp, P. (纳托尔普) 196, 223, 225, 413
- Nietzsche, F. (尼采) 218
- Platon (柏拉图) 31, 57, 107, 108, 128, 196, 204, 238, 285, 341, 365, 415, 445, 460
- Popper, K. (波普) 214, 559
- Protagoras (普罗塔哥拉) 450
- Ranke, L. v. (兰克) 214
- Reinach, A. (莱纳赫) 295, 522, 523, 560

Ricoeur, P. (利科) 198,215,245,253,431,560
Sartre, J. - P. (萨特) 433
Scheler, M. (舍勒) 47,119,120,168,398,399,522,523,561
Schopenhauer, A. (叔本华) 445
Schütz, A. (舒茨) 37,189,194,378,561
Thomas von Aquin (托马斯·阿奎纳) 9,28,54
Wolff, Ch. (沃尔夫) 88



《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的一个重要意图就在于，为读者进入胡塞尔的巨大思维视域提供一条可能的通道。一个哲学读者，即使他在胡塞尔现象学方面无所准备，也应当可以借助于本书而获得对胡塞尔思想的初步理解，以及对由一些中心概念所标识的现象学基本问题的初步认识。

倪梁康，现任中山大学现象学研究所教授。主要著作有：《现象学及其效应——胡塞尔与当代德国哲学》、《自识与反思——近现代西方哲学的基本问题》等。同时还译有胡塞尔《逻辑研究》（上下卷）等多种现象学名

ISBN 978-7-108-02738-2



9 787108 027382 >

定价：49.00 元

[General Information]

SS号=12992944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初版前言
修订版前言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Z

参考引用著作原文、译文
中德英文概念索引
封底